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一二冊目次

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七卷

〔明〕余文龍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一

沈氏日旦十二卷

〔明〕沈長卿撰  
明崇禎刻本

一〇九

羣書典彙十四卷（一）

〔明〕黃道周輯評  
明崇禎教古齋刻本

四一三

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七卷

〔明〕余文龍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自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御製五經玉曆

制曰七政形而見於上四時

無迹而運於下可謂渾渾者  
天沌沌者地而無與人事哉  
朕謂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  
事休徵應於事脩咎徵驗於  
事失此稽古類然緣毫不爽  
者是以森列著明纏伏見離  
峙流融結灾祥變異庸主則  
爲氣機代謝之常明君則爲

天心戒示之警豈爲福始乎

亦將弭禍於胚胎之初也此

篇審矣天人之際朕嗣承天

祇序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

然大臣股肱與國同休欣戚

群具圖說

序

二

相均者今各以賜之則仰視

俯察宜篤脩省推測占候宜

切氷兢非惟達吉凶之機亦

庶幾變理之助云

皆



洪熙元年秋月穀旦頒賜在朝

群臣

臣文龍

愚昧不諳占候之術

竊見天人感應捷若桴鼓

聖製昭垂確若金石謹以當日

祥異圖說

序

三

所

頒布者刪剔潤澤繪圖引釋

列爲七卷以便觀覽庶

先朝敬天實意不至湮沒或亦

有裨於脩省之消埃云爾

萬曆歲在己未仲春之吉南京

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

臣晉

安

余文龍

薰沐稽首校梓於

金陵公署之拙我齋

祥異圖說

序



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目錄

天地

日

月

星纏

雲氣犯星

雜氣霧虹

風候 凡七卷

一本說綴於史異之後統爲一帙見異事今

古合符

先朝以之頒布尤徵我

明神聖卓越異代

一引釋皆有明徵而圖形悉昉天文錄非以  
意創者庶按圖知微釋說知義不似傳奇野  
史之以塗飾炫售耳

一一圖之下間有旁說雜出蓋以削刷不過  
模寫其意非似丹青家五色錯綜可以一訛  
衍一圖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



地形體



宋吳國記  
天色變常

宋之一

朱國公曰惟天為

于天文行有玷

顯示天有妖孽則德宜日

新魏乎在上而品明者天

之體也魄乎在下而安靜

者地之形云

宋志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

色忽變謂之易常如忽晝

夜陰晦晝不見日夜不見

星月內有陰謀一曰為內

亂下將謀上又曰不出一

年有大水晝昏而羣鳥亂

鳴失土

爾雅曰天氣下降地氣不應

曰蒙言蒙昧也日蒙蒙而

而

無光士卒亂地氣上發天氣不應曰霧晦言冥晦

也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若時中者君有憂

宋文公曰當晝晦異者陰反為陽而臣將制主天變

紅乃兵戈起國削民流

隋書曰赤氣旦天夜始滅者有大戰兵

漢書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木主

春春氣生生氣失故常雨水主夏夏氣長長氣失

故常燥金主秋秋氣煞煞氣失故常陽水主冬冬

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隋書曰天氣下降地氣未升

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早

之候也若于夜則月白將

雨候也天氣未降地氣上

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將

雨候也若于夜則月赤將

早之候也天氣已降地氣

未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



宋吳國記  
天常陰

宋之一

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隋書曰天氣下降地氣未升

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早

之候也若于夜則月白將

雨候也天氣未降地氣上


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將

雨候也若于夜則月赤將

早之候也天氣已降地氣

未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

而

<p>夜則月線將寒候也天地二氣升降上下雖交未密于日則日色黑于夜則月色青將雨不雨<small>變為穿露</small></p> <p>朱文公曰大雨將至則雲甚重潤</p>	<p>天雨草</p>  <p>朱志曰雨草悵祿信衰所致是謂火失其性雨赤草其民流或以爲臣專政</p>	<p>天雨打毛</p>  <p>漢書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p> <p>宋志曰天雨翳則君不道天下逆雨毛則金失其性邪佞進賢人退貴人出走</p> <p>京房曰前樂後憂厥妖雨翳又曰下人相食</p> <p>隋書曰天雨毛衆役繁興兵饑不息</p>
---	---	--

<p>天裂</p>  <p>朱文公曰天裂者陽不足君弱臣亂而土裂</p> <p>漢班固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皆爲臣下強盛將害上之變也</p> <p>晉書曰天裂見人兵起國亡之兆</p>	<p>天鳴</p>  <p>宋志曰天鳴有聲天子有憂驚百姓勞失厥土</p> <p>晉書曰天鳴有聲陰氣盛陽氣衰人主憂</p>
--	--

大鼓



京房曰天晝無雲而雷謂之

天鼓有暴兵作所當之國

必有甲兵主國空虛

朱文公曰非時而雷爲君失

政賊臣將起

宋志曰雷發非時大臣專政

女后擅權

晉書曰天鼓有音知雷非雷

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住

五

作見圖說  
天火



者兵發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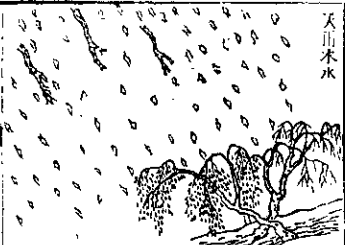
宋文公曰天火乃虛僞淫靡

之戒爲信道不篤尚虛僞

則厥災見而災燒宗廟矣

晉書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

天山水



朱文公曰貴人將死也雨水

水而介

宋志曰雨水而水大臣凶陰

氣附木故木水或以爲兵

之象后妃崩臣爲亂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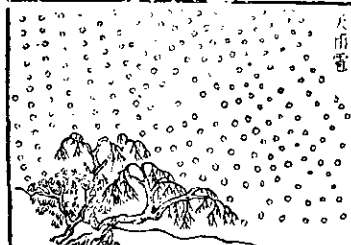
天雨水則水失其性其分

大疫

漢書曰天雨水后妃臣爲亂

六

天雨電



朱文公曰雨電雨霰夷狄侮

而臣后專

宋志曰雨電則陰脅陽凡陽

盛則爲雨陰脅之則轉而

爲電爲政者有所脅也

天雨金鉄



宋志曰雨金鉄是謂刑獄主

兵災

隋書曰天雨金鉄非吉祥有  
亂臣也

天雨蟲螟



朱文公曰雨蟲螟貪苛之政  
宋志曰雨蟲螟骨肉踈而主  
暴虐

祥異圖說

卷之一

天雨血



朱文公曰雨血則君離于民

多陰謀則天雨如墨

宋志曰雨血乃天見其妖不

肖者不得久處于位歲中

兵起若天雨露着物黃色

名曰爵錫不出三年大凶

又曰下富有變改正易主

京房曰天雨血茲謂不親民

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  
又曰佞人禪功臣修

天雨肉物



開元占曰君行暴虐天不享

其德將易其君故雨肉

宋志曰天雨物人莫識者主  
大兵起

天雨金甌



宋志曰物如小錢許從中出  
其中如粟黍大名曰金甌  
主歲稼又曰天雨金甌人  
將相食以其中無物故也

祥異圖說

卷之一

天雨積



宋志曰天雨積大饑民亡續

如麻亭脆如地毛

後魏書曰天雨錢其下亂

天雨錢



 <p>大雨魚</p>	 <p>大雨粟</p>	 <p>作是圖說 宋之一</p>
<p>漢書曰大雨魚帝道凌夷臣 下車政</p>	<p>司馬遷曰燕丹太子困于秦 大雨粟于燕</p>	<p>朱文公曰霜雪之降非其時 政在大臣而不在辟 北齊書曰晝降霜君傳位於 太子也 梁書曰六月降雪天下皆荒 朱志曰非時降雪迫近之象 一日夏雪臣欲作亂 晉書曰非時降雪政在將相 乃陰氣所致</p>

 <p>大雨霰 抄成灰</p>	 <p>作是圖說 宋之一 無差加用</p>
<p>朱文公曰民勞而祿不肅則 雨土霰又曰大雨成灰暴 政所致殷紂無道暴虐故 雨灰 黑子曰商紂不德十月雨土 霰于亳 隋書曰大雨灰帝惡人勝也 大雨黃沙其下逆兵起天 雨黃塵天下大饑</p>	<p>朱文公曰無雲而雨封拜無 功 朱志曰無雲而雨貌之不恭 謂之不肅災禍沴之 隋書曰無雲而雨者反臣伏 誅也 唐書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p>

天雨石



宋志曰雨石爲信不施而詐

妄作其下君長凶石墜地

僅尺餘類雞卵兩頭銳者

名天鼓大戰殷紂之末天

雨石如甕而爲武王所伐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

萬民離散亦爲失地

宋志曰地土忽陷臣下專政

萬民離散亦爲失地

漢書曰地陷者王室亂陷壞

塔者大臣專政

宋志曰秋行冬令則地圻裂

其應土崩分散大臣專恣

下叛上賢者退不肖者進

裂而有聲大兵失土不寧



地震

宋志曰地忽震動是謂臣險

陰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

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

權女妃專政則土爲之變

易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

則地震其分兵亂又占其

時春則歲不昌夏乃君憂

五穀傷秋則兵起冬有土

工又曰地震于宗廟宮室

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進大臣叛動則誅

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政在女子如牛馬禽獸

奔走者天子失位

春秋災異曰爲國家者亂五行之序失五常之德

陰氣以傷坤元則鎮星爲之動搖而地震矣

京房曰地爲大臣之位當安載萬物懷藏物類今越







地生土錢

唐書曰天氣不和寒暑隔人氣不和靡贅生地氣不和堆阜出今文王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災

宋志曰山或遷移是爲皇之不極祿去公室賞罰出于私門天下兵起社稷亾

山從洋上冒見



十五

晉書曰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毀壞百姓將失所山崩或移徙故水湧

宋志曰山崩毀者謂之陰盛陽弱崩者離散之象賢人去而佞人進京房曰山無故自陷天下兵作王室大亂



宋志曰地忽生土錢則人主惡之盜賊起于宮內

宋志曰地忽有佛神見衆湧出者天下易主人民流亾五穀微收虫蝗爲害

地湧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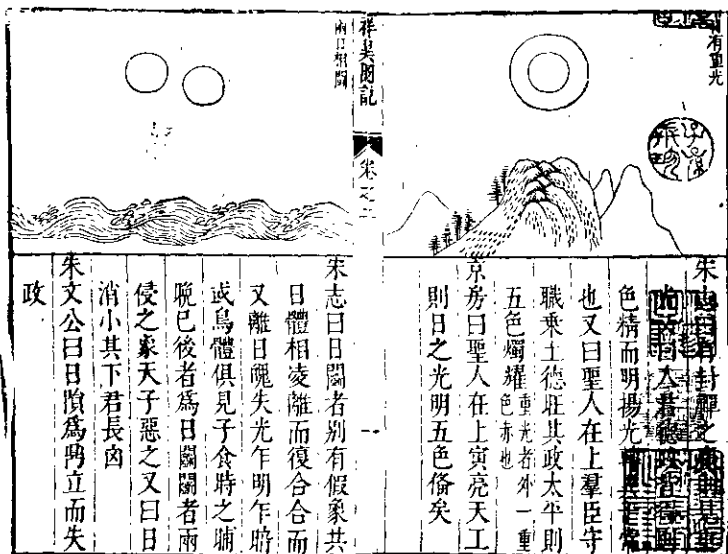
十六

宋志曰禽獸作人言中原起兵賊盜中興夷狄來侵大凶

朱文公曰地上諸虫生發國用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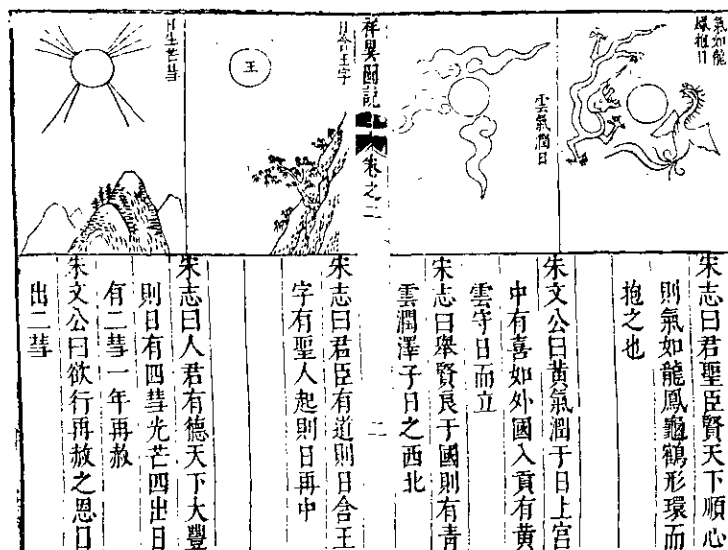
卷之六

07548



宋志曰日闕者別有假象共  
日體相凌離而復合合而  
又離日魄失光乍明乍暗  
或烏體俱見子食時之脯  
晚已後者爲日闕闕者兩  
侵之象天子惡之又曰日  
消小其下君長凶  
朱文公曰日隕爲陽立而失  
政

宋志曰日闕者別有假象共  
日體相凌離而復合合而  
又離日魄失光乍明乍暗  
或烏體俱見子食時之脯  
晚已後者爲日闕闕者兩  
侵之象天子惡之又曰日  
消小其下君長凶  
朱文公曰日隕爲陽立而失  
政



宋志曰君聖臣賢天下順心  
則氣如龍鳳龜鶴形環而  
抱之也  
朱文公曰黃氣潤于日上宮  
中有喜如外國入貢有黃  
雲守日而立  
宋志曰舉賢良于國則有青  
雲潤澤子日之西北  
朱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豐  
則日有四彗光芒四出日  
有二彗一年再赦  
朱文公曰欲行再赦之恩日  
出二彗

宋志曰日久不明上下蔽塞

羣臣恣而專刑日出三竿

停停無光曰日病黃色無

光爲諸侯病一曰主上病

日中分再出再沒爲主亡

日未入而無光曰日死又

曰朔日日紫色氣占爲喪

事赤主侯王死

朱文公曰雲盡赤而光暗謂

日久不明

之陽盛其下主旱若過中時光暗德政不明如當

事無雲而光暗者謂之晝昏陰反陽臣叛君奸臣

盛法令不行又曰殺戮死亡之兆如似殺氣寒濁

有大咎又曰其下分土三日內有占

朱文公曰星月晝見則爲爭

明小國強而大國弱日無

光而星月有光者國危主

天下不和天子不能正

宋志曰日月並出國分兵起

若相去數寸臣叛而謀上

又曰日月並照日光不盛

月光獨盛者皆爲女后擅

權又曰若並晝見兵起臣

叛日月並出其後遞滅吳

臣欺君夷狄侵中國也

宋志曰雲間日影觸地下者

爲足赤有舉兵白破將殺

軍日生齒足其下叛

春秋感精符曰夷狄寇侵戰

兵困將則吐齒舉足

界日並出




宋志曰兩日並出天下分並  
若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  
侯爭衆日並出天下分若  
兩軍相當數日並出大戰  
援當分營以應之

祥異圖說  
卷之二

五

太公曰日中有黑子若一二  
三四五者政教不明三公  
爲亂爵賞不平  
朱文公曰日中有黑氣者臣  
不掩惡而百姓惡君  
晉書曰日中有黑子黑氣黑  
雲乍乍五臣謀廢主又曰臣蔽主明若日中有  
飛鳥飛燕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  
旌旗舉其下國分凶若出兵遇之軍敗

飛流犯日



宋志曰飛流犯日映日而前  
銳後方災及臣官不安天  
下震動若日無光者民疫  
虎

乾坤寶典曰氣如伏虎守日  
大將謀變  
朱文公曰將叛則日下雲如  
虎踞 宋志同

祥異圖說  
卷之二

六

朱文公曰黑氣如龍御日而  
臣叛青氣如龍守日而臣  
謀  
宋志曰黑如龍來御日有臣  
叛也青如龍來守日臣有  
謀亦戒飲膳扶日亦如之  
乾象新書曰日傍氣如黑龍  
御下有叛臣如青龍守日  
戒飲膳下有謀



日下氣如人持

日下氣如人持

日下氣如人持

朱文公曰氣如人持如人牽  
在日下者臣將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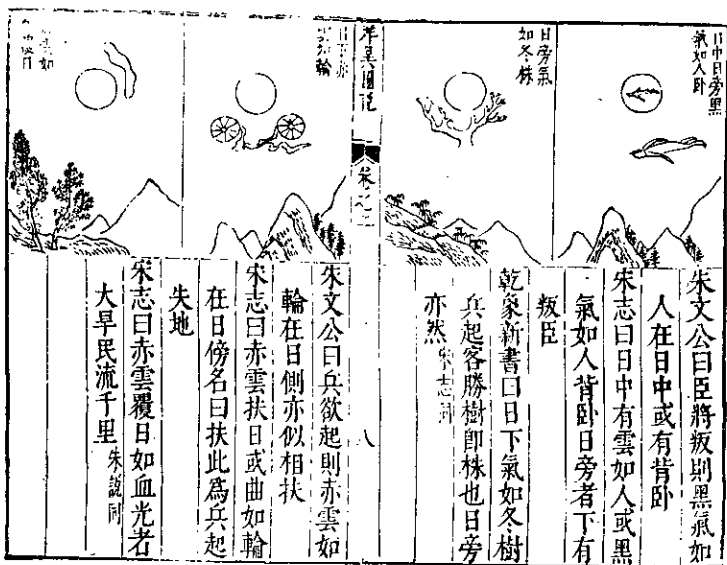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人牽  
其下有叛

朱文公曰氣如斧鉞在日旁  
君有憂

乾象新書曰日旁氣如斧鉞  
失禮致憂

七

朱文公曰氣若青馬青鳥向  
日主人主有憂虞又曰兵  
傷之象守日如牛如馬  
宋志曰雲如青赤馬向在日  
下或青鳥相向在日下者  
人主有慮赤氣如馬守日  
戰則兵喪一曰兵連綿



日中氣如人背

日中氣如人背

日中氣如人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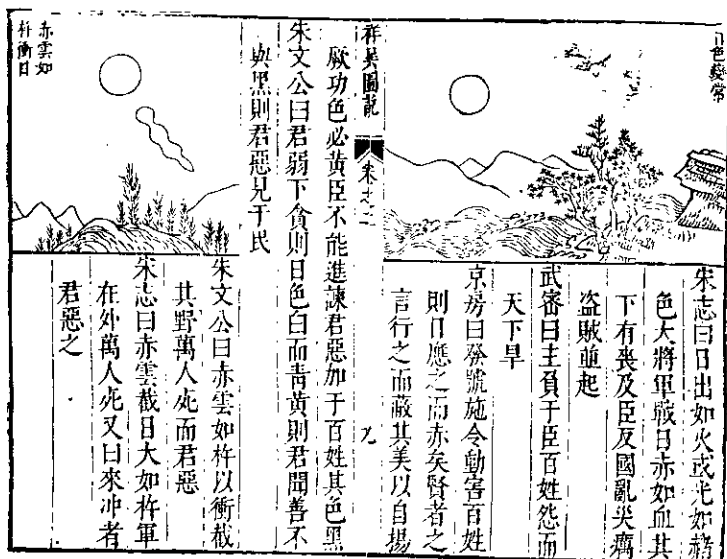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臣將叛則黑氣如  
人在日中或有背臥

宋志曰日中有雲如人或黑  
氣如人背卧日旁者下有  
叛臣

乾象新書曰日下氣如冬樹  
兵起客勝樹即株也日旁  
亦然

八

朱文公曰兵欲起則赤雲如  
輪在日側亦似相扶  
宋志曰赤雲扶日或曲如輪  
在日傍名曰扶此為兵起  
失地  
宋志曰赤雲覆日如血光者  
大旱民流千里



宋志曰日出如火或光如精

色大將軍戰日赤如血其

下有喪及臣反國亂災癘

盜賊並起

武審曰主負于臣百姓怨而

天下旱

京房曰發號施令動害百姓

則日應之而赤矣賢者之

言行之而蔽其美以自揚

乙

祥異圖記 卷之二

厥功色必黃臣不能進諫君惡加于百姓其色黑

朱文公曰君弱下貪則日色白而青黃則君聞善不

與黑則君惡見于民

朱文公曰赤雲如杵以衡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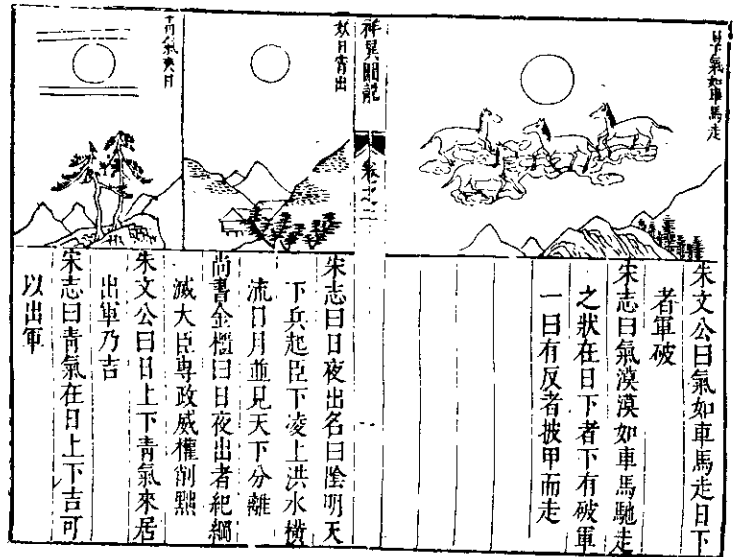
其野萬人死而君惡

朱志曰赤雲截日大如杵軍

在外萬人死又曰來冲者

君惡之

赤雲如杵



朱文公曰氣如車馬走日下

者軍破

宋志曰氣漠漠如車馬馳走

之狀在日下者下有破軍

一曰有反者披甲而走

祥異圖記 卷之二

秋月青出

宋志曰日夜出名曰陰明天

下兵起臣下凌上洪水橫

流日月並見天下分離

尚書金縢曰日夜出者紀綱

滅大臣專政威權削黜

朱文公曰日上下青氣來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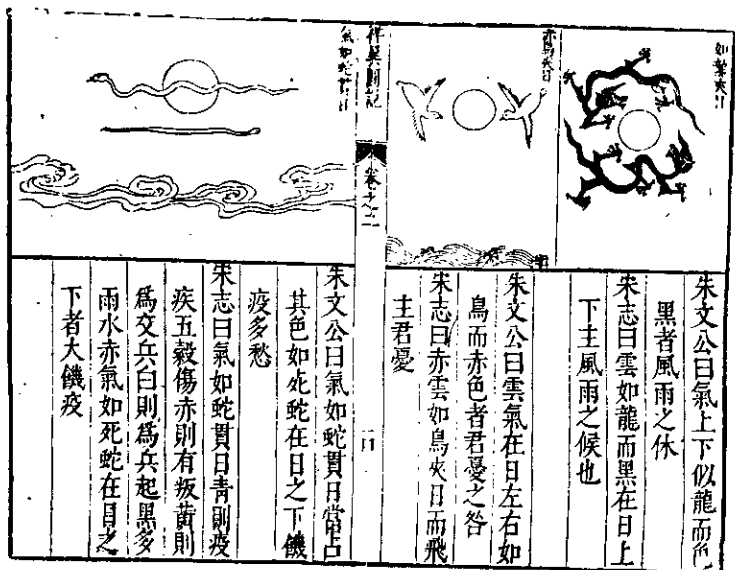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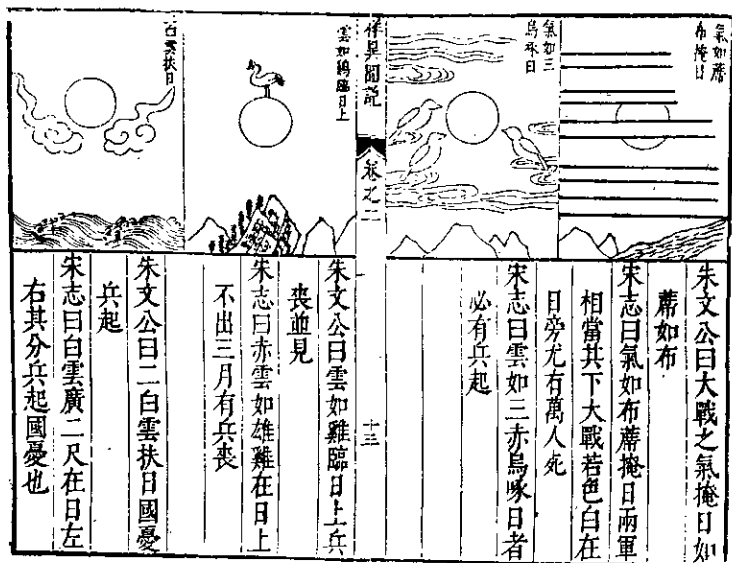
出軍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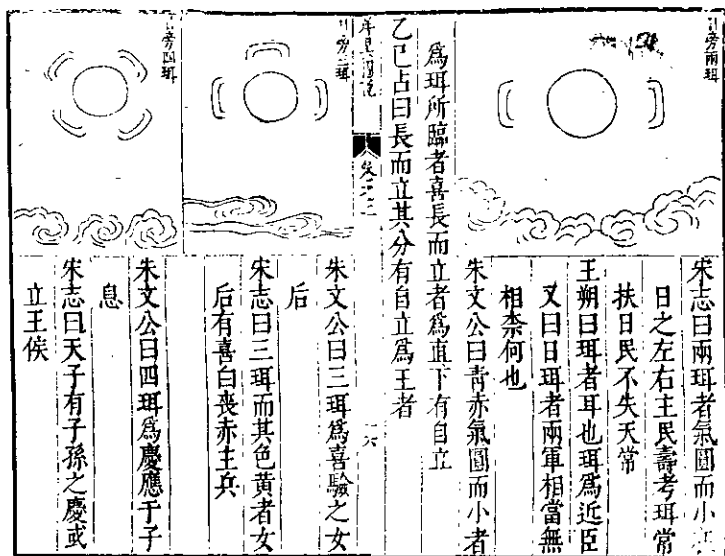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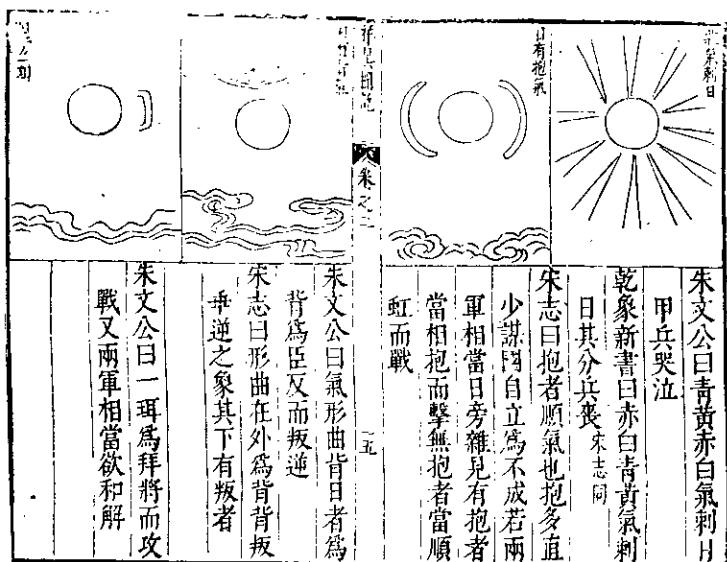
宋志曰青氣在日上下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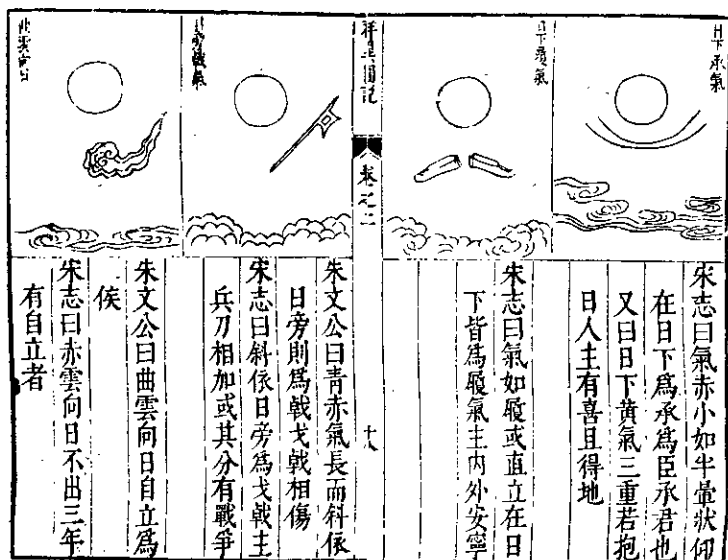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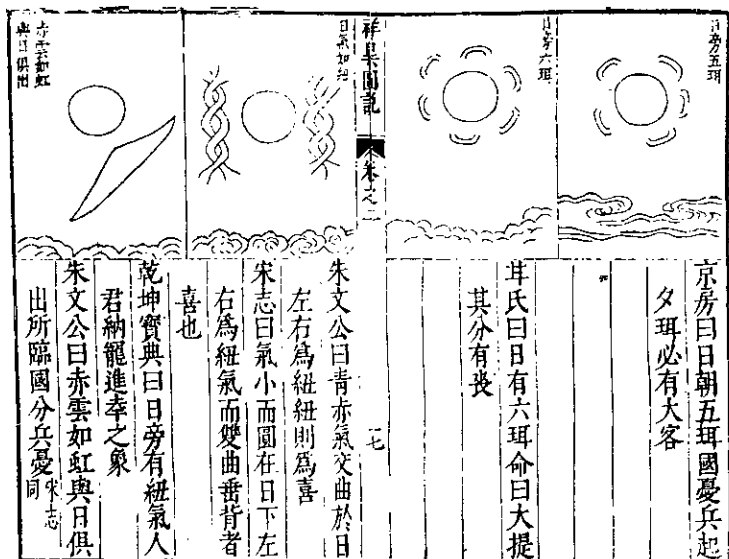
以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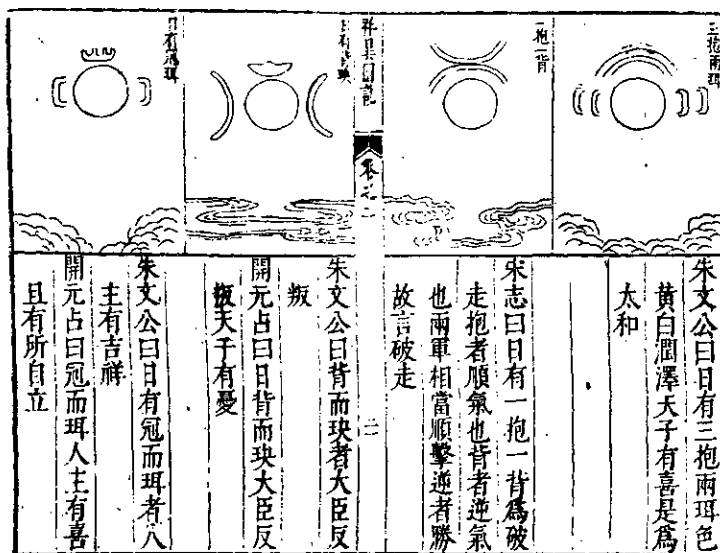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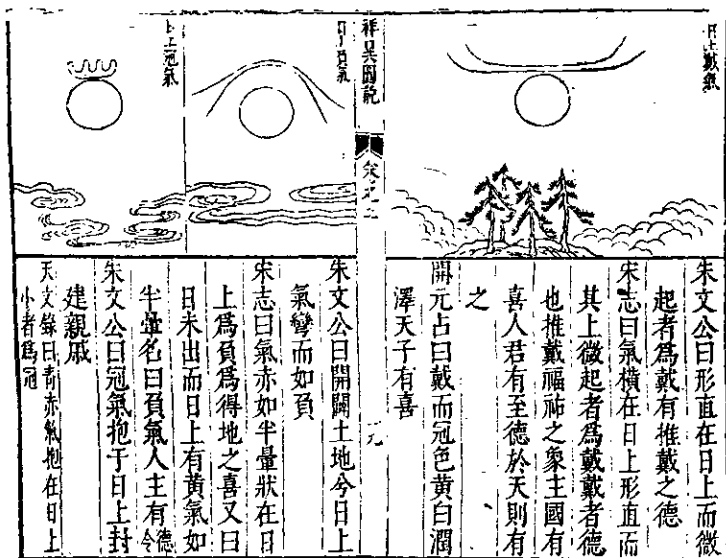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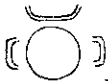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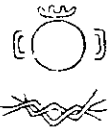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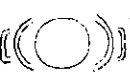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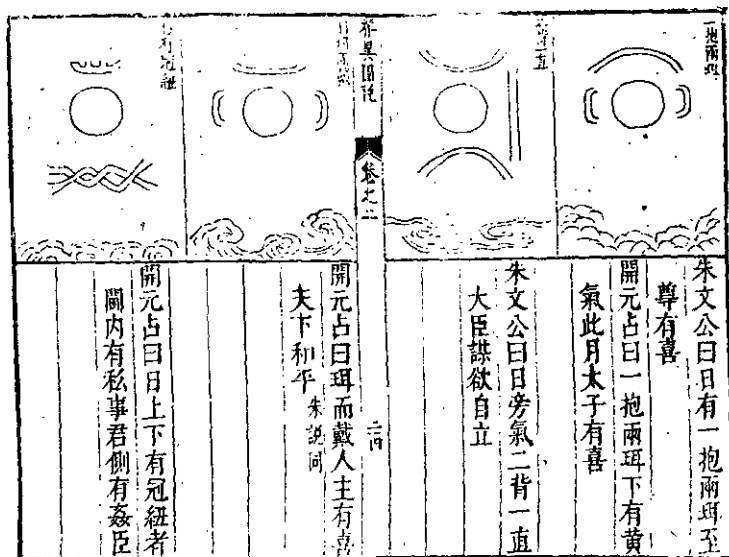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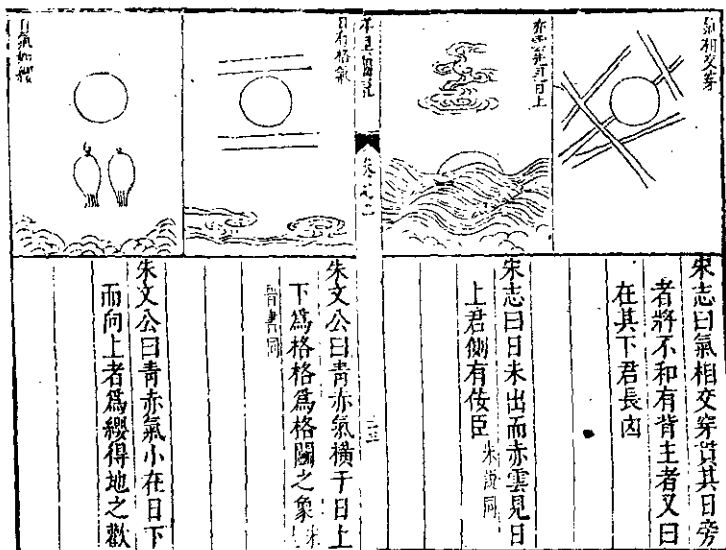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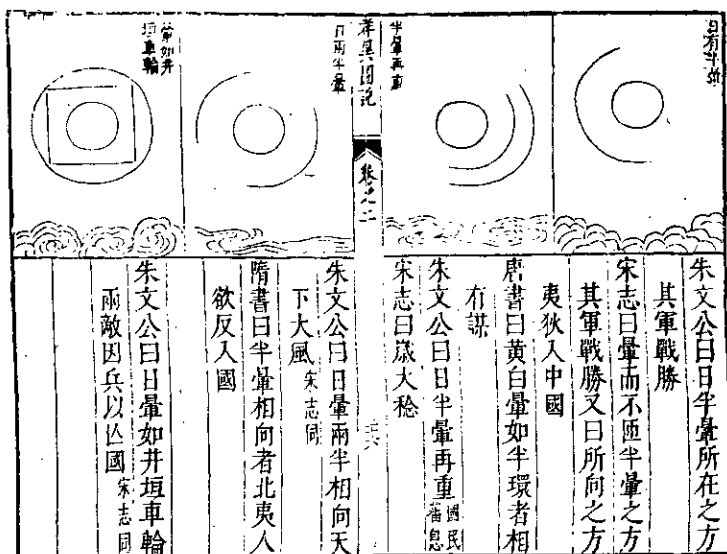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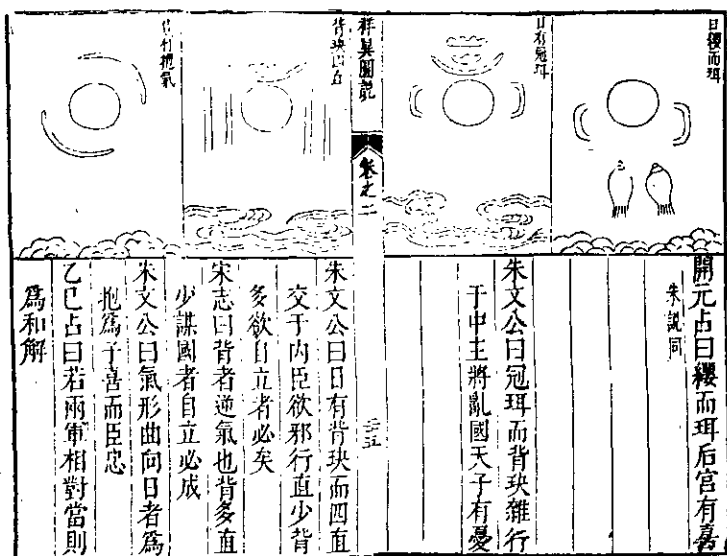




<p>象屈並見</p> 	<p>飛經俱見</p> 	<p>澤是留記 刑紐兩珥</p> 	<p>何堪重光</p> 
<p>朱文公曰日戴珥並出者天子有子孫之慶天下和平</p>	<p>朱文公曰日有冠纓俱見善人出南北之邦</p>	<p>開元占曰日有冠紐左右而珥天下有善人而逆者除之</p>	<p>朱文公曰福祿並見抱珥重光 開元占曰日抱珥重光以見吉祥福祿並降</p>

<p>象兩直相交</p> 	<p>背映中起</p> 	<p>擇異圖記 日旁雲氣</p> 	<p>抱兩珥</p> 
<p>朱文公曰氣類兩直而相交者為交淫悖亂 乙巳占曰人主有淫悖之行則有此氣</p>	<p>朱志曰雲氣形如背肢體類山字則為袂見則君不和上下決傷 乙巳占曰兩軍相當所臨者敗有軍必戰</p>	<p>朱文公曰雲赤而曲在日旁則為提地兵起 朱志曰氣如赤雲類珥而長為提氣有兵起地</p>	<p>晉書曰氣形三角在日四旁為提一曰日旁氣如車輪 開元占曰日旁重抱兩珥人主有喜 朱文公曰四珥兩抱兮子孫昌</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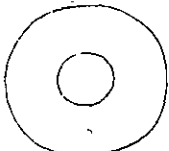


卷之二

祥異圖說

祥異圖說

卷之二



朱文公曰安居而日暈也多

主風雨對敵而日暈也尤

主軍營

乾坤寶典曰暈而周匝軍威

之衆也

朱文公曰日上如暈蓋有欲

和親

朱志曰半暈在日上如暈蓋

有欲和親一曰有兵

三

開元占曰日有黑暈主災有

用事之臣青暈不出旬日

有大風耀貴人多疾白暈

主暴兵起

朱文公曰暈色黑則殺傷大

水色青則耀貴大風色赤

則暑雨霹靂色白與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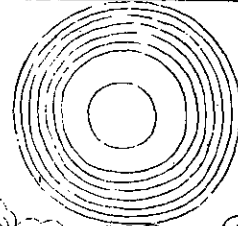
君有喜亦為時雨農功

隋書曰日暈內赤外青主軍臣相親暈黃土功動人不安

卷之二

祥異圖說

重者天下大亂



宋志曰日暈再重人君有德

又曰立侯王一日攻城不

克勝暈三重兵起殺傷赤

雲貫之其下失地暈五重

女后有憂一曰兵動民饑

暈六重其下失政兵喪暈

七重中國弱夷狄盛一曰

更主暈八重民亂軍憂暈

九重歲荒夷狄侵邊暈十

三

朱文公曰日暈再重則人君有德三重野有兵戎四

重軍敗于野其下有叛臣

乙巳畧例曰暈在卯辰巳方月內多雨暈在未申酉

暈外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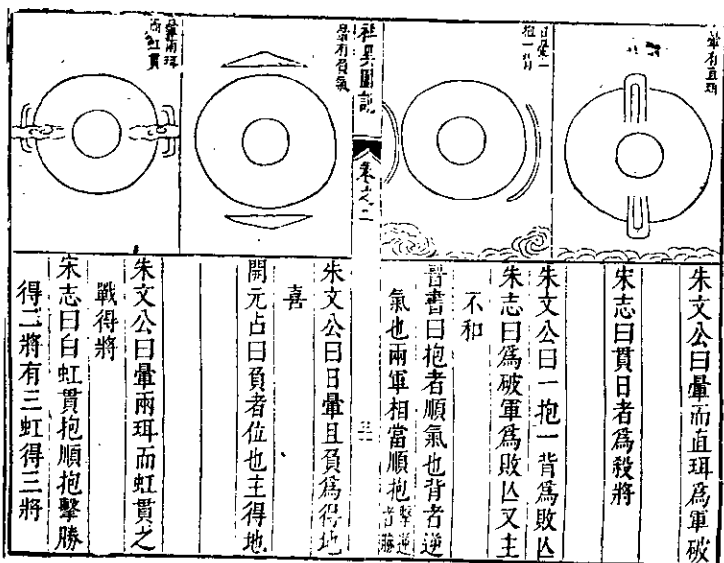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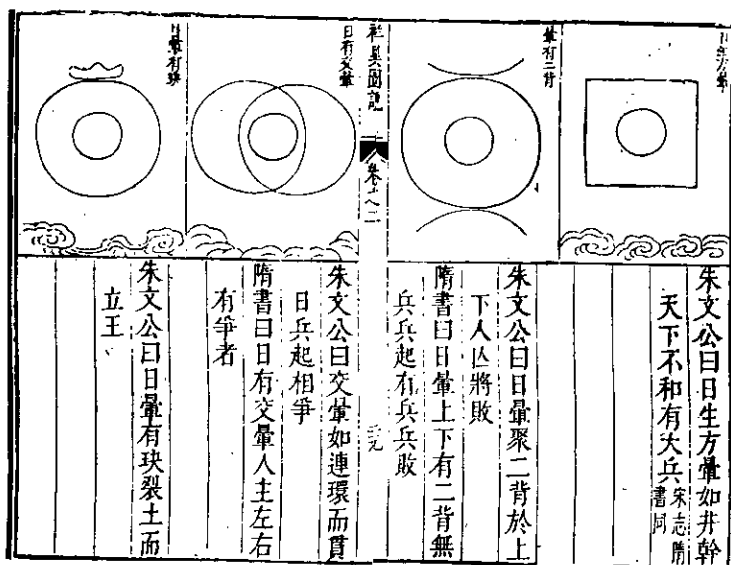
方君后憂多雨水暈當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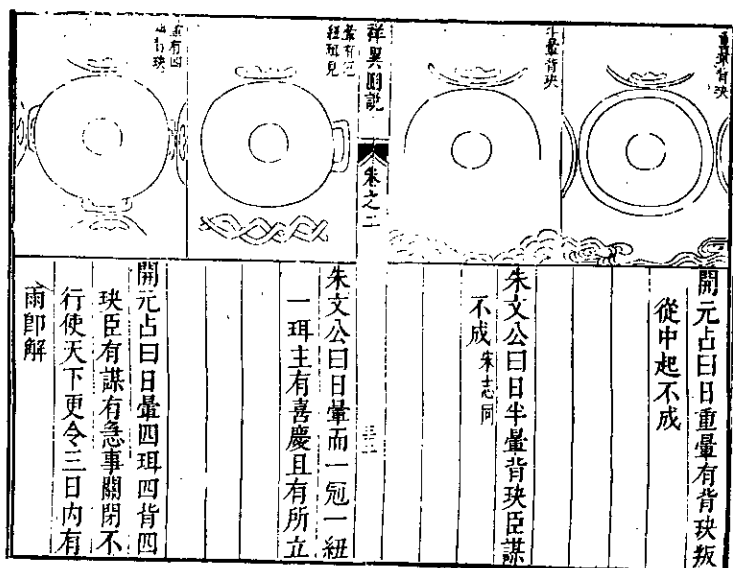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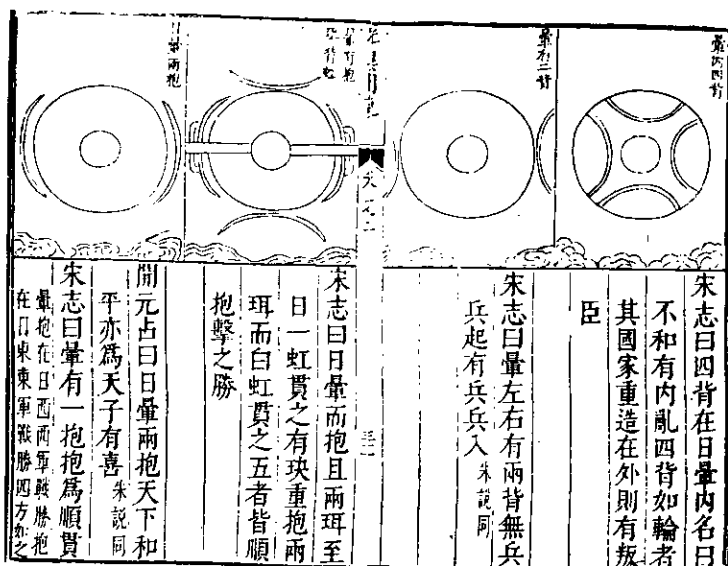
而聞者天下安萬物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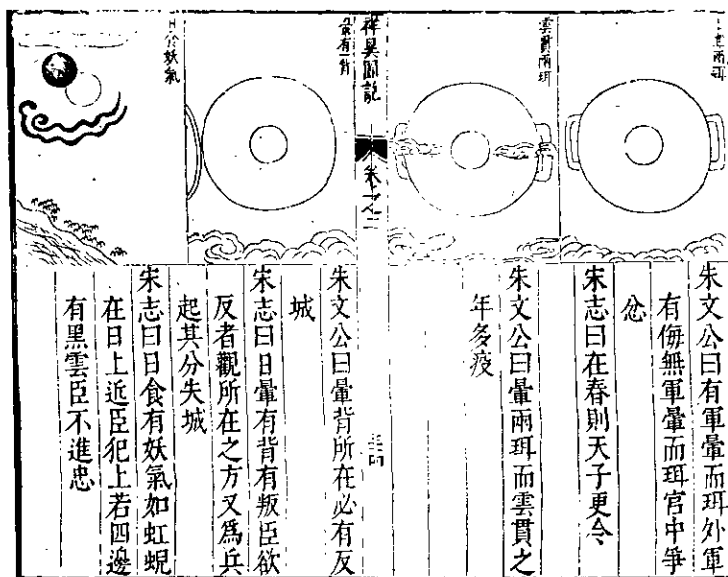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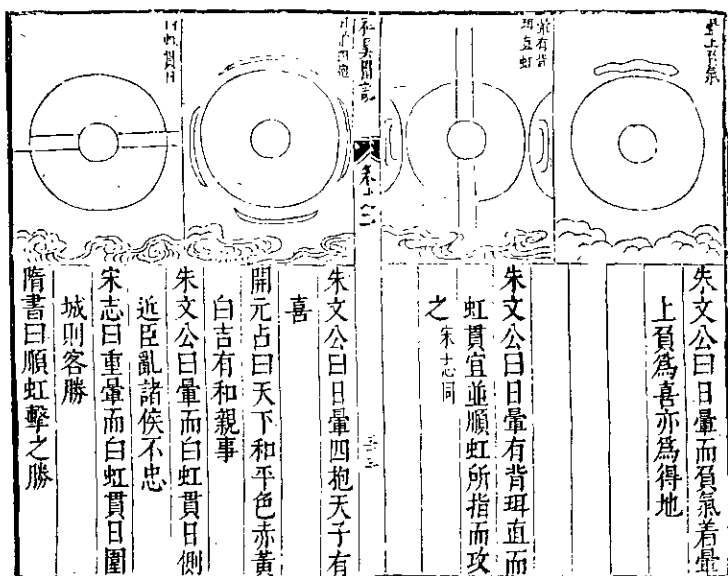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抱珥在日暈外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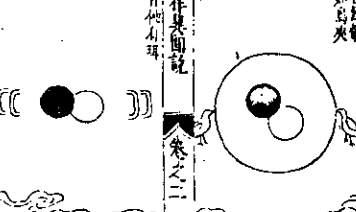

城者外人利宋志同









		
<p>朱文公曰日蝕大風則宰相專權蝕而大寒則夷狄至</p> <p>宋志曰日蝕大風四方有雲者宰相專權欲叛日蝕地動色味而寒公侯專恣大寒兵動又曰日蝕在正旦</p> <p>朱文公曰日蝕暈如鳥夾后妃有謀</p> <p>宋志曰此名天譴十日或有暈可謂一后妃有謀</p>	<p>宋志曰日蝕有兩珥四珥或甲乙日白雲中出主兵丙丁日黑雲中出天下疫戊己日青雲中出有兵喪庚辛日赤雲中出下逼上壬癸日黃雲中出土功興</p> <p>朱文公曰日蝕氣如白兔守日不移者民叛兵興</p> <p>日蝕總論</p>	<p>日蝕總論</p>

<p>日蝕者乃日行九道之時於其交度之處偶值陰陽氣旺盛強過平時故日爲月魄所掩斯爲日蝕張子曰小人用力善於喻也</p>	<p>日薄蝕不抵腹難而蝕不當交而蝕赤也</p> <p>日蝕盡陰謀殺奪</p> <p>四月日蝕陰謀殺逆</p> <p>日蝕充中謀變生於內朝</p> <p>日蝕房中地震國亡</p> <p>日蝕尾中貪人被刑</p> <p>日蝕箕中賊兵四起</p>	<p>日蝕斗中帝后不和</p> <p>日蝕女中賤人凌貴</p> <p>日蝕危中大臣相疾怨</p> <p>日蝕壁中君不用賢</p> <p>日蝕翼中士多難</p> <p>日蝕婁中文臣不忠</p> <p>日蝕昂中胡作大禍</p> <p>日蝕胃中奸臣伏誅</p> <p>日蝕井中大星災興</p> <p>日蝕柳中虎牢太盛</p>	<p>日蝕中大臣多難</p> <p>日蝕虛中臣災國危</p> <p>日蝕室中君自將兵</p> <p>日蝕奎中兵幸起亂</p> <p>日蝕胃中倉廩空虛</p> <p>日蝕畢中擾犯邊疆</p> <p>日蝕參中大臣相爭</p> <p>日蝕鬼中貴人災憂</p> <p>日蝕星中天下不寧</p>	<p>日蝕中大臣多難</p> <p>日蝕虛中臣災國危</p> <p>日蝕室中君自將兵</p> <p>日蝕奎中兵幸起亂</p> <p>日蝕胃中倉廩空虛</p> <p>日蝕畢中擾犯邊疆</p> <p>日蝕參中大臣相爭</p> <p>日蝕鬼中貴人災憂</p> <p>日蝕星中天下不寧</p>	<p>日蝕中大臣多難</p> <p>日蝕虛中臣災國危</p> <p>日蝕室中君自將兵</p> <p>日蝕奎中兵幸起亂</p> <p>日蝕胃中倉廩空虛</p> <p>日蝕畢中擾犯邊疆</p> <p>日蝕參中大臣相爭</p> <p>日蝕鬼中貴人災憂</p> <p>日蝕星中天下不寧</p>	<p>日蝕中大臣多難</p> <p>日蝕虛中臣災國危</p> <p>日蝕室中君自將兵</p> <p>日蝕奎中兵幸起亂</p> <p>日蝕胃中倉廩空虛</p> <p>日蝕畢中擾犯邊疆</p> <p>日蝕參中大臣相爭</p> <p>日蝕鬼中貴人災憂</p> <p>日蝕星中天下不寧</p>	<p>日蝕中大臣多難</p> <p>日蝕虛中臣災國危</p> <p>日蝕室中君自將兵</p> <p>日蝕奎中兵幸起亂</p> <p>日蝕胃中倉廩空虛</p> <p>日蝕畢中擾犯邊疆</p> <p>日蝕參中大臣相爭</p> <p>日蝕鬼中貴人災憂</p> <p>日蝕星中天下不寧</p>
--	--	---	--	--	--	--	--

日蝕張中

王者失禮  
宗祀不享  
貴人災危

日蝕翼中

俳優寵幸  
毀謗大臣  
臣下叛逆

日蝕軫中

日蝕斗中

異圖說卷之二終

異圖說

卷之二

三

07546



象其體也  
為后為臣為

京房易傳曰天下和上下

昌則月大而有光

天文總論曰月始生而見東方者天下交兵始生見南方者米大貴在其月始生出而上下大者上旬米貴始生出而下大者下旬米貴

朔見東方

祥異圖記

卷之三

一

京房易傳曰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交慝交慝則侯王其肅劉向以為交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侯王縮胸不任事故月行遲

晦見西方

朱文公曰晦而月見於兌臣下驕

宋志曰晦而月在西方是在日前為太疾曰朏人君

舒緩臣下驕盈專權之象

月行九道中道

朱文公曰月行陰道則陰雨行陽道則旱風行于中道者天下安寧

宋志曰明王在位則月行依九道月上下皆明

景祐占曰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中央曰天街天之

中道中門也月順軌道由天街則天下和平

月進退不常

朱文公曰進退無常臣后專政

宋志曰臣及女后外戚專權則月多失道遲疾不常

故曰月變人主常賜赦寬恤刑獄可解也

祥異圖記

卷之三

二

正月偃形

朱文公曰國有喜慶正月偃形

宋志京房說同

月變色

宋志曰月色青為憂為饑黃為有喜為德若小人用

事則月變色失行

朱文公曰朝無忠臣月變色又曰月色赤為旱為亂

黑主水而為病黃潤為德為榮白為喪為兵又曰

月赤如赭今大將死于野

符應圖曰君秉木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青

而明君乘火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赤而明君乘水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黑而明君乘土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黃而明君乘金德而王天下其政頌平則月色白而明

晉書曰月變色失行主陰國強中國弱

景祐占曰正刑罰誅姦猾進賢良決稽疑則月變色不爲傷也

月望前後東西缺

朱文公曰月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

杜異同記

朱文公

三

法侵奪主勢兵起其衝

月未當望而望當望而不望

朱文公曰未當望而望則有更令攻人地者大吉當

望而不望則爲不昌攻他人地者爲殃

河圖帝覽嬉曰未當望而望者是謂促兵攻他人地

者大昌

宋志曰當望不望人主不昌攻城不克

易蒙氣福曰當滿而不滿者君侵臣則有火旱之災

月未當缺而缺當毀而不毀

朱文公曰未當缺而缺臣后退黜當毀不毀兵水波揚宋志說同

李淳風曰未當缺而缺女主憂大臣黜

荊州占曰當盡而不盡者其分國亡

月大盈大縮

朱文公曰大盈則人君憂戚大縮則臣下不祥

月當出不出當晦不晦

宋志曰當出不出有陰謀其下國亂

朱文公曰當晦不晦失地惶惶

杜異同記

朱文公

四

李淳風曰月未當上弦而上弦者其下國有兵未當

下弦而下弦者其下國有姦臣

月初出盛明

朱文公曰月初出光色盛明女后專權宋志占同

月當望不見蟾蜍

朱文公曰當望不見蟾蜍大水城陷流亡

宋志曰民流宮中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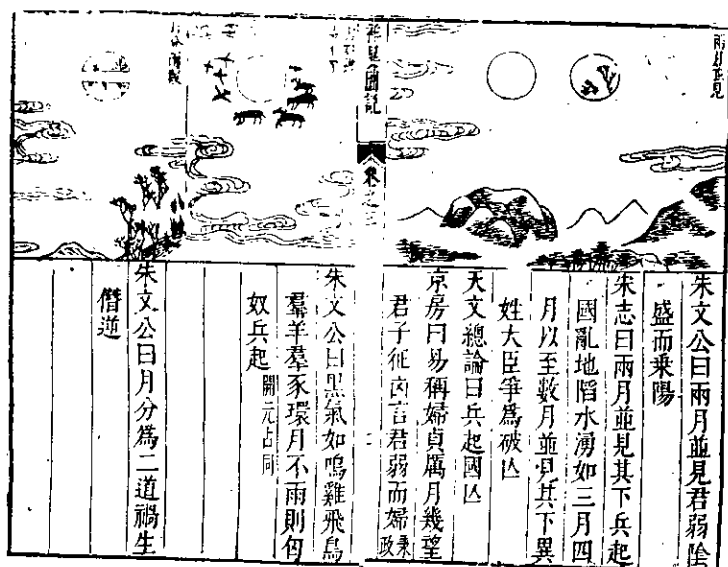
月望無光

朱文公曰月望無光則下有死臣不忠殺之廢亂

<p>宋志曰君不明臣不忠則無光</p>	<p>月畫明</p>	<p>朱文公曰月畫明則奸臣專政中國兵饑陰國兵強</p>	<p>月墜</p>	<p>朱文公曰月自天墜今大臣公國有憂</p>	<p>京房曰月墜于地有道之臣亡</p>	<p>月角有星</p>	<p>朱文公曰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國賊且至</p>	<p>朱文公曰月見日中其下失土</p>	<p>神異圖說</p>	<p>月有異芒蔽氣</p>	<p>宋志曰君道福昌后妃有喜</p>	<p>則月有黃芒或戴氣</p>	<p>荆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百</p>	<p>日人君有喜</p>	<p>朱文公曰臣下相殘月旁生</p>	<p>齒</p>	<p>宋志曰月生齒則下有叛臣</p>	<p>生足則后族專政</p>
---------------------	------------	-----------------------------	-----------	------------------------	---------------------	-------------	---------------------------	---------------------	-------------	---------------	--------------------	-----------------	--------------------	--------------	--------------------	----------	--------------------	----------------

<p>朱文公曰大星入月中野有兵喪</p>	<p>宋志曰兵喪地亡</p>	<p>京房曰天下有賊星多賊多</p>	<p>故月行有變人主當賜赦</p>	<p>寬恤刑獄也</p>	<p>朱文公曰月毀為數段</p>	<p>宋志曰月毀二段將相有謀</p>	<p>三段四段者天下分張</p>	<p>朱文公曰所向之方有害</p>	<p>宋志曰月始出有雲如禽獸</p>	<p>名曰篡弒所見之日德王</p>	<p>之方受其害餘倣此</p>	<p>朱文公曰國家昏亂月底垂</p>	<p>芒</p>	<p>芒</p>	<p>芒</p>	<p>芒</p>	<p>芒</p>
----------------------	----------------	--------------------	-------------------	--------------	------------------	--------------------	------------------	-------------------	--------------------	-------------------	-----------------	--------------------	----------	----------	----------	----------	----------





朱文公曰兩月並見君弱陰

盛而乘陽

宋志曰兩月並見其下兵起

國亂地陷水湧如三月四

月以至數月並見其下異

姓大臣爭爲破亡

天文總論曰兵起國凶

京房曰易稱婦貞厲月幾望

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乘

朱文公曰黑氣如鳴雞飛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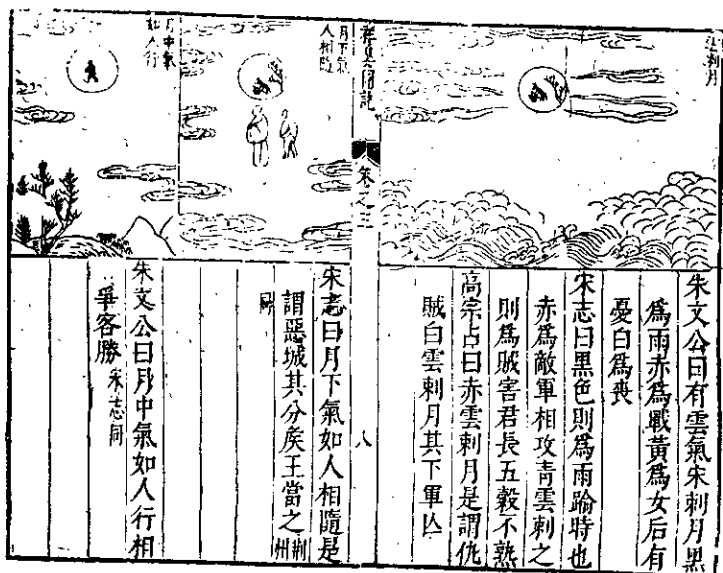
羣羊羣豕環月不雨則何

奴兵起

開元占同

朱文公曰月分爲二道禍生

僭逆



朱文公曰有雲氣宋刺月黑

爲雨赤爲賊黃爲女后有

憂白爲喪

宋志曰黑色則爲雨踰時也

赤爲敵軍相攻青雲刺之

則爲賊害君長五穀不熟

高宗占曰赤雲刺月是謂仇

賊白雲刺月其下軍凶

宋志曰月下氣如人相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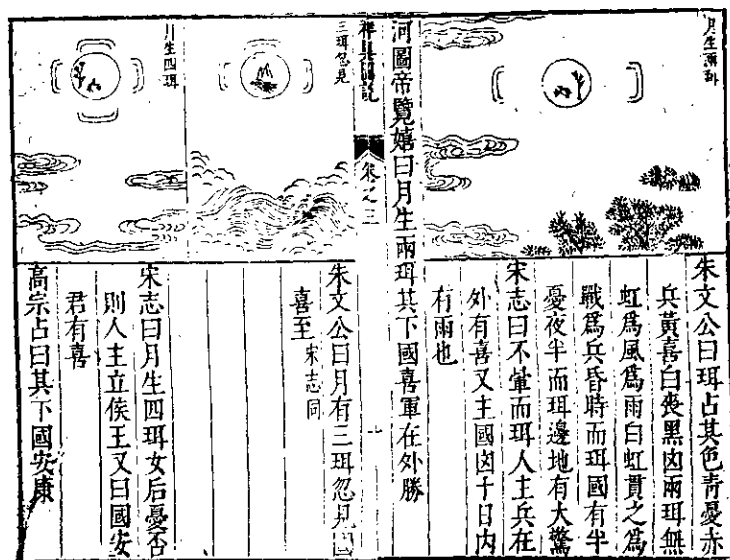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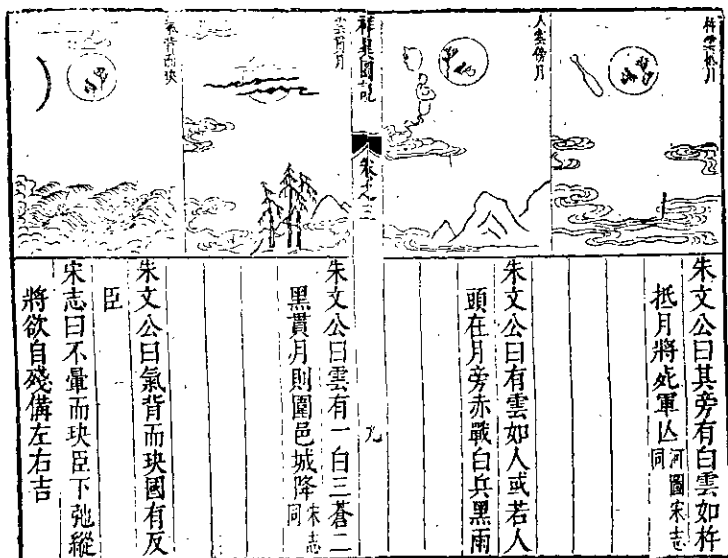
謂臨城其分戾王當之制

州

朱文公曰月中氣如人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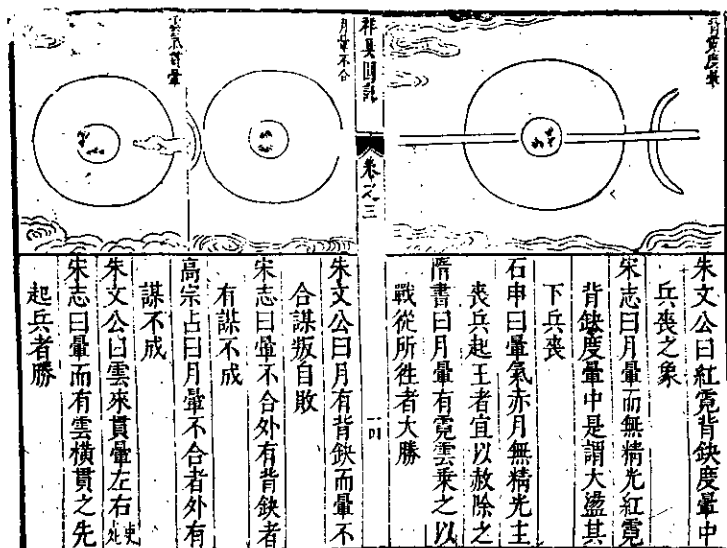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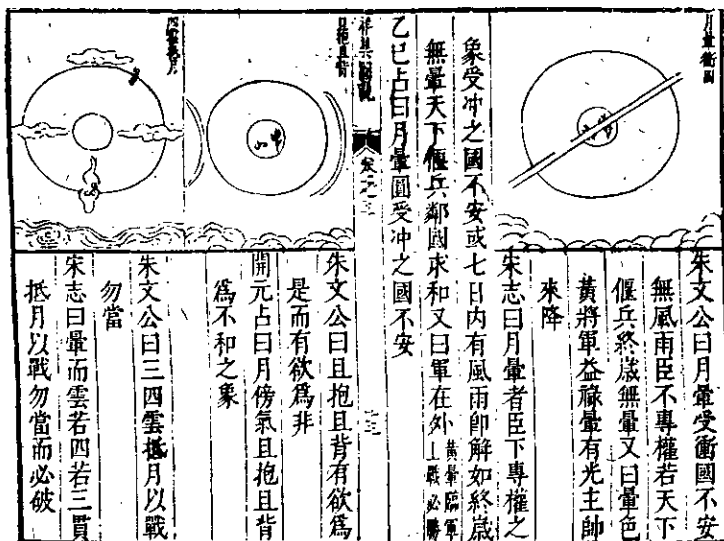
爭客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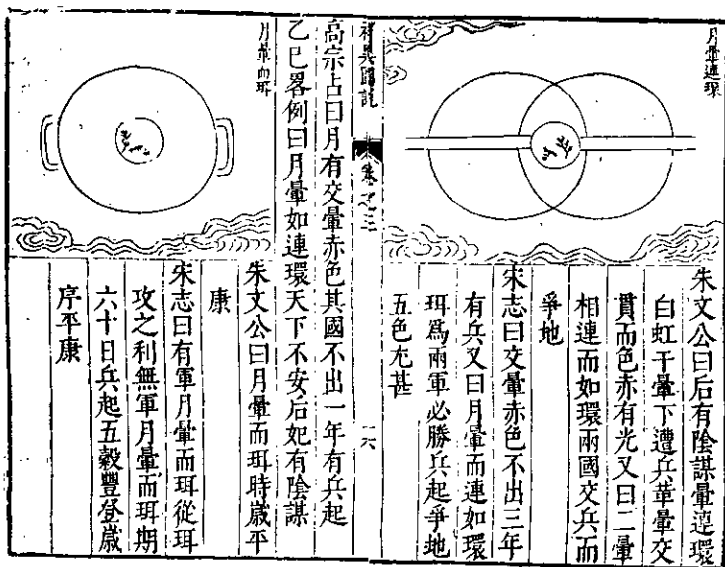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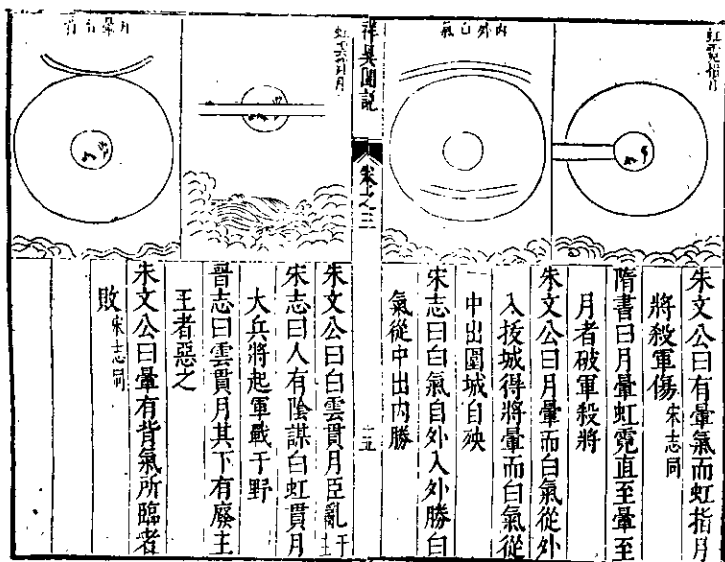
宋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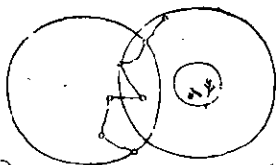
月有四缺	月有四缺	釋其圖說 月却而缺	月有四缺	
朱文公曰月有四缺俱出臣謀不成	宋志曰不暈而有四缺主臣下有謀不成	朱文公曰月生四提天子無后 宋志曰其下憂	朱文公曰月珥而戴主有喜慶 宋志曰不出百日主有喜慶	朱文公曰暈日暈月戰謀不決而戰兵不合 開元占曰日月俱暈戰兵不合謂晝則日有暈 <small>夜則月有暈也</small>

月有重暈		月有重暈	
河圖帝覽嬉日月暈再重大風有兵四重有亡國死王	朱文公曰大風將至月暈重圓暈三重有失地受兵之嘆四重有死王亡國之憾五重則為女后之憂六重則政教之失七重當易主九重有失地受兵之嘆 <small>重乃更元</small>	宋志曰月暈再重大風起若有背氣在外者移于外背氣在內者移于內也三重天下受兵若有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六重其分失政七重其下凶當易主八重亡國虎王九重者其下兵起流血亡地十重者有大變一日天下更主	乙巳占曰月半暈向東者風敗五穀半暈向北者為水半暈向南者旱風半暈向西者風雨害穀





逆序集  
及北斗



朱文公曰月暈連環及斗天

下兵火而大亂叛城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及北斗

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千里

下則有叛城及城一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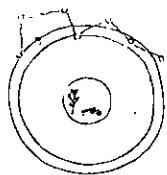
下兵火大起

祥異圖說

卷之三

十一

重暈斗魁



朱文公曰重暈於斗魁大臣

下獄而流移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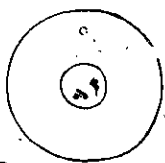
開元占曰月暈連環重暈北

斗天下大亂國喪民流千

里魁前第一星二星大臣

下獄

月暈五星



朱文公曰月暈歲星則主病

糴貴暈彗或則大戰后憂

暈太白則其野受兵暈辰

星則其下多水暈填星則

兵起於所在之鄉暈客星

則憂及於所臨之國

朱志曰月暈彗或女主憂兵

在野無兵大旱兵起之兆

也暈歲星其下主病糴貴

祥異圖說

卷之三

八

重暈斗魁

若與月合在氐而暈期四旬有德令暈太白兵戰

不勝星入暈中星色不明而有角客勝暈辰星有

水春夏民病寒熱秋兵起冬主憂春大旱在下主

兵起秋大水冬有喪月暈五星若春木夏火秋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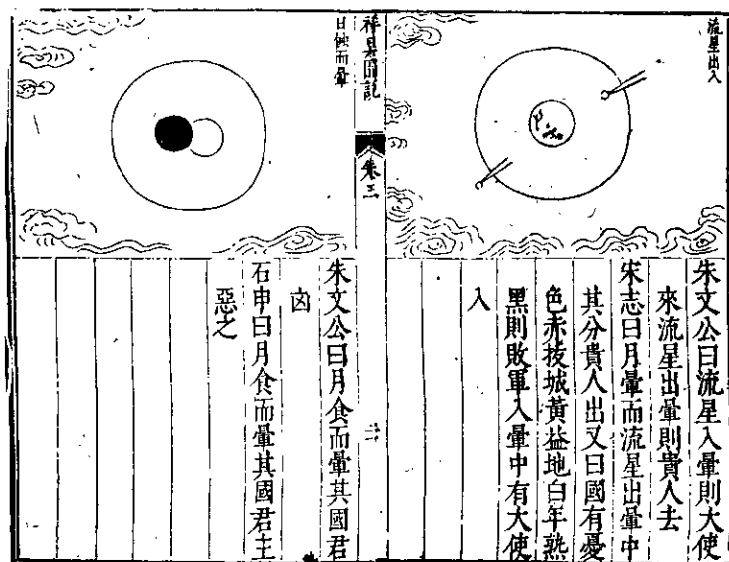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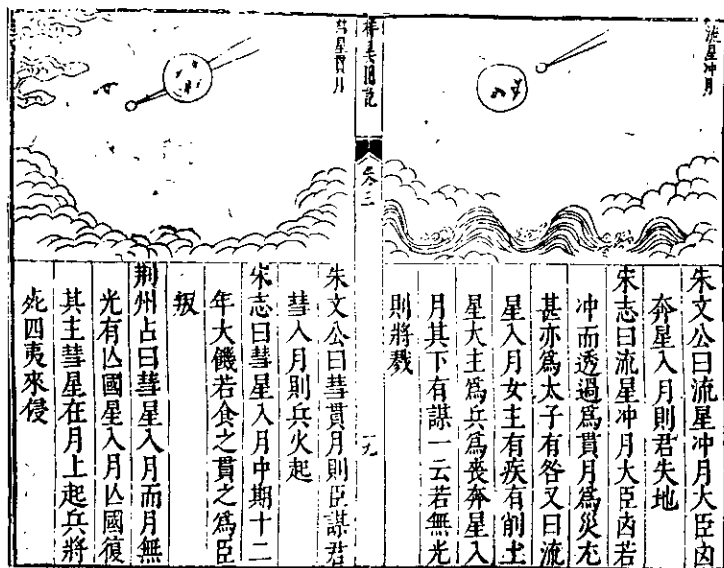
冬水四季土五皆其下兵亂五星相近或聚一舍

暈盡及之其下兵惡暈填星所在之分兵起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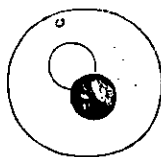
相死則凶地又曰后有憂

荆州占曰暈客星所臨宿之國有憂又曰星在月北

凶國勝他地方亦如之



月暈五  
星而蝕



梓里圖說

卷之三

大將有二心合辰星而暈及者有死喪暈火星而蝕則其下破軍亡地無兵則兵起

月蝕而四



朱文公曰暈族星而蝕天下大戰暈填星而蝕天下兵

興暈金水而蝕大水兵喪暈榮惑而蝕敗軍亡地

宋志曰月蝕而暈及歲星者

天下大戰月蝕而暈及土

星乃土功興也暈金則爲

兵施暈水則爲死喪若月

蝕而暈及太白者爲兵寇

三

朱文公曰月食終亦爲災陰

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蝕

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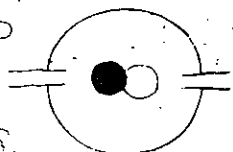
若月蝕而闕有軍必戰

宋志曰月蝕而闕有軍必戰

隨所食者戰利食而妖月

出闕人饑相食主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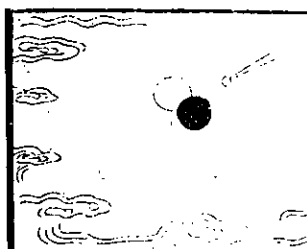
月蝕有氣出入



梓里圖說

卷之三

月蝕星  
令星入



朱文公曰月蝕而氣出入暈者

不宜爲主蝕而氣出暈者

不利攻城

宋志曰蝕而有氣出入從外

入主憂從中出客憂如氣

從南行南憂餘三方亦如

之

三

朱文公曰月蝕而有彗孛星

來人當有哭泣之聲

宋志曰蝕而有彗星入其下

有喪



月犯五星



月犯五星占

朱文公曰將有災眚月犯五

星犯歲星則饑荒而流落

犯火星則貴人出而有兵

犯土星主后宮災下欲犯

上犯金星強侯作讐犯水

星爲兵起而上卿凶

宋志曰人君將有災眚則月

與五星相犯犯歲星其分

梓異圖記

卷之三

三三

饑而民流移亦爲邊兵犯熒惑以戰小吏死又曰

貴人出有兵一曰戰勝之國大將死犯土星其宿

國下犯上又曰臣民有叛者亦曰其國貴人兵死

天下亂有大風有凶土有大喪犯太白強侯作讐

國兵戰不勝天下靡散犯辰星兵起上卿凶或廷

尉憂一曰天下有大水

月與五星相食占

朱文公曰月食歲星乃將相侯王之戮死歲星食月

爲君長女后之憂徵多盜賊刑獄極繁月凌歲側

有逐相人臣賊主歲入月中又曰月與歲星相乘  
相死而援城

宋志曰月與歲星相凌犯而歲星入月中月掩歲星

不見爲月食歲星入臣敗主月凌犯于歲星歲星

入月中而見爲歲星食月辰下叛或有死又曰有

易主月凌歲星之側則多賊盜刑獄極繁歲星入

月中其分有逐相人臣賊主

朱文公曰月與火光相耀及其宿國亂兵將起犯之

則貴人出而有兵嚙之則其師破而敗北火食月

梓異圖記

卷之三

三四

則讒臣貴而後宮憂月食火則其地亂而白衣會

憂在宮中非賊乃盜火順行而人爲人主惡之讒

臣用事者因逆行而入矣

宋志曰月與熒惑相近其分兵起又曰貴人死熒惑

犯月而嚙之有軍敗而北熒惑入月中而見爲火

食月讒臣進用后宮有憂熒惑入月中而不見爲

月食火其分兵擾有白衣之事火星順行入月中

者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有亂臣國相死若爲兵

死喪以戰不勝一曰臣叛其主也火星逆行而入

月中讒臣用事也及相犯七寸之內者人主惡之

朱文公曰土入月中主有土工將有臣戮主月食土

其國凶城以殺以伐主食月女主之凶也有食有

黜

宋志曰土星入月中而星不見月食土星女主死其

國以殺以伐而凶國民流千里填星入月中而見

土星食月女主凶不喪則黜

朱文公曰金星貫月國有大兵月食金星強國君憂臣

弑主其臣亦危金入月大人爲亂將軍死臣謀不

祥異圖說

卷之三

三五

成月戴金星國有倖卒之軍旅太白食月臣有篡

弑之禍心

宋志曰太白貫月不出三年國有兵兵戰不勝凶地

太白入月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金星強國君憂又

曰強以戰則亦以臣弑主臣亦死強國以戰而凶

太白入月中而有光見星名曰金入月必有內患

戰不勝國失政大人爲亂將戮死亦爲刑理失中

自毀其法也月在金下如頂戴爲月戴金星有倖

卒一曰有卒兵金居月中而有光明見星名曰太

白食月臣叛主亦曰臣弑主

朱文公曰水入日中有水形而臣叛主水食于月大

水洪流月食于辰女憂國凶

宋志曰水星入月中有水形事一曰臣欲叛主水星

入月中而有形爲水食月天下民大憂辰星入月

中而不見星名曰月食水其分有憂一云以女亂

國凶其分水饑一曰其國女戰又曰無兵而食所

當之國兵起戰不勝

月蝕總論

祥異圖說

卷之三

三六

月蝕者乃日氣太盛於九道交行之處掩其月光故

曰君子用智月蝕青色米貴赤色大旱白色兵喪

黑色水災黃色侯王謀主

月蝕太盡后災相危月蝕不盡敵軍復將

月蝕上蝕將失其道月蝕下蝕君令不信

月蝕旁蝕將相無德月蝕尚明將有奇謀

月蝕彗芒射入將相無德月蝕雜氣射入兵起作亂

四八十月月蝕將相無德月蝕角中兵起作亂

月蝕亢中近侍之人月蝕氐中內朝受命

掩犯紫微垣	天子浮香	掩犯天市垣	奸邪陰謀
掩犯太微垣	皇后立權	入犯帝座	陰謀賊成
掩犯角宿	刑罰不中	掩犯觜參宿	風起陰陽
月蝕房中	將相災凶	月蝕心中	君子有難
月蝕尾中	后妃肉刑	月蝕箕中	太子災凶
月蝕斗中	大臣災	月蝕牛中	津梁塞牛
月蝕女中	賤妾貴人	月蝕墳墓	宮殿崩毀
月蝕室中	兵革起亂	月蝕壁中	奸邪得志
月蝕奎中	武庫空	月蝕婁中	郊祀不享
月蝕胃中	倉庫空虛	月蝕昂畢	刑罰兵起
月蝕觜參	兵革大興	月蝕井中	水災教損
月蝕鬼中	國有兵災	月蝕柳中	虜虜和氣
月蝕星中	兵後災凶	月蝕張中	宗廟被盜
月蝕翼中	傳後寵盛	月蝕軫中	夷兵作亂
月蝕水星	天下饑荒	月蝕火星	國將危亡
月蝕金星	得有三心	月蝕水星	水災人饑
月蝕土星	社稷傾危		
月掩犯諸星			

祥異圖說

卷之三

三三

祥異圖說

卷之三

三三

掩犯井宿	君災臣誅	掩犯井北	夷狄井南
掩犯河南	旱災東南	掩犯鬼宿	尸穢馬貴
掩犯柳宿	危車太盛	掩犯星宿	折內兵貴
掩犯張宿	荆楚分兵	掩犯翼宿	三河荆楚
掩犯軫宿	兵革起	月戴金星	急兵
掩犯金宿	兵起血戰	掩犯木宿	國亂人災
掩犯水宿	兵水為災	掩犯火星	邊亂兵災
掩犯土星	王者失禮		



朱

國書曰歲星為  
黑光風雨澤

角旱暖早臻色  
黑者拒陽

之冷色青為應  
候之溫初

出小而日益大  
國利之本

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

為兵為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去之地為慶為

樂得地之所不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為福

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衝之

宋星圖記  
卷之四

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若自量則為喪

事其晝見則為強臣

宋志曰歲星乃少陽發輝之官位居正卯與太歲更

為表裏名曰歲星主福德東方故春占之春行秋

令則歲星變色而無光人有疫癘風暴雨總至

主黎秀達蒿並與國當大水寒風總至寇戎來征

天多陽沉淫雨大降兵革並起春行夏令則星變

赤而有芒角雨水不早草木旱落國將有恐大旱

暖氣早來蟲螟為害人多疫癘時雨不降小不收

春行冬令則星乃黑而水湧為災霜雪大降首種

不入陽氣不勝民多相掠寒氣時發草木皆肅色

青為應候之溫如是本色其體潤澤有芒氣皆為

福慶初出小而日益大所居國利初出大而日漸

小所居國殃去其舍而之他舍所去之國為兵為

饑為凶為失地所居之國為慶為樂為昌為得地

若不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既已去之復還而居

之皆為有福未當去而去其國人主有憂也左傳

曰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經于玄枵梓慎曰

宋星圖記  
卷之四

今茲宋鄭皆饑歲在星紀而經于玄枵為蛇從龍

龍宋鄭之星也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

耗不饑何為鄭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歲星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烏帝周楚惡

之冬十二月甲寅周王崩乙未楚子昭奔宋鄭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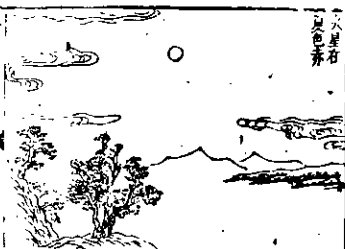
饑則梓慎裨竈之占各有驗也盈縮以其舍分所

在國有厚德也五穀豐昌人不可伐可以伐人其

對為衝乃有殃自生暈者則有喪事晝見為強臣

占曰歲星晝見與日爭光文弱武強

火星若  
星色青



朱文公曰災惑主罰于時爲

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  
色白而昧者苦雨傷稼色  
黑則雹凍變生色赤則赫  
曦施仁亦如炬火兵喪因  
亂臣小入而生失度吐舌  
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祭逆  
行三舍之餘或火焚或有  
女災留以庚辛之日有大

災而有戰代若反明者爲水備而主惡有正旗也  
爲軍破而將殺晝見自暈謀臣皆于君主統跡成  
勾大凶旱饑兵迫富人不入所在宿其國有殃富  
不出所居國民流兵疫

宋志曰災惑乃火之精爲視且審理之官必在審于  
視聽不法皆自災惑變生故因而名之曰災惑一  
曰罰星主料察南方屬火故夏占之夏行春令則  
星色青而變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五穀  
晚熟百蟲時起其國乃亂夏行秋令則其星色白

祥異圖說

卷之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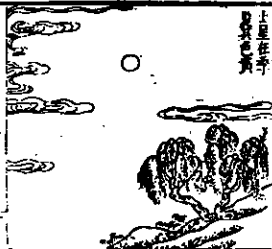
而昧苦雨數來五穀不榮草木零落果實不成民  
殃于疫夏行冬令則其星色黑而芒草木旱枯水  
敗城郭雹凍傷五穀暴兵來色赤則赫曦施仁依  
其本體旺者皆爲福昌若反明則爲水備而雨至  
開元占曰災惑色赤如炬火小人攬槍不有亂臣則  
有大喪兵大起先起者以後起者昌失度或吐舌  
所以戒人君也不救則大旱失火燔燒宮殿追功  
錄能爵賢任德養孤幼恤鰥寡則災惑退度而天  
心得矣逆行二舍半有火災一曰女災一曰大水

若以庚辛日留者天下有大喪及有兵火出西方  
逆行是謂反明又入西方反出爲反明天下更主  
芒爲正旗所指者有破軍殺將順正旗而伐之大  
勝晝見臣謀主自暈大臣背其主當入不入國有  
殃當出不出天下有兵民多流亡

天官書曰火星當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  
惡之

天文廣要曰火星逆行若復跡名曰統跡大凶旱饑  
兵敗國亡若不復跡名曰勾已亦爲凶甚

上星在干  
星色黃



朱文公曰填夏主德占爲夏

季亦陳於外而發兆干中

居四之中戊巳之位萬物

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

故星之名曰填主德厚安

危存亡之機以其屬土之

行而動靜吉凶占于四季

變白則水滂不收變青則國多風雨色黑爲風寒  
不時色黃爲溽蒸當位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

不黑並爲女后有憂春青夏赤秋白冬黑皆爲女

五

后有喜白而潤芒有子孫立王之慶黃而光耀更

宮室土工之役如自暈亦爲土功若芒角則有爭

地色白則素服將集餌魚則黃帝將起

宋志曰土星夏行秋令則太白干之乃變白主兵溫

水滂禾穀不熟乃多女災之應夏行春令則其星

變色青無芒角五穀實鮮落故多風人乃遷徙夏

行冬令則其星變色黑風寒不時驚悸驚四鄰

入堡黃爲福慶失色而角爲女后有憂後時則女

金星在  
秋色白



朱文公曰太白兵候占之素

秋帝王生成故爲之將觀

象察法因以爲名青而昧

者陽氣復至黑而角者雷

乃先收色赤則其國旱曠

色白則其令蕭颺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初

六

出小而後大者兵強之喜失行在東中國必敗之

兆失行在西夷狄必敗之由失舍則爲破軍而亡

國經天則爲革命而民流行盈將相之謀行縮后

族之患出高深入乃吉出卑淺入無憂疾疾則速

戰行遲則可留出西方爲刑右之背之乃吉出東

方爲德左之迎之獲休自暈則天下大赦爲有兵

而有喜晝見則兵長並起爲強后而強侯姦然而

上兵起滿野姦然而下流血盈溝光明見影者威

豐戰勝體小而昧者國敗軍憂

宋志曰太白其位當酉少陰用事之際萬物成實之秋宰主生成故爲之將太者大將軍之麾白者金精之色觀象察法因以爲名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故以秋占秋行一春令則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秋雨不降木草不榮暖風未至人氣懈情秋行冬令則其星色黑大而芒角陰氣太盛介虫敗穀戎兵乃來災數起收雷先行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祥異圖說

卷之四

七

裂秋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怒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其國乃旱螽蟥不藏五穀後生其國大水冬藏殃敗矣秋季色旺體大色白則其令蕭颺如是色也故占之吉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強之喜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出入失其當是謂失舍爲敗軍凶地夏至後日方南行而居其南冬至後日方北行而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而居北日方北而居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舉吉進凶出黃北伏兵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

卑用兵淺吉深凶用兵之時以象之行疾則疾行遲則遲行有角則敢戰則吉動搖躁則躁靜則靜順角所指者吉反之皆凶出西方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吉反之皆凶晝見與日爭光強國弱小國強女后昌司馬彪曰爲強臣其狀焱然而上有兵起焱然而下常有天狗在下其野流血若光明見影者戰勝體小而昧者軍敗國憂

祥異圖說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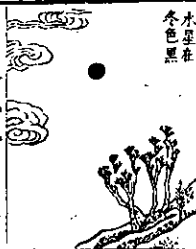
八

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之驗

天文志曰太白少陰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位至界昏欲至未而遲且欲至己則病不合在午見見則經天若經天天下變是謂亂紀人衆流亡天下兵革

開元占曰太白自暈則天下大赦有兵則喜

水星在  
青色黑



宋志曰辰星乃水之精其位當子得太陰之氣而四象之終易有幽明之說原始返終即其義也故冬占之

冬行春令則其色青凍氣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蟲蝗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癩胎妖多傷國多痼病冬行夏令則其星色赤而昧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虫復出其國乃早氣氣冥冥雷乃發聲水滂爲敗霜雪不降凍水釋

不密地氣

冬行春令

九

冬行秋令則其星色白大而不明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消冰雪雜下瓜瓞不成國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虫爲妖四鄙入壘水星於冬旺黑色如是色主吉有軍于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于野辰星爲法形之象若刑政失簡宗廟廢祀不以時而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入不入爲失法律當出不出謂之擊卒兵大起一云蒙傑發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對或出于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辰星來抵太

祥異圖

卷之四

太白不出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敗視所指以命破軍辰星環繞太白若與關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由鉞小戰克勝免過也辰星去與太白間可容一鉞也若居太白前軍罷去居太白前出太白左小戰庫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摩者光明相反傾壞敗傷也若出東方大而白有兵子外兵解當在東方而赤中國勝在西方而赤外國利又曰無兵在外而赤兵起其于太白俱出皆赤而角若出東方中國勝出西方外國勝畫見則其國必凶大亂若經天則大凶天下易主

朱文公曰辰星色青則民多流亡色赤則國多風旱色白則冰雪雜下色黑則凝藏得宜不效之國爲水旱刑政俱失所在之分有權智爲主用兵當入不入號令廢而法律失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蒙傑與與太白各在一方不戰之象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之徵若環繞若免過出鉞若摩太白之右爲爲主人吏死爲數萬人之事在東而赤者中



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無軍于野而赤兵將起而欲征畫見則其國大亂經天則天下大凶

荆州占曰刑法不中辰星不以時而出當水反旱當旱反水所在之分有權智者為主用兵

五星占

水火合關占

宋志曰水火合而關為旱為

饑以戰則北軍困一云大

臣匿謀下有反者必主凶

地又為內亂一云相犯則

祥異圖說

卷之四

土

為大戰又曰子憂父國憂賊若蝕而相掩人主惡

之一云三年國以火觸木有子孫之慶天下受福

木觸火國亂民病疫

木土合犯占

宋志曰木土合野有兵相攻又曰有謀更伐事上勢

自弱又曰戰必敗亦為饑又曰為內亂民饑

木金合關占

朱文公曰合關于東外有兵戰合關于西內有死凶

如歲星與太白同度大戰有軍相敵大將死一二云

為白汞會為水為饑為疾為喪為亂

宋志曰木金合關國有內亂大將死野有破軍又為

水又有白汞之會木與金環繞乍東乍西者逐相

一云金環繞木其下破軍殺將凶國若歲星犯太

白草木再死再生太白犯歲星天下有賊或民饑

或臣黜女喪

木水合犯占

宋志曰木與水合內兵來戰有兵不利先起亦為變

謀更事又曰國有水災人民流亡若相犯太子憂

祥異圖說

卷之四

三

一云為兵與有敗

火土合犯占

宋志曰火與土合為憂為喪為旱為兵亂其國不可

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合而犯之將軍為亂又曰大

戰或為女子當之一云大人惡之

金火相犯占

漢範曰火犯金人主凶天下憂兵起

朱文公曰金犯火逆謀而主病金火相守而不動其

間容芥血流盈野

宋志曰金與火相犯爲鏖其下爲大戰太白所在之方其分軍敗勢惑與太白關諸侯王相有異若離國多盜賊若戰殺大將敵饑

水火合近占

朱文公曰水火相近不宜用兵

宋志曰水火相近野有兵不戰兵在外亦罷火觸水僭亂一曰有異姓主水禍火主哭泣于宮太子不安火守水太子憂有赦若水火相合爲饑將出軍大敗有獲軍殺將在秋爲兵在冬爲喪又曰爲淫

作異圖說

卷之四

一三

不可舉事用兵反受其殃有兵不利先起爲主者勝火入水故曰淫

土金相合占

朱文公曰土金合于太微國有大兵金于土五穀不熟金犯土太子不利有憂

宋志曰土與金合其國地凶爲內兵爲疾相近數寸間女后憂又爲白衣爲水金于土爲敗殃惟饑之凶土金俱入營室相守爲兵爲疾土水合占

朱文公曰土與水合爲壅沮水性壅而潛土故曰壅沮主令不行所在之分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破軍殺將出兵凶地入兵得地若戰敗亦曰變謀更事爲饑爲旱又曰凶國有陰謀若合齊國動地水出

金水留犯占

朱文公曰國有憂懼金水相留金犯水國家不安之候水犯金將相傾敗之由辰星入太白而上出爲主者破軍凶地殺將辰星入太白而下出爲客者破軍凶地多愁

作異圖說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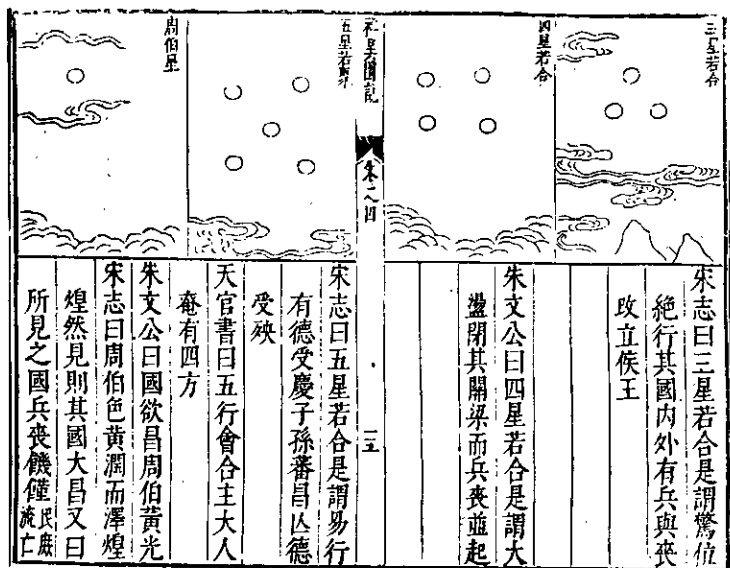
一四

宋志曰辰星與太白環繞或關客勝一曰兵在外則有內亂辰星合金爲變謀若旗爲兵憂一云太白爲主辰星爲客有兵戰勝

作異圖說

天文占曰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則無傷從七寸以內必之必有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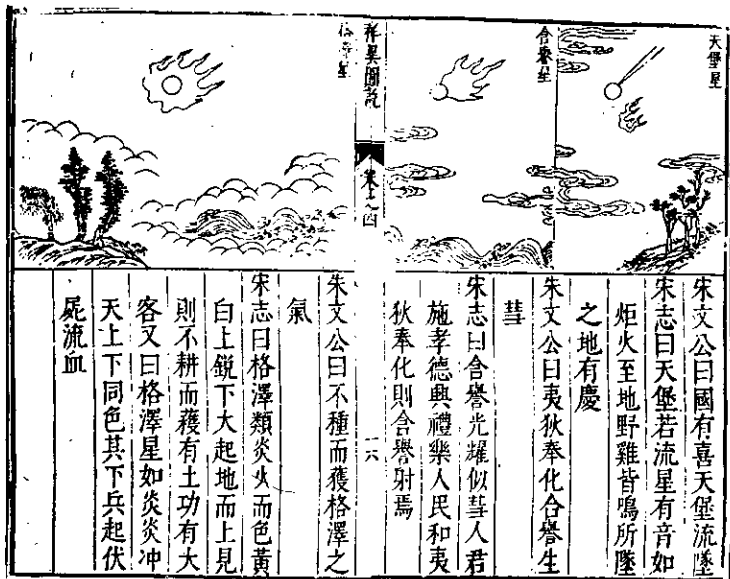
宋志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  
絕行其國內外有兵與喪  
政立侯王

朱文公曰四星若合是謂大  
盪閉其關梁而兵喪並起

宋志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  
有德受慶子孫蕃昌以德  
受殃

天官書曰五行會合主大人  
奄有四方

朱文公曰國欲昌周伯黃光  
宋志曰周伯色黃潤而澤煌  
煌然見則其國大昌又曰  
所見之國兵喪饑饉民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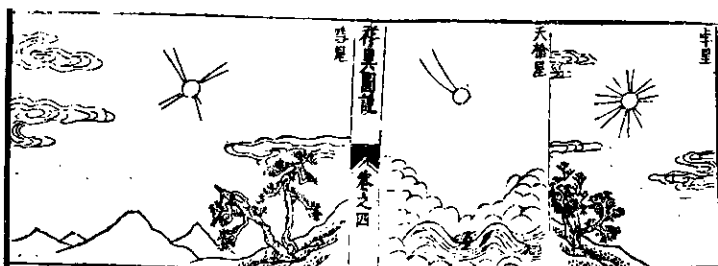
宋文公曰國有喜天堡流墜  
宋志曰天堡若流星有音如  
炬火至地野雞皆鳴所墜  
之地有慶

朱文公曰夷狄奉化合譽生  
彗

宋志曰合譽光耀似雪人君  
施孝德興禮樂人民和夷  
狄奉化則合譽射焉

朱文公曰不種而獲格澤之  
氣

宋志曰格澤類炎火而色黃  
白上銳下大起地而上見  
則不耕而獲有土功有大  
客又曰格澤星如炎炎冲  
天上下同色其下兵起伏  
屍流血



宋志曰：「星光芒四出，本類。」

隼小者數寸長者橫天體

無光傳月而爲光夕見則

東指晨見則西指此非常

惡氣所生內有大亂外必

有太兵災甚于雩

甘德曰天槍星本類彗末銳

長二三丈出必有破國亂

君及早餓暴疾

十七

朱文公曰彗星所謂掃星主

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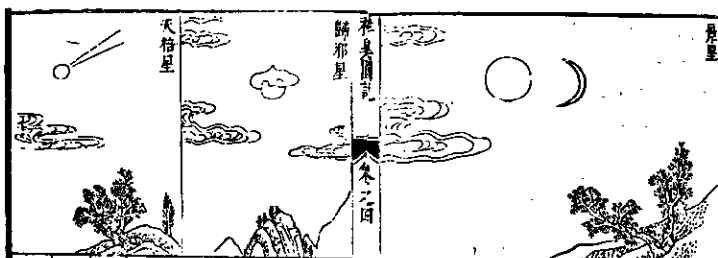
依五行本精所生或長或

短光芒所及則爲災見則

兵起大水又曰五都滅亡

彗星赤丹忽爾黃彗見主

女亂



宋志曰景星德星也狀如半

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大

而中空人主發號施令合

乎民心制禮作樂得乎天

心則見與周伯含譽格澤

歸邪天堡俱爲瑞星皆五

行冲和之氣所生也

朱文公曰唯夫帝王天見其

瑞



朱志曰歸邪如星非星若雲

非雲或生兩赤隼上向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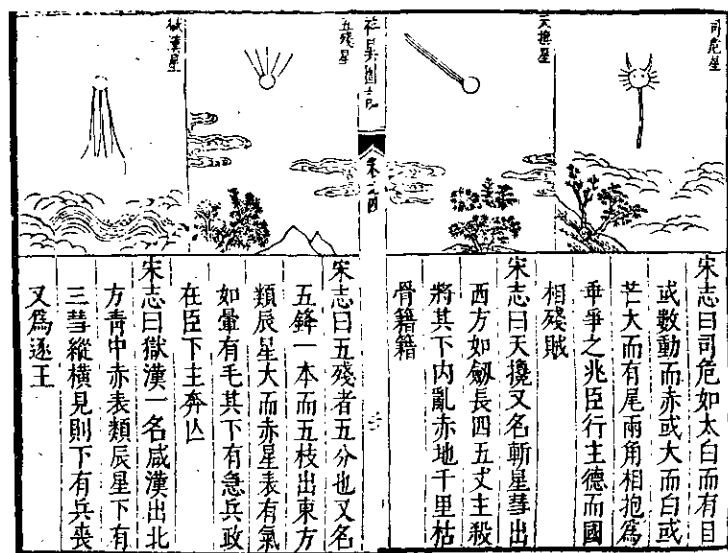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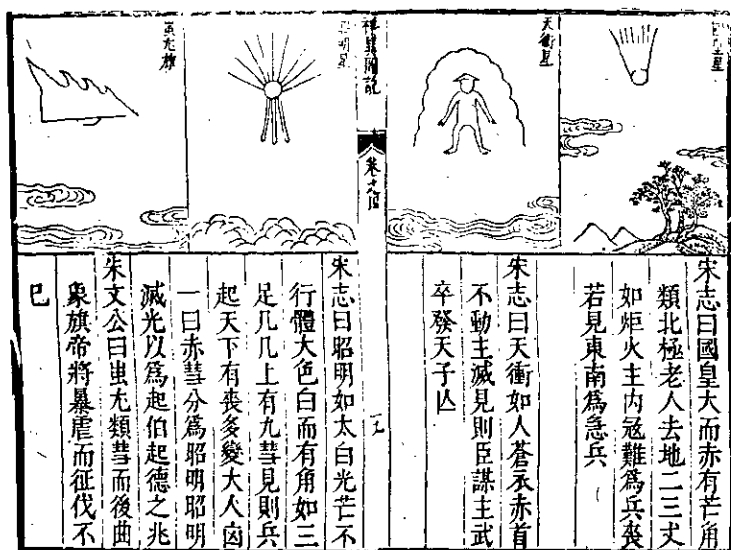
張蓋而下有星相連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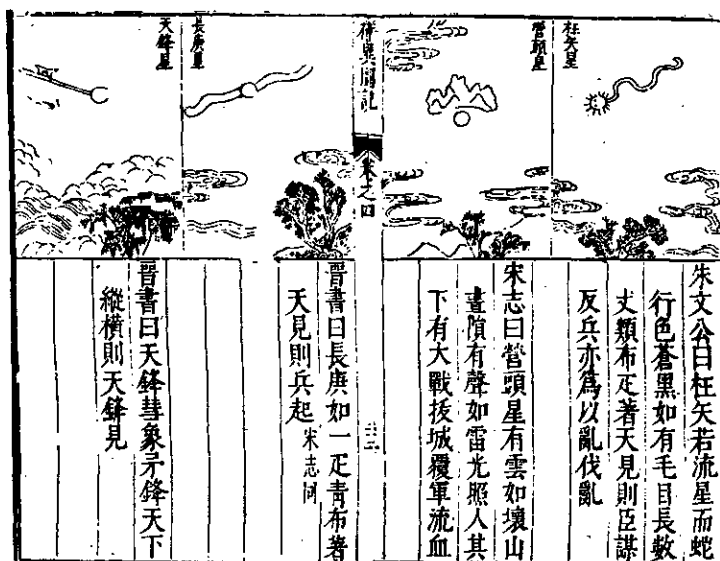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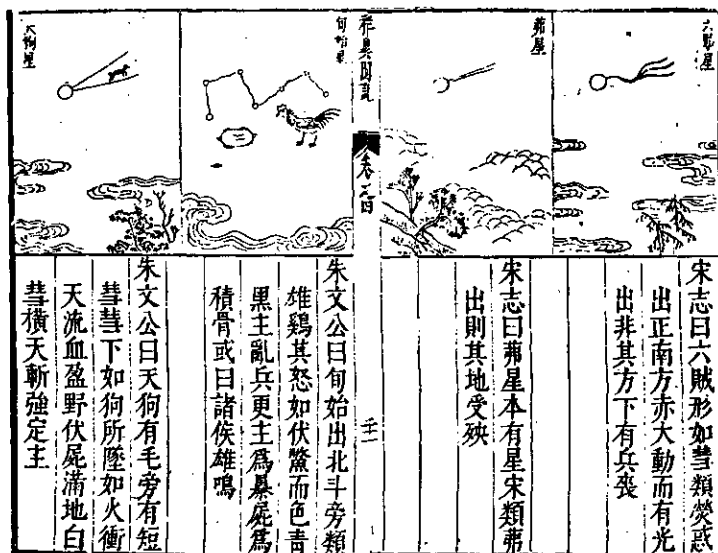
歸國之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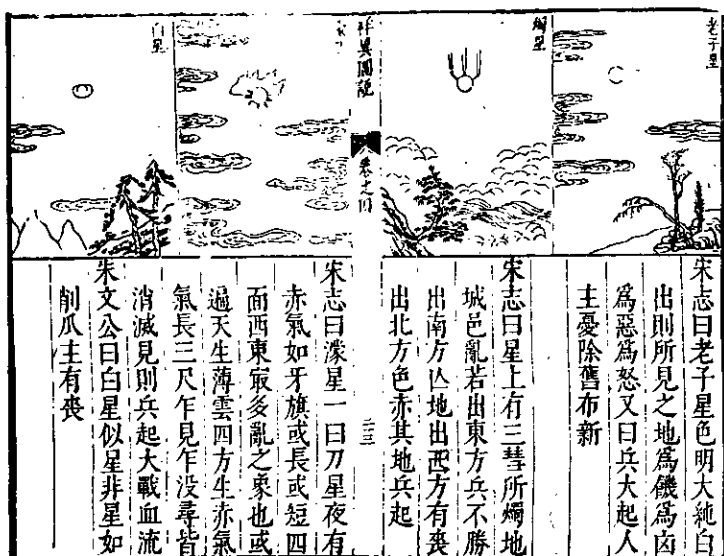
10

書曰天棓星一名覺星本

類彗末銳長三四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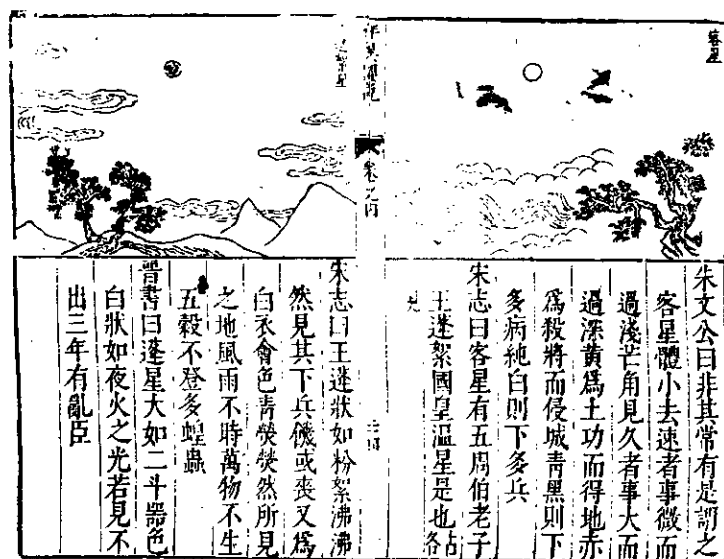
宋志曰老子星色明大純白

出則所見之地爲饑爲凶  
爲惡爲怒又曰兵大起人  
主憂除舊布新

宋志曰星上有三彗所燭地  
城邑亂若出東方兵不勝  
出南方亡地出西方有喪  
出北方色赤其地兵起

三三

宋志曰濛星一曰刀星夜有  
赤氣如牙旗或長或短四  
面西東寂多亂之象也或  
過天生薄雲四方生赤氣  
氣長三尺乍見乍沒尋皆  
消滅見則兵起大戰血流  
朱文公曰白星似星非星如  
削爪主有喪



朱文公曰非其常有是謂之

客星體小去速者事微而  
過淺芒角見久者事大而  
過深黃爲土功而得地赤  
爲殺將而侵城青黑則下  
多病純白則下多兵

宋志曰客星有五周伯老子  
王遂黎國皇溫星是也各  
九

三三

宋志曰王遂狀如粉絮沸沸  
然見其下兵饑或喪又爲  
白衣會色青熒熒然所見  
之地風雨不時萬物不生  
五穀不登多蝗蟲  
晉書曰蓬星大如斗器色  
白狀如夜火之光若見不  
出三年有亂臣



朱志曰溫星色白而大狀如

風動搖常出四隅東南見

則有兵將軍出于野東北

見暴兵千里西南見其地

兵喪並起西北見其地大

水人民饑饉

梁書曰異星如火國有火災

彗星

卷之四

三五

朱志曰流星者天之使也自

上而降曰流東西橫行亦

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

曰奔奔亦流也飛至地曰

墮墜所墜之下有兵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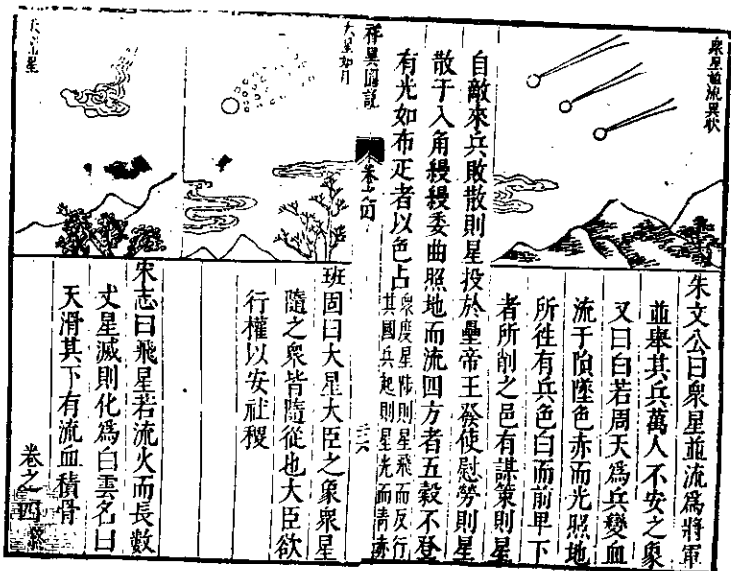
隆隆者怒之象也流星有

八曰天使天暉天鵬天保

祥也地鵬流星皆謂天狗

祥也為降石為頃頃為解

街為大寶妖也



彗星並流狀

朱文公曰衆星並流為將軍

並舉其兵萬人不安之象

又曰白若周天為兵變血

流于墮墜色赤而光照地

所往有兵色白而前卑下

者所削之邑有謀策則星

自敵來兵敗散則星投於

散于入角機委曲照地而

有光如布疋者以色占

其國兵起則星光而清

班固曰大星大臣之象衆星

隨之衆皆隨從也大臣欲

行權以安社稷

宋志曰飛星若流火而長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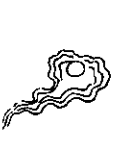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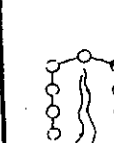
丈星滅則化為白雲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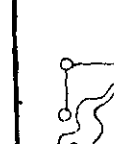
天滑其下有流血積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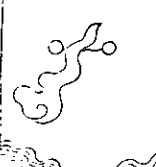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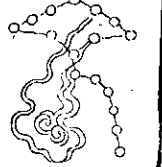






 <p>四輔星</p>	 <p>白黃星</p>	 <p>五帝座</p>	 <p>九星在華蓋</p>
<p>天文錄曰四輔四星又名四弼在極星側所以輔佐出政也黃白氣出將相有喜黑人有疾</p>	<p>朱志曰黃白氣入四輔有喜 白氣入相失位 天文錄曰柱史一星在北極東左右史之象黃氣入史有爵祿蒼白氣入史官死</p>	<p>天文錄曰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帝所居也黃氣入君有喜當立宗廟氣入不出六十日太子即位</p>	<p>朱志曰黃氣入太子即位期六十日赤黃人君有異 天文錄曰傳舍九星在華蓋上主賓客館舍黑氣入胡兵侵中國</p>

 <p>東壇</p>	 <p>華蓋</p>	 <p>白黃星</p>	 <p>華蓋</p>
<p>天文錄曰天柱五星在東壇下主政教亦黃氣入天子喜封廟度事氣出天下喜三公受爵黑入將相死</p>	<p>朱志曰雲氣赤黃入君喜黑入三公死 天文錄曰八穀八星在華蓋西五車北主歲豐歉黑氣入萬物不收大荒</p>	<p>天文錄曰御女四星在大帝北御妻之象黃白氣入有子孫之喜黃氣入后妃受賜蒼白氣入后妃多病</p>	<p>朱志曰雲氣化黃爲后宮有子喜蒼白多病 天文錄曰天理四星在北斗魁中乃執法之官赤氣入兵大起將相行兵</p>

		
<p>天文錄曰大星一星在宮門北主評刑斷獄黃白氣入有赦法官受遷黑入決獄不非法官受黜 <small>宋志同</small></p>	<p>天文錄曰陰德二星在尚書西主周急賑濟黃氣入天子有喜諸侯受賜黑青入太子憂之 <small>宋志同</small></p>	<p>天文錄曰天牀六星在紫微垣南門外主燕寢黃氣入天子有喜黃氣出主生子孫白入君不安青入君有憂</p> <p>宋志曰雲氣入色黃天子得美女後官喜有子蒼白主不安青黑憂白凶</p>

		
<p>天文錄曰華蓋七星扛九星有柄下番所以覆蔽帝座在紫微宮臨勾陳之上黃氣入天子喜赤入侯王受賜 <small>宋志同</small></p>	<p>天文錄曰相一星在北斗第四星南主總領百司掌邦教黃氣入諸侯有喜</p>	<p>天文錄曰文昌六星在北斗紫微垣西天之六府也 集計天道黃雲入三公受賜蒼白入將相憂赤黑入三公黜</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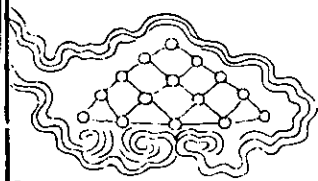
天文錄



件異圖說

卷之五

天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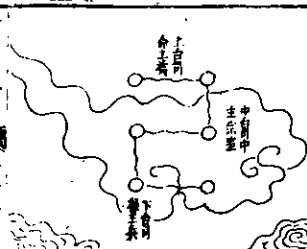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倖臣一星在帝坐東北親愛之官侍太子者赤氣出五帝座入倖臣中不出六十日近臣謀君若氣不明者不成明則成

宋志曰以賄為吉青赤氣入之近臣謀君不成

天文錄曰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謙議議郎是其職主衛守也黃氣入潤澤中郎受賜黑則中郎雙死蒼白中郎為亂赤則中郎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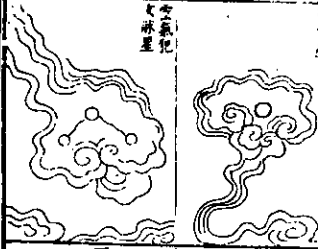
宋志曰赤氣入兵起黃白吉黑凶

天文錄



卷之五

天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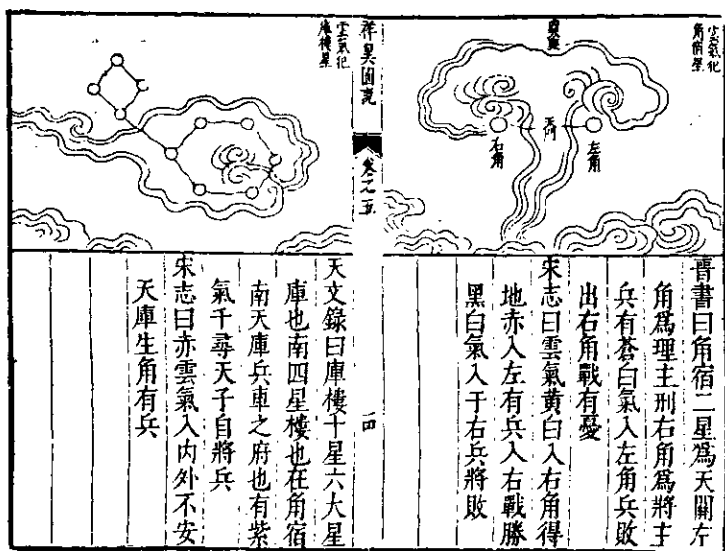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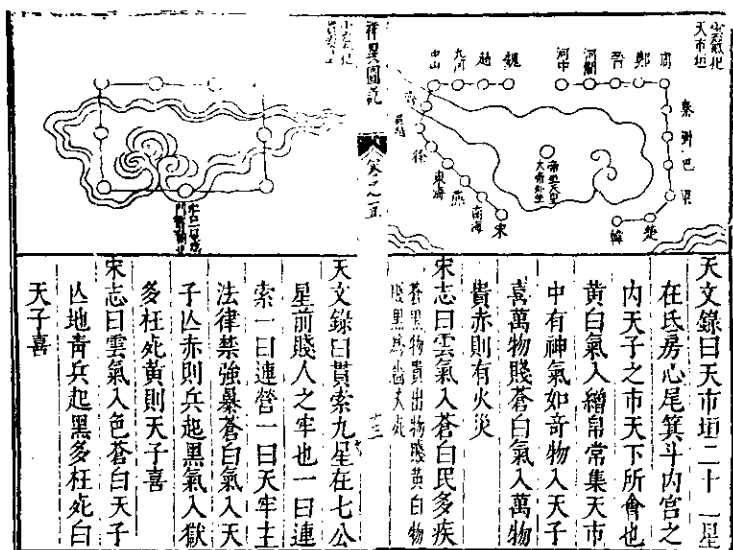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在人曰三公主開德宣符黃氣入將相有喜黑則三公憂白則三公黜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民多傷黃白潤澤民安君喜黃將相喜亦為憂青黑憂在三公蒼白三公黜

天文錄曰從官一星在太子北侍臣也主疾病巫人黑氣入巫人受戮黃則巫人受爵

宋志曰以不見為安一曰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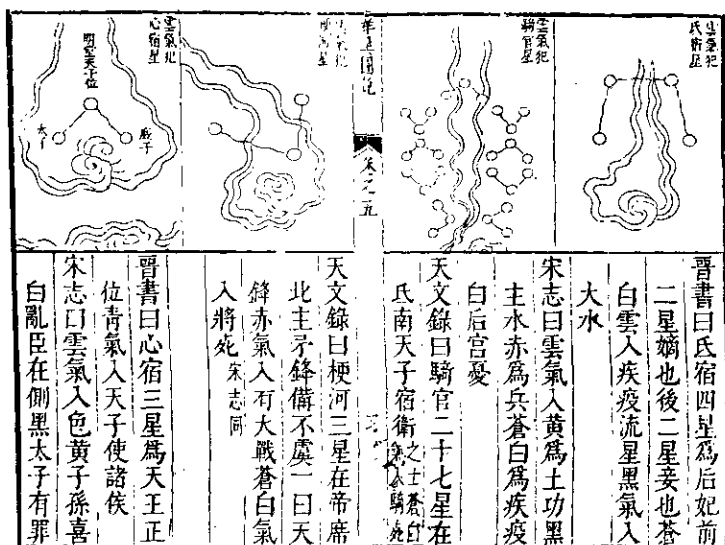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女牀三星在天紀北后宮御女侍從官也主女事黃氣入后宮有禍白則有災黑有死者青宮女疾疾病 宋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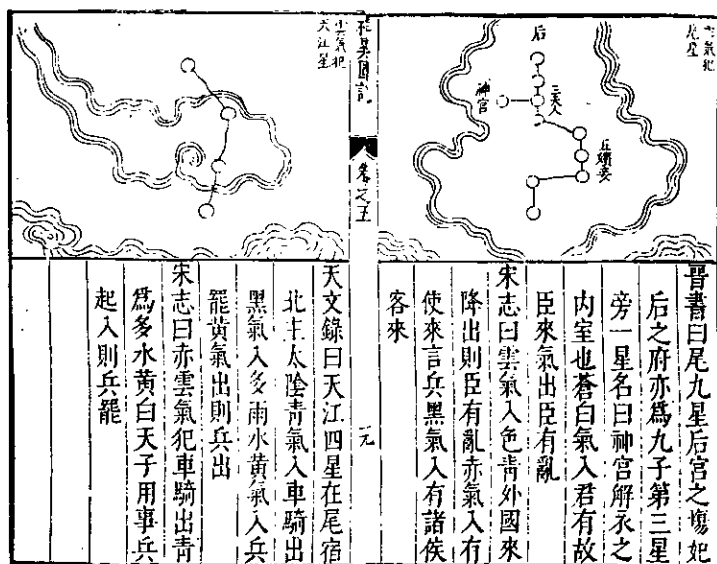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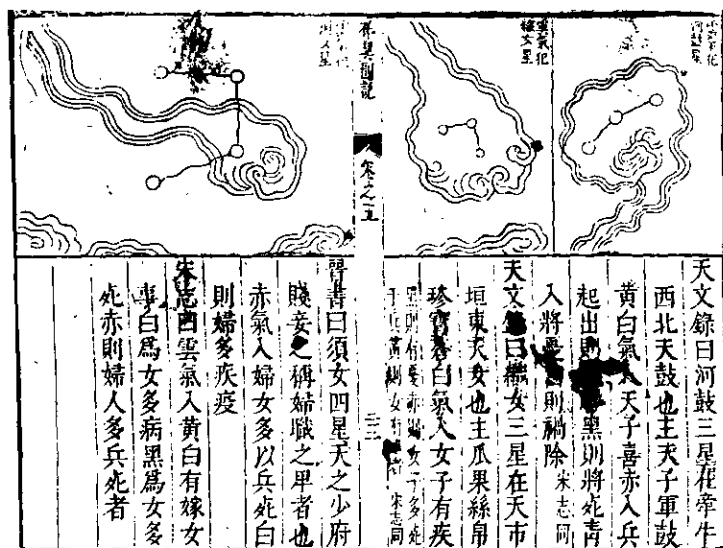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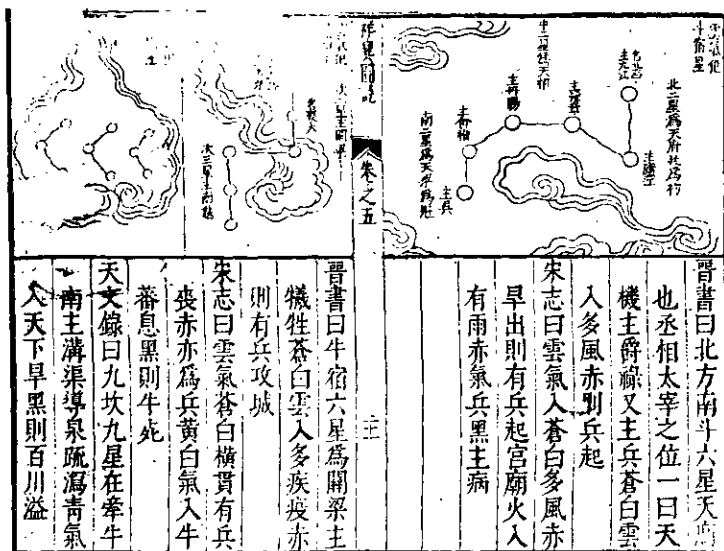
<p>晉書曰亢宿四星爲天子內朝有雲氣入主民饑疾</p> <p>宋志曰雲氣犯之色蒼民疫白爲土功黑水赤兵一云白民瘡疾黃土功</p>	<p>天文錄曰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北兵蒼白氣入相死赤則兵亂黃則兵罷白氣入大人憂</p>	<p>天文錄曰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斬殺斷獄黃白氣入有和親天子喜蒼白氣入大臣爲亂黑則天子惡之</p> <p>宋志曰雲氣犯蒼白兵亂赤臣叛主黃白爲和親出則有赦黑氣入人主惡之</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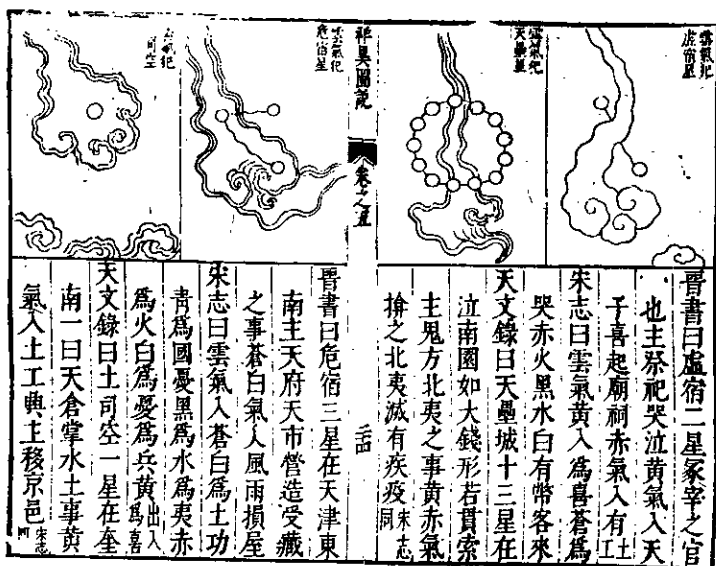
<p>天文錄曰攝提六星左右各三在斗杓南其星爲府擁夾帝座黃氣入公卿受賜青則九卿憂赤則盾戈用黑則大臣死</p> <p>宋志曰雲氣入亦爲兵九卿憂色黃喜黑大臣戮</p>	<p>天文錄曰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座也青氣入千尋如槍冲過者殿梁折青氣揜之君憂白揜有喪黃氣出君有喜</p> <p>宋志曰雲氣青主憂白爲喪黃氣出有喜</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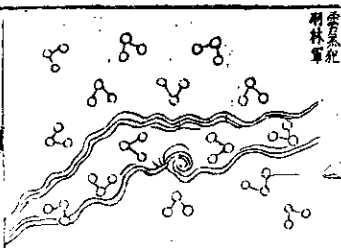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羽林軍四十五星

三三而聚散出壘壁之南

主天兵翊衛蒼白氣入后

宮憂黃則后宮喜或受太

子所獻黑氣入諸侯惡之

宋志曰雲氣蒼白入南后有

憂入北諸侯憂黑太子諸

侯忌之出則禍除黃白吉

三五

晉書曰營室二星天子之宮

也又為軍糧之府黃氣入

光潤如日月天子有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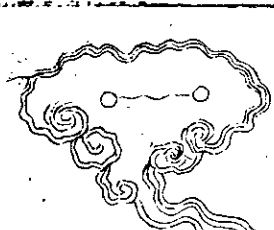
之祥白氣入有喪赤則兵

起

宋志曰雲氣人黃為土功蒼

白大人惡之赤為兵民疫

黑則大人憂



天文錄曰北落師門一星在

羽林西南主北方藩落蒼

白氣入憂疾病黑氣入主

憂黃白氣入天子喜

宋志曰雲氣入蒼白為疾疫

赤為兵黃白喜黑入邊將

天文錄曰酒旗三星在軒轅

右角南主宴會赤氣入君

三六

晉書曰東壁二星主文章天

下圖書之秘府赤氣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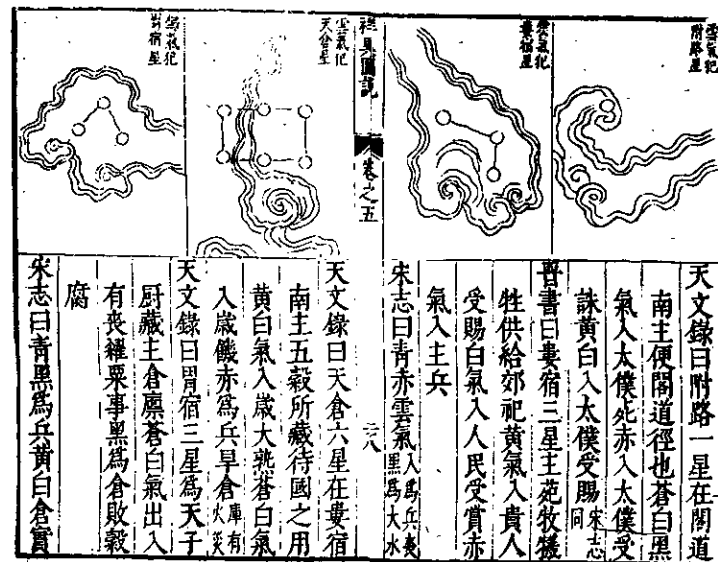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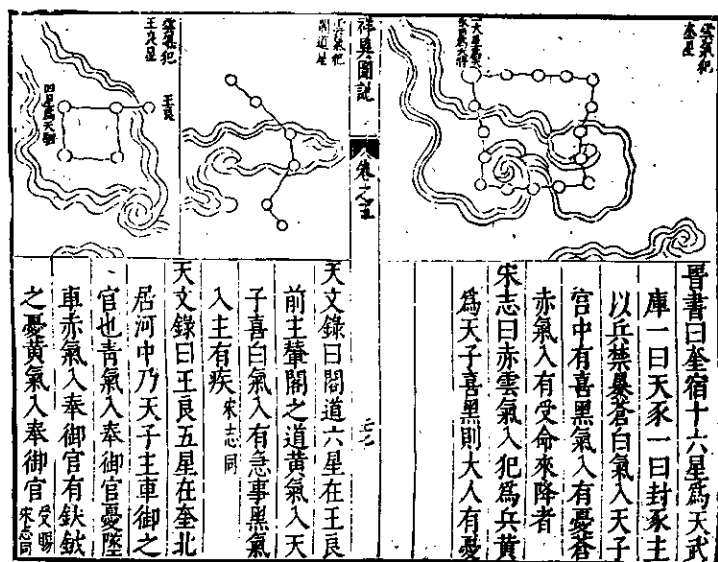
月潤澤入男子之祥白氣

入大人憂

宋志曰赤雲氣入之為兵黑

入其下國破黃則外國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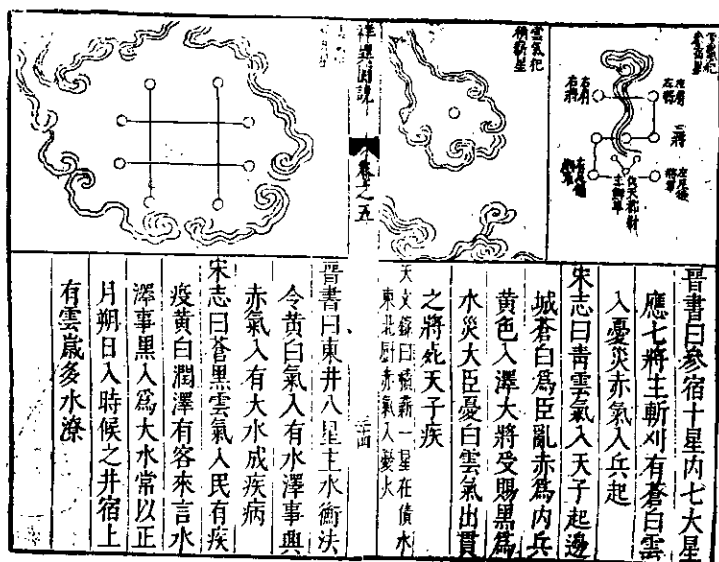
獻一曰天下有烈士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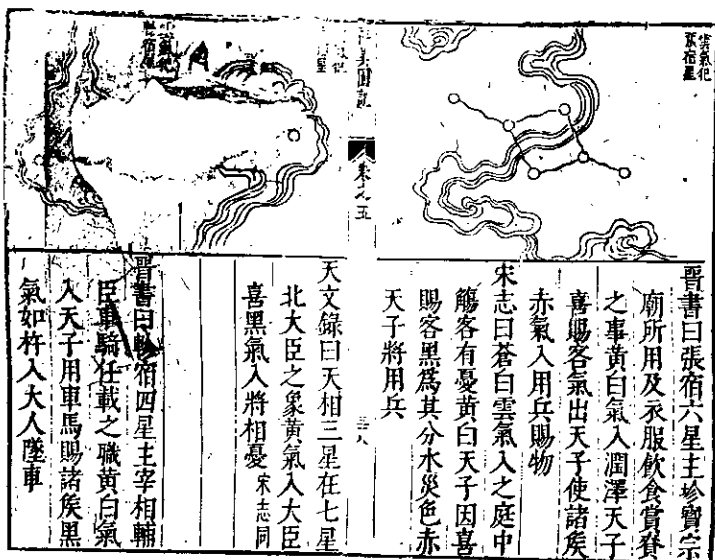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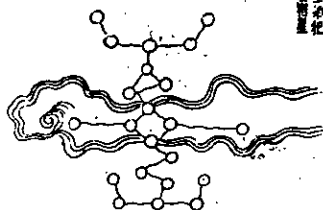












晉書曰翼宿二十二星天之

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外

夷遠客負海之賔赤氣入

有暴兵黑氣三夜不出大

人憂兵起

宋志曰赤雲氣出入有暴兵

黃而潤澤諸侯來貢黑爲

國憂

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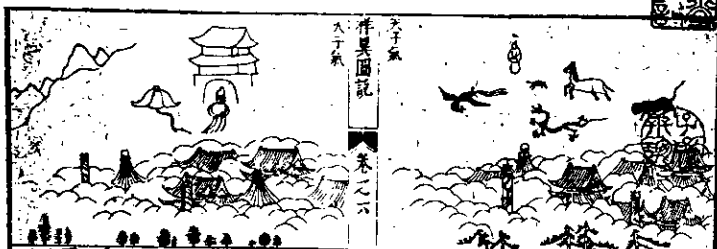
天文錄曰器府三十二星在

軫宿南樂器之府也赤氣

掩之天下音樂廢宋志同

0754b





宋陸九淵天學氣學

四書章句

虎有五彩或宮氣相龍

雜氣冲天皆帝王之氣也

增曰項羽在鴻門吾使望

沛公其氣冲天五色相繆

或似虎似人此非人臣之

洋吳圖說

卷之二

朱文公曰天子氣如城門高

樓困倉兮森森然常帶殺

氣

宋志曰或如城門或如高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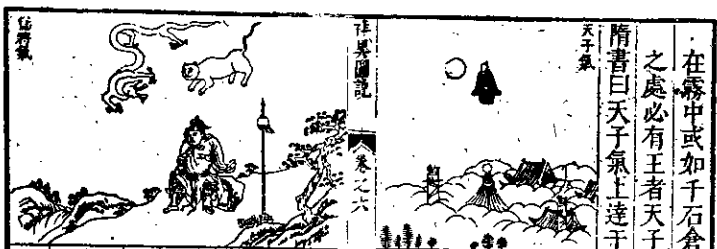
又如萬石倉隱隱在氣霧

中常帶殺氣森森然

兵書曰天子氣五色如山鎮

晉書曰天子氣五色多農昏

是或內赤外黃或如華蓋



在霧中或如千石倉在霧中常帶殺氣四方所發

之處必有王者天子欲遊徃處其地亦先發此氣

書曰天子氣上達于天以旺相日見

朱文公曰氣如青衣人垂手

在日西帝王起德遊幸之

符瑞

宋志曰如人垂衣在日下爲

天子之氣

律異圖說

卷之六

宋志曰如龍如虎在殺氣中

爲猛將如無所動必有暴

兵起

京房曰猛將及暴兵氣如獸

在殺氣中







宋志曰氣如覆舟不可攻若  
在吾軍戰必大勝

京房曰敵上氣如布帛者此  
雄軍之氣不可當若在吾  
軍上必大勝

開元占曰氣如堤坂林木而  
前後摩地主軍士銳勇不  
可擊若在我軍上戰必勝  
簡書曰氣如堤以覆軍上則  
赤後白能擊之大勝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敗車徘徊不起者主敗又曰如擊  
牛馬如壞屋如席捲布帛  
亂攘皆為將敗之徵  
宋志曰敵上氣如馬肝色如  
灰灰皆為將敗雲如蓋道  
蒙蔽晝冥者飯不服食炊  
不及熟而急去黑氣如壞  
山墮軍上及營頭其軍必

敗氣如塵勃勃然如火烟軍敗又曰敗軍之氣如

蟠生草之烟前雖銳後必敗敵上雲氣如枯蓬轉

者急擊之如在吾軍上不可出戰氣出而半絕者

軍欲敗漸盡者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

兩軍相去十里以望彼軍上氣高而前白後青者

攻之可勝氣如揚灰敗必敗走赤氣從天流下入

營兵將自亂死或氣發連夜照人軍士必散雲如

覆舟車蓋如敗決垣堤者皆為敗兵之氣或乍見

乍沒乍聚乍散如霧始起此衰氣也在敵上必敗



宋志曰或白氣如羣鳥入屯

營連結百餘里徘徊不絕

須臾不見必有他國來降

又曰氣如羣鳥亂飛殺氣

也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羣鳥亂

飛此衰氣也疾攻之大敗





軍敗氣

宋志曰氣或類偃魚或類偃  
蓋皆爲敗將

軍敗氣

宋志曰或如羣羊如羣猪在  
于氣中爲敗軍之氣

宋志曰或如牛馬在氣霧中

卷之六

元

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  
食血其軍必敗

開元占曰雲如鹿駭相逐者  
爲敗氣



軍敗氣

宋志曰雲如雞兔臨營上者  
其軍敗走

軍敗氣

宋志曰雲如雙蛇之委曲者  
爲敗氣

宋志曰雲如人形無頭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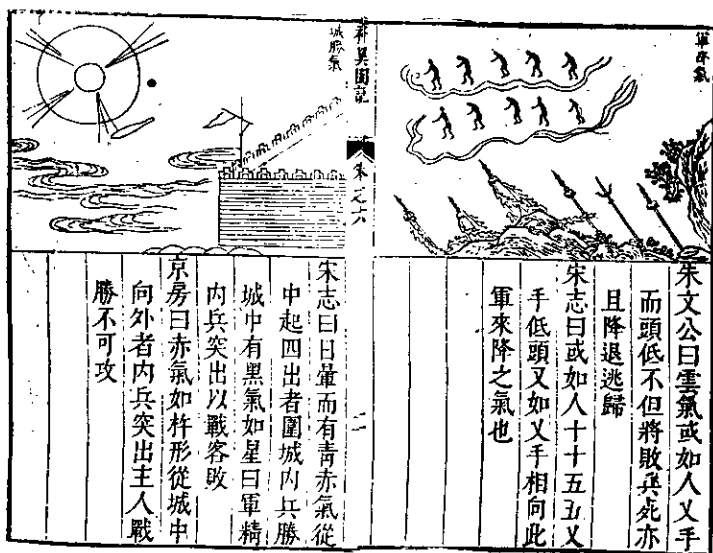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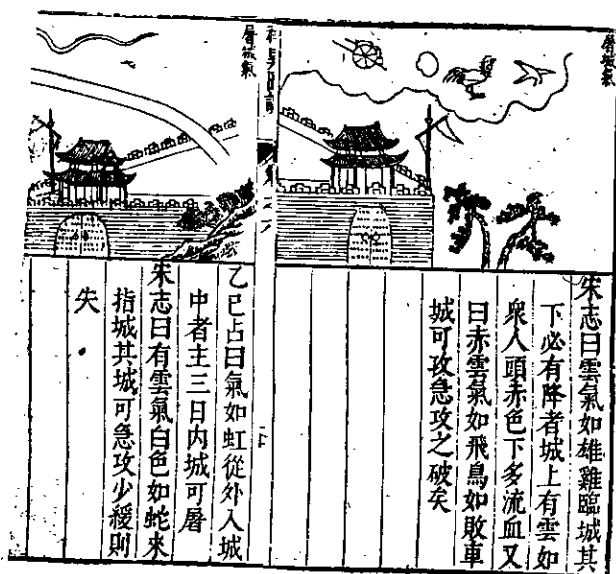
一

如臥臥或如人頭臨軍上  
者其下大戰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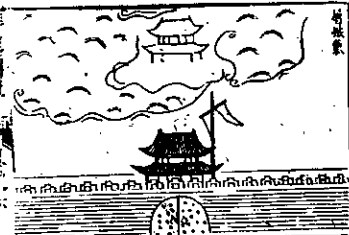
京房曰氣如人頭臨陣中戰  
不勝流血積溝渠

開元占曰敵上氣如人臥無  
手足者軍必敗





城上



宋志曰

宋志曰

宋志曰

如樓出見外者攻之可得雲氣或上赤下白色者  
可攻

宋志曰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兵得入白氣繞城而  
入城者隨所入急攻之不宜緩也其氣東出城可  
攻其氣西出城可降或氣出而壯皆爲可剋其氣  
出城而復入城中之人欲逃上若無雲氣士  
卒必敗

朱文公曰氣如死灰其城可

剋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

則將虎城降氣聚如樓出

見于外則攻之可得或赤

黑之氣狀如狸皮斑其城

破將敗或弱氣出而復入

皆屠城客勝之徵智將勿

疑而急擊之

京房曰攻城圍邑城中氣積

伏兵



宋志曰

宋志曰

宋志曰

渾渾員長赤氣在中其下有伏兵  
宋志曰氣粉沸如樓狀其下必有伏兵軍上有黑氣

朱文公曰或赤雲內之鳥入

或如數人在黑氣內皆有

伏兵

宋志曰或如赤杵在烏雲中

或如幢節在烏雲中其下

必有伏兵

京房曰兩軍相當有赤氣者

伏兵之氣若前赤伏兵于

前後赤伏兵于後左右皆

同審而察之則知伏兵在

朱文公曰雲綿綿絞絞今車

騎潛迹如布席薦草今步

卒匿影或雲如山嶽在外

或前烏後赤白相鄰此氣

所在見伏兵藏而莫聞

暴兵氣



序房曰四方無雲獨有赤雲  
如虹或如狗如覆丹其下  
血流兵戰

宋志曰雲如方暈赤虹或如  
狗四五相聚皆爲暴兵之  
氣或如丹蛇赤氣隨之或  
如立蛇其下必有大戰殺  
將流血

卷之六

一七

在異國說  
暴兵氣



宋志曰天有白氣如疋布經  
丑未或長六七丈東西亘  
天皆爲天下多兵起赤者  
尤甚青者有大喪凡暴起  
白氣如瓜蔓或白氣如仙  
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  
而復興及至八九來而不  
斷防賊卒至有千里兵來  
宜固防之敵欲來者其氣

暴兵氣



上有雲有霧零中天而下吾陣敵必至黑雲從敵  
上來我軍上敵欲來襲我宜備不宜戰天色蒼芒  
而有此氣候舊支千數內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  
有暴兵日刻暗則內時刻日則自消散四方望無  
雲獨黑雲極天下大兵起

下兵起

卷之六

一八

在異國說  
暴兵氣



宋志曰雲如人行止不崩或  
如人行如艾虎並爲賊兵  
暴起

宋志曰有雲氣如赤杵爲暴  
兵之氣赤雲如火者所向  
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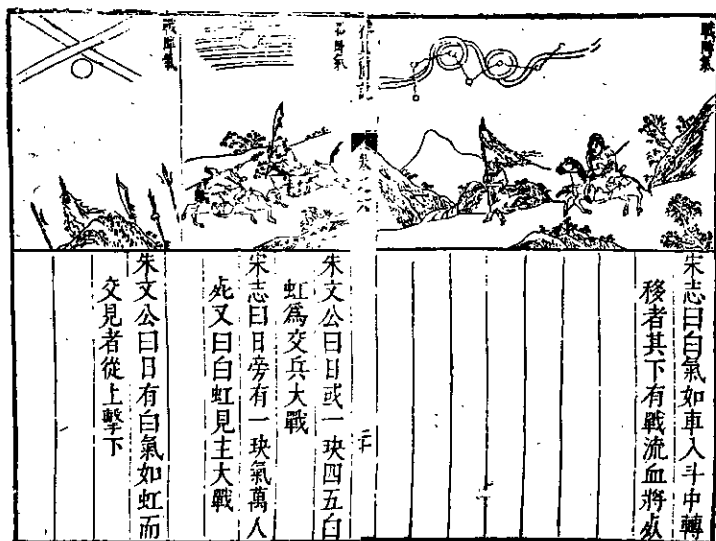
朱文公曰暴兵之象赫氣赤



朱文公曰赤雲如旌旗成四方遍滿有賊兵暴至

宋志曰有雲如人而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主驚怖之事或如人持刀看者賊兵暴起赤雲如人持節者兵來不息

朱文公曰赤氣如傘蓋覆軍千里內戰則有慶氣青白如膏則大戰將勇宋志曰赤雲如屈旋停住或如覆舟其下大戰流血又曰初出軍天氣昏漠雲氣陰沉寒剋者必戰若清明溫和風塵不動者亦不見敵開元占曰雲如耕墾兵必有



宋志曰白氣如車入斗中轉移者其下有戰流血將成

朱文公曰日或一映四五白虹爲交兵大戰宋志曰日旁有一映氣萬人死又曰白虹見主大戰朱文公曰日有白氣如虹而交見者從上擊下



朱文公曰教國高謀白氣羣  
行

朱志曰白雲氣如羣猪或如  
羣羊徘徊結陣來者主他  
國來謀我視所往隨而擊  
之可得

宋志曰日月濛濛無光士卒  
內亂及內兵發將軍循法  
度寡有功嚴行而伺奸人  
謀議晝陰夜月出則君謀  
臣夜陰晝日出則臣謀君  
朱文公曰或天陰氣沉夜不  
見星晝不見日或連陰十  
日不見日月而亂風四起  
主君臣俱有陰謀亦爲兩



教陰相背謀如黑合五色臨我軍教與臣謀爲  
朱文公曰黑如車輪而臨我

陣教人謀亂臣與賊通  
京房曰教人深謀亂我臣與  
教通勾引

朱志曰黑氣如幢出于營中  
上黑下黃教欲來戰詐而  
有謀九日內必覺倫之

宋志曰凡兩軍相當軍上之  
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  
長勝短澤勝枯陽戰以我  
西賊東爲例西厚東薄如  
西長東短之類則我軍必  
勝矣反之則敗如甲乙日  
青氣在東方之類爲盛氣  
甲乙日黃氣在東方丙丁  
日白氣在南方爲死氣

朱文公曰氣安則軍安而治氣散則軍亂而顛遇四方盛氣也無向而功遇四方此氣也宜順而擊對敵有雲來其勢甚卑賊必大至當急起嚴脩之若新出軍行師占雲逆可屯而順可擊也

朱文公曰將軍失魄今雲如蛟龍軍士死亡今氣如兔雞

雞



祥雲圖說  
卷之六  
朱文公



宋志曰若赤氣隨日出軍行有憂隨日沒外有告急或

檄天下救兵勿行內凡被國平旦視圖上有氣鬱鬱

然如火光芒勢翕翕然者其方救至否則無救兵

朱文公曰赤黑氣並行赤氣滅賊可獲赤氣若獨行無

黑氣賊不可得被圍則平旦視圖救來其氣翕翕

祥雲圖說



祥雲圖說  
卷之六  
朱文公

宋志曰雲有五色潤澤和緩為景雲非氣非烟五色氣氤為慶雲三色為商雲外赤內青亦為商乃太平之應赤氣漫漫血色者流血之象黑氣如大道一條至四五丈長不見頭尾東西不過三朔大赦天下

朱文公曰將有喪則青氣東

南極天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赤氣如血則血流黑氣如道則有赦赤氣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月賢人隱逸雲備五色而有無無常大臣縱恣雲赤黃四塞終日連夜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雲如氣也林而渴賢人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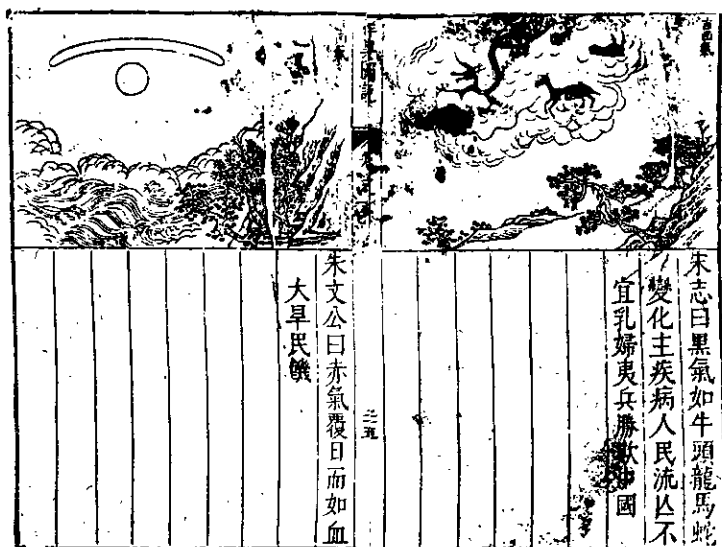
祥雲圖說



朱文公曰有雲如龍行主大水民流凶

水民流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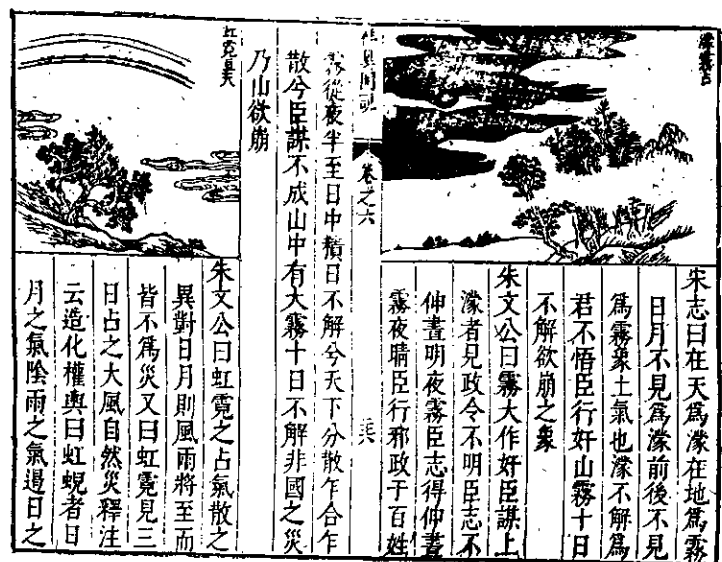




宋志曰黑氣如牛頭龍馬蛇  
變化主疾病人民流亡不  
宜乳婦夷兵勝敵國

朱文公曰赤氣覆日而如血  
大旱民饑

三



宋志曰在天爲濛在地爲霧  
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不見  
爲霧衆土氣也濛不解爲  
君不悟臣行奸山霧十日  
不解欲崩之象

朱文公曰霧大作奸臣謀上  
濛者見政令不明臣志不  
伸晝明夜霧臣志得伸晝  
霧夜晴臣行邪政于百姓

朱文公曰

卷之六

三

霧從夜半至日中積日不解今天下分散乍合作  
散今臣謀不成山中有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災  
乃山欲崩

虹霓見

朱文公曰虹霓之占氣散之  
異對日月則風雨將至而  
皆不爲災又曰虹霓見三  
日占之大風自然災釋注  
云造化權輿曰虹蜺者日  
月之氣陰雨之氣暹日之

光則暈爲虹蜺今以水噴日自側觀之則暈爲虹  
 宋志曰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  
 虹蜺雄曰虹雌曰蜺又曰雙出鮮盛爲虹暗消爲  
 蜺又曰虹者攻也陽攻陰也蜺者憎也災亟傷害  
 於物凡虹直冲天橫截於天左右不見日月者爲  
 雨氣虹直而不冲天月者爲風雨之候凡虹蜺見  
 三日內有風雨卽災散  
 春秋緯曰虹蜺見雨而卽晴旱而卽雨所謂久雨虹  
 見卽晴久旱虹見卽雨

朱文公曰若政亂后盛而君  
 凶則虹蜺下宮殿園池及  
 井內若出井中國憂兵起  
 出地中其下大饑赤虹如  
 杵則君長凶而萬人死  
 宋志曰虹下宮殿園池井內  
 不出一年其下君凶政亂  
 若致見后當盛如從井中  
 出或飲井中水者主兵起



國憂出地中其地大饑

京房曰赤虹見萬人死白虹亦然  
抱朴子曰赤虹見城中其城必大饑流血  
 晉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宋志曰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朱文公曰虹夾日月黑白爲  
 喪青黃爲瑞  
 宋志曰兩虹夾日月其色黑  
 白爲喪青黃爲瑞也

朱文公曰虹蜺貫日月則秋  
 爲雨而餘月喪夜穿星月  
 則有陰謀而地多水晝霧  
 而白虹見則君憂夜霧而  
 白虹見則臣長白虹貫日  
 則臣亂而君憂逼殺日赤  
 黑而虹貫之君憂若攻城  
 邑而虹不匝可擊

宋志曰貫日月則秋爲雨水



而餘月爲災夜有虹白穿星月有陰謀或曰大水  
晝霧白虹見夜霧白虹見及日赤黑而虹貫之皆  
主君有憂若攻城有白虹自外飲城中水者並順  
虹攻之勝又曰攻城而白虹繞之若令從其缺處  
攻之勝也

荊州占曰白虹貫日臣殺主

甘氏德曰虹貫日近臣爲亂諸侯有欲反者赤黑虹  
尤甚又曰日中有白虹冲日在東方東反在西方  
西反南北二方亦然

神異圖記

卷之六

三元

黃帝占曰白虹繞城不從從虹缺所在攻之勝也其  
缺處賊乃從其地而破走也



0754N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

風角也。在陽時起于西南。其風無形不可圖像。故備列其於左云。

風色

風氣如常來從四方

五經通義曰：陰陽氣散爲風，風氣無根，先儒以風從四方四隅來，故謂之角。

王冰曰：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主發號施令。

其政鳴素啓圻其化鼓舞飄揚。

王冰曰：風氣所生正當鳴素啓圻若風氣施化則飄揚鼓舞其爲變則木拔草除也。又曰：景露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風也。黃白昏埃繞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黃黑白埃奔下山澤之猛虎也。

頌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

宋志曰：凡風之類，清和明靜天氣溫涼，塵埃不起，人民悅暢，爲祥風。祥風者，瑞風也。亦曰景風。又曰和

風人君政頌平和則祥風至。若聖政治則春無淒風，夏無苦雨，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素開甲圻萌發屋折木者爲怒。

宋志曰：發屋折木名曰怒風也。

揚沙轉石者爲狂。

宋志曰：揚沙轉石名曰狂風也。

勢紛錯交橫任小人而疎君子。

宋志曰：風來其勢紛錯交橫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啾啾慘切不疾疫而必大喪。

宋志曰：風來其聲啾啾令人慘切爲大喪之風。

黃帝占曰：或主疾疫也。

宋志曰：風來其勢儼然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爲大兵將至之風。

炎災悅儼火旱爲殃。

風人君政頌平和則祥風至。若聖政治則春無淒

風，夏無苦雨，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素開甲圻萌

發屋折木者爲怒。

宋志曰：發屋折木名曰怒風也。

揚沙轉石者爲狂。

宋志曰：揚沙轉石名曰狂風也。

勢紛錯交橫任小人而疎君子。

宋志曰：風來其勢紛錯交橫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

聲啾啾慘切不疾疫而必大喪。

宋志曰：風來其聲啾啾令人慘切爲大喪之風。

黃帝占曰：或主疾疫也。

宋志曰：風來其勢儼然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爲大兵

將至之風。

炎災悅儼火旱爲殃。

宋志曰：風來其勢儼然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爲大兵

將至之風。

炎災悅儼火旱爲殃。

宋志曰：風來其勢儼然南北雜起高下蓬勃爲大兵

將至之風。

炎災悅儼火旱爲殃。

宋志曰風若炎炎如火奔馳乍起乍止爲火旱之風  
帝占曰風氣恍惚炎炎盪人如火或遲或疾爲火旱風也

大風橫霧今日沉沉主上昏亂今政化未明

宋志曰風來其勢冥冥白日沉沉黃霧充塞太陽翳

精主上昏亂政化未明

黃帝占曰主上昏亂政化未明

觸塵蓬勃者爲勃亂

宋志曰觸塵蓬勃爲亂之風也

齊吳圖說 宋之二

扶搖羊角者爲飄風

宋志曰扶搖羊角爲飄蕩之風也

凜冽而人懷戰慄刑罰暴急

宋志曰風氣凜冽爲刑罰暴急之風也

卒起而南北靡定上下不寧

宋志曰風來其勢暴急南北不定離合紛埃此爲上

下不寧之風也

八風占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

宋志曰八卦各有主方於本卦方上來者爲正風從

其冲出者爲逆風以時至則陰陽和合化道成是

謂八風循道聖人在朝則其風應時以爲瑞慶王

者當順八風而行八政

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立春有條風而民生

宋志曰立春之節東北方艮卦用事赦小罪出稽留

則其卦氣應而條風生如從衝來則爲逆風主兵

起其日若天氣晴明少雲則歲善而收陰則旱蟲

羊吳圖說 宋之二

傷禾稻

春秋考異郵曰條風者條達也達生也言此方上風

宋生萬物也

其日風從乾來暴霜殺物坎來大衆北夷侵掠民來

歲豐五穀收成震來氣泄百物不成與來歲多風

百蟲死離來旱傷生物坤來春乃多寒六月大水

人多愁嘆兌來兵起霜寒爲災

春分有明庶而東作

宋志曰春分之節正東方震卦用事正封疆修田疇

則其卦氣應而明庶風至如從冲來則爲逆風王者宜防左右若刑殺昏慘者凶其日東方有青雲

則歲必熟若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者明萌也庶衆也言此方風至衆物生也

其日風從乾來歲多暴寒金鐵倍貴次來饑疫菽豆不成艮來憂穀不熟震來五穀成而歲康至來時生百蟲四月暴寒離來五月先水後旱坤來歲有小水人多瘡疾兌來蝗蟲大動

釋異圖說

卷之七

五

清明出災當立夏之時

宋志曰立夏之節東南方巽卦用事出帑帛使諸侯檢重囚出輕繫斷薄刑決小罪則其卦氣應而清明風至如從冲來則爲逆風主小凶其日南方赤氣生則歲豐若晴明則早

春秋考異郵曰清明風者清精芒挫之時麥之屋秀出已備故其鋒芒收挫使成實也

其日風從乾來霜殺夏麥其年民饑坎來其歲多雨魚行人道艮來山崩地動人多疾病震來雷動非

時震擊百物災來其年穀豐離來夏旱禾焦坤來人多不安萬物損傷兌來蝗蟲大動

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

宋志曰夏至之節正南方離卦用事爵有德祿有功贊俊饒遂賢良則其卦氣應而景風至如從冲來則爲逆風臣子爲亂其日南方有赤雲則歲豐晴明則早

春秋考異郵曰景風景強也強以成之言萬物之強盛也

釋異圖說

卷之七

六

其日風從乾來人畜不安坎來水旱多疾艮來蟲傷禾稼震來旱潦不時災來田禾焦爛離來五穀豐穰坤來兵旱交侵兌來干戈擾動

立秋今風氣乍涼

宋志曰立秋之節西南方坤卦用事肅禁網疏抑滯守專靜逆津梁其卦氣應而涼風至如冲來爲逆凶其日西方白雲起則歲豐晴明則物失候

春秋考異郵曰涼風者陰涼之風也謂陰氣至而陽氣伏涼爽乍發也

其日風從乾來苦寒多雨坎來多露多霜寒艮來秋氣不和震來秋多雨電巽來兵卒內起離來旱兵不利坤來五穀成熟兌來主歲豐稔

秋分今閏閏欽制

宋志曰秋分之節正西方兌卦用事嚴刑罰節園倉誅殺必當罪無寬滯其卦氣應而閏閏風至如冲來爲逆凶其日西方有白雲卽歲豐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閏閏者謂陽氣隨而人陰氣隨而出

解異圖說 卷之七 七  
如門之啓閉也此天地收成萬物益藏之義故閏閏爲富寒也

其日風從乾來人多相掠坎來多水寒艮來十二月多霜雪震來大疫木華再榮不實巽來十月多風離來兵動閩南坤來土工大作兌來主歲豐稔

立冬乾來今不周

宋志曰立冬之節西北方乾卦用事恤孤寡察阿黨築城郭造宮室修園閭則其卦氣應不周風至如冲來爲逆人去其鄉其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

咸熙

春秋考異郵曰不周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

其日風從乾來王道行坎來冬雪殺者艮來冬溫夏旱震來冬溫有雷人疫巽來蟄蟲出戶雷作離來五月大疫在來年坤來水蟲食物兌來山澤有兵多妖言

冬至坎來今廣莫

宋志曰冬至之節正北方坎卦用事誅有罪斷大刑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休甲兵不興索以待陰陽

解異圖說 卷之七 八

之定則其卦氣應廣莫風至如冲來爲逆王人民

散其日有雨雪寒則歲豐晴明則物不成

春秋考異郵曰廣莫言廣大莫測爲上通无莫之風冬無見者

春秋感精符曰漢後冬至之日見雲逆迎日者來年

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逆日者來年歲惡來均

占曰赤雲旱白雲兵黃雲土功黑雲水

其日風從乾來強國憂年多寒坎來歲豐民樂艮來正月多露震來雷雨大發連行災來蟲傷生離來

多溫乳婦多亡水旱多疾坤來蝗蟲傷稼多水兌來秋雨大兵起

正朔之風立春同較

其日風從乾來小南兵起

天官曰戒菽胡豆也坎來

大雨湧歲

天官曰爲上歲艮來歲德韋昭曰歲穰

震來大水寒淋

天官曰大水與來民疫天官曰民

多疾歲歲

離來大旱天官同坤來小旱天官同

兌來無災

天官曰兵

占曰歲日天氣清和溫潤風不鳴條若有雲逆

神異圖說卷之七

日其歲美無疾疫

郊萌曰正月朔日暮候東井上雲見有歲滂務耕山

田高處又曰正月朔日晚至三日無風雨陰不見

者一歲大美十倍

沛公占曰正月朔日大風發屋折木揚沙動石其歲

大惡

黃帝占曰十二月晦正月朔風雨春旱

五音風占

宮則如牛鳴笄中急惡土功大興宮來山摧岸

崩

宋志曰宮風爲土君子之象占以宮日有風音如雷

聲鼓聲牛鳴笄中發屋折木者主土功動君心不

安當有急今上下相疑來年兵起其日風從官來

山摧岸崩人君出行泉出地裂

自角而來蝗蟲敗穀

注云宮日風從角上來蝗蟲敗穀

從商而至大水暴風

注云宮日風從商上來水泉湧暴風雨

神異圖說卷之七

發徵方蟲狼爲害

注云宮從徵來蟲狼爲害土功動

起羽地大雨寒陰

注云宮從羽來大雨寒陰大臣凶

商則如離羣羊風聲入商暴起有鬪兵急令商

來必夷塞關梁

宋志曰商風屬金臣之象占以商日有風如離羣羊

扣鐘磬聲如飛鳥之集羽發屋折木主宮宅自相

傷有關兵急令至關梁不通其日風從商來白衣



聚關梁塞大將退外敵入

發官方邑有憂

注云商日風從官來國有憂將在外兵不戰

起角地國有畏

注云商日風從角來國有畏兵且行

君令行也生于徵上

注云商日風從徵來君令行兵主凶

大雨至也來于羽方

注云商日風從羽來大雨至兵在外解

神異圖說 卷之七

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故木則賊來鬪戰起

角則急兵如郭

宋志曰角風爲木民之象占以角日有風如千人呼

嘯之狀今人悲哀或啾啾然又如鳴雉伐木聲發

屋折樹者急賊鬪戰或有疾疫

注云角日風從角來主急兵攻入城邑

商則軍今起而暴兵來

注云角日風從商來有暴兵軍令起

官則貴人疾而土功作

注云角日風從官來主貴人疾有土功

羽來今人泣而其野饑

注云角日風從羽來野饑人泣

徵來今絲貫而火燔燥

注云角日風從徵來憂火燔絲貫

勢如轉蓬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自徵有火

焰起

宋志曰徵風屬火事之象占以徵日有風如奔馬火

炎如轉蓬聲發屋折木火災盛發外有急事妖言

神異圖說 卷之七

人恐其日風從徵來焰火起人君有憂

角則旱火發而土功興

注云徵日風從角來土功起火災時有大旱

官則寺舍災而哭泣至

注云徵日風從官來主寺舍災有焰火哭泣

商爲急兵鬪爭

注云徵日風從商來有鬪兵國不安邊將憂

羽爲寶物出國

注云徵日風從羽來寶物出國多雷震有使命

水揚波擊濕鼓孰不謂之羽急怒則糧貴而有

兵發羽則霜雹而大雨

宋志曰羽風屬水物之象占以羽日有風如擊濕鼓如水揚波聲發屋折木者糧大貴兵起關梁不通城邑固守其日風從羽來主雨雹霜災

從商則兵關將憂

注云羽日風從商來者有關兵不安邊將憂

自宮則暴寒傷物

注云羽日風從宮來暴風大雨寒氣傷物

廉貞圖記 卷之七

徵來今民臣有憂

注云羽日風從宮來民臣有憂

角來今城圍不去

注云羽日風從角來主城圍不解

六情風占

五音占定參之六情

古注云二者必參而用之也

申子爲貪狼而无厭

宋志曰北方之情好水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水生

于申盛于子其性觸物而潤多所好好則食而无

厭故謂貪狼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梁

驚否則自兵攻他界若時加貪狼有賊劫害人禍

起北方時加奸邪風從賊上來有盜傷事風從公

正上來有報怨揚兵自擊年立丑凶風從奸邪上

來惡人持物風從廉貞上來有人相賂風從寬大

上來持禮相接而求人財物風從陰賊上來家人

相牽引否則出行爲禽獸所傷也

寅午爲廉貞遷進專精

廉貞圖記 卷之一

宋志曰南方之情惡火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火生

在寅盛于午惟炎猛无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

而嚴正故曰廉貞其日風從本方上來相誦怨事

與風從寬大上來時加巳酉爲貴客以酒食宴樂

遷宮詔命至風從奸邪上來妖人爲怪婦凌夫風

從公正上來貴人有所相問風從貪狼上來有人

競財風從陰賊上來有賊無所尅也

亥卯爲陰賊潛爲盜寇

宋志曰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生

于亥盛于卯其性受水而生貫地而出爲怒而爲陰氣則害上故爲陰賊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有陰賊入界偷營風從奸邪上來時加申子而止于申子上有賊盜風從貪狼上來百劫相傷風從公正上來外人謀內風從寬大上來賈客施錢與人風從廉貞上來有巢穴之士爲人所劫

巳酉爲寬大酒食歡榮

宋志曰西方之情喜金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爲物喜一利兩加於萬物故喜

序異圖記

卷之六

五

爲利也兩之所加無不寬大故爲寬大其日風從本方上來有酒食歡榮喜慶事風從廉貞上來時加巳酉爲貴慶加賞賜風從公正上來有酒訟興風從陰賊上來有酒食相害風從奸邪上來因酒婦人口舌風從貪狼上來酒間爭財

丑戌公正今悲哀而報讐諫爭

宋志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下方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鄰火刑于午金刑于酉皆其

盛也則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無私而金剛故公正其日風從本方上來兩軍相當大將來降不出七日他兵敗時加公正吏人相爭讐入報怨風從奸邪上來時加廉貞正人欲告部吏私物風從陰賊上來主下凌上風從貪狼上來離失衆心風從廉貞上來君長欲還風從寬大上來出逢酒

食

辰未奸邪也淫佚而誑詐虛驚

宋志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上方北

序異圖記

卷之七

六

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方辰窮水也未窮水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源故木利在辰水利在辰水窮无隙不入木窮則窮行故爲奸邪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七日內必有賊來及陰入誑詐虛驚風從寬大上來時加辰未有人持酒禮來相疾謀殺日時皆奸邪風從公正上來有文書詔命盜賊相牽風從貪狼上來賊人持物逃主風從廉貞上來因酒食爲病風從陰賊上來宿人相攻

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戊巳則參刑冲是

庚辛壬癸取釣情而須辨陰前陽後合三辰是名釣

風角占曰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釣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俱爲釣名假令申則巳酉則子是也

京房曰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好行貪狠主欺詐不貪亡財遇盜求人物強取事惡行麻員主賓客禮儀嫁娶圖儀爲人誠信主遷官事喜行寬大主爵祿賞賜聚積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鬪殺

解異圖說

卷之七

十一

傷謀反叛逆劫暴事哀行公正主報警謀爭事樂行奸邪主淫佚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占

風塵蔽天干支共觀

注云干爲日支爲辰也

甲日則海中兵起

宋志曰甲日大風海中兵起

乾坤寶典曰諸甲日大風必以丙丁日雨不雨則海中兵起

乙日則夷狄侵邊

宋志曰乙日風作栗黃夷狄侵邊

丙丁早疫而邊兵圍急

宋志曰丙日大風邊兵圍急丁日大風早疫

戊己糧貴而土功邑遷

宋志曰戊己日大風土興食物貴或邊邑

庚辛日叫怒急備邊無咎

宋志曰庚辛日若風聲叫怒者宜備邊

壬癸飛沙北虜侵境不寧已上三日內有雨即

解異圖說

卷之七

十一

解

宋志曰壬癸日若風飛沙折木者北虜侵邊

京房曰風爲陽雨爲陰陽怒得陰故解

子爲兵起水中

宋志曰子日大風日光沉沉兵起水中

丑爲粟貴之徵

宋志曰丑日大風掃地揚沙者粟暴貴

寅有赤氣則炎火

宋志曰寅日大風而赤氣四塞有火災

卯有黃霧則蟲生

宋志曰卯日大風而黃塵冲天蟲蝗必生

辰爲將行

宋志曰辰日大風大將出行

巳爲天下大旱

宋志曰巳日大風而蓬勃無常者有大旱

午爲民散

宋志曰午日若風乍疾乍遲者人民不安流離散亡也

未爲土功大興

宋志曰未日大風日無光影者土功大興也

申則盜攻谷貴也

宋志曰申日風聲如磬穀貴盜攻

酉作河瀆流溢

宋志曰酉日風蕭蕭湍澗必大水河瀆橫流

戌則胡兵四起也

宋志曰戌日大風塵霧橫天揚沙千里胡兵四起

亥爲兵盜相攻

宋志曰亥日大風揚沙折木者兵賊相攻人民不安

三日有雨即解陽怒利以陰承

察兵勝負風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

方所其日納音爲客時與來方爲主

宋志曰兩軍相當未明勝負以所占時與來方爲主

其日納音爲客

時方制音利爲主而後應納音反制宜爲客而

先舉還若相生是爲和睦

宋志曰若時與來方能制納音者主勝反之客勝如

相生爲比和不戰

子午爲宮音丑未寅申爲徵音卯酉爲羽音辰

戌爲商音巳亥爲角音

乾坤寶典曰假令壬子癸丑木壬午癸未木戊辰巳

巳木皆爲角日客風從辰戌商上來時加辰戌者

主人勝客軍敗若此角日風從子午宮來者主人

大敗亦爲攻城得捷邊城被陷他皆倣此推之

逆風雨交戰則師徒大敗而名落屍

宋志曰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勢蓬勃逆來冲我旌旗難舉人聲怯馬不嘶吹沙觸塵人馬經過步回無跡者此名鬼風或出軍三日內及交戰有急風其雨瀟瀟軍馬威不能振者此爲軍敗若天氣昏沉風聲錯亂或久陰不雨皆爲下有謀人宜設謀以順天意又曰出軍而飄風驟來牙旌摧折旗幟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若營陣旣成而有暴風卒來相掩軍幕傾旗幟折木者爲惡逆主將失兵叛散

神農圖說

卷之七

風角占曰初出軍無風草木不動者賊不可得又曰軍若行旗幟指後者三軍大敗將死若半道逢賊分軍兩散或戰或往或迎來吹旗幟却飛不進者大敗又曰若風雨逆來不沾衣者此爲天泣軍師戰大敗若交戰風雨兼來此名落戶戰必大敗神武秘略曰若狂風吹足帛起空中者其軍不利安撫軍旅及祀天地吉又曰若旋風人寨大不爲利順風雨交戰則軍旅大捷而爲得助

宋志曰初出軍日風從後來冲霧突出人雄壯馬嘶

神農圖說

卷之七

逸旌旗如來勢指敵方敵角清而響者全勝從南方來而前面者得天人之助獲敵糧儲敵人來降若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來生我爲母翊子我生爲子扶母也天色清明人馬奔逸上下歡心風氣和陽者軍勝天氣昏濁風勢寒寇塵土蓬勃者卽不利若人敵境經要害遇城壘三日內有風雨雪雹從我軍上去爲龍虎相助卽急戰必大勝若安平之時風雲相交卽雨至用兵之時龍虎相助卽急戰風爲主雲爲客凡風勢急大雲氣薄少者主勝

若雲色濃後來急風勢微弱不能振怒者客勝

風角占曰假令角日風從卯酉上來此名母翊子風從丑來寅申上來此爲子扶母出軍多勝有功威

神武秘略曰風爲龍爲主雲爲虎爲客

受官羽商日風從季來或申子亥卯時當子午刑殺急速而寒濁有夷兵犯塞而出沒

宋志曰當視四季受官之日風從四季上來飛土揚塵發屋折木而天色溫和時加子午五音及子午止者當有邊夷入貢寒尅則不至受商受羽受官

之日風從四季上來其勢叫怒當于午兼帶刑殺  
或申子亥卯上來其勢急速者皆有夷兵犯塞風  
勢寒寇必成也

受角日子午之時季來則將伐夷去

宋志曰四季受角之日時加子午風勢緊急從四季  
上來中國將伐四夷風止之處爲所伐之地止辰  
伐東夷止未伐蠻夷止戌伐西夷止丑伐北夷若  
風止景色溫和卽不行

受角日微來則火災

宋志曰受角之日大風伐屋折木從丑寅未申徵方

上來午遲乍疾時加子午火當伐宮寺

受羽日羽來則暴雨

宋志曰受羽之日風從卯酉方上來天陰雲潤人心

悲慘連三日者常有暴雨大水驟至風雨肅肅習

習調和潤氣濡物從卯酉之位未必須史而雨至

自刑日風從徵方大火起備及資府

宋志曰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徵方來者有大雷  
風寒迅速者火殺人三日內有雨卽解

飄驟而牙旗折交戰將死

注云出軍而飄風驟來牙旗摧折旗旒繞竿或下垂

者交戰將死

急惡而軍幕傾將卒皆惡之

注云若營陣既成而暴風來相掩軍幕旌旗折林木

者爲惡主將失位兵敗散

暴風忽起於刑墓之方宜防急賊及伏兵掩覆

注云若有疾風於歲月日刑上來者有急賊至或前

後有伏兵掩人不備宜謹防之

旋風占

旋風占

觸塵盤桓風名曰旋入吾寨宜嚴備

注云旋風入吾寨大爲不祥亦爲狂賊來嚴備之吉

入敵城急令攻焉

注云旋風入敵城宜從所入急攻之

入官宅屋室之內次音情刑德爲先

宋志曰旋風入者當以五音六情占之用王相休囚

刑德以分憂喜從德位來爲吉事刑位來爲憂事

德爲喜慶

注云從歲月日德方上來爲喜慶事

刑爲憂煩

注云從歲月日刑方上來爲憂煩事

各風占

春甲子日風有赦宥罪夏丙子日風旱災兵荒秋庚

子日風刑盜兵起冬壬子日風水災國憂四季戊

子日風君上生子歲收頒赦

凡風起子丑日得賢臣決冤獄起寅卯日盜賊兵起

起亥午日陰謀干上起辰未日奸邪叛逆起巳酉

日恩宥恤刑

春風熱民疫木傷夏風寒水災人疫秋風冷人疫兵

起冬風煖兵亂人災

既風惡風暴起拔木發屋主君昏蔽賢兵火興災

惡風暴風怒起天氣昏暈主國政昏亂急兵殺傷

邪風風鼓應昏連日不散主國有兵災殺傷人民

寵風陰雲風急連日不止主天子偏愛人忘兵起

逆風旋風擾物候戾上天主在朝防失土地在師

寇風旋風直冲連日不止下付冤枉民怨起兵

哭風風聲哀鳴連日不止主火災損人兵敗勞傷

敗風風聲暴惡急慢不均主敵兵大敗我收奇功

禱風風氣溫熱薰蒸煩燥主旱起蝗生盜賊兵亂

流風風疾吹木不摧吹禾不傷主君不正道民受

亂風熱氣生昏食人未主淫昏亂政民饑起兵

惑風風濕不常頓與暴生主君變奪小政亂民哭

叛風風急吹天雨血地水赤主奸邪謀逆兵起人

不頒風惡風逆吹發屋損物主國受權運人怨起

不澤風水不推動水旱傷禾主私利蔽公民災國

報耳風暴風陡起斥塵蔽天主急兵卒至宜防測

天根風風入營吹倒兵器急防冲禦縱火攻營

引兵風雲霧隨風旋擾入官宜備精兵隨入擊之

惡兆風風暴入營吹倒坐席主兵士謀叛重賞敗

紅風風氣轉陣紅赤可見主賢士聚獄發兵暴起

黃風風陣吹來昏黃悶結主奸邪妬害強兵起亂

黑風風陣吹來昏黑結聚主國君失政鬼狄起兵

神風風氣急吹中有火光主寇賊兵起殺害賢良

風暴風急起尖削損物主賊兵竊索賄行中慶



燭風 風氣吹來如火烘熱主人笑物像兵賊將成

水風 風氣來風如水澆透主國變兵起上下同災

吳圖說卷之七終

吳圖說卷之七終

吳圖說卷之七終

史異跋

災異之書彙成集者世不數見惟  
搜神二記頗著妖隱然皆漢末魏  
晉時事未備之古。幽奧惟史氏  
所載者經司天推測其日月順逆

或

星辰流伏草檮木青物怪人邪凡  
在天地之間失其常者望不盡信  
則自開闢以來至宋元之際且以  
四海九州之大未必能悉但出于  
傳聞私記者恐涉于虛不若出于

史者有可據之實也改考李淳風

乾坤變異經岳應龍天文祥異賦  
張居中或軒指掌以至陰陽諸家  
舊信史之所載為不誣矣余先生  
以是盡括二十一家之紀錄而屬不

或

經咸纂以入因其年代而編次之則  
稽古者可據而弗疑也今者比類而  
符類易昭昭燦然可觀真出人手  
意表殆非尋常著書者流也

新出艱山在齋跋

07546

沈氏日旦十二卷

〔明〕沈長卿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日旦自序

夫學乘時者也古人縮寸陰爲分陰惜時之念也予縮月旦爲日旦亦猶是意耳然汝南用是臧否人物存一時之清議而今

自序一  
日旦

已失傳矣予據所聞據所見以銷磨晨昏今後學有所考鏡猶賢博奕之罔裨耳人少苦帖括壯苦簿書老苦婚嫁無一日得懽無一日得暇而一日一日之

頃倏先朝露則精神風雅盡矣吾以無盡者藏之紀載一開卷而我之精神風雅宛然如故比諸捨宅而寺寄子以延者不更達且永乎乃耳食者以博之一

自序二  
日旦

字加予何達巷曾玄之多也予書猶塑家之開光明醫家之打痞塊用世者所必究心也若祇欲取科目登卿相而不願爲名臣卽如倒漑見孝標論而擲諸

地亦得蓋富貴與功名蒼然途詩文者富貴之仇敵功名之菁華也。總之詩文亦自不同窠。宮語性靈語星淵隔矣。士負詩文虛譽而人用碌碌其非性靈語可知。制稅殉帖拈詞壇殉窠。省前後原非兩人。予不敢妄自謂是。而以日旦諸書與天下後世相揚確尚友者當索我于詩文外乎。 武林沈長卿識

自序三  
四日

沈氏曰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劬辛甫著

崇禎元年春

飲食之暇日有所記旦有所鈔題爲日旦借詩史以觸性靈恐晝夜六時行屍走肉植青生飯鬼之因非獲已耳

藏書名山乃漢人語也鑒秦書故云爾萬世而下惜亡秦者咎不在書必無徙而焚之者亦必

沈氏曰旦 卷一

一 初集

無挾書之屬禁藏之奚爲縱兵火不虞然窮陋僻邑豈盡受攻圍之困哉所謂藏山者夫亦著書之人憤世而爲此激談耳夷考于史自漢以後不聞某年月日某陵阜掘得某書係某人所撰者祇有汲冢周書又不從山中開出故子謂藏山虛語非實事就覆瓿儉父言也卽石室委宛二酉相傳爲先聖藏書之所安知古人不神其事以驚愚乎

五七言律其來舊矣而乃曰近體後人歌詠愈趨愈降而乃曰古詩甚矣世之卑今而尊古也其竟不古若也以此

詩莫難于七言律詩文莫難于一句八股格此法一通則頭頭是道得心應手靡不如意然詩學必須從舉業中透出兩者不相涉而相因者代才人以時文擅譽者末路不寃心于詩深可惜也

沈氏曰旦 卷一

一 初集

劉青田王文成詩名以事功而掩然王公道學詩最惹厭特以此欺當世愚宸濠非本色也宸濠亦能詩者宸濠敗而其黨痛恨流言播于傳奇雜劇王亦巧矣哉始信文章功業原相表裏有桃李之華卽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有桃李之華卽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結果必非蒺藜也時文薄伎亦可說是人他日

作用

作詩用故事不用稗官野史所載猶曰未核耳

至謂不當用唐以後事實則大可笑此博物家珍泰漢舊物意也著作之林豈容抱此陋見泰山不如林放是仲尼且用目前事也必泥此說則詩乃獨屬於唐唐以後之事尚不當入詩而唐以後之人顧敢于作詩大曆十才子有靈當置拔舌地獄

後之作樂府者摹古詩十九首口氣殊不肖卽酷肖彌覺厭僧胡寬之嘗新豐優孟之學叔敖

沈氏日旦

卷一

三 初集

無絲毫相似然有絲毫似者乎此狐狐伎倆以之作戲則可引血性男子嘔心疲神爲之則宋人楮葉之喻也

代有淳澆運有含發而詩文因之楊用修推本某人某句從某朝某篇化出其言已陋胡元瑞較量低昂如衡秤之不爽尤可笑也後輩母爲所惑

古聖人以功著者禹以德重者泰伯而吳越寔

漸被之蓋其初雖夷而末流則不啻華矣趙考諸詩二國屈不見采何耶越猶有絕與楚辭相匹炳燭如也吳語吳歎豈足道哉當時有延陵季子在三吳文采應不讓越而爲經所損則一果有詩置弗采乎抑原無詩乎今人口氣多峭硬徑直與詩漸遠惟吳越差近之

古人以作賦屬大夫以能七言詩責二子石非爲郎遷五斗者可觀磨詩也文之精者曰詩才

沈氏日旦

卷一

四 初集

之異者輒露吁詩位不稱才其設施可想以故陳疇之彥吐麥秀之歌姬公康公垂東山春阿之咏也詩自春秋未作而已矣民間之諷諷如故而云亡者公卿無諷諷則其豚若類至漢魏六朝而稍振鴻鵠秋風等詞辭猶不廢而謂臣能已乎試以子夜挑葉青溪小姑諸什按之近代男子曾不堪當巾幗之辱而僅以鬚眉弁屨自子雄也讀婦人詩篇反詬爲尤物竟不知

二南十五風半是也雖然詩脉以不作而延詩  
統以妄作而亂今之詩無所不有有採折詩視  
肉以之肥有猗猗詩野狐以之竊有箕仙詩方  
士以之局有籤經詩廟祝以之闌有飯碗詩墨  
客以之飽有落場詩伶人以之下有青樓詩純  
禪以之迷有鬻爵詩貲郎以之銜有刀筆詩胥  
史以之舞有施食詩啗口以之度有道學詩迂  
險以之混有軸冊詩情面以之塞有乾記詩地

沈氏曰

卷一

五

初集

師以之颺有恢諧詩滑稽以之謔有賽神詩巫  
覲以之鼓有薙露詩執紼以之哀謠詩者能區  
別此而後詩可作作詩者能不崇此而詩脉始  
真詩統可正也

予生平無快意之景嫌其欠缺故也必紫陽之

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

中峯祖師所植約千餘株如此如蓋今爲惡僧

我盡

玉泉之水聚爲一區斯暢耳

予鄉龍井有神運石有辟塵廬勿特所熟觀者

久不履其地而二物幾泯神運者人運而檟之  
垣外辟塵者蒙塵而昇之殿中可嘆也此載志  
書中可考他日賢士大夫有宦此者意欲表章  
我輩當以誠告毋左袒閭黎而虛其明問也  
西溪永興寺有綠萼梅二株大而茂冠紳公餘  
之暇多出遊覽老僧暗肆戕賊而竟無恙反先  
梅而斃乃知樹之榮枯壽夭亦自有命也夫一  
切宰官能賞花者皆屬顏士真皂不仰體其意  
而侵擾貧禿固可恨貧禿畏侵擾而敢于削跡  
以杜絕遊路尤可恨也予有說于此遊者禁騷  
從不如戒騷從戒騷從又不如犒騷從此卽以  
看花作佛事也

沈氏曰

卷一

六

初集

萬曆壬午以後三十餘年西湖光景全賴中貴  
孫東瀛公粧點花時每有厲禁特無賴惡少偽  
托章縫面貌與之角口遂將天下極不趣之事  
概歸斯文殊可異也孫去而湖光如故亭卉點



然無色子每至堤舟不勝今昔之感恐世遠而其賢蔑有知者特紀之

袁小修中道爲其兄石公宏道作文集序辨真指贗狂言等書皆僞托也者予久疑其陋見序不覺躍然龍湖老子假批評不知被書肆射我許利矣天下慧眼少肉眼多真文陽浮慕而僞文實實快心臭味妙合故易售也蘇長公全集其間頗有僞文觀者至此必大駭言然此非

沈氏曰

卷一

初集

予言卽蘇長公之言也人自不曾看到

六經語孟不專爲經世而設綱目通鑑乃經世之良方也猶如醫家湯散丸種種畢備用之對症沉痾立起且保身遠害亦不外此近時進賢冠下以不閱綱鑑斃者多矣八股時文但可借以出身不可經世不可保身專恃此則地方危自己軀命亦危二十一史浩煩且價喬貧儒廉吏力不能鬻子欲區別門類約選成帙標題廿

一史經世要編然老不逮矣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俗傳唐寶氏五子登科非也但四子在科目耳獨寶羣起家處士而官最顯幾至宰輔唐用人不拘資格如是

子自慚腹空而耳食者謬稱曰博猶兒童看畫但看青黃米綠等色全不看用筆也

梁武苦郗氏之妬憤志成疹左右引山海經以

沈氏曰

卷一

八 初集

鶴鷄爲膳可瘳妬疾帝試之郗妬減半由此推之東山之詩鶴鷄于飛豈浪詠乎

元處士倪雲林壽七十四以脾疾令終蓋洪武甲寅仲冬十一日子時也王賓周南老二公所撰誌銘朗朗分明後人訛傳其凶死者非祇因彼生平畏見俗士避去若免故騰謗耳倪有好好黎之癖然生有二子孟民孟羽則世所云好黎者乏嗣又未必然

夫人但期于適體不必以爪齒廢而後爲適也  
拳推肩掌拍背凡痛快處皆適也如賈太傅但  
見前席之親則長沙爲不堪矣李供奉但見春  
視之榮則夜郎爲無聊矣蠅蚋能炎而不能寒  
遇寒冬輒凍死人豈其然

王坦之作廢莊論假令新亭之後南華真人處  
此亦何持手板否

楚詞龍廉似佳皆醜婦也後世誤者不曰醜婦

沈氏曰旦 卷一 九 初集

則曰無鹽其名獨若予欲以楚詞所載代之爲  
彼分曉

陽貨家臣非大夫也曠亡饋豚未必大夫自居  
曠亡往拜則儼然以大夫禮待之矣予謂貨曠  
或出有心于曠未必有意貨之品較佛僧公山  
何如哉彼尚可往此必拘拘程量于禮際間乎  
辨涉謬巧記者遂作此解附會其作用之妙而  
孟氏困之耳莊紀孔見躐說者誕之魯論紀子

見南子豈誕乎則往拜值亡特偶奏之舉與遇  
塗皆無心湊泊不必深求也不然遇塗一事屬  
貨之謫乎抑屬孔之坦乎若過于推轡似似權  
臣從者宜聖門人交通密訂而爲是舉矣夫豈  
其然遇諸塗口號附記一笑過門不入否難知  
意外機緣邂逅時闕里瞳中兩陽虎中都近上  
二宣尼行行漸近如臨鏡脉脉相看似俯池此  
際巨人應束手翻從車服割丰儀

沈氏曰旦 卷一 十 初集

陽明先生標出良知二字爲宗旣謂之良則不  
但人有物亦有其說傳而寡要予欲以耻一字  
約之不但異類絕無而同類之存焉者寡矣後  
世樹講旗者從有耻而上極之從無耻而下究  
之各各許多階級有耻對無耻善知識對惡知  
識卑曰良知遠了無良亦缺而不完也良知孟  
所稱耻孔所標孟不若孔良知何如耻哉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

斗筭也以真儒闢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  
闢真佛。卽闕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  
也。弭盜之策安施。

纔入玄門卽思燒丹。纔入禪門卽思慕化。猶後  
念也。有始願元因丹慕二事而入此二門者。猶  
儒門元爲干祿而學。非學後迫于祿也。利之一  
念與生俱生。旣死而冥錢然不置也。雖三教聖  
人。幾如何矣。必也天雨粟乎瓦礫變黃金乎。一  
沈氏曰旦 卷一 一一初集

得留後擁兵叛也。人欲有厭乎哉。  
漢高帝無刻不防蕭何。蓋何錢穀在乎圖籍在  
胸。又民心歸焉耳。羽未亡時有亞父而不能用  
何。有于良又何有于棄楚歸漢之信。故帝疑盡  
鍾于何。鮑生召乎。相繼醒何。而何不甚悟也。容  
說何多買田宅以自活。此法王剪已行。效之頗  
非完策。爲何計。惟有避位謝政。可幸苟全耳。及

身旣去信旣死。何猶戀戀于丞相之榮。直至下  
廷尉械繫辱而後已。竟不知爲民請死。一辜最  
傷帝心。甚矣何之愚也。而帝區處何亦稍拙。當  
百姓遮道訴何。置買民田宅時。卽怒而逐何。則  
民心翕然移其德。何者以德帝矣。而反笑怨之  
甚矣。帝之淺也。子故曰。效剪非完策也。

王莽篡位十八年矣。不但人心服從。卽天命亦  
屬焉。五代時如此短祚者。頗多假令繼新者非

沈氏曰旦 卷一

一一初集

劉氏子孫。則萬世而下安得不以正統歸莽。巧  
遇光武中興。重整大澤分誼。莽遂無所逃。罪史  
臣執筆遂書莽大夫楊雄卒耳。嗟乎天而曠漢。  
曹操誅劉備繼。史臣肯不書操大夫荀彧卒乎。  
使雄而果如莽也。爵不止大夫矣。說者解之謂  
劇新美新。另有一楊雄在。姓名偶同因而訛誤。  
以子按之。總是子雲文章不超。可以訛誤。若賦  
才如賈誼。豈凡筆所能混哉。

豪傑樂爲人用庸愚誓不爲人用奸雄伴爲人  
用豪傑能用庸愚必自用奸雄亦能用人亦  
或自用斯數者成敗之大端也

錦城花縣乃古人無聊之極苦中作樂處也然  
必先有錦心後有錦城先有花情後有花縣斷  
非俗吏所能效也亦不敢效恐議者云以官爲  
賦註下下考則浮誇二字謹其去矣

人情貴虛而賤實以故諛蘭爲國香漢牡丹爲

沈氏日旦

卷一

十三初集

花王至于榛栗梨棗諸果以阜吾財者反語之  
曰木奴天下事概可推已

讀書不能盡解其故多端有節畧全文不知文  
之端委而疑者有削剗訛謬踈于校讐而疑者  
有詩文題旨開載不詳未知篇中所指何事而  
疑者不盡由腹內之空踈也學者闕疑以俟其  
會通不可強作解以自誤併誤人也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

生伯魚按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計避死  
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已六十九矣及考仲尼弟  
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盡白蚤  
死又不詳死之年家語則以爲三十二而死計  
回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僅六十二焉則夫顏  
路請車之時鯉尚未死胡云鯉也死有棺而無  
槨耶說者以爲假設之辭是耶非耶

史遷傳潘臺子羽畧其斬蛟投璧之勇傳公冶

沈氏日旦

卷一

十四初集

長恨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  
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

慈易而孝難故伏雌之恤其雛母狗之衛其子  
何殊于人竟不得與鳥反哺羔跪乳並稱者此  
也

世間元氣只有此數此壽則彼夭故凡當憾仙  
仙不當鄙夷凡人家間氣只有此數此清則彼  
濁故愚不肖當怨賢智賢智不當厭薄愚不肖

也。

誠然則謂書不實也。厥清也。

雞猪性情無一不似人犬凌小舊欺新無端圖攫食多則狼籍蹂踐惟雞得食則呼與猪稍異然雄顧其雌淫也非讓也母恤其雛長則損之慈取姑取試靜察焉輪迴之際可爲惶悚

婚姻既成水人怨結蓋始時浪語不遇僥倖媒合爾家私自喜以爲彼被我誑也既而各相齟齬不慚已之愚不悔已之拙反恨媒妁之誑我

沈氏日旦

卷一

一五初集

也此世態也以予論之富可假貴不可假百金者號稱千金萬金者號稱十萬金誰核其實哉惟胥吏必不能冒科目郎署必不能冒卿貳則一定之衡也爲男女擇配者能安貧自不受誑然安貧者鮮矣

韓昌黎送張童子序不載姓名後亦泯無聞焉說者疑其天折予謂不然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晚節末路貽玷清議皆不可知必始序中

原載姓名後削之耳

蚕之有繭特九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鑊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陷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碍人而牖戶所觸花卉所罨不得不散去爲快其實救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網與物復何殊乎

結一夫之仇者辱荆平是也觸一國之怒者亡

沈氏日旦

卷二

十六初集

夫差是也傷人主之心者族崔浩是也箝天下之口者戚王莽是也毒有甚不甚而禍亦因之平陂徃復是乃天道非人謀也况箝天下之口傷天下之心觸天下之怒結天下之仇者乎

噉人致意于人道相慕之素而竟不往謂此近代縉紳不屑先施于寒士又好傳延納虛名而以言挑之欲其來謂者然已不大雅矣茲有遊手遊食之夫亦以此法施于不慧世風若此可

爲浩嘆

使幼字仁爲序多此語不爲

遇事不偶僅其病有二胆不足謙不足也胆何以不足捨不得官捨不得生也謙何以不足史不熟也壯胆之法在達命。擴識之法在讀書。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強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叅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

古跡湮滅者頗多黃鶴岳陽二樓至今存者楚

沈氏曰旦

卷一

一七初集

中木賤便于脩葺故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圖點之類終日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歸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掩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客問吾杭山水秀逸而所產人物他方月旦陋之錫以猷名其故何也予曰得微西湖占秀故

取容曰不然西湖如妖姬艷媚供人耳目之玩

不若泰山北海令人仰止而望洋也所出之人亦茅靡淞隘自有識者觀之猶如戲具可玩可弄不令人生敬畏心此論是非非是姑存之以證于知言者

伯次子侯令次子守操觚家稱令爲邑侯稱守爲郡伯此作何解

吾生平精力半耗于舉業而人無知者僞實識

沈氏曰旦

卷一

一八初集

置弗論真解此道者其一爲薛公近克武進人乙未進士官方伯卽前輩薛方山子也云吾大有來歷非苟作者其一爲沈公潼湖州人壬辰進士官政府云吾所造至此無一箇朋友矣自謙倖中時尚無足下識力其一爲周公鉉武進人甲辰進士有新安徐孝廉探以海內人才未發者誰爲第一應聲而對首屈指予其一爲靳公于中河南人戊戌進士官侍郎讚予文云

浙多名士但折心于君矣予偶嘆知己之難也

紀此四公姓名以識不忘

文貴典實故鄭命以討論屬世叔然其間事之  
詳畧人之姓名年之久近卽神識豈能腹悉惟  
查書始核否則謬矣查書談何容易如易經卦  
彖必習易人方能稽考非素不諸常編者所能  
查也

善人無後吾已將麟鳳譬矣惡人有後其義何

沈氏曰旦

卷一

一九初集

居試看天地間蜈蚣蛇蝎種類綿綿不絕此其  
大証據也

多移而少以別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宜見于臣族  
此言當敦叛時爲自解免計耳說者以爲知言  
予曰失言甚矣曹魏篡漢猶異代事典午篡魏  
廼本朝事兀自忘之耶倘忌者執此爲口實茂  
弘獲罪更速計無復之張皇錯亂眞所謂急不  
擇音也

或問人亦有言進士舉人大小之分舉人秀才

雲泥之隔其義何居予曰此就近時論耳近時

資格太拘直指之官乃甲科所不可必者然鄉

科亦能爲之別駕之官乃鄉科所不屑就者然

茂才定不可到以此別梯級耳究其實有異途

勝正途者豈得于正途中又妄生區別

是處繼流未五鼓而竹柳木魚之聲延門高叫

此何意耶若爲募化此時鬪鬧中無一人起者

沈氏曰旦 卷一

二二初集

卽屠家腐肆篝燈而出誓不捨一錢而柳魚夜  
夜不輟得無虛往乎予以此詰市民各不省予  
曰此自水滸傳楊雄石秀故事耳衆皆首肯假  
令賢明有司識是意也陰令人蹕之發姦摘伏  
卽漢西門豹宋包孝肅何以加茲然湏所用得  
人不然反助爪才役納賂而誨淫也

予鄉一吏掌科創籍者對予言人皆笑我附江  
陵權相呼爲張黨你們書生不知宜腸寬態人

人如是但我少年時功名心太急比他人太露  
痕迹耳此萬曆癸卯年語也至天啓末年予丑  
膺此語津津有味後人讀史者觀至此必當擊  
節此語陳解以盤信主之當日道乃

范少伯張子房非富貴之徒也逆知其主之忌  
且忍而死心輔之必功成而始蟬蛻焉一片熱  
腸苦心遲迴展轉其不如漆園者在此愈于漆  
園者亦在此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二初集

留侯于定儲一節十分助呂原非因嫡庶起見  
也高帝稔知孝惠不足輔竟不知趙王如意與  
太子初無優劣特溺愛故掩耳倘如意果賢則  
社稷爲重留侯何必出四皓之策以故初時呂  
后與諸臣急留侯不急但聽之已耳及建成侯  
呂澤劫之強要其畫策而始遷就焉古今人看  
得此舉子漢家大有關係留侯視爲不急之務  
有以也既而命太子擊黠布恐蹈扶蘇監軍之

轍四皓不得不急留侯說上假太子軍權監關  
中兵卽此意亦以終前局也大率留侯設謀奇  
而歸正子何自知之子其勸帝都關中是劉敬  
說知之

詩集中相傳有無名氏未必沉痾以自韜也或  
其人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名而  
句佳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史遷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夫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二初集

吳楚受封之初其爵僅止于子仲尼因之非貶  
之也貶則爲作意矣子欲易貶字爲揭字亦未  
確有議者再謝之

神廟時麻常徐出爲言官謫汝州判適直指蒞  
州見翁仲橫道旁命移置他所徐復命云仲翁  
移訖直指答詩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窓下少  
夫工不在林翰院只向汝州作判通英廟  
時大司成劉應制賦詩以雕弓爲弓雕太學生



戲之帖詩監門云獵羽楊長其友僚。離弓劍。作弓雕。祭酒如今爲酒祭。衙官何以達廷朝。事恰相肖。一上誚其屬。一下誚其師也。

舉子中式無甚可樂處。只免得下第之苦耳。猶放生者被放之生亦無甚可樂處。只免得刀鋸鼎鑊之苦耳。故捷之日。此心不可遽放。一放則他日地方必有受其害者。鬼神慮之必陰殛之。使其壽命不永。何謂心放。用度奢侈。借債居間。

沈氏曰

卷一

二十三初集

等類皆是也。

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即駐足處。發揚處即界限處。仲尼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曼則盈之故也。

楊用修慎乃鼎元中最博洽者。王元美輩竊輕之子。不以爲然。及觀所著詩話。謂杜子美此一

句本諸謝宣遠。此一句本諸顏延年。李太白此一句本諸徐陵王粲。此一句本諸劉歆。夫古人會心觸景。各有機神。豈屑沿襲。只因此老自己無一毫性靈。句句字字皆有所本。故臨視古人耳。子不美用修之博。美其有能詩之夫人。用修以議大禮得罪成謫。夫人有相念之詩。載弁州集。嗟嗟其議大禮原無特見。亦本諸司馬君實者。

沈氏曰

卷一

二十四初集

人家陽宅坐西向東。坐北向南者多富貴久遠。此金灶木水尅火之義。卽建都者亦然。故衡天下形勢。惟都關中都幽燕爲長策也。

魯哀公于孔子生不能用。死則諒之。諒爲哀。豈偶哉。子在春秋國。國皆知其賢。人人共稱其聖。而必不敢用。惟季桓子能用之。卽用之不終亦難能矣。康子忽父遺命。感公之魚邪。說不召孔子而召冉求。譬庸醫治疾不敢徑用附子而先

以乾薑肉桂試也只孔子一人行藏描畫出天下古今庸愚窠臼榜樣當時七十子皆及門而後仕者借其聲光以達而影跡相依倘先仕爲大夫則亦如子產晏嬰輩但陽浮慕耳心悅誠服惟顏回一人其他言言疑事事畏者也縱令孟子生同孔世親受業焉未必能如顏也夫豈待孔下孔子一等人遭時疑畏亦復如是

白公勝卽楚故太子建之子也建爲楚平王所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五初集

廢奔鄭以娶于婦故奢尚父子俱死建旣與鄭善不當陰通晉以謀鄭事泄被殺所自取也但伍員此時與建同居鄭與謀乎否若與謀是害之也若不與謀何不沮之可得自解于不知乎此員待太子建失着處也建死之後員挾勝奔吳又與退耕于野以待吳變兩人依倚最久及吳兵入郢鞭平王屍求昭王不得此時會諸侯聲楚罪而立勝以歸何其快哉桓文霸業自未

沈氏曰旦

卷一

三六初集

有過子此者員竟泯泯而歸糊塗極矣蓋建得罪于鄭不得罪于楚其子分誼當立況員父兄又因建而死者乎楚惠王召勝歸國以自禱特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寧成則與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此員待白公勝失着處也凡爲孝子必掩親之短而暴其所長與晉謀鄭建之愆也因太子建而死奢之忠也故爲勝計卽不報鄭亦可爲員計非立勝而嗣楚不足以洩前人之憤而竟其局子胥有靈其何說之辭或云勝必不足輔耳不然子胥與同患難安忍忘之子曰楚惠王欲召勝葉公止之謂其好勇而陰求死士夫春秋時嗣位篡位皆勝等輩何必盡賢好勇求死士正子胥當日作用也君子舉事豈計及他日成敗而後爲之若計及他日成敗則夫差之立子胥又不當以死爭矣

春申君李園之事文信侯嫪毐之事大相類陰謀造物所忌兩人皆不令終有以也予嘗以細事按之一切謀人戶婚田土者奇禍立至天道寬坦獨不漏網于陰謀之人士君子當以予言爲鑑

子請列傳孟嘗君遇趙與客斫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情雖慘毒猶怒其笑已耳平原君斬笑覺者美人頭不已甚乎毛遂混食客中而不與

沈氏曰

卷一

三七 初集

十九人之數李同却秦兵三十里戰死而不與食客之林向時所笑之覺安在哉不聞其以奇節著也固知兩君所結者客也非士也信陵君能得士矣聞侯生計輒泣下不忍于晉鄙視二君妄殺者過殊然從毛薛諫收魏破秦後過當歸老子趙惜其留魏而憂譏畏譏以酒色自狀也春申說士非楚宗室置不諭

非既知說難既抱孤憤則當隱身自韜不宜

數數于人世也憤世而復入世祗速禍耳戰國策載非短姚賈于秦王反爲所害夫秦王于非特以所傳書浮慕之周澤未渥也而遽斥其所

愛信之姚賈賈方受千戶封爲上卿可立談去乎則語極知矣非與李斯同事苟卿不知其爲人乎斯遣非藥使自殺料秦王之必後悔而欲速死之也秦以忌非故急攻韓此時非寸籌莫展韓以爲無實益而反受兵因棄去不用遣之

沈氏曰

卷一

三八 初集

使秦非心與秦之大用已也而畧不爲備竟不知相秦之後何術以處韓乎陰助韓則秦覺而不能相客明損韓則非又同姓諸公子也非何所持而戀戀于虎狼之固乎蓋筆下了了胸中憤憤卽令韓王用之亦必不免而況秦乎所可矜者南轅李斯皆旣用而後死惟非則未用而先死耳然亦其所遇之窮也

戰國諸侯聞說客大言一嚇魂胆皆碎欲其泣

則泣歛其魄則跪欲出其金珠則金珠出欲與其甲兵則甲兵與猶如弄嬰孩提傀儡只因胸中無學故也其時齊楚二國最愚頗非秦故乎祖龍蚕食齊楚實開繫焉不盡由三晉之瓜分也晉合并時亦頗怯楚怯秦有左傳可考秦廢封建爲郡縣最得宜廢阡陌之制則全非矣三代時無河患者有畝遂溝洫以備蓄洩故也蓄洩因時則水勢調而河不溢不涸早澇兩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九 初集

觀先王治河救荒之策卽寓諸井田中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孔子贊禹盡力乎溝洫禹治水者也盡力溝洫卽治水內一條目也舊說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今西北之餉反仰給東南是富戶依窶人以糊口倒置甚矣予意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路當復古井田之法則治河之費可省亦歲費穀登而無籍東南之輩輓爲矣或

曰古一夫授田百畝則可行今富者數十百頃貧者僅以畝計此法難行予曰不然富者自爲幾井貧者合爲一井但須良有司一料理耳然必須開耒之辟威尊力厚乃能行之否則紛紛多事是又一王安石也安石所頒之新法皆古人已試之舊法也

富民犯大罪者殺之但可正法而無禪于國籍沒其東又非體也不如仿漢制遷徙廣墾之地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二 初集

以實戶只是亦一策

克人犯重辟而可矜者殺之既不忍養之又耗國赦之則仍不悛而爲民害不如驅出口外卽古人所謂屏諸四夷也是亦一策

文場勝負不序齒寒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寅緣鑽刺而倖中者必無寅緣鑽刺而免死者世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

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番勞費耳

凡字義但可意會而不可明解者滑稽爲酒器  
繞梁爲樂器之類誤用之恐貽後人笑端

易呼豕爲偵釋典呼牛爲犢五代史呼馬爲駟  
皆物之去勢者俗刺詬媚貴顯謂之趨勢蓋極

鄙之也然縉紳寺人亦可以趨勢加之乎否

響卜有奇驗者以有心聽無心原屬自己之靈  
也古人有懷鏡以聽懷杓以聽者亦此意卽此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十一初集

思之祈義有驗不驗亦未必神之告不告也總  
自心所觸耳不然爲神者亦勞矣何不憚煩乃  
爾或云神廟左右空則聽牆屋塞則壅如人耳  
一樣此亦近理但神廟面前定無所障縱壅而  
不聽也豈蔽而不明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爲海上釣鰲客李  
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  
爲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思才者

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  
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故率  
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  
困白也况所云殊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  
斑

靖康間都城被圍四十餘日民已易子而食有  
因肥瘦不等而訟者貴戚富豪以雀鼠爲佳味  
相餽遺嗟夫輦轂之地何至無三月之糧宋儒

沈氏日旦

卷一

三十二初集

謂必待開城門而後開言路然士卒腸腹卽開  
言路何嗟及矣仲尼所謂去食非真欲去也設  
詞警世原爲足食者慮也而宋儒徂之遂云商  
亡而鉅橋在秦亡而敖倉在隋亡而洛口在適  
足爲寇資而因不早備儲蓄以釀北轍之虞可  
勝惜哉

古人抱紫髯者原具紫品從五臟六腑吹徹于  
外以成其清故詩美之云華佗無術醫清癯今

人腸胃十分醜齷而假托愛潔以掩其濁幾令  
倪處士無以自白

堯讓天下于許由法言以爲烏有堯祝禪器至  
重卽有鯀尚歷試安肯輕畀此說似而非也堯  
老欲弛負對嶽云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  
許由應在悉舉之內當時亦不止由一人特由  
耻之而逃以故尚書缺不載耳載之則是有天  
下若堯若桀一受一授視堯舜爲何如品乎子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三初集

雲疑莊而信書遂誕此事不知史遷于伯夷傳  
已明露之矣

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謹堯于崇山  
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極繇于羽  
山以變東夷蓋遠之而仍用以化俗非誅殺之  
也四凶當日皆抱異智負盛名爲岳牧所共薦  
惟堯舜灼見其不可用耳豈遂以上刑加乎流  
放遷極卽唐宋貶竄意猶然居官而治民也在

聖帝則爲不與同中國而令其以四裔老也此  
輩在中國必不肯安靖而如天之堯諱諱以恤  
刑勉舜又不忍加顯戮弗獲已而如此安置焉  
此與孔子諄少正卯心同而隱異春秋時列國  
環峙逐之出境則貽害于隣作難于魯禍根必  
致蔓延唐虞時六合爲家四裔可屏不必以兩  
觀之誅誅也

精雲氏之裔貪於飲食卽謂之不才子卽謂之  
沈氏曰旦 卷一 三四初集

饕餮天下惡之比于三凶夫口腹之欲甚細與  
人何涉而招尤此必貪婪無耻若齊人之饜酒  
肉以取厭于人故爲世詬詈耳或云齊人如此  
行藏卽亡八龜子亦可故也子曰做不得或驚  
問故子曰從來青樓之家無綠巾乞食之體彼  
齊人者東郭尚且垂涎中庭肯不染指施施從  
內出則嫖客立時駭散這如何做得  
凡人抱惡疾者以火燒之則瘥以刀斫之則藥

皆前生宿業宜有是炮烙之報割截之報也茲  
有人焉無所求于顯者而朝來暮去聞人側目  
侍僕掩口亦宜有是耻辱之報也業所驅迫彼  
不自由耳我輩當惻然隱之不當笑之惡來世  
亦遭此報

乏嗣非美兆也吾里中有乏嗣而生德色以立  
愛之說餌其宗人者寔至貧無立錫彼雖欲立  
愛而人却不愛之矣

沈氏日旦

卷一

三王初集

本朝有刺趙松雪者曰元家學士宋家郎此大  
頭巾話也子爲松雪解嘲趙氏祖宗生則青衣  
行酒死則雜牛馬骨葬趙氏子孫玉堂金馬居  
然清華之選果孰辱而孰榮也

凡進說者不當以是非爭當以利害動國之利  
害猶緩身之利害最急魯仲連折新垣衍吃緊  
處在將軍何以得故罷乎一勾伏仁傑醒武壘  
處吃緊處在未有姪爲天子而附姑于太廟者

也一勾以故帝秦之議立武之謀言下渙然冰  
釋一切蘇張秘術皆不外此

瑾尸錄陽明先生有紀夢詩其假托與否不可  
知總惜郭景純之忠破王導之奸也子就當時  
情事折衷王敦逆卽成導不過一宗藩耳未有  
弟篡之後不以位傳子而傳兄與侄者逆不成  
則亦族之禍且及于導禍小禍大導雖愚籌之  
熟矣必無陰主其事之理觀其情詞迫切以百

沈氏日旦

卷一

三王初集

口乞哀于周伯仁則且自料其不免特晉君臣  
胆弱狐疑畏敦之威不敢害導且僥倖萬一敦  
篡而調停有導在或寬晉君臣而不誅未可知  
也上下挾此隱情導乘機漏網又適奏伯仁之  
寃後人憤之而追貶耳于此論不苛不恕觀史  
者再酌之

人當危急存亡時變生呼吸局外人誰之玩之  
痛恨入骨伯仁取金印斗大謬與信布垓下失

期之事同功雖高怨毒深矣漢帝無悔言而導  
悔之不置猶有良心特其人庸庸軟熟跡涉柔  
奸微巧實無他腸予存此誦以質子後之觀史  
者

楚成王伐宋敗之弘射傷宋襄公襄公竟死永  
死之先又曾爲楚所執辱而學士家猶廁諸五  
伯之林得非以不鼓不成列一事大快腐儒心  
胸故耶

沈氏目目

卷一

三十七初集

衛鞅范雎所中傷皆人主骨肉鞅不免而雎免  
者太子未來太后過去故也至于條穰侯高陵  
華陽涇陽之短而逐之與韓非訐姚賈之事同  
一死一相庸非命乎

唐商人劉損妻裴氏有殊色爲高駢黨呂用之  
所奪憤惋成詩其畧云斷蹤青鳥罷啣箋魚在  
深淵日在天從此靡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  
泉又云意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願

作山頭似入石望夫衣上淚痕深此維揚往事  
也商人能詩亦自不俗何獨陽翟賈能著書乎  
惜裴氏不能爲紫玉耳後得此鬢老更力叱用  
之子斗拱間用之驚悚以裴還劉殆劍術取豈  
劉損願力精堅所感召耶

呼士爲秀才則怒呼僧爲和尚則怒然皆尊稱  
也賈誼以誦詩屬書聞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  
召置門下士能如賈誼方不忝秀才之稱顧反

沈氏目目

卷一

三八初集

怒耶或疑人誦已而怒亦情也四方上下曰和  
父母反拜曰尚世間僧以億萬計有幾和尚也  
哉

子忠肅被籍自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  
主心轉悔不然青官之易南城之錮儘可貝錦  
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  
宜比任怨任譏人情所難卽釋哀謀國前此有  
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膺亦出帝斷俱可



強辯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賄狼籍雖百喙曉曉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及湏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賊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待巨擘于齊國矣子因事而重有痛也

蒙恬疑而復請在扶蘇既死後則何不開悟扶蘇令少延旦夕之命乎扶蘇存則蒙氏無恙扶蘇死則蒙氏不保恬視爲兩截亦愚矣哉況弟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九初集

毅與高有隙毅亡而恬獨存乎恬父武祖驚世爲秦將攻取韓魏趙畧定疆楚皆其力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兄弟俱死晚矣而歸咎于地脉之絕迂矣太史公咎其不諫諫尤迂矣始皇帝可諷諫者乎挾重兵三十萬儲君在幕而死于亂賊之手終不得爲賢將矯詔之罪惟扶蘇可律胡亥耳蒙恬則其如趙高何武人不學無術可哀也

趙高劫殺二世引璽佩之上殿殿欲壞者三此自己神魂驚悸幻出傾圮之相非真欲壞也王莽初登殿御榻震動亦此意李斯列傳以嬰爲爲始皇弟始皇本紀以子嬰爲二世之兄子兩相矛盾夫趙高既殺扶蘇必不立其子若扶蘇之下胡亥之上另有一人史未嘗明載之也還屬始皇弟爲當子謂扶蘇昏懦與胡亥等卽得嗣位未必不寵異趙高若子嬰猶有嬴氏遺風

沈氏日旦

卷一

四十初集

扶蘇胡亥皆真命奴才翻似嫪毐所生絕不似始皇帝子也始皇帝有二十餘子胡亥少子非次子也其中豈無一二賢者偏溺愛胡亥亦天意也扶蘇乃漢元帝之流後人母以誦法孔子一語而追惜之也

丈夫溺愛少子雖英主亦不免秦皇漢高只因長子不愜其意而遷就護短其實胡亥如意二蠢物絕無可愛處後之廢嫡立庶者可深思矣

子歷觀往代開創之辟其繼世多庸且又思天  
意厭兵止殺如人大病初愈非安靜休息不能  
還元秦獨少此耳若扶蘇嗣位三五載卽世而  
子嬰承之秦社豈墟乎哉

陽世操榮辱者有銓部比部陰世王禍福者有  
天官地官漏于幽明之外者其權聽于史筆文  
人凡案間時時防有鬼瞰不可不慎也

世苦忙子苦閒閒之根有七貧賤無求則閒人  
沈氏日旦 卷一 四二初集

絕望于我則閒誓不爲人出力則閒胷中太明  
則閒眼中太毒則閒口中太察則閒禮文太疎  
懶則閒忙之根有六驟富貴則忙妄結交則忙  
才鈍而遇事不斬釘截鐵則忙至親密友居要  
路則忙字畫等伎足以需錢而不甚計錢則忙  
無耻則忙說者曰造化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  
斬于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  
人豈其然哉山叟厭如年之日閒婦愁如年之

夜此寂寞而非閒也神仙奉天尊迎送差遣愈  
不得閒塵世有不隨境轉之人窮達皆閒天壤  
間不多得也不隨境轉謂家有三子一子爲家相一子爲家臣一子爲家客  
凡物取其給用而止黃帝所嘗藥不知其數然  
醫生所用寧幾何哉蒼頡所製字不知其數然  
文人所用寧幾何哉財虜家積百萬而自身所  
實受用外皆棄與字之類也

事有明知其誤而不必辨者如毛寶放龜之類  
沈氏日旦 卷一 四三初集

其實之死與否係部曲所爲否畧之可也所重  
只在觸人善念見異類亦能報德耳安知倡此  
說者非權教乎人情勢利微骨說毛寶自身更  
覺悚聽不但人微言輕人微則事亦輕矣

沈氏日旦初集一卷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勿幸甫著

崇禎元年夏

詩人文人不必身遭其厄卽詩文亦有厄著述滿笥子孫輕其家丘同于敗紙一厄也他人蒐存稿殺青雜以僞撰削其直筆二厄也好利之裔視遺書若奇貨索人朱提妄意去取三厄也借文集爲募具抽豐達人猶酒肉僧昇菩薩

沈氏日旦

卷二

一 初集

像化緣死後蒙耻四厄也鑒此四厄當于生前刪定流傳以俟知已可耳

沈氏所撰初集風集

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真古開元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夫官錢之不行罪豈獨在百姓哉予違說中已窮其源矣從古人主只忌才不忌財故石崇與王愷鬪富擊碎帝所賜珊瑚樹又使家僮悉衣火浣布以誇帝而晉武帝皆能容之且以秦皇帝之暴爲

巴寡婦築懷清臺又令倚頰得朝見比于封君

以漢武帝之雄愛卓王孫綠熊皮但令進二十雙不盡取其百雙以唐玄宗之侈能舍王元寶之肆元寶對上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而上無愠色凡此皆不忌財之徵也漢武嘆想于文園唐玄折心于供奉寧惟不忌才更延攬矣他主能如是乎出賈誼于長沙則前席祇虛慕耳懷奇殞命獨韓非薛道衡

沈氏日旦

卷二

二 初集

乎哉

夏太康荒于田爲羿所逐不得返國殷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不得返國隋煬駕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不得返國蓋帝星上應天象離其位者必凶否則好遁亦無大失德處而狠狠至此此三辟覆轍皆堯以後事也堯戒舜毋若丹朱傲慢逐是好堯何所見之早其不傳丹朱以免于逐且弑也愛天下亦所以愛胤

子也

人情好盡爲累聞人煉藥未知所煉何藥卽云

要用桑薪要隔湯滾爲炒入人園林未曾遍覽

卽云尚少某卉尚缺某石見人著書猶未開卷

卽云曾有續集否千喙一轍耳不勝洗予所以

與世日遠也向自傳以風語爲近古意

予之刻論專以待不恕之人而疑者反嫌予刻

猶如西市殺人觀者不閱爰書不悉罪狀反謂

沈氏日日

卷二

三 初集

刑官殘忍耳

張文忠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文忠上

章固辭謂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政少保

蓋此時諱言建儲文忠借此作諷因事納忠大

臣之妙用也而誌反不載說者以爲文忠辭早

就尊誌特諱之所見鄙矣太子太保視少保相

去幾何而錙銖較量事君者不從大體處權衡

論人者不從大端處擬議皆惑也况文忠首接

非仕貧者安得以抱擊之細節律乎前輩高朗

處爲後輩所泯滅坡老有云一塊好猪肉却被

世人生吃了了味口淡

本朝墓銘墓表行狀傳記等多不核有子孫誇

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罔摘辭者有祖父盜名

預作誣語示後以爲他日乞言地者有彼此道

聽全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趙甲事情加諸錢

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特神其說以釣

沈氏日日

卷二

四 初集

受陳壽之未者王元美先生歷剖其誣恐彼世

誤認爲真耳然此等文字斷斷不傳雖不置喙

亦可

訓蒙之師其門人有登第者必引以爲己功此

念入土不化竟不知成佛作祖之僧初出家時

亦自有披剃師也

水至滯也而水可以剖舟金至堅也而純可以

繞指剛柔倚伏卽溫泉京焰之義歟

熹宗末年逆璫魏忠賢假旨緹騎紛出逮大臣于獄極刑斃之不可勝數姑蘇顏佩章齊民也校尉至境所逮者銓部周順昌係廉官顏不勝憤乘萬衆聚觀推殺之周竟被逮死綿衣衛獄顏挺身抗言斬于市自後緹騎不敢輕出但妄撫按昇進免沿途毒害之苦其有德于海內諸臣甚鉅而追卹未必及也特紀之以追配古要離之風與顏同事被害者有周景文

沈氏日旦

卷二

五 初集

萬曆壬午武林民變顏末詳弋說中其時撫臺發兵擒斬醒醉相半非露頂卽側帽惟戴巾人得幸免至今武林風俗人人愛戴巾怖心所結相沿成習自壬午昉也

序齒錄以教讓也而多隱年則訂盟之始已相欺矣自茲以往何事不欺最可恨者北關習氣房頭與長班合謀以欺同門之友座師未受其一而門生已耗其九于戲言嘲之暴飲未加于

百姓橫征先及于同年丁卯南畿榜首沈君欽分各止貳星此張希仲對子言者紀以志美使後之清脩者有芳躅可襲

紂去舜于有餘載舜以玳瑁爲梳無非之者紂以象齒爲簪何所不可而箕子啼也若圍棋不作自堯蹴鞠不作自黃帝樗蒲不作自老子笙簫不作自女媧網不作自伏羲刺譏且百出矣紂作紂見博物志此亦趣人惜其兇惡耳下此

沈氏日旦

卷二

六 初集

而曹植之雙陸又名長行局名握槊漢武帝之藏鉤蒙恬之策雖戲具然皆獨創者古人心思智巧通出今人之上令人依樣畫葫蘆猶慚其不古若也噫

孝武本紀全篇皆方士神僊封禪等事其徵賢良開道通夷用兵絕域諸務悉不載非實錄也或李陵降匈奴而遷下蚕室有難于措詞者特畧之歟說者謂景武本紀俱褚少孫所補恐

未必然

史遺錄卷二

聖祖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國初時人情也至于今武臣亦愛錢總戎以下無不賄升者太史公傳李將軍惜其數奇侈其家聲而未稱李廣孫李禹爲太子所寵幸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可知李氏先世不惟勇且廉也與報任安書臨財廉取予義士辛同甘苦數語默相照應抑禹正所以揚陵也讀史

沈氏日旦

卷二

初集

若于此三字急須着眼

平津侯弘賢相也其得體要處在諫止通西南夷築朔方郡雖其間不無遷就而所全實多汲黯黷直人也見其委死遂以曲學阿世加之然武帝獨智自賢須以巽入弘與黯相反而實相成畢竟黯不能容出守淮陽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乞骸不許反褒美焉弘孝後母縱布被果詐亦脩名之士爲相時所默調陰救處弘不自言

人亦不知說者毋徂太史公貶謫而猥鄙之也

殺主父儼僣原恣橫偏齊王自殺傷人王親親之誼力主置朔方郡以開邊釁與弘異議儼實自速戾焉罪不在弘其徒董仲舒于膠西董廋迂儒祇堪作藩傳耳未必弘妬之而脩郤也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離離其夫感異夢而買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強逐他雞不容喙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橫耶雜聞

沈氏日旦

卷二

人初集

語立刻觸階死此微友唐星樣言也武林有一啞喉漢不能言却能謳歌忽一日高聲大唱羊房火起唱之不止衆奔至羊房已成燼矣他屋賴以救焚此杭紳趙鎮巷言也二事恐未必謠靜中念及紀之以資鼓掌

藝苑卮言歷舉古今貴而壽者自商周至我明凡五十六人却遺趙充國馮導韋素不載夫三人昭然耳目者尚遺之則其他漏遺者多矣惜

予腹空不能殫其姓名爲恨卮言中厠武元衡  
覺未安武爲潘鎮所嫉凶死不能優遊待盡何  
名爲壽

婚喪慶吊之儀有費少而反適觀者有費多而  
仍苟簡者不在有侵牟無侵牟有樽節無樽節  
間論也善用之則一以當二不善用之則百不  
及十譬置薪于竈竈大小同薪燥濕堅脆輕重  
同而計其所燎相去倍蓰乃知一切豐儉胥以  
沈氏曰旦 卷二 九初集

智遲也

昔予計偕長安爲卜夜飲與蕭山黃大年作談  
鈎戲勝負未判閩中方伯書挑鬪氣甚雄予應  
之曰先破黃巢後征方臘座中以爲雅譁二友  
俱成進士相繼物故久矣思之惘然

匈奴列傳邇其先爲髮后氏苗裔括地譜云桀  
放走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矣邇  
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呼爲匈奴然則冒頓與

禹盜淵源一脉哉天何分華夷也祀之用夷但  
悖禹不悖桀萬世而下受北虜大患皆成湯遺  
澤焉假令紂而不死亦遭放流稂莠滋蔓中原  
君民其無咍類矣乎

品題百葉以荔支爲第一楊梅蘋婆遠不逮也  
予意將荔釀酒定勝葡萄惜閩粵炎熱恐作酸  
耳好事者當于岩洞幽冷處試之龍眼不幸與  
荔同域錫以奴名或亦其自取不然膜厚而核  
沈氏曰旦 卷二 十初集

細雖濃郁遜荔而恬雅超之矣

魯哀公欲西蓋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難不爭  
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  
困拙說而得說者以爲寓言非也予宗有一物  
正如是蓋恩與愚相投氣味懸合曰哀曰野名  
不虛矣

王元美戲爲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一貧困  
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

人無終九無後皆歷指其人而中有未當處或才不逮于作者或自貽伊戚非冒濫才士卽冒濫數奇耳元美後瘡瘍半載殷都秀才過而戲之謂宜加十命蓋惡疾也因復枚舉其人誣之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誣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愆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賜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卽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

沈氏曰旦

卷二

十一初集

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

有說焉文人于妙不必更作他業卽此已爲世

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辱側

目者趾相接也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此文人矜誇習氣也但父子不同倘如蘇之于禹厲之于宣乎作未必定勝述也惜聽者不以此相戲耳昔李千鱗秉憲關中許中丞宗魯問當今何人能

詩李首推王元美次推宗子相許但索宗詩觀而不及王蓋此時子相見爲考功郎故也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慚面赤夫對于鱗而問詩人猶旣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已可異矣末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面九子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含之也

沈氏曰旦

卷二

十一初集

也園扉死囚必詠不以聽者固多爲國行法不得不諱而情可矜疑者亦不少也今人但知防範罔知憐恤能于此發菩提心則法星卽福星矣

人有敗名喪節爲清議所不齒者尤宜憐恤袪因相與狹斜一念之差悔莫追耳本來耻辱心原在也子爲孝廉時郡邑公舉公會亦隨衆一出有一夫子然獨坐獨立獨行同袍中羞與爲



伍若將俛焉予就彼聊通寒溫亦厚道也而我之聲價自在後賢當深味之

古人讀書不窺園者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董仲舒但三年已耳此皆腐儒學究但專記誦絕少心靈者也園尚不窺豈樂山水若以尼父語按之卽謂不仁不智亦可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後其期者也後遂定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三 初集

爲例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子瞻登第後英宗卽欲大用之魏公以爲太驟必老其才而爲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終灌之才遠出詎下實見得誼但摧折之而已絳灌才品遠出詎下實見得誼少年輕薄不可使遽得志非盡出于忌也

顧比部携榼小園見石隙中所吐草花指示予

曰此妙藥也名曰小蘗治小便赤白濁神效向患此恙四十日莫瘳遇喬醫生用此配合他藥一劑而愈識之以示後人顧又自述其盛聯一對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化陳爲新語頗佳併識之

辛比部滇人也小心謹言一日與荆曹國博十餘衆聚飲予亦在坐諸公語及男色事辛曰吾鄉絕無此此非人所爲衆大笑曰我輩其入于

沈氏日旦

卷二

十四 初集

非人哉辛面赤踴躍久之甚矣謹言之難也世間難事有七一日覓葬地二日擇良師三日尋館穀四日貸朱提五日書室奚童六日作婦人傳誌狀壽祭文七日訂期遊賞或問師旣難擇館應易尋子言不刺謬乎予云幾見良師而無館穀者乎或問訂期遊賞何故難之予云地位同志趣不同以貴招賤以富招貧則匪人乘機濫矣一切朋交不拘寒煥咸以同調爲主茲

何容易

豹文金錢虎文橫斜大不侔也予廣其旨有錢之惡人曰豹無錢之惡人曰虎富欺貧豹食虎情態相似

桑穀之樹人布種則不生烏啣其子墮地則生豈氣相感耶秋海棠手擲其子則不生以筋翠之則生卉木之賦離斯人也如是

老者壯者少者數十人聚于一堂則特分爲三

沈氏曰

卷二

二五 初集

各從其類此有我相卽豪傑不免又有少年人似髦老成人似童者兩情仍自冰炭

項羽不稱帝而自號西楚霸王似草寇氣質且西之一字已絕無混一之意何必嘆天亡哉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其密邇宿遷富貴故鄉之鄙見耳顧不使沛公居關中而蜀漢處之則四塞之險百二之雄羽明知其爲要害地也說者謂羽未踐天子位况身首異處當降爲世家

不當刪本紀儒生成敗論事多主此說獨不思二世呂后視羽且何如哉昏辟淫化置本紀則不倫而夷于世家又無此體羽事雖不成不失爲豪傑也廟之本紀固宜

古人塚不一其處有爲人所慕而壘土以寄思者有姓名同而後人傳疑者故子路墓一在清豐一在長垣一在開州扶蘇墓一在慶陽寧州一在延安綏德關雲長墓一在當陽一在成都

沈氏曰

卷二

上六 初集

萬里橋上古趙趙女媧伯夷陵原亦不以一二盡也

淵明五子雖俱不好學然豈遂不好遊不好弄耶令彭澤繞八旬而三徑就荒情可想矣松菊不刈以爲薪猶有存者蓋桑梓之誼未絕也迺陶公餅果無餘飲酒未足安所得貲爲卜築費哉所云日涉成趣祇自嘲非自快也

羊欣書法摹魏夫人梁武帝請爲婢學夫人舉

止羞滅子謂人苦不自知梁武之信沙門亦頭陀學佛假意慈悲也又云學欣書者爲重墓古人稱與墓之賤以士臣皂皂臣與與臣墓墓迺執役之最賤者故呼婢之婢爲重墓而詩紀靈墓史紀柏墓鳳臺驚墓又爲尊稱矣

晉溫太真擊錢鳳壁憤訴不行于王敦漢袁盎斥趙同下車諸不行于文帝古人術數相類未必相師也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七 初集

姪智有勝叔者袁盎之兄子種是也廷辱趙同種之謀也從爲吳祖不効治王但說以毋反幸得自脫亦種之謀也然能聽用其謀則盎豈癡叔耶盎從史盜盎侍兒卽以賜之後從史爲校尉司馬卒賴其力以免于吳微從史則盎爲刀下鬼矣從史報恩之厚從知人之明兩足多焉侍兒亦非常婢也從史有不可測得見事在種子語可智者樂于處從子房行少傳事而叔孫通爲太

傳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皆處後也豈真自揣其不若哉防其傾軋而以讓消之且事權不專則責任輕而罪戾亦輕也

陳平畫美人圖以懼閼氏而白登圍解此策張儀早行之矣令靳尚駕此說以給幸姬鄭袖因得自脫于楚未必陳之效張抑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閼氏與鄭袖其情相等而單于與楚懷王慣聽婦人言亦不約而同也

沈氏日旦

卷二

十八 初集

說客能自揣者惟陸賈耳折難結箕倨之尉佗而令其驟然起坐奉約稱臣此猶不難孝惠時諸呂用事劉氏將殆賈度不能口舌爭病免家居何其善韜也將相交驩之策曲逆非不知而燕居深念者未知太尉心事何如耳得賈言迎刃而解此旁觀勝當局非平智出賈下也張釋之止番夫之拜此說非是禽獸薄乃上林尉職掌此而不知則溺職甚矣何以尉爲非宰

相不問錢穀者比也。文帝言其無賴，最是當夫承帝問而代對甚悉。一以寬尉罪，一以解帝怒也。何云喋喋利口乎？假令是時無當夫代對，則尉且得罪黜矣。卽拜爲上林令，亦鼓舞之術，而釋之，固止此。必與尉有舊，而巧詞以爲之地，釋之，非利口而何？古帝王有天資，勝臣下而反過聽臣下者，此類是也。然人主小心慎密，亦是美事。

沈氏曰旦

卷二

王初集

釋之，勅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何鯁直也。及景帝卽位，而懼其脩怨，用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嗟乎！景帝殺死父難之，郢通而貸，勅已之。張釋之苛恕兩截，何也？通龍臣殺之，可以收名。釋之名臣貨之，亦可以取名也。景帝刻深之主，特以名心爲累。于張則逆用其情，于郢則順適其忿。竟不知桑梓敬共，亦可以得名也。改父之臣所損多矣。

王初集曰：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

杭州諺：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着嫁時衣。言其能自開拓也。然此皆過求語。自我者來，能吃得分時飯，便爲守成之男。能着得嫁時衣，便爲安分之女。

漢功臣惟黥布、彭越、張敖、反史，但云滅不云族。韓信激之，使反，反形未成，彭越則絕無反狀，夷族不已。甚乎！漢祚四百載，享國長久，天道殊不可曉。豈錄其誅暴之功，畧其行事之毒耶？雖然，新莽篡

沈氏曰旦

卷二

王初集

位，漢祚斬矣。此後，王莽則光武仁厚所延也。韓信微時，坐法當斬，賴滕公故得赦。史不詳其酬報之事，何也？信報漂母小惠，忘滕公大德，忽蕭何知己之恩，斬楚亡將鍾離昧以媚漢帝，負故人之義，挑激陳豨反以陷之，種種皆薄賜也。張倉子王陵猶韓信之于滕公也，倉位至丞相，古人舉動，偶儻片言而死，因立赦言者，聽者俱有俠氣。若今人則以爲非常之原也，曰法不行。

也豪傑喪斧鑕者多矣

宦途墮蹬吾有說以相解借一命之榮作萬性之禍一樂也寬親累害吾有說以相寬借今世之財了前生之債二樂也多口譏謗吾有說以相慰借他人之誣誑代自己之懺悔三樂也墮身地獄觀想天堂遭時不如意者不可無此心境

箕子次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

沈氏口目

卷二

三子初集

終令命皆順人情所喜悅也次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皆順人情所憎棄也若宋人必且以饒好德居五福之首以惡弱寇六極之先矣

晉文公初娶狄女再娶齊女三娶秦女反國後但迎秦女爲夫人夫狄猶小國也齊秦並大國而齊女又文公所素愛者向時戈逐咎犯者何心齊女殺蚤娶而醉遣之此情此誠何忍背之

真堪入江淹恨賦哉白頭吟不足嘆矣要之齊

與秦並宗人女非桓公繆公之親女及妹也但此時桓公已薨繆公見在又爲之誅亂臣呂卻又送三千人衛之以備難故耳仲尼謂晉文公誦而不正予卽其受餐返壁與愛戀齊女二事衡之則晉文公色而不貨然竟以秦女爲夫人又勢而不色也

或問文公若迎齊女將執肯僞爲妾乎予曰文

沈氏口目

卷二

三子初集

公又不娶進鄉賢祠只如傳奇中趙牛兩夫人敵體亦可也只因微霸諸侯恐失驪于秦遂以並后匹嫡爲嫌耳曷若併狄女迎歸鼎足而居不大快乎真正英雄決不肯做薄德事惟偽道學乃忍爲之不知觀過知仁原不礙兩廡間生猪肉一塊也

昔人以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爲建德之風又以貪把書卷爲實歷日子則夫名利之場廷損德

之藪而目不識丁者。虛度浮生真可惜也。  
人情變異。故傀儡輪尺。方相踰丈。皆非常形也。  
人情貴似。漢壘石有渾融若天成。假似真也。關  
洞者玲瓏若人巧真似假也。短不傀儡。長不方  
相。行者過之而不顧。假山不似真。真山不似假。  
遊者遇之而不驚。失。惟智人善用異。善用似。而  
我以真常涉世。不愚乎哉。

沈氏曰

卷二

二三初集

其據。一者鴻鉅之計。九者纖微之圖也。事事糾  
繩。如無疾人。輕易服藥。一旦疾篤。仍以常藥投  
之。豈能奏効。

吳俗有四。貝之談。一曰令貝。一曰者貝。一曰分  
貝。一曰戎貝。謂貪則必賄。賄則必貪。貪則必至  
于爲賊。而後已也。予廣之爲五。乃有貝也。近時  
賊多通賄于捕官。官得賄而反僂被盜之家。反  
怒擒盜之役。亦世道大可憂事也。

世廟政文宣王爲至聖先師。易像爲主。卽起孔  
子于九原。亦必心肯真英王作用哉。一時腐儒  
迂儒。各有異議。祇因胸中竅脉。蔽塞渾是。人股  
時丈填滿。乃出此倍上之言耳。試申其說。蓋孔  
子原以德重。不以爵重者也。卽欲以爵尊之王  
之上。有帝帝之上。有皇而僅限于王。則卑之也。  
極矣。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尼病間。遂以行詐欺  
天罪之生。不敢當侯禮。而殺顧敢膺王號乎。是

沈氏曰

卷二

二四初集

儒紳士大夫之識。反出黔婁妻下也。况王號創  
自唐玄宗。安知非揚國忠等所更定乎。何足爲  
法。太抵凡庸原無特見。假令舊稱先師而新改  
爲王。則又羣起喋喋爭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像與偏奚別哉。是欲孔子無後也。像乃  
二氏之教。非儒教也。然二氏爲異端。而偏用其  
像。甚矣時文之塞竅也。

飛鬼。日行三萬里。則自燕至滇。可朝夕往返乎。

此不經之譚也。古人馬色尚黃，故黃帝馬有飛黃、騰黃、乘黃、吉黃、羣黃、紫黃之別。毛詩動必曰四黃，蓋有所本也。周穆王傳八駿，名曰井井而王子年拾遺記悉與之異。說者以爲未見本傳故也。予謂本傳亦未必確，安知非好事者所附會。秦始皇有七馬，其第六曰銅雀，而魏武帝亦以銅雀名墓，未詳其故。

千里馬必六七成群，方可備人主之用。蓋人主

沈氏曰旦

卷二

三六初集

出人其護從最多，單騎飛馳衆驚莫及。若將軍戰馬防其敗奔，以疾速爲貴，只單騎亦足矣。漢文帝自伐還，有九馬浮雲、赤電、絕群、逸驪、紫燕、綠離、龍子、鱗駒，絕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正嫌其無用也。酸儒不深思以爲不貴異物可笑也。萬曆間寧夏叛，將李承恩據城負固，城破突圍而逃，其所騎白驪乃素愛者，承恩被獲，此驪哀鳴不食而死，承恩不忠于國，驪忠于一王，豈人果

不如物乎？惜其異類無識，不能苦口諫也。可謂義驪當匹休義馬。

陸產之畜，形體皆可限量，惟豕與鼠有數倍于常體者，豕可重三四百斤，太倉鼠尾長一尺，蓋二物屬亥子，猶之乎水族也。混食已至大則大矣

信陵君救趙，趙魏兩破，秦軍名動諸侯，雖然才必試而後見。當邯鄲告急時，信陵將畧人無知者，卽信陵始願亦不自意其能如是也。觀其約

沈氏曰旦

卷二

三六初集

車騎百乘，與客同赴秦軍，則胸中原屬孟浪，此時直請于魏王之前，分晉鄙兵半自將以救趙亦可。侯請而不得，他圖未晚，而計不出此，吾故料公子不自知不自信也。惟侯竊知其韜畧在晉鄙上，教以竊符奇策，倘他人則無益于趙，有損于魏，竊未必輕以此策獻矣。據跡則晉鄙無辜冤死，按其實鄙亦固陋無足惜者，秦以移兵擊魏，嚇王魏王宜其惴惴鄙而社稷臣也不當

以唇齒之勢動乎其時幸而按兵不出出亦無濟爲平原君者求平待斃別無片毫與晉鄙等復何殊哉不然陽割地以求和而陰設伏以擊其情歸是亦一策惜趙君臣膽落而不能也山林高士其靈心傲骨者出而仕貧如善知識不能乘輶隨大衆托鉢免不得與酒肉和尚聚首腥氣逼人歸脫芒屨上禪床臥此際卽是淨土但恐明日又要托鉢若得脫離此輩獨自求

沈氏曰旦

卷二

三二 初集

討次宅亦化城矣

宋儒謂文王演易流爲卜筮之書箕子陳範流爲災異之說聖經何不幸哉此論迂甚夫聖人不言則已言必期于救世虛譚而無實際者異端曲學借以驚愚俗于日用何裨卜筮夾疑乃若凶悔各所自出災異悟主乃用人行政所攸關是天道人道合併之精也顧云不幸乎况文王原因姜里之囚而演易箕子原因武王之訪

而陳範則卜筮災異蓋要渺處非粗迹也宋儒尚口與晉人等晉之清談不甚悲厭者猶有陰柔作用在唇舌之外如泥水破秦等事在焉宋儒只一箇誠正兀米來也是誠正微欲去也是誠正曾有以良知二字裁定逆濫如我浙王文成者乎一切事物但歸之于理至于天巍巍蕩蕩不可思議亦曰理而已矣理何不幸也哉

沈氏曰旦

卷二

三八 初集

謂此間樂不思蜀也說者又以爲太蠢子曰非也後主固庸愚然孔明教以學申韓則亦非塊然無知者果塊然無知而以申韓之術進參朮飲死屍孔明不若是之愚也出師二表豈對木石敷陳哉能安于愚而不自用是卽其一隙之明也不然武侯爲所掣肘能自由乎亡國之後轉思孔明遺言而飾爲痴蠢如啞如聵苟延殘喘子申韓亦頗有入處

申韓亦頗有入處



國朝祝允明翰墨甲當代，摘詞頗非當家如王盤金餅四字開口便俗，議論尤甚，鑒其汚跡于忠肅公，非本懷也。祿因徐有貞是其外祖故耳。王元美與祝皆吳人，王極口寬于，不左袒有貞，乃其靈處。祝握筆作書，是其本等，而妄議社稷功臣，可謂不安分矣。耳食者毋爲所惑。

梁孝王出之尊爲上客，夫李斯亦從獄中上書，而

沈氏曰且

卷二

三九 初集

趙高使人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則羊勝公孫譏不至如趙高之毒，梁孝王不至如二世之昏也。鄒陽既作脫不遠引高飛，而猶栖栖與枚乘莊忌輩客遊于梁，可謂不智幸而孝王早薨，人無所庸其嫉，不然爲勝譏輩者豈少哉。

野史如草木子、雙溪雜記、校山野記、剪勝野聞、客坐新聞、震澤紀聞、明世學山、都公譚纂群居解疑傳信錄之類多誣誣不足信，王介州燕語

中力辯其謬二則耳，食不確一則橫議不公，予生平絕不作野史傳奇小說等書，惡墮口業，報也。

世間有一種人，懶觀正史，勤看野史，讀秦漢文千遍不熟，誦傳奇曲調過目不忘者，皆邪慧也。岐巧也，又有一種人與顯者一揖之後，面目終身不忘，卽世說新語所云公白令人難記耳，是人亦將曰公自令人難忘，非我之善記也。

沈氏曰且

卷二

三九 初集

世人見吾行卷有引呂東萊博議相譽者，甚受其累，因思王元美先生被劾語，崑山弋陽之譏，充斥于後庭，與此正相類，可發知我者一笑。皇明資治通紀與高氏鴻猷錄述聖祖始生時有紅羅浮水面，卽取作襁，因以紅羅障名其地，說者誕之，謂實錄備載瑞徵，偏缺此耶，必傳聞者誤也。由此推之，正史亦有不足憑者，香孩兒營與紅羅障何異，近代猶如是，遠之而吞卯

願武等事上世渺茫之說寧足據哉不敢據以爲有安敢據以爲無聖人所謂缺疑者此也

金陵季冬桃葉無恙因題詩其上以示韓月以爲國傳韓南粵人也渡頭瞻月塚如塲悉葉蔡蔡

不畏霜莫認長干爲嶺表舉帷何處是桃柳

祖制見任官不許建碑立祠天啓末年壽瑞生祠布滿省郡舉世若狂今上龍飛詔毀壽以

克軍餉公憤大快其遺黨竊議改爲神廟予聞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一初集

而異之神不歆非類譬囚服而加諸士大夫之身榮耶辱耶况以自殺之罪闔而神肯依其官臨其位亦不成其爲神矣

虞姬伏劍于垓下綠珠墮樓于金谷太真蒙面于馬嵬美婦人未有能令終教非紅顏薄命之說也霸王沐猴李倫財虜玄宗昏辟不足以庇其所權當時幽憂棄置而不以色升者玉石並焚于昆火史不傳矣西施托身范蠡蓋全則施

亦全是以君子慎所托也然西施功存霸越非其他色荒者比又不在紅顏中論矣

張齊賢微時何至乞食于盜史載其能啖肥猪十餘斤亦怪矣哉凡人命中食神健旺者體豐厚縱飲食又喜謳歌蓋脾性初音也

王元美云自古文章之士每有仙去者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來有所自去有所歸理或然耶因歷舉古人羽化具解冥聰等異以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一初集

實之予有說焉初世爲人者于文章一窺未能通曉凡以文章命世靈心靈語出人意表者其人原從沙門星宿神祇中來者也此等人慧足而福不足故生前坎壈歿後復還故物蓋謫仙也其性習絕與人殊以此

諺曰朝內無人莫做官然吹嗟汲引未必納賂則猶古道也至于今則否苞苴不入雖親故滿門自問絕矣暮夜纔通雖羈孤伏野除目登矣

予欲改二字手內無錢莫做官。

人與禽獸相異幾希其鑒鑒同其頌軋同其懶情同其淫狎同其附和而不特立同祗緣胎孕之初父精母血皆六畜所化就况交感之際五體俱橫卽欲與禽獸異不能也惟嗜飲好外二事乃禽獸所絕無者而嗜肉好內之人遂群起議之矣。

客有謂予不善作詞曲者因以小圃爲題戲擬

沈氏曰旦

卷一

三三 初集

黃鶯兒一調○春色爛衝門爲迷花幾斷魂天堯隔水多嬌嫩薰風似溫聲似吞林○慣見蓬霜髮美閒身懷人無語清典寄芳尊

漢史出司馬遷范曄手筆唐史出歐陽修手筆聲價自貴我昭代多才人而不令備史館之職千載而下必有追惜之者

宋人稱檳榔有四德醉則能醒醒則能醉饑則能飽飽則能饑吾戲錫以名曰鄉愿菓

弁州續集較正集更覺自然無斧鑿痕而訛傳出山人曹子念代筆可笑也元美命世未千秋大業豈甘假手崔季珪乎曹果抱才如是顧不自已立名而爲他人捉刀牀頭不若是之誦且愚也此必曹氏喬謊修其先人而耳食者感之耳曹自稱元美甥而元美文集云友人曹昌先其人曾謁先君其著作予嘗見之

余初縮牧綬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

沈氏曰旦

卷二

三四 初集

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某何事得罪地方而以不肖軌跡相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既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宋必此令之果怨而思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歸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

今有壽聞富之附好事者一笑衛良直待去思  
遯。廨貌忙營未去時寶篋若同周八百兩峯飛  
去讓生祠後賢追請白祥麟朝瀾堪爲畏壘基  
香火苦無下挂處石梁跨水架生祠度寒尸祝  
不如茲墓簿沿門衡轍施可怪古人多闕事吾  
公與少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故荒  
翁與諸生。

孫權奉書曹操尊之爲帝而自稱臣撫大驚曰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五初集

是兒欲置吾爐火上耶此有鑒于王莽也莽之  
篡數千萬稱力誦德之人速之莽之戮亦數千  
萬稱力誦德之人陷之也卽謂崔呈秀諸鄙夫  
害死魏忠賢亦可

身世如逆旅旅未有不逆者而望其順骨肉爲  
冤親親未有不冤者而求其睦祇自苦耳人生  
本來根器原自懸絕有享科名爲人所羨而自  
彼言之祇受業報者有處約素爲人所輕而自

後言之寔受福報者譬如州官郎署得之曰隆  
別駕得之曰陞當邇其資格所從來也

王文成破年藩歸勒石紀功在匡廬山太子讀  
書臺蓋正德庚辰歲也未云嘉靖我邦國明年  
辛巳世廟龍飛改元嘉靖人謂文成扶異術  
精于數學而然予謂安知其非偶耶嘉靖設邦  
書記之矣假令萬曆庚申歲而握管者曰天啓  
其亦將銘諸識耶前知耶然則

沈氏日旦

卷二

三六初集

曾經用之偏安短祚僅二載宰相須用讀書人  
此言不謬

近代輔臣無愆得謗者莫寬于王經石公其子  
衡本真才也而儀郎高桂彈之直至覆試而始  
白後中式辛丑科第二人廷試亦居第二其女  
曇陽本真仙也而浮議蜩起以汙之至登白簡  
昔賢謂佛仙不產于微賤必生國王大臣之家  
恐受人凌慢觀世人毀曇陽于此說又不驗

矣

爲聞近市則日暮有滌穢桶聲五鼓有殺猪聲  
天明有荷担鬻物聲有冠蓋傳呼聲有兒啼姬  
哭聲皆不雅馴惟婚姻鼓吹聲差足娛耳而輟  
歌聲又令人懷慘不樂若市居吳城則又添一  
穢行聲必不得已合此人聲雜以雞犬聲嘈嘈  
嚶嚶聽者莫辨其庶幾乎稍能辨則不堪矣聖  
人所謂耳順此亦順乎石

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七 初集

人雖善別能別此蠅之異于彼蠅耶螻蟻亦然  
大而鸞鵲則欲有別矣又大而犬馬則綽有別  
矣仙佛視人猶人視蟻蠅也孰從而區別之不  
第此也宰官視輿皂面貌雷同頗難識認僅可  
于肥瘦長短老幼間別之數日不見恍恍乎不  
復記憶矣

世間真正節義因貪賤而湮滅人皆知之自富  
貴家飾爲節義巧文人衮衮者不可勝數而真

正節義反疑其飾也此亦十之一耳然文章中  
虛實較然難掩慧心人自覺之

賜煖耳者謂風氣寒甚即百官侍朝時亦許戴  
煖耳非未賜之前在外併不敢戴也古人賜劍  
轡上殿所重在上殿二字亦即賜煖耳之義不  
然士民未嘗蒙賜而先緡紳擁貂不悖且  
昧此者謂之太慈除目有正推陪推以俟上  
之自擇可才敢專也

沈氏日旦

卷二

三八 初集

舉朝狂閔出言悖亂無人臣禮幸 至尊優容  
不然殆矣昧此者謂之太橫

漢高帝中流矢疾篤自安于命不使良醫治病  
且嬖罵之何其達也賜金五十斤不太奢乎終  
喜其病可治一語也此與賞家令事同人情好  
諛卽豪傑不免哉

釋門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果爾則忠烈死者  
反不若偷生者乎予謂此大雄氏慈悲好生意

蓋構教也。

鍾伯敬先生擬曹操議黃祖殺稱衡書可稱文  
家能品予戲擬黃祖答曹操書其畧曰丈夫處  
世非乘雲而龍驤卽繫垓而螻蛄譬之于馬遇  
伯樂而跳梁如故豈堪鞭策監車之下寧復有  
騏驥哉衡有逼人之氣無踰人之才與孔融同  
一流人物足下以鼓吏辱之士可殺不可辱可  
辱則非士矣孤故殺之以全其節亦猶足下殺  
沈氏曰旦 卷二 三九 初集

智乎料衡必不少貶料孤必不能相容而忍于  
相送送之日卽殺之日矣其心事有不可對人  
言者無怪人言嘖嘖有假手于孤之說也且足  
下非但辱衡已也阮瑀屈列翠工劉楨滅死輪  
作皆優伶畜之僅保首領所差可處在亦能受  
文人之辱耳孤私揣之足下所忌者在智士不  
在文人以故陳琳辱及祖父而不加誅恩寵彌  
篤楊脩慣露機警無辜受戮雖其所自取而悞  
沈氏曰旦 卷二 四下 初集

伎甚矣若衡者不文不智徒以一片傲骨觚髀  
霸王之前不爲足下所忌而爲足下所愚若果  
爲足下所忌不用之卽殺之斷不以真正英豪  
委棄于孤側也衡爲人不諳時勢概用猖狂欲  
以輕人而反爲人所輕倘其持論嚴整物望翕  
歸衡之爲衡未可知也足下何仇于融何惜于  
衡哉計自今以是非付之論定殺衡一事孤獨  
任其愆未敢以分謗望足下爲盛德累也足下

其再思之

才者衆所忌也。才士者衆所欲甘心焉者也。人而憐才。豈不犯衆怒哉。殺生人與放生人勢不兩立。然殺生者多。放生者少。忌才者多。憐才者少。則勝負之數有所歸矣。

泰山無字碑說者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世師其智。移而之冢。此說迂甚。按史記始皇酷好立石。紀功以故。鄒嶧山梁父山之冢。山石不門。行

沈氏曰

卷二

四一初集

有刻文而泰山但立石。獨無刻文者。此乃其封禪處。非紀功處也。天高難近。岱宗最高。于此設祭。與神靈便于上通。張晏說可證也。若欲以此愚黔首而疑後世。始皇不愚至是。

世間能醫之士。負時名者。無不惟與文人才士遊者。至文人才士有疾。夫豈惟不計利。卽竭盡心力。勿恤也。此其所以通于醫也。慧也。此世間瑞氣也。

登岱有蘇頌書頌在摩崖銘之旁。何物林煥以

四大字奪之。真千古罪人也。此無可救藥者。予杭西湖亦有殺風景事。二瑞淨慈寺山門外大樹四株。其根盤錯屈曲如蛟。蟬龍蛇狀。爲孫中貴所填塞。不令人見。今亦無人知者。靈隱寺冷泉亭溪石縱橫轉折如流觴。曲水狀頗有畫意。亦爲孫中貴所填塞。似閘似壩。好事君子肯去其填塞之物。則三十餘年前第一朝。此

沈氏曰

卷二

四三初集

可救藥者也。孫中貴點綴湖山頗有微勞。然遇士大夫勸脩勸造。則堅執不從。不脫涓瑣習氣。此二事舉動。蓋孺子養大鳥之喻也。

愛人者。各以自已所得力處教人。予避地白門歲一歸掃墓。知交諄諄勸勉勿讀書。勿作詩文。夫林下老翁。舍此何以遣日。然予不以爲異者。知其愛我也。彼自已所得力處在是也。詩人如袁石公鍾伯敬。雖脫楚氣。而自以爲是。

力詆前輩亦其鄙陋處也。迺鍾起衰後又微刺袁益可笑矣。詩古文之祿至今日不絕如綫。又復彼此傾軋。必至舉世聲價而後已。倡議攻濟南者爲公安。而反噬公安者爲竟陵。螳螂捕蟬之喻。若爲此輩發。迴辭壇中之黃雀豈少哉。黃雀所遺之矢。螳螂負戴去者。又不少也。

野史多誕。而視名明所紀尤其不經。如所載吳城老父每剔耳耳中得物甚多云。五穀全銀猶沈氏日旦

卷二

四三初集

可云羅綺綈帛之類皆出焉。則誕甚矣。葑門一娼亦然。尤可笑也。此翁善書而貪。鄉人妄謔之。遂認爲真。而附諸志怪之列。至于慣詆于忠肅公。則列子所謂秦人逢氏子得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者。顛倒錯亂。自其症候使然。不足怪也。

淮南憚汲黯。遼人憚司馬光。猶然藉人主之明與信耳。不然宮之奇固在也。而璧乘貽矣。伍子

胥固在也。而美女獻矣。夫寧惟是孔子大聖不能沮女樂之不歸。其高于宮之奇伍子胥處在不諫而徑去耳。若非孔子則腐儒持論又道不能格君心之非矣。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爲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居館壞心術。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四初集

損陰德誤人家子弟。故予無是也。若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世之君子弗迂視予言也。黃大年先生有言。太史公纂述賈誼之文。則誼文卽遷文矣。此說極是。譬諸曲焉。出自綠珠之口。卽爲石家腔。出自莫愁之吻。卽爲盧家調。而



曲有二平才子之筆氣佳人之肉音變化不一也

山水之名勝每因詩文賦記傳播人間予有妙喻山水猶舉子焉才人高士猶主司焉僻遠之山水有終身不得見主司一面者密邇之山水有終年自獻而主司不屑收爲桃李者遇合有等而未中者何也亦譬有賦西湖獨無坡仙也

沈氏日旦

卷二

四五 初集

棄之耶

漢興之初君負臣漢亡之際臣負君夫安知莽卓操三賊非信越布三勲之輪轉乎

宰官中以畫名者圖屏冊葉但書號不書名雖非真筆然取以充數備員不得不與庸劣畫工一體陳列君子慎術以此逃名亦以此也

梨花者灌溉同雨露風日亦同然路旁之花不如僻遠之地茂且滋者豈盡由成賊之故緣看

花人眼光注射有所以鍊其神也花亦暗爲玲之病最畏人看也

江陰謬宮諭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世宗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謬特爲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耳張之曾孫孝廉諱紹祖者與謬友善謬必不肯假借一日謬與張孝廉同在友人家觀徐者

沈氏日旦

卷二

四六 初集

召仙箕上判云袞之孫謝君教誨謬慚聳默禱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謬又以已之生平默禱則云君才高天下節義自負當爲一代偉人謬又以已之末路默禱則云功名壽考惟德享之謬君竟遭魏璫之禍冤死狴犴鬼神不惟前知且寓規璫焉此張孝廉親對予言者後輩奸輕侮先進觀此自當汗顏

弁州山人續集載潘司空治河得遺骸一副顯

類似馬首其肢節爲民間攫去因神其事以爲龍骨而進諸朝貯內帑焉予以臆斷之必非龍也龍則飛天變化縱死亦沉于海委于山耳殆鯢鱣蛇鰻之類歟况龍乃君象以龍骨煇殊非蒿呼之體不敬甚矣此世宗朝事也免于逮問者天幸哉

宰相子勿令判鼓此宋人防窳故意也假令蔡京居相子攸判鼓未必不開告訐之門以逐其

沈氏曰且

卷二

四七初集

災然此豈可以爲常乎

郭景純事元帝允三上疏一因刑獄之濫一因日有黑氣一因帝留妖人任谷在官疏皆情辭剴切蓋直臣也博學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所著有洞林注釋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蓋詞臣也耳食者但列諸方伎之流悲夫若徂商羊萍食諸異則仲尼大聖當冠方伎久矣

松之枯也自下而上梅之稿也自上而下人身

之毛在上部者從根長在下部者從末長人足之行男子踰域則右足先舉女子踰域則左足先舉俱可默自驗也

講章時統可經世乎論畧策料可用兵乎予芻見文士當削去初場但觀其謀議武夫當削去末場但程其騎射如是庶所舉者畧堪用乎

人心信鬼而疑人故星命家每托諸異夢之默啟異人之陰授以神其說人心趨炎而任耳故

沈氏曰且

卷二

四八初集

以術糊口者每借重宰官詩文爲標榜非得已也若真正嚴君平管輅則不必矣

予未至金陵時莫不侈言其勝因傲居焉蓋借六朝二字爲影射欺以其方也及至所見殊不然因思釋道家所言異境奇域黃金爲室白玉爲階沉香丹砂等充溢之類皆屬虛幻不過引誘人修福耳如小孩子不肯讀書便說讀書有許多好處至于寂寞寒窓之苦落第淹滯之苦

宦途隱忍之苦置不言矣

士大夫生漢唐宋時如生國王大臣之家不覺氣揚生魏晉五代時如生娼優隸卒之家不覺氣短陶潛阮籍輩報此而自放于酒蓋隱情也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人以布衣而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不易家詞勤請僅乃得郡外補耳以故歐陽永叔蘇氏兄弟每每與難退之感出處行藏至今日沈氏日旦

卷二

四九 初集

而掃地極矣可羞可涕可鞭可殺不止于長太息也

米南宮袍笏拜石呼之爲丈頗有晉人風味下壺禮法之士性面嚴冷則又當于宋人中求之矣此皆雞羣野鶴特立而不隨世轉者也

紀載家一切神奇之事必歸諸武侯一切趣事必歸諸坡老其詞溢而失實未可盡信則女傳載蔡琰詩云爲董卓驅入胡地夫文姬流落失

所乃伯喈遇害後事伯喈在卓方體之安得有此况卓生平祇此憐才寸莖可因紿逆大愚僥沒之乎范曄不察採入本傳由此推之正史尚誣何況裨編雜說可輕信耶

江水用碧澄之方可飲然頗發脹蓋毒虫所吐納有怪異藏伏而人不知者蘇子瞻久飲江水而覺井水腥澁其所飲者蓋清遠峽與羅浮楊子幾派未必江水之盡甘也而以爲自江沈氏日旦

卷二

三一 初集

賢于北江夫豈其然

于瞻自言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蓋子瞻原非凡品其來爲戒和尚其去爲奎宿故羅漢特現神異在他人卽敬信奉之未必有此光景也

沈氏日旦初集卷二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秋

送南少宰伺初張公榮擢北上仍以少宰協理詹事府事序

代留都綰綬作

夫人臣必出處正而後可展經世之畧邇公之還譏而家食也在逆亂亂政之世計公之出山而典留銓也在今上龍飛之初及公之內轉

沈氏日旦

卷三

一 和集

而還朝也在清議光昭泰茅畢拔之際天下想聞其風采公亦自慶其遭逢詞林出處之正無踰公者之行也去探路漸近矣方今主聖時危諸艱攸萃四夷效尤于遠左環伺而勦遼左靖則夷氛悉銷試與公熟籌遼事可乎古人當迫急時庸愚袖手退而避賢者路今人當迫急時庸愚連袂進而掣賢者肘公知其故乎古之名將以八千兵當符秦以五百兵當兀朮戰

勝而有餘今之債帥以十四萬兵守關門而不

足公知其故乎澶淵之役許犒金錢不過三十

萬南北饗兵者四十年奴酋乘突以來請帑餉

餉歲費縣官金三百萬而全彌淪浹迄無寧歲

公知其故乎姬公于不得處日夜仰思此亦公

仰思時矣譬閭井富民十年訟而家不破者無

有哉林泉隱逸安發乎抱焚昆之懼清夜淚落

而不揩之夫猶視蟻至爲奇貨毋適以國戲乎

沈氏日旦

卷三

二 初集

究之轉尚方爲杜郵卽此夫也公誠思補牢顧犬何者爲急著乎在朝諸紳但聞有復遼之語而未必俱存復遼之志局外遺英縱或有復遼之人而又不獲操復遼之柄貪鄙之徒惟思乾沒援遼之餉而恬不畏處遼之誅任恣之臣不使竟守遼之功而偏代受失遼之罪更可異者喪師辱國罰不及于始禍之元兇猶謂國有法乎論至此又費公一番仰思矣憂時憤世如公

侃侃建議不啻宗李則既有其志矣吾見其人矣自神皇迄今疏十餘上流播海內傳爲石畫吾復聞其語矣雖然相業何者最先良平之智不得不出鄭侯下者以薦韓淮陰一事扼要爭奇爲漢元勲卧龍失關張後束手無措則將固戡亂所必資予私揣公之深心必有一二鷹揚默注于疇昔以答聖明者不日平臺召對咨將材于新輔定不以孔臭肥瘦等賄帥汗

沈氏曰

卷三

二 初集

齒頰也公詞臣也請以詩喻李杜奇才不登唐榜必科目是拘則是漢不得淮陰唐不得汾陽而未不得武襄武穆也然捨此則又有一種賁緣之純裨進故嚴將材最難必也廣爲詢獨爲試試之以覘其謀試之以程其勇試而薦其可哉蓋何所以試信者不載于史無從知之然必非無據而謬薦者公肯留神乎否公雲間人也先達徐文貞相業甲 永陵曩時青島誌祀禁

不聞聲虜直趨順義無所掠遁去皆文貞運籌之功夫以肅皇帝之威嚴文貞得便宜從事矧側席虛懷如今上乎公不難仰止先程以捷四夷暢皇靈副八埏之屬望而惟願公爲天下得人予以拓其經濟爲出處重爲同列屬吏光故于其行也規頌兼陳是爲序

與學憲樊致虛公祖書

不肖養病白下無名可逃勿安何必入海善藏

沈氏曰

卷三

四 初集

其拙夷門莫知有侯栩栩遽遽自悔長揖督郵晚也憲諭垂注慙懇畸人傲吏何自物色于慈墓哉憐才高誼篤舊雅懷並偏古人矣雖然過情之褒多絲溺愛蒙索取俚刻遽說董子明雱不盡由膠東之故買生賦鵬實則因長沙之以也老公祖文壇龍象藝苑斗山亦豈抱嗜癖癖耶何索之急也初意侯身後始出以避目前悠悠之口今爲知己所迫顧力獻上業已剪拂于

君山還祈升冕于玄晏政如浮圖揮天邀有舍  
利光明便令夜叉辟易耳不肯始受五斗之累  
既墮五文之障以老于五濁之世而不能遂五  
岳之願皆命也達命如老公祖何以策之茲者  
買舟掃墓渴望見清光而遠嫌且止傾嚮之  
悅在菁莪之卒章矣外有所資人生于情何能  
已已孫明復之乞粟或不取厭于范文正乎臨  
楮無任依戀之至

沈氏日旦

卷三

王初集

當今之世不容人做好官行好事養安持祿原  
非得已然好念當常存諸胷中豈因畏途風波  
遂埋沒我本性倘機會可乘不妨救濟遇高賢  
下問不妨傾吐若概用浮沉之術則內昧良心  
外負科目鬼神瞰之必遭陰殛凡冥司幽宰皆  
生前行好事而遭謗做好官而被黜者也世無  
說謊之佛祖安得忽果報爲荒唐而不怖乎

錢塘羅貫中者元末人也作通俗演義三國志

及水滸傳行于世其子孫三世得啞疾豈扶微  
盡巧見忌于造物耶在小說中稱聖稱神真所  
謂集大成也吾杭推不朽人物此當屈指星命  
家王玉田亦錢塘人所著有醉醒子集垂世賈  
勳海寧人生正德間先玉田擅名術並奇中  
老者無寐乃多思之故顧云心血不足可笑也  
近死之心後籌兒孫前迴恩怨枕上如年猶如  
童子聞詰朝演戲徹夜不眠總由妄想所致夫

沈氏日旦

卷三

六初集

童子平日一眠到曉何獨此夜偏心血不足耶  
因思多而傷神致耗心血則有之矣

記者紀陳蔡諸徒並宰我子貢殊未確短喪  
而斥其不仁晝寢而謂其何誅蓋孔所痛絕者  
祇因其賢仲尼于堯舜遂冒濫言語之科則有  
若類率一語頗足相當何故漏遺也豈遭難時  
偶離索取

繭斃于錢縲于杙其爲華表而被帝躬爲敝屣

而卑弓足寵辱大異。垂總付之不知也。古人所云身後名此足以破其障矣。

蔓草附松栢猶可附。奈李則立稿。蓋松栢結構挺拔。超出蔓草之上。故不能相累。若奈李骨幹脆弱。一受纏綿。輒奪其雨露。遮其風日。束其枝葉。故立稿耳。小人倚附君子亦然。君子當自揭其爲。何如品不富。寬于茹納。輒爲此輩作緣。以貽悔也。世之君子。桃李多而松栢少。慎之哉。

沈氏日旦

卷三

七 初集

禮記曾子問有所謂接祭者。接乃疾速之義。四書中接與接漸亦此意。

酉陽雜俎載入土不爛者。惟硃漆箸與頭髮二物。予所見硃不然。野外暴露之棺。年深被發之墳。但見骸骨不見髮也。則髮先腐朽矣。穢壤中亦頗見朱箸。然剝落將盡。僅存稀微耳。

豫章劉鋹名將亦世將也。每進兵或五里或十里。必遣偵者搜山而後復進。蓋防有伏焉。什伍

隨兵自擇定。而帥不强之。氣誼素孚。緩急相救。卽此二端已覘其用兵之妙矣。遼左陷而鋹陣亡。乃賊臣楊鐸害之。非其罪也。同時有杜松者。

勇而無謀。然與鋹皆忠義。皆爲鐸所害。說者謂其輸國情于虜。又賂虜有無難詰。鋹義兒曰劉昭孫力敵千夫。鋹臨別向鐸叮嚀如銃三發。則勢急矣。當出銃師以救我。至是銃四發而昭孫三潰圍出。引領望救。救竟不至。竟以身殉。予所聞于東征士卒者的有據也。紀之以志痛。

沈氏日旦

卷三

八 初集

招隱詩有兩解。自林泉人言則爲招仕者而諷之。隱自君相言則爲招隱者而使之仕也。

蘭桂牡丹芍藥水仙茉莉瑞香臘梅等花色馨俱擅者。用糞穢灌溉則滋茂。但以清水沃之則立瘁。惟桃于清水覺相宜。故爲蓬島中物耳。嗟乎。今之宦途以書畫詩文筆墨等作禮儀。貽要入與養花者沃清水同。

以不肖待人所失者少所得者多以聖賢望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塵世中爲聖賢者千百之一二爲不肖者爾絲牛毛無窮極也

冊書所云身之八殺貪嗔淫怒以貪爲首命之四業昔惡恃已狎以背惠爲首實則慝貪之人

未有不背惠者不肯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

主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已之謀且欲盡已之毒盡已

沈氏日旦 卷三 九 初集

之美設有人焉贈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

之曰何不密以相授顧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

何至使彼負仗義之名吾蒙割潤之跡也則謬

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餌我也卽不然

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

之證也聖賢何人如字後乃爲信而耳笋之初出勃然挺生而人不覺覺之經旬不能盈尺且轉眄萎矣花葢亦然豈花竹秉性喜深

厭人觀之而然抑人目俗且毒一顧之後損其天機遂不復如初見時耶世有善養花者卽善養生者也內省天機則心不妄動外察俗目則不爲人所惑

以百年通計之則五十居半亦大衍之數也故

曰五十以學易此孔子年踰知命後語恐壽筭

不待則歲月有限難以盡易之妙必天啓其好學之苦而加我數年適可耳紫陽云加作假五十作卒誤無疑也然歟否歟

沈氏日旦 卷三 一 初集

花之重臺者必不結果文之艷異者豈能集福

乎故稱門人弟子曰桃李取華實並茂之義然

桃李花果皆尋常無奇惟無奇故可久也

國家設科取士百十人中得一二雋彥或功業

或節義或文章各居一焉如唐得裴度宋得韓琦之類豈惟全榜生色庶一番勞費不至落空

否則蠹國賊民之士有不如無反不若漁者舉網無魚猶無害也唐榜得李林甫盧杞宋榜得



秦檜賈似道。天生亡國之臣。以報李趙。應有一段因果。可專咎舉主乎。願有國家者。不負忠臣。不負勞臣。蓋綿祚之至計也。

士大夫以官爲重者。爲外吏不敢與豪右相角。爲內吏不敢與權要相角。入門戶中。偏與同襟相角。然同襟彼此傾軋。最能壞官。嗟乎。是豈必嶺外能死人哉。

小宛遭時不淑。相戒免禍。以敬儀爲首務。東晉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一 初集

之士。偏沉湎于酒。其彼昏壹醉之儔。數抑托諾。酒以寄其狂歎。殆匡時無計。不得已而然與。詩人苦情。似異而寔同也。

今人作詩。必五首十首二十首。皆務外也。竟不知前人。有七首十一首者。不然。古詩十九首。豈不能足毛遂之數哉。

宋之和議。儒者相傳罪檜。其說誠是。但和亦談何容易。譬兩造角訟。彼此求勝。不可必得。則和

雖非上着。亦中策也。宋有吳韓劉岳宗李等人。物氣足吞虜。不然金木。兀肯許其和乎。後世無和具。而復耻言和。竟不知其何所恃也。

人身之勢。陰陽原無定名。醫方云。滋陰補腎。又云。壯陽固腎。宵小附權貴。曰趨勢。蓋指此物也。而中消無勢。可趨。亦曰趨勢。此五虎五彪十孩兒輩。所以死不服也。雖然。唐之李。世天子受制于家。奴呼宦官爲父母。請以是爲孩兒解嘲。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二 初集

熱腸人處世最苦。腸熱則眼清。眼清則口快。口快則招尤。世之大賢。絕少。大賢聞過。輒感肅。愚悞諫。輒怨。匪愛不止于怨。輒思所以報復之矣。調世之術。腸眼俱冷。競稱爲長者焉。仲尼加祝鮀于宋朝上。見衰世必佞而後免。卽徒然猶未足。以容也。

殷高宗。漢武帝。享國長久。其精神原足以持世也。桓靈短祚。神靡而不振。氣散而不收。故委轡

也附權者引繩披根水山果足恃乎主譬諸樹  
權姦譬諸蠹而蠹死必後于樹樹死則蠹無所  
依蠹死則食蠹之餘者無所附矣

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  
敗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真  
總以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  
使哭玩世不恭等諸弄孩

降夷內附而收之以爲名此古人失策處也流

沈氏曰旦 卷三 一三 初集

害直至于今中華之產雜以夷種別有肺腸倍  
難感化秦由余漢金日磾唐李光弼渾瑊之流  
何可多得望一二于千百失策甚矣風會日薄  
習俗日衰職此之由

起家科目者侈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  
明賣比諸通賄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  
私賣孰暖昧孰光明乎

罪阮籍者謂其母垂死猶圍碁決賭此名教中

常談耳籍蓋原壤之流立意自廢者彼正欲令  
人作如是觀籍與山濤赤幘竹林爲好友濤舉  
孝廉籍所爲如是蘇子瞻曰陛下以孝取人則  
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籍之賢之識何難修名  
以待舉而骨瘡哀毀甘讓持籌之王戎爲之所  
受端不在名矣學士家眼界須寬勿被古人瞞  
過

商武丁曰高宗唐李治亦曰高宗宋趙鼎亦曰

沈氏曰旦 卷三 十四 初集

高宗唐宋昏辟堦謚于三代之興王骨濫特甚  
標出以俟後世臣子諛主者適所以陷主哉  
英明果銳之辟厥胤每多仁柔故漢高帝之繼  
世乃孝惠也唐太宗之繼世乃高宗也扶蘇不  
祀天所以感秦戾太子不立天所以祚漢然則  
劉禪何以亡蜀有二說焉一則禪享國太久不  
如孝惠等之蚤世一則先主原過于仁柔不應  
復以仁柔濟也

衛武公不迂腐處全在善戲謔而不爲虐否則與方春時和不可折柳等陋儒無以分也血脉有不必傳者桓溫之先爲桓憂廬杞之先爲廬憂黨類有不必錮者張去疾之後爲張良許敬宗之後爲許遠

夏日于地上見一蟻負一死蟻急趨夫異類縱抱狐兔之悲自未有相收相卹不忍捐棄如蟻若也靈哉蟻篤哉蟻其悲哀之情當有不殊于

沈氏日旦

卷三

一五初集

人者造物視人猶人視蟻等無有二

開真君護法建寺出天台智者智顗傳此開皇十二年事也今佛寺中塑開像爲伽藍神蓋本此然予有說焉業已受師五戒後世猶血食之恐非神意所安况寺賜玉泉其名雖美却由晉王廣具奏而得夫隋煬獸行鬼所嗜也神顧歆之乎自開皇壬子暨仁壽甲子九十有三年而廢之弒逆始著豈禪師與神不預計其將來之

惡歟

東平王漢之宗室求史記諸子漢秘不與猶然禁挾書之陋見耳唐以詩春秋禮記賜吐蕃從裴光庭之奏也賢秦漢遠矣當今編戶子史而間左六經迺宗室之爲東平夷虜之爲吐蕃者幾寒峻之士中華之人除鉛槧外肯讀書者又幾人哉

肅宗卽位于靈武權也矧發馬鬼時父老遮道沈氏日旦

卷三

十六初集

固留已奉旨傳位乎但上皇自蜀還當仍以帝位讓父而退處青宮侯玄宗再有命太上皇禮處之庶幾子道不失而心跡兩安然且惑張良姊諧殺建寧王倓豈能爲此哉此非口舌所能轉以故李泌見幾而去歸衡山也

肅宗時大將軍告身一通繞易一醉代宗時開中斗米千錢空匱如此賴劉晏爲轉運使而帑藏漸充用人固理財要着晏爲楊炎所陷無罪

而死藩鎮且峰起矣

削七國之策發自晁錯而錯卽死于其事幸蜀之策發自楊國忠而國忠卽死于其途謀國者慎之哉謀之不臧併禍其身雖然怨天尤人得乎

野史多不核者弊在食耳在護奸故凡傳奇小說毀于忠肅者乃徐有貞姻黨毀王文成者趙宸濠餘孽李士實之流未可輕信當代人物所

沈氏曰

卷三

一七 初集

借光以抗衡漢唐宋者于王外頗不多得毋使受青蠅之點哉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迺靈寶瓊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蓋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冠謙之溫觴于杜光庭而僞撰百出符呪黃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世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十六天者倘亦強設名目以欺世

而茫無對證者歟

本朝中涓謀大逆者二曹古職劉瑾亂政者十一王振牛玉汪直梁芳輩與李廣魏彬谷大鼎張雄張銳馮保謀叛者二喜寧畢真賢者口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忠者二雲奇何文鼎有邊功者二鄭和劉永昌功罪相當者二蕭敬張永自正德庚午逆瑾伏誅後至天啓初年凡百有十載而復有魏忠賢之禍縷縷四出籍沒廉官所

沈氏曰

卷三

十八 初集

殺戮賢士大夫無算其姪良卿封寧國公封侯封伯賜鐵券造府第海內稱功頌德生祠遍于天下借大工名色搜括民財市鬻卿貳內帑金珠珍異盡輦歸私室言官結舌獻媚而已卽天變示儆日官懼不敢奏此古今一大劫也

緣木求魚必無之事然峽中有鯢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聲如小兒從川有鮪如鯢聲亦如兒啼俱能緣木學者局于所見不廣之若博物

仲尼決不作此等語

開元甲寅秋焚珠玉錦繡于殿前此何心也而  
長春遣宦官下江南取鵝鵝鵝等物又何意  
也擢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相此何心也信  
任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以臻亂又何  
意也從古主念之難無踰玄宗者或武惠妃之  
遺一日而殺三子則太平公主之謀遂亦屬影  
響何者王珣張說魏知古等品皆不佳或因主  
沈氏曰且 卷三 二十九 初集

勢太橫而文致之歟蓋構彘官闢以巧博名位  
乃小人梯榮之常態朝紳公正者知之而不救  
救救之卽指爲黨古今同此情也

尹子奇四寇睢陽自春徂冬幾一載夫睢陽誠  
要害地誠當死守然矢盡食盡而援不至與其  
城陷毋寧委空城與賊走保他境猶爲長策哉  
況睢陽原許遠邑境巡特借以捍賊者乎城陷  
之後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則睢陽空城子

奇果不能守委之無傷也若巡遠走入陳留則  
有無限作用惜哉猝不及慮吾不爲當時之雀  
鼠僕妾惜而爲巡遠之忠烈惜

嚴莊乃安氏將也助祿山叛君教慶緒弑父受  
其降而官以司農則肅宗之驚可想矣夫古之  
君亦有納降者然史必書某殺某以兵降以城  
降莊有一于是乎未幾史思明詐以所部來降  
旋叛去僭稱燕王鋒不可遏有以也更可異者

沈氏曰且

卷三

二十九 初集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與嚴莊同列捷伐  
元勳埒爵于叛賊之黨太心憤且耻是以尤節  
度之師並潰于相州也

李長源與帝同榻寢因而請去所謂臣功太高  
亦太奇不知何所指也以長源之恬雅不當自  
鳴其功又云不聽臣去是殺臣也語俱不近人  
情總緣肅宗昏極故耳李唐自太宗外無一賢  
辟卽毒如武曌猶令人有餘思也

大臣無愧于御製碑者唐有死節之段秀實宋有正色立朝之韓琦于德神二宗頗生色焉魏徵李勣張說趙普李用和瑣不足道矣何煩御製爲也假令安祿山未反而以考終則玄宗定有褒美悼惜之章寧肯默默已耶

朱泚圖奉天經月向使桑道茂之言不用築城不堅李懷光之救不至城中乏食則德宗無死所矣懷光功最鉅顧釜鬲于盧杞咫尺不得面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一初集

帝憤恚而反德宗之驚亦不在肅代下也

古人所謂將吏將士者在將之下卒之上如幕賓記室參軍之類以各謀議以通情款卽諳占候習醫藥命相之術者皆收備緩急之用故越兵伐蜀有君子六千蓋此輩也今亡之矣

霞彩麗天渾似鳳荷錢得水便成珠此予夢中

詩也餘句惜不能記

王叔文專政纔半載耳無大過惡且有美舉二

焉罷進奉官市五坊小兒之類二也遣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也何故犯衆怒而得貶蓋順宗耳軟骨脆不足以庇叔文至憲宗嗣位猶窮叔文之黨而貶柳宗元劉禹錫也二人皆賢者豈得以朋黨相加遺乎夫成王時周公治內召公卽不悅韓琦主撤簾之事富弼卽不悅百世之下毋以韋臯賤叔文等罪惡而遂少叔文也臯雖賢不過如召伯富弼且節度在外得于風聞而

沈氏日旦

卷三

十二初集

叔文德業聞望不能如周公韓琦則受屈宜矣彼憲順肅王豈能排衆非而定一是哉後之君子事美辭則宜任事庸主則不宜專專則無補于國而身受其禍

奸人陷害善類必言之成章持之成理鑿鑿動聽武恩思對中宗云東之輩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也五王果入其彀中盧杞言于德

宗曰李懷光勲業蓋世賊徒破膽若乘隙恢復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得以爲備後難圖矣以故帝感其說詔屯便橋懷光自負解奉天之圍咫尺不得面帝怏怏而反聖人所謂利口覆邦此類是也此不第庸主受惑卽英主未能速悟但英主能追悔耳漢武帝江充其證也

事有晚蓋而併恕其生平者狄仁傑薦五王是沈氏曰旦

卷三

三三初集

也向令五王負所舉不能反周爲唐則仁傑祇名教之罪人矣

與人共事而好立異議甚不便于己身予嘗見婢僕養雞者一雞獨棲獨止不與衆雞爲群每當飼時衆雞聚啄而此一雞常不得飽人之立異而失利者與雞何殊

奉二世爲凌烟閣欲與山齊而唐太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所圖功臣乃長孫無忌等猶賢奸參

焉未幾武璽篡矣唐昭宗因之亦曰凌烟閣惑奸相柳燦奏圖四鎮元帥以梁王爲首俄被弑矣夫凌競凌偏乃不美之名烟霞烟雨亦山林寂寞之象非朝宇所宜崇也二世受禍于望夷以下凌上未必非謙彼麒麟雲臺名實俱雅唐不漢是師而效尤亡辟耶

仲尼曰史闕文後馬遷史記補入褚先生司馬貞固不足道至于宋儒事事以孔律人者而大沈氏曰旦

卷三

三四初集

學引程子語意補釋格物致知二章闕文之義何居

前代父子濟美者相業則李吉甫李德裕呂蒙正呂夷簡將猷則李晟李愬曹彬曹瑋節義則嵇康嵇紹翰墨則王羲之王獻之科名則梁顥梁固兄弟濟美者霸業則孫策孫權辭賦則陸機陸雲文章則蘇軾蘇轍忠烈則顏杲卿顏真卿恬退則疏廣疏受理學則程顥程頤勇敢則

吳璘吳玠此皆眞實匹休絕無纖毫假借者  
京營戎政卽古之南北軍左右神策是也錦衣  
衛卽古之司隸校尉執金吾是也說者曰京營  
當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當用士人勿以  
緹騎爲之非也用世祿則保帶礪之念壞而憑  
城社之念銷用宿將則藩鎮節度使不在疆圉  
而在輦轂有大可憂者用緹騎則武夫跋扈猶  
有文臣制之用士人則賢者少不賢者多非作

沈氏日旦

卷三

壬子初集

威招權卽委響煬灶有不可勝言之弊此祖  
宗有深意焉未可輕議予更有說焉京營較錦  
衣更重承平之世仍用世祿戡亂之朝特用宿  
將不易之定論也

觀書者但知墓誌碑傳行狀多論筆不知野錄  
雜紀頗多贊筆俱不足憑也後人作史湏慎之  
予嘗謂史氏不遭陰譴定遭陽譴故私居不敢  
僭擬野史等書且恐身後有僞托者而預記于

此

帝王降生必有所自說者謂宋仁宗係赤脚大  
仙輪轉此猶近似蓋仁宗賢主也至謂明皇在  
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則不倫何者明皇無  
道之主跡其糊心拓行幾無復人道豈上界有  
此等樣仙耶

語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夫弓箕猶形相似也冶裘則懸殊甚矣豈陶之

沈氏日旦

卷三

壬子初集

外更有冶裘之外別有裘乎

神廟初年江陵專政京師士夫拜帖不寫正字  
但以紅戳蓋面因張政府名居正特避其諱也  
相沿至今不改有昧其故者仍于紅籤上寫一  
正字可笑也尤可笑者巡道馬呈秀郡邑手板  
皆寫稟字不寫呈字則名且卑諱矣守道程載  
伊郡邑供億不開下程止開下陳則併其姓亦  
諱矣不識張字敬當路時禮帖中例用奉引敬



字樣何以代之。馮保用事時太保少保字作何稱呼。

馮吳觀六句贊像

先生高齋名山響坐環堵中生丘壑想先生道號曰吳觀躡足登峯天門泮渙先生纂脩有遊史咫尺墨莊登臨憑几先生吏隱拜中翰秩邁素松冠彈霄漢先生壽厄公侯執桃熟三千籌添六十。

沈氏曰且

卷三

三七 初集

戊辰七月十一旭際池水熱甚魚悉浮水面有死者蓋是日未伏已畢地氣夜升故也。不然月照露零水宜涼而反熱無是理也謹記之。戊辰九月初五日閏邸報見饒侍御疏中語切中今時用人之弊喜而錄之其畧云戶部主事行邊受事數月不遇司支放耳卽曰此邊才也爲之咨部轉邊道矣或偶值夷虜不來支吾半載有餘則又曰此真邊才也加級加銜未幾而

蹶陞邊撫矣碌碌庸人建牙樹纛逸事尚可問哉予廣其旨而戲言之方今幸拘資格耳不然場屋試士一切管供給官悉超轉翰林院流馬修撰等去矣蓋文武殊途因食得官其爲捷徑一也。

風俗僻陋處衣冠染色未便非尚白也玄宗幸蜀圖山谷老弱聚觀皆冠白巾好事者附會謂追思諸葛武侯而服至今不除何其迂也夫建

沈氏曰且

卷三

三八 初集

業士民亦尚白亦豈感周公瑾而爲之服歟况鄧艾破蜀者也喪民不祠亮而祠艾未洪咨夔毀之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此其證據云王全斌貪縱妄殺止于貶官曹彬沈義倫與之共事各清慎自守歸橐惟圖書數卷而已說者曰平蜀將帥古多不利夫桓南郡吳漢岑彭鄧艾鍾會郭崇韜康延孝等或有宿業或自貽伊戚未必盡屬于數奇也豈他山川社稷不靈而

蜀獨靈能作祟于伐蜀者哉。果爾則受伐之時，蜀神何一籌莫展，而偏仇于蜀平之後耶？清慎如曹彬等，免矣。

六十千支皆有神神，皆有名稱。傳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夫神即不好媚，何至反好侮耶？呼其名是侮之也，而顧拯其壘，沃其隄乎？

本朝一切怪誕之事，皆附會于劉誠意。猶前此沈氏曰：旦

卷三

三九 初集

異聞奇舉，盡歸諸葛武侯也。按誠意洪武八年卒，此時懿文未薨，建文僅週歲，而預以袈裟剗刀度牒等物，緘篋授之。有是哉！此載震澤紀聞。文人多謊筆，俗人多謊口，以謊口傳謊筆，以謊筆實謊口，自盤古至今，釀成一謊世界耳。

王祥李密，世所稱孝子也。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且尊崇爲太學師及高貴鄉公。祗祥僅以涕

淚塞默而已。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其出處如是。密與祥同時，以故君爲僞朝，侍義傷教，一至于此。而天下後世無非之者，豈忠孝有二道歟？抑溫嶠之絕裾真，而王祥之卧冰假歟？自徵聘途開，粉飾百出，纂漢之巨奸，固嘗舉孝廉者，何責于此輩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則廢爲廬陵王，自取之也。說者以取日虞淵爲五龍，功若爲唐社稷計，則廬陵不必復也。復之祇足以庇姦爲姦牝，自固計則廬陵不必斃也。斃之適足以召兵，此武與韋靈蠢之分也。唐宗室尚有賢者可立，而必欲匡復廬陵，則五龍者特富貴之徒，非豪傑之士也。

卷三

三十 初集

漢高帝馳入信軍，更置其將吏，趙太祖雪夜幸普第，與之定謀，俱出其不意，以震駭之。此英主馭將相之術也。

與武翌密謀廢中宗爲廬陵王者裴炎也。炎竟爲翌所誅。激李孝逸速進兵敗斬李敬業者魏元忠也。元忠幾不免而倖貶爲高要尉。然則殺人媚人祇自求禍耳。此外有蘇良嗣焉。批懷義之頰。有王永禮焉。請闔懷義以肅宮闈。而武翌不如之何。神姦巨慝每借清議以箝人也。

紫中有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之類皆非血氣物也有缺孟覆盆釜鏹大戟

沈氏目且

卷三

三十一初集

鬼箭天鈞之類皆非鐵石器也有胡王使者戴文浴徐長卿之類皆非人也最初得名之故

家未能深考嗟乎古余顧不孤者何限

魏蘇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吉茂中笑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言其雖近君未免捧溺器也漢孔安國以儒者而掌御唾壺朝紳榮之得非以溺器唾壺有上下之別緣此分寵辱哉抑漢人無耻更甚于魏耶由此觀之古之人王左右

雜用士流不專用閹人給使令也

人品有前後兩截者平陵方望致書隗囂以范蠡咎犯自況飄然遠引何其超也厥後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蒙頭偃悲夫萬曆初掌科吳時來侍御董傳策抗章彈劾權相聲動朝野未幾一以墨敗一以積惡爲逆奴所弑由頭驛尾鳳表賜褒大率塗飾于先敗露于後非必中道而改節也

沈氏目且

卷三

三十一初集

古之人臣亦自稱朕故象曰干戈朕琴朕張朕伊尹曰朕載自亳屈原猶曰朕皇考自秦嚴定律令而朕之稱謂始獨歸人主矣

隋史萬歲征南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背刻萬歲後勝我者遇此蓋數已默定武侯抑何神也萬歲武夫不學無術罔知弔古顧仆其碑以進將古人精心韵語委諸草萊何異對橫鼓琴祇符元年王欽若獻芝八千餘本又獻泰山芝

三萬八千餘本六年丁謂獻芝三萬七千本也  
年又獻九萬五千本夫芝以罕爲貴以稀爲瑞  
若干萬計則畦圃之毓爾按新莽時獻瑞者亦  
但獻芝而不及他物豈他物不可假芝可假耶  
抑朝菌之類誣指爲芝耶抑或有異方秘藥可  
巧奪化工而助之長使成芝耶

冊書曰仁得之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仁得之仁  
守之其量十世不仁得之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沙氏曰

卷三

三三初長

宋儒笑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不知  
賈生蓋本諸冊書也宋儒以仁義二字爲養家  
飯碗被漢儒奪去作此姑辭

羊祜爲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

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  
邕孫也則襲豈真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

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

以無子同卽漏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

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  
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贖遂彪炳青  
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年祜俱名流  
氏一脉秀氣旁注外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  
之無後者獨中耶乎哉

楊帝宮有迎唐八寶髻兆太原之興楊貴妃作  
愁來髻兆馬嵬之縊皆莫知其然而然所謂誠  
也

沈氏曰

卷三

三四初集

朱子作綱目原爲通鑑書蜀丞相諸葛亮入寇  
而作也溫公係司馬懿裔故一切篡弒等事皆  
曲筆以徇平帝之崩雖明言置毒酒中然但以  
帝崩爲文綱目則直書安漢公莽弒帝頗得春  
秋之義莽竊比周公而等漢子秦故巧立孺子  
嬰夫子嬰者秦之降王而孺子者三監流言指  
成王也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附

諸列女說者非之予謂此猶列侯列仙列宿之意非貞烈之說也

唐王昌齡高適等徵服入酒樓諸名妓歌者咸  
是其詩則風雅遍于閭閻矣宋學士王珪月夜  
召入禁中賜坐行酒嬪御出領巾統一索詩各  
以珠花潤筆衣袖皆滿則才名微于宮帷矣梁  
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宋元  
豐中拜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則聲價重于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主 初集

四夷笑夫詩文衰落未有如今日者也豈不以  
此衛士則幼不習暨服官臨民又無暇也何必  
求田問舍而始弄毫毫乎

沈氏曰

圭初集

內典有所謂壓油殍者。彙報也。世間人慳吝不  
拔一毛者。當受之此。由蓋州形如鳬。值春暮  
從水中自呼其名。人因取起。以重物壓之。油津  
津吐出。油罄僅存其皮。仍投水中。復活亦異矣。

古語云生世不諧作太常妻。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此語因漢周澤而設。澤因齋宮妻來問疾。謂于齋禁。收送詔獄。晉劉毅亦然。二人看得官太重。乃吳起一流人物。詭激不情。

予計佛之年曾附一顯者郵符北征值歲大稔饑民肩輿求活予午食罷袖麵餅將以犒之顯者曰亦微啗曰此餽餘乃驛中隸卒所凝望者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初集

沈氏曰

三六初集

切勿携去或問何故靳犒饑民忻犒驛役乎曰驛中使客往來慮生謗焉希延譽焉此老爵位直晉尚書而止聖人所謂患失鄙夫無所不至者繹之令人毛悚

湯將軍胤勳濠梁人洪武初以裨將出守孤山  
死之其人能詩有守宮詩存于世自是宮中一  
粒丹點時何易守時點鴛鴦憂冷情初斷蜥蜴  
魂銷血未乾榴子色爲劍滑茜花光映玉鉤

寒幾迴試捲香羅袖。留與君王仔細看。此詩出  
文士手亦稱作者。况武夫而兼以節烈重乎。

元元貞二年燕人湯宅雙燕巢焉。一夕雄者  
兄。雌驚墜。猶食之。雌悲鳴不已。哺諸雛成翼而  
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巢中抱二卵。人疑其  
更揭徐視之。乃殺也。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覩  
者異其貞。焉成化。六年鹽城縣漁者見鴛鴦交  
飛。殺其雄烹之。雌不勝哀憤。奔投沸湯中而死。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七 初集

漁者隱之棄羹不食。此烈鶯也。較貞燕更奇。閩  
中有一牝馬。產駒爲牲。比長。其家強之使合。牡  
馬跳躍不就。其家以被蒙牝馬身。面詒之。遂合  
焉。既而覺是其母。立刻哀號。觸階而斃。嗟乎春  
秋時公子完通乎國母。反不如披毛戴角之馬  
有人心哉。

楚材晉用。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故燕不能留  
秦殺而趙用之。魏不能收范雎而秦用之。晉不

能致王猛而符堅用之。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  
契丹用之。周不能信蘇奉而六國用之。皆所謂  
藉寇兵。齎盜糧也。人情貴耳賤目。豪傑每受屈  
于本境。而獲伸于他邦。然甄別亦甚難。淘金者  
總不出乎砂。而砂無算矣。

汭伯。姓馮。名夷。而讀者以馮爲平。二十八宿在  
天。各有次舍。故曰宿。而讀者以宿爲秀。尚書不  
言篇上。而讀者以尚爲常。其士言手。其有所選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八 初集

諱而云爾乎

國史有失實者。如孝孺叩頭乞哀。上命執之  
下于獄。此不知出何人手。筆然昧心極矣。夫孝  
孺腐儒也。死難之忠。誤國之罪。未足相準。而一  
段英烈之氣。亦古今所罕見者。安得以私見而  
埋沒之。此必恃節之臣。愧且忌而誣之者也。

扶梁公悉毀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吳興  
王廟亦馳徽毀之。盼饗遂絕。神亦不能爲崇。

顏真卿刺吳興復題其碑曰西楚霸王而祠之  
兩賢所見不同如此蓋吳興卽今湖州羽常秦  
末借叔梁避仇處也烏江乃羽自刎處昔時渡  
者相沿焚紙錢方敢開舟否則風波大起有書  
生題詩醒之三分割據猶嫌少一陌黃錢直幾  
文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此後渡  
者遂不復焚紙錢焉大率此等事皆邪鬼么魔  
假借正神名色以邀牲醴者非真也羽殺降頗

沈氏日旦

卷三

三九 初集

多地獄業報累劫難償何暇分冤叨人間血食  
耶

舊史詆李鄴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此學究語  
非史筆也侯心超富貴之外併超名節之外肅  
代德皆庸王且多猜忌况所處者又骨肉之間  
祗席之際稍知自愛者誰肯以身之利害試乎  
侯每徵必出每出必有所濟其不可及正在此  
不猶如神仙度世現殘體惡疾以自點汙不期

于絜身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孔平所弗屑歸  
絜其身孟氏之隘論亦非所以擬伊尹也鄴侯  
與佛圖澄同一見解作用而有儒釋之別

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  
弛力卽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  
間祈禳之舉至云除盜賊則又平時之實政矣  
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  
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土宜

沈氏日旦

卷三

四一 初集

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  
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  
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  
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蘇長公座客行酒令以一故事證兩卦名一謂  
先武兵渡濟沱河既濟未濟二謂劉寬婢羹汙  
朝衣家人小過長公謂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  
小畜後斬大畜蓋因牛字起見也而說者附會

蘇爲荆公父子而發倘荆公聞之豈不切齒顧  
衡宇作葛衣記有倒瀉毀烟一節吳中人亦附  
會顧爲趙定宇而發顧不自安極口辯誣謂葛  
衣記在趙事之先已災木矣與蘇正相類世間  
仇隙皆惡口造言者所巧構也

客有向賈秋堅請郡者以魯奉祀真武因不食  
驚秋堅曰真武之龜與驚懸絕龜驚不驚何以  
治民遂不與郡座客戲之鯪鯪不肖真武之蛇  
沈氏日日 卷三 四十一 初集

平。蔗笋不肖真武之旗竿乎皆不可食矣滿座  
絕倒大賈平章世所目爲權奸然因是客糊塗  
遂不與郡亦留心民隱者今人情面爲重夫豈  
惟郡卽節鉞且濫授矣而咳口習罵何以服古  
人于地下

皮相者見貧賤人瘦則便云寒薄肥則便云濁  
俗見富貴人瘦則便云清俊肥則便云厚重皆  
不察其神也風鑑書曰聞聲而人喜者曾結緣

也作事而人喜者曾度衆也識不識皆愛敬者  
累劫眷屬也聞聲而人惡者曾負宿世債也作  
事而人惡者曾滅衆人德也議不議皆憤怒者  
累劫冤報也凡此皆論于相之外音字有說焉  
星命相近而福有隆替運限相近而壽有延促  
形貌相近而遭有平陂其家之堪輿異其人之  
脩積異其族黨之精類異其所生之時地又異  
也孰一途以定之豈能懸合

沈氏日日 卷三 四十二 初集

魚名嬾嬾獸亦有之虫名守宮木亦有之郭璞  
所指槐樹是也鳥名九頭獸亦有之王充所云  
蒼兕是也

史筆有寬浮無證者愛其人則曰朝野欽服惡  
其人則曰天下怨嗟如遼人勅邊吏云中國相  
司馬矣毋輕生事之類夫郭令公寇萊公皆與  
夷虜曾相開涉溫公未嘗掌軍務遼人何自知  
之其爲飾說無疑



戊辰二月望樹已勾萌條達十八日大雪群非  
盡萎三月復芽然有因此剝落而終不陽者乃  
知卉木亦負氣不堪摧折也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害慣以詐食  
諸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牝鹿  
便現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  
馬等種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妒惡  
柔如以局人婉轉巽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

沈氏日旦

卷三

四三 初集

術中者皆能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  
當深思痛絕毋貽後悔學士大夫共以予言爲  
楊園之道乎即其稱其言使觸即及而歸止一針也  
鬻子云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夫神  
農之非他人不能知知之惟黃帝耳君陋儒則  
以爲神農安得有非也予隨詰之黃帝亦安得  
有不是處

陸降二女于瀉浦說者曰以刑于試之非也若

然以舜之授禹又何不以此法施乎當時惟舜  
遭人倫之變備極艱苦堯亦疑于厥心必釐降  
而後可察其真也頑嚚傲三凶萃于一門蓋千  
古希有之事而帝女下嫁匹夫是事亦希有獨  
孔門擇婿驚人哉

國語紀長狄之形不過三丈穀梁云長狄之死  
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以三丈  
身竟橫九畝則是三尺三寸餘爲一畝不勝矣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四 初集

平已詳唐李太白類方知

唐之名人以詩顯者李長通劉方平袁皓沈光  
輩皆布衣詩文乃光徽靈氣非時王所能顯晦  
故夫才庸筆劣而擢魏科者命當通也未幾名  
泯泯矣君相能造命不能造名能錫福不能錫  
慧

南齊顧昌玄烏程令也父法秀泰始中戰亡遺  
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如故有司請加以法僕射

劉朗之坐不贍給兒子。覓錮終身。古人清議之重如是。今人清議太輕。廉耻太喪。官情太篤。而皮太厚。以故規瑄兒男亦太多也。

按論語太師華適齊子。詔魯太師樂則太師在。周特典樂之官。無保傅之責。按漢書太史秦客星犯帝座甚急。又太史奏德星見。則太史在漢爲司天之官。掌緯象之事。與文章紀載絕不相干涉。後世稱玉堂學士爲太史公。祇因司馬遷

沈氏日旦

卷三

四五初集

作史記其父談曾居太史之職。而詞林又有史館之說。遂訛以傳訛耳。

水葬而食于蛟魚土葬而食于蟻蚋。與夫不葬而食于烏鳶蚊蚋等。無有二。不若學浮屠氏火葬而歸藏于祝融也。

沈氏曰古人始生無親子

省直解元初中式書肆每僞稿射利學者不深辨而誣之及真稿選出則又不獲覩記予嘗譽包鴻逵舉業之粹而人疑之者此也昔唐太

宗評蕭子雲書法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蘇子瞻觀其遺跡以爲虛得名耳。夫太宗子瞻皆慧人又皆攻此道者所見安得誼譌則跡之真贗異也。

材泉之人于朝政風牛馬不相及。然數月不看邸報便如聾瞽士君子不覽觀上世之史與混沈之民何殊。

予疇昔宰永定于文廟題一楹聯道若登天得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六初集

其門者或寡。文未墜地。非其類者不訖。所謂非類指揚雄韓愈王安石諸公等倫而學霸以爲讖已群推碎之。因念蘇長公倖錢塘時題詩僧壁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武林惡少不自揆者亦謂長公諂之。長公曰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予才不逮

而遭與之同因紀之

法堂聯附紀謂威非恩耶則雨露足矣。振盪何

必風震。惟衆卽獨也。故輿轅環焉。怖畏不翅神鬼。莫訝官卑乘田。昔曾試孔。寧嫌邑小彭澤。儘可容陶。

宋有王量提學患無佳墨。取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家碎斷之。墨合搗和膠成。挺自負精絕。迨代舉。子竊取坊刻改頭換腳。活剝生吞。皆王量之墨也。宣廟時。大內不戒于火。金銀混燒入銅。不可分割。因鑄爲鑪餅等器。光色絕倫。

沈氏日旦

卷三

四七 初集

近有造假宣銅者。收宣德通寶爲之。竟不知當時寶源局錢與他朝無異。祇有銅而無金銀坊刻。僞托名筆。而操觚家誤認爲真。竊取之以入于自己之文。又假宣銅之類也。

燕中人有失去貂鼠帽套者。吟詩一首。但改唐人舊句。而不自初其詩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識之以資鼓掌。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八夜。應天府廩生葉貴。奉死而復甦。云魂遇官長。傳呼至隸卒呵之。猶認作人世也。自言吾庠中人。何得許話。乘輿者命偕至署。曰汝死矣。吾亦金陵人家。住南門外。姓任。名弼。號左橋。今職遊奕大使。來歲當遷三元。

錄事。汝數未盡。何遽來此。葉忙迫哀懇。任索簿。視曰汝罪多端。之嗣必矣。第一節不當爲人作狀。構訟破敗人家。產餘猶小惡也。汝竊當斷。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八 初集

輩持齋。卽不能當禁食。丑尤不可點。丑脂燭。腥穢觸天。天神照見。若血。俟吾言。卽科目無望。當得一官。葉聞言驚怖。少頃。數邏卒押之登山。恍惚間。仍在牀褥也。因傳語任氏子孫。建道場祈祐。黃冠趙景之出疏文示予。因備述其事。按左橋公卽世已二十餘載矣。生前孝親喜捨貧特。鬻魚負擔。五鼓過一棚。光噴尺許。怪而跡之。則盜所藏金也。因是家生漸饒。天之報施善人意。

猶未罄直至爲冥官而後已予特紀之以醒世焉

萬曆乙未年餘杭鮑赤城奇謨已偶續矣旣而屍骸動氣復蘇言至地獄見閻羅天子悲泣不自勝閻羅曰死者人所必有倘汝獨哀鮑答曰年甫十六有心事未遂者三子于人世走一遭耳一父母生之未得送終一聘妻未娶一讀書十載併秀才亦不得做言畢涕淚駢集閻羅爲

沈氏日旦

卷三

四十九 初集

之動容急與查簿則鮑露之孫鮑廻之子也廻當有子露不當有孫因與授記姑延命一紀汝歸而修德則科名可望不但壽也否則未滿一紀卽追奪矣猶記所書對聯陽世紀綱多漏網陰司法律不容鈎物化人人化物化化無窮陽生陰陰生陽生生不已此已酉歲王虛宸對予言者王係鮑受業師且與同邑所傳聞當不誣及壬子科鮑與予俱中式爲同年友叩之但點

頭後成進士爲御史巡按河南以依違士民之請建造魏瑤生祠罷官特畏禍之弱衷非媚寵之戎首也君子哀其遇可耳不必苛責

宋李公擇與客遊天柱寺過司命祠下見一桃焉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不爲人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時蘇徐二客各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子食桃予覽此而嘆曰此桃也安知非道修乎

沈氏日旦

卷三

五十 初集

乎縱苦祇二母自知之耳恐拂懷歸者意必不令二子知也然公擇區處亦自得當分必非司命之神默啓其教孝之念也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冬

黃州太守黃大年先生傳

浙紹世家推蕭山黃爲最其遠祖仕宋提舉兩浙自崇德浣溪徙黃竹塘嗣後科目蟬聯甲乙榜繩絕不絕凡數十傳而及先生其入仕版而派脉切者承德郎筆峯公登正德癸酉榜爲先

沈氏日旦

卷四

一 初集

生高朝列大夫竹山公登嘉靖戊戌榜爲先生曾江夏令文麓公登嘉靖戊午榜爲先生王父云父靜菴公母劉太安人首舉先生錫名師賢後易可師字聖孩別號大連蓋厚自期也王父文麓公博綜經史詰之曰古有大連小連善居喪汝號云何先生應聲曰爲大父父祈壽考迺大年非大連也音韻混耳其慧捷如此然弱齡好弄王父篤愛之一杖幾斃甦而慟王父亦慟

自是發憤下帷若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

王父督之曰但讀汝書可大就汝祖居官未嘗造織業也王父既罷官灰冷其宗人踰千聚烏合之衆圍其宅數重謀蓋叵測先生夜微服越垣詣邑控圍旋解時年纔十五居無何新令下車課士廣文習氣酸不以先生姓名上先生執白牘求試今難之以無庠篆故先生笺請曰明府課士將閱篆乎抑閱文乎今語塞日之竟拔

沈氏日旦

卷四

二 初集

置第一冠軍山國英譽鵲起歲甲午應于庠登浙副榜蓋勝錄生悞落數行王者爲吳曙谷太史道南豈解以硃墨卷叅對乎丁酉文場復不利會成均空虛選天下譽髦實之伍公袁率適充督學使者先生自傷數奇幸簡明有司閱卷得脫膠庠之厄連公繼芳則先生知已哉歲己亥先生與吾杭葛公寅亮俱爲樞關使者潘公洙所物色潘以才賢領閩省解額雅負人倫水

鑑黃葛所以締交旋締婚者皆因是未幾北征中流自誓必不以老經生復渡此江纔入成均其名更噪于越天下士雷動而趨之謂得雋可計日俟也庚子癸卯兩作孫山外人其名更噪于得雋歲丙午始登順天榜爲第八人是時滕錄生又將先生執悞落四字至者又議刪本房陽公文忠以對舉之說進得免刪而王者爲誰卽甲午試官吳曙名是斤斤一第于先生所加

沈氏日旦

卷四

三 初集

幾何而久客長安其行藏良苦家人亦日夜念之不置先生自念鍛羽倦還既恐爲江神所笑而以下第老經生往返萬里自觸于炎涼之網蘇季子覆轍具在况又傷王父志乎以故歸念愈絕讀書之暇得交驪海內國士于以自廣者又因是訪李贊于園屏識杜松于偏裨二君皆昭代有數人物錚錚青史雖凶終亦入傑哉斯皆丙午以前未登賢書時事丁未春復以孝讓

下第稍稍改換眉目遂渡江歸而王父文麓公已八旬矣尚矍鑠父靜菴公亦以上林苑良牧署丞予告侍養先生弄筆稱鷗喜可想也未幾相繼謝世去先生服闋上公車庚戌癸丑復下第如故屆丙辰吳曙谷適入政府與會試而先生適成進士識者惜之謂先生名動寰宇兩榜不得一元予曰不然丙午北闈鄭汝鑽以白丁中第四丙辰南宮沈同和以白丁中第一俱

沈氏日旦

卷四

四 初集

千古未有之災異俱奉旨論遣俱曙谷太史司文衡所爲一時名士半作劉蕡先生荷暗中摸索藉手了經生債殆邀有天幸哉屈指計之先生自己亥人燕至丙午凡八載其館穀主爲括蒼鄭中丞汝璧至丙辰又十載其館穀主爲晉中藩憲副文新城王大司馬象乾晉以公輔器期之觀政後職授行人使楚使閩輒軌以奔王程武夷洞庭諸勝何從試先生而窺其作用

哉庚申 覃恩貤封會言路缺官輿論久厲先生當得省卽不然亦臺而忌者必欲出之于外翻借蜚語轉畱都比部尚書卽先生既不屑以賄挽且貧官無從得賄一切要人平日致慙慙者坐視而已夫人臣不擇官而仕分誼固然但虛有用于無用爲 國惜才深可痛悼癸亥滿考遷湖廣黃州太守卽王父文麓公舊遊處也意謂可稍展沮畧一吊屈魂尋蘇跡甫出都門

沈氏日旦

卷四

五 初集

而劉太安人計至矣抵家毀與瘁併疽發于背而卒悲夫先生自舞象暨釋褐浮沉儒冠者三十六年自大行至二千石浮沉進賢冠者八年嗚呼噫嘻世之蘊珍而不成進士成進士而以郎終或促筭者豈少哉先生黃金橫帶列街上大夫不爲賤享年五十五不爲夭顛位有卿而壽有髦若或壽之意者享名太盛取忌造物而然歟比及葬跽歿之日已六年所矣其家人思

慕不置猶恍恍乎若先生存者先生頤而哲美鬚眉快論驚筵英風四射望之若神僊中人指而似狂峻而實坦生平以國是爲己任出入禁闥備位耳目其素志也大行無言責官守留都無大獄耻以躍冶見奇最後空得領郡之名未嘗一日受事卽有奇莫展夷考生平蓋猶然在方之內焉予何能飾所無以阿之然好面折人過遇異調者情而嚴冷故于世寡容自爲諸生

沈氏日旦

卷四

六 初集

時痛飲達旦醉後畢吐其牢騷之氣甚至怒罵予嘗謂先生居恒晉下壺也既醉漢朱虛矣流俗無竅謂先生負才自豪虐我以酒夫先生介性不可一世所與對飲者其人未必盡邪而意趣相左如此寧復有臭味哉先生稔以知人自許吾故舉矯矯者試之察其色不足後果以媚璫敗不出先生所料惜不及見耳嘗自言吾交遊滿天下而畏友三人謂葛尚寶祀瞻及同郡

陸君啓憲長名夢龍者是其一爲予予譔焉子誠齊人知管晏已乎先生雖然良久曰吾聞人多所見不錯神考末年士大夫門戶角立先生不作左右袒人亦疑憚不敢引爲黨援一時登壇之傑玄黃龍戰先生藐睨而心奴之以故終始冷局訖無陽倡之期知交亦不意其末路正此古之人抱經世志業而不獲伸者間托之詩文以傳先生深心大方具良史才併此亦不

沈氏日旦

卷四

七 初集

獲伸命也吾與先生久要習其梗概其家子衍祚克孝克紹能仰體先志而乞言豈與陳壽米同日道哉按葛陸兩君子匪求田問舍者流克勤官守所在著績百姓思之俱不負先生所期許予獨附降辱之林隱放自適以遷客老也忝先生知人之哲云

沈子曰予聞之獻子之友五武侯之交四夷吾維一而先生三之方諸古人介廣狹間矣視近

世悠悠者矣如先生酷喜良朋故門無雜客所交與抱片藝者咸接引遊大司馬之門供澆溺之用可謂熱腸腸熱者多痰疾亞父曾罹此殃惜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皇明江左逸民沈長卿于戊辰仲冬廿二日拜云友慕于蕭山麻溪清化山之陽歸舟抵金陵流寓感而立傳時崇禎元年臘八日也

沈氏日旦

卷四

八 初集

一錯開盜臘謗展禽必痛絕矣聞陽虎譽桓魋必嚮往矣譬衆生以口受食以臂遺矢腸則其傳送之路也聽言亦然他人以舌發聲我以心審音耳則其傳送之路也耳不稟命于心心反弛權于耳則但具傳送識無含藏識流言蜚語錯認而轉告于人猶食已落腸腸不受而復自口中吐出果何物哉有道君子聆無稽之言入而卽化如洪鑪點雪卽此是進德處



臣聞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其時國用充物故  
然耳不然度支議加賦矣唐詔賜天下大備三  
日其時虞事登稔故然耳不然天子議減膳矣  
有國者擇理用之臣備祈年之典蓋可忽諸  
夫人一往不返者性也作意而爲則習也未有  
不自知其非者晉人有言仲容已與吾此流汝  
輩不得復爾仲容卽阿咸也味此意則一代風  
氣習隱然自露于言外矣

沈氏日旦

卷四

九初集

擬督郵劾彭澤令陶潛疏

臣聞長吏非仕貧之官衝邑非弛員之地以故  
假館曳裾者或可納履而民社攸肩誼不容于  
連去宦成考績者尚靳投簪而撫字方新情何  
忍于長往茲有名實俱虧進退失據如邑今陶  
潛者大可怪焉邇派係陶侃之孫見今司彭澤  
之牧罔遵功令羞執手版以相迎蔑視官常驟  
駕歸帆而先逝藉口曹平陽之飲醇耽糟丘若

性命不念劉玄明之戒酒等政務即奔髦公田  
三百畝悉令種秫養殮似乎可捐在署八十日  
惟事賦詩簿書置之不理松菊何地茂有頌不  
戀官而戀家則懷土之陋見也麴蘖與彼獨醇  
却不飲清而飲濁則乞墻之饑口也慮田園稍  
蕪豈出山之初意棄城池不守托玩世之高風  
既云三徑可樂何所見而宦情頓濃果爾五斗  
可選何所聞而歸興忽發藐按部者呼爲鄉里

沈氏日旦

卷四

一初集

小兒難乎其爲上矣苟綰綬者盡若五柳先生  
毋廼以官戲乎臣更訪得潛家居隱行爲陛下  
誦之有謂其不交同儕而專與田父對酌者是  
何體統有謂其不用釀叟而親以葛巾漉酒者  
是何舉動壁有微瑕奚啻閒情一賦瓶無儲粟  
何惜折腰片時躍冶之氣未除考槃之心亦假  
此一臣者懶以藏拙溫廁名教之中傲而多機  
豈在形骸之外特骨脂未染縱無暮夜之金然

邊幅不脩難逃月旦之口比于稽叔夜更覺不情方之稱正平尤屬無賴所當照浮躁例罷黜以創有位以懲不恪者也

沈子曰督郵不知何許人氏激靖節一去貽譏千古然姓名無可考矣想其人可鄙爲靖節所習者故云鄉里小兒也不然奉事上官亦宜途詣禮陶氣仕時豈不念及而臨時適飄然也哉林田未熟去不旋踵有大不得已者窮慘奔林

沈氏日旦

卷四

十一初集

又逢梟作祟能無怨乎古人以有蠅無那駕處爲善缺予所值皆有別駕無蠅處與陶不異亦命也

清補印不有別駕無蠅何傷懶書于別駕手

古之隱士如巢由嚴陵者多矣而三子何以獨彰巢由所傲者陶唐聖主嚴陵所傲者光武中興令主故更覺殊異耳

沈氏自合之見其傲乎

三國人主競推備有英雄之氣操有羈詐之謀然皆得所憑藉或借名于宗室或邀靈于皇王

惟孫氏則崛起而絕無憑藉更自不易堅策擇猷畧相當不可以脩短定優劣也

風之走也顛向于北絕不向東西南三方豈北方背陽面陰與風氣相感召故聚今之人跋涉萬里趨名利而北征者皆風類也書此以博一笑

題江邦善像贊

沈氏開閣當得吉日通羽後街

嗟焉喪我頽然大忘非髮非禿官止行藏吾聞

沈氏日旦

卷四

一二初集

救時良相昔有贊皇以君熱腸衝擅長桑何不效文正之劑宋而文饒之瘳唐

題子雲四弟像讀

破名墮障如割癰瘤衷匡涇渭跡泥薰蕕與人無競而風波忽起于畝丘暨波息而風休依然狎圖畫以忘憂幾見鷹準于浪中逐鷗

戰國人有言富貴爵祿蓋可忽乎哉夫忽富貴忽爵祿者其人誠不易得卽有之亦稔犯造物

所忌何者造物所以簸弄人者全在此忽之則造物失權安得不忌忌則壽有所注故斯人所遭往往困厄屈指古今人可默味也

田文署門翟公亦署門不欲嘲客適以自嘲焉耳客無程嬰杵臼之賢無淮夫之直不自應其結客之非而反以交情交態致怨于客猶參系而怨其不爲驢也亦痴迷極矣

人欲無厭貴矣而後望富富矣而後望貴二者

沈氏日旦

卷四

十三 初集

俱全又祈長壽壽考矣而復望子孫之賢善是求備無已時也周公訓子以求備一人爲過刻況求備于天乎

人之技巧有從慕入者有從忌入者惟讀書好學則共指爲迂絕不做倣然但有子弟忌尊長而上擬者必無父兄忌卑幼而下問者亦見人情之凌偏而好勝也

齊魯大臣二人史失其名非失之過諱之也可

見古人亦有曲筆猶存隱惡之意

穰苴之誅莊賈孫武之戮宮嬪皆出其不意若復請于王則法不行矣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自有應伏之辜九齡引此二事署莊頗不相符況此時明皇寵眷未篤九齡但罪其負恩以寬帝則可不當料其匡測以羞帝也明皇好勝負氣反使元惡漏網皆九齡激之使然予謂九齡特億中耳果灼見其必然忠子謀國者何得迂疎

沈氏日旦

卷四

十四 初集

邇爾說者多九齡先見又以曲江遣祭出涕卹家多明皇能悔過而杜少陵與之同時有褒揚故僕射張相國詩絕不及此豈史筆誣耶抑于此微不滿焉故畧之耶

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人以廣文限明經以耶署郡守陞任子資格太拘人不自愛殊可痛也

燕子瞻迂於穀欲以仁義服齊民非也若卽墨  
堅守不下猶白起之于邯鄲勢迫情急以死爭  
之卽雄才未必能得志焉白起亦豈欲仁義服  
趙哉文神所以挾夫差者空存其說張廵所以  
抗尹子奇者實有其事矣穀與嗣君不食陰念  
齊後退而無以自處或緩于進兵是其心事  
上王道致亡救徐偃宋襄所爲也至謂師老子  
外恐諸侯乘其虛以救齊爲名則更有說春秋

沈氏曰旦

卷四

十五 初集

之夫差戰國之湣王皆與國所痛絕者勾踐昭  
王則諸侯所憐也况渾齒救齊而顧殺湣王擢  
其筋分其齒楚本謀如是乎抑殺有妙用于史  
記云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則穀策原自燕  
全子瞻初責其不當用王道篇終又責其不能  
用王道所云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  
其老幼皆王道也持論自相左矣當時有田單  
在穀果如此則火牛之計寧俟騎劫代而始發

哉大抵文人論事虛浮不切賈誼之答子嬰蘇  
軾之罪樂毅恐屬少年時意見畧之可也  
淮南鴻烈解云鯨魚死而竭星亡蓋氣機感召  
上徵于天信者指爲災異謂除舊布新之象殊  
可笑也如日月當食不食失其常度山崩川溢  
反其常道謂之災異也固宜

仲尼弟子惟仲由少孔子九歲耳子游少孔子  
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張少孔子

沈氏曰旦

卷四

一六 初集

四十八歲魯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子賤少孔子  
四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且相從最  
久則數子者年未弱冠已執贊門牆矣文學德  
行已居然成才矣孔子自道三十而立比于第  
子猶晚成也後生可畏卽畏七十子耳

孟氏以伐燕爲宣王事史記以爲湣王事此孟  
說確而史遷悞也湣王無道豈能伐燕予謂湣  
王卽宣王子必宣王當燕會子之之世與兵構

怨潘王當燕昭樂毅之時受禍亡國事勢想當如是

世間人有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不爲兒孫作馬牛是惡人依樣畫葫蘆是庸人有不爲兒孫作馬牛之品而反爲兒孫作馬牛是勞人依樣畫葫蘆是福人

自古亂亡之辟必有蓋衍之胤鑒覆轍而懼也以故帝相被篡少康中興厲王奔虢宣王中興沈氏曰且 卷四 一七 初集

衛懿公鶴軒召亡文公虢丘復振子噲致亂燕昭市駿骨致昌晉獻之後爲重耳齊襄之後爲小白歷歷可據英誼之君必有悖敗之嗣徂積安而恃也以故帝啟敬承大康失國周宣中興幽王被弑齊景之後爲晏孺子燕昭之後爲燕惠衛武之後爲衛莊晉文之後爲晉靈歷歷可據由此觀之桀紂之後未必不發憤自振也惜哉以揖讓征誅之迹湯武能之乎必周赧漢

獻方無藥可試耳楚懷之後爲項襄始皇之後爲二世天紀之也天如此絕人者古今指不一

二屈

留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丁公耳名賓號政亭初爲操江都御史後爲工部尚書彼率皆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意于官錢厚重而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如薪價騰賤則但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與葉聽其自便則

沈氏曰且

卷四

十八

初集

薪價不禁而煩乎矣後人昧此者幾致激變百姓怨憤切骨其意非不爲民而處置無術使人呼爲書獃子然丁公只用得四書學問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

騶忌以鼓琴說齊王三月而受相印昔年而封成侯然考其術非名法非縱橫殆楊朱之派也初事桓公午既事威王宣王其時秦與三晉相攻各求救于齊騶忌一則曰不如勿救再則曰

不如勿救、三則曰不如勿救、然竟不言所以不  
當救之故、蓋救則所費糧餉、所損士馬、皆國受  
之、此取爲我之術也、夫人臣之貴、至相與侯、極  
矣、而操術僅止于此、其識超淳于髡上、髡顧欲  
以微言悟之、何其不自揣耶、

噉名之路不一、有從無耻而得名者、有從彌縫  
而得名者、有從無忌憚而得名者、有從立異而  
得名者、大抵皆穿窬之行也、名之收效亦不一、

沈氏日旦

卷四

一九 初集

有因名而取利者、有因名而贖害者、有因名而  
成功者、有因名而候國者、滅宗者皆有道、君子  
所不由也、用世之士、不得不借資于名、全軀之  
士、藏名迹名、自玷其名、迴作意爲之、後人莫爲  
其所愚而輕置喙也、

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  
家門秀穎之氣、原有限量、此豈則彼膏一定之  
衡、爲祖父者、奪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

之書香、有施必報、此迴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  
之、亦非口業筆業致之、世間人、但爲祖父惜、不  
爲子孫惜、其惑滋甚、

楊升庵先生既不嗣、且遭督曾之變、墓骨被掘、  
拋擲無存、何其慘也、王元美先生謂其家藏抄  
錄秘本、不以示人、顧陰竊之、侈爲已物、不知秘  
本久已鐫播人間、揚尚不知也、予謂盜名與盜  
利等、其陽譏與陰譏亦等、盜利者爲綠林、則盜  
名者爲墨林矣、蔡中郎所秘者、獨一論衡已哉、  
受禍亦不淺也、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一 初集

偶閱清音閣集、乃吳江顧大夫詩也、序文并首  
十餘篇、皆進賢冠下吻、無一佳者、惟山人王百  
谷文差可耳、日久論定、名下果無虛也、然當時  
遭謗特甚、祇因布衣起見耳、昔人刺孟襄陽詩、  
以春眠不覺曉一絕爲首、子詩刺賈浪僊詩、以  
焚却坐禪身爲燒殺活和尚、蓋孟不由科目賈

從浮屠出身故也客問其詩果有病乎予曰蓋句有眠夜二字便非盲矣賈句上半聯云寫留行道影便非活僧矣客深然之

衛風淇澳小雅抑之篇皆美武公之賢史記謂其用賂賂士以襲攻其兄于墓上而迫令自殺此必無之事也武公名和其兄世子名餘謚共伯宿舟篇註衛世子共伯蚤死而不云被殺此必有據衛自康叔肇封傳國于康伯自康伯至

沈氏曰且

卷四

三二初集

貞伯凡六世皆以伯爵顯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得改侯繼之者爲釐侯餘與和並釐侯子也餘果既立而被弑則何不謚共侯而顧謚共伯乎况被弑之君應得不祥之謚共猶美稱也其爲世子早死無疑和初立亦爲衛侯以將兵平戎佐周有功得稱公此大戎殺周幽後平王命之者也由是觀之世子未卽位不敢以侯稱而降居于伯豈若史記之誣乎索隱謂康詰稱命謂

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已爲侯矣其子孫稱伯者乃方伯之伯非降爵爲伯也此說大謬魯世世爲公而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齊亦世世稱公而得專征伐卽方伯也左傳亦每云齊侯可見侯者五爵之總名不宜執一視也

洛陽天下之中序省者宜以爲首卽不然三楚與龍之地宜以爲首今都察院十三道刑部十三司皆首斯竊不解其何故豈非因諸省繫東

沈氏曰且

卷四

三三初集

西南等字偏而不完故歟則浙亦吳越一隅也近見坊刻仕籍忽首浙忽尾浙得微未安于心而與今甲騎耶

古人有托而逃之事後人認爲實然元德秀年六十不知女色爲何物夫山野蠢極之氓或蹈海西之疾未有文人而顧昧食色之性反出禽虫下者其時武嬰淫甚魯山自有隱服非旁人所知也世俗好奇相與侈譚或其年未臻耳順

亦未可知

古人有貴壽而不令終者。武元衡是也。元衡年八十八已踰鬢矣。假令先一歲病死。豈不快哉。若漢伏生先一歲病死。則經不傳名不著。又可入恨賦矣。

史述豫讓事。但言其友識之。不著友之姓名。呂氏春秋載青荊爲趙襄子參乘。視橋下見讓。佯爲死人叱荊去。荊曰。少與子友。而吾言之。失相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三初集

與之道。賊吾君而不言之。失人臣之道。乃退而自殺。此與鉏麇同情。與田光同念。真可作讓友矣。但倉卒間。未得卽死。此時非讓殺襄。卽襄殺讓。并處君臣朋友之介。能坐視耶。讓以死明節。欲愧天下後世懷二之臣。譬孩兒啖蜜說甜。鬚眉丈夫方竊笑之。必不嘖涎也。臣業已懷二心矣。何愧之有此。睡夢中嚙語。但說自己話。他人絕不省也。

夫人怒氣所乘。緣器量廣狹爲準。譬大海焉。非月不潮。非風不波。若深溝積潦。湧之潮起。揚之波生。何者。其所受原階故易動也。

人身備四氣之和。此舊說也。予謂衆六部之象。試申論之。五官四肢各司其職。高卑位置不相亂也。非吏乎。納飲食遺臭穢。手擎錢鈔身披布帛。若倉庫然。非戶乎。鞠躬罄折長揖左避。拜跪趨踰。非禮乎。矢口相詈。戟手相爭。蜂螭搏甚。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三初集

至歐死。非兵乎。或賊或割。候損頭目。錯傷指股。燒香疤刺繡字。非刑乎。涕唾液溺不異溝渠。拮据胼胝不異營繕。非工乎。不但此也。口操是非。爲言官筆。灑詩文爲史官喉。出謳歌爲伶官足。勤迎送爲驛官舌。司庖厨爲大官眼。卜陰晴爲日官手。植稼穡爲農官而心則衆部之總途。庶官之要領也。

燕市婦嫗者。謂之篋片。如桶板渙散。非用竹篋。



鑑之則不結聚間中客媒合青樓之懽亦猶是也南都幫嫖者謂之六頭子進門在前頭謂別院出門在後頭謂隨行不坐的是案頭謂侍吃的是骨頭謂美貌得的是抽頭謂下榻家所取一若睡的是丫頭謂嫖家親婢伴閒者評詩者謂少陵贈青蓮詩頗多而李集無一懷杜句此俗情也古人廓落不似今人有唱必和行贈必酬也或云既道白詩無敵又擬諸庾間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五初集

于詩有自信之真而不以為然于賀監則知已也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襟言外有餘感矣人生酒色財氣纏綿終身各有偏重處楊秉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然則氣之一字秉猶有所惑溺否三代封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百里而止其後兼併至七國蓋流弊使然非先王初制也漢如以千里計則是定鼎之初已成不持之勢矣但鑒秦之驟亡謂孤而無輔竟不知秦之所以亡全不在此也改封建為郡邑猶其得策處也漢既失策因有屠戮功臣之慘吳楚連衡幾危宗社復有戍賊同氣之殃事不謀始瓦裂莫救揆其隱衷起自匹夫慮天下不心服而借功臣雄霸之氣以彈壓之又慮功臣願奢而先以此餌之後尋讞誅之未必盡鑒秦也然亦忍矣譬越人嫁女厚其粧資其後力不可繼則

沈氏日旦

卷四

三六初集

溺之此可爲漢封功臣之喻

人不可濫推恩恐悅展禽者推恩于盜跖非其所願也人不可漫遷怒恐惡傲象者遷怒于虞舜投其所快也

間嗟乎皆儒生之見也

卷四

三 初集

范雎入秦王稽鄭安平力也雎苟德之但當厚酬金帛子女田宅可耳不當以人主官爵爲私家報德具也安平將二萬兵圍急降趙其辱秦莫甚稽守河東與諸侯通坐法誅此二事雎寔無以自解微蔡澤幾不免哉世之慕富貴者謂澤奪雎相位予謂澤不第救雎死且保全其名也

唐以名將稱然所倖勝者齊魏燕而非秦也

按史記趙奢李牧皆嘗大破秦軍頗無一焉完壁歸趙後秦即拔趙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頗束手無策及爲楚將又無攻長平之役秦數敗趙軍頗堅壁不敢戰幸以趙括代得藏拙耳不然未可知也吾想頗之爲人不能用寡以敵衆又不能用衆以擊寡將畧可想見矣然與趙王境上相訣過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

沈氏曰且

卷四

三 初集

秦望猶有大臣之風焉蓋相才也

澠池之會欲嚇趙以取壁近于市井鴻門之燕欲殺沛以成功幾于盜賊矣七十好奇殊不奇也所借威力原出自項羽祇博羽一笑而不從倘增而事儒主也安所見奇乎

六國諸侯皆驚質也連衡易合從難蘇秦本謀原欲衡也奈孝公旣卒商鞅初誅不得志而改圖焉強捍十五年從約解散犀首欺齊紀而攻

趙蘇君尚未被刺。猶身親見之。幾如何也。雖然張儀入秦後。六國鳥驚獸駭。迫思蘇秦代厲乘機拾兄唾餘。以修從約。而儀位益堅矣。

從祀孔廟者罷公伯寮此案也。至改祀于鄉者七人。逮伯玉與焉。則殊未當予謂夫豈惟遽卽管仲晏嬰子產史魚公叔文子之徒。但經仲尼游揚者皆當配饗。以妥其在天之靈可也。或問此中有前輩在。置之兩廡。恐聖心未寧。予曰

沈氏曰

卷四

三初集

不然。序德序賢。豈以世代爲低昂哉。廣成軒轅老子生不同時。而同廟。况漢唐來諸儒伯食者。旣在百世之下。則伯夷叔齊柳下惠延陵季子左丘明老彭等。亦可在百世之上。特泰伯周公等雖所甚慕。而先朝神明之喬體統未便姑置之耳。

分崩之世。用兵者不便于設伏。蓋他人境地非我兵所得伏也。以故說古見長。取效一統之世。

說無所施。伏無所用。全視其紀綱之振弛。賞罰之明紊。以爲興替。紀綱振賞罰明。則豪傑登朝。紀綱弛賞罰紊。則豪傑棄野。至于豪傑棄野。爵不獲伸。而一統者又將轉而爲分崩矣。此三國之後。復有前五代後五代也。

人于求備處不能絜矩于聽言處。偏能絜矩有士于此。生平未嘗說謊。而人疑其誰者。非不信彼也。不自信也。猶如葷酒和尚人前。佯爲齋素。

沈氏曰

卷四

三初集

及逢真正齋素者。心反疑其作僞。與此同一見解。

予嘗謂絜矩之說。畢竟非孔子語。未晦翁亦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所造已不及顏况曾子之門人。視孔子弟子。又倍蓰矣。譬諸重譯展轉。錯誤絕非本音。場屋試題。以大學先論語。此在聖經。則可若傳文。則是以曾子門人之言。加諸至聖。

先師之上倒置甚矣先儒何所見而相沿不破

乎

予友楊政平云諸佛俱種種心迴能平等如子  
所說則聖人但有一心聖心固不可以絜凡乎  
予口是絜規非絜矩也是但絜得人心未嘗絜  
得道心也試就平天下者論漢詔獨天下今年  
田租之半祇有田者蒙惠耳無田者不沾恩也  
唐詔賜天下大備三日祇豪貴人喜耳官而怪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二初集

與貧而溺者十日等于十年滋戚也必以所獨  
之租分贍無田之家以富民酒食分膳貧民庶  
幾胥樂然有是政體乎可謂平乎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衛鞅李斯變亂之臣  
也秦變亂之國也衛李以變亂驟相旋以變亂  
族秦以變亂驟帝旋以變亂滅此萬世龜鑑也  
子嬰諫二世不聽與晁錯之父同一苦心俱有  
所不免一飲藥自殺一爲項羽所殺豈非命哉

性執斯宗人毋以禍敗提醒二子者雖然趙良  
非不巧說也而竟不悟卽提醒亦無益也然有  
別族補氏之成案在何至駢首就戮哉

古人面目邈不可卽祇于衣履并帶間別其爲  
至臣爲四民九流爲漢唐宋朝人物肖像者于  
此葫蘆不第畫虎類狗併狗亦不類矣甚哉畫  
不可無學也秦蜀山川不類閩粵異越山川不  
類齊魯塞外海外山川不類華夏繪家一概臨

沈氏日旦

卷四

三二初集

摹豈能逼真甚哉畫不可無眼界也游藝格物  
君子難之何責于筆耕者

地方人靈者六畜亦靈人蠢者六畜亦蠢蓋卽  
于造業處使受必殺之報猶北路響馬強盜卽  
于行劫處梟首以伏其辜也或曰然則輪迴因  
果乃境內城隍神所主歟予曰閻羅天子尊重  
已極安得料理此瑣屑事耶

沙丘密謀惟斯高亥三人知之何自漏洩于外

令史遷形容敷陳鑿鑿哉想斯下獄後自分必死而吐其陰事耶則所云殺扶蘇壹活蒙毅遇高始造謀而斯勉強遷就者非其質矣斯可疑處在秘始皇之崩以無真太子故至于禱祠山川不遣他人而遣蒙毅則天也始皇帝崩于七月夫秦仍周正以建于爲孟春則所云七月者提綱在午乃丁火司令之候而居輜輶車中直至咸陽日久路遙帝屍不腐且臭乎凡此皆不可曉者

卷四

三三 初集

四民中饑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各拾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胷中不曉一義猶夫入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爲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故宋廢牒之稅最重

書肆射利凡既行世者業已有定價則陰裁去

之以減省其紙未行世者業已名噪爲人所購則僞添入之以高騰其價此惟李龍湖袁石公書遭殃特甚錄世之具眼故易售欺耳庸人所見畧同另有臭味倘見眞書又未必解顧也吾翳年所讀史記諸書偶見他本輒復改竄近時創制精于曩時而錢虜妄改者不少讀書者必覓舊時善本參對不然毒甚于秦火矣

相傳西湖之毒沉于湘湖則味更甘鮮此物沈氏曰且

卷四

三三 初集

生于春夏之交過期則了不可得張季鷹待秋風起而思蓴亦晚矣古人有托而逃之言不可沉也

自宋元至今朋友之倫漸減盡矣交情交態覆雨翻雲非人世之薄也上不以此風厲則俗不勸以故忠臣孝子節婦在在有之而悌弟絕少至于良朋石友則不啻少也絕無之矣然此脉終不可斷猶存于劍俠之中

詩文中有佞佛二字。迺儒家綺語。夫佛豈好佞者哉。史不云乎。視陛下爲何如主。若然者。視空王爲何如主也。

麋鹿二物。以角枝奇耦。分陰陽。此載在月令。夏至一陰生。故鹿角解。冬至一陽生。故麋角解。形象節候。鑿鑿可據。宋人以麋爲鹿之大者。合爲一獸。恐于格物之學有礙。

亡徵二字。倡自韓子。宋元所以亡者。病在賞罰。

沈氏曰

卷四

三王初集

不畫一資格。太拘賄賂太盛耳。真得賄賂而薦人者。藉口曰。我破資格也。真破資格而薦人者。被謗曰。彼得賄賂也。趙甲循良而優擢者。乃錢乙焉。孫丙失機而梟示者。顧李丁也。此不起之疾。必斃之症。賢人隱智士去。兵革興。天所以資真主哉。

匈奴之俗。獄久者不過十日。是斂于刑也。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是圖空之化也。戰而扶輿死者。

盡得死者家財。是相卹之義也。史記載冒頓所爲如是。中華則不然。獄有經年不決者。邑囚有以百十計者。斬首級。有以老弱充數。冒功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三代時已然矣。

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自文園創之。頗覺贅炙人口。此等文字。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勸襲嗜餘。便屬效顰。亦可厭。蘇子瞻方鄙夷相如。肯效其

沈氏曰

卷四

三六初集

齒牙哉。無陋者不察一切小說。悉摹此體。今大雅之士。酸愛欲嘔。

貳師戰功方高。誅斬大宛南越王頭。皆其所爲。衛霍不得分美。巫蠱事起。竟坐赤族。不寃且痛哉。卽暴秦不慘于此矣。漢武此舉。蓋受累非淺。此與求神僊之念同。貪生怖死。總痴見耳。輪臺致悔。獨追念戾太子已乎。

萬曆末年俗尚大袖。不半載而東南西北翕然。

茅靡置郵傳命有是速乎士林用以揖讓猶可  
婢僕紛紛效之灑掃執役多所掣肘

繆賢景監一流人物然蘭相如不因其貶品而  
衛鞅則謂其始進不正人固貴自堅後之君  
子寧方毋圓勿藉口可也

自魏至隋人主習于詩賦無不忘才也者以故  
明哲之士沉晦以自韜而無名氏獨多或其人  
遭禍患爲特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字而何佳

沈氏月旦

卷四

三七初集

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魚鱉之補養必始于膠鬲不知起自何代養生  
家食淡不食鹹客顏肥白而壽考故上古之世  
人壽踰百雖云氣數淳龐然豈盡解吐納術哉  
蓋政脩而人壽減亦是一說

或問以五才氣獨鍾于人亦旁及畜類否予曰  
五才皆備若狗豕豈顧無命乎死有遲速卽大壽  
之說也後有豐壽卽貧富之說也性有馴騷卽

善惡之說也或問食何以有豐嗇予曰朱門走  
狗厭餓餒餒達戶守犬爭攫棄骨王孫飛駁豆  
粒盈槽軍丁缺段乾沒芻粟吳越之猪何知噉  
草燕齊之豕未嘗嘗穀總一畜而地殊家異所  
食懸絕何云無豐嗇乎

達人以四海爲家懷土者以郡邑爲家迂儒曲  
士以里閭爲家財虜以墻垣第宅爲家孩提以  
斗室爲家大鵬鷦鷯量分廣狹其于道遠一而

沈氏月旦

卷四

三八初集

已矣

勾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  
吳爲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爲功臣顧忍于  
賜劍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開切處猶欲他  
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爲自身  
功名結局非爲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  
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迫急淨海非見幾

蘇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說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書稱病不朝。豈懷諫者流特爲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轍稍緩旬日。雖欲爲陶朱。何可得哉。衛獻公出而求復。對寧喜曰。苟反政由寧氏。宗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役之。衛侯入而殺喜。自外國之說也。

沈氏曰旦

卷四

三九初集

何謂從政。從者隨也。政有畫一之條。我不過奉行之耳。此大夫士之體也。何謂執政。執者主也。政有當損益者。張弛由我。此宰輔之體也。大夫士好事紛更。宰輔依樣畫葫蘆。各溺其職矣。古法有不可泥者。祖制有不可違者。宗藩例不應試今驟破此例而輿論稱快。安見古法之當泥乎。文武諸臣必用賄始得遷轉亦祖制否乎。

桓魋陽虎非仲尼所深慮。所深慮者少正卯一流人物。王孫賈彌子瑕非仲尼所絕望。所絕望者衛靈公一流人物。其折媚寵之間塞于路之請固是格論亦屬托辭。蓋實見得靈公昏憤不足與有爲也。方其見南子時猶未絕望。大聖人作用如神。龍戲海不可以殛。殛之識律也。蓬瑗與仲尼如此交驩而不敢汲引。亦有見于衛靈之無道也。

沈氏曰旦

卷四

四十初集

持齋誦經僧見酒肉姪穢僧心生怖畏厭薄卽此便不平。等便涉嘖。恚便不能忍辱。讀書用世士見求田問舍士超然遠引。卽此便不廣大。便招怨而梯禍。蓋彼衆我寡。衆怒難犯。犯之者必凶。稱衛稽康有靈當以予爲知言。丁未歲予讀書西溪之佛慧寺。戲爲四六以贈館童之執爨者。內有警聯。惟君子遠庖厨。轉予于恤。代婦人議酒食。舍我其誰。同學嗟嘆其工。



已酉歲予客燕都有太醫院官葬父其先世蘇人也而家于京情予作啟靈四六內有警聯雖吳會雲遙知英魂不難于飛度更長安日近庶夜臺可便于依光戊辰冬夜榻中忽記前事辰起書之予文零落人世者不少矣

古來降胡者大率出于憤激未必天性姦邪人豈亂賊也驅迫之使不得爲忠義耳飛將軍李廣貳師將軍李廣利威震匈奴功高汗馬居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上初集

然不免于死且族也何以塞中行說之口服李陵衛律之心

人有因憂而破家者有因訟而得良友者有因賊而幸得利者有因文而活命者有因殺而起盛名者有因詩而赴詔獄者有因謳而得官者有封侯而致族滅者有因青樓熱敬一箴而得鼎甲者有候稱廟號經御駁而傳臚第一者有邑報門役受業于戊宰而後貴極人臣者

造物却以人爲兒戲

客有言命者謂人曰汝日主坐申申屬猴故性動不寧此戲之也彼人認爲確論予因而廣之坐寅者心喜搏噬坐午者分當壓殛坐巳者數當口舌坐戌者誼當把守雖言之成理而人情物則有不當然者紀之以發一笑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中共說開元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上初集

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顧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廢后易儲儒者駭爲非常然亦視其辟爲何如主何如后何如儲不當妄爭以誤大計也漢世

祖並行之。而炎鼎無恙。然羊裘老翁。不聞起而作四皓也。儘見朝臣之有識矣。

伯邑考被廢後。泯泯無聞。則文王所見不錯。幸有發且。輩在必效堯舜。所爲不然。與賢之事。豈西伯所難能哉。四皓羽翼事。特曲徇呂后之請。于漢社稷絕無關也。孝惠如意。俱昏庸無英氣。不堪以去就死生爭。猶如斬雍齒可。封雍齒亦可。乃極無緊要事。知此義者寡矣。惟高帝與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之初集

留侯乎

近世蓄古物者。自誇曰。我有宋板書。夫宋板所以妙者。在無錯悞字耳。此惟博學之士精研而抱疑。于以備考訂。則極快事也。然一部中不過幾處考訂訖。便成故紙矣。有等不讀書人。實爲骨董。譬武夫所用八十斤大刀。文人藏諸齋頭。寧惟無用。且不相宜也。標出以破世俗之惑。人生極樂事。是遇良書。良書是看佳山水。

極門事。是文人才士無錢極快事。是守財虜不肯輕用一錢。尤可恨者。秀才受科舉之累。士大夫受做官之累。不死不休。若以微罪黜任其所爲。福樂不減于生天也。予晚發而早罷。昔時良友皆以棄世自傷。孤子更欲覓朋。又皆受此二累也。者舍斯文之脉絡而他覓。則非我族類。我不始與之友。而貧官無財可悅。無利可趨。彼亦不暇與我友也。燈下書此志慚。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之初集

觴政之說。皆酒徒無賴者所托也。夫蓋公爲政。李廣用兵。猶且寬簡便衆。飲行樂耳。而商鞅其條包拯其面。亦俗矣哉。

花得糞而茂。多培之則蛀。蚓得糞而肥。驟飲之則死。以至淨之品。資至垢之物。如山人之愛錢。以養身之需。爲戕身之具。猶墨吏之褫爵。東方朔饑死。飽死之喻。誠然哉。

袁石公曰。我輩非詩文無以度日。鍾伯敬曰。人

王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皆靈心靈語也然兩公皆不壽考古今著書立言之士能長生者有幾得令終便爲大幸文士中司馬相如猶功臣中郭子儀也

作文者不習于詩則機不流暢作詩者不嫻于文則氣不貫串作詩文者不得趣于山水不旁通于世故物情則景不逼真不淘汰于心境則韻不超絕不印證于高明則局不轉換法不整

沈氏曰

卷四

四五 初集

嚴而病不照見深于此道者當自知之

詩者思也言思依詩探其神也后妃思父母則咏葛覃思文王則咏卷耳南國思召伯則咏甘棠衛文思歸則咏泉水許夫人思宗國則咏載馳秦風思賢則咏兼葭屈原思懷王則咏離騷漢高思豐沛則咏大風意至而詞隨之絕無作詩之意故可傳耳今之詩何思乎不權之笑不悲之哭索然無味下降而爲時曲竟不知張郎

憶李媼耶抑韓娘想魏儉也乃擊節稱賞者頗

多則一番寬泛詞頭又被無礙者領受去矣

李長吉詩存于世者二百三十三首過其臨終

時手授契友以傳者也賀之外兄與賀既有私

憾必當出其剛落者以暴其所短而悉投蜚中

則猶是愛護之也李藩蒐而惜之快快于逸詩

之失傳豈真知長吉者哉人當名盛時無間詩

文字盡其胸中陰有所悔悔初習時不能藏拙

沈氏曰

卷四

四六 初集

已流播人間作離弦之矢耳有心人存而挾之可得重價甚矣名之受累也而各董家好利又不能居此奇貨也

古今人情欲剪所忌各有中傷之術中牧臣必曰納賄中朝臣必曰樹黨中重臣必曰謀逆中才臣必曰諂上中詞臣必曰無行中邊臣必曰通虜非英主孰從而察之

予童子時見先人書架上有一帙云中流一壺

蓋士夫宦滇黔者所刻也。延攻治發背毒疾其藥名曰麥飯石。篇內圖其形狀併所以服之法甚悉。大率此疾九死一生得茲奇效。四弟子雲言粵中多山羊其血二三釐可救人一命。凡被毆被跌肢體折傷者但噴氣未絕濃酒調服之立甦。此二方可以濟世士君子積陰功者留心覓之作福無量。

沈氏日旦

卷四

四七初集

有名士李姓者戲云服色鮮明蓋以統禪目也予應聲答曰胷中亦復如是彼人大驚甚哉人不可以無學

先草靡不畏後生者自仲尼已然矣有薛增盟主致書于予徐陵爲魏收藏拙則門下盛德事也未幾物故予稔哀之不忍暴其姓名而識之以開僉父之竅

燕瞻學堯人皆知之唐玄宗宗學漢武帝人不知

也安祿山之禍因金日磾起見一日殺三子瑤瑁因巫蠱戾太子起見空中神語寶訓求符因文成五利起見事事參肖性馬鬼制愛出于無可奈何又不覺與釣弋暗合

人臣以節義著非國之幸也金人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天勸欽宗入虜營者誰乎脫去衣冕上衣受辱李侍郎即欲不死而賣國之疑千古莫白然一死寧足贖哉古今人功名而兼節義

沈氏日旦

卷四

四八初集

者張睢陽外指不多屈也

蘇長公示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說者卿之謂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即偶聚故處豈能復記憶夙世事乎此語似是而泥長公身陷詔獄岌岌乎有性命之憂無聊而爲此詩與子由永訣也詩不可泥泥則離騷句句皆可議矣况二氏有輪迴之說因緣之旨安知軼轍不復爲兄

第乎子瞻歷寺級而悟前身安知不記憶風世事乎此等頭巾話侵入筆端甚寒人孔竅然最能動俗心也賀監乞賜鐵湖一曲識者識之謂勝緊隨處可樂何必帝賜竟不知李真越人也越俗悍極必凌侮太子賓客而後快若非出自帝賜卽欲偷一日之道遠不可得也論人者不但常論世還須論地適可服古人之心

沈氏曰

卷四

四之初集

一二品文官止于章服間繡仙鶴錦雞屋舍器具不濫施也今勳臣家日用之物一槩飾之以蟒則蟒亦褻矣

首飾日異月殊不能出珠玉金寶外巾袖千方百計不能出高低大小外天下事何者不然有變者有必不變者方其變也視不變者殊覺可厭非能趨時也茅靡而流也方其不變也視變者頗覺多事非能矯俗也膠柱而泥也巾袖介

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之介識者目爲鄉愿則又添一重公案莫若兩存之以有待今日高明日低今日大明日小轉徙不測令人呼我爲服妖不亦快哉必欲諧俗則高低大小兼備人高亦高人低亦低人大亦大人小亦小必欲省費則先高後低先大後小一剪刀之力耳東坡有言只一碗羹看破世間禪和子予亦有言只一頂巾兩隻袖看破世間成人小子

沈氏曰

卷四

五之初集

宋劉后欲郊群臣諫莫聽有一夫云陛下至園丘將作男子拜乎抑作婦人拜乎斯人善諷固矣然劉殊無口才何不答曰南郊儀法自有女媧氏舊章在卿不必過慮

卷四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春

或問遽說之義竊問教矣子亦有觸予否答曰  
弋說初出邑父母周侯稔稱之謂言官有毀無  
譽但刺愚不薦賢切中今時惡薄情態既而周  
爲御史所薦賢多人臺省翕然效之至于今散  
祿亦薦人矣武弁亦薦人矣或以賄薦以情而  
薦矣或薰猶異調各以臭味薦矣弋說不階厲  
貴從來救世之書風俗默爲旋轉然發一藥則  
變一症此予有觸而取義于遽也

富貴之徒祇就其一家一姓之所積與夫丘壟  
所磨之厚薄以爲榮枯至若三大功臣七才子  
之類係閭閻氣所毓不專以一家一姓堪輿  
論也蜀生三蘇而眉山草木萎死此其証云  
議論無宋氣者宋朝止陳同甫一人卽蘇文忠

沈氏日旦

卷五

初集

公猶畧帶些宋氣

梁大通間改複道曰于迷道詰曲二十餘門以  
試墨鸞大師大師子身獨出不假輿客而足無  
悞武帝異之夫梁武帝崇信佛教不木悟而顧求  
迷耶因此知隋之迷樓非煬帝所創或昉諸此  
耳

國初高太史啓字季迪其詩直超宋元而接脉

于唐其逮至都而論殿斬也因魏觀以大常卿

沈氏日旦

卷五

初集

出守郡旋徙郡治乞寓公文土梁而衛帥証觀  
有異志併波及高後世冤季迪者仍以詩文故  
而魏觀之死等諸螻蟻無哀之者矣

忠臣如還債兒女賊臣如討債兒女此前輩舊  
論也吾卽其意廣之忠臣轉世必討債賊臣轉  
世必還債安知鐵鉉非徐有貞前身嚴嵩非于  
謙後身哉雖然在漢爲亮在唐爲臯丘山之下  
諱姓不諱名則正氣豈因輪迴改乎此吾有激

之譚不可向痴人前說夢也

古今壽者多矣而至今屈指彭祖人不可以無年古今富者多矣而至今屈指石崇人不可以無錢若乃無年無錢而頽涸獨聲施不朽人又不可以無學不可以無行也

桃核卮銘爲吳中丞座師壽

結根吐萼今逢島外實中虛今是道飲此旨酒  
分藥老何必玄期今獻衆

沈氏日旦

卷五

三 初集

脩真書謂啖桃花久能令人容顏悅澤如酤夫如是則山癯野叟終日食菜當化爲藍面鬼終歲食豆腐當美如冠玉哲若傳粉乎

張謂贈喬木詩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嗟乎拒客而猶入其宅妄尊而猶過其門亦太無耻矣流俗盡然木獨不爾故可羨也不然色斯舉矣人顧不如鳥乎亦何羨之有

鮑防雜感詩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自衛懿公以鶴敗而乘軒貽笑遂使鳴臯聞天之物等于湍康之玩。是鶴以人輕也。然趙清獻之所隨。林和靖之所放。卽此胎禽羽族。則鶴仍以人重矣。雞之五德亦強加名目焉耳。祖述起舞。高鳳飄塵。豈因其有德而屬念哉。鮑詩借以自況以遠近分重輕而雞鶴相衡亦擬物不于其倫也

沈氏日旦

卷五

四 初集

孝衰于妻子猶盛德事也孝衰于奴婢孝衰于狎邪之滯朋

天理不外人情自世有狗名之輩逆情以飾理一切人間譴罵之事鬼神未嘗不矜宥焉予謂倒瀝賢于鄙攸遠甚非有道者不能知此說也  
貧難起家者必由內助富厚廢家者必由內蠹無助無蠹譬傷寒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予何

以知其然于僧道居積知之

國朝駙馬起家進士者馬梅殷裔孫純俱夏邑人也梅督學山東裔自言爲汝南侯後願改武階自齊民尚主而帝壻帝女隔閼于閨媼不得自由矣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古人非噉名不獲已

而托之名也三皇五帝道德安在三王五伯功

業安在亦只留得一箇名在天壤間耳至言名

沈氏日旦

卷五

五 初集

雖云不朽總屬烏有矣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皆無聊之詞也酒果勝名則獨夫酒海足以自雄何必作如許惡遺臭耶遺臭與流芳並垂不朽亦總不離乎名亦總歸烏有古人作詩卽將同時人姓名如崔顥李白之類于題句中直書不諱豈若今人一片世情稱公稱翁之不足而文且凡之也稱之曰子遂以爲弁髦之矣竟不知孔孟只稱得一箇子

宮闈中所積者伏陰之氣邊塞中所積者驕陽之氣關閘中所積者窮愁之氣山林中所積者淹滯之氣冠紳中所積者曖昧之氣狴犴中所積者冤抑之氣六氣鬱勃上于天和則爲旱爲潦爲兵爲疫爲災異必然之勢也君相調燮于此加意焉耳

竟服樂服皆帝王養見非曹交所得借也若云遵其制度不敢異服以違時則凡有唐之民皆

沈氏日旦

卷五

六 初集

竟有夏之民皆樂素又不獨曹交一人能自異也今之人戴綸巾者卽是武侯乎着丰裘者卽是子陵乎又聞學院試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生文以九尺對四千分作二比被黜可發一笑  
賢才在朝如朱魚在沼衆魚不以爲侶而臨觀者又注目焉故位必不高鄒陽不仕漢而曳裾于衆豈得已哉向微上書自白幾爲獄中鬼矣



臣王莽諂董卓者何啻千萬人而但以子雲中郎藉口彼何嘗居高位哉特享高名耳二子才不甚高但氣色稍異于衆如沼中朱魚當時朝臣盡蝦蟹蛤蚌之流卽同朝共事時已崖異之矣夫士不爲龍見而爲魚潛真可憫也

賢持論云爲兒孫作馬牛已可笑矣然不失爲痴有真正惡人于骨肉間作秦越視者又不可以達之一字加也

沈氏曰

卷五

七 初集

古人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此自一說葛覃詩薄汙我私薄漣我衣則是衣不如故也楚詞驪莫驪于新相知則是人不如新也

鹿鳴如笙簧之可聽小雅呦呦章蓋取義之興也而晦翁註不及此豈生平未嘗聞鹿鳴歟予月夜于臬署中乍聞因有觸于詩因思犬豕牛羊終日鳴故無好音鹿終日不鳴故有妙韵默之一字鹿能人不能也

熹宗末年廣開事例以助大工納銀若干徇其節孝及魏璫敗而共誅之曰此崔呈秀所條也良心喪矣予謂此正良心未泯滅處其時有五虎五彪十孩兒在豈容呈秀一兒專美耶

晉公子重耳受餐逐璧此載在左傳以故辭饋者答東云逐璧今人誤曰完璧曰完趙則紕繆極矣蘭相如事于交際有何關涉而引用之耶冠紳中尚說以傳訛何責于齊民也

沈氏曰

卷五

八 初集

冰蘭女代父從軍去年邊陲而鮮覺其非男則貌可想矣不然同澤中夫豈無好外者能自匿乎卽不然亦石女也唐人作冰蘭咏多矣未有疑及此者予言豈穿鑿耶

友分益損師亦分益損非北面事者卽爲典刑也試以母臂之座主爲生母輒近世受業師但漁獵束脩者爲孔母督學提調之師成均六館之師尊而不親爲嫡母至于拜門生認老師則

水滸傳所稱乾娘者近是

論衡述魯哀公之間以西益宅爲不祥劉向新  
序政而爲東益宅夫東西懸絕吉凶應相反矣  
豈別有說耶策馬力之將疲壯生以爲類閭新  
序又以爲類淵也古人著書率意下筆而不深  
考類如此

牡丹芍藥性喜糞穢而蛭蚓藏伏于下以搖其  
根則枝葉稿死安得吐花是世間逐臭者無如  
沈氏日日

卷五

九初集

蚓作孽者亦無如蚓也顧云無求于世乎

金陵之俗衆爲政一云斧子一云鎖子一云回

子一云辣子各萬餘自相黨援何謂斧子蓋豫

章人持斧而斫者也一夫受狂萬夫捐助或每

銀幾分或每錢幾文共控于同鄉縉紳使主其

事必勝而後快何謂鎖子乃徽人之貧窶以造

鎖爲業者也其齊心協力亦如是至于回子最

可異焉銅錢之高低貴賤陰操其權而官不敢

問民不敢不從爲政者順之則相安逆之則變

起所云辣子卽土著無賴是也今天下幸無恙

耳設有緩急何計調伏此四子哉予有說焉進

賢冠下人各有心衆欲爲政尚不能以材智相

雄長而此輩反成臂指之勢則其中有絕倫者

焉拔得一二而萬夫皆可使也漢唐宋蒐羅之

術廣不盡束于科目本朝但以科目繩世而

三途中復不能盡其用殊可嘆也

沈氏日日

卷五

初集

金陵之俗田民刁過市民山民又刁過田民與

他處郡邑大異四方士大夫來宦此者不可不

知

國家之弊千孔百竅歲復一歲依然如故頃爾

改絃易轍則愚侗之氓駭矣譬石榴焉花葉茂

密而蛀虫剝蝕殆盡僅存皮骨耳多事者燒之

剔之塞之榴立萎矣賈長沙王臨川豈知此義

故古人惟蓋公爲不可及也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見于陰郡之已氏縣時論以爲鳳非也梁冀專權羽孽示異癸亥歲中州五色大鳥見時論亦以爲鳳未幾逆增魏忠賢流毒天下矣其時言官之糾彈絕日官之占候亦絕賢士大夫非死即黜無得免者

當今財匱其因有五一在俸薄蓋俸薄則家用不支難責以簞簋之饒猶如牽餓牛入場圃而

沈氏曰

卷五

二 初集

麥稻能不損乎一在喙多侵牟者貓鼠同眠絕無異議潔已者執法而誘興雖劉晏持籌韓滉握算不旋踵敗矣一在苛科目而忽刀筆總一浙人耳進賢冠劍不得入戶曹胥吏千百成群作奸犯科何所不至竟不知天下清官固少清胥尤少也一在不久任不交代席未煖而秩已遷矣一在不器使人材智各有所近做秀才時不問家生一旦居官使掌錢穀吏書何修而

得此哉此五者財匱之大端也人但知戶工二部不得其人不脩其政足以耗財竟不知他部昏亂勢必貽累于戶工也

暮春新綠滿園海棠柔枝嫩葉更可人意條而無風自折以飛鳥愛集故也園中不乏勁柯而偏集于此想枝折時應驚怖無措乃知白下鳥亦奇蠢率獨犬吠主爲可異哉

經曹書役頂手每三四千金揣其弊數多在胥

沈氏曰

卷五

二 初集

史異途予意州縣佐領係民牧必須用隔省人做至于倉場巡簡驛丞等微官只須用本省人足矣一則免進京赴部守候之費一則籍貫履歷朗朗可稽無黑虎跳飛過海活切頭之弊一則桑梓之地恐日後仇家報復不敢爲惡其選權或聽本省撫按主持季終類報亦甚便也豈銓郎可進退大僚而撫按遂不得黜陟小吏乎如此則銓部事約而弊稀銓役頂手不革而自

廖矣。此輩實繁有徒。錢神通天。遇清通簡。要者不容其席。煖輒噉人彈之。逐之于不便已處。輒以祖制藉口。夫頂首踰千金。黑虎跳等諸弊。相沿二百餘載。亦豈祖宗制邪。

上封事者。遇難處之事。動輒曰。當用恩力。甲科大創。賜尚方身。膺蟒玉。棄城而逃者。非甲科乎。呼逆瑞九千歲。懸旌像旦晚行五拜三叩頭。呼逆非甲科乎。安得吐此陋語。供天下後世笑。

沈氏日旦

卷五

一三 初集

端章縫中有巧詐者。曰漢重外戚。竟受外戚之禍。唐重藩鎮。竟受藩鎮之禍。宋重理學。竟受理學之禍。本朝重科甲。亦受科甲之禍。否有識者聞此。可爲寒心。

國初鑒胡惟庸之覆轍。因不設立丞相。此得失參半者也。權輕固無莽操之奸勢。演亦無姚宋之績。言官糾彈。固足銷城社之孽。議論掣肘。亦頗滋築舍之疑。

夫人聚廬托處。祇父子兄弟夫婦而已。至于死園圃林。必當築朋友之室。孟嘗君代舍。幸舍可法也。古人用美人行酒。不似今人之拘。但不當如王敦毒手。客飲不盡輒殺之耳。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願受科舉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自適。而囊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恐後裔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姑婦相壓。

沈氏日旦

卷五

一四 初集

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應。而髮落齒搖。乏濟勝具。則不如速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僊。顧及動而掣肘。迺有進鄉賢祠。瘞魂結于胷中。未銷真泥。犁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僇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蕭頴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文

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頂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二十人此出抱朴子考醫家種子方未嘗以二藥爲君而二子單服之見效豈別有說耶

隆慶丁卯先人以鳳陽司理分校南畿所取士

沈氏日旦

卷五

一五 初集

三十二人蘇徽居多旣而爲直指忤權相江陵張致政歸田則蘇徽交態大異予趨庭慰解之非蘇厚而徽薄乃蘇靈而徽蠢也其最有情者爲顧大典顧允元其最無良者爲徐學易余啓元先人按訖汝他日宦達必無忘懷于此今予

見成花灰來紀之以勸懲來茲可也

夷音可通于華者以其音合之于字故可譯也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安從譯之古人通鳥獸音

者不獨公冶長介葛盧也虞夏之時有栢翳三

代而後有和菟有王喬有楊翁偉有楊宣有李南有成武丁有公昉有魏尚有宇文仲有管公明有沈僧紹有張子信有白龜年有孫守榮至若遼宗室神速姑能辯蛇語抑何奇也予謂此或精數學而假借鳥獸以神其說者不然輪迴墮落應有追傷宿世報應等音而諸子所曉史冊所傳不過粟米狼戾與夫怖死之聲及降境

沈氏日旦

卷五

一六 初集

情事焉耳又不然莫慧于聖豈三皇五帝周孔夷惠微箕諸人無一人知者尤可疑也更有說焉閩之士音漳泉興福自己各不能互曉而况他郡乎猶是同類也莫能知之况異類乎

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樹而去此古人假托之情非真也其聘晉還時取道于徐則專諸刺僚事已遙聞矣公子光之爲人密而悍札借詞脫去寶劍以示不設備焉不然使事雖畢自徐

歸吳尚有千餘里。負劍亦可防不虞。曷爲輕棄哉。札始而致劍嗣君。嗣君以先人無命。不敢受。則徐君亦廉介者。曩時未必目覩而色欲之也。果色欲之。未必不露于其子矣。札此時亦未必心許之。果心許之。則以賄爲辭。而今其可受矣。豈應于身後發其隱情。而居人千墨。致嗣君愛父以德。萬不可受耶。札總欲自白其廉。自標其信。以聞于光。而銷弭于無形。非真情也。

沈氏日旦

卷五

十七 初集

申包胥超處在辭賞而逃。然亦其見幾處也。假令受賞而居高位。則當伐吳以報仇。是時吳強而子胥得君。談何容易。包胥善于藏拙。故逃也。包胥智者不智。則求救于晉矣。晉許而懦。不足恃也。可恃惟秦。竟其力以復楚。戰國魯仲連全學包胥。其却千金而逃去。非爲名高也。蓋不肯帝秦。後有許多禍患。須人料理。而以一去結局。譬放火者不得救焚之人。則延燒廟社。罪莫

遠矣。據事勢則申猶緩魯更急也。

程嬰自刎以下。報公孫杵臼于地下論者。以爲太過。予設疑端。使後賢酌焉。或居岸賈之黨。未盡滅者。欲甘心于嬰。而伏戎叵測。抱隱憂乎。或孤兒稟勾踐之性。不可共安樂乎。嬰死而武服衰。三年假令嬰在。則山中十五年。父祝之。偽跡一追想之。不以爲恩。而以爲耻。因以爲仇矣。蠡去越後。勾踐何嘗不黃金像奉之。而竟殺文種。

沈氏日旦

卷五

十八 初集

掩膏糞之羞。混石室之辱也。嬰得無慮此乎。下宮之難取。他姓嬰兒殺之以愚諸將。無辜凶天。情實可矜。嬰必以頸血償乎。抑或者幽明境隔。地府之事。人世不知。則人世之事。地府亦不知。而不惜捐軀以下報乎。高明之士。幸再索之以廣予所未及。

戒色之言。發于慈母。則信。出于妬妻。則疑。飲酒近婦人。紂以之死。信陵君以之生。一切忠佞禍

禍因人轉徙者也。故同一惜費也在富翁爲慳吝在貧士爲寒酸在君相又爲節儉矣同一不治生也在豪傑爲僞儻在常人爲遊惰矣猶今時官評甲榜之風<sup>勢</sup>勢<sup>勢</sup>卽科貢之浮疎是科貢之罷軟卽甲榜之持重是也此南華真人齊物論所由作也

晉天文志謂五星之精降于地則爲人熒惑爲小兒歌謠嬉戲故云匹夫熒惑諸侯蓋取義於沈氏日日

卷五

一九 初集

此也  
南斗屬吳越分野民謠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其禍則吳越受之歷考前代熒惑守斗入斗者一見于漢元鼎未幾南越反矣再見于漢永和未幾丹陽賊周生訐矣三見于漢熹平未幾會稽賊許昭等僭號矣所云天子下殿走不盡然也韻叶相協如彤家乾記兒孫代代作三公之類然其徵應亦分久近梁武大通中示異

而十三年徙方有臺城之變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垂象而十四年後迺有靖難之師嘉靖庚子著禡而十三年後蘇松遭倭寇之慘其間如漢孝武我世宗皆英辟萬無猜越之理卽順靈廟主亦獲免于蒙塵則下殿走之謠不驗梁武興建文舉動如是可盡諉咎于熒惑乎天啓癸亥六年夏熒惑犯南斗而入之而守之殆月餘將以魏忠賢群小當之乎抑別有杞憂在他

沈氏日日

卷五

二十 初集

日乎吾以卽世之前知如管輅者  
丙寅冬武林黃貞父先生病故一時訛傳因看魏監生祠言語不謹內臣魁之杖下遠近合喙如卽真者予戲云他年魏敗贈光祿少卿之根倪此矣至戊辰春則魏已戮屍問磔而此事果登白簡古今節義如此者可勝道哉黃生平好名瀕死而博得美名日可瞑矣夫  
仕路中如沈同和之白丁而不敗露者不可謂

無其人野史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以爲奇疾予謂姜愚原不識字亦無他疾也

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綽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沈氏日旦

卷五

三二初集

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况其間有獨子單傳者哉後魏博陵李凡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祿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食指不支未知

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爨後爲美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卽王政鼎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牆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涕瀟籬之外乎

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輒死精氣內也非金石之藥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金石所能變化內丹成而不得外丹則止于不死而不能飛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二初集

行上昇外丹之力可點瓦礫成黃金何況化皮骨膚髮乎古人輕服外丹間命者皆智巧之徒未必方士能惑溺之或者誤認吾內丹已成而自着魔耳至于試黃白之術領橐以殉則愚不足憫天下豈有貪財神仙又豈有神仙之丹肯充凡夫之橐者哉

國初耿秉文首拔長興一則取其名號之吉蓋長者久也興者隆也一則舊說謂湖州永無兵



火之災攻其所不備也。一則梁武時有王氣在三餘之謠。祇從餘于餘杭。餘姚三縣服勝而長興却有餘于山。餘壘溪餘魚浦正可當三餘也。聖祖用兵之始名世開國之初臣子不可不知。

客有携觴小有國賞芙蓉者酒酣感憤時事予戲言但當怨天不當尤人客殊駭聽予曰子不見沙門標題于刹宇乎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沈氏曰旦

卷五

三三初集

行好事人所以不行好事者由天不曾生得好人子但以尤人之念并注于怨天此段姻緣天不得不受客笑而不答

詩韻惟七陽易押故蒙師口授兒童所讀千字文百家姓二小書皆宗此韻

崇禎改元初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海颶忽作漂沒人民無算最受災者海寧海鹽及蕭山等近江之邑僣屍各六七萬浮于水面婦人有漂

體而手帶金釧者蓋水夜發不及着衣也城郭中尚無恙此亦異變特紀之

水退後棺價騰踴善知識不能遍給以蓆席葬之沿海居民無恙者所得漂沒儀器甚多獨杉木有一番災謫即有一番督察善知識何不自愛乃爾

荷荷閣記併附翔風軒篋齋二記

沈氏曰旦

卷五

三三初集

古之康侯號最賢者無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今人呼已爲小子不第壽且謙也篋戒于國恭恪于朝是其娉節也膚聖番名有斐進德是其風猷也而得力處適在淇澳之篇當時朝歌諸邑豈乏他植而菜竹起興其致固已超矣友人暴乾先備道其居亭成國之賢袖中出三記示予一爲荷荷閣一爲翔風軒一爲篋齋曰子其記之予曰君業已記矣再則贊曰子其合記之

予諦觀三記所稱閤軒齋者，脣于拓園園可百畝，許公退食暇所逍遙快適處也。絲竹肉洵勲家所自有，而一種清風素節超然聲華之表者，非猗猗莫肖。非閤莫寄，則繹公命名之意，端不在衛武下。予緬思古人房千里所記竹室，王元之所記竹樓，祇于椽桷楹牖間斷度而爲之。但戕竹形未領，竹趣孰是圖？質當而轍階砌，領竹趣者非公其誰？況王猷命駕元屬江左遺事。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六初集

公以廉靖之品寬綽之政，雅鎮于留都。泮渙既自得體，又不失朝廷所以用世臣之意。浸假而奉命北征，承聖主之清問，訴窮民之積疲，于以調其悵風，暢其惠風，分其緒風，振其英風，紆其疾風。皆于是乎在德意之所翔洽，行將風馳而遍寰宇，直留都已哉！翔風軒公所以自期，簞齋客所以期公也。蓋宇宙之太和元氣，半係世臣之培篤。世臣之精神命脉，全視其宅心之厚。

薄以爲延促公仁人也。仁者壽定理也，還以壽世壽民而壽國，不獨壽身昌後其餘慶耳。豈斤斤吐納之術，導引之方，效山暉野叟之壽以爲壽哉？嘗試就竹而按之，竹之受風宜風衆所知也。而竹之爲籟，君知之手後凋勁節不殊于松然歲一生筭凌霄而拂雲，孫邁其祖以相禪于無窮，則竹所獨也。故秦以五大夫之爵封松而三代勒功銘勲，非鐘鼎卽竹帛以識不朽此說。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六初集

君未之前聞也。合而觀之，猗猗者竹之生意，耶猗猗閤者公之生趣，耶翔風者天之噫氣，耶翔風軒者公之逸韻，耶簞齋者銀臺趙先生取義老彭以祝公而拓園者公借園以自拓其才情德度不使畛域局耶公行矣，益深惟拓義而廣之，自南自北等園耳。拓園百畝，拓疆百里等拓耳。公何不敎召穆公之闢國以光照其先烈，卽衛武公之平戎佐周何多讓焉。金臺市駿之地。

葺舊圖而新之而以予記爲券安知非公之新  
豐乎予與公有姻娣公曾以記屬予而未走筆  
茲因暴友之請而記之公意以爲何如

已巳元旦後三日燈花復巨如前夢中自吟調  
成白雪憑誰和命到紅顏只自嗟醒而續之巫  
女若闌郢曲奏魂隨屈賈赴長沙

詩之有韻如射之有彀要以法求其才也唐人  
詩甲千古不能不依晉韻誠難之也近時翺爲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七 初集

違韻之調復何難哉特因其起家甲科山人草  
展轉傲之然類處似彼佳處又不似彼向時生  
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強扳硬証于袁鍾可笑  
也

田橫乃田和苗裔也和求爲諸侯而橫顧不屑  
爲諸侯至于自殺惜五百人碌碌無以此說寬  
之者

徐庶之歸曹也終身不設一謀魏徵事文皇却

有許多好話徵不惟愧庶愧息鳩遠矣

武帝殺鈞弋景帝殺栗姬皆呂后淫毒有以啓  
之然天后辣手百倍于呂而常楊張諸尤物繼  
起自若也亦存乎其人耳唐中玄肅較漢武景  
逕庭矣儒生操筆于武景旣訾其刻薄于中玄  
肅又刺其昏庸將何術而可

古人喜佩劍故詩中有吳鉤豐獄等語今人無  
此習而詩猶仍之可笑也漢書以裁擇爲財擇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八 初集

乃抄謄剗剔之誤而後世據以爲奇尤可笑也  
斯之謂驚

古人執笏不但覲君想迎謁上司亦用之所謂  
垂紳正笏二物原不相離也東晉易名手板新  
亭之役桓溫叵測王坦之倒執手板此其証云  
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泚方謀叛未篡實位秀  
實執笏在手欲何爲予又其証也說者曰笏者  
忽也人臣有所奏請慮其忽忘則書諸笏此或

因呂端故事而附會之端以笏書大漸二字召太子義嚴而跡奇有段之風猷無王之戰慄不泰此笏者也

韓愈三上宰相書蘇洵上田樞密書說若鄙之以爲漢世無此文宇而不知自隋王通始也通獻策不報作此辱人賤行而世無非之者反師尊爲夫子嗟千古之上書乞憐獻策希寵者多矣而三子獨傳愈洵受文章之累通受道學之

沈氏曰

卷五

三九 初集

累也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謂之五福而不及貴者非遺之也欲令居高位者失所恃也人主喪身亡國皆倪于挾貴貴則貴望難副受享難酬何福樂之有貴而兼此五福是爲六福貴而缺此一福且不成其爲四福矣此聖人微旨也更有說焉桀紂天子也其貴猶不足恃况盧杞秦檜等奸相貴極人臣直有限之榮耳顧欲孺

天下士哉

周衰權力用事道誼湮微孟子標出天爵闡明天子諸侯不致輕與士友語雖過于透露絕澗含蓄然救世之言不如此則人心不勤戰國說客全靠這幾句話糊口比于沙門飯僧漏德子與莫大焉食客三千但知感恩孟嘗恩抑未矣鳥有極異者大於燕小於鸚鵡名妝香倒掛畫聚詩香則羽內夜倒懸于架移器不動徐散之

沈氏曰

卷五

三九 初集

香滿簾幙蘇子瞻所謂倒掛綠毛公鳳卽此物也性馴擾出入人懷袖間又好集美人衣上費氏星槎勝覽謂瓜哇國有五色峇香倒掛鳥今蜀中不聞有此則李贄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鳳又非此種矣

畫家以人品重者文待詔徵明有三不應謂親藩中貴外夷也其次陸叔平治以諸生老而負節癖其畫皆不可購得者呂紀林良所長翎卉

俱以薦入金吾供役仁智殿時論輕之張平山路善人物爲孫憲使所辱擢其左指以右指盡鍾馗幸左轄懇之得解戴文進璉被徵爲畫院祇候以詭歸以憂死此數子雖欲達其高而不可得然皆以翎弁人物震動俗目者也徵明輩山情水意此曹實不契合否則三不應中有一迫之者殆矣擇術既異榮辱斯分豈有幸有不幸哉戴文進所至九長於山水沈氏曰

沈氏曰

卷五

三十一初集

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以落霞爲飛蛾非也飛蛾羽色不佳有何景趣而勃入賦蓋秋水長天係二物極上極下落霞孤鶩亦二物無情有情合之爲一則景趣率叛昔有使虜者虜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使者對口耳王聖人坐明堂爲虜所哂蓋以壬作王誤也而以王作玉虜亦誤何不曰口耳壬中國生聖人對義結聚于第七字而石室壬人音韵亦

協庶幾畧矣

唐抑所文獻萬曆丙戌鼎元也座師舉觴相賀日勸君更盡一杯酒唐答與爾同銷萬古愁思亦巧捷語氣不祥且對師誨汝亦失之不恭

人但知名教縛人不知方外亦自有縛禪林題詩染翰法家引經斷獄皆外道也吾有說焉九流中有所謂雜者逃入此窠窟庶得自由非刺或可免歟卽有非刺不過非刺其雜而雜之一

沈氏曰

卷五

三十二初集

流吾蚤已扼要爭奇則毀卽譽矣尚書曰方命圯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磳方命乃拘攣執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得方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也能圓活轉徙卽平易近民處此說漢儒趙岐所翫而其旨未暢予特暢之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榜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里胥爲辱爲累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冰炭矣拂而施之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雪然令甲未嘗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填溝壑矣不若聽其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

沈氏曰

卷五

三三初集

富者誓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卽販鬻他所猶愈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而不圓活以方圜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稅塞人心竅能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荊公流毒直至于今也山人徐渭爲總督胡宗憲幕賓胡獻白鹿而表

出徐手 永陵嘆賞惜哉胡之據爲已有而不以徐薦也宋濂之薦方孝孺亦 皇祖詰之不敢隱耳然胡公受禍時徐獨無恙則未必非福蔽賢適所以保賢哉

項羽之失天下不專在弑義帝古篡叛得天下者多矣何嘗重瞳吃緊處全在棄韓信不用而二事增皆坐視不諫假令羽末路悔而以是讓增增何辭自解免耶試提衡觀羽不負增增負

沈氏曰

卷五

三四初集

羽耳疽可無發于背鴻門之計羽縱聽增其時韓信尚在善謀如良平不推戴之立爲韓後必與何定計招之以共翊漢又布越協心助力羽未必能速混一焉何者曹孫智勇十倍于項孔明一身未必遠過三傑而劉禪帝蜀無恙則孝惠何獨不然于此論雖破天荒亦借蜀漢事作前漢粉本而非初也

文園以稱病重于漢隱侯以善病表于晉後世

士流作清態者無病而詐言有病夫卽真病也詩文愧二子但病與之同則凡統禱子弟肥軀胖腹能啖東坡肉者與斯人之詐病不差絲毫而病則云清肉則云俗亦舉世之魔也

新安富人輒喜刻書賞有餘也鑄版頗精整然輒喜改書傳至後世慧心人動疑須旁搜原板對証爲古人雪冤亦快事也予閱蘇子瞻全集謂其中僞文頗多聞者駭之及覽子瞻尺牘自言不幸爲人所僞予始自信目力之確閱袁中郎狂言觴政癡史等篇俗而且酸絕非名筆後見袁小修爲其兄序亦云狂言等篇不知何物所假非家仲筆也予不覺失笑

符呪之術有靈有不靈固係授受之高下亦存乎其人耳總此鬼類而農夫握之則字拙文士握之則字佳故榜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篴不得妙品不發妙音此之謂也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五 初集

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封羊欄其無罪就死地命以死鹿代之此心與齊宣愛牛事同假令齊宣目擊羊死苦楚又未必不以他物代矣雖然倉卒間死鹿亦不易得勢必殃及于生鹿也善哉子輿氏曰見牛未見羊也

刺客之無成者爲鉏臯爲豫讓爲荆軻爲施全刺客之有成者爲專諸爲聶政然皆有未盡善處超于成敗之外而併泯其名者古押衙一人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十六 初集

而已義峻風高令人馳慕正史何以缺焉牛壽幾何馬壽幾何難壽幾何人猶得按期而考之蟻壽幾何則人不得而知之矣甚矣格物之難也聖人有所不知此類是歟非歟六朝子夜曲歌乃當時委巷口語以吾爲梧思爲絲憐爲蓮承入聲詩而制器取象者亦因是蓋其來久矣近世畫屏帳者如爵祿封侯之類以雀鹿蜂猴四物當之如喜得連科之類以蟻

子遵房二物當之寔諸本此

富貴人不壽者慾以惜其精侈以銷其福誤以損其德也貧賤人不壽者思耗于謀生神疲于殫力病伏于失調也時論以六十爲下壽七十爲中壽八十爲上壽此臆擬也予以數準之年當六十納音一週屆六十四則卦氣已滿此爲下壽盈百歲爲中壽踰百歲爲上壽古強等非真地仙不過以上壽稱耳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子初集

天啟元年金陵嫁女不擇期不擇配舉城若狂愈禁愈譁蓋訛傳選官女耳民謠云龍飛當歲首女兒賤似狗大姓人擲人小戶手携予富室筵席開貧家豆腐酒衣衫借親隣蓬頭不嫌醜將彌月而人心始定人情始安  
天台智者安禪七日而湫潭萬尺化爲平陸藉關真君力以建立道場神力如此其鉅至能變易川谷則夫滄桑互換之說未必氣化使然即

天神所默轉矣儒家局于所見駭其所聞以飛來峯等事爲怪誕不經蓋以玉泉寺爲左券也可  
可參詳制憲沈澹潭公詩仙翁於嘉慶

宋儒謂人身小天地予倒其語天地大人身也人身能如如不動乎達摩面壁大年九年後未免漸動天地清寧安其覆載之常此靜體也陵谷易位星宿移隕此動機也人久靜則以爲異天地乍動又以爲異是人身與天地性情形體了不相似何從而位且育之必以陵谷易位星宿移隕爲天地之大災異亦將以安禪入定面壁不動爲人身之小災異乎漆園所謂終身不解之惑此類是也

齊丘欲竊化書爲已有而譚峭之名自在蔡邕欲秘論衡爲談助而王充之譽彌彰說者曰齊丘忌景升殺之以皮囊而沉諸河又曰景升羽化非齊丘所能殺也又曰齊丘以自己所著竄

沈氏日旦

卷五

三子初集



入其中如五常一章推尊仲尼景升道流肯援  
儒爲重邪况篇中自稱小人必非景升口吻種  
種擬議皆竊書盜名之罪案也王充幸不爲蔡  
邕所汲引得免于董卓之禍當時名籍甚又  
好收藏異書所埋沒者何啻一論衡哉

盧生所遇之呂翁屬開元間事其時洞賓未生  
不當扭捏爲一洞賓所度之姑姓趙名何另有  
一何仙姑開元間已蛻去在洞賓之先不當混

沈氏日旦

卷五

三九 初集

胃爲一戲劇可毋拘兩傳期于嚴胡可弗考按  
純陽子五十歲道成登咸淳榜進士則六十四  
齡矣且非後五代人物而况可于唐人中求乎  
韓唐詩者併載黃鶴樓句尤可笑也

爵齒德三尊分屬儒玄釋三教于義亦協爵何  
以專屬儒儒重五常而首舉君臣則貴賤之等  
也序爵不尤重乎齒何以專屬玄玄門長生久  
視以延年爲秘訣定不加雲房于王母之上列

僇佐于廣成之先序齒不尤重乎德何以專屬  
釋釋門慈悲爲尚智慧爲宗行願爲本皆德也  
有佛而後有祖有菩薩有羅漢序德不尤重乎  
非謂舉一而二可廢就最要處論也

奕與兵近與道遠與智勇近與仁讓遠與申韓  
近與黃老遠與貪嗔痴近與慈儉信遠

坑儒坑卒自秦始而坑法不傳唐節度使李希  
烈掘坎于虔欲坑顏魯公此僅一人耳長平四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 初集

千萬衆不知作何坑法

見菓餅而口流涎孩提爲然髻弁無是也見佳  
冶而陽壯發髻弁爲然孩提無是也食色二字  
因年消長卽毛羽亦然矣道家辟穀雖下着因  
是以汰其滓穢不近淫慾一舉而兩消之亦捷  
法也

天下之物私則必藉于傳公則無待于傳故孔  
孟無傳道語而宋儒創之實因于二氏焉傳燈

傳衣鉢傳法傳符呪口闢異端而身顧自爲異耶

丘長春真人不專于玄而得力于禪，片言感悟，蒙古呼爲神仙錫，便宜金虎符，總領天下道教，夫佛圖澄之言，不見用于石勒，而長春之言，深契合于元祖，說者曰：長春能呪瓶水生金蓮花，元祖因是信之，果爾，則錫飛杯渡，蒼旻塗掌等伎倆，亦非澄所難者，何靳不爲乎？嘗謂混一之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一 初集

主與偏霸迥異，不但華夏卽戎狄亦然。石勒嗜殺，別有所見，若以龐居士之說進，則魚水投矣。故澄言衲鑿不相入也。元祖于長春猶子房所云沛公天授者歟。

曾子致謹于易，黃穀求其寧也，故深喜童子愛人以德，而以細人姑息斥元。夫子作春秋正防，僭亂之漸，而子路使門人爲臣，僭孰甚焉？祇因好勝一念，幾破敗其師生平，故憾之深而曰行

詐曰欺天甚哉，送終之禮弗可苟且從事。孟子所謂喪死無憾者，此也。

桓真人昇仙記謂陶隱居四非之外，又好雕琢文辭，勞神典籍，窮究經旨，標述異事，坐是未卽上昇。若然，則語言文字不第禪門障，亦玄門魔矣。而二氏藏經充棟，何也大率學道未成者，每駢枝其說，妄附會于玄，俯而文人才士如駱右丞、韋隱、匿姓名逃之外，方肯掃去筆墨，不抒岐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二 初集

見乎以故大還丹歌托諸吳猛，醉思仙歌托諸許旌陽，鉛汞歌托諸嚴平君，龍虎歌托諸陰長生，破迷還丹歌托諸鍾離雲房，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諸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諸劉海蟾也。不然，好名者方盜竊他人秘書，拾爲己有，而顧捨自身寶作他家珍，有是哉？若果出仙真，不當以鄙褻瀆聽聞，又不當以要渺輕漏洩也。

郭汾陽子儀生八子顯者四李西子晟生十三子顯者亦四世俗誤傳汾陽王七子皆爲顯官既缺其數又溢其辭特核之予鄉八子之家無多得曰施曰何暨予宗凡三姓然皆不能盡入泮宮爲諸生况八子俱顯有是事乎始武林人造言以昆玉八計必無中式者蓋引施以例其餘也比壬子予登賢書壬戌何君允中成進士而浮議遂塞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三 初集

元僧智常華亭人也著佛祖統載其事有與沙門無涉且不核者第十三卷云安祿山陷長安有賊臣助逆者其人曾爲閬守而畫像在路次玄宗幸蜀見之怒斬其像首其人在陝無端首墜果有是異何故正野史俱不載而智常又不直書其姓名也若云天子能造命則安史之亂玄肅豈不切齒怒罵未聞祿山思明病憊不寧何也誕妄極矣子書載曾參母臂爲人所捉參

在野頊覺背痛而歸與此頗相類

佛祖統紀蓋宋僧法繁所撰也謂知玄法師見重于僖宗賜號悟達左股一珠隆起痛甚生有異錯二字玄自傷夙業卽右膝安卧而逝考水懺先有賜沉香座生人面瘡因果則又隔世事矣說者疑其不合而不知梁武至唐僖介陳隋二代間相去叁百餘載胡可混也特因神僧傳誤以沉香座爲僖宗所賜故啟惑耳雖然面瘡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十四 初集

巴廖股珠復發八功德水所洗當其然劉德成名操十六舉甲科爲正陽鍾離所度得仙號海蟾子世俗畫工繪一蓬頭赤脚漢側蹲一蟾謂之劉海戲蟾不知其何所本也吾因是想之白紫清邀有天幸其不作白玉戲蟾者幾希

凡進諫者必察王有可恃納諫者必使臣無所畏范曄非不畏太后穰侯而敢于盡言無諱特

昭王也有所畏無所恃而慙以嘗之輕則誅重則族

客有請繪開漢壽廊壁者王元美先生酌定四事一爲斬顏良一爲樊城破曹氏七軍一爲天台受戒建利一爲殲蚩尤淨塩池後三事俱確但首一事未安耳夫白馬之役原非得已立効報曹預爲去計然當時昭烈羈孤依袁萬一風聞如二嫂何如漢社何揣公事後必陰悔于厥

沈氏日旦

卷五

四五初集

心非所安也予意公生平節概遭際尚有可抽揚者何必此試述二端俟後人酌定漢獻帝賜錦囊號美髯公其遇亦榮悉封操所佩金帛在庫速奔儒于袁軍其風亦峻是二者可擇而補也

掛印封金明燭

連二字可易

良已筆

輪廻之說相沿久矣說者曰孔明再世爲韋臯翼德再世爲岳飛獨雲長永以神道頭不入輪廻中得非天台智者引之入三摩地耶愚有疑

焉護法善神尚能籍庇三寶兜胎生之苦趣何以五祖戒禪師及墮落作蘇學士軼也豈渺茫無據乎抑別有端委不可思議乎

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有外道婆羅門者謗佛無神通立五丈竿懸鉢其妙施食曰瞿曇弟子不能飛受者倪出吾下時舍利弗不忍犯佛戒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屈佛道飛而受之以是見損不獲從佛遷化至今猶在聲聞果中夫

沈氏日旦

卷五

四六初集

賓頭盧于應真爲第一尊者于佛門稱大弟子而微落貪喫便自退轉舍利弗能忍辱精進矣我輩于世法中隱而過者絕少飛而受者頗多也

唐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及見坡老石刻心動蓋其年已五十三而蘇詞作于黃岡結句百年強半未日苦無多見者駭爲詩識後登朝十餘年而謫又八年而逝伯虎見詞卽

令徹去尋病卒猶之響卜言者無心而無休咎  
聽者有意而有吉凶也易筮亦然天下事好者  
難逢惡者易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假令  
探兆者拈得此句道未必聞而亡期已迫然子  
竟不知何時吐此豈因夢奠兩楹而發歟非然  
也

從古宗室之不幸者無踰李唐武墨殺唐子孫  
殆盡黃巢復殺唐子孫殆盡以故劉氏有東西

沈氏日日

卷五

四十一 初集

漢趙氏有南北宋而唐一敗塗地不克中興殊  
可惜也

五代有成汭者亡命改姓郭後貴顯鄭準爲草  
表復姓云功非霸越乘舟難效陶朱志切投秦  
入境遂稱張祿此語浮而不切范文正公復元  
姓引用此聯恰當不易予友周野王山陰人也  
本姓孫占籍山東成遂士爲尚書郎意擬滿考  
後誥贈以報周氏族復姓焉未竟其志而歿予

戲擬一聯冥慰逝者魯邦孔家雖姬公錫壤之  
鄉越國禹歸近武子用兵之地倘才鬼有靈見  
之當爲一嘆

孫武之斬宮嬪定非有心穰苴之殺莊賈未必  
無意賈寵臣也苴請以監軍使陰制已乎果陽  
借重乎以苴之力量能殲君所嬖以伸法豈患  
權輕而人不附哉請之非情也予謂景公昏惑  
寵賈則必信賈自古未有佞倖而不讎賊者方  
晏子薦苴時將相已有成謀矣哀哉賈之愚而  
墮彀中也朱虛侯亦欲以是術殺產祿惜其氣  
太浮機太露而計不行耳

富貴功名節義道德性命文章靡不落空就諸  
空中衡之文章稍實蓋數者皆類是寄且傳也  
極而帝王之運聖賢之脉天地之撰悉典籍延  
之人當屬續後子孫念其先人弓文謏墓總子  
無可用情處苦用其情身後名輕生前杯重乃

沈氏日日

卷五

四十二 初集

達者之謔詞亦愚情者所藉口也果爾則孝子  
慈孫但以酒食祭足矣何必費陳書之米匄匄  
于才士之閭哉

丞相無軍功而封平津侯自公孫弘始未必弘  
曲學阿世以梯榮當對策時天子擢弘第一則  
相位侯封並基于此今人托要路爲舉主猶借  
其力汲引况天子門生乎武帝又非尋常天子  
乎史言弘希世度務則善揣度者矣而何以弘  
泥氏曰且 卷五 四九初集

十策弘不得一也

堯舜禹皆黃帝之後考世系放勳爲黃帝五世  
孫重華爲黃帝九世孫文命爲黃帝五世孫漢  
書顓頊五代而生鯀史記顓頊生鯀未審孰確  
然則鴻汭釐降乃以姪孫妻祖姑羽山殛鯀又  
以姪孫殺叔祖也噫

劉隨州詩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蓋因至德  
春正聞王師收復兩京而作彼所指之參應高

力士等倫所指之錯應楊國忠等倫又云蒼生  
屬伊呂明王仗韓彭則李泌郭子儀其人也古  
人下字皆有着落無迂而不切處摘出以醒初  
學

項羽本紀不詳虞姬伏劍漢書亦因之後人何  
所據而謂虞自刎耶想當然耳虞歌曰大王意  
氣盡賤妾何聊生羽好色人也而不死羽未必  
潰圍出羽初意東渡烏江聞亭長蠟船待且甘  
沈氏曰且 卷五 五十初集

言勸渡心動而止蓋向者陰陵迷道爲田父所

紿致漢兵追及有所懲也

三代而後有極陋之政如一帝而改元者凡幾  
漢唐宋皆然于揣其故改元則必大赦文武公  
卿必有恩典覃被于是合詞諛諛以邀至尊不  
費之惠我 本朝遠邁前代者此其一端云

沈氏曰且初集卷五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夏

○武林沈烈女傳

予聞之節婦十有九真烈女百無一假蓋節可飾而烈不可飾也嘉女貞者動輒引栢舟詩爲案然夷考共姜靡他控母但以死自誓實未嘗死也而人僣稱至今矧真實抱痛而死如沈烈

沈氏日旦

卷六

一 初集

女者哉烈女世居仁和平安里于所生爲第二女其父名皇恩饗甚鬻線餬口其母氏其翁臬棣以於潛人僑寓省城其許聘待嫁之夫爲俞國柱業儒未就以瘵疾亡歲在丁卯其締婚之初年在天啓壬戌其往奔夫喪斬衰哭踊成禮而留侍姑嫜者凡兩閱月其復返母家坐小樓不下而縞且齋焉爲主爲位如慕如疑每食必祭未嘗傾刻忘者殆兩年所其畢命之期在

崇禎己巳三月二十日夜其所以迫急而投渠

之由蓋水人作伐將以三月二十二日復受他姓聘故其慟不欲生繫俞氏姻書與其夫之至予和而夜啓後扉自投于渠者耻也勢也非名也其乍見衣浮水面而驚而父母始覺知者爲乘流之舟子其死未幾屍卽僵起而所繫姻書猶不濕者馮夷之顯其異卽烈女之耀其靈也其生長窶家而知書解大旨自幼矢貞惓惓于

沈氏日旦

卷六

二 初集

罔極之未報深以爲憾蓋夙有慧根且有先見焉其死之次日所僦居忽傾壓而其親入山殯女幸獲全無恙豈烈女孝威所致抑天心曲爲呵護不欲淚其貞耶予里中慣執傭人褚僕射以忠著唐史可考國初王項兩僉憲以清顯其子甚至鬻萊求活直指憐而周之遂欲疏致直指歿之日紙衣就木其苦節如是好事者相傳爲忠清里今百餘歲後復有沈烈女云予以

廉直罷官不魏鄉先達幸與烈女同里同姓復生同其時又幸未先朝露而猶及爲烈女立傳是亦一奇也

人但知武林有西湖特因白蘇得名耳竟不知天下爲西湖者十四自武林而外一在順天府玉泉山下一在鳳陽府潁州一在開封府許州一在鄆陵一在歸德府睢州一在汝寧府城西翠花亭待月臺側一在成都府崇慶州一在叙

沈氏日旦

卷六

三

初集

州府富順縣一在福州府城西南一在漳州府龍溪縣一在潮州府治西一在瓊州府治西一在桂林府治西凡十有三處

孤山一在順天府通州一在順德府內丘縣一在永平府撫寧山海衛一在常州府靖江縣一在揚州府泰興縣一在廬州府城東一在杭州西湖中一在青州府昌樂縣一在萊州府濰縣一在四川行都司凡十處

古人祿厚故貴者必富遂以晏嬰爲僉公孫弘爲詐而惜福之旨昧矣反曰沽名今人祿薄甚至有耶署十年而逋負未償者債帥之外又有債紳其究也乏養廉之資絕仕貧之路隄防一次不盜賊其心豺狼其面蹊蹙其慾不止也人于諱死之念獨深七十歲人間六十歲人物故曰彼自不永年耳二十歲人間三十歲人捐軀曰世間短命能幾俱不念及于自己眞可哀

沈氏日旦

卷六

四

初集

也至于岳飛誅而韓世忠懼雖有我之念亦塵世之悟也惟范蠡去而文種留則我相安在鶴未必盡羽化也人概呼爲仙鶴猶狐狸未必盡成精也人概呼爲狐狸精每于物多恕也至于人亦有爲聖賢者而人與人相與未嘗曰此聖人也此賢人也類同則忌恒情哉雖然狐狸盜日月光華吸男女眞炁有修鍊之術其成精宜也鶴則何有吐納導引非所諳也熊經鳥伸



非所習也而亦得仙者或傍真人之丹鼎竊其餘以蛻骨或海外有不死之藥與草與藥幸而食之得以長生故曰近朱者赤非虛言也聖主不貴異物則史冊不紀物之形狀色澤亦不傳千後世萬曆間予親見上苑有五色鸚鵡且善舞又有純紅者純白者舉朝絕不以爲異酉陽雜俎載唐玄宗時曾有五色鸚鵡張燕公上賀表稱爲時樂鳥亦陋矣哉

沈氏曰旦

卷六

五 初集

草王孫一作財虜耳其墓尚留崇慶豈非以文君故歟文君一奔文耳其名直傳至今豈非以相如故歟古今人惟文士爲不朽耳倉公精于醫其名不藉文以彰其身則藉文以保緹縈與木蘭俱非凡人在丈夫中不多得也

唐薛濤一妓女耳家浣花溪旁以溪水造十色箋後世相傳爲薛濤箋由此觀之不但功名節義借文章翰墨以傳卽叙裙之流亦借文房一

勝以不朽耶

變化之端不可意揣雀入大水爲蛤說者曰念所注也腐草化螢環麥化蝶亦豈草麥有念射注于螢蝶乎天下事有深求而反失者此類是也然則何居予謂此卽濕生化生之說無他旨也

衛生不閱內典不知宇宙間無所不有觀天開招蒐諸篇遂以爲怪遂以爲誕妄未必然之事

沈氏曰旦

卷六

六 初集

此亦夏臣之疑水也楚人尚鬼其所指巫咸巫陽蓋實有是職實有是人豈孟浪語乎

春者春容之義秋者擊斂之象祝壽者當云于春節而反云千秋節咎矣豈白帝司令金母持權正萬寶告成之候歟

秦始皇帝所鑄金人十二一作董早毀其九符堅毀其二但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夫毀九猶欲存三也毀二猶欲存一也人心好古念

舊卽廢之中存不忍盡廢之意在賊臣草寇尚  
然矣祖龍焚書猶存卜筮醫種等書周易幸而  
無恙董符見解各與之同聞諸故老金寶之屬  
入水土者數千百年必當出世不終埋沒此陝  
河金人不知何代復出世也然亦神物不可力  
取強索聽其自然在滄桑變換時予不然予言  
又添一重罪案矣

朱晦翁二十二入仕七十致仕其生平所著經

沈氏目且

卷六

七 初集

書集註綱目等編皆宦途所述者今人仕優自  
不肯學耳反藉口無暇予欲改離騷二字期不  
信今告予以不閒期信三字改作懶學可謂曲  
肖人情

盧照隣以居喪過毀而得惡疾投頤水死蓋孝  
子哉駱賓王作檄討武曌思恢復有唐宗社兵  
敗赴水死蓋忠臣哉王勃躁妄貽累及親楊炯  
僚刻竟殺宦郎非盧駱等倫直才名埒焉耳說

者扭裝行儉之品題遂擬謂文人無行悲夫予  
閱世久而稔知史不足信或王揚傲骨招忌史  
所短之之詞撫于飛語訛傳未必皆實錄軟磨  
間里美人物故凡一切妬婦醜姬知與不知極  
力誣之而後快也

尺之爲赤也歲之爲遂也裁之爲財也非古人  
好奇乃錄者鐫者之悞也今人大信古而云古  
字通用恐後之視今展轉訛錯不特魯魚亥豕

沈氏目且

卷六

八 初集

已也此惑從來無人剖破皆腹太空心太虛之  
故

欸乃音襖藹或以爲潯中人泣舜之餘聲或以  
爲操舟者動搖櫓聲未知孰是

夜夢一綫板譚鋒楚楚云有人于此但取一事  
之名而餘皆不顧未可盡信也醒而記之其說  
亦尖

楊升菴著異魚圖贊細按之鯢鯢鯢石首鯢

鰕鮓俱民間日用之物未嘗異也豈好事者說  
托升菴哉抑升菴別有見耶

古人有有意之事而托諸無心者如雪夜訪戴  
終于不見或偶有所觸不欲見戴亦未可知而  
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皆微詞也蓋晉人秉極  
窄而僞作達類如此亦有無意之事而彼此附  
會歸說欺世者如周子窓前草不除本僕懶所  
致而云恐傷生意豈真情乎蓋木人事事物物

沈氏曰目

卷六

九 初集

要歸到理上此一代之魔障也

閏月無所着落以前十五日屬上月後十五日  
屬下月此曆家強解之說非心所安猶調停世  
事者各認一半是也

擬古樂府擬古詩十九首此最可笑譬優孟之  
肖叔敖道學先生之摹鳳雛張朱縱偏真祇供  
鼓掌若猶有毫髮未餓處不盡虎類狗哉人但  
知字臨帖爲書奴竟不知詞壇擬古亦詩奴與

文奴也去效輩幾何

暑月蟻窠雖緘封極密而蛆伏焉蓋蛆所產也  
自外乘內伺隙而入故善爲子孫營窟穴者莫  
若蛆而蛆之于鑽刺則天性也子叔疑其鼻祖  
哉

省會之地不因有府學遂無縣學順天應天乃  
輦轂之區而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邑獨不設  
立學校豈重首善意乎

沈氏曰目

卷六

一 初集

孟敏墮甕而不顧孟嘉落帽而不變子古以爲  
美譚然當時士習如斯迥議也非力也妄加以  
鎮定之名非善觀史者也

解紛救閭不可過激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  
稽康爲師不逮康死乎夫成均廼賢數也何無  
識一至于此豈似有深怨積怒于康者條此中  
傷計耶

齒秩有無意得者石祈子不沐浴佩玉是也姻

親有無意得者王逸少坦腹東牀是也命數既定方正可風流亦可否則作意爲之祇供人一審描寫耳

智永習書以退筆藏大麓中復瘞之曰退筆塚大亡簪墮屨或哭或悲蓋無意僂失者耳退筆則棄置之餘也何珍惜若是豈其滅獲所爲若果出自智永本念覺胸中未必洒然

晦翁註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葫蘆語

沈氏曰旦

卷六

十一 初集

也匏瓜無口安能飲食況植物無不繫者何獨匏瓜蓋匏瓜乃星名也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此但以象麗天不能揉而烹之以適口子引此以喻有名無實者爾卽詩人所云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意也學者察之

仕途文移以上行下其詞曰仰如仰府仰州仰縣之類甚至有不當仰而仰者觥觥吏受之氣輒不平予爲解嘲古人曰仰以觀乎天文曰仰

不愧于天曰仰不足以事父母則凡仰我者皆天我而父母我也卽不然高山仰止亦山我也人至于爲人所仰何德可銘而顧慙之懟之皆不明仰字之義也

禮記注疏卷之九

古跡有極誕者如囚堯城是也夫堯爲天子分誼誰敢囚舜爲聖人情理安忍囚况堯廼謚也死後之魂尚追尊之顧繫其生前之軀哉

道推三皇功推五帝泰政合之曰皇帝伊尹爲

沈氏曰旦

卷六

一二 初集

阿衡周公爲冢宰新莽合之曰宰衡所見相似然後世仍皇帝之號不仍宰衡之稱者政令終莽凶終也

支公之鶴翎翮旣長卽便飛去不顧雲龍山人孤山處士皆旋鶴而鶴復來歸不異歐公之縱囚也豈鶴亦解人意爲避趣耶予園所養鶴每夜時東南隅異方候月亦一奇也

總一讀書人耳市井刀筆玩弄之而有餘神奸

桀黠吞吐之而不足非市井刀筆其伎倆及出神奸桀黠上也。爲士君子所忽。爲士君子所疑其心思有用有不用也。

已巳歲嫁女治粧琢銀匠不屑與描金匠同飲食據愚見此二匠絕無低昂然自生區別如此亦異矣哉進賢冠下所相與者非必盡科目也士氣寬而工量反隘爲之一慨。

人性介動靜間太枯稿則不活潑太塵勞則不

沈氏日旦

卷六

一三 初集

率謚與公接物一槩倒屣而迎非也。一槩杜門而謝亦非也。夫人物亦種種不齊矣有當日見者有當五日廿日一見者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週歲一見者有當終身不見者涇渭混淆何名爲士。

婦女粧飾逐歲一新而作偏自蘇始杭州效之以達于東南而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以達于西北而魯燕秦晉等風靡此豈有微文期

會媼灼傳宜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乃克週遍所始之地厭棄已久所效之地摹仿方新大可笑也古有劉夫人粧初終不咬蓋女中之傑哉。

人身耳目口鼻皆有實用適若無用之用其眉乎眉能徵情憂則橫眉畏則低眉喜則揚眉急則蹙之燃眉整則比之列眉美人作態則曰顰眉才子修容則曰畫眉人而無眉不成其爲人

沈氏日旦

卷六

一四 初集

典五倫六藝之外有所謂詩文者亦人世之屑乎至今日而蛾眉付諸烏有可勝悲愴。丁卯九月朔飲葛虬瞻先生于小園蓋答其市秋之酌也秦水郭應回席且畏吾譚鋒托疾不赴葛問及時局予曰東林屈極必大伸三朝要典必毀板惡璫必穢附璫者某某必敗至初三早而新主登極之詔下半載後快心之政與予言一一符合乃知異術不必嚴管世味外人

早了矣是年八月十四日楊政平同張希仲  
詰予言別相與感嘆時事予曰非藩邸總統必  
不能翻局楊曰其在 信王哉予曰勢太迫急  
期不遠矣未兩旬得 龍飛之報何覆射若斯  
神也長安有李 皇親者 神考所自出也逆  
璫無端馳束致謝云聞汝爲祖爺建生祠耳李  
實無此意然懼禍不敢不建特不請 旨不懸  
額但增塑一像以土垣界之側隣東嶽廟諸敗

沈氏日旦

卷六

一王初集

卽刻毀像爲泥撤去其垣懸額曰天賢祠人服  
其先兄嗚呼豈進賢冠下智不及一戚晚哉  
滕邑白蓮教倡厥時有孝廉張還白者諱絲篤  
行君子也賊過其門相戒曰此張聖人也毋輕  
犯之且絕糧之際反有所餽盜賊蓋良心未泯  
哉此與飲幸秀才酒事相類賊平張亦不因此  
蒙謗乃知魯俗之厚雖大壞極敝時猶存周孔  
遺意所以致此者可深痛也長人者能不任其

咎乎已巳京察張聖人以酷褫爵  
漢功臣白三傑外功無踰樊噲者沛公入關意  
欲止宮休舍果爾則資羽以口實其時進諫卽  
還軍霸上者噲與良也鴻門危急幸脫虎口者  
亦噲與良也噲功高使擊盧縮特帝已病甚復  
信讒而令陳平卽于軍中斬之幸平有妙用載  
與俱歸而緩其勢不然噲與縮合謀事有不可  
知者其時韓彭已死孰制之乎此高帝臨終亂

沈氏日旦

卷六

十六初集

命最失策處也

鈎弋之誅有鑒于呂雉耳呂雉後來作用皆高  
帝所不料者其胷中絕無防之之意使帝思  
預防必有所以處之矣英雄之略又係創業豈  
經生家廢嫡易后亂常變古等語所能束縛哉  
說者紛紛揣摩俱隔一膜帝封王子弟至吳王  
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反者豈若耶濞之  
言曰寡人年六十親自督軍則此時僅十歲耳

帝何自知之周勃已老豈能留至五十年後扶危定傾而云安劉必勃帝蓋慮孝惠之懦弱不能鎮撫其社稷而有他虞焉不指吳濞亦不指呂雉也若憂呂之危劉而卽以安劉之人對危劉者言之高帝不若是之愚也大率儒生議論祇供有識者一笑

韓退之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果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

沈氏目旦

卷六

一七 初集

釣樞觀此詩則韓公之不愛客不好士自吐俱招矣人情趨熱始慕而歸之如鶩者終忌而嫉之若仇貶竄之漸已釀于此

仲尼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鄙臧文仲則曰知柳下惠之賢皆不言其爲聖人而聖之自孟氏始仲尼聖不自聖地位太高故不輕以聖之一字容易加人孟氏眼底看來聖人太多亦揣已衡物而心服之耳

蕭何安所試而識韓信之爲大將信亡而躬自追之蓋真知灼見其才也如論力則受辱跨下乃至怯人也豈何亦知兵法而暗與信合遂器之耶非也世間不知醫之人頗多而具慧眼者良醫庸醫一見立決何知信亦猶是已

閩中鄉紳述其邑城隍之靈自爲人時已具辯才或難之曰天有耳目乎曰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口乎曰有天何言哉有鼻乎

沈氏目旦

卷六

一八 初集

曰有止帝居歆有手乎曰有天方授楚有足乎曰有天步艱難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一一配合于天而取証于經傳亦頗解頤

觀玉者必于其瑕玉可假瑕不可假也所謂觀過知仁者是也王旦不諫天書是其瑕也遺命削髮披緇以殮一片苦心令人惻然宋人必欲求其無瑕則自孔孟外無一箇完人矣

管公明清酒三升助其譚鋒宋子京女伎刻侍

資其史筆。如是則才情始得自豪。蓋寄托于此。非惑溺也。自古文人無不喜譚者。胷中意見。不發舒于口。則腹脹欲裂。苦無良友。接議而庸愚。驚聞高論。又不領畧。不得已而操筆記之。又恐傷特觸忌。姑托諸評史。以寄其憤悶之氣。通其鬱塞之懷。蓋猶服藥療病。而不知若以爲好名。以爲勞于著書。亦可哀也已。譬病者飲黃連湯。三歲孺子疑是蜜汁。欲奪而嘗之也。

沈氏曰且

卷六

一九 初集

林泉隱居無可取利處。則過門不顧。反曰彼寡交也。及由彼性傲也。反曰彼不和乎俗也。及由彼難相與也。嗟乎。進賢冠下。據要津者。豈人人延攬。人人揭謙。人人同俗而易與乎。亦必有孤介如予者。而其門不羅雀也。世俗趨利者。着着踏實。着着落空。不善藏其身也。善藏其身者。于閑處留神。此無用之用也。

街坊說古者至曹劉交兵處。雖婦人女子亦知

左祖玄德。至岳秦構隙處。雖市井小兒亦知切齒。檣賊半是直道。半是習心。若謂盡出于直道乎。則何以范陽人呼安史爲二聖也。若謂盡出于習心乎。則何以長安石工不肯鐫姓名于碑。未慮玷清議也。治邑者。鄉約講解。乃切要之務。而豈迂乎。

邳文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罪。不獨殺漢使已也。陳湯擊斬其頭功鉅矣。妬功者。誣以矯制之

沈氏曰且

卷六

二十一 初集

罪腐儒法吏合喙攻之。竟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不復再振。悲夫。漢法邊功陞賞頗厚。而獨苛于湯。至爲人代筆自潤。猶不相容。豈盡恭顯咎哉。皆匡衡陰賊之故也。衡爲宰相。起家經術。媚璫妬功。其念一也。

常惠之節爲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竟封長羅侯。蘇武禿節效貞十九年。如一日。位止典屬國。漢賞厚。薄任意。何嘗有定衡哉。由此觀之。史



筆亦然矣內狗一已愛憎所爽者少外狗通國是非則滿盤皆錯全局都差試就目前諦思而稔知史不足憑也此乎晚年有獲處也

疾之足以死人者甚多而發背弱症皆無活理事之足以亡國者甚多而暴虐昏庸總無興機乃知漢桓靈晉懷愍唐肅代宋徽欽只一味昏庸便可亡國何必暴虐如桀紂而始錄訖哉卜式助邊說者曰此巧于買官者又曰此以中

沈氏曰且

卷六

三 初集

武帝耳皆非也式既得御史大夫仍持論駁蓋鐵船筭欲烹弘羊夫式以心計起家者其所爲與弘羊不異何疾之深也此式之微諷也人主好大喜功則財賂必誦財賂誦而富民不自保矣故先以利嘗之後以言利之非動之然必備位吮列而始正言高論則主不疑式之超識不但愚漢君臣且給後世文士矣嗟乎使石季倫而悟此也何至以財自賊哉

太平廣記撫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祇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吟亦愚且痴矣死欲速朽始謂是耶

侯羸之計善矣其知人之明則古今未有聞者知如姬之必不負恩而肯爲竊符知如姬之不輕泄其謀不私請于王以愼其事知信陵之用兵足以破秦有趙而不虛殺晉鄙知晉鄙之必

沈氏曰且

卷六

三 初集

疑不奉命知朱亥之膽與勇合必不當機退怯凡此皆其知人之明又皆其所嘗熟籌者也然微邲鄆之役逢時處勢數于者安能各自建豎以垂名後世哉

四公子推信陵能得士祇因侯羸一人起見遂謂其有識竟不知侯生所以報信陵者專感其不以衆人待已也他公子所食之客寧無如侯生者存卽有奇謀不屑告矣以常情揣之猪豕

所聚騷騷耻與同槽亦未必果有侯生存也予謂戰國人可從祀孔廟者無踰信陵竊符救趙得聖門之權養士有別合聖門尊賢之等近世待山人墨客但取法孟嘗君不學信陵君前輩却不如是

唐人以詩擅譽者惟崔姓特盛又皆一門五代至宋寥寥無聞豈前此菁華太洩故耶大率漢文人不嫻于詩唐詩人不嫻于文惟本朝人

沈氏曰旦

卷六

三三初集

有兼之者漢之李陵唐之韓愈柳宗元其兼之者也宋則蘇氏兄弟亦能兼之

大厯十才子其子孫以官顯者惟李端錢起盧綸三人而已餘則天者弗嗣者疊疊也本朝吏部尚書郎餘則天者弗嗣者亦疊疊也

或問六畜性情有勝人處否曰有四民九流以至婦寺莫不自負殊尤與儕偶迥然懸絕惟難

猪不然此人不如物之大凡也

萬曆丙午丁未間詞臣負盛名者顧公天峻湯公賓尹物望翕歸真所謂高門旦開流水接軫也未幾被彈家食群起而攻之兩公竟幽鬱林泉二十餘年相繼物故吾成均師李公騰芳爲顧所累然爲人坦朗無然之者後位至太宗伯朝紳合喙薦揚吾中式大座師朱公延禧爲予述曩時光景沈公濯已晉秩諭德矣與顧同年

沈氏曰旦

卷六

三三初集

同官意欲扳附訂期擗尊及門與之一談屆期而往自旦至暮守候良久竟不得見而歸蓋其時九列言路絡繹不絕密語移晷不得其間故也沈興隸各出懟語此亦敝衙門異聞也予曰沈公世家名士自待不薄顧何故鄙夷之耶朱曰顧以經世自許嫌沈骨力卑弱故外之耳朱師與湯同乙未榜與沈相繼大拜湯顧目中豈復有朱沈哉而未路若此殊非意料所及是以

深心大力之士。不露機鋒。乃能究其作用。先侍御曾有言江陵作編簡時。喃喃不出諸口。人以爲易與。而容之。後之詞臣。其以顧湯爲楊園之道乎。已巳四月廿一日識

或問情面何法可去。曰此衰世之症候也。場屋亂則宗師徇情面舉措。亂則上下司彼此徇情面。人主不可恃。則三公九卿各徇情面。巡方者採訪于豪右。于匪人則郡邑長吏徇情面。皆恐沈氏曰。日 卷六 三六 初集

其他日修怨也。情面二字。必君相憐心。乃能去之。與諸臣毫無開涉。客問篋篋不飭。至今口極矣。何法整之。曰非古人皆貞。今人盡驕。也有故焉。蓋迫之以不得不墨也。州縣長吏初有討缺之費。不討缺則僻遠寒陋。如同貶竄。既有到任之費。携挈十口。就道千里。水程治裝。猶省陸路資斧。無算。况家屬有二十三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貧儒篋篋。仕既

無冊術勢。必借京債以充之。重息厚償。二月新絲五月穀。有司初選等第。獨此苦誰則知之。巡方入境。有討薦之費。不討薦則父母無封。官評不美。必有後患。給由有謝薦之費。不謝薦則褒褻未幾。彈墨隨至。大計有朝覲之費。同年同鄉新舊勢要。及會試諸友。各有朝儀卷資之餽。餽踰四年。有留部之費。全以銀之多寡爲官之美惡。雖吸髓剥脂。以橫取于民。而囊橐自潤者。蓋沈氏曰。日 卷六 三六 初集

無幾矣。况逆璫時。又有捐俸之令。又有助餉助工之條。雖夷惠處此。豈得有廉名乎。

客問銓部與臺省得之既難。則挽回積弊。豈遂無豪傑乎。曰彼自有彼之苦。非我所得知也。大庾將傾一木焉。支徒爲躍冶。全無益也。清執而敗者。予多見矣。 初集

臧獲不靈。主人所不能攝者。二事一司關一司酒客之來也。居亭有願見者。有厭見者。蠢僕或

拒或通意與之奉既不能先期預訓又有不可  
明言者酒之寒溫因時宜隨客性既不能一一  
調適偏于美醕乾沒得多擬于未登筵時先以  
惡酒壓之則客至時已醺醺不省人事矣是二  
者極難至人代攝又無此體必得高美之客自  
已排闥而進于尊前稽核醺醺可耳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  
何蓋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七 初集

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  
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牒頽下  
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  
溫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  
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  
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  
祇因胷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  
精神于

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天亦叨冥職則不若  
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  
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  
之言卽此語已落黑獄障矣王教聖人豈皆諛  
譏哉予行年五十七書此自箴非敢箴世也已  
巳四月朔識

宋有詞而無曲元有曲而無詞皆詩之變體也  
詞到精切處比詩更難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八 初集

清平樂平調春冷梅遲

春分前後試看梅和柳臘盡冬踰猶數九何故  
淒其相守○去年此際梅殘只今悄悄餘寒漫  
道困人天氣未能止渴先酸

久疎良友花杳君知否林下詩人忻載酒風前  
乍拋黃綬○百年強年眉攢尋驪且趁居官莫  
待衰遲行樂那時追想長干

蝶戀花二調 傷逝

幽汶泉臺何日曉。夕長眠塵土相圍遠。欲寄  
音書冥路杳。夢中情別魂歸早。○龍柱難馴朋  
類少。遙想荒丘宿草啼哀鳥。意願生平嗟未了。  
蒼天不使英雄老。

在世行藏原潦倒。知己無多文酒交情好。一般  
驕喜同煩惱。牢騷怨氣頻頻道。○誰料浮生難  
永保。四望青山埋恨猶嫌小。疇昔分離嗟草草  
與君尚未傾懷抱。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九 初集

意難忘 調西湖災異

蘇白遺芳嘆年來堪厭滿地。庚桑神君舊尸祝。  
闕寺陡祠堂。將進酒更燒香。世界成何樣。宜興  
濃樞衣跪拜敬謹稱觴。○休嗟詞績難昌。這諸  
臣媚子。盡是兒郎。開宮千萬所。愛子兩三行。腰  
間繫白勝黃。捧溺又何妨。慚負了湖光山色。牙  
繡金章。

世態炎涼感生祠拆毀能不悲傷碑文曾有字

廟貌倏無標。初作偏繫司房。患夫鄙夫賜翻效。  
尤我冠博帶。斑舞翩翩。○閒評節俠無雙。這呈  
羞露醜。侮恨難忘。身名空敗壞。富貴在何方。賁  
絲事命主。張臧穀等亡羊。白日間無端。蚌玉清  
夜思量。

日月所以不取厭于人。而時時願見者。光景常  
新也。雨然乎哉。亢旱驕陽見之。乍喜曰。靈曰。甘  
日特尋常。零注則感額攢眉。稔苦之矣。我輩見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二 初集

賢豪長者如見日月。見一番有一番識見。矩矱  
議論種種動人。見庸愚鄙夫如見滂雨。面目業  
已可憎。語言又復無味。顧以天道言之。精明時  
多陰晦。時少以人類言之。庸愚鄙夫多賢豪長  
者。少生斯世也。居是邦也。苦雨無窮期矣。  
唇吻中之節義不盡出于假也。間有真者焉。刀  
鼎中之節義不盡出于甘也。間有苦者焉。功名  
中之富貴如渴飲醇。耻辱中之富貴如蛆蟻糞。

故君子不願有節義之名又患無富貴之實  
人情有難忘者小惠及人則沾沾德色異其感  
且報也有易忘者受人大惠則耻他人知之又  
恐是人居功非惟不感不報而且以爲恨也  
人有初念正而轉念邪者有初念邪而轉念正  
者此危微之關亦命也數也畜生但有初念絕  
無轉念其不如人在此勝人亦在此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詩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一 初集

也能位歷節鎮以驕恣債軍殺身特庸材耳而  
妄議武侯何其無忌憚耶倘當時隆中不出則  
鼎足不成備無立錫地權能以蕞爾吳抗操哉  
勸進禪位不侯至丕矣武侯蓋有大造于漢者  
庸妄之徒萬勿耳食此說

文人持論當有英雄氣飯後鐘碧紗籠乃唐朝  
王播故事也傳奇誤移于吕文穆子選說中已  
剖之矣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初立以倖進備

位宰輔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題揚州惠  
昭寺木蘭院詩以志慨按東坡先生誦之云山  
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  
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聞黎  
蓋具眼夫世俗論事論人但據末後顯榮薰灼  
併初時狼狽耻辱狀亦遮拾爲美譚殊無士氣  
予故謂坡老此譏大有英雄氣不徂成敗持論  
也以實揣之鳴鐘會食則巨剎焉非托鉢糊口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一 初集

者比何吝惜此飯哉播必自取侮而爲閹黎  
所厭苦耳當時非足恭以諂之卽盛氣以凌之  
如近世惡少年所爲者不然胡不相容至此况  
微時壁間句已經久遠播旣貴後僧卽泯其迹  
而避地焉亦無不可顧特加表暴而以碧紗籠  
之此閹黎亦豈常人哉

弘治十四年禮部侍郎謝鐸上疏謂納粟納馬  
之例恐開貪墨害民之媒驚爵賣官前史所鄙

萬一再行則桑倫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鐸此  
疏祇爲國體惜耳今日事勢又異昔時聽訟者  
遇詞狀有一監生視爲奇貨百計挾詐或曰當  
避嫌也或曰恐招謗也或曰誰肯挑這擔也心  
下十分齷齪口內十分狼狽此衣冠中禽獸哉  
何啻盜賊因果惡報其子孫當生生世世援例  
亦被貪墨詐害

宋人譚詩猶如說夢動輒以理之一字繩之則

沈氏曰且

卷六

三三 初集

詩脉絕矣如李白詩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杜甫詩雨中百草皆爛死韓愈詩花開十丈藕  
如船諦思之皆碍于理然不失爲佳句者情在  
詞先意在筆先能壓理且奪理也大率詩者以  
笑代哭麥秀之歌紉自箕子何必離騷吐驚人  
語以駭俗聽哉卽如三百篇中豺虎不食有北  
不受載翕其舌西柄之藁等句無倫極矣夫豈  
特悖理哉而仲尼弗刪悲其志也志不憤語不

奇志不哀語不異斯詩家三昧非腐儒所知  
人身如漏斗茶飯酒肉皆下走人身如債玉兒  
女妻妾相聚處人身如藥渣津液煎盡委泥沙  
祿山之變從傷者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魏瓘  
之變從逆者亦以三等定罪蓋輕也而求  
一王維了不可得嘗試以事勢衡之唐士大夫  
處倉卒間偷生愧義猶可原有近世稱功誦德  
建生祠拜乾兒者處暇豫間殺人以圖富貴不

沈氏曰且

卷六

三四 初集

可貸也

文廟以木主易塑像不自世宗朝始也自洪  
武始凡郡邑城隍及太學皆毀像爲主載在令  
甲天順壬午蘇州太守林鶚乘聖像剝落因併  
從祀諸賢俱易以木主丘文莊極言其是迂儒  
不諳掌故嘉靖間矢口妄爭徐文貞號稱識者  
亦呶呶置喙甚哉時文之塞竅也秀才變爲學  
究偏不究及于此

順應兩府附郭之縣係輦轂之所故縣令六品  
比外邑長吏七品者祿祿示尊顯而甲科反不  
屑爲以體統陵夷權勢旁落故予意扶風重地  
當于外史中擇甲科賢者充之兼御史銜不受  
制于府以示尊朝廷之意三年滿考仍轉京  
堂其所職掌詞訟不許巡視衙門侵越如此則  
小民受福多矣譬直隸知州不屬府轄已奉爲  
舊章何獨宛大上江四縣不爾乎若徂于相臨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五初集

之制則順應府官雖尊猶是府也何獨府尹見  
巡撫偏長揖乎存此說以待議禮者酌之  
嬪御殉葬夷俗也國初猶仍胡元遺風至  
英廟始禁革若爲令賄宋濂方正學解縉等諸  
臣所潤色何事乎

本朝守令之設遠過封建但州縣小吏有上官  
彈壓而藩臬大吏漏網偏多則賢其民賊而仇  
其民愛世所以不得太平也餓眼饑腹妄准詞

狀以規贖錢始養家活命之符巧計生情肆行  
牌票以詐屬吏猶負蠅食人之虎至于進表一  
節陰謀隱毒種種難明苞苴不入廉吏左遷豁  
壑旣填墨官高擢有言官身受其苦者曾曰二  
司官止存堂上一員削除各道民困其稍蘇乎  
此論亦快

三正途差仕當從司府守領州縣佐貳磨練年  
餘然後轉他官庶不以民事爲嘗試耳納級之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六初集

途斷當塞徵聘之途斷當開縱得僞隱士猶愈  
于得真賈豎也雖然理財用人豈得岐視惟在  
乎天下之主乎

窺頭初香蛾蠟紛起此劉伶畢卓草酒鬼所化  
也蚕蛾滿縱無度此紫玉韓仲革色鬼所化也  
蟋蟀累糞丸此王戎石崇草財鬼所化也蟋蟀  
好闘此要離項羽草氣鬼所化也一鬼化爲多  
虫多虫各各變化以故酒色財氣四種人今盛



于古永無休歇

詩不得禪而人有以禪廢詩者是唐士夫皆三寶罪人矣浪仙靈一輩皆當入阿鼻地獄矣看得法門亦隘矣

閩俗端陽節有以初四日爲期而稱觴焉者予固已異之矣及詢閩友鄧道協則云分軍民爲兩日凡隸民籍者于初四隸軍籍者于初五予笑曰民原當四其四民哉軍原當五其五軍哉

沈氏日旦

卷六

三七 初集

但不知匠灶籍屬何時實節耳予爲定期其在四五日相接之使亥子時相介之間乎雖然可四即可六何必五之是而四六之非乎推而廣之重陽先一日爲八後一日爲十皆可登高何必九之是而八十之非乎歲時豈不有勢乎人當危急時言卑語遜二世爲閩樂所迫呼近侍宦者爲公曰公何不早告我項羽爲漢兵所迫呼騎士爲公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此猶曰生

死頃刻急不擇音也蔡京奉詔免相何至呼子攸爲公奸人失位與亡辟失命同其情態可畏也亦可哀也

可哀呼弟以子攸者

右丞之檄淫化讀之心酸奉天之詔悍將聞之涕隕皆天下之至文也文而寬浮不切則譚子所云嬰兒冒不令人怒嫌始譽不令人喜者近是以故彈章薦剡不足爲輕重榮辱而士氣不先士節不振也惟天下之文人能罵人能騙人

沈氏日旦

卷六

三八 初集

惟天下之奸人能知其罵與騙而詭浪承之若爲不知也者

蜚廉善走以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在北方爲紂作石棚還無所報命爲增霍太山報紂已得石棚遂死之而葬于其所與樂布奏事越頭下向按蜚廉至非子凡七世由是觀之則秦之公忠當襲公未生而已然矣此載史記必有所本而譙周狙孟氏驅戮海隅之說疑無此事不

知蚩廉雖勇敢萬夫有虜揚之尚父在何必遠  
逐始克戮之祇欲甚紂之惡爲武王地故掩其  
美此意學究皆然不但譙周也

窮措大謂漢王不惜千金行反間噴噴稱羨按  
史記陳丞相世家蓋出黃金四萬斤也間楚相  
亞夫間楚將鍾離昧悉藉此金事前恣所爲事  
後置不問沐猴已就檻矣天下事勢有所窮智  
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財不通後世忌功者以錢

沈氏曰且

卷六

三九初集

穀詭才臣忌品者以簠簋汗廉吏皆寒陋之小  
人也實儒人其特類也

萬曆癸丑廷對有楚人周姓者卷已進呈而誤  
寫烽火爲鋒火遂落名于後葉太傅對予言此  
係敵門生今提督閩學者卽是士流因舉伏獄  
侍郎與鋒火提學相對又云周公之過非所以  
爲訓也此公名之訛故云

秀才小試高等所係甚重孤詣獨學便于求友

其次貧者便覓館穀富者便禦外侮近世場屋  
取士頗亂予親見有寫別字而中式者况世風  
惡薄報怨者多報德者少提學官防子孫受禍  
卽不做亦得

浙中學臣自萬曆壬午至今四十八載共最具  
慧目能得士者晉江蘇子溪澹第一豫章陳赤  
石大綬第二最盲最顛倒者長州伍容庵袁萃  
第一天道昭昭伍公歸田而雙目頓瞽崇禎二

沈氏曰且

卷六

四一初集

年六月初九日燈下識

漢武以衛青尚平陽公主光武欲以宋弘尚胡  
陽公主而未諧其時二主皆寡居古帝王家法  
寬恕再醮非所諱也

汾宜嚴嵩當國時白下有脫巾之愛射死司農  
黃亞卿朝廷置不問其子世蕃號東樓者寔爲  
此謀曰但罪死者則生者可無處分而軍心安  
矣然如國法何且漸不可長東樓腰斬罪案此

其一云戊辰六月十五日許水部招飲偶一貴  
郎談及往事稔服東樓應變之權予戲云此說  
可以通用假令閩庠諸生殺了師長只說此師  
罪原當殺而士心安矣閩城百姓殺了官長只  
說此官罪原當殺而民心安矣如師長官長止  
于被毆被罵其士民量給賞賚則持刃弑上者  
雖不沾賞亦無怨矣貴郎聞之默然

祖父居官時樹德樹怨處自心業已相忘子孫  
沈氏曰且

卷六

四一初集

以舊日子民之誼奢望子人不遠子里乞憐求  
助或抽豐或索札是人情怨無由厚者逐回薄  
者如肉投虎口無得免者諺所謂芥子落針孔  
也有一直指之子爲諸生父歿出遊于一吳姓  
兵憲意有厚贖不料乃父仇也坐以夾帶私鹽  
痛斃四十枷號遣戍死于途

田齊世家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又和卒子桓  
公午立則是小白之後復有兩桓公也

或問六道中人與畜生何至相埒予曰人者靈  
養之總途也佛仙形體不殊于人妖魔精怪塗  
飾爲人畜生中有蜂蟻鳥鴈等絕勝于人人中  
有亂賊奸兇等反不如畜生雖欲岐高下得乎  
或曰子以最優之異類衡最劣之同類是杯水  
車薪之喻也試平等言之予曰貪嗔痴三字人  
與畜生皆備姪殺盜三字人全有之而畜生但  
有姪殺絕無盜也酒色財氣四字人全有之而  
畜生但有色氣絕無酒財也卽舉食之一節較  
屠宰割剝其毒與豺虎鷹鷂無異持齋者自謂  
慈善然牛羊猪馬雞五畜何嘗茹葷噉腥乎人  
生時受用遠過于畜生畜生死時苦楚遠過于  
人此輪迴報應使然而其道一也道猶路然人  
與畜生所由之路皆當墮落又各各肖似也雖  
然人中有畜生焉不好名而賣倫者是人中有  
餓鬼焉不惜羞耻而饕餮人飲食者是人中有

沈氏曰且

卷六

四三初集

侑羅焉侍剛用閔健訟植黨者是。人中有神焉。秉英氣而輕生嗜殺者是。人中有天焉。藏慈心而好生惡殺者是。六道惟人介可上可下。間予故曰靈蠢之總途也。所謂惟危者此也。

色損人者也。食益人者也。太宰何曾僕射韋巨源俱有食單。謝諷有食經。段文昌丞相有食經。五十卷。孟蜀有食典一百卷。人知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勣更甚。日食二萬錢。有日食五萬錢者。

沈氏日旦

卷六

四三初集

爲杜倅。日食三萬錢者爲和嶠。元載姦相所用食器三千枕。李文饒賢相一杯羹費錢二萬。不太侈乎。此不過浪得豪舉名以實計之用錢一萬。乾沒其半。祇五千耳。用錢一千至人所填腹者未必盈百家。僮門客千百成群。尚有嗷嗷待哺不獲沾餒餘者。以戕物命則銷福損德。誰當其業。不太愚乎。予鄉萬曆間有賈秀才田布衣五六人。終日聚飲掣錢而食。六畜烹調炮炙法。

種種異竟。以是廢家。此雖瑣尾不足道。然吾欲以食籠二字。繼響昔人食單。食經。食典。亦夜郎敵漢意。歟。顧先朝人卿相而費田士民處勢迥異。冒濫焉可也。商正黃詩子有知夢記

不種而生除之復蔓者草。不育而生薰之彌穢者鼠。皆天之好生也。小人猶是耳。世間有無草之地乎。有無鼠之室乎。有無小人之國乎。殺草者莫如雷。而胡地有青塚之異。捕鼠者莫如貓。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四初集

而唐時有同乳之奏。况欲以君子去小人而爲人主者。偏左袒君子無有是處。

李夢陽獻吉幾爲劉瑾所斃。獄中急書片紙出德涵救我。康海疾馳見瑾。閣者不報。然康巍科貢物望。瑾鄉人也。聞之卽延人飲。危詞動之。引高力士容李白事。以悅瑾。遂得赦。瑾敗而康坐黨逆削籍。竟不知康前後與瑾絕不比周。祇救獄吉一事。與之交涉。義俠處翻成罪案。殊可哀。

也。伶人演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清議薄之。魏闡時朝紳坐視同年之枉死，父母公祖之冤寃而莫救，豈以康德淵爲殷鑒耶。

嘉靖間，負戰功而冤死者曰張經。經不知何處人，何科進士，按葉福清日本考，經以嘉靖三十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趙素妬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

沈氏曰旦

卷六

四二 初集

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趙遂劾經養寇。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嗟夫！予嘗謂忠臣功臣爲奸臣所陷者，轉世必爲亂賊。今張經安在哉？楊鎬王化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伯有作祟，思以慰之，非錄張經之後而贈謚焉，怨

氣未易銷也。

范應期嘉靖乙丑科鼎元也，萬曆甲戌科范分枝南宮鼎元，孫繼皋總督馬鳴鑒皆出其門。范受後，其子貧困，孫見居亞卿之職，致書于馬懇其念舊，垂矜，蓋以座師子叮嚀同門友宜無不用情者。顧密諭將領不許，況范居間僅贈白金，拾兩促歸，答孫牘，硯硯小人不能大有所助也。此事范公子親語我者。昭代人心風俗以

沈氏曰旦

卷六

四二 初集

薄爲道有刺薄者反群起非之，故友誼益衰。夫自孝標廣絕交論出而倒瀉臭名流播，千古此所開于世教不小。予能默乎？且願爲佳公子者，閉戶耕讀，勿以泉下朽骨觸人冷面可也。世間廣造古銅古畫及偽托地仙活幾百歲者，俱以年月官秩不協自露破綻，爲有識者所笑。乃知讀書博學不受誑于無賴，免失青蚨亦作家者所急也。

儒者以封禪求神僞爲人主莫大之愚然皆小過也朝廷舉動貽累百姓者纖悉皆有所碍如媚臣獻瑞收元猶無大害惟築阿房幸江都征高麗等事傷財阻命毒痛盡民受之故就宋氏論天書花石綱管壤矣王旦重賈品亦懸絕裴休相公法門中推龍象焉死作于闐國王說者曰此業報非福報也謂已見黃鸞圭峰旣談般若不當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予謂不然

沈氏日旦

卷六

四七

初集

休于法門窺其三昧而非真欲成佛作祖者也富貴之疾已入膏肓其幸而不墮落者三寶力也牛後轉作雞口業耶福耶古有碎帝賜龍腦鉢者謂當以瓦器食壞色衣水懺衰晁之仇因沉香寶座而洩則休也免墮泥犁坑塹是卽福矣

壽夢之欲立季札爲其賢也諸樊始而讓札旣而傳弟餘祭餘昧以次及札曲成父志則諸樊

未見其不賢也壽夢何故欲廢之死不序齒諸樊餘祭餘昧相繼蚤卒天也人何能爲三君中有一長年者則札之讓節不若而吳之篡弑不成史記吳越春秋俱以王僚爲餘昧子公羊傳則以王僚爲壽夢庶子二說盾矛據昭穆之序總不當立使公子先得爲口實也晉事頗類吳重耳在外則夷吾且不當立况子圉乎子圉王僚之被禍皆自作孽不足憫也

沈氏日旦

卷六

四八

初集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諸匪焚弗類雖有如無也蓋憂其爲亂而凍及于已非憂其將死也此等兄弟惟幸其死豈反以是爲憂乎商聞之矣只泛說若泥定聞諸孔子豈聖訓洋洋及門之士獨商聞而牛不聞乎四海兄弟商欲以朋友之一倫補兄弟之缺立論甚廣先儒評商規模狹隘恐未必然

有司之胥曰書手下僚武弁之胥曰識字夫書

手猶易充也。識字之名。豈易當也哉。卽揚子雲恐未必無忝。其所聞奇之人之胷中。可測究也。東坡有言。太白迺自招不識字。豈意今日識字。滿天壤耶。

詩不用故事。惟三百篇爲然。漢魏六朝卽不免矣。况唐人乎。然三百篇所以不用故事者。四言四句。祇十六字耳。詩不拘沈約韻。惟晉以前爲然。唐人卽不免矣。况後世乎。然晉以前所以不

沈氏日旦

卷六

四九 初集

拘沈約韻者。詩家雜出而約未生耳。今人未能爲三百篇之詩。而但云不當用故事。是未嘗辟穀。先求羽化也。曠等甚矣。未能爲晉以前之詩。而但云不當拘沈約韻。是三家村人本無巾帽。可戴。自托于科頭也。大言甚矣。此諛。初自公安效尤于竟陵。而山人無識無學者。因藉口以藏拙。有臉皮男子。不當拾其唾餘。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皆以經術顯者。應變陳言。

並黨王氏其所由來者。漸矣。譬諸狗焉。見主人時少。而豪奴日投以骨。搖尾擺首迎之。免主輒吠且噬矣。夫富貴爵祿。亦人主之骨也。而假手權姦。使其示恩于衆狗。以自取夫吠且噬甚矣。成帝之昏也。世間真豪傑絕少。真姦佞亦少。假令成帝稍稍足恃。則日食地震等災。與張孔杜谷輩未必不直言以邀主眷。且博一擊邪之名。也不得已。而絕望于人主。乞憐于私門。明知天

沈氏日旦

卷六

五十 初集

下後世唾罵而不暇顧焉。以苟竊一時之富貴。爵祿是諸臣之不能安貧所致。亦其所遭際使然也。故夫居恒拳拳口談名節。而不能安貧者。末路皆不可知。不可保者也。嘗試衡之薦賢于公室者。第一流人物也。蔽賢次之最下。則收入私門。此王氏篡漢之漸哉。

沈氏日旦 初集卷六畢

沈氏日旦

崇禎二年秋

吳越邊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上韓象雲首揆書

謹啓不慧與老師相蓋叨年誼之末焉前乙丑榜第十三人以言官忤江陵歸者卽先子也貴門人葉友諱震生與不慧同硯席交契廿餘年癸亥歲曾以拙刻弋說漫呈台覽隨傳台命欲沈氏日旦 卷七 一 初集

一見之其時不慧被謫補官葉友上體師相憐才之念篤舊之情下體貧官守候之苦而汲引其間此誼今人所難乃薦書兩至相府竟不敢溷漬起居者求人二字生平報之乙榜遷客雖非張師德比而敢不以王文正待師相乎後同籍有仗義者使廉官不費一錢而補閩中臬幕纔一年有餘無力資緣卽轉王官罷歸今隱居白門如矢離弦不復作仕路贅疣矣林下無

求之人以年誼一脉鴻便附書師相幸垂聽焉

恭惟閣下條遺漢三良齊虞五以不世出之資

事大有爲之 帝天下想望其鴻施此豈倏樣

畫葫蘆時耶當今朋友道絕獨四倫延天地間

耳姬公吐握無論卽如張曲江猶有十二歲小

友效其謬謬斷謂以人事君者此也鄴侯相業

全在薦澤陰梁公相業全在薦五龍使魯而太

用展禽豈復有三桓之禍哉是皆臧文仲之罪

沈氏日旦

卷七

二 初集

也昔人有言呂夷簡在位棄范文正不能用有

甚相業且閣下視今之世治乎不治乎舉世習

氣貪財樹黨而所據皆陳腐策料不中膏肓蓋

主聖時危之秋也所患絕不在虜虜易與耳

非如宋元吳兀末其人者然而大爲國患盖國

之有兵猶家之有訟世無歲歲訟而家不破者

卽富比陶白能支乎哉費日增訟日屈則訟師

非其人耳仙鄉將種所自出閣下家食有年亦



曾物色幾人如韓岳章于以報國于以應  
平臺之清問乎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于古古之  
人試而後薦今之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  
薦人今之時憑情面憑賄賂薦人古之時薦拔  
而債事者累及舉主今之時遭謗而遷怒者波  
及門生古之時絕薦管肅薦韓只一人今之時  
負資懸疣如儒童續案如輿隸點名冊古之時  
因寵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  
沈良日且 卷七 二 初集

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振刷于晷刻以  
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仲尼所云三  
年有成直指魯耳在今日卽寬限六年訖無成  
期也幸皇上銳意求理虛席以待師相不惟  
臣民望見太平卽二祖列宗之靈寶式臨  
之票擬談何容易指端袞袞萬里升沉筆底絲  
綸千秋寵辱此何等擔荷耶閣下正色立朝久  
負時望其進退各有本末視天下事如駕輕就  
沈良日且 卷七 四 初集

抹動。皇上菲薄儒紳之念未必不復效。神  
考之序居靜攝矣。他時稟擬之權又未必盡歸  
政府。此國事之大可憂者。雖然有吃緊處。皇  
上之精神惟懋臣子之墨。此自高皇帝令甲  
故六部刻衡皆冠以清吏二字。今賢相以身先  
之。是杜黃裳之撙節。抱楊綰之高風。則遵祖  
制。在是得。若卽在是彈。虜亦在是矣。人生衣  
食所盡幾何。存楊杜之清先有楊杜之識也。不  
沉良良具。卷七 五 初集

代黔撫料理黔中狀

天啓癸亥作

臣奉命撫黔。值奢酋發難。安邦彥來萬化相  
繼。陸梁苗仲倭附。倭叛陸廣河失守。而普安又  
見告矣。無何安南危若累卵矣。蓋蠻夷之性叛  
附靡常。急則僞降。緩則仍訐。彼之愚我者在降  
而我之自愚者在撫。以故捷音甫聞。敗書隨至。  
黔中事勢大率踴此議者曰。百年逋寇。一旦撲  
滅。黔力豈能獨支。計必滇兵出。曲靖以斷賊臂。  
川兵出。遵義以扼賊吭。粵兵出。泗城以平賊肩。  
沉良良具。卷二 六 初集

而後可。長驅直搗。真得志焉。臣以爲此。佩家合  
圍之技。非制虜上猷也。自陸廣鴨池兩河潰敗。  
而賊鋒猖狂。苗仲復狡焉思逞。圍都勻。犯鎮遠。  
逼遵義。札三十五營于金刀坑。虎頭山等處。欲  
何爲哉。彼分以擾之。我合以防之。彼虛以嚇之。  
我實以備之。我則憊矣。春秋時子胥撓楚。實爲  
此謀。卽兵力果雄。餉果贍。已非萬全。而况青  
崖之捷。洪邊之勝。能贖普安淪陷之辱否。臣有

策于此安南界萬山中四面賊巢上下懸絕孤城彈丸而賊趨之非勢窮力蹙爲負隅憑阻計卽倖攻安南以誘我師之援而厚集其師出吾不備未可知也莫若委安南以疲賊而徐乘其困此周亞夫委梁以敵吳之妙筭也梁乃漢帝親弟視安南且何如哉而不知兵者曰安南何可不救則當事者且掣肘矣由來議聚豕突之寇利子速戰我持久以俟之則勢漸瓦解若橫挑兇鋒與犬羊決一旦之命幸而勝士馬物故所損實多不幸不勝國威不掃地乎竊不知兵者曰師老財匱訖無成功則當事者又掣肘矣古之名將因糧于敵或募民屯田今升斗軍儲皆仰給縣官自黔達關不啻萬里之遙能爲鵠腹餓乎必川粵滇三省額解之需盡存留協濟以充餉餉然後無乏世宗朝有行之者胡宗憲總制兩浙不用此以藏倭乎彼所擅支錢

糧蓋七省焉而不知兵者曰冒破難稽利權太重則當事者又掣肘矣臣以爲戡黔亂者當寬其文法專其責成而徐圖于勦撫之外別有廓清之方畧在區區奢安小醜其何能爲不深維永世之便宜而今日請兵明日請帑此月促戰彼月算餉則遠左覆轍可爲寒心臣謹條列封疆情狀并區畫事宜以候聖明察納幸甚子既居白下僧道乞食者對臧獲大言汝主不沈氏

出見吾必有後悔吾非爲募化來者也不慧虛心恐有異人交臂相失又恐爲無賴輩所誑書七字于墻能對者延入相見數年以來無一入敢濁者七字云何富貴人爲貧賤見

程伊川渡涪江風浪危迫舟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氣泰然既濟有樵夫問焉公是達是舍供川欲與言而去遠矣子謂非達非舍不過迂濶矯鎮焉耳不然樵夫非常人也豈應巧謔

若是

後漢明帝楊后有顛狂疾醫莫能治惟內傳孟  
召爲文后喜讀之狂疾頓醒是豈特夜乘七發  
能令太子有起色而陳琳之檄能愈操頭瘋已  
哉

金主亮南侵說者以爲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而來乃柳耆卿作望江潮詞所致此說非也又  
謂宋君臣南渡以後荒迷于西湖不思恢復亦

沈氏曰且

卷七

初集

非也胡虜猶憂借此侈口失國權還聊以遣悶

耳

贊人有識見者曰慧目可也曰具眼則未確子

意具眼即具臣具員之義雖列雙眸祇備五官

之數而已竟不知古今相延以具眼與慧目等

其故安在

天氣晴爽雲淨月明其色蔚然而藍故杜子美

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瑤臺韓子蒼詩水色天

光共蔚藍宋儒謂蔚藍乃隱語非可以義理解  
穿鑿甚矣

宋學士蕭真見御製詩謂可方沈約雖桂水日  
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却也帝不悅將人臣  
比主上恩遇漸薄嗟夫漢文帝自歎不如賈生

唐太宗親摹虞世南書法皆同朝共時有相臨  
之分而嚮往乃爾矧異代之君臣有何關涉而  
云爾乎陋哉宋帝之見并忌才俗腸亦不具而

沈氏曰且

卷七

初集

蕭學士因語獲罪不足憫也

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子謂隱字未確蓋改爲

坐戰客有以絕技誇魏文帝者但低首用葛中

角拂棋子運動局中並不用指即改手談爲首

談亦可

龜龜皆自巳精誠所結也筮賁不告龜厭不告

易詩舉以爲戒古人齊戒衣冠澄神定慮然後

敢問吉凶今之時固無司馬季主管輅而于飲

食很雜之際乎日者偶坐一占而四五事一下而六七人以術爲戲已則褻侮而咎其不驗鬼神寧不懟且弄之

夢溪筆談載雷州紫腹有詛呪人死者初以熟肉變生肉旣以生肉變活肉凡所食牛羊雞猪悉還本形而小再呪之則漸大又呪之則復蒸令人食之腹裂而死必以金帛求解訊其呪詞但云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二句已耳其他

沈氏日旦

卷七

一一初集

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此說非也畢竟另有呪語蓋奸宄雖垂死誓必秘其術而不洩折獄者非令面試以伏其辜則人心不醒今時私雕假印者亦必令當堂面試不然恐後開辯竇且恐誣陷人者致有覆盆也汀州歸化縣有金蠶蠱宜指審錄案悉犯証具存秦令君爲予言之

維揚屬邑近江山間者居民獲一巨龜二十餘人昇至家不能進戶置馬廐中時已暮矣明早

齊往視則虎蹲其上矢石交加兀然不去細視之則虎脚爲龜所壅相持良久衆前刺虎斃刀斷虎脚將欲瓜分龜一老者倡議此虎素爲民患龜寔有功何忍噉之衆皆首肯但瓜分虎肉仍昇龜放之江中此得于傳聞者因紀之

古人謂金帶一腰今人謂之一條皆未妥莫若謂之一圍一束其名乃當

西江中有兩山牙峙因號大者爲大孤山小者爲小孤山後人訛孤爲姑因塑像祠焉紀異志

沈氏日旦

卷七

一二初集

怪者因飾爲禍福婚嫁之說種種駭聽夫塵世謊言誕論已不勝詰矧幽冥悠謬何所憑証而定其虛實哉小孤山在江中

古人用材雖盜賊奴虜亦不捐棄况刑餘哉故孫臏以刑與季布以髡顯伏青以黥膏不但縲紲罪人居然爲聖壻也後世則不然微青永錮失先王用刑之初意故肉刑可施于古不可施

予今予曾有復肉刑之說特少年偏見耳書此糾之

諭俗歌

天啓乙丑署福清印戲作

士民雖願沈公留沈公苦楚堪啼哭縣堂隔遠不親民緊要告示俱藏蓄富班衙蠹製載呼止名下名盡埋伏原被紛紛催出牌惡差賄延不帶鞫代庖八旬審甘詞安得美餘來積谷城中比邪無一來流言人耗要加六公文私折擅承

沈氏日旦

卷七

一三初集

行縣官到底不經目前官審卑已一年招不送看稿不錄上司未了四百宗每日催牌如火速申許紙贖久瓜分新叅庫吏情忙促試卷從來用印鈴合堂跪稟舊例不積書中有九尾狐弄得衙門如地獄臬快半是兩頭蛇我無辣手愧孫叔指官驅騙壞聲名印頭直堂何太毒沈公心跡却雙清城隍誓詞湏一讀豺虎縱橫五百餘盡靠衙門資養育不勝責革任安排恐見夜

又食人肉所以沈公初到時陡生發背憂無祿幸得錢糧自己明徵收解給無滲漉從前冊籍亂如麻日久難分石與玉半言虛謊受天誅變作猪鷄受屠戮不如及早賦歸歟東裝辭印趁他逐心血枯乾損壽元寧可回家餐薄粥士民且聽沈公行行後焚香對天祝吾亦爲汝禱若天早選清官來賜福

攝融四十八答

沈氏日旦

卷七

十四初集

或問衙役由來無良故稱衙蠹于偏崖異福清者何答曰山川正氣邪氣旺氣濁氣分注于民而成善惡卽化國亦有匪彙但他邑諸惡散布于市于郊于遠方而福清豺虎蝎蝮鴟梟羣聚于吏書皂快以食民爲生涯以弄官爲衣鉢故可駭可異耳

或問福清錢糧較他邑倍如拖欠其病根安在答曰拖欠病根不專在百姓鄉紳儒學亦不專

在保家管催尤在糧戶房書手、

或問保家云何答曰郊野之民東西南北分爲六隅民進城納錢糧者投宿寄食處卽爲保家蓋保其人而卽保其銀也初意望保其所欠者代輸于官流弊反保其所完者侵收于已保家之貧難者駢用錢糧以糊口度日保家之饒裕者駢用錢糧以置產放債貧難者催人比卯受責猶驛遞之有招募夫僥裕者多畜家僮輪

沈氏曰旦

卷七

一五初集

比猶驛遞之有養膳夫卽按其限數多寡而擊籤笞之如水擊石痛癢不關如刀截風鋒鏑何試攝融者遇保家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管催云何答曰管納戶而催其錢糧每一人轄十餘戶卽賦役冊所載機兵是也又稱爲快洋卽皂隸亦充管催焉管催有上下兩名官不能一一識認其面竟懸十居其五比卯時納戶不至方責保家保家不至方責管催管催又

不至則掣籤標牌拘之其不至之故有兩或欠

多懼責而不至或納戶已交銀于保家保家已交銀于管催偷懶而不必至惟管催不到則實寬拖欠真真侵用別無辭實然管催之奸頑誰不知之而納戶甘以國課投彼無良爲身家累何也其故亦有兩保家作弊爲管催所窺所挾而合同瓜分則無他虞納戶畏管催攪擾索酒求食無厭而卽以官銀餌之省已私費因暗收

沈氏曰旦

卷七

十六初集

私票以致課輸而簿不登上名下名輪流替責也攝融者遇管催而徵收之法窮。

或問糧書戶書云何答曰糧書大獎有四而貼浮票不與焉其一在洗補總數如人戶趙甲每歲該納銀九十五兩神奸洗補九字改作三字卽趙甲一戶歲通六十兩矣其一在加添細數如印信收票錢乙僅納銀九分五厘而比較簿上神奸加添作八兩零九分五厘矣其一在別

孫姓各據印信收票玄字二千七百四十號係孫丙納銀五兩一錢而神奸登比較簿開註李丁所納則孫丙完課者反受責而李丁遭額者反逃咎矣其一在捏造虛數或查印票但滿黃字三千號而神奸爲周戊作弊鬼開黃字四千零四號周戊納銀三兩矣至于不許貼浮票必  
要實填欠數以便比較此法自以爲巧甚發奸胥一冷笑耳攝融者遇糧書戶書而徵收之法窮。

沈氏日旦

卷七

一七初集

或問糧書戶書作姦但爲納戶比較計何必弄彌天之局况錢糧有保家管催分轄又有里長收入櫃中彼不經手作姦何爲答曰初時不慧亦抱此疑既而訪得此邑情狀凡納戶之狡黠者保管之侵收者與積胥陰相授受通同作姦或所納實八九錢而翻以一二兩收也或所納實八九色而翻以紋銀廣法收也如人吻渴不

及擇水稱貸無門甘負國課積書弊久欠多計出無奈作此神姦所以天啓元二三年錢糧通至二三萬莫可問也

或問分單之法于徵糧甚便自糧房戶房變亂成法以故近年逋欠特多子何不復舊乎答曰代庖者席不暇煖予自度能終其局乎此在巨室主持新令擔當可也

或問倉廩候缺者係屬官開而無事可分命各

沈氏日旦

卷七

十八初集

隅催徵否答曰只完得屬官之事耳古人所謂厯長立而馬益癯也祇多一番騷擾無絲毫益况此官去後反得藉口委咎

或問他邑皆有數千銀兩鎮庫催福清庫如洗甚至隨徵隨解累月無半鎰存積空空絨鎖亦怪矣哉答曰攝官晝勞千案牘催科夜復憂大盜劫帑不如無生今幸得濃睡到曉亦苦中之樂也



或問清弊之法云何答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第一須青年甲科蓋世情所重者世路即可騁也第二須清操第三須神識第四須上位相信然四者之中信上爲難不相信則催科急而以爲要火耗也比較嚴而以爲板頭重也影響于貪酷二字以中傷循良者予所見多矣故曰有清弊之法無清弊之人

或問予所論者人于所詢者法也假令有其人

沈氏曰

卷一

十九初集

矣法安施乎答曰一人自有一法不相沿襲等單父而子賤巫馬斯勞逸懸矣然單父皆治元祐新法只可荆公自行他人行之故決裂耳況法立弊生經世者不輕以術告人猶刺繡家驚書可看金針不可度也

或問錢糧之弊畧聞命矣敢問事件難完其故安在答曰在關提院司道府批一紙于侯官縣其原告趙甲蓋福清人而冒侯官籍也侯官因

行關于福清提犯而原告趙甲匿侯官作負隅之虎其被告錢乙就縛而轉解則遊釜之魚也賄賂而莫拘則疑弓之鳥也無端無因平地風波而牽連孫丙則以肆其詐害有仇有隙異地勾攝而坑陷李丁則以暢其報復于是蛇蝎之差豺狼之快指張元爲章元扯周豐作周奉而民不得安飽其賄則扭生作死憾其慳則捏鬼爲人而民不得安縣官千辛萬苦拘得幾犯具批解訖未出國門而犯已賣放矣批已沉匿矣本府他邑催牌火急仍復另具文起解到彼當堂討保而原告趙甲藏匿無踪不出對理矣日久費盡或值農忙所解犯只得逃歸本縣而原告趙甲隨即出頭催審矣催牌又復兩注罪經承吏書矣竟不知所謂原告趙甲者烏有先生乎抑實有是物乎八閩生靈無一日獲安枕皆關提之爲害也

沈氏曰

卷七

二初集

或問緊要事件必須關提可擬廢乎答曰予鄉  
惟人命強盜兩大獄方用關提小訟則否然亦  
原告同衙役潛往催覓黨援以防搶奪人犯先  
偵後擒先擒住真正人犯然後奔入縣堂投進  
關文將犯收監另日回文關復不似此處以關  
爲利以關爲戲也

或問原告初詞亦以人命強盜推頭關官能洞  
察手答曰初雖不知僉牌後知爲冒籍則盡詳

沈氏曰旦

卷七

三二初集

已畢露矣小事卽請註銷大事卽請改批及至  
改批而原告戾威無宗卷牘經年莫結凡改批  
本縣者必先將原告監禁于此以俟其守提則  
案得早結而謊狀自稀此要訣也

或問官之廉污不齊智愚不等倘有冤抑未雪  
必湏他邑別館互相訊鞫沈氏曰錯悞斯爲平  
明之治予言得無膠乎答曰察吏安民非小事  
也安民卽在察吏之中試以福清論令而賢耶

由他蜚語流言如過耳之風卽詞狀中有賄寢  
勢滅等語中傷循良處兀然不動則土豪宦幹  
訟師學霸富家等氣短矣一切詞訟悉依擬而  
不肯駁悉專任而不旁批可也今而不肖耶遂  
彈去之難以旦夕少緩而斤斤于詞訟間掣肘  
之無是體也若疑其賢又疑其不肖爲奸頑所  
寃則邑中多事矣惟人命強盜不嫌詳慎卽  
包辜蕭髮書還當再推敬耳

沈氏曰旦

卷七

三二初集

或問刁民越訴最畏批本縣其說何居答曰爲  
令者蒞政半載則邑情曉暢如駕輕就熟其所  
判斷未必差謬刁民避之如狐精狗怪偏畏當  
境神祇而不通世故者以爲彼官判斷未能服  
人咸願質成于我沾沾自多此刁民所得志而  
竊笑也

或問上司批詞至福清而寢閣如石沉海何以  
令爲答曰印官問解一批有七求焉初求該房

出牌。次求快手提犯帶審。三求該房做招送稿。四求騰清送印。五求拘集犯卷起解。六求該房出發落單。七求皂快徵追紙贖。求之甚緩便拖延月餘。然七求之中。惟帶審追贖。此事極難。牌出數月杳無一犯到官。票發經年絕無半錢入庫。因此七求爰生四異。上司原批詞狀僅八犯。而本縣拘犯之牌或添出三名或減落二名與原狀不對一異也。乘官忙迫不暇簡點所立之

沈氏日旦

卷七

三三初集

也。

或問經承亦畏比較乎。答曰不畏比較。時僱人代責。若欲革除僱比之弊。須本縣送比時面試筆跡。蓋印于字上。比時對驗筆跡相同方是正身底。稍知畏乎。

或問吏畏革前程乎。答曰不畏已革之吏。數載後上下司俱離任。俱係新官。延平府將樂縣移開福清縣。有本縣工房吏某曠役兩年。查係原籍福清。逃回已久。今特差役守提福清縣行查。

沈氏日旦

卷七

三三初集

回文。某吏果患瘋疾在家未痊。客愈卽解。二邑印信移文可憑。三考前程。依舊無恙。人人如是。箇箇皆然。誰爲仇家而挾且首哉。

或問印如何盜答曰。用印時不計稟事。此恒譚也多。役圍繞以遮其印。亦末着也。喫緊處在各房所送大套中插入。然插入在出私衙請後堂之頃。門子手中捧套。而奸胥乘機插入也。破之有兩法。或仍於內衙。只一吏一書。當面用印。

不許多役圍繞。二法也。或作爲不知俟其漏去而仍送案前復閱搜摘其獎以示神明亦一法也。

或問子不輕易僉牌亦有說乎。答曰有三說焉。止司詞狀本縣詞狀雖神君豈能盡記僉牌時必該胥送原詞逐一與牌查對庶有名之犯不致漏無名之犯不致幸陷。況此輩奇詭怪怪有驚空捏虛造出原奉某司某道批詞而騙

沈氏曰

卷七

三王初集

官候僉者百姓不知見有印票拘拏卽受索詐其說一也。新官初任亂僉舊牌紛出擾民蓋進賢冠下纔親簿書不知緩急自露精明反助奸胥奸快詐局能酌之寢之積德修名所關匪細其說二也。寺租魚課等錢糗或經手徵收者本拖欠三百一十兩而印官行牌催督顧云何以尚拖欠一百三十兩奸胥通同舞文視儒紳如木偶名曰催牌實爲罪員罪役立一公據而侵

匿一百八十兩正額苟非真知灼見數目的確安敢茫昧混僉其說三也。

或問子每以硃筆印示貼于民間又躬臨親驗其意何居。答曰融邑堂遠與民居隔絕衙門太歲指官驛騙每將要緊告示藏匿不粘俟本官乘轎出衙伴以磚石壓于鹿角之上轎過仍復藏匿小民何由得知。十吏一心百書合志千快同謀令融者深居官署如孤陽陷沒

沈氏曰

卷七

二六初集

子羣陰之中親貼告示萬非得已然不貼于公所而貼于百姓門柱有深意焉。神君可默會也。或問子不輕批執照不輕給告示其意何居。答曰執照者其事已經審結恐後來挾仇無憑請卷未便故批與印信執照以杜後患。若事未審誰是誰非不請類未故弗批也。告示者官令或爲地方公務或爲緝紳學校體面非一身一家之私也。若人人象魏箇箇章程卽日給

千紙猶未周遍故弗給也

或問子不喜聞逾俟二字有說乎答曰閩民以海爲田以舟爲錡拾姓命于風濤盜賊之中以規子母幸而得濟棍徒刁詐挾告忍乎不忍乎此仁人長者所隱也

或問販米者欲給批文遠征此亦救荒之策而子不概允者何答曰此輩若詣楚羅惟恐其不速往也仍于本省鬻販大率私自接濟海寇如遇官兵擒獲則以縣批爲解幸而無恙袖手空歸更詣縣立案我廳入海洋遭逢大盜米劫去烏有也故不輕給批文而省下米舖專一邊糴與福清爲仇亦不通之論也

或問直堂吏書作奸如何樣作答曰察官所問過事情後訟有相類者揣摩曲直勝負而騙原被犯此一訣也或伴爲異調而暗則協黨張吏李書各左袒一犯未知誰勝勝則所騙之賍彼

沈氏日旦

卷七

二十七 初集

此均分此又一訣也

或問子朔望詣城隍廟行香畢讀燒誓文而此輩猶能播弄乎答曰閩中風俗健訟好勝然亦無大難使用不過十金內外耳人命重情難踰百金之外據犯人本心與其明捐八金求人囑託寧暗費十六金倩直堂吏或甲頭或庫吏代送與官則體面光彩此受病之根也以故衙蠹乘其危急而騙誘之曰官之誓文祇粉飾以欺人耳如某犯劫殺事某吏過廳若干某犯打死兄命事某書過廳若干皆我所親見者如不信問保家保家曰然再不信問門子門子曰是鄉民愚極能自持乎如蛛結網暮夜蚊自投入無空過者故誓神文不得力也

或問管神文試一誦之我今諦聽答曰福建按察司照磨沈遜謹昭告于福清城隍之靈曰遜以愚戇下吏承乏攝篆于茲土也凡有錮蔽賴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八 初集

神啓之凡有靡弱賴神振之當今人心不古百姓好說官長要錢衙役謊稱老爺托我或云此官外清內濁或云此官初清後濁然此可欺士民罔上位而能逃神鑒乎雖然逃生長官家雖甘澹泊愧不能與世無求至於聽訟自當水清玉潔暮夜之金吾知免矣嗟乎邑令秩卑權重舉筆生死轉念哭笑此際稍有污邪鬼神肯容我否思及此而名節之說小矣官之有無去留

沈氏曰旦

卷七

二十九初集

又小矣今與神約卑職係血肉軀而神明非土木相也倘聽訟有錯悞處必神之陰臨未到如卑職食言自欺併以欺神神其殛之謹奏每朝望擇語音清亮之吏高聲朗誦于神前卽燒入爐內使通邑盡知習用此生不悞國文

或問明民之法至誓神極矣猶不見亮則如之何答曰治怪疾者必用奇藥吾有術于此特離城隍神小像長尺餘供于法堂拈香禮拜而後

聽審以絕羣疑悠悠之口庶少減手

或謂墨吏必用狡黠者爲腹心爪牙循吏亦用機警者以備採訪予有之手答曰閭俗與浙迥異浙之衙蠹媚官以害民間之衙蠹朋黨以侮官此邑自吏書至皂快凡四五百名無一人願得官之驩心者如初進良心木喪間吐一公道語卽爲輿論所不容受官笞責不啻廷杖之榮荷官獎借奚翅市撻之辱故攝融者動而掣肘

沈氏曰旦

卷七

三十初集

每邇爲書生游執筆行文有迎合貢諛等語今爲八閩賤吏而追繹之皆雲語也

或問人多傳舍其官子代庖者何必認真迺爾答曰有不得不怒之勢他人作弊惟恐官知福清人作弊惟恐官不知試枚舉焉禮房吏翁廷鍊僞寫硃票僉快手鄭安姓名于舖戶李仁處支紅燭九斤既而翁廷鍊執票銷美卽以自已僞票襍于官票之中希圖混冒雖卽時發覺追

償其價而設心頗奇衙役乘機流言這官白取民燭不肯給價反要禮房賠銀怪乎不怪乎或問福清學田約千餘畝半墾半腴皆爲土豪陰占而不敢詰有諸答曰何必福清向予在永定時縣有租百餘金原爲邑令公費者沉沒已久官不敢問至于藩司公署則孝廉路爲書院前令生祠則生員占爲己業大通橋租不輸于縣而輸于豪右閩中如此者多故于嘗謂福清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一初集

富與四川雲貴一樣設立土官而以我輩作流官可也

或問催比錢穀刑名子不喜標牌而喜立簿者何答曰標牌則散爲千百而其權下操難以糾集立簿則彙成咫尺而其權我握易于清查况造皂拘快如用狼擒虎無絲毫益不過以飛籤火票爲媒又索詐幾許青蚨耳故予常戲云此籤此票只完得你的事不曾完得縣事亦真實

語也

或問移文立案如吏農納叅歲貢武舉給由之類無甚關切緊要而猾書重疊混冒固已異矣予如此搜剔獨精予所未解答曰此無利可射不過欲試官昏否耳姓名同也一事兩批一人兩案不幸而敗露則哢哢辯云同房人不相照面無心之悞也即有神君默思此何利之有規避去矣幸而不覺察哄得落手則騙詐犯人將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十二初集

所批所印作公據以爲官昏如是我們儘可弄權况因此而騙得印信封簡又可他用未爲失算予所以稔留神也

或問呈詞稟帖皆寫今月而不實開正二三四月何也答曰專爲將來辯竇計也夫豈惟十月可混千五月夫豈惟景泰可混于洪武即指爲宋熙寧元祐之今月可也即指爲唐開元天寶之今月可也即指爲漢神爵五鳳之今月亦可

也

或問此輩開寫錢糧不結總數。何意答曰結總則有稽查。有稽查則難作奸犯科。如精明者詰之則曰倘後續增。難以銷算。故不結也。

或問他署卷案。蠅集手不停批。子攝劇邑而吳聞如是。必琴瑟臥何術致之。答曰此子精心田處也。虎快詐腹未飽。賄延不到。每遇比較日久。畏責通同該房復僉一牌而官不覺也。此時匪

沈氏曰旦

卷七

三十三初集

了舊牌。持出新牌。則半年未結之案。反以月日不久。而僥倖免責。官之忙。忙于此也。民之害。亦害于此也。牌換則差亦換。向時賣猪以獻。虎止于一兩。今日鬻男以賂李。則費二金矣。此輩遇子而枝窮。輒于上司處覓一催牌促之意。在換新牌。子但提費。原差而已。僅于舊牌上疎標。再叮嚀幾句而已。以故法堂清暇而百姓感

之入骨

或問衙役狙詐貴鄉特甚。何以獨推福清。答曰敝鄉百姓靈極。故衙役不敢肆。且省會官多覺察。甚嚴。福清百姓愚與衆合。衙蠹縱橫。如入無人之境。間有窮奇大慝。又與衙蠹同心併力。食人矣。噫。

或問子綜覈如是。叢怨輿謗。固所甘心。假令巧者反子所爲。亦可邀譽否。答曰其怨更甚。其謗

沈氏曰旦

卷七

三十四初集

此輩併此意而窺之。末一着作何解法。或問盜賊富家較他邑何如。答曰福清多盜賊。而又有詐害盜賊者。多富家。而又有詐害富家者。無端與訟。曰我被劫去衣飾若干也。將案賊盡告。將富家盡板。其柔者願贖。其戾者上控。賄者虧折而爲取償之計。控者憤恨而肆報復之謀。紛紛提解。叠叠寢聞。事件所以愈不完也。或問天下之邑。惟正堂方可發監。乃福清則人



士師矣甚至有斃于囹圄而邑令猶不知者何忤亂如此乎答曰上司關提人犯者不經正堂而委衙官則衙官因各立一監簿有錢者保無錢者監衙役因是以羅織無辜而發監學霸因是以誣陷子民而發監正堂之奸胥惡快因是以稟佐貳票首領而發監或與禁子相爲表裏而收監其白冤訴枉而呈鳴于堂者卽時查放已用過幾許錢矣不然因安得上書也

沈氏日旦

卷七

三王初集

或問閩中孰爲最苦答曰百姓最苦前生惡稔今生做福建百姓前世業輕今世做福建有司妙子嘗詛呪衙蠹願汝生生世世做我今日之官報答百姓可也

或問如是則福清與地獄等矣答曰不如地獄有閻羅天子執法有地藏王菩薩解罪今茲血肉之令能圖羅其貌乎能菩薩其心乎權輕則慢慾幸則靡縱乍效風雷之振刷總以官起見

而不以良心陰德起見尙益哉况地獄是是非非福清是非非是萬不如也

或問福清和尚見縣丞不跪但長揖有之乎答曰然監生在正堂攘臂大罵有之乎曰然四服聽審稱老公祖老父母有之乎曰然公孫不避令長轡有之乎曰然攝官燕吕大行以護送葉政府奉差至也而士豪禁戲子勿往有之乎曰然吕大行目擊可問也

沈氏日旦

卷七

三六初集

或問閩亦仕國也福清稱劇邑焉子何云爾乎答曰人見犀象沉檀之物皆從閩來遂指爲善地然皆海外物也惟荔枝佛指柑蘭花號三絕清議之嚴不如豫章人工之巧不及吳越宦此者對子皆有煩言歸語鄉人咸疑宦途套話而不相信故圖謀入閩者踵相接也

或問子向曾令永定矣何以復來茲士答曰善哉問長安同藉相勸從來閩中註誤者卽畏避

閩汝何故復往予謂惟予適可復往耳倘前此有聽斷不明者可對予面而加捶有暮夜不謹者可整予篋而取償然自反無之何畏避之有或問永定衛蠹較福清何如答曰譚宗師有言下四府之三等俱可作上四府之案首此以文稅論也至于風俗人心則反是夫衙蠹之甚不甚亦若是則已矣

或問福清驛書閩子攝篆卽隱去有之乎狼書

沈氏曰且

卷七

三十七初集

戶書日夜憂懼肥者癯瘠者黑有之乎答曰然予初受事陡生發背未幾頭鬚爲白遂飄然棄官抵家兩月而陞審理矣一片苦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世有天之君子又何可使之不知天啓乙丑歲福建按察司降補從七品俸照磨署福清縣事沈遜自署其考祇因不昧良心衙蠹盡皆切齒若非獨矜苦節巨室豈能相容焚香聽訟法堂供城隍之神任怨被彈昔年占浮

躁之考惟求無憾卽安誓必三黜廼快

抄白福清鄉宦葉臺山閣下來書

昨姪婿所告詞蒙垂念拘提已獲其人付差役矣而差役至中途徑放之去蓋敝邑之各役其敢於欺公之至此乎伏望嚴究原役拘到監追便可立完而亦不虛臺下之厚意矣伏祈台裁不盡

抄白福州府蔣二尊來書

沈氏曰且

卷七

三十八初集

征塵劫劫不得與世丈快談讀尊集千古隻眼發覆多矣頃自鎮東抵長樂途中忽有邀入飯肆者詢之知惠中火竟令與與皂同室視携具者一健丐乃傭保也大似嗟來之狀弟故拒之然不可不聞于台臺希爲一訪恃愛爾爾唯崇紹

此二事怪甚恐聞者不佞特錄其來札爲証據以見縣役之橫一切有司獲罪于鄉紳上司而

猶不自覺者觸此可瞿然矣

申督學道譚

諱昌言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遜爲簡舉任法儒童以遵憲禁以謹聯守事竊惟朝廷設立提調官員下不敢侵上猶上不得侵下也以故由縣送府由府送道各省皆然今卑職忝司永定縣印于一千有奇名儒童中陸續收取五百五十五名不爲少矣本府榮任方新未洞舊贖獎實今

沈氏日旦

卷七

三九初集

據府案所錄有縣冊無名縣試無卷者九名鄭明鳳林周易鄭際昌謝皇猷賴文俊蕭鳴鳳鄭臣輻盧譚拔李應泰是也有已經縣試未經縣取者三名張聚奎饒承壇盧喬春是也有縣試袖卷而出未嘗續取軍館熊突然收錄仍復代考敗露今未除名者二名孔律時壬天佑是也今奉府票盧喬春改名盧轉亨盧譚拔改名盧傳元且論吊取原卷夫業已頂買頂賣何原卷

之有職雖鄉科不才未敢畧提調職守貽後人唾罵寧解綬去官斷不補卷補印以玷官箴謹將枉法儒童姓名開後以絕邪竇爲此具稟

復申譚學道公文

爲去偽童以存真童足冊數以備遴選事憲臺持正秉公下吏何敢煩瀆但卑職所簡舉作獎儒童十四名蒙本府已查革十三名矣卑職雖蕪陋乎然縣案前列者猶愛遺珠不惟虛憲臺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一初集

作人造士之念而永定額數比他縣獨缺不平之鳴將叢詬于卑職矣謹遵憲諭不敢增溢額外亦不敢減損額內仍以孤寒真才十一名祿足原冊額數卑職昨已申請本府印卷准附名冊未以備憲臺慈目暨收廢幾事體畫一他縣不得比例紛更永定不致泣玉叢然爲此具稟

貽時即欲飄然棄官幸遇譚兄同先生端本也不允府請而悉憑縣案故誼無可去苟祿者又

半年焉

祭永定前任令何辰麗文

碑項

天啓辛酉作

遷與公桑梓一脉先後同官公溘然長逝已二十二年所矣遷承乏茲邑初聞有林烈女餓死與公家嗣子被劫矐目二冤事甫入境而西坡嶺以風雷示異旋撰文飾扁旌之貞魂慰矣夏秋禾谷兩收雲黃歲美父老莫未曾有夫所謂調燮陰陽者不過鴻臚憤以快輿情而已論至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二初集

此則良有司之調燮與政府不異直廣狹焉耳今春淫雨迺山邑之恒未幾米電損苗大風拔木遜自揣無咎以速天譴非公之怨嘉憤盈必不至是史遷有云甘棠且思况其人乎隸卒之賤剽官于旅視之餘璧其資眇其畜而群爲之諱宦遊者其懼矣秦真虎狼之國哉雖然天下公論半出于學校而永寔入公論全出于庶民所以使遷得悉此事之顛末者非他人乃庶民也

庶民頌今官之德固追傷前令之冤三代直道

詎泯于人心議趨表章烈女與民同好治公家

之仇與民同惡即不敢自謂民之父母而調燮

永定者意在茲乎公而有知釋憾此邦相其積

事昇以有年不第慰遷亦所以酬民也

申院道府揭帖竟以賄脫置之不問

稟爲元惡久漏今當速剪事原任知縣何壇由

選貢浙江杭州府富陽縣人與卑職同鄉萬曆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二初集

三十二年三月病故子永定與觀而歸泉快溫潤智等以謫喪爲名中途劫憤悉掠其貲仍懼其厥嗣雙且使爲廢人以杜告訟通邑共傷其冤而久漏網者錢神庇之也然何知縣怨氣不伸陰魂不散每于署中作祟卑職已撰文祀之擒群兇于行蹤矣非仗電斧轟擊未快人心茲除退散餘君茂勳廷爵何材不開外諱將死惡姓名列後

計開

溫積智 戴貞 廖才 鄭至重

廖清 廖至亮 廖國憲 于証 李汝亮

以上計八犯

汀州府永定縣知縣沈選爲政蹟事卑職視葉官如棄敝屣視造福如造浮圖摠之知命安命付毀譽于度外耳竊仕願有殺孔殺產之謹今幸日久相信邑士民咸悅謹將二月十九起至

沈氏日旦 卷七 四月初集

九月十九止所行政蹟據實敷陳以備觀風者之督察倘片語虛誑明神殛之

計開

表章烈女

烈女林靜壹姑西坡嶺人年十四富豪陳仲謀爲媳以重賄娶其父母陳仲聚磨賁倫其子陳主邊蒸婦劉氏卷案昭然通邑所醜靜壹姑絕粒七日而死此萬曆乙巳歲事陳背雄性惡埋

沒烈女幽光者已十六年矣庚申二月遞至而舉人賴維嶽等生員盧日就林際春等公呈鳴冤卑職先以朱漆金字扁旌之題曰慧烈超凡鼓吹旌旄貢相望于巖谷而邑中頓知節義茲將捐俸建祠先爲文以紀之有林烈女祠堂記刊行

、剪除冠賊

先時邑中苦盜每一夜而四五驚卑職初至即沈氏日旦 卷七 四月初集

將盜生積賊羅子倖等六犯審得賊証俱真申文發配無辜釋放者十餘人失主乃廖榮等也又將積盜黃滿黃細二犯審得賊証俱真申文發配失主乃生員張鳳翽也邑中從此臥得安枕士民舉手加額既而王政和賊黨百餘以所積狗神壇訟金三百兩賣緣求脫卑職思棄官爭乏相持未決而盜復橫矣布商廖汝庄自晝被劫深山無援竟不知孰爲賊也卑職密偵得

真賊趙四滿范元章范子春等三犯併獲匪布一十三疋到縣擬徒申道其所扳無辜鄭姓者審明釋放盜復稍戢

、釐剔衙蠹

自吳知縣既陞衙外市棍冒充書手者甚衆卑職初至卽時查驗前官所給印帖責革詹可敬賴近尊等一十八人又續革詐財害民快手廖宗等二十餘人又續革捕皂捕快鄭富張文同沈氏日且 卷七 四二初集

兆等二十餘人衙門稍稍嚴肅

、賑助貧士

行文儒學公舉貧士又自加採訪斟酌得三十人自捐俸薪馬僕等銀周之游弘新等各助二兩賴恩錫等各助一兩皆面封面給不容代領

、整葺官牆

學宮自建邑以來隨修隨圯卑職所因者雖前

官未竟之緒而帑空如洗募諸民民無應者以孔孟二字不如佛老二氏之動民也卑職捐俸助遼外所餘無幾茲爰曲設處佐以罰錢新富歸然環橋驩悅効勞督工者書手丘一英民快張以福鄭祿

、汰革官價

官價以下奉土原不爲恭卑職豈欲矯情干譽但小民費于官者有限而衙役乘機狐假者無

沈氏日且

卷七

四二初集

限今米薪肉菜等一切悉照民間時價紋銀平買平賣不用硃票先付價後買物而銀色絲紋民心快悅賈販者熙攘爭售凡土木工匠等價亦悉與民間同領價者當堂面兌面給

、優卹勇裔

永定開邑于成化間至嘉靖末年兩經寇藪義民許恒信林索等十餘人戰亡從此大懷憂元之懼士氣怯懦卑職搜其苗裔給優卹銀五兩

以倡勇敢方承平無事時預爲未然之慮一旦有急方可用也

### 、施濟藥石

夏至先一日候屬純陽不當雨而雨正繁露霪所謂妖雨也卑職抱疫厲之憂捐銀五兩命醫官歐陽世穆于上杭買藥料製飲片丸散以濟貧民之病者已而時疾小作貧民賴以救治邑中德之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七初集

### 、清淨因園

邑僻而奸縱捕官捕役與積歇堂役相助爲虐往往無故擅監平民恐嚇詐財而印官蒙蔽不聞其相沿久矣卑職訪知痛革此弊獄中舊設一局乃禁子與重辟牢頭困苦輕犯以嚇財者卑職躬履其所立刻毀之仍設一鑊置獄中使受害者擊鑊聲冤囚犯收放皆有監票非重情不監候捕官不得擅監

### 、完聚仳離

愚民關辛養之妻徐氏爲符呪所害卑職擬徒申文使得完聚愚民楊丙生之妻王氏爲貧棍楊志文拐賣龍巖王侍御侄生員家卑職捐俸九兩移書張令贖回還之使得完聚惟愚民張元瑞之妻蕭氏爲訪吏徐州貴所奪卑職提出蕭氏命元瑞領回而元瑞懼禍不敢領則卑職未如之何矣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八初集

### 、條陳度牒

永定小邑也近伺搜納度牒以佐遼餉永定祗龍歸萬壽等寺三僧共該銀十二兩然必欲解此僧于千里之外始至府既至省路費煩多禮房需索才難于愁萬苦僧人寧死不願往卑職申文藩司但解銀至省請給免僧人跋涉千里遂於藩司畢成人之美邑民德之

### 、代輸削免

當今財匱已極不惟裁減役人工食也部文且扣削正途優免矣幸永定科貢出身者少正途無多幾人卑職曲處代輸約銀二十六七兩稍存朝廷待士之禮士論謬許其識體

公平訊鞠

縣官總紙贖則偏護原告美生祠則堂護學霸與土豪卑職絕無此想惟據理剖斷曲直就事論事絕無成心邑民咸服其公

沈氏日旦

卷七

四十九初集

收養遺貧

何謂遺貧各邑孤貧冒濫月糴以致清查裁革定限名數每一貧物故方許頂補如是則候缺者何清難俟當轉索于枯魚之肆矣卑職私自收養不支綱銀今初收跛疾丘滿等數人

詳慎誣關

閩俗包攬越訴只須附鋪兵傳達則人未出縣境而詞已准于府矣跡未至府門而詞已准于

道矣層累而上以司制道以院壓司光棍告善

良盜賊告失主行開提究困民于千里之外此

八閩之通局也卑職稔苦此事擇其近似者應

之太甚者停之漳提陳偉自齋臬司告批海澄

關于上永二縣提犯幾三十餘皆無辜且無因

也卑職將偉痛責三十監候申解守道押還海

澄訖廣東潮州府亦來關富民吳子高等希圖

干路賣放卑職亦屏斥之又積賊希希素捏名

沈氏日旦

卷七

五十一初集

嚴仁光告失主林大波于臬司批福府提卑職

亦屏斥之

俸膳獄徒

重辟有月糧養命而未配徒囚獨無以故往往有餓死於囹圄者貧也非病也卑職自買米付禁子擇其貧而無家屬送飯者養之從此獄無病故者矣

繕治橋途



修建永濟迎恩政平等橋民不病涉修整北城樓以防盜賊道不拾遺士庶催悅皆哨官盧五昌役滿吏張奇猷効力督工者也

清嚴站務

凡夫價一切當堂面給俱紋銀足數止應實夫嚴禁折乾永定與廣東接界驛遞疲困卑職痛加裁革兵科尹上疏閩廣之間勘合牌崇濫行畏東路官覺察皆走西路然則西路官可不加沈氏曰旦 卷七 五十一初集

之意乎蓋指趣也

嚴禁首領

此輩擅受民詞皆與堂上書快貓鼠同眠以蒙蔽印官今訪得惡快鄭以貴莊並俱確問徒申詳五里之民懼若更生

南領軍門周應秋獎語周君原欲劫選因本省不該細觀其才大可用也遂改爲獎此本府撫官恩諱從化密與選言者冠亦君也

明同照乘之珠才捷吹毛之劍陽煦萬井秋肅一庭

福建軍門商周祚勅語商公浙江紹興人明知遠賢無力薦之只得從

似薦語情亦可原

自負才名全憑性氣事體頗能擔荷不難府怨以任勞施爲或致乖張未免拂人以從欲謗牘盈街官箴掃地此一臣者所當照浮躁例改教者也大計時本府知府姚同知熊各有揭帖至沈氏曰旦 卷七 五十二初集

部遂降壹級補今職

既補臬幕月餘通申院司文

爲懇恩乞休以全晚節事遽直懇見黜切補今官衆資格所限乙科無經世之權資緣不工賢者絕仕貧之路舊例回散降官每借書差名色回藉以追素餐之差然與其留此一線纏綿贈賄于宦途不如直截痛快徑自浩歸之爲便也况今水土不服強淹于此受人凌辱士氣何在

欲賦靖節之辭適奏維摩之疾懇恩垂憫賜與  
乞休罷職歸去以遂冥鴻之願以慰正丘之懷  
銘戴非淺

夢中所得財寶醒來烏有虛者不可執爲實生  
時所得財寶死去烏有實者不可還于虛也  
積德處可以修名亦可以損名敗德處可以損  
名亦可以修名修名處可以積德亦可以敗德  
損名處可以敗德亦可以積德知其解者難乎

沈氏日日

卷七

五十三初集

莊生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真人不能爲  
此語

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有晝必  
有夜有人必有鬼。偶無鬼之說者其心跡曖昧  
不可使鬼知鬼覺故云無也。無鬼則無地獄。無  
地獄則惡人死去豈不逍遙。故以此說自寬耳。  
不然五經皆言祭祀孔子亦云鬼神何必佛老  
二氏始悉其情狀哉

唐高宗太子弘爲武曌所醜追尊爲孝敬帝廟  
號義宗駱賓王討武曌何故漏遺此款元兇莫  
大于弑逆豈文人之思未暇及耶大凡露布檄  
文須有擒拿如老吏判案手不可帶經生氣  
避諱者但當避目前不當避及于古如漢景帝  
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宣帝諱詢以荀卿  
爲孫卿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卞莊爲卞嚴  
之類非也至于文帝諱恒因以恒山爲常山假

沈氏日日

卷七

五十四初集

令祭告五岳本致虔也而翻改易其名神享之  
乎故曰山川都邑不以名也此賈生之諷也  
天妃廟在在有之此海神也姓林氏福建人永  
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封爲護國庇民妙靈  
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金陵之儀鳳門祀  
之其原號乃宋靈惠夫人也恐庸儒悞認爲邪  
神效狄梁公毀淫祠而賈稱焉特紀之  
沈氏日日初集卷七畢

沈氏日旦

卷八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字用著

崇禎二年冬

、閩中荔支通譜序

夫物各有止魚止鱗菜止蓴菓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予鄉頗有憎棄蓴者安知閩粵巴蜀間人人喜噉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傷永

沈氏日旦

卷八

一

初集

之人其詩文有嫻有不嫻以故上下千載諸寥寥曾不盈寸題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爲何物亦附會其美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雙美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觀見鮮荔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概云此貴鄉仙品也閩中人未經噉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諛而不惡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荀蔗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驪度千有餘里仙桂托根歲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耳未嘗哀離分屬荔爲天下菓爲人間菓非爾家菓爾邦菓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諸初自宋蔡君謨至我明徐美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

沈氏日旦

卷八

二

初集

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借爲口實  
子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僞  
因護之子則焉能

千頃齋集序

予昔嘗取道溫陵率帷遙睇則紫帽諸峯秀麗  
如畫曰快哉人文之盛孕毓此乎旣而思斤斤  
括帖之技替紳之榮于三立何當意必有五文  
鴻碩傑出其間而屈指按之泉郡條詞家標幟  
沈氏目旦 卷八 三 初集

者自李龍湖外諸作者英多蔚起更僕莫罄較  
他郡才特雄其白眉數子中而流寓者爲黃明  
立先生先生溫陵望族秩介兩廂六館間宦于  
南都卽家焉以老蓋二十年所矣已巳歲予因  
鄧參軍道協獲交先生鄧遐福之詩人于先生  
爲年家子于不慧則芳隣也先生久慕予而傾  
蓋愛敬各恨相見晚其所著千頃集詩文凡十  
餘萬言沉深溫厚出之有源探之誠不易測展

矣叔度之家風汪洋而未有涯也集中代者十  
之三按晉侯絕秦書代自呂相張方乎諫用兵  
書代自蘇軾夫然則代亦何傷東山之詩周公  
以元聖位冢宰不難爲歸士代思婦代先生又  
何新藻米不以翰墨結施拾綠乎且獨不味屈  
原傳乎原爲楚懷造憲令卽代之義也放廢不  
用詞無所寄而作離騷良亦苦矣說者謂詩文  
應酬詞頭多譽而少直且乏性靈卽先生亦謙

沈氏目旦

卷八

四

初集

謙自道予曰不然毀者宇宙之殺氣也譽者宇  
宙之生機也諛墓所獲視薦剡幾何而以矯彈  
墨之怒罵庶生機長而殺氣黯消亦文人調燮  
之一助也仲尼大聖自云如有所譽何况先生  
先生弁髦替紳荃蹄括帖毫楮爲未編帙爲田  
耨長子之高隱眞溫陵之遺賢嗟乎蘇司業自  
傷遭時不淑以幸識元紫芝爲生平快事予于  
先生亦云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傷之也亦幸其不及見而早卒也向與周堪同受恭顯譖而下獄得不死亦幸矣十年不遷豈足道哉向非貪富貴者依依不去僂倖元成之一悟與屈平同一苦心朱雲卜王氏之必篡而病不呼醫猶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梅福訟王章之冤一旦棄妻子去九江亦可哀也哉夫爲人主者何故使忠臣至此極也

漢氏目旦

卷八

王初集

王莽只一味假謙恭此外絕無所長漢兵至且迫矣猶然向斗柄而坐曰天生德子予漢兵其如予何學孔子口語比于初纂時學周公模模皆蠡且迂之徵也特以元成哀平四昏主連綿在位更值海內豪傑缺乏卽助逆諸臣如杜欽谷永張禹輩庸劣有餘雄詐不足莽之崛起在此位也如是之易豈非天哉三國人物十倍于新漢獻之駕下不殊于元成哀平而猶能以空

名延數十年者孫氏父子兄弟力也有吳則蜀不孤立吳蜀合則操有所憚而不敢連卽帝位吾就篡叛較之操不干其身于其子然幸以考終莽賤祚十八載始斃漸臺董卓無一朝南面之樂燃脂三日夜不休非巧拙之殊所遇時勢異耳

漢氏目旦

卷八

六初集

若中二諸生于試卷中漫用無聊二字爲文宗所黜偶演傳奇扮嬰兒人臧倉登場是生朝臧姓友曰殆疑郭始祖耶臧應聲曰臧倉是無聊者是生患極不能復答蓋吳中諺以去勢爲無聊故也此諛巧而頗毒

昔人謂蘇長公文章似戰國人有縱橫氣此追而主之也于謂子貢雖春秋時人然觀其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機鋒作用迥出蘇張上蓋戰國人文之祖也孟子文章確是戰國的派但除去仁義良心等字雜諸儀衍中絕無分別董

仲舒王通文章添些格致誠正等話雜宋儒集中亦絕無分別。

竈有極大者週圍通計之可十餘丈試剖其肉以繩懸之則徐徐墜地幾盡所存于繩者祇一錢耳在將絕未絕間人乍見驚訝則從地上徐徐收起復繫于繩依然如故視原肉不減分毫此事大異粵紳韓孟郁所言也記之

李賀每旦出乘款段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有所

沈氏曰

卷八

七

初集

得卽書投囊中恐其遺忘也此與王仲任墻牖悉置刀筆其意頗同奚囊錦囊之說昉此然但可加諸作詩者至于資斧路費亦用之則左傳垂橐之義也溺其旨矣長吉七歲名動京師韓昌黎皇甫湜實奇之連騎造門與之並轡而歸所賦高軒過一篇乃援筆立就者妬之者以爲鬼才此卽韓公贊語中所云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喻其虛幻者是也可見憐才者卽褒奚

詞頭亦當點檢恐旁人借爲口實賀父名晉後舉進士或謗其不避家諱韓公又著辨諱篇爲其解嘲甚矣庸俗之忌才也比醜婦妬美人等無有二

劉先王盛德人也觀其不忍取荊州雖失策然一片仁心可敬可愛劉禹錫詩業復五銖錢似狹小之生兒不象賢似耻笑之妻涼蜀故妓歌舞魏官前似戲謔之矣且長纂賊之風短英雄

沈氏曰

卷八

八

初集

之氣非體也語意還該回護纔是李肇國史補謂韓退之登華山嶺險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得下夫作書必攜帶筆墨傳書必攜帶僕從尚有翼之而行者何至于哭且訣耶文公直寄意焉位高身危退轉無計猶墨翟之泣染絲阮藉之慟岐路非真也然文公又載諸詩以實其事故人益信之而不疑

予以一金簪綰髮原重三星至七年後剃去四分袖踰數月翻視其裏則聚埃一撮非絮非綿非塵非垢卽袖中布帛磨盡而成者所謂漸也故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匪朝夕所致法界猶簪袖然元氣日以薄財求日以耗末如何矣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未報恩波知死聽古人絕不以死字爲諱今人却不敢用刑之亦未必妥

沈氏日旦

卷八

九 初集

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群者豪傑也豪傑卽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牆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卽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先有習聞後有習心既有習心因有習氣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氣曰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癸癩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

沈氏日旦

卷八

上 初集

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異途爲奴才官見先達非股栗無措卽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稅誓不奢費一錢受名士巧詆冥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尋常劍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驚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藍衫慣舞文災水而刻其胡說此尋常劍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子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己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

其言故

爲楊易爲墨難楊近于詭激而其機順墨近于痴迷而其勢逆楊氏服令可以寡過墨氏腸熱必至叢怨楊者狷之潛鱗墨者狂之流弊也指爲異端彼亦不得不受而心情見解猶有一種堪宥處不若後之人口聞楊墨以自附于孔孟者又墮入異類而不啻異端矣

沈氏曰且

卷八

十一初集

呼優婆塞優婆夷爲菩薩是也稱謂有必不可到者呼六部胥吏爲大爺是也大爺者邑令也

本朝非甲科貢士正途不授此官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輿皂祇獲華方稱老爺卽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翁自若也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偕稱老爺矣切聞者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耳

時已冒濫大爺矣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

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妻

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

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

不敢具草此猶宰相意也乾淳間帝欲賜謝廓

然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林允朝不肯承旨繳還

錄黃一道則以人臣抗人主母適已甚乎說者

多之謂此舉過江後所未有予謂此舉過江後

沈氏曰且

卷八

十二初集

臣強君弱之漸寔基于此縱使除目不當光朝

當白諸宰輔謀諸言路以寢其事非中書舍人

所得專擅也卽不然或密奏焉使外廷不知亦

厚道也而居然繳進亦橫矣哉同一反汗與杜

衍封還內詔不同蓋所關係大小異也後之人

臣事鼻主者孟浪舉動不可便負節氣我于主

上既可沽直名則主上于我亦可博能容之名

也上下相蒙不殆不已



祿山陷長安王維扈駕不及爲賊所得按維有  
朝川別業其家頗富富人情性富倉皇迫切時  
必須位置區處不若杜少陵蕭然無累也賊平  
後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維亦與焉辛肅宗憐才  
出諸獄遷太子中允不然無焦類矣後之臣子  
遭時不淑者但忙走隻身可也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吾取五物屬之騶虞屬仁  
不食生履生也解豸屬義能觸邪也獬豸屬禮

沈氏日旦

卷八

二 三 初集

祭獸魚也鴻鵠屬智高飛遠縉弋也雞屬信遇  
丑午則啼也五物所長人皆不及而反曰此偏  
致之品也中庸接踵子當世矣章帝嘗以金龜  
吾杭有佛總甲蓋聯絡僧俗間以作善事者嘗  
讚蓮池大師能前知未來事誇爲神奇子曰此  
特定中之慧非修行之驗也予在曹監時讀書  
爭雲庵已半載矣庵後廢圃可畝半餘一夕心  
動謂臧獲曰速持燭燎遍照則草莽中果隱隱

一賊蹲焉驚喊竄去更少時至婦家留飲忽去  
去銀銀杯二隻遍覓無踪予指佛堂前磁爐曰  
莫非匿此中否索之果獲又一日書房中心動  
蓋不探潘寡姐已月餘矣至而與言近日藏獲  
沈高負通頗多必未稱貸貸必十金姐笑須慎  
且累子區處也姐大駭答曰彼昨日實未貸我  
十金吾許以明日應其求今當卻之諸如此類  
不可枚舉蓮池而神奇也子亦神奇乎

沈氏日旦

卷八

一 四 初集

佛總甲又問定能生慧固矣然諸凡修行者皆  
習靜皆跌坐何獨蓮池能前知乎子曰黃河本  
濁澄之不清淮泗原清濁之不清蓮池所得力  
者本來根器非後來修行也年未三十卽免諸  
生而皈三寶誰有此大勇乎  
文臣無尺寸功而襲金吾者不可勝數托言運  
籌借名善後冒濫寔甚有大功而謗議叢生者  
招忌故也功名之士又不屑以賄通也以故逆

濠賞格凡內官軍官領兵者皆封侯而王新建  
但以伯爵終並無議及公侯者或曰文臣例不  
得封公侯誠意其證據哉予曰不然帶礪之盟  
從汧馬生從拓土生是以謀臣如良平不得封  
王誠意猶是已然洪武初年伯爵僅二品後  
與公侯俱列一品則新建既可以伯爵不可侯  
且公乎況文成親日戡亂不專以謀顯非青田  
所得例者存是說以待後之廉恕者采焉

沈氏曰

卷八

一六初集

子年未遇花甲所見巡撫受奇禍者爲吳善言  
爲党馨爲趙可懷爲徐可求萬曆壬午江陵張  
政府議減兵餉吳公撫浙奉行太驟士卒鼓譟  
昇至管中欲效留都先年射斃黃侍郎故事其  
後党公撫寧夏亦以減餉故激變擣其屍爲肉  
泥趙公撫楚適值楚府宗室構譏與王爲仇趙  
不緩言調劑立刻隕命下堂徐公撫蜀亂苗  
兵陽以萬人助義而陰餓額三千意在冒破錢

穀賞賚也徐必欲核實遂譁而前碎屍萬段此  
四公者皆蹊刻迫急之寬然有餘之度蓋自逮  
禍焉而國威國體所傷多矣然胷中尚有所執  
因有所迷未必盡出于墨也近時有畢自庸王  
應豸之事更可太息紀此覆轍爲後車之鑒  
集句詩起于晉傳咸不起于王安石凡人資鈍  
而心堅者乃能旁攬成額比造篇更難爽快人  
豈耐煩爲此

沈氏曰

卷八

一六初集

花有取義于禽者雞冠鵝脚是并有取義于飛  
走者虎刺鳳尾是某有取義于毛鱗者鹿角龍  
鬚是境有取義于獸者羊腸熊耳是  
蓄意環園亭乃趣事也念及于後商之不肯  
而料其必不能守則索然無味生退悔心求田  
問舍強筭持籌乃俗腸也雖子孫甚無賴而役  
從不休窮日夜以經營而無變計何也向于高  
明者往而卽返向于汙下者入而不出也

凡死牛死狗不因病而驟斃者如人中惡或食毒草毒物或偶感陰陽戾氣其遍身血肉肺腑必有一二受毒受戾處命塞人食之輒死以故食死牛死狗之人有死有不死也愛食敗肉者若以子言爲迂賜使自裁

陶敬菴太史與人札云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此說非是我輩知交契誼散處方隅豈能作買舟訪戴事幸有

沈氏曰且

卷八

一八初集

許借之便補官入覲之便得聚首長安此塵勞中一大快也山水亦然遊賞遊伴豈窮措大所能辦所能期必籍居官資其僕馬腳力以縱目于登臨亦執掌中一大快也居官而復戒遊則官念未化原非遊品遊料若人卽不遊亦得人于郵舍再宿而去不覺感慨愜懣有不忍遽別之意此爲情乎抑爲着乎然亦指精紫解宇言耳類堪枵腹急去爲快猶如見俗物厭客口

巫巫留而神不屬矣人情于別離間全以愛憎楚見不但有情之血肉爲然卽無情之土木亦然哉雀經舊巢而噪燕過故壘而啼鳥亦然哉何況人類也

韋蘇州送官人入道詩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冠時瞻炙人口然寔有病夫區區珠翠所值幾何不以贈別同儕必令公主收去已酸極矣况角冠而君王看戴則寵未衰也肯棄置

沈氏曰且

卷八

一八初集

之使作步虛聲耶離云詩不可泥此病却須一針不如項斯詩玲瓏委宛

古跡因人而得名如灌嬰井滄臺墓之類不可勝數惟帝王園陵經兵火後無復存者三代漢

唐宋皆然不必專痛夫微欽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此非的確語也孔曰父父子子左曰玉帛子女則男之稱爲某子猶女之稱爲某氏而各以姓冠之者也至于單言子則觀

而相對不必更贅以姓是卽爾汝之義謂之輕  
襲亦可而顧云美稱乎王安石呼呂惠卿爲爾  
建子亦美稱乎

古人愛花皆愛其能長久者也梅可半月餘菊  
可一月餘蓮可三月餘否則色之艷麗者無踰  
牡丹香之郁烈者無踰桂而愛者絕少夫豈特  
朋貴耐久卽花亦然矣

孔子周流天下不專在行道與得君亦欲廣汝

沈氏曰

卷八

一九初集

門弟子爲用世之具耳譬醫師入山採藥預備  
藥籠中物然後可以攻疾以故七十二賢豈盡  
魯產子路爲卞人子貢子夏子皙子羔爲衛人  
子游爲吳人子張子正爲陳人季坎樊須子里  
爲齊人司馬牛爲宋人漆雕開曹邱秦冉爲蔡  
人公孫龍任不齊子丕爲楚人子南子徒爲秦  
人子期爲晉人不一其處蓋孔子遷蔡三歲而  
始得弟子三人如是其難也則孔子終身所經

之國其國之賢善才能燎若指掌矣其國之利

病典除又因其國之人而洞悉之矣假令孔子

得志令七十子布滿列國如神針所刺沉痾立

起朞月可三年成豈足道哉而說者云卽不用

世吾徒自足以相樂天壤間安得此酸語流入

兒童耳邊傳爲老學究衣鉢耶夫醫人讀方書

滿腹聚藥料克棟而病家不使按脉調劑此亦

最弊之事有何快輒而云樂也此等話但可加

沈氏曰

卷八

二二初集

竹林稽阮輩非所以慰孔門師弟也子年應見

一棒打賊

屈原詞臣非謀臣也倘其爲謀臣乎必養晦以

待時武關之謗松耶栢耶之歌尚有可以自見

何至預沉汨羅爲亦功名節義中人非文章中

人也倘其爲文人乎退而著書足以自樂何至

煩冤之極蹈彭咸故轍爲意者逆知頃襄之不

足輔望絕而然歟若非止官大夫新尚單子載

後安知有騷則原之一死勝他人百生矣

古人生長富貴而抱韜畧者信陵君擅才華者陳思王俱以不得于兄遭讒抑鬱而死假令二子者陰懷不軌出其緒餘足以有國有天下顧耻不爲也自不得不出于死之一途嗟乎食租衣稅者尚以韜畧才華銷折其福又况享科名而躍冶者安得不數奇也

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二初集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于廣其義當其爲隱亦弗臣也如嚴光之類當其爲將亦弗臣也如推轂專閫者不受君命之類

舉至細之倪者曰一星論其極微也今夫星麗于天者不知其若何方隅自下視之則無幾耳人自以所見爲分量天下事何者不然星其顯者也試卽傳奇一節觀之出塾師手筆定有一講書課文關目出吏胥手筆定有一拷訊鞠獄

關目出山人手筆定有吟詩唱和關目皆就巴起見也

庶人婚姻假士服以行之諸侯將繼統先以士服入見天子一借之成禮一借之鳴謙然則士服在可上可下間卽今時儒巾青圓領是也

春秋載麋鼠食郊牛角一已異矣而至于再夫牛未用于郊猶生動之物也鼯鼠焉能食其角哉今據目前所見牛角盡完未有爲他物所戕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二初集

者獨魯郊牛遭此厄哉不免郊而免牛何歟闕宮詩說者以爲美僖公也此時已有福衡之制而鼠食牛角顧成公七年正月事殊不可曉曆有自相矛盾者既云上朔日不會客作樂又云是日宜嫁娶夫嫁娶豈有不會客作樂者乎可笑也

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禹覆桀臯陶伯益必無一人與者其所諫之詞史臣亦不傳何也愚夫難

與慮始假令義皇時已有漆器舜驟革之進諫者非他臣卽此十人也

百姓費百金朝廷未得其半官府費百金百姓未得其半此猶勢分隔絕使然至于婚嫁之禮父母費百金子女未得其半則兩京風俗虛夸與他省郡迥異也北京行聘者兩人擡一爲南京行聘者兩人擡兩爲豈獨鶴乘軒可異哉

命名者我也受名者物也然名無定執卽呼先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三初集

生爲徒呼門人爲師亦可也呼姐爲弟呼妹爲兄亦可也師徒姐妹兄弟易名而命之卽易名而受之有知故也有情故也無知無情者不然名木以石名馬以牛不受也卽以木名木以馬名馬仍不受也不受而施者窮矣

輔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此正德年間事前此俱奪情奪情非張江陵所創也特此典久曠而復興則輿論駭異况張恃權而橫人不

得不借此爲口實以剪忌迂儒不諳掌故特揭之觀時有以奪情視崔亮而後引江陵者顧亮亮

王毛仲嫁女天子命宰相以下悉詣其第意在

羅致宋璟蓋寵異之也夫毛仲閹人豈奉刑之

先已弄瓦耶及嫁則毛仲已有年矣乃知古帝

王所寵婦寺屬便嬖使令者多不專在色也

燒字吳人讀作梢閩人讀作少蘇子瞻蜀人也

其海棠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則從吳音其往岐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三初集

亭詩盡放青青沒燒痕則從閩音殊不可曉

京師士大夫死于病者少死于醫者多世間善

男子欲作佛事者慎擇良醫厚聘至京廣施救

濟作福無量但不當徇情面憑薦譽認庸醫爲

良醫翻致藥殺人耳鎮江乃天下醫派之宗試

詢道路衆口咸云某良醫也三人之言同則匪

情而匪薦譽矣良醫居鄉每歲所獲以百金千

金計豈區區數十金可延致數千里外乎更可

異者太醫院官不知湯頭丸片爲何物廉費祿食至尊壽考者絕少雖天數使然而人事亦未脩也

子服景伯權臣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〇〇〇〇景伯而果知子路之寬則直陳于季孫可也

沈氏曰

卷八

三五初集

破宵小應狀微以冷語相侵不惡而嚴矣

淘砂澄金此小人之能也而君子有不及者論才衡士輒多遺珠非認砂作金卽疑金爲砂此

李杜所以不由科目而劉蕡終身不遇也

切不遜長無述仲尼何取于原壤而與之交而以故人稱也夷俟以戲孔子看孔子作何應法呼之爲賊以杖叩脛總戲之也不然孔子生平待人從來無此峻厲而壤無一語酬答安意受

之又未聞驟然起謝何也揣壤意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儒家亦有是說安見已之偃耶狐耳身而伏以俟傲者庸知其非抑耶但貌涉不恭不可令二三子見故切責之耳若謂壤宗老氏之教則又不然老氏守雌守黑標訓示人且以驕志傲色戒吾夫子夷俟豈其擬哉

爲友人作鑑銘

苟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維舌聊寄

沈氏曰

卷八

三十六初集

博山于几案設

代鄭按臺疏稿

天啓元年福建永定作

爲直陳當今急要以祈 英主速斷速行事臣

累聞遠報憤激之衷久欲披瀝自念奉 命按

閩路遙難以速達卽有芻蕘末議仰冀 天聽

恐臣所言者在 朝諸臣已先言之祇滋贅耳

昨偶讀宋相文天祥傳有元兵入汀四字夫汀

乃閩極南之郡尚不能免則 神京密邇遼陽

皇上能旦夕安乎臣今不敢迂詞取厭謹據臆直陳 皇上試垂聽焉夫遼事不以謀勝而以力角此前車之覆轍也然當今不患無謀患無用謀之人耳言路雖通賢路未開言沉疴危在頃刻而庸醫不揣不退雖有神醫耻來問疾忠臣義士徒抱敵愾之念何益哉臣今有六策可實見諸施行者爲 皇上陳之第一策各直省更置武科分爲三則一韜畧科一膂力科一沈氏曰旦 卷八 三七初集

即以瀋陽侯之使其世守勿子事後喪信可也雲南黔國在我 朝爲已試之成效矣第四策文法宜寬無議之夫議論苛刻掣勞臣之肘灰志士之心英杰潛藏而不肯試有鑒于經畧臨廷弼也古來周公東征樂羊伐中山皆以三年計今廷弼尚未滿兩年也嗟而去之全遼盡失參肉豈足食乎第五策軍機宜秘而我所欲行者露章傳宣偵候不嚴而虜所已行者事後方沈氏曰旦 卷八 三八初集

技藝科陳腐套策一切不用郡邑不拘多寡務期得人本處撫按面給路費若干起送至京備用唐武科亦分數等郭子儀以膂力科起家後靖唐亂封汾陽王第二策選將最急于行伍中萬人選千千人選百人選十人選一角智勇智勇合者爲大將分者爲偏裨宋之狄青岳飛皆奮跡行伍謚武襄武穆第三策封爵最急能復開原者即以開原侯之能復瀋陽者

覺此目前勝負之大關也馬邑之謀洩而王帳喪師渭水之伏成而李靖奏績即使廣武君之策得行淮陰侯已蚤有備豈被擒乎第六策擇言而聽遴選有識有學諫臣六員或八員隨政府入閣議事謀斷相資不使群豪爭鳴以榮惑主聽唐貞觀間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此太宗所以興也臣六策雖不敢比于六出之奇然皆當今切要急務望 皇上獨斷而速行之臣更



有望焉誅戮者實禍也官爵者虛名也當此殆  
黃髮之時 皇上欲海內才智之英舍身爲

國受其實禍而猶吝惜此虛名副使陞參政  
都司陞叅將循資拘格能得人死力乎儻望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當有不次之擢也可 皇  
上習見 皇祖神宗靜攝深官章奏遲發竟不

知襲時天下猶太寧也假令 皇祖而在聞遼  
陽失守必翻然改圖取法 世宗矣伏望 皇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九初集

上重賞嚴罰寬臣下之小疵決 宗社之大計  
雷厲風馳取法 世宗肅皇帝英斷以儆復遼

陽臣不勝激切懸望之至

上葉臺山相公請啓

天啓乙丑春作

伏以調鼎奇猷佐三朝之鴻業擎天巨力奠八  
極于安瀾惟間氣篤生偉人實上帝登茲良弼

恭唯大師相大柱國元老閣下量廣休容謙隆  
吐握玉融毓秀耆英宋氏潞公福洞鍾靈孝友

周家張仲德威暢 人主聲靈者千萬里出處

關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似茲北斗仰瞻未許東  
山穩臥遯章句小儒風塵下吏願奏笙簧于遵

豆之側獲覲耿光于社稷之臣謹詹是月日敬  
列匏尊肅迎宸帛乍欽龍象之輶稍遂芹私渥

聆金玉之音可勝燕喜伏祈貢然寵臨曷任欣  
忭踴躍之至謹啓

募助童年兄傳啓

萬曆戊午冬作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九初集

謹啓童養所年兄自壬子彈射以後羈愁三年  
值長安桂王之秋家徒四壁旁觀猶且憫念同

籍寧不動情摘微文而遺顯黜之條是曠田奪  
牛之喻也攻會榜而借鄉試爲兆其設網離鴻

之誤乎茲者是非漸白朝紳共嘆其冤恢復有  
機我輩宜周其乏請年丈天飛在即廷召有期

減旅舍之一鴈作福無量莘行廚之餘瀾沐惠  
彌弘政如應龍之興風雲不過救時之急而甘

雨之潤枯稿遂爲當尼之旒龍起熱腸定來羊  
舌之泣克敦雅道寧貽李絳之譏多寡惟命所  
捐弟不勝祈懇之至

于氏義田記

萬曆丙辰年作

當今通患在生齒繁而財求不阜非獨魯也乃  
魯尤苦歲稔詩不云乎自今以始歲其有方君  
臣胥樂時岌岌乎年穀足慮則天靳降康自昔  
然矣今 皇帝御極四十有四年而魯大饑登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一 初集

青萊三郡父子兄弟夫婦相食 欽命發倉粟  
十六萬幣金十三萬賑之而道殣猶相望焉則  
東方司牧之臣平時所脩備謂何矣子過汶習  
聞其邑有衛墓于誠齋公者爲富而仁且俠也  
割腴產千畝以贍族號子氏義田其他義房義  
塚義橋義船之類種種私竊計大酋之年每有  
不凶之家豈虛語乎已而聞于氏宗人艱食如  
故異之則其田已瓜分矣蓋揆公初願實欲積

貯以給宗人之貧者使沾溉于無窮後不竟其  
志草結此局非本懷也而公仗義之芳聲反緣  
此顯子因思參徂者不朝四而朝七徂悅更何  
如哉然難爲繼也而欲自完則不得不爾何也  
盛世禁人爲非而季世不容人爲善世豈無富  
埒陶白而捐半菽于子姓如刻其肉者乎假令  
媿且忌而流言中傷不曰沽名則曰避役當事  
者不察重徵發以困辱之是敦睦之苦心翻成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二 初集

門戶之隱禍爲善者懼矣幸有成美之賢令相  
繼表章而公之義問愈顯雖然范文正舍其宅  
而費之至今在也尋其所爲義田輒湮滅無考  
者何蓋田有專屬費無專屬無專屬故能久也  
而名則並傳不朽千氏義田之設日久滋蠹不  
待智者始卜而其名與汶邑相終始所厚千風  
俗人心者多矣嗟乎藩祿耗千玉牒之紛雖司  
農末由措手何況子氏君子嘉其意可耳使宰

汶者而通是意也汶民幸甚使轄魯者而通是意也魯民亦幸甚何憂乎財匱何虞乎歲餘何藉乎廟堂之賤貸于氏義田安知非吾黨示龜手藥乎而吾以望今之有位者

觀察使葛公寶泉局遺澤

天啓元年代闕中書神作

今天下財賂衰耗十倍曩時不第司農計殫而計一方者若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恃闕時君子觀變以通其所窮我 昭代定鼎以來野窮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三初集

于生齒之繁 朝窮于邊防之棘而所在開局鑄錢實助周官九府遺意然子聞之漢初吳鄧氏錢布天下而私鑄者始有厲禁今非有強藩嬖倖蠹蝕其間而錢法梗塞者何輕重出入之際計臣失平而錢上壅也猾胥漏竇而錢中飽也奸民扞網而錢下侵也遞行遞格幾至于不可問非不可問也自非具眞實心勇于任怨者則莫敢問非介然繫已毫無染指者則莫能問

以故錢法之敝八閩尤甚漳泉濱大海當洪濤

巨浸中鼓柁爲爐入入泉府在在資源建延諸郡又以宋元舊錢私相貿易而蒞閩者問乎不問乎迹按之若民與官爭利實則民爲政而上無操焉由來燕齊吳楚秦趙間錢法縱有梗塞不至如是最梗塞者惟閩獨也今 上元年百度更始奉 旨起鑄當事者曙于所以輒空文應耳觀察使葛公御憲蒞閩既督釐政兼署錢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四初集

法簡才賢佐領以綱紀其事而人心肅然整齊乃復定爲令甲酌出入於幣者以三七兼搭酌子奪於市者以新陳互換物價調而商無虧也平準確而秤無畸也錄兩定而式無低昂也委官乏署則鳩工以管之匠作苦熱則池亭以休之奸盜伏慝則崇墉以守之其冒且混以自羅三尺者皆攝公之廉直而無敢逞不踰時而省會而郡邑而市廛而村墟金錢灌輸行如流水

誰寔絮已任怨相時而通其窮者非葛公哉矧  
當建酋遠江紅夷近熾之時徵餉募兵應接不  
暇而公以真實心作實際事他如煮海之令區  
畫有方瀾河之法經營不倦而猶以公餘之暇  
爲斯文指南成群羔鴈執經而問字者趾相接  
也予無從窺公之才與識而窺其所兼又窺其  
所暇壹似有夙根慧性者宦轍所至尸祝無斂  
士民指爲功德而公遜謝曰吾以修職業也殊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三初集

異乎違道干譽者矣公河工將竣而錢法告成  
閩中士民謀所以不朽公者而乞言于予勒之  
瑣珣亦就事紀事未嘗溢美而公之造福于閩  
者寧直此哉

張僧繇間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  
是一幅不能錢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  
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  
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覿而也文章不然三代選矣  
典謨精義絲毫不得微古今通夷夏片時著作  
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兄遺道過子由兒遲道遠更無一人以詩  
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  
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東除之數而  
非偶也

世間貪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齋耻壞則衣食  
沈氏日旦 卷八 三三初集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僂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  
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  
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邇州所謂且吃茶未必卽是宗語明茶之一道  
亦自不易也子無王濛之阮而道聽塗說猶能  
言之斟酌所聞附諸簡冊亦山居人所實受用  
處也

初採

揀茶湏及時候太早則味薄太遲則味郁以穀  
雨前五日爲率後五日次之其色青翠者勝其  
濤藍白者佳黃黑紅昏皆惡道也玉茗水濤不  
第消煩渴令人神爽慧開

### 收藏

以精新錫鑄成壘約藏拾觔輕輕築實以箬  
襯緊復將箬及紙數重塞壘口仍用錫蓋封緘  
切勿臨風近火將小確陸續零取應用庶不洩  
氣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七初集

### 火候

煮茶火候爲先爐火通紅茶瓢始上如黑炭未  
燃卽以瓢閣上則炭氣透入于湯其味甚惡弱  
起要輕疾待有聲稍稍重疾斯文武候也文過  
則水性柔而香不觸發武過則火性烈而味不  
恬愉皆非茶家三昧如蝦眼蟹眼魚眼連珠俱  
屬萌湯直至湧沸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方爲

純熟俟沸稍定投入更妙

### 投法

投茶按四季天時寒燠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  
下茶復以湯注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  
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 飲法

飲茶以客少爲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索矣雖  
然竹林之侶瀛洲之朋多多益善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八初集

### 品泉

茶爲水骨水爲茶神大率茶酒二事全得力于  
水也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  
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水次之  
井水最下矣梅雨味亦甘和雪水雖清然性陰  
寒脾胃不宜多沁

### 器具

桑苧翁銀瓢煮茶謂過于侈易之以磁旋卽敗

壞愚意朱門華屋宜銀山居草堂宜錫但忌銅鉄耳

蓋既

白者爲上飲前飲後俱用細麻布拭之其他俱不相宜如磁甌曾經貯飯者暫用貯茶不惟味減而瓊犧之氣噴鼻細意人自能體認

貯水

水甕須置陰庭中覆以紗帛使承星露之氣則

沈氏曰旦

卷八

三九初集

與源頭活水不異假令壓以水石封以紙箬曝干日下則機滯而氣閉水則腐矣啜茗之趣在茶鮮水靈茶矢其鮮水失其靈則趣不起矣

雜則失真

茶自有真香真色真味倘以甜膩等物併鮮菓入之便失其真蓋茶酒中斷不容雜一他物唐宋人加以龍團鳳餅名目殊可笑也

變則勿用

最初青翠收藏不如法一變而綠再變而黃三變而黑四變而白食之寒胃甚至成積

三要

造時要精藏時要燥泡時要潔精燥潔茶之妙

寂盡矣書齋清供此爲第一

萬曆壬子冬作

祭太僕兵部尚書忠肅于公文  
嗟呼公毓秀扶輿起家經術功垂社稷歿爲明神宗等公之鄉人也請與公言鄉可乎予問之

沈氏曰旦

卷八

四十初集

人生于情卽鬼神不能無情會館之設聯鄉情也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邀公之靈額顏忠肅出自上命則吾杭所獨也故事畿闈放榜士大夫各雄其梓里之得雋者孰多以爲快而燕諸館如詩人所云飲食敦誨之者蓋先達之體也自賓興來朱之或廢亦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吾杭更不可廢何也海內之有浙浙之有杭如衣之有領袖而杭之有公文經武緯攘夷安

夏綽乎憲萬而有餘如射者之有鵠人爭儀之  
蓋公非杭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也天下後世  
之人皆知師尊公而杭之人當始進之日不得  
從先達後一瞻廟貌邛然如有所失故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而廢之自壬子始一時都人士相  
警語曰人情豈相遠哉昔李絳以僅一同榜之  
語千古傳爲口實况在同鄉相沿之舊廢之也  
何名已而董鄉會者曰邇未力不能舉以縉紳

沈氏曰

卷八

四十二初集

默請于司命而振起其頽無是理也癸丑之春  
風不遠僅後如丁未庚戌乎安知乙卯不復如  
壬子乎廢公會者廢會館之漸也速後進即所  
以異先賢也此不可使聞子他郡而下與公在  
鄉言鄉不敢不告公而有知其瞞我乎嘗自辛  
丑已丑丁丑而邇之乙丑吾杭成進士者十人  
公而以在天之靈爲桑梓造命雲蒸龍變凡所  
欲爲者何所不得而予以燕其鄉之孝廉曾不

沈氏曰

卷八

四十二初集

足道矣茲因縉紳鮮少之說而廣之且布其情  
于公而非責其禮也壬子董鄉會者爲誰蓋水  
部吳大山云

壽卓母陸太夫人六十序 萬曆甲寅春作

陸太夫人者子友卓去病先生母也今上元望  
後三日母春秋甲子一還同籍兄弟登堂奉觴  
而屬子修酌者之辭子曰夫世之鍾異質以生  
者其受福必遐契之卯稷之拇尚矣下而爲聃

爲鶯子孕育頗奇是猶玉之有璞金之有鑛砂  
之有床視其母可知其子而惟人不然閭秀難  
徵視其子而母可知也予無從知太夫人之賢  
而視去病大雅邁俗有高士風予無從知太夫  
人之淑而視去病溫然春融飲人以和予無從  
知太夫人之慧而視去病賦性穎敏藻思勃發  
凡此皆去病所受質于母者也質異則福遐松  
栢貞四序而長久無壞者無他質殊于凡卉也

沈氏曰旦

卷八

四三初集

故但就人子而論揚名顯親非去病所獨而木  
靜風寧眉壽用介則去病所遜天者似厚若就  
母身而發指之則有母德有母材有母儀而合  
之則曰母質食其報而享之則曰母福夫去病  
非以詩通籍者乎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是  
有母質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是無母福也而  
僖公以壽母修魯頌惟側室成風稱焉雖然子  
與去病皆側室子而側室子之有母質者在漢

爲孝文帝無母福者在唐爲李宸妃太夫人質  
異而福遐可謂兼之矣我國家大和清淑之  
氣偏注子江沱小星自二祖而外飛龍之位  
側室子居多下逮王公侯伯卿大夫出側室者  
什之六七名世譽髦出側室者又更僕莫數也  
且當今太皇太后不起家嬪御乎未轉瞬而  
壽屆古稀再覃恩矣計去病大廷獨對在丙辰  
之春而太夫人膺紫誥試霞衣在丙辰之冬

沈氏曰旦

卷八

四四初集

此時有聖天子之輪褒在安用同籍兄弟之  
視詞爲然其祥實兆自今日而預以母質母福  
之說爲太夫人祝云

莫錢塘楊自邇父母封君文代同年友作

嗚呼子有令善則歸諸親以故聖天子褒寵  
卓異輒追崇其先如子官何況桃李顧忘之耶  
遊門而不邇發祥之自猶之乎不得其門也承  
教而不探貽穀之源猶之乎未領其教也某等



遊門承教而邇發祥之自標貽穀之源孰有如  
太封翁之令善者哉髫齡蚤秀射策擢科太  
封翁之以經術貽也召杜兩邑多所平反太封  
翁之以撫字貽也察澗觀火戴盆獲伸太封翁  
之以神明貽也壑鹿懸魚四知一介太封翁之  
以清廉貽也爰書旁午頃刻立斷太封翁之以  
敏捷貽也倡議愷切遇事擔當太封翁之以果  
決貽也禮士如賓意念常下太封翁之以謙光  
沈氏日旦 卷八 四五初集

業已列諫垣爲朝廷作耳目則太封翁之澤行  
將大究于天下太封翁之思又將上結于當宁  
不獨虎林人與及門之士而已也而忽焉長逝  
予于太封翁痛惜傷悼豈有既哉  
祭郡守沈純菴仲子文 代社友譚青湖作  
嗚呼夫古人于知己鞭且忻執況其後昆哉先  
生予知己也予生也晚後先生四十年所而產  
于楚先生知予也蚤甫十齡而拔之童穉之中  
沈氏日旦 卷八 四六初集

以冠州士先生何自識之真人倫雅鑒哉已而  
予困于章縫者十有餘年舉孝廉而往返長安  
者又六七年所而先生已懸車垂老矣予數從  
武林人問先生動定邇來步履矍鑠乎曰矍鑠  
哉精神悅康乎曰悅康哉諸公子克紹乎曰克  
紹哉居無何予成進士令構李隔武林一衣帶  
水得望見先生于函杖聞當時所以進予而剪  
拂之者其光景宛如也又無何而謫居于杭杭

乃子瞻舊謫之地主爵者以之優遷客之賢者而子因是得朝于先生而夕于先生之諸公子也先生有五子昔殤其一而去冬仲子亦復卽世歲時伏臘其何以爲情耶風寧而木則不靜反其常矣嗚呼痛哉子寡兄弟每墮甕其臭味不啻手足而仲子爲知己之後昆以故不第先生抱西河之戚而子亦頗覺有萊莫之感也雖然何歲不殞星而南極老人自若也萬曆改柯

沈氏日旦

卷八

聖七初集

易葉于冰霜之下而大椿壽且華自若也然則先生之大年當不自古稀止而子以此慰先生并以爲仲子慰若就俗情論之則亦屬缺陷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甲子科補建擬程

聖人無道外之教以尊經也夫詩書禮習聞則易忽而乍輟又離常也子雅言有旨哉且學者誦尋諸默之宗而教者先嚴雅俗之辨世有舛一家言以傾聽者可暫而不可以爲常若乃垂

世之旨出自先王卽聖訓不能易也子何以有雅言哉常道隱矣心不提醒則迷而不悟邪說藏矣言無証據則信而轉疑然非有新奇可喜處也試觀詩書執禮有一之不雅者乎詩以溫而雅子言思依詩使誦詩者自得其溫雅之趣而已書以莊而雅子言治依書使讀書者自領其莊雅之體而已禮以詳而雅子言執依禮使守禮者自受其詳雅之益而已子自言所學在

沈氏日旦

卷八

聖八初集

易而不以概及門終日言而不離三者以三者終日味之而不厭也世運改而先民之經德何時可改子不過爲先民羽翼焉耳子自言所志在春秋而不以責吾黨終身言而不外三者以三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俗學變而羣蒙之變教何人敢變子不過爲羣蒙醒豁焉耳夫人何處不狃習心而偏于窮經則詭異惟精義未覓故巧托于糟粕之棄而子言言還雅庶有用之

文章不至晦蝕夫人何事不牽成說而獨于傳經遂厭常惟表章無力故陰竄于倣說之譏而予言言崇雅使生平之刪定炳若日星二三子側聞明經之訓而猶有背馳于詩書禮者予所以欲無言也

初夢滿山房札

祭金觀桓侍御文

萬曆甲寅作

嗚呼士有不囿于俗而發憤爲桑梓吐氣者真人傑也其先生之謂歟我國家言路挫折至

沈氏日旦

卷八

四九初集

世廟而極而未始不伸何者英主立斷于俄頃非杖卽成甚則誅故黃髮大臣望見言官喘喘然如鳥雀之遇鷹鸇懼不免也言路縱橫至今上而極而未始不屈何者言官習知明主有容言之量而藻飾直詞爲將來諛墓者作誌料卽咕嗶家猶厭覽而欲明主不寢闕乎試以昔之謬謬者生今之世有默然焉耳先生默人所不肯默遂言人所不敢言寒蟬鳴鳳與時屈伸

沈氏日旦

卷八

五一初集

吾嘗謂東南之士有識無膽西北之士有膽無識而識膽合者惟浙人間有之試以先生而追吾浙三大功臣猶長庚之佐二曜于科名復何愧哉然先生所幸者遇明主之能容所不幸者不遇英主之立斷所不幸而幸者直氣振于朝野浙士依以揚聲卓然爲言官儀的使得大寃其用豈立豈有涯哉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半岳摧峯中河墮月或明主所欲言未可知也而我

輩言之微與令嗣有同升之雅不及此有子如是夫復何憾而終以不獲大年爲先生惜豈名者造物之所忌而特靳之壽歟

致曾道長書

天啓癸亥長安作

某苦窳之姿既嘗抱慚于獨迂僻之性又屢見憎于人慚者益慚洋踪與世漸遠憎者逾憎浮薄之說日戒但草木無知葵心猶且傾日豈精誠所感杜鰐能不結啣其荷憲臺虛心來物降

沈氏日旦

卷八

王十一初集

節停騷澁溺寧堪狄籠爨焦遽蒙禁錮徒以苟營難助遂至困滯燕臺開口誰親然明之貌既震折腰固補督郵之氣方雄特稔羈愁真成潦倒茲遣小兒南還肅候台居附將下憫生涯汗漫愧身名空贅于宦途流寓蕭條幸父子沾仁于榮戟臨楮不勝翹戴瞻戀之至就地滾來猶覺飯受人欺處不爲寢此黃茂才迹所見壁上語也不知何人所題亦頗有味特

識之

或問人可以勝天地否予答曰日當食不食人之勝乎天也強弩射潮江水爲東人之勝乎地也

稱神者云六丁六甲稱數者云六壬夫十干皆五行變化何獨丁甲壬當權用事而乙丙戊己庚辛癸俱泯泯也

自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篡弑逆其機

沈氏日旦

卷八

王十一初集

暴不如秦而取天下之說反不及秦不但偏安已也細繹之則唐太宗之光朗正大亦不在漢高帝下至于宋太祖強勉爲忠厚故享國長久而無辛勤勞勩且多陰謀其子孫亡國之慘甚于前代理數亦宜然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八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若

崇禎三年春

林初文先生全集序

夫士以詩文自見非世道之幸也意有所鬱不得遂願借詩文以豁之煩寬而憤懣故離騷纓出楚社卽墟左徒豈願有身後名耶不試故藝仲尼愴然有餘恫焉學者但知春秋之作由于

沈氏日旦

卷九

一次集

詩亡竟不知周亦從此亡也孔屈闢周楚運祚假令當時能究其用何至泣麟沉江爲陋哉儒生之見以文人概賈誼以詩酒畧陶潛也予嘗謂才士如列僊俱盜天地之氣俱爲造物所不容故僊有劫而士有魔本朝才士解大紳高季史李龍湖受禍皆慘更有林初文者建言貢痛幽憂以殞顧三子皆棄時表豎末路坎壈而初文當孝廉時已速獄矣予讀其詩文悽惋悲

壯頗多言外之感其登黃鶴樓詩自云千載之下誰復有吊我者乎身不用世矣而僅望知己之一吊當世莫能必予以與諸來世其詞良苦

然安知千載下皆楚楚讀丈夫不蛾眉其貌哉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夫士生盛際惟恐人不知生叔季惟恐人知武侯亦以韜藏不密爲崔徐所知竟不獲永其天年自有道者觀臥龍亦蛇足矣先生塊壘寔甚從來無澆之者且獨不見

沈氏日旦

卷九

二次集

夫鳳鳥乎羽玄黃焉音離喈焉百鳥飛鳴環跼其旁爲忌乎爲仰乎物則然矣而人不能微高翔千仞之上必不獲免夫人與鳳非同類猶技不相容矧均是人也我獨以才士稱庸愚肯甘之乎詩文薄技也尚有羅詔獄者况上書陳言以立功自期許乎我無意當世衆猶側目而一旦以熱腸苦口強瀆予悠悠忽忽者之前將禍不旋踵蓋此悠悠忽忽者視君父不啻路人視

他人之急其君父者真吾仇敵也遇仇敵而不  
下石有是哉初文忠義之性亦知鄙夫情態如  
是險且毒乎是以專心富貴者誓不禱一功名  
之想而銳意功名者先得罪于富貴之人夫  
富貴之人寔繁有徒功名之士百不得一焉其  
數不勝而又以觥觴之氣出之其患詎枘鑿不  
入已哉列仙所以逃却者全在于能忍辱才士  
欲自赴於功名之會反不能受富貴人籠絡有

沈氏目且

卷九

三 不集

死而已耳王元美先生述 本朝三大功臣績  
最偉然皆乘危亂時崛起者賈長沙痛哭孝文  
朝則舉朝廷之不異桓侯之笑扁鵲由此推之  
靖節自放于詩酒豈真忘世哉予以是爲初文  
廣卽以是爲初文之集序

鬼神食氣曰歆夫閭閻而處者何矣不黔何釜  
不費氣所燼然鬼神無不之也執禁之使不  
而禪家有餓鬼之說則是陰有所制如監齋使

者之類趙家酒肉非錢家魂魄可攫取者乎若  
然則先王制禮卽令子孫每食必祭其先亦不  
費之惠也何必四孟二至有常期乎得非以近  
于賓且非以明民故耶

以劉瑾之兇逆傾心于康海以宸濠之悖叛傾  
心于李夢陽詎重其才名耶不過救人望耳然  
則負才名者豈獨蔡邕受董卓累李白受永王  
譴累已乎今世無謙恭下士如王莽者亦天所

沈氏目且

卷九

四 不集

以厚我輩也

魯哀公于孔子漢文帝于賈生讚不啻口竟莫  
能用孔子智而料其必不用故轍環以老賈生  
愚而異其或見用遂謫官以死譬閭市中物把  
玩不釋手者豈售主哉迺貶駁未幾旋相價實  
去矣人主用賢亦然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夫曲阜乃生孔之邑豈七百

載前已呈露旺氣而周公豫覺其異耶

身後名固有道者所不羨然以草木同腐之人  
大言藏拙則與聖訓相左孔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名以實實名實則實臻矣故古人  
于名教名理名法名義等處一切冠之以名見  
名非虛幻而不當避也

顓州與國有三程先生祠蓋因顓願而追崇其  
父珦也按蘇老泉洵原係布衣中大儒故無愧

沈氏曰

卷九

五 文集

三蘇之號。非其倫也予嘗謂唐有封君皇帝

曰高曰唐今宋亦有封君大儒矣噫

、好謀而成如製中有以此題下問者

鼻歸施燈走筆以塞其意

蓋聞國之大事在戎子之所慎在戰却萊菴都

業有成效非空談罔裨者比然孟氏竟不墮城

束甲以歸則謀猶未成也豈子之故乎抑仲由

之故乎由而徒勇鮮謀子又不當以甲兵委矣  
好謀而成非爲他弟子有卽爲仲由也書曰

詢謀僉同詩詢謀之其臧傳由謀野則獲謀北

子所初論其同而臧且獲也卽成之旨也夫人

嚮不竭智殫慮石畫自多迺其好自用處愚也

非謀也好也非成也逮潰敗決裂喪元殃民其

初願曾不及此而猶恬不悔禍悻悻然委咎子

成敗之數豈非惑哉凡行軍者氣欲豪心欲小

飲水內熱先自喘也匹夫勝子先自恐也夫然

後有建瓴破竹之勢而銳焉無前子所謂臨事

沈氏曰

卷九

六 次集

而懼者近是敬勝義勝戒謹恐懼先聖危微心

法本自如是而出其緒餘以卽戎何攻不破何

堅不瑕蓋張皇六師別無他秘與固卽在調攝

片念中矣殷武丁恭默思道鬼方是捷周西伯

小心翼翼崇密是征子自云我戰則克非誇矜

露所長寔內戰于心耳內戰者懼也說者曰三

代以中而豪傑無聖賢正謂事機旁午紛至雜

發警奇與怪每有方書所不載者聖賢懼豪傑

不懼也。顧有聖賢所懼而弛謀以聽命者，有豪傑所不懼而創非常之原起而運謀者。有聖賢謀之數十年而氣數所隄未必成者，有豪傑旦夕經營謀之忽易而反成者。倖成之與求成相去星淵，故好謀者聖賢豪傑所共矢之。慧謀而成者聖賢豪傑所共勉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票于懼者，聖賢朝夕惺惺所獨提之心也。防顯于微圖安于危謀其刺枝耳。心印耳懼微耳夫謀。

沈氏曰

卷九

七 公集

此莫敖之謀也。徂內政以寄軍實，此管仲之謀也。多方以罷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于應接，此伍員之謀也。如姬竊符，此侯嬴之謀也。委紫以懲吳，絕其餉道，此周亞夫之謀也。荊州借蜀，此魯肅之謀也。聲言襲許昌，驚走曹操，穰圍頓，解此田豐之謀也。陰用朱序作反間，噉散秦軍，此謝安之謀也。詐為粮車，暗伏死士以誘突厥而破之，此裴行儉之謀也。數者誤用而混施敗。

沈氏曰

卷九

八 公集

不旋踵成于何有？天地之殺機在，謀用兵者非我圖敵，則敵圖我。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負國也。罪與尸之辜合，并交注于隻身，如何不懼懼則好與明哲者共相楊確，好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講求，其所以致敗之故。喪師之由，豈得驚然自予雄也，而蔑無顧忌耶？雖然，謀之善否，悉憑其事之成敗，以爲案馬。設街亭之敗，任福壽冰刃之敗，史氏云：違武侯魏公節制，故。



此爲二相解嘲非定論也將權撓于中制兵家  
所大忌卽君命有不受而況相乎尹吉甫未嘗  
受張仲節制韓信未嘗受蕭何節制將相調和  
則可稟命而行則不可武侯魏公用非其才難  
違失人之咎特其處心粹白爲千古所原有衡  
其品殆聖賢豪傑之間乎街亭好水川之敗績  
亦猶是仲尼之使由無如孟氏何耳天與天廢  
人力安施福將而天牖其衷智將而天奪其鑒  
沈氏曰旦 卷九 九 公集

范質生之夕其母亦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不獨  
江淹也然和范二子未聞以詩文名世則淹之  
才盡于奪筆亦頗受夢累矣子有說焉校筆之  
神未必盡出于靈慧故凝質之筆卽終于不還  
而筆端自若也抑淹寔自貽其才以免忌而詐  
爲是夢以愚世歟  
是非亂于成敗詩文壞于應酬法度弛于調停  
流品混于情面禍患倪于忽畧心術賊于聲名  
沈氏曰旦 卷九 一 公集

元氣剝于好盡  
建文初年有朝天女尸者蓋殉葬官人父兄也  
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  
李成張敏劉政凡十二家悉爲錦衣世千戶夫  
高皇帝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繪  
素不用金玉此與漢霸陵瓦器意同殉葬豈其  
心哉特不及申戒耳當時齊恭黃子澄皆儒臣  
皇長孫又好儒若以三良臨歿之說進必報

罷矣然則齊黃輔導之失獨咎凡晁錯已乎  
史稱劉備于操座中聞雷方食失匕箸以之愚  
操使不防已果爾則備智何其捷耶而又云備  
有智而遲何也古人論事自相矛盾類如此偶  
飲侯大司成署中與侯言及此侯云操猾賊也  
備豈能愚之若覺其詐則如之何予曰備而剪  
此念也豈安乎有性命之虞肯依其宇下哉  
居官者種種好處以官起見者皆鄉人也以國

沈氏曰旦

卷九

一一六集

事民事起見者皆賢人也前輩耐煩說祇是脂  
韋窠窠耳孔子不脫冕取瑟歌杖扣脰何不耐  
煩之甚耶

五倫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定之矣惟朋友  
稍覺活動隨人揀選而世乃有不擇交者四賊  
中財色氣迷之足以傷生賈禍惟酒聊可陶情  
而世乃有不喜飲者皆天之僇民也聚良朋飲  
美酒竹林諸賢真自得得却反以任誕目之

竟不知此曹當盛世未必然也與行屍走肉輩  
只醉只臥者不同

安家之法先要安身安身之法先要安心聖人  
說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之法在于安命  
安命之說昉于儒教此猶有計成敗酌損益之  
念焉不若禪門作空假終三觀爲無漏也

人當冷落時反能自立漸向于熱輒波靡不復  
自振非改節也初時原無骨力不過怨天尤人

沈氏曰旦

卷九

一二六集

矯鎮焉已耳觀人者于此細細窺測必有跡而  
不密處可以預先勘破何必俟其敗露耶

杜拾遺詩蒲紙幽憂不直幸蜀後爲然當貴妃  
枯寵祿山國忠竊權時已岌岌乎身世是慮夫  
妄得以好懷吐好音也此意從來未聞

子卿齒雪吞毡又娶胡婦說者曰其事誣也又  
曰內之丹心無恙外之節旄不屈不足累子卿  
也又曰陽結天驕尚期陰入玉關也又曰胡婦

因畢于女娶之甚足足以洗明妃烏孫公主之辱皆非也匈奴自害武後漢使絡繹不絕生妻去帷武知之矣其子元以黨上官桀等叛坐法伏誅其事雖在武歸後然元之匪徒武逆觀之矣元誅而帝念武老詢武在匈奴時所生子武因平恩侯述情贖歸其子通國爲郎不然則蘇氏絕矣罪莫大于無後武惟其爲孝子故得爲忠臣也

沈氏曰旦

卷九

一三 次集

山水也與人偕樂而忽入慶吊之苦詩文也與世無爭而轉入是非之場陰陽人道之惠乘干所動有道之士杜門輟筆豈得已哉

夢尸得官古語也秦少游夢殯而葬者乃劉發之概是歲發果首薦少游作詩賀子瞻亦次韻此兆殊不可解豈居官者人人盡尸位乎夫蓋棺之與登第吉凶懸矣而兆是相關夢竟得肺亦猶是已

以下原缺

也已

九人多言者必懶作事善記者必懶讀書皆用心于外也用心于內者耳之所聞口必不說况喋喋不休耶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楊柳之生也其來舊矣而野史云隋煬帝愛柳賜以國姓曰楊何其誕也楊柳二樹而人合稱猶狐狸二畜而人並舉不知起自何年也

沈氏曰旦

卷九

一八 次集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丁卯科應天掇程

聖人仁天下之思于言志而益切焉夫聖人舍天下無所寄志也老安友信少懷直分內之常而竟莫滿其願矣嘗謂聖人一動念而必關天下者非天下之願欲獨責成于聖人而有意迷之亦聖人之願欲自不與天下相睽隔而未嘗遺之也茲因由之請而言曰丘于斯入不能離

之爲群能外之爲志哉人之遭逢不能盡如人意者何限矧以分藏之欲合體于片念則澤難徧給而滲漏處恒多我之經畫不能悉愜我念者何窮矧以局外之身思代爲設處則勢難曲全而周到處恒少故夫勞攘之苦不可施于同儕况老者乎世之息機寄于老者吾無以櫻之即爲安之耳傾軋之習不可施于異類况朋友乎世之直道維于朋友吾無以誕之即爲信之

沈氏日旦

卷九

一九 次集

耳葉捐之悲不可施于壯夫况少者乎世之生意倪于少者吾無以拂之即爲懷之耳非不知天地猶憾雖造物無如人何豈我而反能調劑耶然論志則舍生之屬必各適其性命之情而始無遺憾故吾時抱此虛願而此願無時而酬非不知堯舜猶病雖神聖無如世何豈我而反克補救耶然論志則大道之行必盡納諸三五之盛而始有餘驩故吾日歷此空懷而此懷

日而釋論吾施爲力量未能快足于寸衷據吾寡寐神情常自往來于懷宇此志慰而倘可免今日之周流乎哉

皇明吳興名士銓部郎臧賢如評

不枯不浮不陳句句是志無題外假香話一洗近世習氣之陋

閱于相國穀城山館集有晉陽男子行蓋隆慶已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故奇其事而歌以

沈氏日旦

卷九

二二 次集

之乃知古人相傳武都化爲女子非空譚也自隆慶至今崇禎戊辰凡甲子一週絕無女主垂簾戎狄亂華之變則亦偶然而已豈真陰長陽消之說哉

使酒罵座不可便謂直氣大率齷齪之徒佯醉以吐其藏宿之忿耳不然何灌夫之多也法言壯語發自醅酎之後雖義理直而人以爲誕也又公受者有所逃避

洪武間大學士宋濂謚文憲大學士王禕謚忠文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謚文貞由薦舉徵召太子少師儀智謚文簡由布衣薦舉宣德間吏部尚書郭璉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謚節愍交趾反罵賊而死由布衣薦舉先朝用人不拘資格如是近時斤斤較量于三途亦可羞之甚矣未幾科目狼狽令人汗顏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二 次集

辭政府葉臺山書

某麋鹿之性偏宜豐草長林累次乞休聞者共駭想遷客掛冠卽此便觸時忌竟以書差名色回藉于廿六日浩歸計自今不能長侍袞舄聆鼎論矣然無日不望潞公之復出罄其啓沃願閣下爲國自珍方書丹及暇持流覽更不須論語半部也不厭之物聊展寸虔賜存爲荷臨楮無任神馳

答政府葉臺山書

不舉道德之模已彌月矣依戀何日忘之世未有師相不休容而強項更能自冬徂秋久淹者也且閣下接物謙也宥過寬也皆下吏所不居家安靜與世無爭有古賢相風格下吏又自所拂于懷而說言逢起不曰攝官如何言卽云相公如何說可笑也敝鄉人亦善譏然不如是之甚政欲走一卒問候師相起居顧溫諭下頌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二 次集

錫以多儀慚愧無地承示命石工鐫俚句于岩徐疑惡詩山靈應愜閣下豈有嗜癖癖耶且謝且媿臨楮不勝惶悚之至

壽汀州蕭四府啓

伏以南極星明適當派火之候西池桃熟正值食瓜之期生我劬勞俾爾耆艾驩忻遍地頌禱由衷恭惟台臺文筆鍾靈香城毓秀才弘調鼎開濟媲美于鄴侯藻壇雕龍博輿追蹤乎穎士

茲屆中元之月壽喜新添何期初度之辰丹綫一轉試看葛仙墮下藏書欲傳共美武功山中眞人復出湖名綠水天閒瀝液薦霞傷嶺峙玉華民借璚珞供瑞獻其祈逢歲降爲效嵩呼柰飽繁未克見超將葵恍稍紆燕賀伏願岡陵晉秩台斗齊榮慶演箕時九五福曰康曰壽齡符莊筭八千歲爲春爲秋附真輅儀統祈注宥曷勝翹跂踴躍之至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三 公集

賀座師吳侍御啓

伏以殿中執法霜飛簡上之花柱後惠文星映臺前之栢彈冠相慶顙俊舉劬共賀得人恭惟師臺冲襟與世無爭浩氣爲邦司直廿年澹致甘泉石之膏肓一旦榮懷作朝廷之耳目海內想聞風采居然撥運閭村百司振肅威稜允矣擎天偉幹松廳正色共欽鳳采于梧桐豸繡抗章離豫虎山之藜藿某賴庇宇下夙荷鴻施

挺植先及于門墻化工彌篤于桃李爲吾黨之盟主幸在要津喜盛際之良臣原屬知己情深雀躍望切烏私無任權忭踴躍之至  
自遼東發難以來朝紳束手但以捐軀塞責而總位不去頗蹈常袞隨態庚午春接出聖諭朕方以蒙已奉公望諸臣而常稟盡損豈此外更有入孔乎天言凜凜洞見邪臣肺腑豈不懼死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四 公集

爲友人作鑑銘

荷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雜舌聊寄博山于几案設

蒿蔚子鄙吝語序

仲尼當春秋時號奢僭矣然滕薛邾莒等小國不堪供億白願退貶幾等則猶知揣量焉今然乎哉百金之家與萬金之子爭豐約于儀物間曾不少貶富者寬貧者而諷使從膏肓恨入骨

凡此皆兵象也。試觀今日興臺之賤烹鮮擊肥  
誰非肉食者哉。見士庶蔽糞糊以爲鄙且吝也。  
蒿蔚子抱救世熱腸。卽以鄙吝語曉鄙吝人。常  
言俗說。饒有至理。深味蓋憂吝者之不繼。而針  
其膏肓耳。今天下羞貧疾貧不安貧極矣。吾武  
林習氣。情面茅靡。日甚。致特立士。輕去其鄉。蒿  
蔚子其一也。蒿蔚子祖父世爲藩臬大吏。清儉  
莫倫。不若近時之墨之奢。其胸中博與顏敏林  
沈氏曰旦

卷九

三六次集

聞文戰失利。以仕貧老也。鄙吝語其一。班云。  
豪傑不可輕易憐人。伍員憐伯嚭。夫差憐勾踐。  
身首異處。其爛鑒哉。得意之豪傑。慣欲憐人。失  
意之豪傑。慣不受人憐。其仇首受憐者。非無耻  
無賴之庸愚。卽操戈反噬之亂賊也。

與助教張冷石書

當今事勢。非臣子擇南北之時。迺士人定行藏  
之會也。當今危地。以處乙榜之鑽刺者。曰吾破。

格焉。以待甲科之經。經者曰吾。揀望焉。名爲用  
之。其寔害之棄之。又以授庸人之不自揣者。惟  
幸其債事。以有辭于天下。顯然明示資格之必  
不可破。而虛望之必不可抹。因而乘機通賄。暗  
遂其貪。因而乘機卸担。善保其位。近日宦情。宦  
套比比是矣。門下自度。與此輩共事。能大展乎。  
能不墮其套乎。能泯憚忤。不彈劾乎。能不賂權  
要。而竟無恙乎。能變易家產。以克賂費乎。能兵

沈氏曰旦

卷九

三六次集

餉。奏手用人。運智各各如意乎。凡此皆萬不可  
爲者也。行藏內斷于心。直友之言。不可數聞也。  
今冬虜必復來。墨臣必以清官抵之。可爲痛哭  
涕此論。可聞于上帝。可聞于至尊。可聞于天  
下後世也。別詩寫扇頭奉。覽教餘不整。  
駱義烏靈隱寺詩。捫蘿登塔遠。則寺當初唐時。  
猶有浮圖存焉。今泯之矣。宋考功之問。以事累  
貶黜。幸得放還。夜遇異僧。聆驚人警句。不即時。

物色而至遲明訪之晚矣未旬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蓋諷之隱也之間與賓王交臂相失  
豈能從遊于石梁鴈宕間乎然賓王雖晦跡而  
未忘恢復之念故寺僧猶有知者集中贈末五  
之間詩凡二首生平廣和之友兀自不知則知  
人人知俱不易值也豫讓之友能識讓于漆身  
吞炭之時賓王之友不能識賓王于削髮逃禪  
之後甚哉知人難知于人尤難矣豈唐人風教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七次集

節氣遠遜戰國抑文人無骨未可因駭而概宋  
耶

冶城詩序

沈子曰東南山水惟建業與武林擅人視聽然  
西湖自南渡後始顯而燕磯鳳臺秦淮莫愁諸  
勝六朝以前寂如也宇內靈秀之氣結于流峙  
發于詩歌藉令赤壁無賦則千載下祇以戰場  
目之未必動憑吊之感而坡儂逸致亦泯而不

傳子友張石宗傑然逢掖中出其藉餘觴咏山  
水冶城詩其一斑也士之篤摯者材不近詩塵  
緣纏縛者趣不近山水又有號山水而力不能  
詩者則攬勝吐懷譚何容易石宗以武林人咏  
建業山水拾已家瑣慕他姓寶別有一番領畧  
處而語意清俊玲瓏居然大雅亦辭場中所罕  
儔者其貽詩于山併代山答詩石宗微旨要與  
生公點頭不異夫詩文入妙入神未易使俗流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八次集

知也庶木石或解頤乎

西湖初蓮社序 歲訪六朝體

蓋聞鄧墟虞友並泯其名竹林晉賢各放于禮  
是古之人名可逃禮可廢而賢友必不可離也  
夷考其時或遠倫變或感夷氛要不過號泣鳴  
悲薺葉寄傲未聞其以詩著意者琴奏自娛清  
言相尚庶即其詩乎當今交道弛矣士大夫諱  
學譚禪胥有禁忌而還爲賢友累揆夫與物無



能與世無爭者惟詩耳。唐制科羅俊詩爲榮。據  
宋詔獄譽英詩爲耀。府榮與耀皆足以得詩而  
心超榮耀外者其竟可以詩其力又不肯用于  
詩。就是無所爲而爲能聽他人之鼓舞。不中輟  
乎。此其人洵不多得之者。有初蓮社諸子可  
異焉。不慧流寓白門。歲歸掃墓。合西湖而離索  
山靈竊笑其迂。望南雲以興懷。良朋共憫其苦。  
茲當朱明始屆。蓮葉纔放而未齊。白社肇開。蓮

沈氏日旦

卷九

二十九次集

華欲吐而有待。爰建詩社。名曰初蓮。夫物之色  
香味兼者。莫如蓮。詞之興比賦兼者。莫如詩。而  
以供邊實。以比管絃。無用之用。微有合焉。西湖  
自坡仙歿後。伶優鬻雜。大減清光。酒肉號奴。備  
諸惡趣。已六百年矣。斯亦吾黨援救時也。必也  
濃以澹矯六橋之困。方蘊俗用雅。祛兩峯之神。  
稍快顧人忙我閒。拂以從欲。聚首時卽思掉臂。  
借客陪主。久而漸覺。衆味後未免寒盟。而諸賢

友皆非其人。仲尼所樂多者。近是何也。繪事陋  
者。度內原無烟霞。隱趣酣者。胷中先有丘壑。自  
非品詣高華。才情特達。未有不以山水爲厭。以  
詩爲贅者也。曰此何益之有。然孰肯曰我眞不  
愛山水。我眞不喜詩。詩社一道。間有倡者。不數  
巡卽止。徇情面意多。適性靈意少。比于崇業社  
尤難哉。夫豈獨社難。而詩更難。都人士急于嘖  
名。懶于好學。昔時生吞活剥于何李者。今復高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次集

曾嗣續于竟陵。竟陵識敏而功疎。機靈而色晦。  
倘其壽耶。所就當不止此。而學之者百醜盡呈。  
非酸卽怪。竊意鬚眉丈夫。匠心鑄意。應目無古  
人。而胷中迺有竟陵。亦舉世之奴且魔也。中原  
調浮處少。骨壅處傷氣。然其布局寬落。韻確卽  
唐人不能過也。間有句出四五十外。而仍不離  
本韻者。唐人所不能到也。竟陵纔十餘句。卽假  
借他韻矣。反駕言韻不必拘以藏拙。以欺天下

愚矣大抵中原調已成。竟陵調未成。成則前無作者。後無來茲。卽供奉等。應亦心折。豈濟南輩敢與肩齊。一時躍冶之彥。翕然鼻祖是依。有以也。名爲步趨其風。實則銷折其福。况以未成才之子弟。藐已成才之先師。譬市民大袖濁帶。稀網縮襪。曰我時裝也。于畫像中。驚見洪永朝士冠服。撲野不慚而笑。亦異矣哉。吾武林習氣。軟美柔秀。肖其山川。認西子比西湖。爲衮褒噫。此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二次集

豈公侯擬嶽瀆義耶。蓋謹之也。以故坡僊于西湖。雖生平精神寄焉。直等諸耳目之玩。不若亦壁每過而輒有賦也。吾儕狎主湖盟。濁飾蓮社。萍鄉所遊望朝雲而長揖。夢想所到快琴。株以淺斟。寧惟西施不敢妬。而端明之神已默縮矣。是社也。雖不廢酒肉。而戒殺生。雖不用伶優。而未始乏侑觴者。盥限于五以示儉。禮數不苛。筆則不貸以示直。皆末俗所難也。同往者張夢珠

元徵聞子將啓祥。楊政平庭梧徐楚白如珩主昭平道。煨張百常。癩及于凡七子。衆議延入者尚多。而予以犬馬齒長。妄序簡端。更望同調君子擇而廣之。共洗久辱之西湖。所深願焉。崇禎庚午五月穀旦。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書于金山舟次。

荀卿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李斯勸始皇焚書坑儒。逐客行督責等事。何者是雅斯固卿之罪。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十三次集

人說者因背師之徒。而併罪其師。則陳相可藉口。而陳良反無說解免矣。此等申韓刻論。誰實倡之。可恨也。

拜客用六幅全東。已失古人竹簡通名之意。蓋主家將命者出。仍以竹簡還客也。今僭用奏本紙。庶民婚嫁。僭用軍中旗鼓。不遜莫大于是。揭出警世。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

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  
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獲受之。毒痛  
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  
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狼狠賊獲作惡庸恕  
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  
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  
母狗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  
進士化爲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

沈氏曰旦

卷九

三三 文集

符者酌之

鄉紳流寓他方其惡宗土著。每發假書。鈴假圖  
記。訟人害人。予任金陵久矣。每歲一歸掃墓而  
里人嘖有煩言公祖父母爲所誑者不少也予  
儆孝廉八載曾無片牘居間卽府縣例薦童生

亦以贈弟妹之睦且貧者豈有林下死灰反作  
馮婦乎武林月旦不廉清議不重當道無所憑  
信揭出自白予亦同病然公祖父母同知至令  
孟子既云泄柳閉門而不納又云泄柳申詳無  
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豈穆公初時見  
之不以禮其後既得見而待之又不以禮歟然  
穆公尊崇子思却不如是豈延攬一途亦全以  
門第爲隆殺乎

沈氏曰旦

卷九

三四 文集

人有性相合而識不相及者始投而終牯夫差  
伍員項羽范增皆剛狠暴鷙人也。以料事料人  
之明論君不及臣遠甚。以本體論二君皆光明  
一路未可因其亡國殺身概言之也。

寬嚴二字不可相離相離則偏枯而失調惟外  
寬而內嚴細寬而鉅嚴斯得之說者謂嚴可治  
國不可治天下寬可治天下不可治國非也子  
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用嚴而效積弛久玩之後

糾之以猛鄭蜀人不堪則指之曰嚴而寔非偏  
于嚴也試思子產之歿遺愛流馨春不相杵孔  
明之歿廖立李平且泣且死豈一于嚴者哉如  
謂治國者必出于嚴然後可則蓋公之寬幾爲  
亂首而淮陽卧治汲長孺何衛致之世惟申韓  
其神者適能黃老共迹卽敬簡之旨也秦以苛  
刻短祚宋以姑息覆宗秦不能善用其嚴宋不  
能善用其寬皆亡徵敗轍也以寬嚴分屬固與

沈氏曰旦

卷九

三五六

天下者不通之論也凡用寬用嚴者默察民情  
士俗何者最宜又自揣我之操術何者最便或  
參半用或酌量輕重用有權存焉若膠柱則戾  
矣

李敬業義旗初指駱賓王檄文初傳天下雷動  
然則敬業乃蓋怨之孫賓王乃忠憤之士因其  
兵敗而訾之遂以知人之明歸裴行儉與世勸  
此千古警語也唐宋大儒事女主者多故史臣

于武曌多所回護後學不宜耳食  
申生扶蘇俱庸愚迂儒人也晉不當滅則申生  
死秦當亡則扶蘇死何有繼世之主全視其先  
德競緣以矯之以晉獻之昏亂不宜復有申生  
暴驚如始皇得扶蘇安靜以緩之亦故時之辟  
也

沈氏曰旦

卷九

三五六

古人命名有不可解者稟疾霍去病翁以疾病  
二字安放于下而冠以棄去二字至于魯孫病  
已則青宮一脉那得此不祥之諱耶  
宋儒之解春秋也不誅事而誅意不責備匪彝  
而責備賢者獨得申韓之宗戾仲尼不爲已甚  
之旨

薰蕕臭味之說道其常也以妾論則君子與君  
子猶小人與小人左卽吾所謂緣也緣之外又  
有權焉以君子用小人以小人容君子皆時勢  
使然不得不爾伐木篇爲朋友發也而歸于神

聽有吉哉

子弟資鈍而不向學者天錮之也以商以賈以農以他藝皆可小就資敏而不向學者自錮之也非懶惰即無耻無一事可爲矣父兄不知此情反號于人曰吾子弟聰明但不肯讀書耳子弟聞人贊其天資輒斤斤有言色聞人嫌其懶惰無耻則等于驢耳之受春風過而不入亦可涕矣

沈氏日旦

卷九

三七次集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太草鼈三足者爲能大寒而有毒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中其毒以黃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昔有蔡謨梅讀爾雅不熟誤認彭蜩作蟹食之幾斃然則讀書之益詎止經世已乎養生尤急矣人之負材具者曰能蓋取象于此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亦取象于此竟不知能之作用若

何但據醫書主治折傷止痛化血生壽其肉及血傳之即愈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果雨則凡物之可治奇疾者皆可以能稱何必三足鼈乎還以是質諸蒼頡

沈氏日旦

卷九

三八次集

終其天年筆端軒輊必詭于大道那能如子選之確且正也班固短遷其臭未想與談合未必出于妬耶

古稱得天下之正者無踰漢高此說非是泗上亭長獨非祖龍氓庶哉子謂得天下之正者惟夏少康漢光武唐玄宗及我太祖高皇四辟而已一殲篡賊寒浞一滅篡賊王莽一斬弑逆韋后一驅逐胡虜恢復中原此四辟之征誅與

堯舜禹之揖讓儲足相方其餘非慕弑非叛亂  
學者平心細意體會予言數千年相沿之師說  
一朝剖破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老聃對孔  
子亦曰請送子以言古人贈言送言輒敬而受  
之今人不贈不送即贈送亦不受也吾于躁進  
者嘗以命之一字相贈于巧營者嘗以拙之一  
字相送而俱不蒙受有忽之者有迂之者有舍  
沈氏曰旦 卷九 三九 文集

之者竟敢不旋踵悲夫  
舊人詩歌多有不可解者皆因割剔家削去註  
脚後無所憑遂強爲之解而識者相與傳疑近  
世刻書者率皆財虜甚至經傳亦妄改數字可  
恨也

方言里語才人采入詩文即使點鐵成金譬溝  
渠之水神龍吸之下注遂成甘雨經史傳記腐  
儒勦襲筆端絕少變化譬鮮菓美菜一落腸胃

而臭穢已不堪矣操觚家用物取材如明醫劑  
藥談何容易

閻郭青螺先生文集其題蕭柳堂年友遺像詩  
末句云兒女婚盟雖未誓肯將心劍負徐君蓋  
蕭爲水部郎卒時遺命以未及聘郭次女爲恨  
郭傷其意因題像許以女字其子天安此古尺  
高誼也郭名子章以開府終豫章人庚午春日  
識

沈氏曰旦 卷九 日一 公集

十二時推亥子屬水最爲清靜故曰夜氣人生  
于寅所謂寅恭寅亮寅賓皆敬之義也此  
際欲淨理澄卽平旦之氣也夜偏于晦晝偏于  
明皆未得其平惟離昏入昭之候晦明各無所  
著故曰平旦

五經列聖倦倦于祭祀則釋氏施食之說豈誣  
也哉家世買先夫姓婚棄儒至先侍仰一  
脉書香寔先祖母陸太孺人所貽陸乃別駕世

朗公次女乏嗣先人圖外祖母遺像歲時祀之凡二十年所薦曆壬午民變亡失豈餒鬼不當受蒸嘗亦自有定數耶此先人盛德之享追遠而及于母黨蓋古人所難記之以啟後賢朋友人合兄弟天合其天人參合而介朋友兄弟間者惟同榜士耳世之害同年者何多也起于相忌相求相凌然一榜中其佳者十之一二我輩借以擇交可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一次集

子與侄分厘重聖人所謂親親之殺也鄧攸以好名絕嗣與吳起殺妻同一毒腸世論優鄧而劣吳非見地不明卽心光不粹乃沿此類倖策皆揭出醒之

張僧繇聞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鑄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崇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覲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逸矣典謨精義絲毫不得徹古今邇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于瞻兒邁迨過子由兒遲迨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貧才不第以布衣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廩耻壞則衣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一次集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餒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蓄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用兵者欲圖止土必先覓止土所生之人與之定計百不失一蓋山川險易之形剛柔恩怨之歛能熟習故也知此者李愬兀术二人外不可多得

韓非司馬相如俱以著作動人主有生不同時

之嘆一自殺于獄一位止爲郎雖所遇之異然  
李斯何故得入其讒得得意何故得行其薦則  
秦皇漢武識度大不作耳秦以爲韓之諸公子  
恐資敵國用之又不能無疑不如死之爲便漢  
則天下之才皆其才嘗試用之以爲名高皆非  
賢賢好士辟也

足加帝腹于陵率其常態非有意傲也歸隱富

春子陵安其故居非有意濬也自爲庸吻所移

沈氏曰 卷九

四三 公集

談而高蹤逸致反令人聞之欲嘔又云桐江一  
絲繫漢九鼎此等腐語何代銷沈

答同年徐侍講書

別後更復相念念年兄溫然坦度遭此坎壈政  
如安車蒲輪非王陽道料也丁卯春湖堤握手  
叮嚀已慮及今日矣第客氣傲骨老而漸銷亦  
自悔當時率任太過然以簾令與墨守角安其  
位者兩載以遷客攝巖邑與墨臬角與權門黨

衆角安其位者九月豈凡人也哉雖不敢謂士

元非百里才而全以識運不但才守也年兄近

日必當閉戶著述以動人憐必當使畏路漸忘

其姓名以澹彼懷枝之念而委運相時可也必

當謀于有識之士不當就庸夫謀如丁卯夏勸

駕諸公中流拍天巨浪參肉豈足食乎江山在

望詩酒陶情未必非福弟沐雅愛不作庸語亦

生平肝膽原自如是惟宥諒察約是荷

沈氏曰 卷九

四四 公集

氏族大全以樂正爲一人裴牧仲爲一人劉向

新序魯孟獻子聘于晉答宣子問富之語曰吾

家甚貧惟有二士顏回茲無靈卽以是二士補

五友之數而孟子所云其三人則予忘之者又

缺其一矣存疑焉可也

不問義而問字蓋忽子雲也子雲以艱深掩覆

其淺近安知所問之字所問字之客無超出于

太玄法言所載者乎



燕周勸劉禪降魏當魏師未入之先已薨矣  
語夫及魏伐蜀在景耀六年冬與魏後魏竟封  
禪安樂公封周陽城侯則周之賣國通敵已有  
的據而陳壽作傳謂劉氏無虞一邦蒙難蓋周  
乃壽師不惟諱其醜且飾美也陰平道之弛備  
何獨黃寺罪哉寺人原無官守言責特藉口耳  
後之作史者拾其垂餘又於周有文武才志在  
恢復今聞果州城中以燕周與紀信顏真卿分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六集

廟血食亦怪事也捐出醒世宦此者當酌之  
截瘡神效方用柴胡當歸何首烏甘草四味藥  
各等分滾稱准分毫不差用男子煎服忌婦人  
然須發過四五六次後方可用此如驟截恐生  
他疾餘症寒後熱重者用此方如寒後熱輕者  
用當歸何首烏青皮陳皮四藥亦各等分  
機雲駢首就戮且赤其宗似乎慘毒然世受國  
恩而甘于降晉舉遷抗之家聲不足惜也惜其

未得死所耳

立國以忠厚爲本孫權稱帝而兄伯符僅贈長  
沙桓王魯肅呂蒙皆稱侯而周瑜遺孤竟廢棄  
廬陵以老識者已卜厥祚之不昌矣以故古人  
踐祚登極之始必饒寬然有餘之意然後享國  
長久不然詔旨屢赦祇扶盜賊而百姓不蒙  
滴之潤亦當事者未深思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六集

袖手坐視已十年矣被害者曰業已受傷安命  
已耳未被害者曰彼家祝融與我何涉誰肯當  
先任事夫橋毀須用匠若干工食若干誰肯任  
費磚石作何區處未橋之先斬捐一錢既橋之  
後則一鬼在野衆共逐之或云當移置他所或  
云某私賣肥橐百喙嗷嗷誰肯任勞任勞以故  
剝膚之災翻成築舍之議不佞避地白下適爲  
桑梓籌之必闔城孝廉上一公疏陳其始末捐

助兵餉奉 旨行撫按拆毀誰敢沮之違時約  
用千金變賣但值二三百金耳事經撫按則督  
工者爲別駕矣南關之木可借以搭廠用一老  
成武弁協理則營兵可酌議而輪役磚石可分  
給行戶而賤其價以招民且院有明禁不得妄  
報富民以騷動地方如此則一月之間大患永  
息而吾有以知抗士之必不能也謹備末議以  
待後賢參酌

此論固以無甲兵爲前提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二六集

隱侯六憶辭已亡其三其所存之三惟憶來時  
憶坐時憶眠時而已予意欲補之憶歎時憶夢  
時憶去時未知妥否六朝習氣靡靡罕僧法雲  
有三洲歌而以長相思三字結尾豈沙門所宜  
也哉

先主不善用兵亮知之審矣自得亮後僅有一  
隅之士荊州失而羽亡誓在雪仇連營三百餘  
里遭吳挫辱不自揣量甚亮亮明知而不諫止

者料其必不聽也不聽而敗則必慚慚則必生  
隙不如任之以全君臣之情此古人苦心處也  
與范少伯不極諫勾踐之意同大臣謀國併自  
謀須是捨得一着方可徐爲後圖

予友楊政平云古人視妻去齒太輕故其倫全  
今人與之相反看得出婦爲非常之原莫大之  
辱故其倫實仲尼稱君子之道四但列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而刪去夫婦有古哉此說儘可號

沈氏日旦

卷九

四二六集

悟流俗持識之

唐之才子予以駱賓王爲第一可方駕漢之賈  
誼楊升菴先生亦謂忠憤義士不當夷于垂拱  
四傑而忌才者嘗爲點鬼簿笑博士後之惡少  
年不當據爲口實

唐詩紀事指帝京篇條忽搏風生羽翼湏臾失  
浪委泥沙以爲賓王與敬業兵敗逃死此其誠  
云若然則鳴昔篇諸葛雄才已號龍公孫躍馬

猶稱亮。又云洞轍去鱗終逝。海幽會釋網便翔。空其詞亦壯。而何以遂不爲識成敗論人成敗。論事奴氣未除。令人欲嘔。

基母悲詩題靈隱寺山頂院云。下界不相聞。則高處遠矣。又云塔影挂青漢。卽駱右丞所謂捫蘿登塔遠也。今院與塔并廢。吊古若不勝其慨。子。不。肯。讀。書。輒。戴。性。氣。夫。天。地。間。惟。讀。書。爲。第。一。等。事。合。此。讓。人。則。性。氣。從。何。而。生。或。曰。

沈氏日旦

卷九

四十九次集

從門相生。從冒濫儒巾生。從習見父兄體統生。定不從鏡中照臉生也。下愚可涕。

世間名利所關。須有福以鎮之。福薄之人。業醫則治貧賤人。效治富貴人不效。福薄之人。題詩則對村夫俗子。佳對名公才士不佳。是皆命也。然更有說福生于膽此二種人。矜持太過。其膽先怯。以故不能奏功。而見長。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人情乎。今人未貴而先驕。

未富而先侈。欲以僞驕。侈掩眞貧賤。又欲以僞謙恭眞鄙吝。自矜其富貴。以豪于人。亦可哀極矣。

光武下詔。馮異倉卒無蒔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因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說者多之。謂其念舊。予曰。此眞主作用也。薄施厚報。特儕偶常態。帝王于功臣。豈在口腹儀物。問哉陽酬之。實陰外之。猶近時冠紳赴人。敢受。

沈氏日旦

卷九

五十次集

人饋而急急以帕禮相答。處其有求也。漢高帝用金四萬斤。行反間。悉付陳平。而不問得使食之術。史稱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予謂高祖內隘外寬。已不能當此四字。而况光武乎。願僊酸氣。纔涉阿堵。便以爲慷慨。揮霍也。噫。子休之。

沈氏日旦次集卷九畢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切宰甫著

崇禎三年夏

李沆喜讀論語自言吾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趙普自云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亦不過如鄒夫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已讀書等耳各因人品邪正爲得力處夫君子而讀書以益其賢小人而讀書以深其詐猶

沈氏日旦

卷十

一次集

病者元氣虛弱服參附元氣實則服參附祇速之死焉普之言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此說良是不然吳公子光弑僚之禍連袂起矣但所以處廷美德昭者錯耳倘廷美德昭無恙則晉之識量又不在區區然壘間論也顧命重臣不能保全人主骨肉普眞鄙夫哉從自己富貴起見不從宋社稷起見可爲讀論語者一慨人有華不如夷者耶律楚材述之宗室遼亡于

金而借元以滅金與張良不異趙孟頫宋宗室也恐爲元學士哉忘祖臣虜忠孝兩乖殆孫秀之徒歟

正統土木之變在己已至崇禎己巳則百二十年矣虜破永平密雲寶邸等郡邑削髮投降者皆已發未發八股時文人也先是天啓末年媚嚙登逆業者亦係此輩廉耻掃地節義蕩然非復先朝徵聘之典安能挽頽風振士氣耶

沈氏日旦

卷十

二次集

宋孝宗之事高宗也歲朝太上皇于德壽宮靡節不從太上皇于聚景園七十八十適加尊號服三年喪不變此亦問視之常禮哀戚之恒情耳胡觀以孝謚耶秀王爲孝宗本生父在御二十七年不一加尊號張夫人爲孝宗本生母薨僅成服後死何其薄也光宗之事孝宗也併常禮恒情不存矣自紹興三年間六朝重華官而後壽皇疾不問矣大漸不赴矣成服不哭矣羅

點引裾諫而留正肩輿遁矣古今稱不孝者莫如宋光自非喪心病狂卽有間隔之者夫亦孝宗粉飾彌文之真誠以動厥子耶宋臣崇理學者多若他代則又以格非二字詈其臣矣

論建都者軒秦而輕洛其說坊自婁敬勣自張良建漢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說者遂歸咎設險之未臧竟不知王莽內賊非外寇也心腹之患無地不可竊發何必關中附會者又引周

沈氏曰

卷一

三

公管洛如有先見而東周東漢皆享祚長久則洛何必遜秦竟不知周公管洛本意爲朝會諸侯計非定鼎建都于此也洛陽天下中央道路之往來均月日之遲速均勞逸相等耗費相當後世子孫窮蹙無歸遂疑祖宗爲三穴兔預計未來而實非也大戎倉卒蹶張原無成謀若有元昊兀水其人者江可越海可迫何有于彈丸汴與洛也幸而不來苟延五百載殘喘遂真以

爲可都左矣總只存乎其人耳魏無忌以大梁兵擊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四十年然長平坑卒四十萬衆卽秦人也秦與洛地利孰勝以一晉分韓魏趙三國強弱之勢不敵此蚕食之根也都洛則仍合韓魏趙爲一晉安見其不可敵秦也子嘗謂封建之制不可行于中土極宜行于九邊此當今制戎上策能行此卽成周八百之曆何多讓焉由流貫而外土實于此意

沈氏曰

卷十

四

地方告人命者九假一眞吾爲有司將原被告齊下獄遵反坐之律刀民無利有害以故蒞邑兩載不曾間成一重辟攝篆九月止一眞正惡人名施呆妹其年十八放火燒伯父房屋隣人覺喊因懷與恨誘其隣兒至牛田觀戲時纔六歲將兒縛木撓上釘其手足投之井中保甲多人昇至官呆妹挺然自認云非我獨爲袖出同一紙板扯舊憾二人合謀詐有花押字樣訊

之皆良民也子與葉閣下相商此事怪異閭邑所醜不如邑中自治其罪勿申詳上不使失司各衙門爲便政府然其說子因斃之杖下不立爰書蓋情具罪當不欲拖累無辜子之本懷而葉老前未可以直告也

沈氏日且

卷十

五 次集

爲經畧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敗塗地也彼去遼歸家郵路無擾子所目擊者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凡以官起見以窠窟守官而不以見識骨力用事者承平時得大位瓦全多難時身名俱喪吾舉此爲不君子不小人之徒加此一鞭勸其自揣

歷中宗初受制于母既受制于妻于古奴之皆

事後論也假令未橫潰時效始皇乎遷太后于雍效光武乎廢郭后則儒生又有許多評品矣始皇暴主然此事不可謂其非光武賢辟然此舉未有言其是者祇因后陰麗華故卽于亦諒其心而訾其跡也

沈氏日且

卷十

六 次集

語曰凡舉事母爲後人所戒又曰凡舉事母爲仇人所快于廣之曰凡舉事母爲知我者所惜凡舉事母令諺我者引爲口實凡舉事母爲同我者所抱慚凡舉事母爲異我者所得計蹈此者謂之不祥不祥之禍舉事者當之世之先濟後濁者非改節也其初忍其既逞也爲有司不要錢爲郎署不要錢爲藩臬大吏不要錢直至開府卿貳苞苴濫行簞簋稔壞蓋發廟之始原如此耳豈有早晚爾哉人哉故薦舉最難然敗露不于其末卽于其初自恃其廉而事上做馭下刻者偽清也自輟其廉而卑以牧

身恕以接物者具清也。偽清有到底不敗露者，或未躋開府而病故，或因他事連累而中道貶削。真清有蓋棺始知者。生前無皎皎之譽，鬼神默鑒，朝野不聞。居官者地方遇真清之鄉宦，如明月在溪，遇偽清之鄉宦，如毒龍在海，遭逢有幸不幸，皆命也。

訓蒙之書如小兒開口乳，千字文百家姓殊不相宜。謹遵聖諭六條，各釋一章，以便句讀。亦

沈氏曰旦

卷十

七 次集

憲章意也

孝順父母

父母之恩，等于覆載。自初提攜，惟恐滋殆，業望其成。過期于咬殺，養德情深如海。昔有老萊斑衣舞綵，子欲養兮，親不我待。及時永懼無貽後悔，永訣終天。事亡如在，移孝作忠，爲子孫楷百行之原，萬善之宰。

尊敬長上

長幼之倫，惟天所定。一體而分，原非異姓。凌競不恭，謂之銜命。愧彼鵲鴿飛鳴，求應或聽。婦言乖其天性，或因爭財相訟。角勝或志趣殊，臂撲目瞪。古有象兮，欲害虞。聖千載惡聲，引以自鏡。同氣戈矛，比于梟獍。

和睦鄉里

鄉里之情，難施。俾觸盜賊，救援疾病，匍匐于中。締交等千骨肉，于中密娛勝于宗族。親我最真。

沈氏曰旦

卷十

八 次集

知我最然，此而相允。道路以目，漢萬石君家風。誠篤貴而能謙，靡有邊幅。何況士民，可施輕薄。保甲法興，閭閻井牧。

訓子孫

子孫不賢，辱及祖父。庭訓攸光，象賢接武。及早玉成，鬼子外侮。性由習移，金憑鼓舞。惟有詩書，可破愚昏。教兒嬰孩，姑息斤斧。繼體承祧，關係門戶。孟母三遷，芳名千古。生平多愆，式穀可補。

張康之家倭焉公輔

各安生理

汝願雖奢各有職分士安于費農安于糞工安于營商安于客易位而居猶如亂陣萬物之靈不乏英俊極意圖謀制于命運躍冶之金造化默愠觸藩之羝幸爾躁進人如天何杳不可問巧拙同歸彼蒼甚近母作非爲

沈氏日旦

卷十

九 次集

人性本良云胡作惡祇爲貧窮急于求索逞克不休必至劫掠陷身囹圄如魚困涸三尺罔寬五刑何樂一切歪邪孽皆自作富貴天尸分定不錯報應乘除如花開落俾睨匪人善根日削知止見幾繕身良藥

語云禍起于取不起于與此其常也予所遭則反是毛裏之戚有極貪者予捐棄以銷其望而饒腹無厭伎求不止蓋世間惡人剗死屍衣又

陷其肉者其本性也非可恩結而銜籠也

語云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此二句切中人家至隱予復廣之曰丈夫說謊而婦人信之甚矣齊人多而齊人之妻妾少也

安身之法先要安心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別無他法亦止擒住命字作定風珠

奸人設機穽以陷我我覺而不墮其術中卽招

沈氏日旦

卷十

一 次集

彼深恨見微之士燭于幾先避于無形如水炭之不相及豈能受累害哉若眼中無珠事不謀始俟毒螫既加而徐應之墮計與否皆啗矣近時人習氣比四十年前稍覺靈活予爲童子時先大夫設席燕數山人有一汪臨川甬東人也大言曰祝枝山何曾會寫一字須得潛心十年纔能到我地位有一李含西廣陵人也大言曰王元美詩文比初時更不通了先人盛德不



發其隱。予頗有雌黃。蓋此等口角。乃市井惡少年。驚嚇老實士夫者。近時耳中並不聞有此陳譚。其靈活可知。

貧賤人杜門不出。應酬卽是富貴。何者。應酬中許多耻辱。而我不往領受。銅臭豈能以資財儆我進賢冠。豈能以權勢壓我况素貧賤者。天原與以清閒之福。領棄之而微逐奔忙。是逆天也。諒其意不過有求耳。然損惠未可必乞哀。却是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一 次集

真吾爲安貧賤者計。晚食當肉。緩步當車。妙藥也。况富貴人有許多不受用處。其所享之福。定不及貧賤人也。吾試舉富人苦言之。夜防盜一苦也。家人外人有病故者。憂其以人命與訟而詐財二苦也。墨官垂涎禍且不測三苦也。年荒租債難收而勸濟之條屢下。催逋之役頻來四苦也。僭妄戴巾見者。擲榆帽又不甘五苦也。幸有異途前程。聊可遮飾。不然。卽一清廉風力典

史咎其臂而柳其項。敢誰何哉。六苦也。親友賜顧卽虞彼有他求。躊躇答語不赴其酌。輒生責備七苦也。飲遇文人才士。視之若猪。微言隱言。親面不省八苦也。試舉貴人苦言之。同僚相忌上下司相傾一苦也。大寒大暑不輟投謁二苦也。僅守常俸。則妻子凍餒稍稍起。軼浮議起矣三苦也。太平無事。尚不得養尊處優。一旦多故則上方恃我而我可恃。上平四苦也。敢于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二 次集

任事而負賢聲。無柰衆口嫉妬。不保其終五苦也。昧心欺天。輪迴時有畜生之報。慘受刀鼎六苦也。所中所薦失之。匪人則門生萬惡。千恩舉主與有力焉。無心者罪輕。有欲者罪重七苦也。發一科第。則宗戚親友咸獲所狐假之惡。皆我當之。親友之親友咸獲之。咸獲所倚勢資緣之惡。又不可勝數。而生前無由聞知。命終冥府質對八苦也。凡此富貴人十六苦。趣貧賤人寧有

幾乎

管寧鋤地遇金揮鋤與瓦礫不異華歆捉而擲之人以是分二子優劣子曰皆非也路旁遺金取之恐害他人還之乃義也土中遺金不知何年物何許人所失取之頗不傷廉即不自潤而以施德市惠不亦可乎歆之捉者其常擲者其矯也矯則險險則毒直至殺伏后而後快若寧者即不矯亦屬迂濶或所見似金原非真金寧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三次集

眼疾而欲眼鈍乎畱以待後之評史者

世間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年侄最多予所親見有假敝座師吳御史令弟者在臨清見米郎中有假沈宏所御史隱跡西湖不見一營道而漁獵程儀者予所親聞有假三舍弟姓名往北直隸見前乙丑科林下傳年伯在彼家住旬月索幾封青目書干謁他處州縣者此世兄宋化卿對予言者有假葛尚寶令壻克作黃太守

公子于南京見刑部熊尚書者此熊公對其真壻黃君胄言而君胄語我者杭州之根極多極喜謗人予寡交而著述不少可借爲因海內冠紳母爲所騙倘身後有愛吾書者即有假克吾子者不可不察萬曆己亥先君初去世予昆弟因家訟往見紹興孫司李孫大驚曰汝在我陝西以詩畫作山人久矣子曰未也孫曰姓名既同籍貫又合何云未耶子曰陳勝假其名孫付

沈氏日旦

卷十

十四次集

之一笑

司空圖詩忍事敵災星杜少陵詩忍過事堪喜此皆古人自己得力處也然忍有節候所遇橫逆之人氣盈志滿則彼之傾危在轉盼間聖人所謂動乎四體所謂亢龍有悔也忍有流品居上位而能忍包荒之量仁也居下位而能忍明夷之度智也忍之一字大率出于勉強故曰隱忍曰堅忍曰含忍豪傑所以自制在此中材所

以不自振亦在此神聖則不然不脫冕而行見  
幾最早安所用忍哉凡用忍者非豪傑卽中材  
也下神聖一等爲范少伯使勾踐早聽其言何  
至養馬嘗糞忍辱如此使文踵早從其計何至  
屬餒受禍雖欲忍而不可得哉古人有論事確  
而機緣乖違出所料外者假令勾踐忽先朝露  
未及誅踵而覺後世儒者未免以悻悻億逆翹  
主過等語加少伯矣

沈氏日旦

卷一

五十六集

後人把忍字看差了看小了以無氣節無血性  
當之進賢冠下忍只爲一官學究先生忍只爲  
一館財虜忍只爲幾貫錢僧道忍只爲作法事  
如此則孔孟之去魯去齊翻爲不善宦穉生先  
申公行洵拙于固館矣有是哉今世所謂耐煩  
卽今世所云忍也忍者十人而十不忍者百之  
一也

科場末議謹傳當事者採擇不慧寓燕十年寓

白下十年每當大比之期神棍合謀局陷良家  
子弟以關節封銀數于兩寫立合同敗壞試官  
名節而驅騙其財于鄉親友被害者儘多其局  
大約相似放榜後不中此棍挺身相見啖奴要  
挾反責有煩言若到法司我與你各責各枷各  
問罪此銀我等情豪有力者居間應作花費贓  
免追入官只是汝任子恩官做不成了况汝親  
戚皆宦族又做人不成了被騙者聞言只得隱

沈氏日旦

卷十

十六公集

忍此弊兩京爲甚科科如是竟不發覺舊時此  
處有五毒慣布此局今已死其半目前羣棍彈  
儀卽沈因仲先生威名乍戢然終係伏戎也愚  
意有術于此本人能自首自發覺者不坐罪不  
壞前程仍以其銀若干給主若干給賞據事報  
人仍刊附律令頒行仍刻石部門示衆如此庶  
無漏網矣乎

帝王神聖稟旺氣以生其臣與徒竊餘氣以附

故堯舜禹湯文武各有帝臣王佐繫繫蔚起孔子大聖七十二賢若繁星之拱二曜惟孟氏孑然無徒何也天地間雜氣每足以分滅正氣戰國時有楊墨復有楊墨之徒有儀衍復有儀衍之徒異端說士心雖不粹而智詐才力皆足以奪造物之巧盜造化之精故子與寥寥獨也僅一樂正子猶人耳又從子敖遊矣

孩提五六齡時見鷄犬不懼也見鷄犬之小者

沈氏日旦

卷一

上二大集

則跳躍撫摩見刀劍不樂也見刀劍之小者則把玩不釋手取其小而類已也見筆楚槍漢則恬不介意或反悅見筆楚童子未有不色變股栗者以有我起見也借懲繙以懼羽有是哉見死狐悲原屬人情非默念也

漢宜刻深丙吉魏相心與之左又不敢明糾其失托言子和陰陽以緩其勢頗得相體且抱相識也趙廣漢等趨時之賤吏丙魏救時之良輔

趙蓋韓自有死道而司馬君實咎丙魏之坐視况楊惲之獄又在丙魏既薨後手司馬公慣作不情之論類如此假令漢文時丙魏輸政亦執是道則以水濟水又足以亂漢綱紀故人臣操術須酌時勢競綵調之勿可泥也然神爵五鳳間鳳凰頻集呼韓來庭吏習民安則丙魏之和陰陽確有証據學者可概以迂濶目乎

沈氏日旦

卷一

上八大集

其衆也事事掣肘然正惟衆也結黨之罪莫遑矣通申學臣酌量首從責黜亦世間一大快事此惟廉能有司方有此等作用亦惟學臣同心然後能遵 勅書奉 臥碑也

一切懲治虎頰本爲安靜地方也然無術以濟之民反不安其寃也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自己或遭反噬未可知也庖人二三而整酒十餘席不忙不悞識先後着也漢高帝大用此術以成

秦項進賢冠下諦思而徐圖之先訪後疏先疏後擒各有次第訪須密須確疏須得力家下親肅用錢報房使不發挾以防洩漏又須詳懇政府庶得俞旨然後擒獲至于擒獲方畧須細察邦國情形若何勿得自用其智自用其愚致元兇逃匿前功盡棄也 華轂重地又須先擒後疏不然疏朝上而兇夕逃矣遠臣齋奏于京關係重大者勿遣衙役蓋奏章不敢釘封便于

沈氏日旦

卷十

十九次集

慎之哉

私啟窺視而家丁嗜酒食愚者又反不如衙役昔人云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為此語者指下下根器說由此思之天之面歲數十年一遇官之上智數百人不一遇聖君賢相當聽其無真心坐視斯民之饑斃乎須有術以動其真心非顯擺顯顯則司牧者泄泄如故蓋凡輕民命者未有不重官階者也

沈氏日旦

卷十

二十六次集

梁惠王移民移粟其策亦善其心亦仁故堯後諡惠于易名之典原無所忝當時列國遇糴爲惠王修救計莫踰於此孟氏所云指平時修備也後之長人者官不久任席未煖而卽陞卽罷修備係前官後官分任其責非見在官所得專也惟有修救之策而已安可徂孟說而迂梁惠乎平糴治標之策反有碍廣糴爲第一良法若妄報貧民賄脫富戶必致棍徒包攬府庫之錢

出而倉庾之粟不入祇民賊耳

萬曆丙辰二月山東諸城縣孝廉陳其猷疏進所繪東人大饑指掌圖二十有一繫以短詠摹寫逼真情詞慘切 至尊欣然軫念東土發金粟十數萬遣御史巡行賑卹

其一大旱大蝗百穀百草俱盡圖

其二剝樹皮浸樹葉食圖

其三切草爲米伴粟麥連糠皮圖

其四賣兒供稅難以追征圖

其五接牲畜糞食圖

其六冬冷無衣隱糞中圖

其七生食鷄犬圖

其八買賣人市圖

其九子女流鬻江南圖

其十官禁流移販賣民投河溺死圖

其十一賣兒辭墳逃徙他鄉圖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二八集

其十二拋棄母子圖

其十三粥賑難周官民共泣圖

其十四狗活喫人圖

其十五餓孀盈野圖

其十六白晝刮人肉食圖

其十七母食死兒妻食死夫圖

其十八割人不及待死圖

其十九饑民作亂圖

其二十恐包絕丁荒田相議全逃圖

其二十一逃民間 獨賑復來圖

或問孝廉獻圖情形惶切故有此賑撫按憲臣  
郡邑牧臣何不以是動 上乎予曰郡邑非不  
欲也不敢也上有所壓則避嫌撫按非不能也  
不知也下有所壅則坐視孝廉無官守言責反  
可直陳而無諱假令此孝廉他日爲郡邑爲撫  
按則泄泄如故故曰官多法亂網密魚愁

沈氏日旦

卷上

三二八集

是歲山東新城縣一民家有子三媳父母兄  
弟密商欲殺第三媳共食之夫泣泄于妻妻迫  
急黑夜走十餘里逃歸母家具悉顛末母家即  
時殺而食之曰如此肥肉不自啗而使他人啗  
耶此本兵王霽字長公子親語我者王乃新城  
人也孟子曰人將相食豈虛談哉

至壬戌白蓮教妖賊猖狂山東雲擾賊首徐鴻  
儒傷殺官兵未幾撲滅前後僵屍數十餘萬嗟

乎東土生靈何不幸之極耶

陳臻以發棠探孟子致有為婦搏虎之喻王猶足用爲善亦虛譚矣當孟子在齊而饑且再見則山東之歲稔自古然矣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唐牛寶稿

勝儲追述其所嗜好者悔後語也夫馳馬試劍非美事也向令學問何至此哉世子有悔言而念轉矣想其謂然友曰子傳吾久亦知吾時昔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三六集

之愆乎大凡沉湎于內者豈暇滔蕩于外錯趾于初者輒思收圖于終吾今日無一善狀其積漸之由不在今日而在他日吾他日嘗起厭心焉苦經史無入門而弗好學也又嘗懷耻心焉戾師友爲具員而弗好問也未必賦性之果愚而情與懷合幾以放僻終無奈執迷之既久而習憑嗜深其與暴棄等蓋嘗好馳馬矣明知斯馳之狂態養尊者所不由而妄轡而奔壹似經

通于相馬者向惟不好學因不得學中之趣而

以爲人間樂事無踰聲控外矣由今想之何孟浪極耶而引咎晚矣又嘗好試劍矣明知匹夫之怒氣無敵者所不屑而疾視自豪壹似衛譚于擊劍者向惟不好問因不受問中之益而以爲世上驪情無出縱橫右矣由昔言之何浮游甚耶而追恨遲矣天下快心之事頗多即好飲好遊好奕已非康侯所安况蒙塵馬足美巧劍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四六集

端斯最下之技也曾見經史內以此技誇能否人生適意之境不少即好色好貨好勇尚非中主所諱頗輕肥是耽鹵器是逞則最劣之品也幾見師友中以此品擅譽否想于他日未嘗不苦口諫而吾舞智自用反謂勤學好問之迂即予今日未嘗不未路悔而子熟察吾真已非馳馬試劍之初矣然子爲吾傳吾不求子補過而更誰望耶在孟子必自有說速爲我問之

皇明廣陵名士選元呂尚綱評 字黃生

言言典則其中脉理之妙草蛇灰線隱躍無窮至於格語如巖如銘如開晨鐘足發深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北雍侯大舉題燈下戲作次日出示諸友亦宜獨也

卽鬼神以誠顯而費微矣夫莫微于鬼神而難揜如是何其顯耶誠蓋費之本矣且君子之道其實在者爲誠誠則必著其閉藏者爲揜揜則

沈氏曰旦

卷十

三五次集

彌彰吾道所以超索隱者正爲其不以微止耳微之兆顯非獨人情卽鬼神不外是以爲撰焉語德而及鬼神則已寃萬物之根矣然鬼神于何托根論鬼神而及德則已握二氣之竅矣然德于何司竅其微而顯也如此乎不可掩也夫非設幻境以自爲摩盪也有真境焉誠之含其朕也非操妄機以漫爲活潑也有真機焉誠之發其藏也誠非別立鬼神之外以與之對其亭

毒于萬彙而洋洋溢者不貳之機絨原自如此

何處可容其韜晦卽欲韜晦而不可耳誠指參

入鬼神之中以爲之主其禪代于兩間而在在

呈者不已之情形原自如此何處可用其收斂

卽欲收斂而不可耳寧必變態盡泯而後爲掩

卽顯于大全而纖悉滲漏猶有掩之倪也鬼神

分天地之誠以效靈其高明亦如天地夫豈有

掩象寧必行生偶晦而後爲掩卽顯于終古而

沈氏曰旦

卷十

三六次集

呼吸斷續猶有掩之候也鬼神先聖人之誠以造命其光被不啻聖人夫豈有掩時蓋微心則微與危交戰而思誠則微與顯同源乃知微卽隱之旨也疑聚之極朕兆俱融而況可思議測顯卽費之義也薰蒸之極本體自透而豈容功力參費而隱一至此哉

皇明侯官名士選元董養泓評 字叔理

此題從來顛撲不破一經沈先生平筆精深



靈悟若攫大慧之舌而嚼中峯之髓奇文奇理真堪不朽

塔爲浮圖僧爲浮屠今操觚家將圖屠二字錯用恐傳至後世爲有識者所笑特揭之

天啟丙寅間忠良受戮者多吾浙有二人嘉興科臣魏大中紹興臺臣黃尊素蓋逆璫藉口東林黨以芟之也近聞有倡議者欲以二子尸祝湖山間予曰必欲妥當而可久庶合全浙自靖

沈氏曰旦

卷十

二十七文集

難土木等俱祀迺可耳方孝孺于忠肅孫忠烈沈青霞此外須表表者穉一他省人則更有病不可言殫若專祀二子則猶然情面耳門戶耳非所以安二子之靈且無以杜識者之口況此等舉動必疏請方有光彩蓋二子業蒙皇恩優卹必春秋血食載入祀典方足慰之不然反褻之也其在本鄉臺省與大臣乎

南京功臣廟主祭者勲臣非守土文臣也蓋文

臣無祖宗在廟則脉不聯貫古人舉動詳確如是若武林忠烈廟不及于忠肅譬張家子孫挑去自己本生祖宗反祭李家爹媽亦悖德甚矣解者曰子忠肅自有特祠不在此數子答曰二與曾祀杭子公否三十餘年前李貞外建王彭二院祠今安在哉故必合祠庶于二公有光獨祠恐二公亦不願也若更欲添入他省人卽百猶不足況此亦禮部職掌可侵之乎大凡舉事

沈氏曰旦

卷十

二八文集

要成章不成章則狗頭狗尾四賢祠增入多宜遠方至今傳爲笑端

金精山在贛寧間道書稱爲三十五福地志載漢初張華女麗英年十五修道此山長沙王吳芮起兵平吳楚過而欲聘之女給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鑿之當相見也芮卽發兵鑿通女乘紫雲空中語曰吾乃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作詩寸沁章而去夫女旣爲神矣不當誣人然

但云相見來云許嫁則其辭亦活若果戲之即  
鑿亦未必得通也意者石室原通洞天山神幻  
作此狀假借人力以成之歟五丁金牛之說亦  
類此今蘇軾言仙傳云不知胡據

武林茂才胡文思別號存愚一生好恢諧語友  
人長平坑卒四十萬作何坑法當用白酒二十  
萬餅人給半餅衆不解其故胡曰諺不云乎飲  
酒不醉如同活埋又嘗曰陸續懷橘歸貽母母

沈氏曰

卷十

三九次集

答之百衆驚問故胡曰懷了一箇櫛櫛故蓋吾  
鄉評櫛者貴衡而賤撫也其謔類是不可殫述  
此生抑鬱失志故作不羈之態竟老死牖下惜  
哉其曾祖胡世寧官尚書謚端敏首發逆濠之  
奸遣戍濠百計陷之竟無恙假令文思得志其  
事業必可觀然縱酒放言以自掩人無知者  
甚哉制舉之困人也

吾杭籍紳能詩文者嘉靖間有邵即訐石屋名

應亭學憲田汝成各叔禾筆下秀脫絕無杭氣  
此外予不及見者頗多未敢輕置喙後輩爲先  
達表章亦體當如是也今送張爲主簿爲  
嚴州以子陵得名其品異也烏程縣以二醴叟  
得名其業精也焦山古名浮玉因處士焦光隱  
此遂易今名都玄敬遊記可考其西巖猶刻浮  
玉二大字說者指爲金山誤也今亦有浮玉二字

人當兒時無些子事自婚娶成人至壯至老日  
沈氏曰

卷十

三十次集

出事生避無可避省事之法來而後應不爲先  
爲魁漸次咸除返到嬰兒光景然後爲日損然  
後爲有道之士人但知貧賤多事者有求于世  
竟不知富貴多事者何嘗受世之求此其故微  
矣

錦衣二字可解玉食殊不可解夫藿食肉食皆  
實實可啖者玉安可嚼耶觀晉公予受餐返壁  
意古時天子諸侯每食必置玉其中故云玉食

耳不然僂負羈妻爲不置鑑而置璧乎

楚粵間有湘妃竹相傳爲娥皇女英淚班所染  
然然否否萬曆中至尊云惜其太大若細則  
可爲食箸既而細者叢生人因簪之天語嚴  
重百神奉命如是友人爲予言廣陵瓊花空存  
觀名而樹種已久絕于世蓋仙卉也後世人主  
從玄門根器在此位者但片言授記而瓊花當  
復出無疑矣予何以知之于蘓學士欲見海市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二八集

因祭海神得見知之此定非偶也

命之貴賤不同而貴賤人之惡性同故貴惡喜  
庇賤惡命之貧富不同而貧賤人之貪性同故  
貧貪每仇富貪命之靈蠢不同而靈蠢人之忌  
性同故蠢忌必謗靈忌

聞諸先輩有一妄人作詩刻集名肖白齋草其  
自序云肖白者非肖家君之白也家君一白丁  
爾何足肖哉肖太白也王元美先生一笑絕倒

遣人印百餘部以貽同志庚午立秋日林茂之  
袖一詩稿示黃海鶴及子乃湘潭周上舍也頗  
怪異起句少壯羞吾有父兄坐中有林國棟鄭  
李兩光祿日擊可証吾執者位公在客其父者  
饒州薦福寺古跡無復存矣惟二賢祠祀顏魯  
公范文正公尚無恙俗人附會爲顏回與魯叟  
何異悞伍子胥爲五髭鬚杜拾遺爲杜十娘合  
廟配饗真可笑也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二八集

金陵風俗人心一圍市氣聞勸善之言則曰汝  
又不是鄉約長聞刺墨之語則曰汝又不是銓  
部六朝清議太重今時濁議太輕輿皂之役不  
一二載而起家千金民何以支詞訟有一監生  
姓名問官如蟻見羶如蠅集糞夫大司成少司  
成官不賤矣能如外省學臣庶一秀才否畏墨  
吏如虎將來何以當國真世道之憂也祭酒侯  
來庵先生諱恪每與予論及此未嘗不浩嘆也

侯亦賢者不肯屈體貶規誥五城直指者也  
舊都之官主爵者視爲冷局吏禮二部清而不  
要輒以此缺補外吏之賢者名尊崇之實安置  
之予所見多矣操守潔白無賄可通者慣授此  
職若初選則別自有說

律令乃 聖祖治世之準繩也士民毫不究心  
杆綱遭刑猶孺子無知入井長人者忍乎哉愚  
意州邑自中央以暨四隅當用塾師五人講究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三次集

律令舉善長通文理者克之給以冠帶若申詳  
上司則又開富惡鑽刺之孔而批州仰縣多所  
掣肘矣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舊說瓜作必恐未  
妥先王追遠之敬不獨薦魚薦羔豚卽瓜菓芹  
藻之屬亦薦况瓜作必之說于經傳別無所考  
此與五十作卒之類同皆當闕疑者也

今人情寄家書每每轉托一顯者追其代作魚

鴈而此人面目姓名不知爲何物又不屑  
投刺來謁揣已揣人兩失之矣乃知古人云沉  
者沉浮者浮我不作寄書郵非任誕也稱物衡  
施原在人情之內但不明言其故遂相傳以爲  
癖耳然近世之爲殷洪喬者亦不少也

燕京風俗惡少年闖人平康之館旅進旅退罕  
拔一毛迫出邂逅則一茶別去卓去病嘗言此  
茶必不可飲有不可知之垢存蓋恨與厭合也

沈氏日旦

卷十

三十四次集

諺謂之撞寡門評交道于今日撞寡門者何多  
也初無介紹先容既不用贊相見又不設飲相  
款併古人交際之禮一切盡廢沿門漫投一刺  
令主人陪費輿金更荒日力累僕從奔馳答拜  
及門不獲望見顏色併不可知之茶無一驛入  
口而喋喋終身今日王百谷明日陳屈公今日  
馮開之明日周玉繩世道鬼蜮可爲浩嘆  
前輩徐文長山人詩文秀異然草茅不整其名

幾泯滅于世賴袁石公吹噓赫然有聲于身後  
邇其歿期則已三四十 years 矣初何寂寂末何隆  
隆也進賢冠負盛名者纔加品題衆共耳食猶  
然貴貴之習心也

歷稽古昔凡一統偏安之世人主無謚忠謚清  
者人臣無謚孝謚神者其餘文武昭穆莊懿惠  
肅之類主臣通用何太無別耶予謂主職要臣  
職詳主職規臣職隨術不同而謚同非體也况  
沈氏曰曰

卷十

三三六集

詞臣有不能筆札者概示曰文敷臣有不能騎  
射者概示曰武名不配實亦濫矣哉  
蘓秦被刺後遺計獲賊竟殺之亦快矣哉然予  
有疑焉秦倡合從之謀六國幸無恙則刺秦者  
非嬴氏卽連衡之士欲破從約者也此兩種刺  
客其事已成其願已遂其利已奢肯貪此區區  
微賞輕于自吐哉必無賴惡少年冒功邀賞自  
張厥尤者也惜當時徑孟浪殺之不細意訊鞠

耳

皇明大政紀吾學篇憲章錄多耳食多奇論多  
僥筆不足示信後之修史者勿據爲成案可也  
班固漢書原係私擬爲忌者所發覺幸帝稱義  
命其卒業不然亦殆矣哉

戰國時秦最強故蘓季子首說秦及秦業不用  
而始之六國焉非本願也六國尚弱不可恃况  
周乎其說周顯王亦非本願不過工于揣摩計

沈氏曰曰

卷十

三十六集

其必不能用俟他日當貴後令周君臣悔于厥  
心而預伏案耳史氏謂周室左右習知季子生  
平輕之非也即重之季子亦必不爲用也然則  
何以最初說周豈果循天澤之分耶秦夷而六  
國華舍華就夷何難舍天就澤此術士之無忌  
憚也卽商鞅先以帝王道說孝公意也  
荀彘若始末與後唐張承業相似蘓子瞻比于  
聖人之徒則過矣又云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夫伯夷非其君不事或何故事操哉子房遇沛公一見決真主或事操有年矣必俟將篡而始覺始悔何其愚也如或者蓋可憐而亦可憾者也然操之機權籠絡彌孔章尚墮入彀中何有于或或又不當深責矣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微遼金而秦檜賈

沈氏曰旦

卷十

三十八次集

似道輩亦必篡弒也亂賊遇庸主又不安于庸而躍冶焉方軛刀置號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以爲用唐中宗始

容韋后既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

驟聞不入耳言姑虛心聽之靜時細意參詳可否切莫以舌相角縱橫求勝恐倉卒失言坐中有識之士窺其底裏異日相遇其事未便

大學一書所歸結處全在格物二字因其闕文

竟無着落相傳有古本不分節分章者有未本

分節分章係程朱兩先生所補訂者即今博士

家所讀是也又有石經之本其本凡三而于格

字俱未確有註來者從來格來享解然却有病

鬼神無形故曰格思物有實際何得借鬼神字

面加之有註至者愚意至乃歸宿究竟之義歷

邇上文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功力何獨格無

功力而徑云至乎有註正者取孟氏格非之說

沈氏曰旦

卷十

三十八次集

然本章自有正心之正在安得捨格字不講反

便用正字以強釋格字乎愚意物有本未原取

義本之幹與枝又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云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之偏旁從木則格之

字義可然會也凡有區別處曰資格隔開處曰

枉格必欲強解知合而物分知虛而物實物之

本來區別井井而條理貫通又絕無隔闕非格

乎存此議以備後人參酌

萬曆庚申歲、神宗升遐忽出遺詔冊鄭貴妃爲皇后天下皆知非先帝意也籍儀郎胥之彥疏止之夫妃也而后則不但后已也而太后矣魯連所謂帝秦後有許多未便者此也此舉較李沆引燭焚詔其功最鉅其識力最微胥蓋有大臣之風焉不然安得今日予久欲表之以旌其美而未敢也昨聞邸報則事已定于蓋棺胥君美天成之矣胥係蘄州嘉定人萬曆戊戌

沈氏日旦

卷十

三九次集

戊科進士制舉執亦膾炙一時

從古聖賢豪傑惟知幾早去爲第一上策微子不去必見殺于紂仲尼不去必見殺于季桓子范蠡不去必見殺于勾踐魯仲連不去必見殺于列國張良不去必見殺于漢高疏廣疏受不去必見殺于恭顯李泌不去必見殺于肅代韓世忠不去必見殺于秦檜其他不去而羅禍者未必皆貪總名位祗緣腸太熱眼太鈍才智又

太特耳

本朝輔臣入閣辦事祖制原自出宸斷不

由吏部推臺省薦也至神廟末年始廢聞諸

先輩大老謂之取手執御筆親書某官某日

入內閣辦事近侍捧旨出輔臣手執隨近侍

入于宮門首面聖行禮謝恩訖繳還原

看以故閣體尊而送帖與言官有科知道友之

說有不看上馬之禮今也政府進退其權反操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六次集

于言官則舉主矣知友二字自不敢用即侍生

帖亦大微庶門生帖兩相安耳近日見今上

復祖制特簡溫體仁吳崇達二臣入閣時流

疑問予以是醒之夫何人違何人違何人違

先輩嘗對予言推知不可不做曉暢民情練達

國政生平根基全得力于此故節鉞重寄不從

有司起家者不輕授也此言極有味唐宋多名

臣祇緣牧民官即躋秩宰輔別無他秘奧也

萬曆己未年此虜中消隱隱將積子見微仕隱  
改名曰遜所著書則仍舊名如故未幾遼左全  
失魏璫播殃有識者服其先見吾鄉有不居官  
不立言者因是各有兩名殊覺無味仲尼有云  
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

近有廉官爲地方除害設重枷以困神棍值暑  
月經五旬竟依然無恙因錄予舊爲有司時譴  
犯口號以醒之曰久膺三木貌更豐隆囊頭之  
沈氏曰旦

卷十

四十二次集

孔寬窄不同多應此顚脫出孔中躬親締視狡  
計斯窮

賞罰因民之耻心以爲衡量耻心重者良馬望  
鞭影而馳耻心輕者其刑憲如飲食是以長民  
者欲厚風俗莫如養耻古人云刑不上大夫亦  
此意也

宋陸是非辨者多矣予謂紫陽但從事下學而  
遠上達人遂以腐儒目之象山但從事尊德性

而遺道問學人遂以異端端之皆偏致也朱有  
見于人無見于天陸有見于內無見于外皆與  
精一之旨睽以故二家之徒交相非亦各相矯  
竟不自覈其所以失而支離寂滅不獲受師益  
反受師損也噫

人家孩童至十歲外內切不可隨四五十歲老  
嫗反乳母同榻業師王養浩自供九齡時即被  
乳母破壞以故壯齡辱甚爲人父者不可不知  
沈氏曰旦

卷十

四十三次集

嫡妾相妬每伺其產時賄囑收生婆害其性命  
甚且終于絕嗣此予家姚收生婆自負有陰德  
予訊之而得其隱者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  
知比丘做法事五鼓時飽喫酒肉然後出赴應  
不然誦經念呪即無氣力此予誠獲方祐原作  
衆興寺行童對予洩其陰事果爾有纖毫益乎  
爲人子者不可不知十七八歲小沙彌私自纏  
足扮作比丘尼至人家同女伴臥宿發覺時婦



女或至自縊爲人父爲人夫者不可不知  
人心不古市氣漸增三十年前心所鄙夷之人  
由今追憶皆不可復得矣但不知三十年後更  
有追憶近時人物者乎竟不知其何所底也此  
沙汰之兆也兵火荒疫始基之矣

郡邑小試發儒童案有大弊存焉舊例儒童姓  
名以千百計非一胥手筆所能卒辦勢必多用  
幾役各錄一紙約數十名錄畢粘連鈐印內有  
沈氏日旦 卷一 四十三次集

奸胥將陳王道寫作陳王謨將張之儁寫作張  
之俊乘官忙追不暇叅對即叅對敗露曰我錯  
悞也如竟不對出則得賄而賣其鬼名或預有  
親識預受彼賄徑自頂補添人即向有鄉紳居  
間者業已用情彼不得如願復來求懇反厭賤  
之以爲馮婦也亦或有與賊獲比周者因此宦  
聲不美士論不服與地方有隙況我輩從此起  
家可昏昏泄泄自昧本心乎予意大邑大郡即

命一刻工印小本百餘冊詳其姓名籍貫示衆  
亦可也

土木之像說者以爲夷教二氏之教非儒教也  
其說良是但易像用主瞻拜者生忽畧心無敬  
畏心不若像之能肅人也此情卽士流不免况  
愚氓乎孔子歿門人追思不已遂欲以有若當  
之取其似也夫似莫似于像矣假令當時有塑  
仲尼像者二三人必對像泣而不彼此相向泣  
沈氏日旦 卷一 四十二次集

矣夫豈無主哉主不肖貌不足以寄其思也明  
民者繹此義即因俗可也

班劉兩漢書五行志專紀異不紀祥亦偏枯之  
見也不足以垂戒來茲反令人主狂而不信後  
之修史者勿墮此窠臼也可

古入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欲避墨趣  
廉則不得不爲詭激之行又加以評品曰好名  
也曰癖也曰不近人情也又議捐俸又議裁羨

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鍊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教貪之勢迫也

夫子論奢儉以不遜固極之非但流弊致然即見在已成乖張之象若人主蹈此其禍更大喪身亡國特不遜固已哉管晏二大夫皆賢者偏上偏下孔並讓之今人以儉爲美德一概從各竟不知石崇所以取禍者奢于己不奢于人儉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五次集

于人亦儉守已故鬼神忌滿而撲之若漢卜式則豈有是禍哉說者謂漢之武帝猶賢于唐德宗真格論也

或問爲國者何以不當儉于曰夫子以恭寬信敏惠五者爲政要若儉則寬信惠三者俱廢矣其何能國或問儉有碍于寬惠易知也于信矣

陸子曰人主所以屬世者無踰價罰賞懲期即

不信况併其賞而廢之入誰用矣儉則當賞

者不賞當厚賞者薄賞始也虛懸賞格終則也膏而自食其言使鶴之謹與而衛墟矣故儉尤信之賊也

弘演以納肝存衛申包胥以泣血復楚忠義之動人如是世論以名節二字爲迂而不切之物特揭之使人主勿輕忽忠義焉

對契友隱年不以實告者乃天下絕險之人然縉紳中得四五人焉竟有克死者有遂敗者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六次集

尚有兩物現在仕途恐予猶及見其末路也

長水同籍二人行藏頗異有入杭城只拜徽州富戶不拜同年者即同年吊喪亦不出見不登謝者有爲官只赴科道敢只請科道並不與部官酬酢即同年招飲誓不赴者一姓子已登死

一姓米尚在仕途然長水極有高品如丁改亭

尚書譚凡同泉長留心職業與戎輩俱止一流

人也豈可見別而概天下之無足乎抑或者辰

氣獨鍾生此匪襲歟沈公萃禎在閩中相遇亦稔知予賢其人亦君子也

人主觀臣之法只看他家計貧富以規其廉汙只看他宦途遲速以規其巧拙人臣事主之法不當明矯明趨而當默調使其自轉矯則禍及其身趨則損傷國脉丙吉魏相之事漢宣是極好榜樣此可與大臣言未可向鄙夫道也杜少陵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今文章無神矣代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七次集

作賀章如媒灼之語豪門不驕而笑矣代作哀章如娼妓之別情郎不戚而泣矣交無道矣不用介紹望門投刺不贊不面亦不款若惡少年撞寡門矣予則反是凡賜顧無禮者竟置不答時流反以爲冷且傲也予文章未必有神而交則有道少陵之靈未氓必以予爲知言

蘓子瞻曰養猫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猫則

猫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猫千雞犬驚擾庖厨繹驕受累何時已耶居秣陵者觸此當一解頤

徐有貞謀爲祭酒托門生楊宜懇于忠肅公以楊與予內姻也予亦勉從景泰不允答諭于公有貞雖具才華其心奸險恐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有貞不知此意恨于切骨必殺之而快此輩資治通紀由此觀之忠肅澤鑑不逮

沈氏日旦

卷十

四十八次集

景泰遠矣菽園稭記載兵部侍郎王偉陰伺忠肅過候密奏之上密以奏示于于出即以示偉何其淺也蓋偉原爲職方郎中賴忠肅薦得驟躋是秩傾危一至此哉假令忠肅知人不畀偉以高位或出有貞爲外吏豈有殺身之禍哉大章忠義授首於讒賊皆從好諛起豈獨于胥悅宰誥坐是病云

司馬德操訪龐德公值德公渡河徑入其室呼

妻子使速作黍設供餽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分客主觀此情態則晉人任誕之風自漢末已倪矣世運否塞豪傑氣短才盡以歌代泣自托于原非得已若無過人品識又當盛際亦效聲典午諸賢特無賴惡少年已耳又安知德操德公非陰有所避故作此駭俗舉動以求免于濁世者乎德公妻識得此意豈尋常女流也李膺每見符融聽其言論輒捧手歎息子性喜

沈氏日旦

卷十

四九次集

談然知交領畧者絕少惟大年黃友湘洲李師細意靜聽每見嘆息蓋兩公才情見解不亞龍門又嘗舉彼所知識者欲予見之予曰不見猶令人景慕見則疑駭寔甚併游揚我者亦目爲孟浪矣譬閩粵荔枝惟太真知嗜若其他官人卽不啖亦得

大丈夫當抑鬱時無以寄其哀卽痛哭失聲原是快事無以達其怒卽鞭笞罪人亦是快事故

哀怒中節處併喜樂包藏于中矣喜樂不中節譬酒食地獄翻成苦趣哀怒未足以盡之也衛濟川鶴能識字令其檢書卿取一一不錯此卽猴之能舞鸚鵡鸚鵡之能言由于習也未足爲異

徐孺子爲知己所辟雖不就職及其歿也千里赴吊炙鷄漬酒酬畢卽去不見喪主豈立異也哉或共于弗類爲彼藏拙不欲露其慢耶抑或

沈氏日旦

卷十

四九次集

慢端已露故速掉臂去耶予蓋曾有所訛矣

沈氏日旦卷之十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秋

何高兩太史合論序

夫爲治與論治異善爲治者因俗宜民不以我之學識用若論治則舌底卑變毫端卓魯一切生亂之夫皆能發思治之語以欺世而用之必至于誤國嗟乎今天下併無論治者矣卽有之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公集

風雷霜雪皆天澤也貶竄誅夷皆主恩也姑息者事之賊調停者國之蠹也自宋儒以申韓爲刻而趙社頃墟如瘵疾之不起翻巧爲之詞曰王安石用周禮成靖康之亂漢文帝用黃老刑措之功夫靖康之亂自有章惇蔡京童貫諸戎首在而偏以咎迂濶自用之安石卽申韓刻不至此孝文所以構七國隙者在忽賈誼策不用而臆就絳灌縱刑措哉亦功不掩過蓋不善用黃老術者而偏以爲功卽申韓不顛倒至此古之善爲治而暗合于申韓者莫若僑與亮一以嚴治鄭而鄭治一以嚴治蜀而蜀治乃申韓係先秦書子產所未見也孔明奉昭烈遺命而手錄之以進後主後人胡據而貶之哉特徂成敗見謂非死秦獄焉耳嗚呼噫嘻天欲殄無道秦假令八姦七術之說得伸則斯高之詐不售秦無興機非豈有生理哉不然書行于萬世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公集

命不延于一朝自古及今有是哉何高著論以  
箴世幸其人不存故其言不諱賢士大夫庶作  
虛舟飄瓦觀乎大率抱經世之願者不當自落  
于立言之科使亂賊諸媚得以爲備世之斯高  
其心而不敢輕發者多浮慕賈諡而無心用之  
浮慕韓非而無力保全之者亦多以故熱腸之  
士受禍最慘若兩先生者度內之識竟爲箇中  
之藏不以獻也蓋鑒前車而又不忘經世者乎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

公集

未可以文人目之矣

朱康侯詩集序

蓋稽漢唐宋宗盟以才名傳者最顯赫爲向爲  
白爲汝愚然皆率其當代所尚以自赴于功名  
之會未有時所棄置之詩在學士家猶弁髦而  
王孫顧嗜之也者朱康侯耳備熟予而未嘗識  
荊州也去冬于黃海鶴先生座上彼此相目有  
然明叔向之弊因北面予出所著景運集序草

羔雁詩相質予諦觀之才雄而思雋森森乎其  
不可禦也滔滔汨汨如水行地閃閃燦燦如霞  
麗天絕無寒酸與裘馬氣細按其脉則力追先  
進者非時輩所知也夫學詩與學草等草不從  
習楷入詩不從讀書入皆無源之水易散之霞  
也康侯喜讀書又能論次品題以商于知己故  
其詩居然大雅有初盛之遺風焉却有恃才處  
刻刻千言予代作東里稍加刪潤彙爲一編非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四

公集

恃康侯之篤信而虛懷敢漫爲徐穆耶古人敏  
捷原非得已滕王閣賦一夕而成豆箕詩七步  
而就或迫之也以故永和修禊有鎮日不成一  
字者殆十有餘子若今人卽席賦詩拈帖唐箋  
夫安得有佳句哉萬曆癸朱甲申閏賢宗朱貞  
吉游杭與先侍御標江府君善其時尚諱姓多  
爲來相如今俱作古人久矣貞吉先生詩才蓋  
代康侯其追配者乎

梁維寧梅花詩序

夫卉之至芳者莫如蘭菊然而無實也至艷者莫如桃李然而無聲也至于蓮則實矣馨矣芳艷備矣然而無節也就是傲霜雪將松筠者其梅乎帝臣以和其羹處士以配其鶴不第用弘亦韻勝焉東閣南枝垂垂多致惜哉獨清于一時不能通茂于四序以故繪家寫生供齋壁几案間玄玩然而繪一箇畫得一幅此其意豈乎

沈氏日旦

卷十一

王 公集

士士賞乎則徐熙粉本隘而且暫不如何遜佳句廣而且長也晉陵梁維寧和高季迪太史梅花詩八十一首其才其調其思種種動人伯吟克紹先業出家珍示予予謂咏物之難也如繪家描容寫真非若畫鬼怪者可臆想以欺世也神情骨肉纖毫不肖則張翥之像見者疑爲趙叟咏物亦然梅花之似是而非者白疑于梨紅疑于杏時又相及也特香與幹異耳維寧辨此

至詳矣古人咏物每借物以達其無聊之况所謂奪他酒杯澆我塊壘者近是宋王之賦風也曹植之咏荳也陸士衡之咏園葵也意在筆先非漫無寄托焉者維寧咏梅亦若是則已矣

沒游草畧序

夫游非涉境已也心靈變化悉誣合于法象以故古人游名山大川因而有記游王公大人之門因而作賦若云登臨人所獨也置懷懶于何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六 次集

地矣禽鳥之飲啄亦與斯人酌噉不異但不能抽思覓句耳然則詩文非但免俗寔幾希所關卽無奇思警句猶賢于沒字碑遠甚而迂儒視爲不切之務戒子弟勿作詩古文辭更呵其漫游引董生三年不窺園作據適天人策未見出人意表祇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之常談聳動宋人而漢唐迄今大儒無宗之者正以其胸中筆底少靈活生動之趣則不好游之故也自非

然者司馬子長何故適越而文迺豪張說何故  
適楚而詩更恍耶晉陵許聚初以筆耕者也垂  
老倦游而硯田不熟者累歲壁持亦統蜀錦走  
丈身之國固不售而仍走齊蜀亦無是游法也  
茲將梓其文與詩爲入燕計號其草曰漫游漫  
者聚初謙言而游則其實歷也五都之市見結  
綠火浣有按劍盼者乎鄒枚嚴馬非梁孝不曳  
裾應徐王阮非陳思不授簡蓋聲氣合也自戰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七 次集

國尚俠不尚文用舌不用詩而雞鳴狗盜之徒  
逆猶云得士左矣雖然詩文原有定價世不乏  
慧目人聚初可自信也何藉予言作曹丘爲

秋浦詩引

蓋聞四時之氣惟秋最悲秋者攀也寓收斂意  
焉情放而候爲之束騷人韻士輒吐其不平之  
氣以故宋玉不傷春而傷秋杜甫無憂興而有  
秋興良有感也夫攀于時者尚爾况攀于道者

平新都陳茂才出秋浦詩示予予覽之淒然核  
其槩皆自長干蒨秋浦道縣往還所經所觸之  
愁緒也古人奔王程趨子舍則詩以述懷秋浦  
之役急友誼哉而風霜跋扈勞苦備嘗歌以志  
之識不忘耳不忘而寄慨于詩詩出而觀詩者  
核所以作詩之由則勞亦佚也苦亦甘也雖然  
人亦有言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谷風之  
歌可以爲笑而未能忘也茂才以苦勞自傷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八 次集

予以忘勞苦之說諷則風人百爾之贈乎  
天以雷霆擊妖孽每歲凡幾至于鸞鶴笙鼓下  
迎仙道苦修之士但載禪史世人耳目未經聞  
見也人主以綏斬笞杖徒流磔若爲刑書律今  
與衆相戒至于賞善酬德非不故事舉行未嘗  
筆諸簡冊以某典旌某勲也由此觀之惡惡長  
而善善短天道王術皆然矣論人者但壹于褒  
美以示厚壹于忌諱以避薄是鄉愿也惡人何



憚而不爲惡事哉

國君夫人淫亂者多矣文姜宣姜哀姜南子不一而足直至齊桓公詠哀姜而後俱歛跡天子后淫亂者多矣呂雉武曌韋后不一而足直至唐玄宗新韋后而後始歛跡蓋惜生畏死不如

此則不動宋多賢后或因此提醒豈天性耶

寺人頗有賢者于謙得景廟懽心舊與安道

達其忠也王守仁幸免于禍獲保首領皆張永

沈氏曰旦 卷一一 九 文集

扶持力也不然徐有貞江彬早剽刃矣迂儒不

諳臣術將以爲結內乎則鑒輿復辟逆藩授

首誰之功哉

讀書者以我之神會古人之神則如覩面授受

此前輩相傳法也但我不同矣有賢智之我有

奸邪之我有庸愚之我以豪傑測聖人度內尚

隔一膜况亂賊乎鴻飛天際楚見爲鳬越見爲

乙故男子所受之苦所享之樂必非婦人可臆

揣而中者此讀書之喻也

萬曆間武昌府司理徐有祿爲仇民所弑長興縣今石有恒爲亂賊所弑有之不祥如是夫湖廣巡撫趙可懷爲宗藩所斃四川巡撫徐可求爲土官所斃可之不幸如是夫豈有者無之漸可者不可之伏歟命名者慎之

庚午八月初六日渡秦淮河探入閣諸友同舟

者皆四方人也語云古今但有世將世相世科

沈氏曰旦 卷一一 八 文集

而無世文因屈指文人皆無接脉者僅眉山蘇

耳其語亦確特紀之

嘉靖間有妖人曾光惑亂民心大索不獲萬曆

間有妖人趙趕猪邪徒猖狂亦大索不獲夫欲

獲妖人未有不以精誠禪神重賞動臣民者也

禱不誠賞不信不重但虛文奉行卽曾趙交臂

過亦開湯網矣其何能獲

凡事起于相激相激則極重而不可挽東方朔

爲乳母居間太學生三千人爲稽叔夜居間術異而濟不濟懸矣故進言者當默動其真性不當明挑其客氣嗟乎血肉之軀具員者多深心大力者少以故五百人不能脫田橫三千人不能免稽康也雖多亦奚以爲

察雞豚畜牛羊古人以爲不義蓋其時祿厚足伊仰事俯育故不屑細民微利今之特惟廉吏適肯察畜及此若食墨吏四知之金無不受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一一 次集

也四民之業無不奪也何暇及雞豚牛羊之細乎反藉口孟獻子不察不畜豈不巧哉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此卽蒸梨不熟意也當是古人托詞若今時命婦肯種葵習織則競以賢媛目矣豈其反戾女德而被黜乎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繫女子之裙以亡身說者謂之服妖陰陽反常不正之甚未必此一事遂足亡國亡身而其他所爲皆類此夫

安得不亡也女效男裝始于媚男效女裝始于優良家摹仿媚優貴賤無等此卽披髮祭野而卜其淪于夷蓋先兆也

緩耳之制與進賢冠式配合雅宜施諸巾加諸帽頗不相宜惟風領與巾帽相宜人顧鄙薄不屑戴者皆犯上之念也長安側百官未賜緩耳不但入朝卽在外私居部堂官亦不敢戴大宗伯李九我圍一玄紵風領大廷尉鄭繼之棧曰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一一 次集

先生反戴了蓋識其不用貂也李口吾純絲表裏如一不似今人以野獸皮毛雄也此言巧而頗峻覺太傷時然亦見大臣風采

庶常進衙門侍教習館師之側例分左右班此班一定不易或告假在邸或因事回籍缺員不因人數多寡增減萬曆乙巳間偶左班六七員右班僅駱先生從字一員適奏黃狗搖尾就路同僚微作歇後語相謔曰貂不足館師及衆門

生忍笑不敢出聲此謔亦巧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駱係予受業師親以告我非傳聞者也

家宰周敬松先生名嘉謨楚人也爲官正氣曾官蜀中蒲泉先期太守得夢張翼德怒其作伐欲娶周第三女爲夫人及敬松舟將抵夔州張王父托夢云明日至矣仍以姻事叮囑太守具以其夢白周周驚訝即轉身至內陰告其女沈氏曰旦

卷十一

公集

亦無難色是夕女竟昏迷長逝至今肉身塑像現存此賀別駕語也其尊公曾爲蜀中二守語或不誑坐客共聞者張廷評聞若韓孝廉姬命徐光祿文如時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古人爲下下人立言自不作上上人語宋真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公有讀書萬倍利之句皆權教也若嘗其以贖貨訓則旨反晦而人益迂濶祝矣

華屨乃胡俗也元朝始有之故金兀朮輕宋曰直用靴尖踢倒耳小說載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帝前大唐時尚未有靴也殆謾耶

斯人在世不能獨而無與一切飲酒看花登山等樂必得朋友共之方快于心實則可以朋友稱者其人絕少大抵皆伴耳榮悴相形雲泥迥隔故一友貴卽失一友一朋宦遂喪一朋向時與我作伴者今復伴他人焉譬諸娼妓今日伴沈氏曰旦

卷十一

公集

商賈侑觴明日調絲弄竹條而伴公子矣後日歌喉舞袖條而伴侯門美介性之士豈堪頻易伴哉

禪門宗語真偽相半猶儒家講道學語不可全信不可全非真則賢聖之微心偽則盜賊之說謹看語錄者勿爲所誑必配合其人之行事而後可

世人結納名士于未遇時異其榮顯念舊破格

提携俗呼爲燒冷竈乃有媚神祈福者性銜鼓樂神祝之則燒熱竈矣必不墮其轂中人亦何愚而虛費耶不觸其怒不降殃亦幸耳

世態浮薄既登通顯則微賄故交絕跡門墻另有一番新客來往猶可言也更有一番狼僕耽耽虎視以傲睨舊日親朋若人良心喪盡不久卽殂蓋氣盈不復有加此理鑒鑒不爽予所見多矣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一 水集

世間有好人而做官不好者昏也弱也有不好人而做官好者明也強也論至此則國家用人與其用好人不如用好官地方得蒙福耳千里馬堪用處第一偵卒飛報緊急軍情第二驛置荔枝等異味第三逃將戰敗而奔敵不及追餘無所用之

上智之人留意性命之學從事詩文之業與富貴日遠下愚之人習懶無耻玩愒歲月亦與富

貴日遠惟中材與富貴相生死耳

仕途惟謂臣所值皆順境也無災無害直至途卿此其常耳若外官起家一路功名到白頭中間不遭遷謫者其人暖昧多端不可方物目前得二人焉其棄城而逃猶矜疑未決者爲王化貞癸丑進士不六年而卽開府遼東其引虜犯關先擅殺都督毛文龍今已磔示者爲袁崇煥已未進士不七年而卽兵部尚書比二賊其榜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六 水集

樣云

楚狂不知何許人也相傳姓名曰陸通然孔子龍德自居狂以風德擬之非其質矣子生乎未嘗至楚臨河而近想接輿相遇茲其時歟所云今之從政者未必不爲寶鳴憤舞華發也不然亦安見其殆耶

予向以方命二字爲過于固執不能進方遂致虐民近見傳燈錄所載祖偈方便呼爲智此所

謂方遇方隅之義也因物順應隨方取便總之以無我爲主方命之徒自以爲是不肯與人方便者亦自以爲是其受病處皆在有我儒釋二教旨寔相通存是說以取証于來者

老氏道德經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六祖壇經不思善不思惡蓋思善卽爲禍先思惡卽爲福始其旨相通但道家標其當然釋家剖其所以然耳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六十六

茅山三峰連峙大茅中茅小茅相傳茅氏兄弟三人學仙來止于此因以得名九鯉湖亦云兄弟九人羽化而去俱乘赤鯉故也匡山亦以兄弟七八結廬于此而得名夫廬世相如相仇者莫如兄弟兄弟共好道出家亦希有之事卽此已成半仙矣嗟乎象而能如舜也則與舜共登仙籙而舜亦豈願爲天子哉  
世亂而人思亂皆以貪故然目擊時政衷懷不

平實爲之因故遇明者急宜崇獎恬退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夫人貪廉天植其性一官猶戀不忍割患得患失况有重于官者肯不矜名義矜性命以圖謀乎孔明之不負先主當以梁甫時已預卜矣桓溫劉裕之篡弑其卽蓄念于勤王之始乎

徵聘風馳薦舉蔚起則人皆砥節自愛說者曰從此人皆噉名以待舉飾節以望聘未爲得策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八

也此說非是與其真匿喪也寧僞廬墓耳與其真絕裾也寧僞割股耳語云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予曰惟恐不着假

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媚虜朝議置不問此已巳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密旨擅作威一至此哉冠紳中至斥其非者豈但乾綱替而清議亦掃地矣主

已巳十一月崇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矢且運米以餉虜幾危宗社始崇煥欺上有五年滅奴之語至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發其姦上命緹騎逮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冠紳猶作回護語此未必邪惡念大抵姦也看計目二字太重了

米元章黃魯直秦少遊晁無咎皆以才名顯而蘇子瞻尤聲施籍甚諸君聚樂以爲依歸一時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二 公集

輕薄子相嘲云蘇門四學士殊可笑也假令四子中有位高居政府者則子瞻且降爲門客與三學士埒矣俗吻品題大率如是自昔已然何惟今日之輿情也

瞽者承錦已不覩也而以供人之觀聾者吹笛已不聞也而以供人之聞皆用心于外也嘗見夫兒戲者爲主爲從爲騎竹馬爲執旗杖傳呼互相更代以爲樂而旁人觀且聞者等無有二

自至人觀安見軒冕之爲尊與隸之爲賤耶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勝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儉豈無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適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風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 公集

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擇禍莫若輕擇謗亦莫若輕用人無求備責人亦無求備承洵不如新若取其適體而惜福則舊更便也人洵不如故若遇豪傑于傾蓋則新更難也

宋睦州人方臘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此其事不遠非僻無可考者而昭代襲之則儒臣不學無識故也

幹離不粘沒明才不踰人乘宋君臣之昏庸而  
悔之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何代  
蔑有徽徽欽胡自而售其奸耶中材流于不肖  
圖富貴也勉爲賢善亦圖富貴也全同上意所  
嚮逢迎遷就然世之真正豪傑真正爲其人不  
絕少惟中材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非大有爲之  
辟豈能化枉歸直爲臣隣哉拙哉

水仙蒔時犯鐵器永不開花此金魁木之理也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公集

因其性喜水故名水仙而忌見鐵于金生水之  
義何居閨中棕梨樹將萎以火燒鐵釘置幹中  
則復活殊不可解格物者察之

客有言語不謹者云選謫官皆不肖予枚舉示  
之周有柳下惠漢有賈誼董仲舒唐有韓愈李  
白宋有寇準蘇軾 本朝有王守仁海銳不獨  
予一人也已

名從利生者十九利從名生者十一假今巢許

無竟嚴陵無劉秀千秋萬禩後何自知其超越  
哉

古之名將設伏以待敵而敵不入殺者頗多偶  
兩巧中便誇神算垂聲青史自予論之用間用  
偵用伏此三者乃兵家切務然必須知彼知已  
互衡其分量乃可

鴿鷓卽黃鸝也食其肉能止妬梁武帝試用之  
而妬后妬因以減半豈實誌公神通不及一鴿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公集

鷓肉哉予謂此卽誌公神通所默轉也不然鴿  
性淫甚而貞女之食鴿肉者豈遂至墮節耶

塑像繪像者于從神體貌獨小雖特意尊崇木  
主然貴賤賢愚豈以形骸鴻瑣爲區別哉不通  
極矣以施于防風氏巨無霸則可以施于姜嬰  
則尤不可若用童子侍立亦須細意酌量

設謀非難用謀實難李左車田豐等皆出奇策  
復不用也論者多侯嬴之善畫竟不知信陵能

用謀故底績耳愚陋之識與英杰所見枘鑿不入侯羸勝李田處在不輕以謀嘗必俟其退悔  
追求而後告之不然亦未必速聽用也

嵇康不喜吊喪特托詞耳人生于情康獨無情  
平既云人道以此爲重康獨無道乎祇因康名  
重名高交游衆多不勝其吊故爲是說以掩之  
固也非僻也假令竹林諸友或先朝露亦樂不  
吊乎

沈氏曰目

卷十一

三三 次集

世有極相似者四方六合婦女哭聲是也一切  
禽鳥卵味是也一切兒童嗜好是也宜異而同  
可以封域倫類擬哉

一日之間一人之身自朝至暮有必不可缺必  
不能罷者數事曰梳頭洗面曰飯曰茶曰矢曰  
溺而孩子獨多一事曰哭婦人獨多一事曰笑  
一切成人之無骨無耻者更多一事曰說謊是  
亦不可已乎

漢光武共知其爲中興王唐肅代德共知其爲  
肅王然三宗能用李泌而光武反不能容嚴陵  
致其浩歸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虛語哉雖  
然李巽而嚴慙李宰相之才救時之品嚴山林  
之器傲世之資也肅代德在長源包荒中光武  
子陵彼此不相包荒各執其是雖不能行事使  
之義而終始交情于友道庶無忝云

沈氏曰目

卷工

三四 次集

者至于帝王天橫之派自夏商周漢唐宋歷考  
之靡不雲仍千億不可勝紀此未必堪輿旺丁  
使然夫亦殞御繁而奕葉廣耳

廉介一也而起念不同有謂天道好還多藏者  
必厚亡非輪迴之受業報卽子孫不肖嫖賭蕩  
盡而後已此以見解起念者也有謂恬澹可以  
養德真有不屑不潔者存而厭彼華靡此以本  
體起念者也有謂功今甚嚴特矜苦節希占上



考此斤斤以一官起念者也。以官起念者仍以官轉念。倘墨者必升廉者必黜。則懸魚于白晝者未必不攫金于昏夜。故曰人心惟危。天下清官有三種。末一種最隱。杜途當避其兇鋒。

舉子第不第。全不係文之優劣。有文劣而得雋者。有文優而老死。牖下者皆命也。若書立言之人。姓名有傳有不傳。亦全不係書之優劣。以故古人之書垂來。顧者十不得一焉。皆命也。

沈氏曰

卷十一

次集

衛詩乘彼境垣以望復關。考廣輿記復關。陝在開州古黃河岸北。蓋地名也。而註云復關。男子之字也。晦翁自用一至于此。

風雨雷雪乃世間必不可少之物。然多則取厭于人。而壞田禾致疾疫。且有損焉。惟日月不然。光景常新。以故見一番有一番之趣味。懽樂夫朋友亦然矣。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半月一見者。有當十日五日一見者。遇種之倫。命世之士。

見一番有一番議論。有一番識度。才情出人意表。卽日日見不厭也。夫豈惟燈前尊前花下。闌下山間水間。卽睡夢中亦不可隔離者。此竹林諸賢莫逆于心。而真能忘世也。我輩之苦在無日日可見之友耳。

平淮蔡之功。全屬李愬。其時裴度爲元帥。論愬弗行。偏裨禮而愬依然披執伏道旁。且云叛鎮久矣。不知朝廷之尊命如是。則體統方肅。度與

沈氏曰

卷十二

三六

愬俱不可及也。此卽臨卾令王吉謬爲恭敬。意乃王吉厥後。泯無聞焉。又未聞相如薦之若曲逆之報魏。無知者此俱不可曉。

士子下第後。察顯者有息色。闇者有拒容。輒感嘆不平。總因自心起。見物情未必爾也。彼先無期許之念。安有炎涼之腸。先無料其登第之心。安有輕其落第之理。但失意中。妄結此虛相。所見無非竊鐵也者。闇人無責矣。顯者當加意周。

旋非但厚道恐是夫日後得意追憾前愆遭其辣手而受者猶不覺也

近習最可厭者妄作四言詩却又不能造句依然掇拾毛詩口語雜以自已詞頭譬村婦貸得夫人珠翠不敢全押又把三家村時樣紙花配搭更覺村氣

佛之滅度仙之尸解皆示人以脫離之相不欲纏綿久在塵世也其以像教以墓碣特塵世寄

沈氏曰且 卷上

二十七 公集

思慕焉耳恐非佛仙本意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識者笑之但平原君至楚合從何以門下士竟不滿二十耶觀毛遂自薦不第十九人外漏遺者多即十九人內冒濫者更多矣

閻陶貞白所譏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

少輩意見爲累也愚婦人篤信而不轉念遂能坐躐此道予弋說中偏憎比丘尼但有見于下

愚之多無見于上智耳明年悔之紀以示儆三茅真君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盈以髻齡出家成道故其顏始終若童固衷爲刺史歷顯官晚而脩玄則楚楚鬚丈夫焉流俗徂像而不考誌誤以盈爲最幼之弟黃冠亦作此說山人士大夫皆信之道聽塗說齊東野語人胡可一日

沈氏曰且 卷上

二十八 次集

不讀書也

王維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李白有笑日本兒卿句其名不存而以官若蓋晁乃夷人入仕中國者古人立賢無方見中國廣大氣象非後世所及也

譽博學者曰腹笥經肆非美稱也藏蓄多而性靈少猶笑膏粱統褲子弟爲食厨衣架云爾

詩人有以三紅壓韻者未悉其東歷黃昇龍討

得是宋人故事應子知詩一蠟炬知燒紅一風  
過落花紅一兩岸夕陽紅人號爲三紅即秀才  
張三影亦類是予聞唐人李賀詩集一傳其時  
寒南山死一提携玉龍爲君死一竹黃池冷芙  
蓉死一彭祖巫咸幾迴死一七星貫斷如娥死  
一九節菖蒲石上死一黃河水合魚龍死一鏡  
竹千年老不死一南山桂樹爲君死一木旗卓  
地白虎死一青狸哭血寒狐死一不惜則戈死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九次集

一白草侵烟死一秋白鮮紅死即謂李十四死  
亦可也長吉慣喜用不祥字若迂儒則又以爲  
詩識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庚午宜稿  
聖人戲應故人而其技窮矣夫夷俟者戲之也  
子待之亦不以禮蓋卽以其法應耳且士之遊  
方外者苦禮教束縛而頽然自放非大聖人膠

督過之則畧不徯省吾夫子自待弘而應物有  
術嘗以此處原壤矣夫原壤何如人哉勇于立  
異而舉動不安于庸習爲佯狂而流品漫無所  
屬若呼爲老氏之流謬矣老氏者子所就而問  
禮原壤者子正惡其無禮者也其于子也業已  
俟其來又何必夷其體想夷者特彼人之故態  
而俟者非此物之本心記者于此欲基其罪狀  
反寬其筆伐而加以夷俟之名夫子于此不摘  
其臨喪之棄禮但數其閱世之小疵以報其夷  
俟之失所云幼不遜長無述壤之實錄也老不  
死是爲賊子之諛詞也杖叩其脛壤之自取而  
子之稱施也子生平不輕詬言一人而獨以加  
諸壤蓋壤之不自揣者在以此法概用于夫子  
況事不可訓詁今及門見耶而予以鋤其傲氣  
破其積迷卽權教也子生平何嘗搏擊一人而  
偏以施諸壤蓋壤之教如是者欲以此態玩弄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九次集

吾夫子然聞不可踰豈因親故恕耶而于以簪  
其前愆異其後悔亦厚道也曩時升木而歌直  
視如桑扈之返真而借歌以代泣壞本非可絕  
之人一旦筋骨自弛竊附于儒家之佚老而侮  
聖以自高子仍示不屑之誨乃原壤承此不聞  
餽說遂非又不見蹶然起謝而默以聽之其相  
喻也微矣原亦豈常人也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沈氏日旦

卷上

三十一 次集

戲應謔詞小儒讀此必謂不倫夫割鷄牛刀  
何嘗不戲莫把聖人看得太版方了

勾踐事吳

庚午宦稿

以復仇觀越見事大之智焉夫吳越世仇也微  
勾踐能事之則以大蔑小越其如吳何哉且越  
之隣于吳也吳大而越小其交全不以道然在  
春秋時皆好兵之國也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  
奇焉自吳既滅之後越擅霸名方吳得志之歎

越魯忍辱豈不嘗事之乎當時吳所以憑陵勾  
踐者未至如獯鬻甚也皮幣大馬珠玉莫獻于  
庭迺勾踐所以請命于吳者不但如太王已也  
養馬嘗糞羈囚備嘗其苦凡可以動吳君臣之  
憐者靡不爲也而因以動中原同病之憐則左  
袒越者不少凡所以觸越臣民之怒者蔑不試  
也而借以觸天下諸侯之怒則切齒吳者必多  
惟切齒吳而吳援始絕會稽之困遂成興機總

沈氏日旦

卷上

三十二 次集

欲取故與之術惟左袒越而越計始伸臣妾之  
羞翻成大勇實以退爲進之謀吾聞卑伏以俟  
敖狐之智也而勾踐師之一切詭譎皆圖史所  
不載者雖蠡獻其策亦句踐能用之也而沼姑  
蘇之禍心已包藏于石室矣吾聞將擊而歛翼  
驚之智也而句踐法之一切僥倖皆尋常所不  
料者雖豁助其成亦句踐能甘之也而誅文種  
之毒手已先試于夫差矣卒之滑筋旣擢齊社

復昌平屍繞鞭楚鼎旋定獨吳則一亡不再振也句踐報仇之氣其可當而事大之智其可及哉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事雋驚最直截是王智事吳多屈曲是霸智通篇喫緊全在仇深而勢不敵必須用智焉十一字可當陰符一卷

句踐事吳

其二 庚午宦稿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 次集

事大之智有再見于越者焉夫句踐非屈于人者而迫以不得不事之勢則事吳卽其智也且交隣國者壤接則勢必相圖敵堅則驟難得間以小事大自太王而外踵故智者又有句踐焉夫句踐與夫差苗裔均出于神明而云蠻夷之國者緣素昧睦隣之誼耳越與吳星精並属于牛故而云得歲與畜者特謀臣無聊之詞耳適其構兵之初蓋互分勝負焉然而小終不可以

抗大則與爭一旦之命非完策也揆其開筭之

始亦各分曲直焉然而大終不能以字小則務

爲萬全之謀當異入也句踐有術于此肝腹之

患不用剛而用柔柔則忽忽則恃機筭所伏吳

能逃其彀乎此以媚吳者驕吳而爲所媚者亦

誤認以爲越真懾服我矣句踐有局于此腹心

之疾不乘急而乘緩緩則忘忘則逞怨毒所注

吳能超于筭乎此以慕吳者稔吳而爲所慕者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 次集

亦篤信以爲越果曜就我矣假今早聽蠡言而靜氣以待何至來會稽之棲乎幸而能轉念焉則句踐一隙之明也不然越禍未有底也又今不用種計而觸戰以死安能延允常之祚乎幸而能改圖焉則句踐千慮之得也不然吳鋒莫可禦也要之以句踐較太王一則其辟獨斷一則其臣協謀處勢各異一則隣岐而有都可遷一則負海而無地可避遭時復讎迺其能事大

則一也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辟獨斷臣協謀有都可遷無地可避等語俱是千古創獲

句踐事吳

其三

庚午宜稿

觀越所以愚吳者而智微矣夫敵惟耐乃勝也欲殲之而故事之越善藏其奸矣且以道交降者用仁易用智難而用智之國圖遷易圖守難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五

次集

以小事大太王爲其易者在句踐更難矣春秋時好啓疆者莫如吳而與越密邇世受剝膚之災如脩怨者莫如夫差而與句踐尋讐時懷報復之念迺句踐何以事之哉焚寶玉殺子女背城借一此烏喙之大言也在行成時猶且姚梁納管籥稱臣妾膝請于前此待命之實跡也當未許時可勝惕息夫夏臺羑里之囚在湯文猶臣子耳吳越則兄弟國也同是比肩而降心以

相事匹夫所不堪者國君能堪之乎句踐此時

亦出于無奈矣夫去邠踰梁之苦在獯鬻猶戎狄耳吳越則姬妣姓也共是帶礪而僂首以相事曩時所不甘者一旦能甘之乎句踐此情亦苦于莫控矣夫亦異宗初之不泯乎方伯連帥莫可恃也則借彼好諛之念以入而由今想之凡吳王率意之施皆古今未有之辱將欲俟氣數之自轉乎屈伸順逆無可憑也則棄彼好勝之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五

次集

氣以投而自昔按之凡句踐違心之受並詩書未有之冤冤不奇則毒不甚食心吮血誠有如子胥所料者吳賜越之說未可盡歸諸天也在句踐圖之已非一朝毒不甚則謀不陰合齊連楚洵有如逢同所籌者弱役強之會特在善韜其鋒耳乃句踐試之已有成效以小事大非智而何

皇明由拳名士解元趙維寰評

字無聲

一題三統一稅自豎一議只是讀書多眼界  
濶性靈不關筆墨

舜發于畝畝之中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

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

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庚午宦稿

核聖賢于未遇有徵慨焉夫處困者多矣而發  
且舉者不少槩見人顧自奮何如耳且上古之  
世治天下與國者非皇上之胤嗣卽岳牧之子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十七次集

孫世系相及不以授他姓畀窮人何其隘也自  
堯禪舜而賢路開宇宙局一變矣武丁物色傅  
說而習氣破網羅目一新矣于是從側陋而驟  
發者一乘運會而通舉者五說者曰拔異才者  
必須異議似也而謂有奇遇者必有奇窮非也  
稼穡耒耜在二帝時始開矣迺何以至周至漢  
而力田之科旺興之典仍不離畝畝中求也師  
儒藝極自三代時已然矣迺何以及湯及武而

華之伊釣渭之呂又不從學校中得也名教

之設肇自仲尼前此未聞有所謂儒者卽有之  
先王特游情視焉安見版築等務瑣細而非居  
身之珍處士之徒橫自周末前此未聞有所謂  
士者卽有之庶民亦尋常忽焉安見魚鹽等爲  
逐末而非資生之策下此而管夷吾孫叔敖百  
里奚諸君子亦猶之舜說膠鬲而已矣外此而  
士而海而市諸涉歷亦猶之畝畝版築魚鹽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八次集

已矣如謂心性所鬱而厭之則農工商賈職業  
所關如謂聲色所迫而任之則儕耦等倫橫逆  
不及以是爲憂患耶日用飲食幸得生太平之  
朝忘帝力矣以是爲安樂耶聖君賢相依然偕  
作息之衆共遊處矣孟氏借以立論以激夫暴  
棄者而庸俗富貴起見真以是爲不堪嗟乎後  
世昧此義以於陵灌園買臣負薪伯鸞任春孺  
子唐饒爲賤役爲任誕立異而天下風俗從此

壞矣但號章縫便笑沮溺異許行何孔孟之多也

皇明由奉名士解元趙維賓評

字無聲

有奇遇者必有奇窮卑爲大任二字周旋耳其實真正英雄何處不可自見仲尼刪六經憲萬世此任豈小蔬水曲肱樂亦在中又何苦焉

今人于果蔬者種如石橘甘蔗蒲桃之類如胡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十九 文集

麻苜蓿之類皆附會以爲張騫使外國因而携至中原者夫物性與土性有宜不宜豈騫一能早辨耶抑所携多種僅此數種獨存活耶城狐社鼠得所托也米山失所托也人智有不如物者物多疑而人多恃也狐鼠之壽不及人而米之壽不及城社良可悲也

好秀才小試不利于取友求益不便父兄負高才而淪落不第于教子弟不便何也無繫不信

疾中于膏肓不可藥也

與異調人飲酒則話須點檢不然我本無心人談彼作有意之聽泛論其事也而彼私揣云此爲我而發也夫飲酒洽情適性反多一番魔障故曰如公榮者不可不與之飲酒此古人之苦趣也

理之一字在四書五經中不少概見不知何年倡起而宋人據爲準的予中庸文理密察又曰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四一 文集

溫而理然皆偏枯不完非若道德心性情等字樣可舉一以該百也

茂林叢木當盛夏時忽零黃葉數片枯枝幾條雖不足爲全樹有無然摧敗剝落之象已兆端矣人家科目聿興冠裳接武雜一二不肖子孫棄書不讀親邪友遠正人猶盛夏之枯枝黃葉也賢父兄柰若何哉

佛生于西方而其教其經未嘗不流入中國老



子西出函谷關卽無令尹喜強使著書而五千  
言豈容氓臧蓋業已與儒釋鼎峙爲三豈藉喜  
一人延其脉乎喜亦深于道者想素與聃習所  
云真人紫氣之說佯推尊之以聳動愚俗不如  
此未必信且傳耳

舉事雖無成而千古之下不以爲非者僅數人  
耳荆軻刺秦王丁建陽計董卓李難業駱賓王  
討武嬰施全刺秦檜君子悲其過未嘗不取其

沈氏日旦

卷十一

望一 次集

心  
書賈射利每假李龍湖批評卽水滸傳西遊記  
等小說亦不空過幸而識真者少真批評反不  
快人心目偶批評賦可洞心嘆未曾有蓋庸愚  
別有肺腸別有臭味四海之外千古之下若合  
符節故易售也更實繁有徒故廣售也予何以  
知之于演傳奇時丑發陳腐科譴滿堂大笑知  
之于好會元好解元文初出生徒大駭知之于

爲谷董得重價知之于微巧賧昧人享忠厚名  
知之于假封君假公子假年伯假名士接踵于  
世面半獲厚賄知之于老實士大夫信游棍說  
謊造謗而反踈遠正直知之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爲本安民之法不外察  
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  
役齟齬面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  
矣與衙役比匪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

沈氏日旦

望一 次集

姓遭殃矣蓋清官遇惡人如猶擒鼠本體十分  
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  
鼠見貓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  
千所謂慙不剛也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  
每于路途出其不備擒住閩人問有司賢否此  
意卽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  
梟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  
而顛倒賢奸壞清執官十餘員出與正強盜人

命四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吏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凡人意拂境拂定有奸文奸詩相倡而出如天氣鬱蒸時物變化耳然此就才士論也若庸夫處拂則急不擇音所吐露反不如平時矣

富貴中原有好人只是富貴二字沉酣深了其處世也非杜絕祈求以保所得卽攀援分外以罔所未得而去道日遠貧賤中原有好人只爲

沈氏日旦

卷二

呈 次集

貧賤二字痛苦深了非以爲耻而欲厭離卽以爲恨而欲超脫而去道日遠此兩種人既遠于道則愈近于俗既遠于道則與有道之士交臂失與非道之類千里合而夢魂親夫安得爲我友耶

古人上書陳言卽用于世或出于獄今人上書陳言如石投水蓋所上書之人原無奇智異能大率迂腐孟浪二種而受書之人權輕力薄不

足以薦拔豪傑且比古人更多一好貨念也

多言乃最賤之相人家子弟讀書而多言猶持之成理出之成章不讀書而多言驢鳴狗吠殊覺可厭然丈人未有不喜譚者又不在多言之

例予少見胡元瑞孝廉娓娓而口吃壯是馮開之會元沈銘鎮紫臺山二政府李湘洲大宗伯俱喜譚玉屑霏霏襲人又能傾耳諦思予言或在他人前未必如是吐露耶凡縉紳眼視鼻半

沈氏日旦

卷十

四 次集

日不發片語者最穢之腸最劣之品也

宦途見客既茶之後主無一語乃速之去也不可不察色其渾厚者頻頻催茶亦係心中厭忘不可不察言至于投刺一節非世家子弟鮮中肯綮江湖假公子多從此敗露予故不明言也明言之愈難核矣

庚午九月廿一日見四川馬巡撫疏蜀中風俗卽吏員承令亦受投獻請 旨肅革此大可異

嗟呼閭民之害在關提蜀民之害在投獻宜此者能動念乎否

村野細民遇同父異母昆弟相仇不啻吳越待異父同母昆弟相親不啻毛裏皆胡種胡習也胡人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

吾浙山郡山邑因買婢價喬且難驟得富貴之家因此有三四十歲老婢終身不配者頗于天和然非法所能禁也况又律所不載蓋近山郡

沈氏日旦

卷上

四十五 次集

邑其俗採薪爲業特鰥其僕以養全方使勇于負荷是亦一見也

浙兵多出於東陽義烏二邑其人長大精悍亦山川水土使然今海內概云浙兵浙兵非他邑百姓盡肯輕應募也浙兵眼疾心齊能視望風色至于勇則不逮西北遠甚予意用浙兵非浙帥不可性懦相習語言相通臂指之勢自能默調不寧惟是卽蜀兵亦當用蜀帥楚兵亦當用

楚帥也方今四郊多壘必有以予說爲是者况將卒同鄉則什伍之逃念漸息綴弁之剝削難施故廉頗曰我思用趙人

魯爲禮教之邦春秋時猶三代也武城之士非公事不至宰室者但澹臺滅明一人至形諸贊美則士習奔競自古已然何惟今日生祠櫛比而立去思碑刻德政錄軟軸圖屏出境迎送如是之復復也噫

沈氏日旦

卷上

四十六 次集

都會之地黨穢雜處擇交最難吾爲比匪者拍示迷途試熟味之有人于此來至京師非應試非候選非爲商非處館非坐監非探親友而居隅非星命堪輿醫卜行術糊口又非定居置產效昔賢流寓計而逗遛不去食指不支別無生計如是之人非無賴惡少年卽神奸避訪者也卽不然亦走空生涯者也却號于人曰我違家難或曰某故舊薄我或曰原爲某顯者來不料

適於其敗官且物故或曰途遇風波盜賊資斧  
渴而難歸或曰公祖父母仇之避地而未種種  
謠言未可輕信況天下有文理不通之儒卽有  
文理大通之寇漫然投契受累非淺卽有彼鄉  
邦桑梓與之作援亦必細按其作援之品何等  
人物又必面相質証考其素履不然是彼自己  
所謊說仍屬烏有先生未可知也卽其黨類互  
相喻張亦奉可知也

沈氏日旦

卷十一

聖次集

告示以曉民調弄文詞愚民不解只有考試生  
儒示約不嫌藻繪彼原係讀書之徒然膚淺生  
儒猶有不盡解者矧顓蒙所讀何書欲以明民  
顧愚之乎須方言俗說適爲得體

秦時有阮翁仲者身長二丈三尺始皇時拜臨  
洮守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像置咸陽官司  
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後世墓前設翁仲想  
助于此乎凡 論祭之墳方敢陳設翁仲此原

屬鹵簿儀也

人臣莫難于得君管仲晏子相信于桓景孔子  
所不及也故以其君霸且顓位于胥相信于閻  
閻范少伯不相信于句踐故子胥死吳以報王  
少伯去越以全身其他得君而美業令名不少  
概見者王安石之于宋神宗虛此一段委任負  
此一片屬望深可痛惜

宋時廷試進士有一人耳甚大御覽及之曰朕

沈氏日旦

卷十一

聖次集

耳小汝耳却大何也是人伏而對曰驢耳大龍  
耳小帝問此何所本曰本于藏經其卷其葉卽  
時查驗果爾遂擢狀元及第人何可不博學哉  
嘉靖時一孝廉游戲平康見屏風上有墨刻  
御製敬一箴熟記之及中式大對衆皆茫然惟  
此人詳悉無漏亦擢是科第一人好學之士卽  
被糾處亦得書力也

慈心人有三戒見殺聞殺特殺俱不食魏瓘旣

股錄枉死諸臣齋各應一子此自 聖朝弘恩  
然孝子所不忍也借父皮骨血髓換一頂進賢  
冠借父炮烙刀鋸易一領錦繡服殊非君子遠  
庖厨意惟哭泣憂思終身孺慕方得體卽疏懇  
辭官未得 俞旨亦當俟數世後襲之比于食  
不聞不見不特之肉可耳

人世千蹊萬徑總歸子財花菓子變萬態不離  
乎冀其有不愛財之夫不受冀之卉特異數而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四九 次集

非同情造物視之亦躍冶之金耳

文章能說透世態物情者其心體光明故也戰  
國則韓非東漢則王充六朝則劉孝標宋則蘇  
軾 本朝不多幾人唐無之矣其他文人非不  
曉暢而不欲說不敢說推其不欲不敢之故暖  
昧多矣而自托于不忍說不屑說殊可笑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則婦人職掌專在是矣然一切醬瓜醬茄醬

薑等物惟寺院僧道獨精美異俗家何也惟無  
婦人故也若酒肉僧道陰藏婦人在寺院者其  
醬醋等物亦與俗家等由此觀之不但願修仙  
佛者當出家而求田問舍之徒更當出家矣  
神堯聖舜繼體弗類未五世而澤斬矣儒生所  
謂開萬世之太平者豈空談哉矧覆教稼契明  
倫之類如黃帝制五兵皋陶懷五刑之類皆類  
也非因也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五十 次集

舌者心之苗人之將死舌先僵焉出語含糊不  
明蓋心先死耳夫國之有文猶人之有舌也文  
章近鬼近蜮非佳兆也人死有死之症候國亡  
有亡之症候死症候庸醫不知而良醫知之亡  
症候賈人不知而文人知之良醫知之則不投  
藥文人知之則不出仕

沈氏日旦卷十一終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切辛甫著

崇禎三年冬

定陽放生社說

夫傷生嗜殺非細故也皆起于貪食其味而沒異類之羽毛鱗介貪其財貪其色而殺同類之人貪其國貪其天下而弑父與君罪分重輕心一而已故曰不貪爲寶聖王在宥但嚴殺人之

沈氏日旦

卷三

放生

條與篡弑之律而恣口腹戕物命者不載于刑書以故善知識吃緊提撕將果報罪福之說聳動愚俗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此也其實放生大旨不過全吾心之生機消吾心之殺機符帝德之好生而已四時以春爲首五德以仁爲首皆生生之謂也生機稿而不活生意死而不陽則乾坤毀矣儒家自親親而遞推之以及于民物二氏教忠教孝不殊于儒而戒殺放生

作初學入門指南猶如楞嚴一部經先從摩登

伽女說起蓋食色二累與生俱來衆生墮落異

類只此之由然世間齊素人有幾種或褻瀝不

能備葷或胃弱不能受腴卽不然欲延壽耶惜

費耶祈來世福澤耶應入畜生道耶真心持齋

無所爲而爲者絕少予年十六猶未啖豕先慈

憐予骨瘠苦勸勉遵從此三日不食肉卽便思

肉蓋習也非性也至于牛羊則永絕矣殺生一

沈氏日旦

卷三

放生

節但戒毛羽未及鱗介此以大小起見亦障也

定陽放生社係純陽祖師主壇予捧誦機語

篤信佩服自古及今三教合者自呂祖外無

聞焉予生平見解未破去道日遠穩知殺禁其

重譬奪人財物者未損其肢體謀人妻妾者未

戕其性命素痛猶可當也至于殺生則宛轉刀

鋸徘徊鼎鑊口不能訴哀鳴求脫欲避無門慘

不忍觀焉痛萬難受也區區七箸適口幾何我

之受享有限物之受苦無窮雖八珍在前慘不忍食此不忍觀不忍食之心何心哉好生之心也好我之生好物之生岐之則凡合之則聖腐儒口談萬物一體其實漠不相關愚夫愚婦甚至有自己持齋而殺生以啖人者曰我未曾嘗寸醬也業有所歸果爾則啖人者愛之手抑陷之乎反不如食熟肉而戒殺者慈心猶未失也社中諸士從大處參究則六祖之弛網與成湯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次集

不異從小處塗飾則梁武之題爲犧牲騷虞之不踐生草情徑庭矣吾願放生者行菩薩行釋裴休之言會麗居士之旨仰承 祖師悲憫拔救意先從貧民放起先從貧士放起先從奴婢放起先從本家骨肉放起而以其餘暇放魚鳥蝦蟇蟹螺等生可也放生者最上放于江海其次放于湖河最下放于池沼饒閩黎陰已盜噉何俟漁翁偷需哉西湖舊有放生池大不數畝

天暑水泛所放之生僵浮水面螺蚌殼積滅數尺是因生非放生也更可笑者待社友齊集始放社有要人暑月遲至鱗羽等斃者已遲半矣一切善事皆以智爲上首

壽何太僕六十序

辛未季夏之十四日吾友廖傳生馳札訂遊西湖以十里荷花相忻勸予憚暑特遲其期詰旦謂予蓋乘便而生興焉伊戚何天育先生盤桓

沈氏日旦

卷三

四 次集

白岳黃山禮南海大士返因結夏湖山間更買舟載其眷屬以往夫鹿門龐公偕妻子隱與介推於陵不殊然皆長往不返者也天育暫憇焉耳亦須臾不離哉傳生曰先生歲辛酉入浙募兵爲五十初度今辛未則六十矣七月八日遇懸弧辰也而皆于西湖作寓公其人不俗公不可無一言壽之予曰先生名噪于耳久矣未習其人當入浙時則予宰閩比天育司李襄陽時

以礦事觸璫爲職方募兵時復以廉直觸璫黨不第罹詔獄且戍也迨覆盆獲伸已二毛矣坎塲仕路三十餘載無布衣一日之權予因思古今遭患者皆熱腸人也賤而熱腸不過醉後怒罵聞者迂之貴而熱腸則舉一切萬不可爲之事悉以投遺而庸愚坐觀成敗又舉一切影響之浮議加焉使勞臣不得不受必尊所忌而後快故楊朱之靳一毛非本體也既悔且激

沈氏日旦

卷五

五

次集

其所泣之岐正介于今熱間者不然以定識定力卑趨一路何岐而何泣之有先生得無蹈是乎浙中秀美之氣半注于西湖先生向得其粗今得其精安知他日不得其更精者乎是以光塵混雜凡夫視之皆人而聖視之皆鹿豕也居山鹿豕漁樵者與朝亦鹿豕岳牧其他弱敵元規相去幾何與蜉蝣曾無差別先生甲子一周于孔爲順于蓮爲化予願先生順夷陰化恩怨

以冷眼消熱腸學陸園之逍遙卽樂爲壽可乎傅生曰可

岳武穆文集序

宋鄂王父子寬斃當孝宗朝已建廟號忠武矣浮熙間更謚武穆何耶賢奸相鑿功成旣忌其生節全又忌其死也說者曰王所少者一去耳其去也當于相檣之時予曰不然俟檣相而後去已晚矣當于康王嗣位之時夫鵬舉業已博

沈氏日旦

卷五

六

次集

通左氏有宋公子目夷成案在卽微檣能竟其功哉宗李諸君子總狄梁公等倫依然匡復廬陵之陋見耳親固有棄之而全者分羹之說是也沛公能康王不能以龍準天授之識力律庸愚之宋高以宗李所未醒之局面望王兄幾遠引得乎哉書生叩馬但有見于檣而無見于高宗亦偏詞也毘陵張大玉感憤時事蒐王表奏論記詩歌等彙帙以動武夫之不文者使知勤



學嗚呼今才乏讀書之弁而如王之忠義者幾  
祇以富貴起見卽求一功名之士不得也卽草  
莽中有真正英雄誰從物色于科目外乎則忌  
才者不獨一檜賊然矣

· 周景虞詩序

沈子曰詩亡于周末以乏采風之使故自後方  
隅混一合聚京師分馳郡邑而詩復存矣迂儒  
狙孟說而以爲刪後無詩可笑也又附會聖人

沈氏曰

卷十一

七

沈氏曰

損吳楚不使列入國風尤非也泰伯之讓虞仲  
之逸延陵季子之賢子亟稱不置何所不快而  
損之况子游文學近在及門乎至于翳熊左倚  
韋皆有聲春秋間離騷出自戰國惜仲尼不及  
見耳豈楚書則載之而楚詩顧損之耶當時所  
目爲夷者蓋屬淮南淮北諸夷非吳楚也吳楚  
係先王建侯安得夷左傳狄人滅邢滅衛則中  
原亦頗受夷患未聞稱狄而卽以邢衛當之者

先民甚二國僭王之罪故黜爲夷以彼其時諸  
姬不折入吳楚亦竟蚕食于夷其功應不以罪  
掩也况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楚詩耶雅備之  
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詩者非楚士耶二南  
共之矣國有喪而代有叶不相沿也必謂刪後  
無詩則學詩者何以不宗三百而宗唐卽宗三  
百而語語有似不侵孟乎矧未必能乎且刪之  
一字後儒所以加吾夫子者豈子自道語乎

沈氏曰

卷十一

八

昭代不以詩程士而詩脉不絕有匹休唐者湘  
潭周景虞少而負奇其制舉稅白眉群彥庚午  
六館選士六人以應 命旨以復 祖制而景  
虞與焉景虞出其詩集示予曰秋陰曰長歌核  
長歌所自作歲在龍蛇尚非荃辛得仲之會而  
謂文士能寸展乎然視瀾氣豪筆端所至一往  
深情哭亦笑罵亦頌也至于秋陰多庚午被放  
後咏幽矣憤矣感矣傷矣物情交態畧嘗之矣

其景虞進道之一助乎士必得力于道而後獲  
藏身之所其識時之哲左徒洛陽輩能仕而不  
能隱能伸而不能屈能爲鳳而不能爲龍皆未  
聞道也而其文其詩則亘古莫及景虞得句類  
郊島却無牛鬼蛇神之習洵可與言詩者詩所  
以作詩之因與世大異世之作詩者木天貴人  
以之積課簿書外更以之免俗山人墨客以之  
糊口自未有取適性情者也拾入唾餘又皆半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九一次集

于采 聖明在宥誰爲禁之我輩遭際超軼古  
人遠矣他日景虞借科名以扶詩教不覺老眼  
猶及見之所深願焉

樊氏新執序

予嘗序列先輩四大家推王錢唐歸而瞿薛稍  
遜焉其神其脉其法一氣呵成與聖賢言旨如  
耳孫之肖鼻祖不啻優孟叔儗比也後之以元  
名世者神索然矣僅脉法傳耳至戊戌而脉法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一次集

亂甲辰而脉法斬予生也晚然舉業不敢不宗  
先輩而鼓瑟齊門好竿者棄矣既而移其爲時  
執者爲古文辭爲韻語世不乏知之者豫章樊  
元聲何所觸而以舉業請也且出其子弟侄窓  
執而乞爲玄晏也予吐直此道久僻近科榜首  
姓名若桃源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雖然有說  
焉試以兵喻步伐不愆刁斗必擊非太公穰且  
之法脉乎而霍去病李光弼輩不用也亦以取

勝爲漢唐元勲顧他人之法脉可以不遵而自  
已之心精願力不可以不透不可以不堅近時  
得雋之士皆霍李輩也而爲廣爲邇者亦復不  
少彼豈泥古兵法哉則命也予乙巳避成均大  
宗伯李湘洲先生適爲司業奇予文而疑其法  
誥之予曰法不同矣有先正典刑爲法有時文  
蹊徑爲法有隨題立法有自我立法師所法何  
法乎先生默不答亟稱鄧定宇馮開之不置蓋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十一 次集

才當吾世而最其取法先程卽予亦自笑其迂  
甚然而樊氏之心精願力卽樊氏之法脉也蓋  
系其氣以入之虛其衷以俟之爲四大家作中  
興爲吳許作齔足爲鄧馮作長庚區區一第特  
朝花夜錦哉元聲伯兄爲密庵先生令杭有惠  
政迤浙有賢聲值逆璫建祠時拂衣竟歸其真  
實心爲東南第一流人物詩可追唐與予善故  
併及之亦以見淵源之有自也據元聲自題曰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十一 次集

鄧馮由四大家機局打出先生亦得力此者微  
以針予予不及親炙鄧矣翌日手開之先生評  
予諸稅以進湘洲師嘆賞久之蓋元脉至吳無  
障許子遜另闢堂奧如變窰瑞麥奇而歸正一  
切宗先輩者所不解也惟馮先生解之至于遜  
孟稅則馮以爲太弱竟不知子遜靈心妙手全  
在此篇併馮先生亦不解矣甚哉此道之難作  
者不易知者更不易也樊氏諸友各稟慧性馮

樊氏新稅夫新未易當也日月所以不取厭者  
光景常新也學究家纔落筆而已陳矣猶人驚  
人急須自出機局以入于神也可  
宋儒言過其實一味誇詞藝祖之號創系高宗  
之號中興張魏公之號恢復程頤之號得道統  
皆目濫也後世脩史者所當革除者也  
堯舜有謚巢父并無姓名然並傳不朽其實巢  
父亦多此洗耳一事人以爲高我以爲隘也仲

尼耳順安用洗爲只一洗耳便落賢智窠臼不若聖人之大且忘也卽嚴子陵亦故作噉崎嶇辭之態祕因胃中有箇故人塊壘未曾打下然却被先武窺破大率真王之眼瞞而儒生之局酸相去懸矣處君相間能調適者惟東方曼倩李長源乎此謂善養浩然之氣

凡用人者局外入佯作憐才之語局內人慣出求備之言猶入市鬻物者嘖嘖稱賞必非售主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三

次集

真心欲售者貶駁未幾捐貲攫取去矣

予于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古人日用不廢歌也又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孟氏以謳歌與朝覲訟獄並舉而對言之周燕嘉賓則歌鹿鳴至于君臣相樂輒彼此起舞庶歌共後鄉飲酒禮亦不廢歌則歌豈褻務哉自此道寄諸伶優士林遂目爲賤役而噤不出口所以養情性者闕矣

先臣于謙當本土之變先馳告四方毋得入援

一則使京師人心絕望于犄角者則其氣自奮

一則使觀隙而藉口于勤王者邪心默消真高

識也若施之今日只此便開罪端嗟夫六朝桓

溫劉祿輩皆借此名色起事者也可爲寒心

舉子登科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其定候也

踰四十而發者霜後之芙蓉纔十八九而發者

臘前之桃李雖間有之然不可以爲常總之太

沈氏日旦

卷十一

十四

次集

弱太髦皆非及時雨也

時流演傳奇者以袁崇煥作正生以魏崔作丑及崇煥引虜入犯被磔時流復欲改去袁賊而另用一夫其實袁與魏不甚相遠事已定于蓋棺惜始時操筆之人以彙繡起見識不定耳已巳十一月予聞邊警犯闕倖雍丞韓孟郁來相訪予大聲曰袁崇煥反矣察韓色微變至十二月袁叛跡漸著衆服予之先見且叩予何自

遂知其反予曰此情憤懣久矣恐駭俗不敢言  
耳仲尼纔誅少正卯卽墮三都崇煥擅殺毛文  
龍已半載杳無一毫舉動非反而何後觀欽  
旨果云斬帥以賤奴約亦可視予之憶中矣  
岑參秋夕幽興詩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  
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蓋傷已之老也錢起  
送裴頊侍御使蜀詩云枉史纔年四十強髭髯  
玄髮美清揚蓋羨其少也等四十耳而老少懸

沈氏日旦

卷十二

十五

宋集

殊低昂自口眞所謂文人之筆也

古人爲養親祭祖方從事釣丈非好殺生命也  
然古人所居之鄉或未必近市卽近市矣而市  
中或未必有魚肉可鬻則釣弋豈得已哉今人  
近市而不屑鬻已殺之物必烹鮮擊肥而後快  
又不用之養與祭也但恣口腹供燕會而已豈  
惟三寶罪人以仁術論于遠庖厨之意何居  
古人不輕載人姓名如杜少陵之朱山人乃錦

里往還者也李青蓮之范野人乃魯城北往還  
者也豈靳許可哉或未足當許可耳何戡汪綸  
特歌者釀者輒著姓名蓋世間惟何汪流輩不  
必蓋棺而論始定也

淵淵仕至征西將軍蓋陸機薦之也淵始爲劫  
賊掠機輜重機于船屋上望見淵神姿殊異且  
指麾左右皆有法還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耶淵涕泣投劍歸之遂與定交予嘗謂盜賊

沈氏日旦

卷十三

十六

宋集

中有人觀于戴征西其榜樣哉假令機名雖盛  
而力不能汲引淵必不歸也文法掣肘論議牽  
制而不行其言機必不薦也古人立賢無方獨  
一成湯乎哉

賜扶蘇死迺高斯阿二世意矯詔殺之非始皇  
治命也唐陶翰有詩傷之題云經殺于谷夫漢  
武帝感江充譖寔殺戾太子其後也傷建思子  
臺若始皇則何嘗誅扶蘇哉而谷以殺子名垂

之千古亦冤甚矣是胡亥之罪也當易名弑兄  
答乃當

古人贈詩或稱其爵或稱其字與名或稱其姓  
與行自未有輕易稱先生者惟李頎謁張果老  
詩則稱先生耳何至今日而先生車載斗量不  
可勝數也冒濫極矣

李泌少負仙骨身輕學辟穀後爲宰相以鄴侯  
終識者惜之予曰不然所謂神仙者其功行主  
沈氏曰旦 卷士 十七 次集

于救世度人非效熊經鳥伸自逍遙已也泌處  
肅代德間調劑寔多救度甚普可謂擅仙才矣  
雖非飛天仙亦行地仙也古之王喬許遜葛稚  
州尚欲就茂宰造福以速登仙錄泌作白衣山  
人勝黃冠百倍卽此便是仙課而凡俗之見猶  
視泌爲富貴中人何所見之淺

乙巳丙午間予在成都社友黃大年沈千秋對  
予言秀才處館最損陰德以故館盛者大約不

發吾雖處館然未嘗悞人家子弟竭盡其心至  
于受教與否則聽之而已豈有如是立心而終  
困者哉兩友之言不謀而合竟俱成進士予是  
其說而廣之師弟者朋友之最切者也微時不  
負友顯時豈負君豈負民哉總此真實心耳素  
餐于絳帳而虛糜束脩之先生卽他日貪位持  
祿罔視君民之具臣也豈有前後兩截人哉予  
感 歲館于徐氏脩金半載當得四十兩其徒

沈氏曰旦

卷士

十八 次集

純禪不率教予僅處兩月卽辭去束脩分毫不  
受主人跪泣不轉念也書此以箴天下之處館  
者

馮唐言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謂唐辱已  
竟不知唐蓋自況也唐不大用安所覩其韜畧  
甚矣文帝之喜庸愚擯倜儻也于買誼旣輕其  
少于馮唐又棄其者予嘗謂其似宜料而乏主  
術然耶否耶

犬食葷豕食素雞食葷鵠食素然大司守雞司晨各不溺職安見齋素者必愈于茹葷者乎故比丘飲酒食肉罪小可原庶民心毒而口齋不可近也不可信也

相如作長門賦陳后還宮直奚啻于金哉休文爲謝謨作書贈公王帝矜憐之主遂不他適謨得遷官孝標因任叅事作廣絕交論傳世而倒置遂不比于人數非文詞遠足動人而名士之

沈氏日旦

卷三

上九 次集

筆更自不同也

韓信爲王孫而子房五世相韓又欲爲韓報仇者何不薦諸沛公顧伏蕭何耶蓋恐動龍準之疑而避嫌耳然則曷爲遂不輔信蓋明知其爲將帥材絕無霸氣而況帝王乎蒯通則多此一番說舌矣

楚歌散兵不止于智亦仁也垓下之圍漢以全力感項雖有子弟八千直凡上肉耳歌以散之

陰騰無量鴻門赴宴倖脫于險終危道也亞夫方用事備陳平項莊之計不入則如之何吾爲畫萬全之策先卑辭厚幣以調之出其不備還軍灞上以待命可也更不須張良往恐誅之則失一謀臣更急選美女幾人侑白璧等物亦可也幸而瓦全皆天也未可因無恙而輒歸功于張良也

卯辰云七月烹蔡史稱公儀休拔園蔡則蔡可

沈氏日旦

卷三

三十 次集

食矣然今時絕無食蔡者竊不解其何故予摘而試之味頗清甘但恐此端一開未必能自衛其足也

皖城僧海覺爲予言有大法師北山過金陵一切酒肉和尚見之悲泣可見真心發見雖漸滅垂盡本來原自具足也予因追感先朝士大夫有見于忠肅王文成而涕泣者乎當無徐有貞李士實等汗青史矣

遇禍患而令人動憐憫心者善良也今人出暢快語者奸邪也此正是直道處脩身者平時自當熟思

張武之名得以不朽者杜甫力也汪淪何戡之名以托于顯而傳嚴與杜則尊托于卑而傳其附驥尾一也

菊之種于盆以供玩者大比芙蓉高可三四尺許藝之最難有野植之而入茗甌者俗所謂茶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次集

菊也古人採菊東籬下又云餐秋菊之落英卽此物也茶菊久而不採則瓣亦漸落何必黃州始有落英乎

橋梓比父子此以俯仰起見者也至于椿比父萱比母則殊無所本若本南華大椿之說于以祝父壽似矣萱則朝榮夕悴冬月萎矣何薄于母而祝其不壽耶若本毛詩萱草樹背之說與母氏之忘憂似矣椿則塊然漠然無知識矣何

薄于父而聽其不樂不憂耶予以臆解之椿葉萱花皆可食也人子叨養于父母猶椿萱焉他樹非不有葉他卉非不有花可食者絕少意古人取義在是乎此亦曲說留以待後人酌之仙凡境隔而機神不隔俗腸謂光塵中必無仙也豪傑在前猶觀面之交臂失而况仙乎禪門之有羅漢猶儒門之有高隱只了得自己事竟不知度人一節正自度中分量也仙已出世而

沈氏日旦

卷三

三

次集

猶人世更進一步矣

閩中蘇紫溪先生名濬督學兩浙最稱得士當時頗滋浮議迄今四十餘年矣家貧如洗此其鄉人之言也豫章鄒南阜先生名元標海內望如泰山北斗爲道學主盟歿未幾年巨寇劫其貲去以二千金計此亦其鄉人之言也日久論定存此說以爲案據

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曰不脫冕則仲尼此



時助祭方歸少俟之肉未必不至魯未嘗生  
禮也然失此機會去國無名所謂微罪行此也  
孔子苦心處非孟子誰能闡出俗儒真以爲肉  
不至迂矣魯之臣隣不止孔子一人其致酢係  
有司職掌歲有定規不必請命于魯公魯公必  
無割去群胙之理亦必無諸大夫家皆致胙而  
獨革除孔子之理其意只欲使人識其躁讓其  
慙爲君相分過而掩其受女樂之跡也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次集

士爲知己者死此豪傑之氣也有所激也人知  
人不知皆驚爲此狂者之簡也忽俗故也人不  
知而不愠此聖人之學也有定識以持之所謂  
怨也

士大夫以文集相贈舉子以制義相贈者答刺  
云謝教自萬曆末年猶沿此例今亡之矣夫人  
凡事依例何獨此事破例總是厭看書耳  
宋徽宗約金攻遼乃大失策處頻遣馬政如金

求五代時陷人之地卑詞諂說竟不如願何其  
奴也譬人家敗于自己田廬不能守反大言恢  
復祖業圖謀他人久踞之產因而構訟破家何  
以異是

相如臨終留所奏于家以俟武帝索取因獻之  
蓋微諫止其封禪也唐寶曆詩漢家若欲論封  
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宋林通詩茂陵他日求遺  
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惜哉唐宋人淺劣不能理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次集

會漢人言也後世起君過者似罵晉矣豈知異  
之義乎

狄仁傑遭貶貽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今  
霍獻可迫出境仁傑嘆之及爲相思欲亦傷則  
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  
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  
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  
非也狄負相才鑒又英譎况御史中丞鉅任也

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翌亦在籠絡中矣

古人于祭祀必先卜吉以故曆書有宜祭祀不宜祭祀之說蓋所謂不宜者想于鬼神或有所礙而未必來享于祭主或有所礙而未必受福

沈氏曰旦

卷士

三十五

本集

故耳今按期舉之二至四孟生忌死忌春丁秋丁不爽畧刻則曆文不贅已乎夫祭義屬幽當于夜間陳設庶陰氣感通若巳午未時則更不相宜祖考能降臨乎月令獻肝獻肺獻心各依序無紊可見古人于祭祀一節備極誠敬不若今人之苟且也

離魂之說荒唐寔甚不然何以雜劇小說等離魂者並屬婦人更無一箇男子也蓋男子離魂

絕無意味故操觚家必不使其離也

卜珥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知其不令終珥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然不能割捨此一官竟隕厥軀可咎命哉夫安知管幼安輩非有托而逃蓋稱厭勝者哉德挽命道超術數非虛謬也必謂定業難追則道德無權位育之說謬矣豈通論哉

唐宋時用人丞簿尉悉科目出身故前途寬而

沈氏曰旦

卷士

三十六

本集

民有所恃賴守今俸足以養廉故清議嚴而官不至于貪黷迺今日事勢既殊持論當恕若以簞簋之飭責費卽是過負人財者可以不償以苦節責科目是眷屬之累不獨釋門當祛辟穀之方煉丹之術又不獨玄門當講求也儒流尤亟矣

評史立論者往往以君子不勝小人爲恨夫世所謂君子者皆腐儒非真君子也世所謂小人

者皆鄙夫非真小人也真君子真小人鍾間氣以出譚何容易其貞勝處總以主心爲準主聖則腐儒不勞餘力亦能錮真小人主昏則鄙夫不用辣手亦能困真君子猶陰陽消長不能違寒暑之時是以四時之氣莫濁于夏能令人不衣冠能令人汗出廢櫛能令蛇蝎橫行能令蚊蠅滿目盈耳纔值金母特權而百昌遂萬寶成矣至于冬則凡虫盡蟄幾見主聖時平而宵小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主 次集

竊發者哉惟世危亂而賢者不隱輕則賤逐重則誅夷皆所自取故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假令女樂受而仲尼不去則孔之爲孔未可知也孔爲三家藏拙爲魯君蓋愆此段公案一出走而氷釋故曰聖人無死地也然世之鴻冥鳳舉者絕少彼君子其貌小人其衷腐儒其名鄙夫其實者又何多也以故有識者觀史每厭薄此輩一開卷而眉幾蹙也

開邊釁其如納降須審時察勢度德量力而始無後悔或利得其人如李光弼渾瑊等是也或利得其地如唐維州宋平州是也若無所利反授虜以興師之名或勢力不能制虜而嘗試行之祇滋殆耳唐失策處在執送悉怛謀還吐蕃戮諸境上宋失策處在殺張毅以畀金人使降將及常勝軍皆解體初何所見而受其降末何所見而棄之以寒內附者心且助敵焰耶後世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主 次集

乘國者于此稔當留意

安貧二字惟顏回克富之原惡則尚有說凡人出其伎倆足以阜財運其緒餘足以潤屋却耻之而不屑爲故云安貧耳若才智迫出天下而奇窮自甘是坐困非安貧也是守拙非安命也不然王章之泣牛衣與陶潛之釐瓶粟是同是異

唐樂工雷海青支解于凝碧池忠烈若矣宋石

工安民泣求免鑄姓名于碑末清議凜矣何必讀書然後能砥節耶蓋凜節者大率皆讀書人也

楚人袁宏道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氣羅芥金石氣越人陶望齡嘗之云未解烹煎強品題夫龍井虎丘其所出真茗不過數兩耳以之供土豪索取猶不足卽獻于大尹者未必果真况能他及哉然謂草氣豆花氣則其最惡

沈氏曰旦

卷士

十九 次集

者袁爲所侮未可知也羅芥優劣殊懸最上氣似夏蘭安得埒金石耶譬入學蘿村未免西子而但笑彼婦之醜且蠢也恐爲荒少伯所笑國家大事迥出尋常者士大夫見識未定閱歷又少切莫輕易開口後悔無及逆賊袁崇煥扳跖昭昭止于磔而不族猶主恩也乃有昏庸縉紳爲之抱不平者一則曰袁自如字而不名一則曰袁督師爵而不名其故何也未必黨其

邪祇因初殺毛文龍時衆口附和視爲奇舉以故後來十分回護耳言不可不慎也柰旁觀者腹誹何

不才不肖不敏不毅皆謙詞也惟以不佞作謙詞則未當蓋才肖敏毅率皆美稱按則取辦于口殊無稍實故仁而不佞夫于方以是取雍卽謂不佞爲誇詞亦可

開元天寶間有巨富人名王元寶其誇示玄宗

沈氏曰旦

卷士

三十 次集

云臣請以絹繫樹山樹有盡臣絹無窮故後世指大錠白金呼爲元寶

唐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虞世南引梁武帝遺齊武陵王故事喪之稱謂曰餉宋富弼使莽丹爭獻納二字皆未妥胡不以餉之一字加也

韓愈及第十餘年名滿天下而御史常乾度不知愈爲何許人牛僧孺係制科之首爲乾度屬

更參謁時問何色出身其昏如是蓋富貴文章  
截然兩途猶回回國人不知高麗俗尚土宜也  
漫語之猶如說夢以故不慧授官之初疏改舊  
名不幸風聞人耳仍有知之者

宋儒只好做得孟氏之徒做不得孔氏之徒何  
也學術雖端而言浮于行且權與時二字茫如  
也魯用孔子不終而衰齊久用孟子而無寸裨  
宋廣用諸儒而禍更烈豈偶然哉俎豆官墻者

沈氏曰

卷十一

三一次集

孟當衡其位次宋儒當嚴其實事然此亦非常  
之原矣予意自仲尼外皆按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四科分布廊廡庶三代以後忠孝之氣伸而  
尚口之徒詘豈不大快矣予

井水不生虫而雨水生虫此鹹淡之別也然海  
中水族千變萬化不可紀極此義何居儒者動  
輒曰格物齊格及此否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代不乏人不獨

一仲淹已也仲淹幸遂其願故傳耳不然仲淹  
窮約終身抱此虛願共目爲迂濶矣世間邪正  
陰陽無單行孤立之理有負國負民之鼎鉉卽  
有憂國憂民之庶僚之寒士分數相等後人看  
吾立論至此須大開眼孔勿小視塵寰也

止謗莫如無辯非不辯也有所以辯者不在口  
舌間辯也如人謗我貪黷則躬行廉以破之謗  
我殘忍則躬行慈以破之謗我邪姪則躬行擎

沈氏曰

卷十一

三一次集

以破之無稽之言不辯而自息矣

寇準不知丁謂胡安國司馬光不知秦檜非臭  
味之投乃好談也謂與檜皆哭人偏不似范文  
正而獨得宰語衣鉢何難玩弄此腐儒耶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國風瓊兮尾兮流離之子  
蓋自傷後不如先也註尚未安

寒號虫者情鳥也冬月毛落凍號夜達旦稍暖  
輒鳴曰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此物中最知足

者人情得隴望蜀了無屈服之期東漢王章所以貽笑于妻而自隕厥命也方涕泣牛衣時何異毛落夜號之鳥而苦不知足翻出鳥下吾願世人不但師蟻師馬卽鳥亦可師也

自遼左失事以來遼臣受禍者無算萬曆丙午丁未間熊廷弼按遼抱曲突徙薪之憂料建夷之必叛刻有成書遍貽朝貴比戊午總兵張承胤迎戰全軍覆沒實巡撫李維翰致之其時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

次集

承胤自他塞來喘息未定維翰驟以紅旗促戰張武臣爲文臣憤威所切勉強撓鋒特以官起見亦不料喪身辱國至此極也于是朝議洵洵服廷弼先見起劉鋹于田間擢杜松于廢弁以爲大將助廷弼出塞鋹世帥營謀忠勇蹂率人也舊爲廷弼所彈家食已有年矣熊杜在文武中各負氣不下況夙隙未消一旦強之共事此法當失予荷計偕人燕詣臺臣唐世濟問

故唐曰近日

朝議正躊躇此欲改用楊鎬

熊廷弼別用予察其意蓋全爲杜松地也夫鎬

之候國人盡知之而朝紳不知當關白時鎬

爲經畧王京城一隅將崩實所調浙蜀將士先

登四方兵雲擁而上白幾成擒矣鎬迫急鳴金

班師白幸免全蓋鎬與白素有連也未幾白死

於鎬通倭之跡不若是豈可復用于遼左乎則

謀遣之第一錯也鎬既受事與二帥漠不相聞

沈氏曰旦

卷十一

三

次集

依然行賂虜故套冒虛餉以充賂費據敗軍回籍相傳犒百萬金求緩師而奴酋答參貂等物徒貯皮囊者以四十計二帥不知也徑自進兵鋹與鎬密約吾銳聲三響則勢發矣可速來援豈料鎬四響而鎬救不至併義兒劉昭孫萬人敵也亦殉鋹而膏虜鎬乎松原使氣輕生夜渡渾河已大醉矣士卒死者無算黎明遇敵酈酈未沒不足供奴酋一蹂蓋二帥之兵當相爲犄

角之勢而不暫離本隊之軍又當用伏用襲用  
繞用突用蹕分爲四五枝而不聚于一今宜合  
者分之宜分者合之不敗何待祇因鎬不至持  
聯絡其間故至此則謀邊之第二錯也楊鎬買  
國始用廷弼守遼兩載奴酋不敢以一矢相加  
遼外不賂虜內不賂權要權要咸切齒焉彈章  
發起還科臣朱童蒙按視未有良心回奏廷弼  
之功與遼山遼水而俱永矣復遣科臣姚宗文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沈氏曰

按視宗文索賂之念奪位之念並橫據于胷中  
熊素負氣况從言官起家作意貌之而宗文歸  
造言中傷耳食者遂滿朝矣遼經屢挫之後  
開原鐵嶺瀋陽相繼淪陷岌岌乎有剝膚之慮  
朝野日夜引領望廷弼速至可恃無恐屈指計  
期既至而輿情踴躍喜溢眉端于是俞旨命  
九卿郊餞陛賜酒及蟒玉尚方等廷弼初出  
關兵餉應時給發日久情怠不惟忽廷弼併忽

奴酋矣不惟思得廷弼之賄且俾奴酋之來矣  
則謀邊之第三錯也廷弼彈去以袁應泰代作  
經畧昏昏如木偶人不一月而遼陽城陷應泰  
自縊累年所積粟米銀錢兵器火藥之類悉以  
予敵富民私蓄商賈貨物無算擄掠子女皮劉  
老稚亦無算奴酋慾滿志驕登堂而嘆曰使熊  
老尚在吾安能到此乎此逃回軍民語也則謀  
邊之第四錯也遼城失而金復海蓋四州併失

沈氏曰

卷十一

三

沈氏曰

總兵賀世賢陣亡其將畧雖遜劉鈺嬰亦堪用  
之才廷弼素所倚者而流言世賢降虜比諸李  
永方遷怒一至此哉全遼十去七八國帑民命  
盡付烏有而始時廷弼薦袁之人畧不追論可  
笑亦可涕也使廷弼稍有知識深藏不出則千  
載下惜之慕之有餘思矣道賂詭言廷弼已視  
髮爲僧逃之空山曾不意其復出爲經畧竟授  
首此章也是時朝野洶洶望廷弼之至與楊

鎬喪敗時畧同及廷弼至而安置右屯兵餉仍  
不奉手所欲用之人所行之事齟齬視昔有加  
更可異者王化貞以六七年之科甲鑽謀開府  
駐師廣寧王才庸心險大言主戰熊性躁語直  
一意主守經撫二臣相爲水火 朝議爭左袒  
化貞廷弼怒不能平刻刻成書條陳遼事始末  
利病逼送大僚臺省而竟無一參一貂一帕金  
帛緘業已犯衆怒矣化貞又從而下石終日說

沈氏曰

卷十一

三六集

五千人遇化貞于途騎白馬着藍紳衣隻身南  
奔矣叩其所以絕無一虜到廣寧城下而草木  
皆兵風影皆敵無端棄城深可怪異始信曩時  
主戰特欺 朝廷欺天下耳爲經畧者卽應以  
所賜尚方劍梟化貞首懸示逃兵下令曰三日  
內能復歸戎伍者悉免究隨遣部下參遊等固  
守山海關以絕逃兵歸路而身至廣寧整頓料  
理則壁壘旌旗肅然一變不惟報 國之忠亦  
保身之哲也而廷弼反以所率五千兵護送逃  
撫南奔反馳至山海關放逃兵魚貫而進豈經  
畧之體人臣之義乎推廷弼隱衷不過謂目前  
是非不明功罪不核吾亦從衆浮沉衆或我容  
耳竟不知廷弼爲萬耳目所注射仇對環峙以  
伺其隙他人之是非功罪可糊塗了事而熊之  
一舉一動必直窮到底當年主守之是保障遼  
陽兩年之功一筆勾銷而後來放兵進關脫身

沈氏曰

卷十一

三六集



離右屯之非之罪。不纖毫貸也。錄前功以贖後罪。允宜免死。謫戍情法庶幾乎今。王化貞尚在獄。而熊廷弼于乙丑八月廿五日已伏誅。罪均罰異。何以服天下之心。其寬化貞而削弼疑之案者。墨家宰周應秋之故。其速殺廷弼以剪所忌。不稍姑待者。魏崔諸逆臣叵測之念也。則謀邊之第六錯也。

遼陽失而設立巡撫如故。畢自肅王應才累累

沈氏日旦 卷十一

三九 六集

也。遼陽失而設立經畧如故。王在晉孫承宗若若也。袁崇煥仗奴酋作僱官。呈纔五六年甲科起家。邑令驟躋開府。不一二載經畧矣。賜蟒王尚方矣。黑虎跳隄見于吾黨。飛過海倏出于斯文。便令胥史讓巧刀筆。遜捷何物。么魔公然橫行于白晝之下。而始時袁之人畧不追論。猶謂國有法乎。則謀邊之第七錯也。

袁賊既殲。昔時父子兄弟失婦死于虜者爭鬻

其肉啖之。頃刻立盡。非聖天子獨斷則事未可知也。從古及今。未有將相不協力。臣庶不協心而至尊自杆牧圉腥羶望風去者。非高皇帝之靈不及此。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安在。其時有滿桂者降夷也。忠勇絕倫。爲總兵官與崇煥相水火。崇煥既導虜入犯。以要挾至尊。輦轂破圍。內召孔棘而徐徐其來。遲遲其行。駐師常公寺。奴酋兵馬過寺。曾不以一矢

沈氏日旦 卷十二

四十 六集

相加。遺猶曰怯也。迺何以奴師遇袁旅亦嘻嘻勿聞耶。又何以反運糧齎送奴耶。滿桂直發其姦于上。前崇煥恨極。以巨鏡數十擊滿軍全師立刻盡粉。而滿之精銳萬餘盡矣。袁賊心懷叵測。欲爲所欲爲。而伴以議款之說。自寬厥辜。但服上刑。免其赤族。猶仁主浩蕩之恩也。毛文龍庸夫耳。有牽制之名。絕無實用。不過盜遼地參貂以媚朝貴。而享此高爵厚祿。負此重名。

其所廉之餉亞于文臣其所獻之俘非陣上擒獲者亦如盜參貂法誇劫遼之獫狁婦稚零星積聚膳養于皮島而合併數十眾以檻送京師者此局得罪于冥司不得罪于國憲自遭陰譴不當遭陽網也崇煥曷爲擅殺之哉彼亦一尚方此亦一尚方彼亦一蟒玉此亦一蟒玉以亂賊殺庸帥置維辟于何地豈人臣當作威如是哉先除毛後除滿毒心辣手意欲何爲試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四十二 次集

對鏡照之有劉裕之才之福否值張邦昌劉豫之時否磔不足償其罪也百萬生靈何辜而羅此劫耶其事已往不足辱吾筆而近時愚紳有爲崇煥抱不平者祇因殺毛帥後語言不愜作此同護予恐後世無徵野史亂出特紀之此後遼事不必說不忍說但得如先朝失交趾而雲南無恙則臣子之至願也噫

擒獲奸細逆璫魏忠賢曾借此名色錫券封公

侯伯矣據遼人被虜逃歸者云奴酋大笑中國此舉自矜甲兵所至無城不克無邑不下何藉奸細爲卽南中情形未悉自有北降者以陰事告也嗟手遠陽淪陷以悞收降夷爲內應故其蠢亦不在奸細卽有之亦當審問的實察其端委則敵人欲窺我之憤而敵情反爲我窺亦未可知奈何亟亟磔之不俟終日哉

沈氏曰旦

卷十一

四十三 次集

都官評操于馬上因二京官多又有貴臣重臣司理又係乙榜卑秩不敢操權遂陵夷旁落至此耳更可駭者福建官評操于馬夫上下司各用馬夫一人彼此密報陰事歲給工食銀米兩貳錢因是地方土豪學霸訟師衙蠹宦幹富家各以酒食錢銀交結馬夫中傷有司之清執者而白簡據此遂云風聞矣以故敝座師吳侍御漳浦人也言閩中二百餘載巡撫鮮克今終近

始一二瓦全蓋專與馬夫比者夫目前推知卽後來臺省今日萋菲卽他年罪案故閩按之劣轉年例閩撫之冒濫京堂皆倪于是禍不獨有司受也馬夫之害較山東窩訪造訪賣訪買訪更毒非口筆所能禁也禁有禁術豈情面庸夫所能展乎

撫按會稿舊例也然通同罔上豈設官之初意乎卽特設一員足矣何必兼設乎至于閩中沈氏日旦

卷三

四三 公集

賢否不過照馬夫報單填寫無纖毫異同以故海澄令譚世講乘機陷害龍溪令傅概撫按幾墮其術中而予亦因是兩遭驟也不然以予之聽斷公明操守潔白卽拙于媚上官何至令下惠多我一黜也嘆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其侍兒說初聞欲窮治之旣而奇其言釋之卽以侍兒贈之後說爲姚崇所構幾成冤獄竟賴書生策獲免盖用說所

寶夜明簾潛獻九公王附以手札數行求緩頰于玄宗也玄宗在青宮時與說有舊故書生勸至以此動之而帝怒立解此與袁盎侍兒事同而受報酬恩亦同凡人能于盛怒處轉念不惟克己之學亦結客之術也

近時無賴惡少年輒以贈妾贈賂作豪舉事此餌也卽不然亦棄置之姬無所歸依又未可轉售而爲是以博名高者也卽不然或色衰貌窳沈氏日旦

卷三

四四 公集

所值無幾如谷董家喬其價而徐取償者也酸士酸紳不可爲其所愚

群臣所以不稱職者其病安在在不器使不久任六部衙門周流環轉夫孔子有言惟君子能不器耳今天下讀書者豈人人君子乎觀政未半載而卽轉外吏多者四年少者一二年無不遷者民情土俗畧稍相習卽便離任豈能見長愚意初授官時商度其才品與何職相宜而後

授之既服官後每三年考察加銜加級一次九載滿考方擢他曹如此或庶幾乎

閣臣所以碌碌者其病安在自胡惟庸謀逆後祖訓云有敢再言設立丞相者斬丞相既廢固無莽卓操懿之奸亦無蕭曹郗魏之績漢唐宋入相者每出爲太守爲有司者復進居輔弼以故民瘼國恤罔不燭照而相業光也 世廟時張孚敬徐階等悉從外臣入閣眞 神聖妙用沈氏曰且 卷五 四十五 欽集

哉若此套不破庸患何日得息可爲浩嘆者此也天地間蠢氣多靈氣少賤氣多貴氣少凡絕類超群之傑其見解議論行藏與庸俗冰炭之不相入故古人曰高才而無貴仕言才高者官未必尊顯也夫豈惟不尊顯且遭貶斥焉柳下惠聖人也不免三黜令尹子文忠臣也不免三已况次焉者乎以故人主不得其用劉基之功久

已埋沒至嘉靖間始襲伯爵王守仁之功久已埋沒至隆慶間始襲伯爵縱日久論定公議難掩然儘足灰忠義之心短豪傑之氣矣

國家開科取士如漁者設網中百入而得二三賢者則此榜爲不虛矣倘盡碌碌貪鄙則朝廷用一官受一官之損百姓逢一官受一官之害如會榜中于謙王守仁鄉榜中海鏡可得多哉必欲使賢者在位俊傑登庸非復徵聘之典沈氏曰且 卷五 四十六 欽集

斷不能得好官也

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足嫂卽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蔭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脩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

爲去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之上之人所以待科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頃以標守心術事業繩從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故進賢冠下賢豪絕少吾亦斯文故能形容真切如是若他途發此論則爲忌嫉語矣

沈氏曰旦

卷士

四七 次集

或問徵聘之典漢唐宋行之最爲得人不知千祖制相合否乎答曰洪武間大學士宋濂王禕方正學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少師儀智俱由布衣薦舉徵召宣德間冢宰郭進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罵賊死難于交趾由布衣薦舉並不從科目起家也卽嘉靖間待詔文徵明亦由布衣徵聘今久不行矣欲遵 祖制須復徵聘之典

太平可立致也虞五臣漢三傑出何科目孔孟是何年進士此言足破千古之惑

世不乏盜名之士徵聘得無悞乎然與其真忤逆也寧僞割股耳欲破情面絕貪緣須復大臣薦舉之例古人有行之而見效者蕭何薦韓信狄仁傑薦張柬之最初鮑叔牙薦管仲皆功勳震世垂諸不朽但今之大臣迥非昔比不憑貨賂薦卽憑耳目薦矣在野豈無韓信等倫在

沈氏曰旦

卷士

四八 次集

朝實無蕭何流輩所謂惟賢知賢惟聖知聖也以故雲龍風虎無從合會譬兩家婚姻不得冰人月老豈能成美古詩云仕官無良媒正嘆恨此也縱以大臣所薦之賢否定大臣之黜陟但能禁其不公而不能牖其不明一則薰蕕異器庸劣鄙夫之前豪傑耻與往還一則肉眼凡目豪傑在前交臂相失以故今之大臣豈但不能如古之蕭狄汲引奇才卽欲知 本朝宋濂輩

故事亦不可得矣

或問薦舉之典今既不可望于大臣則下此而汲引者愈不可信矣 朝廷何所憑據而徵聘乎豈如先聖寄耳目于夢卜乎更渺茫矣答曰今日之大臣卽昔日之羣臣也安知目前之群臣非將來之大臣乎則培植預養有吃緊扼要處在選庶吉士與選科道官二者最當加意神廟壬辰以前尚有公道近日全憑賄賂雖有

沈氏曰旦

卷三

四九 次集

才士雖有清官而無錢布置不得在此三衙門夫世間男子畧有些人氣者誰肯將錢買官此等在他猶資陞轉有倚好念爲 國爲民有何好事福 國庇民譬如王戎所鑽李核其種雖美望其發芽成樹安可得哉況此輩以隻身到都片赴考選館職者皆貧士也其鑽刺資財悉借京債營運赴考選科道者大半貪巧有司也其鑽刺資財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幹辦

謀得美官在手一旦得志逐漸取償卽十倍百

倍其息猶未滿意如此則民何以支而 國何以堪乎以故 朝廷百姓不但罕受其益而反大受其損今欲痛革此弊莫若 皇上自操權自考選依古人身言書判以定去取若少假閣部以權分閱進 呈則廉拙者何由達 御覽乎所謂清其源也清源則流漸挽將來不萌取償之念而民有幸矣此培植群臣預養爲他日

沈氏曰旦

卷三

五十一 次集

大臣地者從此試其才智試其膽量試其操守與忠義灼灼有據而天下豪傑景慕其風彼亦廣于搜羅爲國得人如此等樣大臣方無愧房杜姚宋方無忝韓范傳歐方可薦舉人才以備徵聘然計期亦得十年非旦夕可辦此治亂之大關也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曰旦卷十二終

序曰旦後

沈幼宰名長卿更名遜別號灰菴浙之錢唐人也為侍御襟江公子家饒墳典

一

丘索之藏身羅骨肉情倫之變以孝廉筮仕開永定令未幾時當路有意齟齬之儼居秣陵十餘載而卒

卒之歲崇禎壬申仲春二

日也予是月劇病幾死迺病者不死而公竟不病而死豈角哀伯桃之情深誼

二

重而公曾以心許友死耶每嘆公居恒曰凡人精神各有所寄寄奕寄飲寄歌舞寄骨董寄山水寄一切

齷齪子母少壯鍾情老死  
不休無一日得歡無一旦  
得暇而一日一旦之頃殫  
先朝露則精神風雅奄忽  
三  
不可問矣吾何如抽心靈  
所本有者日日寄之筆載  
迄無盡藏乎既刻弋蘧兩  
說左燈詩緯膾炙海內學

士大夫之口而於其易簣  
時以日一旦一編屬于滋  
曰張冷石病愈必撫棺憑  
吊畢必先出是編以授之  
四  
予且拜且哭且哭且讀如  
噉哀家梨如馳千里坂如  
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  
之松玉泉之水聚為一區



痛快不可言獻替激揚慷慨不可言雖幼穉今日修

文地下而陶物振俗之功

千古足多矣日旦分十二

五

卷其義何居昔許子將好

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日旦祖其意而識深

藻微也已刻十卷予為之續二卷於後

崇禎七年甲戌壯月十日

雲間友弟張昂之頓首

六

撰



後學張昶之頓首書





羣書典彙十四卷(一)

〔明〕黃道周輯評

明崇禎敦古齋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經子史名文合纂

黃石齋先生評輯

羣書典彙

敬古堂梓行

題辭

玄黃未剖疇測烝母  
之先點畫旣成悉落  
神君之後淵哉樂乎

倪敏一

羣言有祖遐哉渺矣  
衆美條流蓋方以類  
聚鍼芥水乳物以羣  
分牛馬徑庭蹟蹟紛

紛林叢茂葉不足紀

其算靈靈蠢蠢城貯  
生齒曷勝數其繁坐  
致巧歷闔秘玄詮得

倪敏二

真一投膠調劑之法  
授不二釀蜜納息之  
功讀書有如良匠度  
山木文梓俱收摘辭

何昇畫工資繪事丹  
漆共備是以篇章淹  
博探海貴攬驪珠典  
故浩瀚鑿山移空重

偶錄三

寶況欲有獲必謀諸  
野廸至入官不學乎  
古有問弗知所出用  
且輒差又作不可悉

難文則爲拙故通天  
徹地識大識小之謂  
儒上古下今有典有  
則庶稱學時崇茂美

偶錄四

彥多弘通從來文明  
之盛莫媿  
雍穆之朝者也畏友  
幼玄奇踰楊子博邁

賈生縱諱名理固具  
慧根別灑春花特輸  
餘技凡名山之所藏  
脉望之所飽蔑不羅

倪叙五

供筆端採歸墨上富  
如江海鬱若鄧崑亦  
經亦史五采彰而象  
明是子是文八音比

而樂作尋到源頭黃  
河源之源窮極底裏  
大海底之底識龍肉  
於鮓辯豹胎於鸞兼

倪叙六

總反覺冊府元龜贅  
疵游衍允推文獻通  
考勁敵至于深禪場  
屋石畫嘉謨饒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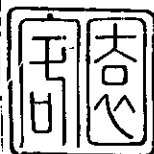
生金華妙選植體則  
酌市以取類斷章則  
舉要以就裁鱗鮮泥  
天竈之門燦燦關星

倪叙七

橋之路罔鈍漢賞擢  
透心血波斯胡估互  
換眼睛不觀後世必  
傳之桓譚敢云當今

爰序之皇甫

寅友弟倪元璐書



倪叙八



序

周之盛也小行人周爰邦國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余敘一

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此書之各爲彙也太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余敘二

典六曰事典此典之各爲彙也夫謠俗不齊旒纁難爲寄其權于行人行人者天子之耳目也則學者

游騁藝林馳驅文苑每懷  
靡及者猶是矣幾理繁殷  
明聰有限爲職其詳於六  
官而主其要於太宰太宰

余叙三

者六官之領括也則學者  
甄攬經籍役隸子史詳登  
清要者猶是矣乃蘇子瞻  
有云近世士人纂類經史

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  
條目搜括待盡臨時剽竊  
竄易首尾以眩有司蓋胸  
無獨得徒取支塞猶之俳

餘統四

優登場搬演古事毋論神  
情不肖即衣冠氣宇其乖  
舛寧不甚乎此子瞻所以  
致譏也今且不特後場而

浸淫八股矣刪茲編又曷  
以云焉誠得而廣論之蓋  
今國家之患莫大乎不羣  
見于朝右則為水火見于

余敘五

士習則為門戶見於兵民  
則為貧寡見於學術刪為  
瘠朽故使經自為經則萬  
墨踐循其弊也使人拘而

多畏史自為史則學識淹  
通其弊也使人夢而失實  
子自為子則綿渺清遐其  
弊也使人詭而不律集自

余敘六

為集則濫智闌肆其弊也  
使人憊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時或需尚其兆為孤  
時或質趨其乖為終乖于

學士可言也。屯于國家不可言矣。然則合輯而類編焉。斯真大一統之規模而最不朽之盛事矣。司馬謖

余錄七

以道家并包六家謂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指約而易撮事少而功多使人精神專

一者猶是志也。抑班固所云大雅宏達於茲為羣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而或者曰侏儒飽欲。庖臣饑欲。

斜錄八

庖今撮觚家病正坐飽也。此不猶益之飯而速之噎乎。乃用兵者以飽待饑。則又反使之不飽。何若是其

謬戾耶予笑謂今學者但  
恐皆長三尺餘耳若使長  
九尺正當求多于一囊粟  
錢二百四十之外耶得遽

金瓶九

云飽耶故學古者毋如王  
愷珊瑚便侈上寶若遇石  
常侍質恐不存毋如李信  
將兵但須廿萬若用王老

怯荆何易滅是所賢乎去  
其畛域而觀乎大通也雖  
然更有進焉九方皋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

金瓶十

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  
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  
遺其所不視則可以相得  
于是編之表矣

癸未仲冬潭陽余元熹  
延稱氏題於故古壘



余元熹  
十一

敘

嗜古必癖風秉性成  
而孺孺有天真得目  
讀書中秘恰與性符

余元熹

既而悔此仍予所謂  
從口耳邇來未從心  
性中出者如聽街譚  
聞歡談苦冷齒棟胸

枉自啼笑邇來益老  
大困頓譚文勦取泉  
經生論治又罔裨  
當今自惟此身報

卷二

國無日主之不能納  
忠效信奇策才力  
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遭補闕招賢護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  
猶行徑攻城野戰  
輒將塞旃之功下

卷三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  
官厚祿巨爲宗族  
遊光寵如子長所  
奇種種皆然至於

私膏所建監恐或駭  
鼻非膏欲私膏所論  
議恐或訝鼻臆遲坐  
是言矜維答駭膏輯  
古成言少膏爽士婢  
之博綜典籍曉練世  
務異日爲經濟大儒  
植我

王國是卽子愚忠之  
一効矣勦予之從口  
有邇來者皆其從心  
性中出者也適又獲  
曰天下之治不治不  
在於文章勦亦曰姑  
鼻此曰免刺譏非膏  
甚損譽乎當世也膝



勦猶之乎從口耳邊  
過軟予嘗迷那根縈  
胥云學問之遺志意  
者通之醇醪糟粕存

書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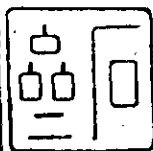
乎其入說口耳僅是  
口耳說心性爐是性  
性切勿說心性是口  
耳亦切勿說口耳不

是心性也發勦首天  
地也何居曰且胥天  
下那一市不從天鑒  
夾一本二易黃圖又

書無有

說個甚麼耶

長至日黃道周叙



凡制

一五經為治世之文我

國朝明經取士而士子所執為無雄  
者也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陸者  
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類書多出如彙徵則當取經而不  
傳一

及它書彙纂則沈揀諸書而不及  
經類語則又分經子史而為二編  
皆失之一偏斯編則取以冠首至  
于周禮一書治道之大端存焉尤  
多備錄以及三傳儀禮爾雅孝經  
咸加博採而經學匯其全矣

一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添  
之川流乃

秦廟子丑間沿習為牛鬼蛇神因是  
功令森嚴遂相視為畏途或冀敢出  
近又稍以兆矣抱朴子曰不以書不  
非是山而棄權夜之珍不以書不  
傳二

出聖而廢助教之書故編中備錄  
焉

一經以載道史以志事狀史體皆叙  
紀傳贊所論則係其人不另書其  
史若書志等類則加摘採至如路  
史諸書尤今日所尸祝者亦為鄭

錄焉

一先秦漢魏去古未遠體裁宏朗氣味醇厚足供學者稷振故茲編備錄焉

一六朝漸于繪矣狀而推輪大略不廢雕幾月露風雲無傷氣骨乃裁

虛解三

流為駢衍靡薄遂有議欲矯之者則所謂作者之心自命奇偉隨者自貧放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况聲偶尤表判所使用故茲編備錄焉

一唐宋之文雅擅峻潔尤長氣執賦

而多叢少蓄識者不無古意漸薄

之慮第以起衰振靡良必難是故

于諸大家之文及名臣奏議則悉

採錄餘則不能如漢魏之多備也

至元文則時附見焉

上傳注之文其有考據典挾析理精

虛解四

確者錄之以備參稽若義取訓詁

剽闕焉

一國朝之文先達筆出名言棟積且

昭代文獻存焉其敢妄為摘取乎聞

錄一二若刪以其為今日石畫所

必資至理不可磨者也

一代之風氣不同故著此數年類書多備後場如備考類典諸書是也後此數年類書多資八股如學類海諸書是也故編中如邊備茶馬等政皆今類書所不載茲仍為備錄焉洵煌煌乎大觀哉

允  
併  
五

一編類凡十四卷天地君道治道治法臣道品行典制政賦兵戎學術經史道德人通物理此其大綱也其餘分縷析則復三百有餘於猶之周官六官而統三百六十屬也誠類書之極備者矣

一它類書之浩繁者多出於疊見或至三四見蓋既集于甲復集于乙也夫文人之心無所不通豈得此而不能移之彼乎茲編既取其博尤欲其約故不贅錄

一書次悉依世代間有不映者或取

允  
併  
五

其論議相類以見其同或取其意識各出以別其異故並後先錄之所以便參訂也

一註釋簡其與難者釋之其易曉者畧焉所以汰煩也

一評點皆為標示旨要不為飾美之

辭所以明意也

一昔人謂讀書當耐訛字狀別列誰  
淫雖有雅俗之辨魯魚金根寧堪  
舛謬之甚別較譬之精良有苦心  
矣

故古三識

草書典義總目

一 米

天地類

天地

陰陽

五行

象緯

日月

星辰

風雨

雷電

電氣

雲

虹霓

霜雪

雪

時令

冰凍

災祥

醫治

分野

輿圖

國號

地形

形勝

山嶽

土產

水澤

九河

海

濟深

江

渠

淮泗

符瑞辨諸附

君道類

君德

君德

君德

君德

君德

君德

法祖

事神

聘教

內治

睦親

睦親

宸翰

詔令

幼訓

信懷

明斷

明斷

修文

經武

制字

積漸

興亡

興亡

三卷

治道類

治道

愛動

戒欲

戒欲

戒欲

戒欲

治民

安民

教化

倡導

紀綱

紀綱

正名

明體

審曲

綜實

謀猷

謀猷

同時

理勢

勸俗

公怒

寬嚴

寬嚴

富強

富強

富強

富強

富強

富強

四卷

四卷

四卷

四卷

四卷

四卷

治法類

治法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賞罰

六卷		品行類	品行	聖賢	豪傑	君子小人	
七卷		游記	同美	朋黨			
八卷		政成類					
九卷							
十卷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十四卷							
十五卷							
十六卷							
十七卷							
十八卷							
十九卷							
二十卷							

賦稅		理財	財用	公利	井田	籍田
屯田		治地	荒政	賑貸	積貯	
鹽稅		治河	漕運	番運	鹽政	
馬政		茶法				
九卷						
兵戎類						
兵略		兵制	戡守	行師	守備	
進才		兵食	陳法	車戰	兵械	
謀策		說術	會盟	交鋒	禦務	
地輿		權衡	度量	佛兵	禁軍	
十卷						
學術類						
學問		心學	心法	性命	全性	
格物		靜虛	存養	精氣	誠精	
戒慎		慎智	齊治	生教	操軍	
接人		世法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十四卷						
十五卷						
十六卷						
十七卷						
十八卷						
十九卷						
二十卷						

經史類		經傳	易	圖書	詩
十二卷		禮記	三禮	孝經	論語
道德類		書籍	史學	諸古	三皇
道		文章	文翰	大學衍義	五帝
仁義		得道	修德	德符	辯一
智識		智識	誠信	忠孝	義節
楊杜		勸學	節儉	孝生	進化
十三卷		人道類	人道	五倫	父子
夫婦		朋友	師資	冠弁	容義
居處		吊祭	勸業	毀譽	是非
忌忌		禍福	利害	感應	智術
好尚					

十四卷		物理類	物理	四靈	水族	羽族	獸屬
五穀		木植	草植	食品			



羣書典彙卷之一

天地類 計二十四部

順洞鴻濛太初之始一氣既形層疊蟠  
縛本之親也統萬祖只蓋衆渾儀管窺  
渺爾堅玄大章陸步罔抵窳窳窮觀挹  
注羣旨適集斯篇類分爰起

羣書典彙一卷目次

天地類

天地

陰陽

五行

衆緯

日月

星曆

風雨

雲霧

虹霓

霜露

雪

時令

水政

文辭

天也哉

天也

謂順之太易太易於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五五為一  
 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極於神者也天地之數也太極之  
 聖易四輔成文成篇稱謂是元初太極生五五之端也太  
 數三三靈易天地孕而生男如謂之五才三才於天地之  
 也神  
 夫情陰無非性也地化生無法性者乎外求  
 夫其遠矣地其覆乎日月其中沐浴乎我主張是義  
 居此中而推行焉我意者其有就隨而不行已而意者其  
 不願自止也聖易得性者乎五才三才於天地之

[illegible]

居滿大地

奇蹟

天地神不為欲如欲五色石以補其闕新鑿是以土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地維  
 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  
 論天地  
 天之為言頭也高而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年一太以鎮之姓  
 之名義也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為之春成能顯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施則其體施萬生之所大仰也  
 水土之氣升為天九天氣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垓  
 九垓  
 列星隨日月進路四時代謝陰陽大化風雨澤施萬物  
 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知其所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蓋子繁書  
 天有九野中曰鈞天東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曰玄天西  
 曰幽天西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曰炎天東南曰陽天以上  
 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此  
 地者為物之本原諸生之根也也莫不實不有應復之  
 地者為物之本原諸生之根也也莫不實不有應復之

論地之廣

地有九州八極九州之外有八垓八垓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外  
 有八極八極之外有八垓八垓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外有八垓  
 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土地皆有形名而人其察焉  
 貌體有龍鳳龜有弓弩執有斗升莫有象形有迷罔容存  
 真之安有眾卵之危有齊晚之利有咎禍之害此十形者地  
 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白虎通  
 地卑其位所以和天也止其氣所以養萬物也長其形所以  
 也若其情所以為和也安其此所以為和也故其所以為和  
 也成其事所以為和也歸其功所以為和也故其所以為和



九黎亂德民神雜揉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

便淺蔽帶無相浸漬是謂絕地天通圓路可徙掌土地人民  
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剛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史記天  
官書

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與西此變化。精也。十月純陰用事焉。地與黃泉隱魄榮也。十一月陽泉在黃泉之下。與藏其休。

Letter of Mr. J. H. Smith

一、整頓

— 10 —

**THE**

祭事人真思慮含生精也  
 天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使下者舉之舉者抑之使下者舉之舉者抑之使下者舉之  
 上者抑之使下者舉之舉者抑之使下者舉之舉者抑之使下者舉之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矣日南至而北極其  
 為法則中子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生望而後復其  
 鮮則有始故其非以為政則刑天者明星之稽也  
 類星不能各以序行故小大其非以章陰陽見天者同  
 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其樂以為必昭穆冠子  
 咸聞天曰吾於天觀見無為之為矣咸聞彫刺象刑者國天

芳池生  
天源

所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馬得力而給諸法才

一曰月改月化月無有存為而莫見其改生有存乎消死有存乎  
 厥始然相父子無端而莫知乎其兩窮生則健健死則實實夫  
 也此孰為之宗而年終  
 夫此道不能守空中之未舍易難少不能即為難之難文也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而然時時而然下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

**CONCLUSIONS**

●

1  
2  
3  
4  
5

11

聖人慎所積陽成陰蓄物肥陰成陽陽物衰政王公尚陽道  
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七  
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六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六陰在外



懷五  
其楊  
此其  
平此

子 12-442



火則華上則化木則榮金則從華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溢也火  
發治也木金菟城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盛于天地  
之間而究物者惟此五物也子華子  
土者火之子也五行尊貴于土之子四時亡時命者不與火  
功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也故往子神無成有終故有  
孝子之行故有土者五行宗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繁露  
水性寒也而有非陽之溫泉水性熱也而有蕭丘之寒談金性  
堅也而有佛林之流金水性浮也而有哀求之沉木五行罕有  
定質子朱真

天地之性氣。脾實故水腫大也。精。脾堅故火腫。金剛。脾  
脾木。脾散故木腫。土實。脾虛故土腫。水也。白。通。  
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  
在內。金者畜。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  
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強。火  
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  
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白虎通。  
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剋制。金也。水火金之相尅也。柔制。水也。  
有質而無骨。以上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盾。然炎上。

莫能易也。金土於上而堅於土。木植于土而堅於金。然從其  
曲直。然之形也。柔者剛。若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  
潤。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  
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  
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盛。故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埽火。  
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功。土得木而著功。若  
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熾之而愈堅。水  
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蓋剛柔之得中乎。其休靜  
其質重不派不酸。不割不華。而流者鹹者割者華。若於此乎。其  
氣於此乎。坤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故曰。土  
雖為目之義也。獨言。

7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東方七

西方七

南方七

北方七

天樞所謂紫微帝矣而垣際又有天輔丹元子步天歌曰此  
 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為極精第二第三玳瑁星第四名權第  
 五衡開陽極光六七名何也嘗思古者天子有內朝外朝庶者  
 祇微垣際為內朝太微垣為外朝故故例有相有三公在焉此  
 理之可推而知者也然紫微帝朝久在矣故曰帝而又有五帝  
 內座者何徐而察之五帝座在天皇大帝之側或以天皇為上  
 皇時見而侍坐與此又理之可推而知者也星野精矣新加  
 而二星對答龍角也物之生惟角莫抑故特先焉生則當以推  
 防其爭元故主源廟亢者侯也有出納之義廟者禮之所由出

也禮始于閏門內為后妃嫡妻所棲為房正心持此故心為新  
 精也尾者交合之義與者梓之輔婦職也不獨於已故可  
 賢斗者量度人才之象養賢以恤民故藉于桑牛有農必有  
 桑故受之以女牛女在天市商農相資也織女主女業以供  
 女女職也女寵盛則國室虛故主元喪喪法司命司謀附之  
 之示國基也虧則後庭室之為害突也有蓋蔽之義國書為  
 故次之以壁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為武庫軍南門附之壁  
 王良附之策附之車時也大主者樸文教奮武教之所由出

北方七

莫大於牧養故主牧養之五谷人之胃必附也天  
 天國附之天船附之積水附之爭食則有訟故昂主訟有  
 泰古附之諸王九州附之諸華之開有天街今華夷也紫微行  
 軍政府座旗附之參主殺伐中三星為大將二肩為左右將  
 星前法將也中二小星曰伐天都附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  
 之象紫微星亂斯違國封侯故非取其辨州城四廣附之五  
 侯附之南河此河附之國必有杜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  
 附之鬼者祭祀之義祭必受昨故於主飲食有食必有水  
 為陽之象衣裳文綺所以榮身也有衣不可以無龍故張  
 龍天廟附之大尊附之重宗祀也厚生利用制禮  
 矣故主禮祭也主四夷來賓所及既遠則用車駟  
 而波姑於角焉務遠舉必開兵端也天久者  
 橫渠謂晝夜有長短皆因地有升降而然誰不天形斜  
 在地方夏至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春分秋分西地之中  
 夜平冬至在地上最低故晝短非同地之謂升降也朱子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二十  
 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於見星  
 由存亡處寒燠隱及五星所行合散化守變應廟食

而散引以內先芒相及日配曆其歲四守相皆李飛源其  
 四時以行後之曰應月華曰開月食氣通背穴地  
 口飛順行以下日日月薄食月新月四食月通背穴地  
 玉紅氣而外有氣如蟬曰形氣然曰此通風秋性雲氣  
 此陰陽之精與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  
 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審傷身正事居  
 其勢謝則消除而臨至自然之符也漢書天文志  
 水行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改故二歲十二月  
 而離於十二歲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其周天之遷速如此  
 朱翼

光與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不同月令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  
 同如書子春秋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春分中星月令春  
 初朔而尚書提舉其月之中也月令於孟春春參中而三統曆  
 於立春則曰春畢十度中蓋月令舉其大略所以春開之星不  
 依曆法也朱翼  
 曆家言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皆強名也日之所南謂之  
 道者以其中也月行在日行之南故謂之赤道其北為東  
 青西為白則四方之別名也立春今從赤道立於春分  
 赤道四季則謂之九者東南西北各有定值中無定夜隨方取

故為九者蓋其有五色也曆書  
 冬至及歲半以浸者近之也冬至而後未至極而未至虛而未  
 滿故謂之近冬至而後未至極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  
 之紫也進極而退極窮而退已滿而損故謂之遠冬至而後未  
 已滿而退極窮而退已滿而損故謂之遠冬至而後未  
 一而滿而退極窮而退已滿而損故謂之遠冬至而後未  
 一而滿而退極窮而退已滿而損故謂之遠冬至而後未



日。其。人。在。性。收。不。見。也。  
 月。近。日。則。光。飲。獨。臣。近。君。早。而。居。也。遠。日。則。光。滿。為。其。守。道。猶。  
 法。家。君。宗。華。而。雅。仲。也。當。日。則。能。循。臣。情。而。通。焉。至。于。道。  
 戚。也。盛。極。必。缺。示。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臣。近。妻。道。不。可。使。  
 至。理。當。恒。缺。也。其。行。遠。臣。下。之。道。也。行。有。強。望。晦。朔。運。疾。陰。陽。  
 政。刑。之。等。威。也。改。其。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也。占。候。書。  
 施。治。既。高。明。近。臣。不。有。其。日。以。陽。德。月。以。陰。望。攢。扶。光。于。未。  
 昭。代。日。初。希。英。于。西。突。之。引。古。乾。于。帝。堂。集。素。絨。于。后。庭。胸。  
 脫。之。明。引。壯。興。繼。示。冲。順。長。通。暢。往。星。澤。風。月。經。于。增。華。游。  
 金。揚。朱。軒。宮。中。春。大。氣。寒。地。未。雲。缺。天。未。洞。宛。始。被。水。素。  
 龍。前。散。芳。于。山。椒。雅。深。衣。于。江。潮。并。清。質。之。悠。降。澄。輝。如。露。  
 露。列。宿。掩。障。長。河。輪。映。系。故。雪。疑。如。地。圓。堂。水。鏡。如。水。連。鏡。  
 纖。周。除。水。淨。君。王。乃。歡。是。歡。樂。宴。安。收。妙。舞。地。清。懸。去。隔。房。  
 月。般。芳。酒。登。鳴。琴。薦。芳。乃。涼。夜。有。棲。風。笙。成。韻。時。車。奔。之。疾。  
 聽。朝。管。之。秋。引。于。建。弦。桐。綠。聲。音。容。還。和。徘徊。房。露。惆。悵。傷。  
 聲。林。鹿。頤。洽。滅。滅。滅。情。舒。舒。其。何。託。想。皓。月。而。其。散。上。莊。嚴。  
 日。君。道。也。無。屈。屈。之。變。月。臣。道。也。遠。日。莫。明。近。日。益。明。望。大。  
 就。相。會。則。徒。而。變。遠。遠。極。又。徒。而。近。交。所以。著。人。臣。之。象。也。

而。正。於。黃。道。先。明。則。陰。虧。之。矣。制。而。正。于。黃。道。是。  
 謂。臣。聖。君。明。則。陽。為。之。餘。矣。日。昔。君。也。月。者。臣。也。一。歲。十。二。  
 會。君。臣。相。見。之。數。有。失。德。臣。下。毒。之。故。有。日。蝕。之。咎。故。作。數。  
 用。帝。資。上。卿。是。其。禮。送。臣。道。也。明。志。  
 晦。朔。日。月。之。交。東。而。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  
 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釋。編。  
 日。體。為。月。體。所。蔽。故。日。食。日。體。非。有。損。也。日。通。與。月。道。相。交。之。  
 處。有。二。若。止。會。于。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而。日。時。謂。之。日。既。若。交。  
 不。正。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而。朔。之。間。日。月。  
 對。望。而。望。平。分。黃。道。之。平。黃。道。有。二。交。旁。不。當。前。後。而。望。則。不。  
 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日。必。會。月。體。映。日。而。明。但。沙。緯。度。相。會。  
 其。先。已。滿。或。于。二。交。前。後。對。經。對。緯。所。受。日。光。偏。於。大。厥。陽。在。  
 及。元。故。月。體。照。暗。若。日。月。為。四。方。四。時。之。氣。所。蔽。皆。謂。之。薄。  
 月。薄。也。上。論。薄。也。







察日辰之會以治星辰之位曰北方水其時宜效不效為失也  
 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常效  
 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五星合天之中  
 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  
 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史記天官書  
 瑞星一曰紫星形如半月主于曠助月為明出干有通之國  
 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白色煌煌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  
 光曜似星者則含射曰口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如  
 地其見也則不陳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五變一曰星畫見主女干為王在邑而喪在野為兵又曰臣奔  
 奸心上不明臣下驕橫二曰恒星不見主天子失政諸侯驕橫  
 又曰象中國諸侯微滅也三曰星開星開天下大亂四曰星橫  
 星橫人來將勞五曰星隕大星隕下陽失其位安寧之前也  
 曰來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人失其所也又曰星墜常  
 下有戰場國有兵動則星墜為鳥獸天下將止則星墜為禽  
 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錢天下有水則星墜為土國主有兵  
 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主亡則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  
 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為龍

星

客星有三一曰老人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人一星休咎半之  
 國溫二星皆為微二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  
 度上篇  
 日月之會是謂辰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古行於天日行通  
 月行疾日行一辰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  
 十九日過半月之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終日眾會謂此聚會  
 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之屬是也  
 按星書辰辰不一如大火謂之火辰水星謂之水辰十二夫謂  
 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其義蓋近  
 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之宿辰之始也北辰辰所為辰  
 之長水星近輔手日為行星之長大大帝之座為合辰之辰  
 故三辰皆稱辰焉全辰詳  
 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其極則在  
 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當極不見  
 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當極不見極有五  
 歲中其龍中為太乙正位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  
 所而動其旁則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皆星  
 向之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觀帝座惟在紫微宮北極

十二度皆見不隱之也故有北極之號而實居其天蓋天形運轉虛恒不息而此為之根如輪之狀如旋之勝雖欲動而不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南極亦道過其北距天極之圓不容於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也

北極五星鈞陳於室宮北極第一星王月之前星太子也不明太子妾第二星曰太乙王日帝王也色赤明舍元出象法而生於此能尊第三星虛子也不明虛子災第四星為後宮之所第五星為天樞宿常規也句陳第一星為帝王

第四星曰女御宮為八十一御妻也東第二星第三星第五星星曰四輔所以輔太乙出度於政也天大志

中宮天樞星其一明者太乙寄居也位紫微垣即帝星也兩之北極旁三星三公或曰子爵後句四星未大星正地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珠之巨猾十二星蕭臣句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搖配角衡較南斗魁地參青用餘建於杓杓華以西南辰半建者衡衡較中州河海之關平正也看地遠以東北也斗為帝座腰於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建時均五行移節度定指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大角

一曰上極二曰次極三曰貴極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天宮者

為牽于天惟彼極星象星于虛位極帝座於有北故昭回之漢象俾聖哲而取則句陳執列筆管衡於紫宮間閭旁連璣

滿於玉罔橫乎布來職若受職幸甚職

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乾而於艮五以艮東北萬物之所成然為所成始也惟帝者運推而上之以至於數千百載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建牛之次狀復用之為曆元謂建牛丑艮分野萬物成終成始之地故北極則居其方為政之極而七

改則會其分為曆元天大志以上論北極

子 12-453

汚者水之散若集止薄若夫以此  
 據疎者下而實者上而波者伏而前者唱于而隨者應之  
 重風冷風則小和風則大和風濤則來雲為之一盡風止  
 家一處不獨不見之詞在于  
 後作聲也  
 夫風生於地起于青蘋之末波濤彭谷成怒千土臺之口以風  
 八公風片線太行之阿舞于松栢之下飄忽潮湧激颶  
 蹙怒眩當瞥地穴錯迭變不伐木梢枝林密主共將束也鼓  
 風拔離街孔動龍門升也洶洶與擊綳綳離散轉故其清涼  
 風則飄舉升降來凌蒿城入干溪官邸華葉初振氣徘徊于桂  
 葉落之時聞彈指千澗水上特擎芙蓉之精偶蕙香誰奈菊葉  
 黃披釋掃地穴街故蕭條衆芳朕復徇律中庭北上玉堂璣千  
 羅帷疑于洞房迴轉為大王之風威其風中人狀立得樓林  
 清涼增淸消了令人愁病新痊我明耳目宋體使人吟所期  
 王之雄風也○夫庶人之風謂孔一吹起于窮巷之間嘶深  
 塵動靜境究街孔數門飭沙泥吹灰飛聯個揚腐除邪  
 入甕燼三千室虛故其風中人狀直徹胸臆已感溫致濕平  
 協恒生病造熱寒或中脊為疼香尚增自為戰音發喘疾  
 收復中風反生不幸此所謂瘡人之雄風也○東玉馬賦

風從穴於物諸令齊順天地明也。上于陽風而水從雲下也。兩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小雨曰霖。音淋。日已上曰霰。久而為霖。暴而曰雨。雨時而曰澍。雨與雪俱下曰霰。音。霰而霽曰霽。音。霽而微曰霽。音。霽而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宜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說辭。

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氲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

王道。

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

自扣物自生。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沒并決。陰陽因。物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枝。莫不洽濡。粒望滋潤。與水決陵故哉。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名成。沛然之雨。功各大矣。而天地不為也。王子自然居聖人之德。與天大。通誠發于中。事應于外。園蓋黎庶有事。中使終出于九門。陰雲已垂于四野。龍神效。雷雨應期。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其大之慶。

以上論雨。

胡騷陽之若楚。遠半載而罷氣。閉結梅之乾。惟得水而為

三農荒于播事女紅于綸兮豈生商其弟淑神封江平同姓  
 賴有良牧移旌我澤厥化先允殖厥業騰資生甫下車而步  
 而齊宿以顯誠為旋悅而請命敬有書以神驚上帝鑒茲精  
 爰動色于崢嶸將乃解離雷之應起豐隆之有朱繁汗河黑  
 慶波商羊起舞玄黿胡厚甘澍為之連降而唯因以圖動蓋前  
 午外共慶雲漢因而後先于隕金葉可知也故載于  
 南詠以好以標應占于大有斯隆斯隆兩餘耕綠野與黍稷  
 滋彌里成足奈麻連衣家伊基使非神君之格天何以企望  
 乎豈年祀曰鐘南油上雲烟舞酒潤嘘枯石澤漸可是應龍昔

恩膏朝野映暗為霖雨跋履春禱而賦謝

雷電

故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電也○爾雅云  
 雷謂之霆初學記  
 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風有火故有電必有雷皇極經世  
 雷震如石電生於火風有火故有電必有雷皇極經世  
 雷在內不祥出則奮發而為雷霆凡雷陽也光而陽也光發而  
 聲隨之陽氣奮發欲出之軌也電機小而震亦機小電遠大  
 震亦遠大雷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  
 陰氣之有也後漢書也世人所得雷發者何物也此猶星隕而  
 為石也故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於地則成形氣狀而不盡  
 也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也光之發也惟光通  
 乎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際則無是矣以上全篇  
 雷以二月出共卦曰豫坤下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遠豫也以  
 月入其卦曰歸妹兌下言雷澤歸入地也入地則平號震  
 歲終為陰之客出地則養其華實發揚陰伏宜成陽之  
 入能除害出而與利人君之氣也對內  
 震來為雷出何東方震有發故曰雷雷能發於萬物為發  
 始故取東也為動之主為生之本

本生  
本故

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  
 氣故五月雷退秋分陽衰故秋分雷潛或夏之時太陽用事陰  
 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較較勝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先  
 中木折中屋壞雷者火也  
 月今先雷三日祭木郊以令屯民戒其农止者蓋迎雷風烈必  
 變所以故天威也通典  
 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雖今祭焚而已蓋于  
 雷天之鼓也有游雷鼓雷雷迅雷  
 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鼓萬物為出入也二月出地百八十日  
 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則除  
 出則與利入君之象也其西山  
 或問無雲而雷何也曰雷寄託于雲猶君託于臣無雲而雷  
 君不恤于下人將叛之象也通考  
 電激氣也以爲鞭束淮南子  
 電珍也乍見則珍滅也又曰電者陰陽相爭之謂仲春之時  
 陽氣上升陰氣下伏故雷發發之電也電是陰陽之先雷將發  
 聲出于外故其光先見又曰電乃雷之先有聲曰雷無聲曰  
 奔電走電飛電狂電赤電以上論電

電氣  
 威陽雨小溫暖而陽熱陰氣會之不閉入則轉而為電成陰  
 雷疑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閉入則散而為霖雨多故沸湯之  
 在閉絕而湛於寒泉則為水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於其驗也  
 故曰電者陰陽也寒者陽勝陰也春秋不害霖者猶月食也  
 蓋古之電有傷人皆有傷物皆有殺焚能者有害害禾及桑者  
 此誠災也通典  
 大臣陸法則雨電象傳制於公子遂魯昭制于季氏電宜也  
 人君始發威靈在下端上則電故先施  
 飛電下盡樹木收害五穀者君賦飲  
 霹靂電散發始則霖繁多之所生  
 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珍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  
 以上論電  
 爾雅云雨與雷雜下曰電又曰雲初下木成花圓如覆鞋  
 為霖也東坡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詩  
 以上論霰

經

雲氣  
 周禮載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提氣浸淫  
 犯陽精也二曰衆陰附日而氣結成雲如鳥也三曰銷陰  
 刺日如佩也四曰珥陰附日如冠珥而升瑱也五曰闌  
 氣蔽日方虛而時也六曰帶氣陰氣蔽日光不明也七曰  
 陰氣日彌天無亮也八曰叙雲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九曰  
 降婦鍊升氣于日旁也十曰想雜氣無述形似可想也  
 陰陽聚為雲山川氣也從兩云象回轉形也雲音覆目也  
 雲久除也淒雨雲起也淒雨雲貌也  
 山雲簾幕也雲氣解車雲烟大雨雲水氣無不以類其所以  
 示人正氣  
 雲如布如雲如牛如雲如馬如雲如犬  
 同雲如輪赤雲如行人魏雲如展那雲如綠衣起雲如龍  
 如卷回其氣各異也  
 瑞雲曰慶雲或曰卿雲曰慶雲外赤內青謂之角雲而雲  
 油雲雲曰彤雲師曰彤雲亦曰雲祥  
 地而游字受風而雨不云風作雲夏曰作青黃大精神  
 之雲  
 雲于雲狀

雲

雲升于堂謂之祥也白雲入于房謂之祥也青雲祥於河  
 之祥也  
 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  
 瑞氣一曰慶雲二曰降邪三曰陽光妖氣一曰虹二曰祥雲  
 通考  
 庚寅後見符瑞

雲出天之正氣覺出地之正氣雄謂之紅雌謂之霓雲陽物也  
 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爾雅散  
 龍星散爲紅霓紅霓雙見鮮盛者雄其間者雌也一名縹緗縹緗  
 曰雌雄在東莫之散指此天地之淫氣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  
 東也春秋進斗攝  
 赤白色謂之紅青白色謂之霓天地四方爲蒙君下塗者曰霞  
 天地蒼蒼臣乎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星風亂四起飲  
 雨而不雨曰蒙臣下有謀上者在霧白虹見臣有慶壺霸得蒙  
 見君有災紅頭尾至地流血衆也龍文  
 月形雨滴則紅生雲心滿日月滿則紅特明報災常然  
 能吸水或能吸酒孔微

霜落  
霜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陽氣勝則散。而為露。大戴禮  
霜以殺木。霜以滅草。元分見  
霜為威。霜為殺。水以合陰。霜為  
霜者。夜也。其氣慘。非物皆喪也。雜名  
秋三月。青女出。以奪霜。青女。霜神也。淮南子  
霜。非雨也。雖有向霜也。霜有玄霜。緋霜。雲霜。雪霜。兒文  
堪山味甘。廣定色碧。鴻雁鴈美。而南飛。雁順時而始擊。  
拾遺記曰。嶠山霜者。木石之上皆融。而土可以為粟。廣地  
在炎北七萬里。其地常雨。青女霜色皆緋碧。秋。雁力未  
則霜降。謂之霜帝。○感情符曰。霜殺伐之來。幸於霜始降。處  
擊玉芳。順天行。珠以成。霜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伐不  
行。則冬霜不殺。草○易得曰。珠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殺  
而誅其霜。又在下。下與兵安。無茲謂無法。厥文夏。雨霜  
明出。非為著生。平故。故宋井之霜。以恭其正之來。青麓之霜  
地大中之界。中  
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道藏



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此大  
露氣清甘者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其凝如珠  
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露亦慶園  
紫光蒙河小氣四塞天地所合乃降甘露是謂紫露  
武露亦文露沉此露者其國市張着人為武  
甘露降者先時必明松柏受之尊賢家則竹華受之甘露者  
仁澤也以上論露

露

一

四六

故

雪

天地積陰濕則為雨寒則為雪大戴禮  
雪緣也水下過寒而凝緩下也釋名  
雪為五穀之精故語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徑之數雪花曰霽雪霽  
曰同故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同謂雲陰與天同一色也  
詩外傳

人子之世雪不封後海客而已紫露  
白羽離白質以雪為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落雪因時典  
玄音終不昧其繁太陽曜不圓其節即豈我名望豈我貞  
升降運風飄零值物賦氣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  
始狀何慮何營謝惠連雪賦

雪

玄音終不昧其繁太陽曜不圓其節即豈我名望豈我貞  
升降運風飄零值物賦氣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  
始狀何慮何營謝惠連雪賦

先王以茂對時有萬物 易無妄象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易解象  
繼祭魚 王泰然後虞人入澤澤取魚射祭獸 季秋飲法田獵鳩  
化爲鷹 仲秋然後虞人入澤澤取魚射祭獸 季秋飲法田獵鳩  
以火田 不費穀子不郊不殺胎不斂犬 舍獸不殺巢 禮記王  
君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稱  
兵凶天殃 兵戎不起不可預戒 始母喪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  
亂人之紀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玉律布。養氣。非金孟嘉  
是月也。中藏號令。命百官實職。無不稱尚。導路收歛。以會天地  
之藏。氣攝生。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月令季秋。以會  
是月也。日霜。千次。月霜。千紀。去年季冬。月與日會。年主屋  
天庚得災。修庫宜更始。月令季冬。  
二之日。日鑿水冲。三之日。日納于凌陰。冰室。四之日。其鑿。冰  
鑿道。詩出風  
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肉其用之也。偏則冬無地  
夏無火。陰春無風。風秋無苦。雷出。不震。無災。雨雹厲疾。不

民不天

正月之吉始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象之法于家觀歲時

司權掌行火之政令四時或燬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建屋月

見咸從之季秋內火成民亦知之將則施火今周禮春

八奉時節言木氣入李君服青色味酸時能角聲居治燥

低谷生風而早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以明飲之火憂朱鳥南方

大七士暑時節大火若服赤色味苦時能羽聲北方多水

有明以治陽氣飲于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穀之大憂白虎西方

神聖藥方卷之一

一

先和時節氣散九種白米漿味甘性平商飴甘溫

者飲於午后之井下方以酒之次暖服此力大六何

即本飲散六君眼黑色味鹹未曉微禁不可用油鹽隨治諸症

飲于黑后之井北方以醇飲之大喜辨飲東方身壯用也

兼清而不生者王德不克是寒而不長者目下不來主冷

飲瀨而後祭者百病列不斷冬温而泄者安府康實無忌

附記者

愛忘也是染志也秋養志也冬藏志也欲變而有股識

庚四時之則也人無泰氣何以情愛而容察人無執氣何以

天無冬氣何以求其  
春哉也初而生也夏假也  
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  
成也藉名  
來角見而雨畢東方草木  
根元底之間本見而華木  
解不復發  
十月陽氣盡草木解

**水政**

漢人掌水。水宜正歲十有二月令斷水三其度。五豆米宜持滿。  
秦始治鑿也。或曰水凡內外鑿之勝修鑑焉。北酒漿之防洩轉如也。  
祭祀共水鑑無不供大喪共奠樂水喪尸也。夏月王以水賜羣臣秋刷新水中宜以待。  
下以夏順水掌事則使人以上其事。古者日在北陸而戴斗面陸朝觀而出之其藏水也溪山窮谷  
閉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採位實食養祭于是乎  
用之其藏之也無杜絕素以享司察方之仲其出之也播強疏  
失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時食陶之練水營與焉大夫命婦養麥

**用水禁乘而藏之**初學月集歌無而聖之德無所周知宜云  
用之以出而畢賦皆令典舍歸至于老農無不受水山人乳  
聽人傳之與人納之錄八藏之左傳  
藏水并以避暑而六所以達陽出水雖以禦暑而六所以時  
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疾一氣  
過則平處而為瘡蓋防患者戒養其助而挽其強故方陰地  
而陽之微也則鑿水以達陽而消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  
缺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水以助陰而禦暑周禮



乾龍同下土。五帝而司。各有時也。東方也。卦不可以海。而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允治則秋。與寒治則華。冬  
 維治則泄。夏興治則兌。明王經于尊天。慎于養人。故五歲  
 之官。乘四時。而治民。事。居動靜。以道。承順陰陽。則日月光  
 風雨時。即寒暑調。三者得。則安害不生。五穀熟。麻。木茂。鳥獸蕃。民不疾疫。食有餘。若足。則君民。說上。下。七  
 政教不違。札樂可興。漢書魏相奏。大害者何早祭也。難者以  
 大旱。雲谷而雨。而大水。鳴鼓而攻。此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謂廟或炁。焉有僧曰。太旱者  
 陰陽。陰陽者。尊。歷。也。因其義也。雖太甚。拜。陰。之。而。也。  
 故有。如。也。大水者。陰。陽。也。陰。陽。者。卑。尊。也。用。食。祭。也。  
 下。上。以。賊。傷。貴。通。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胎。之。為。其。不。  
 也。此。五。春。秋。之。為。強。標。也。春秋。繁。露。春。王。正。月。戊。申。朔。石。于。宗。玉。是。月。六。鵠。近。飛。子。曰。百。  
 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白。之。不。無。知。而。消。天。使。鵠。  
 聖。初。故。月。之。物。石。子。之。於。物。無。所。荷。而。已。石。鵠。見。鵠。  
 鵠。而。現。於。乎。於。五。石。六。鵠。之。靜。不。鼓。不。道。可。來。故。則。五。  
 元。兵。數。異。

天人之際。精設有以相。遇。善。惡。有以相。逢。事。乎。下。者。象。陰。  
 生。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水。旱。  
 隨。類。而。至。前。漢。書。博。愛。仁。恕。思。及。行。董。事。即。財。曰。黎。庶。和。睦。則。卦。無。理。效。五。微。  
 序。百。姓。壽。考。無。旱。暑。濕。符。瑞。龍。降。以。昭。保。右。政。則。重。賦。百。姓。怨。  
 怨。則。卦。氣。忤。亂。外。微。著。鄰。人。地。曰。即。其。速。也。言。必。微。  
 思。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安。異。燥。濕。之。類。隨。氣。而。生。紅。披。之。  
 日。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于。民。則。蟲。災。生。  
 於。地。陸。賈。新。論。  
 善。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壽。夭。其。將。三。  
 不。說。吾。過。極。幸。事。也。以。此。觀。之。天。災。之。處。過。而。至。也。異。之。數。  
 可。謂。也。言。其。異。之。明。此。乃。天。之。所。故。故。也。春。秋。之。所。獨。幸。也。  
 正。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而。無。受。患。自。之。諫。而。以。受。天。  
 天。禍。祥。瑞。風。之。物。有。之。以。備。其。數。無。之。不。故。於。治。也。聖。  
 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聖。寧。  
 步。從。其。視。風。風。解。也。養。寧。之。春。雨。從。其。視。澧。澧。也。雨。  
 之。當。願。彼。其。視。芝。房。竹。葉。凡。木。也。異。者。味。國。之。饒。爾。故。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易經

乃命羲和銜若異天，聯象日月星辰，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  
夷曰嵎，陽谷於嵎夷，東來次，名雲，雲出日平秩東作，  
也，月中星鳥，鳥，辰仲春，鳥七，省見於柳，柳之穀來也，  
鳥獸華英，折食散也，中命養正，南次秩南，說致日永星  
火者，說七省以正仲，要厥民同，入於鳥獸者華分命和仲宅  
西曰昧谷，寅錢伯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宵中秋分命和仲宅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也，毛毳毛毳，毛毳毛毳更生也，申命和仲，宅

朔方曰出都平春朔月是春之始也  
 馬駝毛廣室內也配毛帝曰沙法義整和  
 有六月以閏月是四時成歲當位先典  
 在璿璣玉衡衡衡也配玉玉為璣而玑之  
 之運以齊七政齊焉  
 行是閏三月望閏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  
 期定平五五月所無此特月五星皆  
 起于斗牛宿中氣復無餘分以此為去占  
 歲終中氣而日月則望閏不虛中除於終  
 歲中氣而日月則望閏不虛中除於終歲  
 十二個月止有三百六十六日更五日零  
 三個月餘無日

是為子之始。子所屬氣盛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一度十九分。  
 無火晦者。月行之餘分。所謂朔虛也。日合于朔。月又合于  
 常。終十一日。謂之十九年。而里七十八個月。故曰晦。終也。  
 張璠。始序。則不愆。華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方傳。  
 日行天一周。而分至皆所定。其四時是為一歲。月與日一會。  
 而以晦朔望望。日月之大小是為一月。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  
 出沒。晝夜成長短。是為一日。星二十八宿為垣。金木水火土五  
 星為緯。辰天之壤。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大女書  
 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  
 成歲者也。日宿於次。月宿於紀。星回於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  
 成歲者也。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違或疾。不相為謀。其久不歸  
 無算。朱翼。  
 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洩至秦莊襄元年。凡二千二百  
 日。在斗二十二度。與中星合。明帝造宋慶曆甲申。凡一千二百  
 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與土距。兌時差四十餘度。  
 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即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作  
 中。皆非也。蓋由日躔於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見  
 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者微。畢春曆考。

紅預曰治肝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書曰飲苦寒  
回飲若者飲而順之不被以一己之智巧與天爭令可知也  
仲分命曰殷曰正蓋名隨時訂正之易也正於春而有所未  
不妨隨而脩政於夏正之夏秋而有未合不妨隨而脩政於  
冬不茂者考驗正爲米歲之倫改波耳故洪範五紀曰協言以  
人而求合乎天非強天以使合乎人也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兩封之域各有分星。左氏據  
焚戮守心宋景樣其咎守心東方宿也今星經州宋景公時焚  
果道實沈爲紫微宮受其殃伯李曰齊高辛有善言三星當自燭  
子商立主辰故歷爲商丘之星者也此十安妖祥驗于分野蓋古有  
主事於表是爲星宿矣之學者述之

之但星散亡已久獨漢地志載分野爲姑詳而鄭康成序十二  
次之分以相屬大率目之學者備考

九州十二城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雍主  
魁箕主權青充主換揚徐主豫荆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攝光比

星野集卷之二 一 賦云野

繫之北斗者也是紀其起年有三星六符皆允應二星  
得宜雙二星陰界最金星三星禹州大渠趙鼎華二星寶沉香  
二星鶉首黍侯陳州二星駙八周鼎居琪三星鶉尾趙鳳麟  
州壽星卿府九龍三星大火宋房心二星析水燕尼某二星

繫之二十八宿者是歲星主齊熒惑主趙越鎮星主壬午木  
注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晉書



中國之域左瀕海右通沙漠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亞達東  
 至龍右右除京北前及衛岳堯舜土萬里時七千里地亦無  
 隨德勢陵也是別九州舜為十二轉物志  
 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少昊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  
 定帝嚳受之制九州統領萬國禹而後漢其北至於幽陵  
 南至于交趾交西至于派沙在東後東至於端和山也  
 所始莫不賦焉唐堯遺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  
 為九州如舊制漢舜舜帝位分為十二州漢制漢無異也  
 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禹為九州分統天下載記亦  
 初尚存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畿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  
 服也又外曰蠻服又外曰藩服也至成王時亦曰九州  
 方氏楊則豫青光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  
 夜辭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始伐更相吞滅不可勝  
 凡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為蠻夷戎狄不在其數達  
 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疆次攝標十二及周之末唯有七國

渤海瀕此天地之所以吸東微也惡漢渤海此天地之所  
 限南微也酌河懸度之故乎兩瀚海沙之故乎北以天地大  
 所以應而而制北者也設障蔽於東維界水仁南極泄派沙  
 於西陲或弱水於北感此天地之所以果四維也

漢書地理志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之氣  
 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屬制其畿方千里而  
 封樹之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塗九軌左鄉心右  
 前朝後市朝一夫  
 凡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之氣  
 里其食者半餘以貢之天子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食者四之一月禮  
 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方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天子畿方千里四甸服甸服之內饒四京師五百里中焉  
 百里為都二百里為邦何三百里為邦稍四百里為邦縣  
 五里為邦都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大地也下之衆者其過千水地上之衆  
 其過千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藏內于  
 日月月維次千里

漢書地理志

自古帝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畜上應極於下  
 山河經緯星建都錫祉是以秋獻御曆備職貢若九州之  
 會同親王若萬國南齊地理志  
 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  
 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學中國禮樂衣冠而寓之偏方猶  
 命人心倘有所係然並以爲可久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  
 而久不得替者將有所終淺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可久係  
 也陳蔡上著宗者

[illegible]

水地子  
凡地東  
川水智  
所成爲  
下陰也  
故北

形訓

爲傳南  
北爲山  
爲德川  
爲積刑  
爲此山  
爲此山  
爲此山

左嶺右山，襟帶關中之險也。而渭河北流，海三奔之險也。蜀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劍閣。晉陽保障，趙之險也。東震山河，晉之險也。吳之險據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趙王不據井陘，倚上林，趙李左車汎趙王四井陘之通車，不勝方軌。故為信房陳，穰不據鄧，鄧南陳邯鄲，自韓之亡，而邯鄲不得矣。故為漢擒桀以虛而傾，非伊閭羊腸之咎也。禹山紆以殘而喪服，非孟門太行易河之故也。經制略

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西、免、蘇州、武之地。然說汴梁海上游區若欽廉則鮮在東南。不以汴梁御西北，非原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之域，洛汴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冀州之域，幽州城在烏真則冀州城也。資者都幽州之區域，竟都冀州之平陽諸故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套，後則九河歸宿，金允常都於此。至國初置北平道及天津，雖北地絕，始今既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為南京，亦可議者知營所踞漢之邊在北。武陽去朔方千餘里，應建在西長矣。夫營果在畿千里外，今京都此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懷柔。

閩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告之警也其利  
吾之吮也據閩中者將以據中國之吮而損其背都幽燕者  
近此吮恐其久搯我之吮而損我背焉此所當保加意者也  
書備考







九河

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說文  
 河者水之伯也。上應天潢。莽神契  
 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廣萬里。而萬一千里去崑崙五萬里。  
 青河白河黑河赤河環其流。其白水出於東北角。屈向東南流。  
 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  
 望東流。沿行地下。至現期山。北流。今為兩原。一出塞。領一出于  
 關。其河復合東注。蕭乃海。後秦行地下。南至積石山。西南流。又  
 東。入塞。過墩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北郡北  
 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解  
 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即水從東入。其入河。龍門  
 東。開門。出五門。東大至。至華陰。關。以得水。舍又東。過  
 往。山。名。龍。門。水。出。北。流。包。又。流。陽。不。在。至。華。陰。關。以。得。水。舍。又。東。過。通。  
 水。合。而。通。山。見。水。出。中。若。北。至。王。屋。山。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  
 與。沁。水。合。而。南。流。河。東。正。時。在。王。屋。山。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  
 里。黎。陽。信。都。一。曰。今。冀。州。界。水。一。曰。降。水。在。鉅。鹿。之。北。遂。今。為。九。河。之。  
 為。一。河。而。入。于。海。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莫也。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源。亦  
 山以直視。他水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於源也。

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古人除川先河。故海重其源也。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渡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涉  
行船楫。自山行即橋通雅以別九州隨山波川任土作育通九  
道。成九澤。度九山。然河葛藟遺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病諸故漢  
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舟至於大伾  
於北流以爲河所從來者漸水端悍難以衍平地數萬畝乃斷  
二渠以引其河北截之高比過秦水至於大陸橋爲九河同爲  
還河入于渤海九川既殊九澤既濶諸民又安功施於三代每  
考十餘年大水可飲牛馬  
楚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滂濟江通宋陳蔡曹衛與濮汝渚  
一號九河



之南折而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  
 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統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  
 東盟東嶺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黃河  
 出津過常宇而後奔放平壤系納小水以百數繞盤桓無窮  
 山巨嶽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遑再踐故有中遼東距海口平  
 二千里恒使其安宋史河渠志  
 後漢書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水史禹大使徒者通水  
 九道故曰水史禹頻河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廣釜水中流  
 清注小而廣形如廣釜也胡蘇其水不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海者謂為河永無窮也  
 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水史禹大使徒者通水  
 九道故曰水史禹頻河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廣釜水中流  
 清注小而廣形如廣釜也胡蘇其水不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海子  
 有海子

海  
 海晦也主引濤其水黑而時也說文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名曰百谷王神曰  
 海若博物志  
 東海之別有溟海員海扶桑在碧海中有蓬萊閼風五  
 有岐海切海少海南海之別有源海在北七國貢獻西海之東  
 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一名蒲昌海在西北海之南小水名海  
 潭彌海陽池海山在西北海之別有海海海之南小水名海  
 者有勃提海伊連海私禁海在西北海之別有海海海之南小水名海  
 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十洲記  
 八海環其外以十洲記  
 處焉其之正位今同也號千室者包納巧之弘量正崇廟之  
 網結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主王樂賦  
 五湖同漢九江荒說地阿含濟吞能納河南沈沈湖西引  
 洲諸逆通以流為島嶼綿綿以牢羅

濟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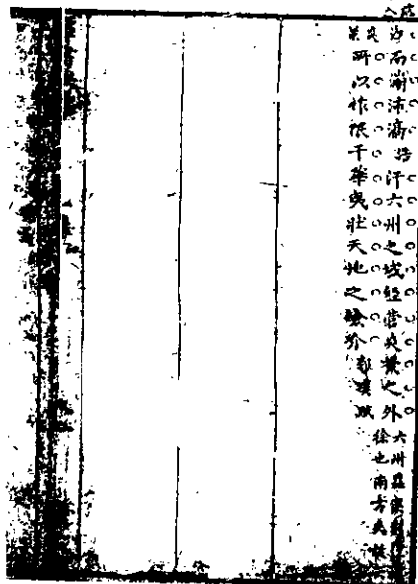
濟水出于冀州泰嶺山至王屋山而始大在洗地初名洗水  
 自流入河至于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源者即濟水延孟諸源  
 逕固名曰深非深自深也云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海  
 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南也釋名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焉自其見處源之自洗而下則  
 伏共為焉及至東流為濟至乃洗之無伏而見者也一見  
 之後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濟水為源故能出地中既  
 入于河遂潛行地中而為源故州辨之則是一又見地中  
 國之從之伏于地者則此于濟源北矣而之則此于濟  
 既至于此則濟源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于汶故水出東南  
 東北而入于海而濟水于是乎終矣  
 濟源而在河濱之為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濟水出東郡武陽邑支分于河者與濟相近在兗州地也

江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合者皆名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  
 江之源出于波山其大如兗其流可以滋養順俗而下注諸  
 群則廣袤數千里方其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托下注者  
 此一整也于華子  
 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餘波為北江至一源而三目也  
 注曰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江居其中為中江故  
 晉稱東為中江者明岷山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江之流于海也又東行遠與漢相會共濟為彭蠡而東  
 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行遠與漢相會共濟為彭蠡而東  
 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紅水于是乎外矣  
 谷五材之產川嘉水德之寶長惟岷山之鎮江初發源于此  
 可以民至年結始于涿涿外東南入江為家龍萬川平已集  
 玉塊以迄散濟江津而起源無以盡而卑遠狀勝天以集  
 括漢河東包維相昇在岷岷引岷水二今於岷山  
 九派乎岷陽鼓洪于赤卑岷陽鼓洪于赤卑岷陽鼓洪于赤卑  
 岷陽鼓洪于赤卑岷陽鼓洪于赤卑岷陽鼓洪于赤卑岷陽鼓洪于赤卑

江  
水  
源  
流

所○以○作○限○千○華○與○壯○天○地○之○接○界○都○有○以○外○六○州○在○其○中○



國  
字

汝○水○出○骨○陽○邑○之○大○孟○山○黃○栢○谷○其○水○東○北○流○逕○大○和○城○西○  
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源○植○栢○交○落○水○柱○注○  
汝○水○出○河○南○汝○寧○由○上○蔡○西○平○汝○入○漢○  
漢○之○源○為○漢○發○源○千○嶺○家○山○南○自○陽○家○嶺○之○東○流○至○武○都○則○為○  
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汝○水○之○水○逕○三○澗○至○于○大○別○之○山○南○入○  
于○江○於○是○江○漢○合○流○匯○潭○而○為○彭○蠡○東○流○為○北○江○而○入○海○  
水○于○是○乎○終○矣○  
漢○與○江○同○轉○東○流○

淮  
海

淮水出南陽桐栢其源初則湧出復潛隱三十里然後其發  
北經大復山從陽義郡北東迤江夏平春也又東過新息也  
南經南於汝水合又東南盛江安堂已無漢水合東北至九江  
壽春東與潁水合潁水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  
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而入海也  
淮水出胎亭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焉自桐栢之山是而東會  
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海水經壽東南入于淮

每氣  
白輪  
結忠  
費人  
是也

得文  
時日  
有五

機神  
目王

澤玉  
天則  
龍

符瑞附  
日瑞  
月當鉅不離  
月中有玉字  
而物乍留守之而無其無足譏烏不駐隨之而有西自東對  
日捧而在焚觀志忘居於上登土山排日主以白太髮奉文  
而莫遠父迷日難五環平耳聯影遙于重輪遙使暮有連  
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子一人二蒼人半日照  
三陽並列昇乾體以成三一氣貫中表聖人之得一其  
彰彰流鼎昭若神龍負圖呈八卦于羲皇其少榮也  
歷光見象巖狀畫象法書針九機于夏正  
萬壽無疆  
既祝有冠三女披瑤綺結言者四冠者如李華也古  
神瑞  
上則允靈重光義明帝太子樂人所作昆吾而臨  
八細抄而出快島然四方之地事類目賦  
後鼓用幣龜響于室司社律食用等子不孝故于朝  
香繁于掖庭及千慮宿靈光清先開道相避財閉口之  
齊紀十七年有食之說史記用通和豐  
知子四星王有通時日月月通和豐  
知賀日當鉅不離來字京

星瑞  
陰霞助月非惟石氏之占石氏有散翼重苦何獨浩  
靜而明當井絡之瑞色黃而潤叶中方之正藩老水星  
也伴蒸栗某邑光將連珠彰顯賢圖類元年之河出  
告帝河延長歷曆齊漢代之山呼今此楚  
有南耀彩將弘解機之風近眺流先欲助無私之日  
雲雨  
經上飛雲洞中漱石硯山縣有石穴中有二石其一為馬  
披水於涌氣五節有五女宮失雷石出富君出裝以政行  
書林

後神經  
四總  
山林則  
葉雲見  
不曰天  
子本則  
廣雲見  
素雲推  
聚

金枝玉葉若昭軒帝之宮  
 氣氤氳入唐日之詩賀北  
 千年多業已逢河水之廣  
 雲來 莊融 百時相歡重  
 瑞雲 紫樓樓閣淑望堂之九  
 呈衆 亦此此廣來衆帝故  
 望 歲而史慶而書釋 非  
 金枝玉葉若昭軒帝之宮  
 氣氤氳入唐日之詩賀北  
 千年多業已逢河水之廣  
 雲來 莊融 百時相歡重  
 瑞雲 紫樓樓閣淑望堂之九  
 呈衆 亦此此廣來衆帝故  
 望 歲而史慶而書釋 非

子 12-480

羣書典彙卷之二

君道類 第二十三部

宣莊元右克能柔聰明神聖施武德

天時後統業日恢惟勤恭己端躬內政

其服恭若率由易天下君峻德帝運昭

宣義開務復道要治類餘分



羣書典彙二卷目次

君道類

君德

君心

瑞木

牧廉

放天

法祖

事神

儲教

內治

睦親

聖學

家範

詔令

納諫

攬權

散古。

子 12-482











苗之穰而不能枉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無  
則國治。開一則衰。開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司馬光既  
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王季友王武王述之。所由與武王  
以能伐而成王之典。則或有假樂。兔鷕。又有公劉。洞酌。其  
者。蓋君大父王。葉宣治田師旅。祭祀飲食。受諸纂。曲之常務。  
拔兔。豕之武。夫行。倫于隱。牛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  
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由昭先人之功。  
世之君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厲告。見神覺聖。敬無而已。言  
稱勛之以九秋。俾勿壞。蓋勛其喜者。所以起其鄉慕。興起之  
防。其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樹業者。  
英。耶。法。戒。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後。無。為。世。也。  
其德也。

不必自  
盡而後  
由盡之  
於心之  
所也

君心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教。猶不能解外況。甚于春秋乎。所以然者。非邪。蓋退也。諄邪。所以正德者。非上參。疑心也。已用賢人而行善政。或謂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遂大。執疑之心者。來誘賂之口。持不斯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諄邪。則親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刻向強。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旁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背恩。怙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唐史

人之有心於天也。有極也。是故雖冥陰默之。物不足以辨。而能考而正之。惟此是也。是非糾難之間。不足以審其偽。而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齊或以待之。使其不生清虛以守之。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敷之。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而未曾不應于理也。不惑焉。未嘗不合于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費之為事業。而無不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其自然之故也。孔文仲對策。

釋曰  
身正  
則天正

端本  
釋曰。以教人者。正己以化人。皆順道者。雖從順者。易行。則說易。促則理。洋體而行。理身。理家。理國。可也。素書。  
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故得之於身者。得之於人。失之於身者。失之於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其能知反之於身者乎。  
君人者。國之元。故言動作萬物之樞機。董子。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于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厚生和。而萬民性。五穀熟。而草木  
茂。天地之歸。故謂之澤。而大費矣。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孟子。天人策。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備。誠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則其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好之者。身必安。之。君好之。民  
之。則向蘇序。  
欲其臨事。事天之容也。臨祭。敬遠承視之禮也。五恭嚴格。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

山澤經  
高而  
而

終動為法則

聖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  
親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特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  
而復正道將往其感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君又  
朝廷者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  
也其本始不正豈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天下之物貞大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純天下之  
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一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  
苟以斯術下是自行乎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  
愈多智用而心愈勞故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啟原

許雪震君子以溫潤情省易震象  
統上紫上一月二日為歲無曠臨官天工人其代之書  
聖人杜絕則競業以易之所端齒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  
也書錄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旅膝十一人三失矣三失矣所  
不見足而予臨兆民寧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上人者奈何  
教士子之說  
凡我造邦無從匪義無即備潘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瘳乃自歎嘆天畏桀忱然哉明哲  
情大可見小民難保往盡乃心無服好逸豫乃其民  
謂曰怨不在大六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怨在爾不爾  
慎王受命無疆惟休否無疆惟休有無疆之憂否  
傳弗戢○天出哀於四方民其黎命用愍王其疾歌德  
族錫於小民今依為今之休美乎王不族汝用預長









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乎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  
年天心又曰非天祐我有商惟天佑于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歸于一德言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諸曰今天其  
命吉言命歷年命指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於學命言  
山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於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  
可不一於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既降在帝左右言文  
王非降則靜皆今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  
且及爾罔懈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慶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  
人同一氣耳故民怨明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  
自我民視天自我民聽是也范祖禹上宋哲宗疏  
漢去古未遠儒者頗殫心天人之故不獨孟堅所慊別如東  
漢陳之為符則以泰階六星兩相此觀色以知吉凶其  
木黃帝其精則主觀君以無傷花圖野中兵無相表之為四  
則以規衡矩惟分配四德赤龍能飛黃龍能走各居一時其統  
其指則主觀君以廣教化即掩民害聖未徵之為五除  
之教則以陰陽際會之歲時當天易政尚政革以應天  
說水詩其指則主觀君以親上登上帝天敘民此豈遊鱗

所可周旋宋  
祖曰欽天不獨兼而有種在實天以子民之任付  
為君者欽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寔也即如國家命  
任守令之市若不體恤民則是君之命不敬祭大焉  
公書非東  
二卷前

法祖

法祖  
 明我祖高祖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不和鈞同也  
 之故可以一天下王府則有荒陬遠鎮宗絕祀五子之教  
 若虞機張往資播子度則釋改皆也者於七欽厥止事乃祖  
 行太平上  
 盤于先生成憲其永無疆玩命下  
 無合祖念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  
 於平定考永世克考念茲皇祖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敷止  
 於乎皇至繼序思不忘也  
 於乎勉哉朕未有父又及將予統之繼猶判決決于  
 千未堪家安能結庭上下降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詩而孝子不遇木場爾爾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非乃非德  
 也乎先王履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其畝今吾子履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君子哉  
 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又先王則不義何  
 盟主左焉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雖不能正

小人非也

雖有察耳不以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師先王不能  
 天下是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其大數也  
 神宗仰祖英明臨諸司馬先讀青參代爾何帝曰漢宗宣  
 之法不虞可乎先對曰宣明漢法之使三代之君常守而  
 式之法雖至今有司也漢宗宣之使三代之君常守而  
 帝改孝宣之法漢宗宣之法漢宗宣之法漢宗宣之法  
 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添乘罷是也  
 平一變者與守考制度是也有一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  
 共也先言非是先言布法衆觀布舊法也諸侯受權易樂者王  
 也東史



天以神託育百黎萌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  
 而祀焉今始於其施以慈威民是神意天之職也必希民之  
 而通應是神託天之權也此意而得民輸德於天而惠於已  
 神德天之德也惟慈何以為義利惟德之德何以為仁意天不  
 之事何以為敬虔是數者何以為神假口非吾所得專然知民  
 之情而不特請於上是亦後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  
 終段氏不可久倚焉神定之奈何  
 今之遺代以疏賤而親近之事是故以為愚則缺於無備

子之教  
 治太古之教  
 治子之教

<p>太史氏之記曰古者明教王后服之七月而訖其室</p>	<p>青史氏之記曰古者明教王后服之七月而訖其室</p>	<p>國格</p>	<p>根焉或先王之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德而先王之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其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以休其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新為之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者慎其身以補其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p>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p>
-----------------------------	-----------------------------	-----------	---------------------------	--------------------------	----------------------	------------------------	------------------------	---------------------	----------------------------	---------------------

此子孫

三月將王后所收養者非德樂則太師臨而節不節  
所成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侍而節不節以待王太子  
子生而後大師吹銅以樂其律太宰曰適味上其然后召  
歲而出此小食樂小樂小節馬樂而就大學大學大樂  
發大節焉則行禮文行則鳴珮王升車則剛和警之樂是  
非備之心無自入焉大戴記  
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有獻膳之守徹大膳有進善之  
有訓誨之木有飲凍之鼓鼓史誦詩誦詩諫士傳民語習  
習長故以而不振為其教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足然則

所以長有道也 大戴記

太子少長知地色則入于學者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  
樂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  
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  
在位而功不遠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進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臣其不及則益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皆成于上則  
黎民化解於下矣三代之禮春朝日秋暮九月所以明  
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贊而說之所以明有非也行以寬和

有采蘋翅水陸夏所以明有虞也其子禽獸見其生不食其  
開其絲不食其肉故遠危野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其也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心小  
而先教者則化易成也心小則未夫開於道術如義理之  
則教之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同聲  
然不異及其長而成休也恭嚴謹而不能相過者教習然也故  
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賈長

學書與集 二卷 論教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婦范祖禹曰古者女子十年不出  
教婉娩時從執麻桑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孝以供衣服教  
祭祀酌酒漿遠置豆醴禮相助奠故開離爻后妃之德其職  
若供若茶條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  
解隆政低謂之心開離之化行則潛佐之夫人采蘋於沼汎  
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采蘋藻盛之篇竹湘之錦釜以供祭  
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  
脩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彤管無妃牝雞

列展惟寒之案今商王受惟墮言是用請人刺幽王曰獲天  
譴哲婦歸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匪降自天生白婦人又曰  
蘇宗周衰似成之皆反此者也 奏議

皆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己者脩內助有助為后妃夫人能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敬必有素焉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成也主詩曰誰其尸之有齊莊姜祭祀婦享舜舜道自一知婦事母道非其教之素男能與竹以周南之詩盛矣其教為耳其教為桃夭其化為兔豈為漢廣觀原天本國有所在

禮本夫婦持始后妃治亂國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昭穆  
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  
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其亡也以褒姒此皆  
聖賢所記詩書所載畫之遠世以為永鑒者也禮曰天子聽男  
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和順國求  
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卷之六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

保萬民世世。木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內旁。死賴今余命。  
女名廣。嫁與弟氏之典。慕乃祖考無奈乃甚敬之哉。無厭服。  
命名七傳。

謂人以時族為室國之初以懿親親土者五十附非特崇  
衛也蓋飲樂之庖本族所繫喉體之愛脉絡相通充之既族  
之故族用之睦族非惟私族以恩而寔教天下以睦也  
此心以同姓篤親則民與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無  
而間天理者其功不既多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衆  
弟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  
則掌金而陰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  
別王族而重同姓之禮凡所以裕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法  
無所不用其極而為王族者盡所以自愛矣不幸而權於

廣之  
 思祖  
 是事  
 於切

則司徒人令某親之。仲以有之。終權獨有。不可從者。仲曰。不欺。以印于市。在掌印者不敢因。而違市。則奉而還。旬師氏。旬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閭人之于王。族可謂仁。至而殺之。蓋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告刑書。而與衆知之。之也。必以刑於旬師者。記曰。王族無官。刑理不罰其類也。刑于王。故理不與閭人處兄弟也。然閭人之意有不在是。蓋旬師掌典。榮威爲王。子孫著志。亦思榮威之末。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之。于旬師足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且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棠棘之時。磨角弓爲萬之刺。共至。

新義補和同姓捐輸以下多從嚴罰名厚載衆與此  
 爲民必曰余以獲得免引德之安民也曰雖兄弟皆所  
 下千忠孝之辭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  
 禮註

聖學

此月特學有得感於先明佛時仔肩而受符之任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定字學於方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貴

永世匪泥依聞以知所以明理明理則見諸行事者惟宗

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惟敬學半心終始與於學厥德脩罔覺

監於先工成憲其永無愆此命下

其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循惡而全好者

其必由學乎近思錄

極明勝於欲敗亂者上制于曰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

時多親善人官養之時以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德

侍勤講讀市廛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格夫事物之理使教理所

學然則自然意誠心公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夫為之古山時之義刺控之汗陸果之治亂春秋之著思

見漢之書先代傳失存亡無不記述今往莫傳諸書

凶操治不傳既作讀者諒不諱失續存不諱止非所以

明之教也實哉德新命茲始自漢路大陳無隱

仁家

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古今之變失得之故備在平易而於

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不可不考海內可復治思可使

變為時之主惟君乃法之臣願陛下學易則休乾御聖

陰觀遺教運冲合德散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否

晉而無至于利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諸儒之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或德在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

各辨其實不敢注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為教之大而無入于小雅

詩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諸儒之

得非聖人之笑惡若無詩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為教

成或貪吝或罪惡或無節制孔子稱焉孔子者先聖焉

或成德之世其與德無涉乎命之尤者重起也起為

皆無尚於詩國願陛下學易則休乾御聖

也聖夫周禮然復百工允理庶績成然能于手其有

綱教訓與其廣康身其除身也志學志德

見于典章文物之間矣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然有文章矣李薦上宋哲宗論經學疏

祖與翰林蔡汝伯論學術

曰爲榮之道。志不可滿。望不可供。意不可矜。志滿則盈。盈則傾。意供則驕。驕則滑。小則陷。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天之道。以學爲則。易爲干。小而拘于几。近則凶。豈能擴充其學。

夫黃帝學於大真。顓頊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陸。迫成周。桀學於

新學之學其來尚矣。聖者伯也。

冠六文而首出掩入體而孤寡恥乎若避霧之拂森林讀書  
軒雲之上秋漢高皇之始摸象家求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

甄云能閱心工瑜懸慨激刻符鍊竭力而難比伯英  
筋而不逮青解探博筆蒙於署劍田顧名疏僅開於題杜  
有達英其聖近解于綵腕合璧連珠俯光于掌握滿池賜  
半略

卿紙風船天帝海澄竹繁庭橫竹之訓隆天子作黃竹詩四章  
有口吸吸下  
降上紫雲  
疑霧卿雲之藻徐陵

仁卷

明君察治民之本。其要于令故曰。今者刑誡食者。行令者死。罰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主者死而無赦。雖令是謂之令。重而下悲。爲上者不明。令出弊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下。不明之用難。日出令至于不可必與夫信上令以爲威則終下。論而後定止天制乃何令之爲哉。則得成於斯早矣。食難恣打已。以爲輕百吏莫不善之。有令而不宜乎。早矣。食難出自上而論可與不可答在下是威下整于民也。威下整於民而求上之母兄不可得也。令出而弱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敢也。令出而不行者無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勤

是誠矣邪達也故令十出云氏邪達五而為求上之邪故  
 得也邪所  
 為邪之行也必持達者之床也而今乃行故邪不寐于就  
 邪之床也邪之床也邪之床也邪之床也邪之床也邪之  
 行不可得也  
 人主無陽之意而宮意常在于時也床或甘之也或  
 而寢安中以共決而得其意故邪不寐也時命也時命  
 也止矣

歌舞爲物者其貪風乎技舞爲民者其流今乎雷不一風不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 揚子法書

散古

第五筆修人紀從康弟弗勿如有事過於汝必心求諸道  
通於汝必心求諸道  
上附民言則下天上施  
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謹以治百  
之報法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昔昔天子有爭日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日五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人有爭日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  
友則身不離于今名公有爭子則身不離於不義  
高亮等所論無不推折皆萬鈞之奇鑒無不廉潔  
威非特雷定也勢重非特萬鈞之開道而求讓和親也而論  
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有盡又况規奸邪於  
察處感聞其過乎震之以水壘之以重則雖有先奔之  
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八主不得開缺過矣弗細  
經亮其茂賢貴公傳

[illegible]

或曰國者朝上陳號策不知所止如此不得不見不索動

之治天下也以五華說門懸鐘鼓鐃而置船以得四方  
士為錦于其義曰散家人以道著聲故散家人以道著聲  
家人以事者振鐃培家人以愛者聲譽如家人以教者鐃

故以天子之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目者防瞶也  
諫之士者恐不浮謂其過也學問主於菑荒者求善無暇也  
人庸人誦諫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明必陳度而惠人謂如是則下之視吏者自使無  
不盡其忠上厲廉必不能除情以接物上忠從必不能引  
建誠是則下知廉潔故建誠者直也建誠者直也建誠者  
建誠者直也建誠者直也建誠者直也建誠者直也建誠者

五華說

或曰國者朝上陳號策不知所止如此不得不見不索動

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  
謂得其懷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  
與之故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  
上宋孝宗

謂不發于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不敢也  
以親臨焉可信而以公卿大目為可防當是時天下  
則不明矣蓋將者以明出於已為然而以明出於人馬  
愈美之何哉明者多矣而善此偏之野從生也明則  
偏也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  
也於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竊其柄則神與威  
也於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竊其柄則神與威







則不  
可  
不  
同

虛國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惡故國人之賢而賢之國人之愚而愚之  
 之我非故國事之是而是之國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  
 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正  
 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繼天下之物無得以休之故舍之  
 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害  
 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固天下可  
 以立功以此趨天下可以制亂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  
 下治天下疎勞於聖人聖人任勞於天下所以克弊而  
 天下皆曰自朕則天下皆曰自朕則天下皆曰自朕則天下皆曰自朕則  
 商無之明察而木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湖中之魚師廣  
 舍心方之網而不能獲十室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治  
 故之也故道遠之難固天地之自朕則六合不足治  
 先賢有與人主之助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其宜  
 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其心士有天下  
 之而主不受者有主獨受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  
 則天下安用主輔者則天下足人主安可以自故其愛

言已  
是  
言

聖子

含一人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含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  
 為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遠之使貴欲保寵者無以有容忤者  
 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一舉

子 12-508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正平郭○國之定○以拔無辜伐有罪

則字其武令注大下止山中神統事注家注以主之主軍能及致建太常比也軍家珠後至者及戰速陳賊事而賞商谷師有功則左先捷律餐右乘城以先愷樂日惟敬于注第師不功無則家克而奉主車所設大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一國感音義兵親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皆在馬得之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二、製法

此書係...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義而安人之說以爲已  
 榮何以益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于孫武非吾功也  
 者明王侯不敬取其辭說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卒有  
 親以憐淫恩今罪無所而民皆盡老以死君今又何以爲京師  
 乎賈升封七其上曰京  
 吾聞君子者刑其民臣氏成而後張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  
 今吾司寇之刀鐸日弊而齊歲不行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  
 戮刑也刑兵柄也刑之過也過而人怨大而有怨有怨則  
 思怨怨則去思去過思去過則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生于金  
氏故也  
仁義之  
歸

於之不勝於今吾利外所不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哉  
 不行而勝幸也幸而為改必有內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  
 內憂距非聖人必偶而後可至猶自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  
 疾自中起是確立姑釋則其弊偏肯一也以為外患乎因茲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王不覆意則權出于我豈  
 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共因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權  
 戰可也故仁兄親賢見智見特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  
 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道不違時不墜民病所以愛吾民  
 也不加戕不同所以愛彼民也今我不與師所以兼愛民也

卷之六

一、

五五

兵國難大却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懼  
 秦楚伏師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  
 百步緩後不逾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與  
 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  
 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夫  
 以時令教以為代紀之道也司馬法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  
 戰國以立威說敵相國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為貴以文  
 強武為義文為義能知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

克武所以紀綱力攻守也。射鋒子  
 想不可限于家。則不可限于國。法不可限于天下。有  
 聖王有義兵。而無假兵。兵以義誅暴君而振若人之死色。若  
 幸子之兄。意親。俱之。遇天會。時而走。若強弩之射。原谷也。  
 勝負之決。勿微于他。必反人情。充之于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指理。指理。故惡人之暴  
 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若子非所暴。兵者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特以誅暴討亂也。大以義誅不義。若此  
 江河而洗滌。火能不測而拊。欲盛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  
 不違者。重傷人物也。曹石于下界  
 兵者。所以討亂。暴乎亂也。其陰風其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  
 犯則殺。而況于人。操好惡。怨之氣。喜則愛。心。怒則毒。養  
 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父火。火。顓頊有共工之戰。  
 以平水。水。成湯有南巢之伐。以珍瓦。瓦。進與進。廢廢者。用事  
 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走。典。習。用。勇。犯。而。齊。用。王。子。典。用  
 武。中。明。軍。約。賞。罰。必。信。幸。伯。諸。侯。衆。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  
 聖。然。身。死。君。尊。當。世。頭。榮。可。不。謂。榮。焉。直。與。世。俗。間。於。水。鏡  
 不。能。輕。重。假。示。德。化。不。當。用。兵。大。且。若。尊。大。守。小。乃。受。犯。則

遂。始。不。移。等。微。故。教。皆。不。可。便。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殊。此  
 可。限。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遠。順。耳。夏。桀。殷。紂。手。誅。社  
 足。連。和。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稱。伐。橫。非。輕。也。秦。二。世  
 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陸。力。非。弱。也。結。怨。句。奴。徒。滿。于。越。勢。非  
 塞。也。及其。威。盛。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皆。生。竊。武。之。不。知。足。故  
 得。之。心。不。息。也。大。紀。律。常  
 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得。苗。而。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數。無。罪。之  
 民。而。秦。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磨。一。人。之。欲。禍。莫  
 深。焉。淮南子兵略訓  
 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附。父。兄。若。平。足。之。杆。頭。明  
 可。當。也。解。國。更。戰。若。乾。成。芬。若。散。爾。類。視。其。上。猶。焚。灼。就  
 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禁。政。禁。猶。有。巧。拙  
 辨。詐。先。若。仰。投。石。夫。何。幸。之。有。詩。云。武。王。載。將。有。夏。東。飲。加  
 烈。一。則。美。威。敗。退。言。以。仁。道。結。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  
 擊。得。一。首。則。受。賜。千。金。事。小。敵。脆。則。輸。可。用。也。事。鉅。敵。堅。則  
 然。雖。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永。三。萬。之。甲。操。十二。石。之  
 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帶。帶。纆。暴。三。日。之。饑。日。中。而。鳴。鼓

山陰  
仁義  
環抱  
遠矣

中誠則復其利其田空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利必  
 數年而氣延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陀陀其使民也  
 朝之以勢德之以德者租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  
 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  
 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于賞利之兵庸徒鬻者之道  
 耳未有安制於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然一嘗恐天下之  
 合而共札已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與  
 然猶未本仁義之說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過紀之或半紀之  
 或半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國者則法焉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凶天下難安忘戰必危忘戰則  
 形不習則民怠形非保民之術急非壯寇之方故兵不妄動  
 故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武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  
 之易曰君子修德而後以信不虞是以泰寇夏苗秋獮冬狩  
 農隙以講武事三冬而治兵習戰故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  
 而後言報衆也還治兵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  
 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大三軍治浸則士氣說言不相聞  
 故師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節度以宣其目治民不習

耳不聞故師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跡遠近不麾令味禁不虞  
 故士未戰而震慄焉未戰而休汗非其人性而為弱不習之  
 故也則子則武焉

學書典彙  
 二卷  
 五九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純洽百姓攝行政事致之於  
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  
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水可其後乃放桀秦起襄公章於大  
欲考之後前以爲僭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僭并冠帶之倫  
以總若欲用力如此蓋一役管斯之難也秦既稱帝虐兵革不  
休以有諸矣於是以無仁土之封臣來名滅諸侯銷鉏耒耨  
萬世之安然王通之弊起於閭巷公臣討伐執於三代卿家之  
禁適足以爲賑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雖安在無土不王  
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豈非大聖哉能當此  
矣命而帶者乎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胥生民肇迺列辟以迄於秦秦通者禮  
禮聽者風聲紛紛載載禮樂泯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雖昭  
也大宗統蓋豈可道者七十有二君閱君取而不昌時迄失而  
能存軒轅之前近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帝三王六經  
藉之傳雖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同斯以缺焉  
威於邦先且其質於后稷后稷期宗於唐公劉喪速於周族  
王改制受周郭隆大行越成而後彼民衰微千載無聲豈不

始者於然然與燔燔燔燔而於前然道於後耳故執迹矣  
易道之易道居履履洪易望也。度度者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也。  
是以業儒於業儒猶保成王而崇冠於二后也。文武也。司馬相如司馬相如  
背帝背帝蠶蠶王王蠶帝蠶帝時雖古。情思齊情思齊分明。只不寐勤勤不寐勤勤怒怒怒怒  
不勤勤則不勤勤前人不當不怒怒則不怒怒覺德不覺德不惶惶是以謹謹作作嘉望也。  
科玉佛煥炳煥炳照耀照耀不宣不宣於外於外軒軒新新煥煥以示以示以以有有以以揚揚  
和營和營肆肆夏夏以以節節之之禮禮夏夏以以節節步步行行施施黼黼黻黻衣衣冕冕以以昭昭之之正正除除要  
送終送終以以身身之之銳銳九九族族淑淑於於以以報報之之夫夫改改定定神神祇祇上上儀儀也。定也祀祀於於飲  
修百修百比比成成後後也。明堂明堂雍雍安安壯壯觀觀也。九廟九廟長壽長壽安極安極者也。制制成成六

於布衣不違其故以為遠達基範得會其經游說之士  
 下於遊龍幸後而得之不知神龍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  
 此世所以多龍也哉子者也若然者其故開於天道我又不  
 於人事矣夫儲離流離饑寒道路思有延福之憂窮石之富  
 所顧不過一食然於轉運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則之祿可得而妄歟哉故班固雅會  
 其權柄勇知布信漢如張籍成如玉榮然幸而獲伏實烹醢  
 裂又况公卿尚不及數子而欲開好天位者乎漢書班固正命  
 自先帝之帝焉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秦陶陳  
 漢興漢以興伊其作訓而故周用陸及湯體之務若立中興  
 功者苟不積德之累乎比天下所不理者皆由人主不  
 口又俗漸微而不信政衰失而不改習亂安危狀不自親  
 能言恐不恤為幾我耳蓋漢漢微為忘真或謂漢漢其遠  
 假或見信之位括囊守操或疎遠之臣言以曉寢是以王綱  
 此於上如士傳伊於下慈夫故令治亂上下各解厥俗形骸  
 處巧偽有姓區成復思中興之故矣是以受命之君每報  
 制中興之主亦直時夫音應廣慈殷運都易氏周穆有開能  
 此利於人拘文章古不違宿制奇偉所開簡忽所見焉可

國家大事哉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  
 後不能豈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廢佚生於富  
 之家不知創業之艱難忽於用兵之道哉特非其人不幸主  
 臣忠憤起處或陷任成或王綱失政四夷交侵中國將亂  
 亂淫酒色恣懷情欲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  
 命定皆主上失御天下之道斯所以失天下也且創業之君  
 起于布衣之間親臨卒伍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  
 暇食而又廣求賢能能用忠言知無不為小心翼之惟恐有失  
 與興夜寐勤勞至意此所以取勝於人也若夫安不思危治  
 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仁人在位則無由而失也昔禹失  
 皇天命令必先幾見於下民聖王咸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為  
 繼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目將相皆有授手之歡凡在朝廷  
 皆當洗滌瑕以知其才之短長使規天下如一身苟有或  
 其手足不期而自致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  
 孫於深宮之中而但於富榮之勢尊卑調範而上下之情殊  
 節頗多而君臣之義漸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其

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養酒蘭而邯鄲園以養酒蘭之芝五酒思過五酒不  
 兵國而羊葵倫而宋師張子料不清美吳以會特士有如  
 齊鄭宋師孫以開鷄七身金北與李子于國為牛有  
 齊子數千有眼便走來以鳴城破石使大師能共為  
 見之大以乾志故相也來以鳴城破石使大師能共為一  
 整兵兵代齊志故相也來以鳴城破石使大師能共為一  
 照威為天下與不慎故也劉子  
 荷侯其亡如近交而懷曲而探津石段明溫勝矣董子  
 夫鴻鵠之六季於抑也一拾芰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能皆









此類亡秋

太宗普問王達曰近世路不及古何也韋曰漢世尚經術  
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吏輕儒參以法律所以化  
俗益衰也唐史

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偏而成於其所矯也偏則矯之  
矯則復偏之勢又不然以天下之勢一軒一輊則物  
物亂伏於其間及震去來無有窮已

羣書與叢書之二終



聖書典彙卷之三

治道類計二十五部



出治性王呂建民極微戒無虞備浩勿  
即我后我仇寔洽于德不素在綱省括  
斯直一繼同厥主務維飭設中適心勸  
宜典式倚敷休哉明哲佐勳

聖書典彙二卷目次

治道類

治道

憂勤

戒欲

戒侈

德治

治化

治民

聖書典彙

愛民

教化

倡導

紀綱

政事

正名

明體

審尚

綜貫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治道	國時	理統	勸俗	公怒	寬嚴	文質	富強



不用于別而欲出師令猶坐朝夕于途路之上。坐朝夕于途路之上身擔竿而欲定其末不斷於象而欲論材寄用猶抱長。身擔竿而欲定其末不斷於象而欲論材寄用猶抱長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氣猶左書而右見也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教猶朝轡輪而夕欲棄棄不明于決塞而欲鼓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千人猶招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徑于水陸也。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徑于水陸也當于

五臨黃的渠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解致成以水致雖工不能以茹魚去鮑一念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然耐

治國譬若張瑟大猶但重刑聲虛何益。治國譬若張瑟大猶但重刑聲虛何益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于四海久矣。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于四海久矣坐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萬夫哉曉天下不餘治不足知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

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百百是過者也。猶不及也。是

道木而非其影之疑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

幽不能當一又務百百是過者也。猶不及也。是

之直也。當于。

治世如居室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能創制也宜大而同時  
平則封戶墾柳其道為守宜謹而靜時中兼則完備補漏  
道為繕宜密而勤時未路則改棟易柱其道為更宜速而  
變當創而守其業不先當守而繕其廢難防當繕而更破壞其  
綱常更而繕無故其亡何之乎  
夫天下之寶玉昭法璧之類藏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  
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搗之以不入挾之以出  
近夫守而堅此不晦則缺弊矣故國有治於珠玉而亂於過  
之計過計者求當不以疎畧者為愚而不知疎畧者為智大也



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族耆老漢孝敦遵豪俊  
 學稽政事行進人心深詔執事與廣樂孝廉成風雖休  
 漢路  
 唐宗仁天台道士司馬承福開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  
 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  
 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  
 上欽許唐成之京無以過也唐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  
 三代而下不知治其之有也大以唐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  
 天下足以天下而休不為孝久之時貢頤謂大目不報  
 會之問為大教垂於世流失世壞職同恬而不知怪焉可  
 孝宗時王言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  
 隋而上下僧惡人自制是以貪則誅吏不畏死而孝久  
 宣奉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勸後而遠治小者其勸速  
 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勸以推遷律制度禁防之  
 損以為迂濶而見齊書法今雖漸微然則以為治天下如死  
 是雖有唐太宗之賢處房魏諸將雖治未卒而有畫虎之  
 既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  
 爾中治上宋趙宗雅

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本于法本于心者  
 德仁義其用無窮雖平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遵  
 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權術不可不慎也唐明遠地州  
 子

子 12-524

語興而  
新達情

一冬一秋

子 12-525







患難替前之足憂而於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懷其下而  
 於杆格而難操也蘇子瞻  
 厚皮成羽之珍不足以富虛勢舊舊蕭蕭之味不足以飯  
 左賢合賢之誠不足以雪降許之耻朱崖朔方之郡不足以捕  
 流亡之力蒲稍龍種之馬不足以償戰死之魂漢之亡才賢  
 耳文苑英華

德治

孔子曰舟之為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接賢而替不肖  
 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  
 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案語  
 母代馬走使盡其力野代鳥飛使其羽翼先物動以觀其  
 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  
 虛其欲神將入含掃除不潔神乃留處與言不厭也人皆欲  
 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老子  
 君子不得已而臨推天下若無為也而後得安其性命  
 之情故實其身于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其身為天下  
 可以寄天下南華經  
 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  
 端為國淵泉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奉以臣事為形直仲舒  
 夫甜且大而不施譬御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  
 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要譽也  
 也漢書儒林傳  
 天有明不憂民之暗也百姓寧戶鑒端自取照焉地有則  
 民之食也百姓伐木焚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也

實人  
 其一二  
 此天下

上使下  
 代與下  
 者為民











民之為言也。順之為言也。育也。故惟上之所挾而。無不化也。故曰民萌賈子。  
或曰三皇民至敬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敬泰民特。也山民撲布民玩處也。能舒不易民而亂。武不易民而治。政也。肯悅。  
賈子曰。子之驅鶴也。而見御民之有道。儒子驅鶴者。急則務。後則。備方其也。西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運要之則折而。過。此追則。飛則放。志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而入門。肯悅。  
傳曰。孔子云。美哉。觀無父之御也。賜曰。有典而。之。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焉。能言彼將必曰。驕。之。驕也。至於。類。論。少。哀。矣。馬。知。法。有。典。而。輕。之。知。上。有。人。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焉。能。言。彼。將。必。曰。驕。來。其。之。我。也。至。于。類。義。而。哀。矣。馬。知。法。有。典。而。重。之。知。上。有。人。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焉。能。言。彼。將。必。曰。驕。來。其。之。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觀。道。得。則。而。焦。詩。曰。執。轡。如。組。而。馳。如。舞。此。之。謂。也。韓。詩。外。傳。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御。詩。曰。執。轡。如。組。

言矣。夫為組者。提銜於此。成大於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堯舜之於民。猶以澆。擄。沙。不。離。也。而。水。三。代。之。於。民。猶。以。勝。擄。沙。而。者。之。於。民。猶。以。水。擄。沙。使。世。之。於。民。猶。以。手。擄。沙。和。離。子。謂。子。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地。如。日。之。始。出。也。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膜。如。日。之。正。中。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者。義。也。聞。也。既。入。而。膜。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書。  
軒輿之代。君為心兆。兆為百。張。充。樂。之代。君為目兆。民為目。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時。君為農。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然後視明。則度物。當。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藥。材。民。不。可。使。為。水。而。之。矣。大。此。矣。華。  
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氏之取。甚則。甚矣。則馬將失。不。謀。吾子何以知化。類。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君使民。而違父。巧於使馬。不。富。其。民。違。父。不。富。其。馬。是。失。民。違。父。無。失。馬。也。今。東。野。氏。之。取。上。車。執。轡。衡。休。四。典。失。民。違。父。無。失。馬。也。今。東。野。氏。之。取。上。車。執。轡。衡。休。四。典。

大天子之舉燭於天下而估計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  
陳黜而日潰之其寵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  
而開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金成之  
時而塞其所絲士之門蓋以爲當今之患外士可畏者而  
竊欲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而民此故不足以爲中國  
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  
獨起其後也必待外之變先之以我故而後之以吾民  
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漢子賈策新  
宋宗嘗謂待臣曰君休於國依於民利民以孝君猶割肉  
充腹之飽而身就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來自外來常由  
出夫此豈明賢廢黜則賊重破重則民怨民怨則國危國  
則君憂夫朕當以此思之故不敢愾歎也唐史

子 12-535

愛民

防魚類尾。魚勞則尾赤。以王室如燬。王宣指難則如燬父。

通。往。倖。彼。雲。漢。昭。回。于。天。宣。王。憂。早。仍。非。作。王。曰。於。乎。何。辜。今。之。

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孔。神。配。享。宗。

我。聽。詩。大。雅。謝。登。山。回。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處。除。之。方。

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耕。墾。已。顯。

穀。之。肥。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方。登。其。為。民。事。之。處。何。其。

我。詩。歌。

民。可。近。不。可。下。可。說。不。民。惟。邦。本。上。國。邦。寧。吉。于。民。

財。后。居。我。則。擊。鼓。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言。于。民。

王。監。厥。厥。為。民。王。新。所。以。明。聖。曰。無。不。成。無。不。成。無。不。成。

第。下。屬。婦。子。之。室。所。以。為。民。由。以。家。由。以。家。由。以。家。由。以。家。

王。若。茲。監。國。故。時。以。成。人。河。也。所。用。季。列。所。引。春。引。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非。則。作。舒。心。清。則。容。敬。心。好。

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欣。之。心。休。全。以。休。傳。君。以。民。亦。

民。亡。禮。祀。滿。水。

魯。哀。公。問。于。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寡。公。曰。何。如。

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中。

貧。矣。孔。子。曰。詩。云。恆。惕。居。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也。

者。也。亦。詩。

公。問。仲。仲。王。者。何。貴。曰。貴。大。恒。公。仰。而。得。天。管。仲。曰。所。謂。

者。非。謂。尊。養。之。天。也。君。仁。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

賴。之。則。強。非。之。則。危。仲。之。則。上。詩。云。人。而。無。良。相。結。一。方。民。

其。上。不。遠。上。皆。上。之。有。也。詩。苑。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

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醫。子。曰。唯。想。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

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清。兵。不。能。

而。民。不。能。相。閭。閭。不。私。相。殺。也。故。牛。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

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自。積。德。而。吏。積。於。德。而。民。積。于。用。兵。

婦。為。其。略。夫。大。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饑。矣。則。民。免。於。二。死。

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利。

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通。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

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

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能。使。民。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樂。故。曰。能。使。民。

居兵戈應動土木不息而欲其不奪歲時其可得也唐書  
 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  
 能亡國大且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雖四夫也有奸雄有  
 勇有素懷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蒙櫓也黃巢奸雄也者固可  
 畏非民有奸雄有素懷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放侮於  
 經策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宋呂石介奏略  
 古之為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為民者無所忌于吏民不相  
 欺其精通而氣協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  
 親室所蔽無虞於風雨鳥雀之害蓋嘗讀詩至七月之  
 見其吏民之情相親故曰三之日于耕四之月束趾同食  
 猶彼南畝田畯至事又曰春日遲遲土黍繫柙士女心傷  
 猶見終以易市也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禾載黃我來  
 無君子棠四月芳華五月鳴鴈八月其幾十月殫擇一  
 婦求彼狐狸為公子束縛以為已害而公子則以女黃髮  
 已虐滿其手刑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  
 此官是時為吏者愛游游決渾以盡其志為民者雖橫動





聖人以神道設教謂天神道而天下服矣身親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哀王入勝利民之懷生矣將為用之子犯曰民亦  
 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賁者不失豈易明  
 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也於是乎大  
 蒐以示之禮作執轅以正其民民聽不惑而法用之一戰而霸  
 矣之教也



三金 廣和

臣謹  
上求材自燒木上赤魚目說谷上求悍而下鼓船上言若練  
言若給上有一善下有二求上有三求下有九叙類編  
文王好服獅冠楚國狄之辭楚如今趙武靈貝帶鸛鷄而朝  
趙國化之胡服鸛鷄使在臣臣婦雖冠獅冠帶貝帶鸛鷄  
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仁待禁禁而自中法  
度者萬無一也不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達之者凶日除未移而  
海內莫不被純矣鴻烈  
故君人者周則純言主兵而亂言反矣小人迷而君子遠矣詩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童子不知羞夫起哉。此網肯肅不在儀也。一鬼在野衆共逐之。  
苟能於燒無有愧心。此網肯肅不在律也。明堂歌辟邪伏臘。  
採桑采翁歌。明體固有迹或。導于此書。

有原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述世以來為監司者。大綱不振而微過不舉。微過不足以害政。害之則微而五刑網不舉。則豪強橫肆。盜賊肆行。則百姓失業矣。此錯所為之所務之然也。劉頊上晉武帝書。

天下傾者能綱亡焉吁。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以立紀綱。吁。明綱者。猶網在也。吁。明紀者。猶禁之有紀也。綱無紀則不能以自取。紀無禁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宋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一

國乃卿楊于縣。一提于州。一楊于諸路諸路提于臺榭  
 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  
 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主。必人主之心術公平  
 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依而立。君心不能以自

此解  
劉賢隱逸小人。諷明義理之歸。開莊敬之端。然後





傳學

正者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以及  
 者焉之則苟鉤鈐折亂而已齊書  
 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  
 防衆士庶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大義問外史  
 角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能善持名分者也故故禮其  
 序父於桓王魯父有辭王為之伐說而出號公數傳而至  
 王晉父公以元姬壅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欺今  
 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憐桓王之失乎乎謂君民

天  
許  
閣  
英

蘇詩幽燕新創之俗繁縟清以辨餅之利可  
其如多與之色惟雅與名者或欲以行之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可  
名之以出信信以守諾若以嚴權以行豈義生利利以干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欲也是以子思人成亡則國家幾  
弗可止也已左傳

晉文公詩阮王也通結曰後秦王弗許曰替我先王已有之  
也規方千里以為朝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瞻百姓  
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本公侯伯子男世命  
宰宇以順及天地無逢災眚乎先王豈有頤曆內官不通

天官

解其

生身

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其神祇而已蓋欲觀其耳目心慮  
 亂百廢而惟是先王之服物采章於禮也以其長而親之  
 布之有能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於周室余一人使亦守  
 之府或王不佞以新幣也叔父諸侯也而先王之大物以  
 秘德大物其叔父安應且當以張余一人之有受命而  
 矣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王有言曰改玉改行也改玉以  
 制言信度服其服則行其叔父若能先容大德更姓改物不  
 制言信度服其服則行其叔父若能先容大德更姓改物不  
 於箭卡何辭之公有若餘是婦姓也尚特別為公侯以從先  
 王之欲大物其水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茲物自生余  
 知也今之為也何以使與今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德為金  
 王通曉以素足善走而東馳策何其甚哉豈非名器之用  
 而輕寶者哉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  
 御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九多於亂世既其極也趨至於  
 當時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茂無異其視  
 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足道哉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

著知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五代史王處傳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新可突十功玄宗欲用為侍衛張九齡  
 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遠懷不可以功賞國家之敗終  
 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雖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勇  
 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  
 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而外貴比妙選有據  
 里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  
 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對唐漢法太宗之制也遂將  
 故帝傳延城遠所職耳帝起曰豈以仙客寒士嫗去耶九齡  
 言信誰陰一壯夫差典錄等列陛下必用仙客日實  
 德宗興元中屬李果州累有姓進獻瓜菓帝欲授與歡言  
 上扶曰辭使者天下之名器國之大柄惟功勳才德而宜  
 非此二途不在賞典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  
 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卿將起後魏後魏此大  
 泰略  
 以上諸名臣



明體  
文王同政。蓋千慮。言。寬。庶。陳。庶。慎。國。之。崇。氏。惟。有。司。之。執。起。則。用。違。其。用。命。者。庶。獄。庶。慎。文王同政。知于該。畜。立。獄。陳。曰。有。司。治。庶。獄。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國。使。當。者。委。任。之。主。不。岐。以。身。與。其。事。也。國。使。知。者。最。忌。之。至。不。敢。與。心。與。其。事。也。書。以。  
汲黯為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推而已。不苛小。歲餘。東海大治。其治俗在。無。為。大。休。不。拘。父。法。漢書。  
曹參。將。入。相。屬。其。論。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無。擾。也。法。相。曰。治。

無言。漢問之，和曰：「公作輔宰，使網漏吞舟何錄？採曉風聞。」  
察以為政耶？導容免稱善。晉書  
言事者多請太宗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洞鑑繼對曰：斯人  
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當親之。  
吳唐史  
姚崇嘗奏諸序進即大明聖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崇退  
趨出，置朝劄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具奏事當面加可否，  
奈何！一不肯察，上司厭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謀之，卿更  
平朕乃以煩朕耶？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俗。唐史

可以將東家菜成竹。小能。有提。下。足。量。而。食。而。然。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治。而。食。徒。而。飲。而。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養。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令。衆。大。衆。必。易。大。禮。必。簡。易。故。陸。天。前。故。地。惟。南。言。訓。則。天下。之。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物。之。聚。而。涉。汝。陽。之。上。則。天下。之。糧。如。雲。矣。推。給。而。字。其。逆。而。倉。則。山。城。之。積。而。前。矣。振。而。登。鐘。山。蔭。而。之。上。則。夜。半。而。清。之。珍。可。觀。矣。進。運。令。井。佳。不。可以。治。於。海。者。拘。於。壚。也。夏。氣。不。可以。治。于。水。者。爲。于。

也。不。似。野。室。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如。梯。米。之。在。食。年。統。物。之。數。而。之。人。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蓬。萊。在。馬。體。乎。南。幸。領。

寄尚

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刑不用也。化之不覺。德之弗從。傷以敗俗。於是乎用刑。刑例也。側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

昔此三機。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聞之以義。紓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未之以仁。制爲勝。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淮之以嚴。斷之以剛。備

而。不。出。綱。紀。左。傳。教。而。刑。者。外。人。主。計。者。莫。如。先。齊。因。合。取。舍。之。權。定。於。內。而。安。危。之。計。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弊。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授。在。于。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弊。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皆。禮。義。積。而。民。化。其。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或。或。以。法。令。通。之。以。德。教。者。積。教。治。而。民。爲。樂。樂。之。以。法。令。令。極。而。民。風。衰。衰。則。之。威。損。損。之。應。也。夫。天。下。大。器。也。今。

今。極。而。民。風。衰。衰。則。之。威。損。損。之。應。也。夫。天。下。大。器。也。今。

管子地員篇之安處則安處之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下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會歡樂  
 廣裕德誠寶順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平  
 天下於法令刑罰而德澤亡一有而德澤盈於世下惜惡如仇  
 警捕幾及身千孫孫仇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矣  
 耶貴能治安策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雖而  
 不擾民民完而不歸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  
 矜以為車與極於稠味器且逐於利謀求貨者爭難得以為貨  
 奇器歷歲而使成於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大夫丁壯而不  
 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農  
 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遺民也不資難得之貨不節無用  
 物是故其耕不墾者無以養生其織不織者無以操形有  
 足各歸其身衣食飽溫妻不不安無事而天下均平  
 天生養民而耕之以君君者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陰陽  
 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興疫風雨不時則  
 刑罰者代之寒暑也故令者代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  
 刑罰者代之寒暑也故令者代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

今不節則俗弊故水而無悍尾之節上窮無廣聚之末或煩  
 通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則失  
 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濕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為理者  
 必以仁愛為本不可苛酷為先寬有刑罰以全人今有徵稅  
 以休民力輕約賦然不置人財不奪廣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  
 富而太平可致也新序  
 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于天地者為中國聖人之治天下  
 也先之以禮樂無則分與則給  
 大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政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  
 先王達絕國之民規寄存亡之至數謀已以安百姓故  
 人和寬中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  
 黎元與之同憂及其危也則庇庶與之同患安與友同憂則  
 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患不足恤也夫然故節操  
 親而固其土宇黎秀無怨統之恩養離無怨同之歡矣  
 夫所貴于王者以其見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  
 成事故其慮也有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  
 而君子以為理之必能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今治天

此篇  
論  
官  
有  
司  
不  
知  
上  
之  
所  
欲  
為  
也  
而  
人  
各  
有  
心  
好  
大  
者  
欲  
王  
好  
名  
者  
欲  
伯  
而  
論  
者  
欲  
休  
息  
文  
吏  
之  
所  
至  
則  
治  
刑  
獄  
而  
數  
秋  
之  
臣  
其  
財  
為  
危  
民  
不  
知  
其  
所  
適  
從  
也  
及  
其  
發  
一  
政  
則  
始  
試  
行  
之  
已  
其  
濟  
與  
否  
俱  
未  
可  
知  
也  
何  
則  
其  
規  
模  
不  
先  
定  
也  
用  
舍  
係  
于  
下  
恩  
而  
與  
廣  
於  
千  
眾  
故  
萬  
金  
之  
利  
以  
小  
不  
便  
而  
廢  
者  
有  
之  
矣  
世  
之  
患  
以  
小  
利  
而  
不  
顧  
者  
有  
之  
矣  
所  
用  
之  
人  
無  
常  
責  
而  
所  
察  
以  
無  
成  
欲  
此  
猶  
遠  
千  
里  
不  
費  
糧  
而  
假  
乞  
于  
壘  
人  
治  
漢  
不  
知  
所  
當  
用  
之  
策  
而  
已  
吾  
極  
其  
可  
行  
者  
而  
規  
模  
之  
費  
之  
以  
勇  
守  
之  
以  
廉

此篇  
論  
官  
有  
司  
不  
知  
上  
之  
所  
欲  
為  
也  
而  
人  
各  
有  
心  
好  
大  
者  
欲  
王  
好  
名  
者  
欲  
伯  
而  
論  
者  
欲  
休  
息  
文  
吏  
之  
所  
至  
則  
治  
刑  
獄  
而  
數  
秋  
之  
臣  
其  
財  
為  
危  
民  
不  
知  
其  
所  
適  
從  
也  
及  
其  
發  
一  
政  
則  
始  
試  
行  
之  
已  
其  
濟  
與  
否  
俱  
未  
可  
知  
也  
何  
則  
其  
規  
模  
不  
先  
定  
也  
用  
舍  
係  
于  
下  
恩  
而  
與  
廣  
於  
千  
眾  
故  
萬  
金  
之  
利  
以  
小  
不  
便  
而  
廢  
者  
有  
之  
矣  
世  
之  
患  
以  
小  
利  
而  
不  
顧  
者  
有  
之  
矣  
所  
用  
之  
人  
無  
常  
責  
而  
所  
察  
以  
無  
成  
欲  
此  
猶  
遠  
千  
里  
不  
費  
糧  
而  
假  
乞  
于  
壘  
人  
治  
漢  
不  
知  
所  
當  
用  
之  
策  
而  
已  
吾  
極  
其  
可  
行  
者  
而  
規  
模  
之  
費  
之  
以  
勇  
守  
之  
以  
廉

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名者欲伯而論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數秋之臣其財為危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始試行之已其濟與否俱未可知也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于下恩而與廣於千眾故萬金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察以無成欲此猶遠千里不費糧而假乞于壘人治漢不知所當用之策而已吾極其可行者而規模之費之以勇守之以廉

此篇  
論  
官  
有  
司  
不  
知  
上  
之  
所  
欲  
為  
也  
而  
人  
各  
有  
心  
好  
大  
者  
欲  
王  
好  
名  
者  
欲  
伯  
而  
論  
者  
欲  
休  
息  
文  
吏  
之  
所  
至  
則  
治  
刑  
獄  
而  
數  
秋  
之  
臣  
其  
財  
為  
危  
民  
不  
知  
其  
所  
適  
從  
也  
及  
其  
發  
一  
政  
則  
始  
試  
行  
之  
已  
其  
濟  
與  
否  
俱  
未  
可  
知  
也  
何  
則  
其  
規  
模  
不  
先  
定  
也  
用  
舍  
係  
于  
下  
恩  
而  
與  
廣  
於  
千  
眾  
故  
萬  
金  
之  
利  
以  
小  
不  
便  
而  
廢  
者  
有  
之  
矣  
世  
之  
患  
以  
小  
利  
而  
不  
顧  
者  
有  
之  
矣  
所  
用  
之  
人  
無  
常  
責  
而  
所  
察  
以  
無  
成  
欲  
此  
猶  
遠  
千  
里  
不  
費  
糧  
而  
假  
乞  
于  
壘  
人  
治  
漢  
不  
知  
所  
當  
用  
之  
策  
而  
已  
吾  
極  
其  
可  
行  
者  
而  
規  
模  
之  
費  
之  
以  
勇  
守  
之  
以  
廉

凡立朝廷間有本紀爵校有權則大臣與諸侯子有功則士有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投事以能則人上功當則人不功於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職分知終始此伯王之術也然後問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此事之孤其未有問也者有平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實其職察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問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制度官都其有常辦命

人之精也何精同獨夫寡謀寡慮者幾何人之問同人之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問邑實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國而食者幾何家人之問母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則也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子弟以孝聞於鄉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由誰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後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一身何事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求託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遊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

加詳兵食教在子富也

卿子弟力田為人半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  
子弟不曰我獨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婦子弟者有乎  
之資業未有別者幾何人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  
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陣  
者幾何人給子之勝甲兵有行仕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  
利尚用者幾何人處女接工事者幾何人元國所開口而食者  
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人也車馬  
紀束車者幾何人乘服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車衆百始者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廉可

守備之伍能不失其兵淫而各有處備則官兵之史國  
索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者危物也不時而  
不嚴而得米為禍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所  
敬選入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  
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  
修皆開絕道道肥則漢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  
除人害者幾何矣管子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吾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  
至手晏子對曰法其仁政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  
同服而王唯以服政傳信也誠於愛民果於行善天下懷其  
而歸其義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勝其飾永足以掩形禦寒不  
其美且古者帝王天下其發奸生而惡殺節上而美下天  
不朝其服而共趨其仁不朝其室而共歸其義此法聖王之  
也管子  
立法齊人久無不與法之所遇則人解巧以苛避其罰法之  
則則人與偽以曲時其大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  
仙萌生恒困阻勤而欲矣朕則引八道遊人服窮以由欲  
不切事情而從隨貨微之過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

上以益下下均列上必安焉則少者可以相大蓋也  
 厚矣時必賄焉則賢者所以成水厚也生實公  
 皆之為治者實其則大亦不其未低防民之為則不敢為  
 禮之文未能約民之德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  
 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主政教實有素養之不備誠心朝服  
 務後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遇人得以讓之其失人得以  
 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缺則可以補之使全至於未  
 年之殷無其實而有其名則其詔令則危殆之與讓也問其典  
 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制其文然雖治國之時有  
 所不及然徐其乃與禁封為屬同出一轍上以重文  
 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同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  
 諫亦無所容其言矣故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  
 則君已先言流共鮒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  
 欲言厚慎則君已先言年歲不勞矣欲言取康之辭而出  
 之問其口而奪其氣虛哉則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  
 偏之可矯無缺之可修但欲自以為得計必至於無聞  
 後不能支焉誠天下之公患也蘇子瞻  
 國家根本之實以修已為本以求賢物先以知民為重狀

將矣兵公第舉矣則  
 周書曰君作極材既動機斷其金丹矚此言為國家者必先  
 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定也孫基諸傳子孫孝名  
 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定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定也決是非  
 明好惡政之定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定也察言行談政事  
 賢之選也量材能課功狀密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災也避勇果督戰聞治兵之定也寔之乃存雅文之盛其  
 司馬光奏議  
 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然練軍日嚴名寔也官  
 禁令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寔為職之任責之  
 陰陽計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是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  
 御史責之以彈劾慈遠侍衛責之以盡規納諫將帥責之以  
 邊鄙教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  
 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暇者亦斯也  
 天下之事徇其為也易求其寔也難漢宣帝功光宗孫  
 周本由于信實必罰結積名寔然王成以偽增力口實  
 曉昧之語廢置寬饒始延壽以盡力之吏除而賈罷

自傳其文而已移為欺誤以避其諷則宣帝何以見稱于後

謝安可憐

慎微

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無必戒無所行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何  
人始之不戒矣若何謂之不戒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  
也案註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  
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莊諾必寡信多易則  
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老子  
德在若捨小過意在不預定謀與獲車同軌者慎與亡國同  
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恐其逆者宜先避畏危者安長亡者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素書  
審察事理事有危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  
審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固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  
必固雖成之者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  
敗固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策施之道也管子  
道者收小微動不失時百計實戒慎乃不誤計禍無及者慎  
之同日故肅寂者不傷慮者有備與智者因功夫積愛成禍

情成。人皆知故患其如彼。患無生夫。故患無生。身施于終。  
 雖今人不務所慮無生而務施教于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故  
 人寄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治患無終。  
 生非舉不能始。文子  
 雖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  
 出於已不可底也。行義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先就日行其道。奔  
 其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發明寢昌之道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人不知也。聖子賢臣。其  
 善不可為小而無益。不善不可為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足  
 利天下。小不善為足以亂國家。當夫輕始而微微則其流  
 至於大亂。是故君子民者。謹焉。賈誼  
 聖王之舉事。必先論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善。龜白聖王之  
 關其謀。勢危之投。成畫其心。故為舉而無遺。籌失策。謀有  
 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子知成。夫  
 康之始。防事之未萌。雖難於無形。若此。人者是。亂世則不事  
 其命。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使知事者。亦尚矣。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終。發功。夫知者  
 事滿則慮。慮平則慮除。安則慮危。危則慮直。直則慮重。其  
 及是以百舉而不陷。見范  
 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為  
 故三代之稱千載之贊譽也。禁針之誦千載之稱毀也。為  
 做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  
 道賢以為深。誠難哉  
 大水之微也。涖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  
 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燬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塞而  
 為治。為成。則用力。多而功。富。是故聖明王。皆慎微。慎  
 構。構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顧未成之言  
 見。盡忽及其已成。又無所及。夫安。安急。情。管。見。請。之。基。藉。呼  
 玩。發。後。之。滿。甘。言。早。詞。答。愧。俸。之。坐。附。耳。屏。語。開。曉。賊。也  
 不得名。罷。得。偏。之。源。假。借。或。攝。較。實。李。之。稱。凡。外。六。者。然  
 焉。微。朝。夕。玩。未。嘗。甚。害。日。月。月。盡。逐。逐。深。因。比。知。而。事  
 用力。百。倍。矣。司。馬。公。集  
 聖人為成。必於方就之時。至于既成而後戒。則無及矣。然  
 則。勝。後。生。與。針。諱。則。紀。疎。忘。捕。亂。則。震。震。萌。是以。後。德。



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程  
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夷蓋矣。而惟其杜。險。甚。好。機。  
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然。而。不。察。其。  
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可。止。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  
拱。手。而。待。變。也。蓋。符。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虜。將。  
山。僕。固。懷。恩。之。裂。河。牧。杜。元。賴。崔。橫。之。假。朱。克。融。皆。然。視。其。際。  
而不。為。其。補。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隕。國。士。身。而。遠。者。至。于。  
遺。害。數。百。年。而。不。息。宋。日。王。所。取。焉。

連橫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舜有苗而禹  
入。謀。國。非。以。養。欲。而。無。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當。民。將。于。  
習。亦。孝。者。沉。于。所。聞。而。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雖。所。以。見。遠。  
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  
而。應。者。制。為。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為。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  
心。拘。於。俗。之。者。不。足。與。鼓。意。故。身。與。俗。化。而。禮。與。俗。變。聖。人。之。  
道。也。不。教。而。劫。循。法。無。私。民。之。服。也。知。學。之。人。能。與。間。進。于。  
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則。武。至。王。

連橫

三

三

夫為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不集谷。則飛山與  
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則曲矣。而名雖為。為。為。為。  
北。竟。南。而。至。於。南。起。于。南。意。此。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  
為。傷。管。子。

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三用於威。權用於未。此見天之  
德。權。前。德。而。後。刑。也。董。仲。舒。  
伯。余。之。初。衣。也。由。余。黃。練。音。麻。索。繞。手。短。指。柱。其。皮。猶。綱。  
世。為。之。機。杆。膠。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揆。形。抑。寒。古。者。制。



卓矣。免稅九族。臨和。為國湯武。極上征伐。西克。內是言之。不  
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于不。勝者。  
子法言。

公輸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柄。整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  
其六律而宮商。周。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柄。整則改規矩。不  
協其聲。音則變律。是以整柄。利矣。而不合。教音。決。越。而不知。  
夫。然。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不作。以俟。其人。次也。  
子法言。  
時有洋洗。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

以化。聖王之時。法所。以。德義。以。秦。中。國。之。時。  
如。成。四。夷。之。性。故。易。實。隨。時。禮。尚。從。俗。制。于。先。施。時。當。  
作。有。利。於。時。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爭。於。數。法。有。說。於。時。  
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法。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  
如。前。易。而。多。所。改。者。亦。不。可。不。成。也。王。充。論。衡。  
聖人者。因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為。則。時。變。時。移。則。俗。易。上。  
王。法。變。不。同。張。因。相。反。也。時。移。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法。其。所。以。所以。為。法。者。其。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  
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述。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制。

論

下。細。萬。物。齊。火。生。同。變。化。始。遠。撫。以。鏡。與。辨。之。情。上。其。理。  
度。下。典。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肅。行。其。  
今。必。不。能。以。為。治。矣。少。中。子。  
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苛。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  
循。舊。夏。商。之。民。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張。而。王。先。齊。異。道。  
而。德。盡。天。下。湯。武。昧。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唯。一。  
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此。可。與。守。法。而。施。  
款。不。可。與。論。法。而。立。故。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  
足。以。論。理。故。制。法。者。為。禮。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此。

之。所。宋。而。時。所以。成。化。也。成。化。之。法。不。隨。時。而。為。治。之。所。  
因。世。未。有。不。同。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宋。為。其。  
列。子。新。論。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鼓。瑟。春。之。時。不。可。行。冬。之。  
故。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性。理。親。如。君。  
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權。行。之。  
齊。之。以。刑。殺。之。以。教。化。不。可。易。之。法。故。謂。之。制。是。則。禁。之。  
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不。可。常。之。理。故。謂。之。權。其。不。  
者。不。為。難。危。危。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卒。而。變。之。

非道才達。為時知變者。孰能乾於此乎。張方平。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  
 用。皆當世而風俗之變。故法以至於不可度。反率而又有聖。  
 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從治。不奉其後。無聖人。其變  
 而無所從。入則已矣。吾嘗觀於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二代之  
 相變。如此其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承之。故  
 變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蘇老泉。

同時  
 高之決。潰也。曰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曰苗以為教。夫

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棲屋而飛。獸踞實而走。天地之性也。  
 木相摩而然。金火相爭而流。負者常轉。然者生。生者自。然  
 勢也。句。奴生。鐵。我。於。越。生。甚。諸。各。生。所。急。以。備。疎。然。各。同。所。  
 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  
 夫何事焉。注。齊。類。編。  
 胡人彈骨。述人。驚。管。中國。秋。血。所。由。各。異。其。千。信。一。也。三。苗。  
 言。若。羌。人。指。領。中國。冠。弁。越。人。戴。笠。豈。以。衣。末。異。於。其。於。服。

其意各異。故其俗亦異。

也。夫為飛虎。代。數。慶。成。羣。有。執。教。之。是。故。入。其。國。者。從。其。  
 入。其。宗。者。避。其。諱。雖。之。夷。狄。徒。裸。之。國。結。執。手。遠。方。之。外。而。  
 所。因。矣。鴻。烈。解。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聖。人。之。德。  
 下。非。易。民。性。也。封。循。其。所。有。而。游。焉。之。夫。物。有。以。自。然。而。  
 事。有。治。也。地。壤。而。為。焉。密。木。而。為。焉。青。空。綠。鍾。而。為。焉。不。變。  
 焉。鍾。固。其。可。也。同。上。  
 鐵。者。身。仰。釣。者。身。俯。上。仰。別。取。利。同。焉。鐵。者。漸。進。味。有。漸。  
 進。退。與。勢。成。務。著。焉。墨。子。教。宋。重。所。而。竹。千。木。在。於。身。不。

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還德之主者以宗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可取彌備也竟

歌輔音蕉在頰則好在頰則配歌輔者頰上室也室弱以爲頰宜以爲冠則或說其

夫先王以頰頰鼎之銘皆書之頰建主父今工左銘頰之曰主父字遂于千牛華山之作也山以松柏之心爲得紫石之與天相得于千牛請許學者而作此受於先王或者不宜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

何物以適用者貴也。什一之稅，不捉生於鼎，免故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此亦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鷄冠子曰：牛之鼎不可以烹，雞萬石之壇不可以合葬柱之大折矣。以費則不如赤棘奔蘭之香也。刈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所說便於照形其於以西食也不如羊犢牛宜于廐牲其於

明也。不如黑隸。類傳

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剛成  
據則止以實則難以言剛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後之爲  
動之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  
而威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  
可散是以不論尊卑不計疆場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  
戕可必也萬子瞻忠壯士鮮知法集

蟋蟀在堂歲暮其莫今歲不無日月其除言日月去已矣  
 大東遘<sub>上</sub>賊思其培<sub>碩名</sub>哉<sub>好</sub>與無焚良士懼<sub>我</sub>民於歲暮  
 為樂而又相戒以節樂可以見其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盛  
 詩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sub>不替</sub>民同由勸青華命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誘<sub>以</sub>德實降天譴敝化者麗<sub>為</sub>前世同說  
 青華命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市賈貴賤志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市賈貴賤志

此居民村居所積久必固天地寒燥濕煖公大  
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制無輕重通變異奔五味異和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王制  
齊俗之章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有瓦甍豐其屋古  
月無王食今之賈豎皆服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  
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竹今之賤隸乘輕肥甘膏  
而有錦繡飾於節也今者土賤人稀而不足絺綌者賤  
珍為史部尚書時能故好衣美食者視武英門外之法不

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古先聖王制民之法詳矣始則臣士立井分都畫伍為比閭族  
 黨之法保受教明之義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  
 齊畫案將以政之趙本爾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繼性不耕者  
 強無賦不為者不樹者不樹者不績者使無續猶慮敵而屬  
 之未從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氏無職  
 事出大家之征情附集本者傷冠素繼垂綬以恥之已事其事  
 矣又恨其多而慢也今觀不喻一而老少異權長壯役則足  
 衣服飲食除嫁娶之事時為之誅制矣而後家有無常有序

三  
 有有序以為之長閭為之胥教訓教範非外急是以民之  
 齊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且聞孝弟本於朝廷禮義始於  
 師在許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  
 你之唐風月陶唐氏之不為政久矣其教在民雖百世而不  
 今求師者宮室所在王徽所先宜其風俗敦厚堅固以表正  
 邦今乃子女玉帛多于郊閭魚龍擅過乎漢加日以為害  
 備商穆從模素松寒未路惟有詐人則天下之無告者得  
 張方平上書論其

古之人倚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遠雖施余之政矣

聖人之所  
之正其上下  
本意在下

克以義而非止於閑雖之後也難哀世之公子當於信  
 止於辭此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四矢時知無思紀禮而非止  
 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知有不公而私獨公卿大夫  
 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家之其弊必有不公而私獨公卿大夫  
 窮以國家之治亂不其禮而風俗之善惡係于習俗之情  
 于所習然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化已失流俗  
 謂之化論齊委靡謂之流象心安定謂之俗風化已失流俗  
 成自非聖人薄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  
 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于諸侯諸侯之  
 令必行于卿大夫卿大夫之令必行于士大夫士大夫之令必行于  
 士大夫之令必行于士大夫之令必行于士大夫之令必行于士大夫  
 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逮早矣六卿權而奢  
 因是以晉之公室將逮早矣六卿權而奢  
 國是以晉之公室將逮早矣六卿權而奢  
 國是以晉之公室將逮早矣六卿權而奢

公怒以公滅私民其亡故明官

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歸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六籍  
聖人若天然無私。獲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以一物為民之生。不阿一人。伯禽待行。請所以治。春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則人有遺。亨者而不肯。素曰。利人遺之。

利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其利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于。死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星五帝之德也。呂氏春秋  
君之深流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美成之造。時無外而故。斤兩可限。矣。徑路地。令則詢。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為。邪。時。正畫法。期制。則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也。其說以使民。忘其勞。是以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莫不說。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德。

屈之民。知有定主。上之于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于愛乎。始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陸機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可以為國長也。孫叔敖曰。國有是。未而惡也。心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安。獨在君。王曰。年。日君。士曰。士非我無德。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君夜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能寒而不通。君且不令。則國是。後史矣。莊王曰。吾頃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暴政者。俗而施。教察夫而立。防威德更與。文武選用。然談政。禍于時。而人可定。昔黃仲舒言地理。國。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人可定。昔黃仲舒言地理。國。其不調者。則解而更。

夫更張難行。而撈東者。士是故賈誼以才退。而景綽。有殊。而休。其故。後者。恨于前事也。且設法禁者。其。天下之。其合人之所。歎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漢書。根。傳。傳  
太宗嘗謂大臣等曰。為政。其易。至公。昔諸葛亮。廖立。李。而二人。哭泣。有死者。至公。能如是乎。又高。公。平。諒。治。體。情。之。典。亡。係。賴。存。後。朕。恐。南。世。之。明。君。等。不。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唐。史  
隋。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



矣。舜情之所苦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然  
實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窮之乎。諸子人心  
炎威危疑之際乎。唐史

程明道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指而之於除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於人  
情文謂不可而能有成者。燕子鵬鷂曰。人主野情者人心也。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則果有用而不危者。宋史

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今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  
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

聖哲典業 五卷 公恕

不麓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制大王者之稱謂其  
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  
下之至理也。宋目刻竹簡奏畢

子 12—563

百餘故明主必其誅也

晏子

晏子朝晏平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易害於治國

吾謂之痔上無閑則吾謂之解○瘡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晏子

黃鵬千為越上地中竹石邑山中湖澤峭如牆深百仞同阿

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也則人○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韓非子

三卷 寬猛

有權者能以寬服民其政莫如猛去○猛民畏而畏之故

寬斯國多盜取人於獲持之澤太故悔之與徒兵以攻獲持

則其威○則施之以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

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不長○

和也○左傳

以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職以幽二世見欽焉在境

之不犯嚴家之無悍勇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惠不務威故

惠慈毒之民而長和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

臣聞先王之政實不倍則不滋與其不得已○牢情嚴蓋往者

欲嚴明所以成德慈惠慈惠既平必宜情之以寬○我為政

舉法大結急者小結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蕭蕭煩

薄筆楚以濟羣生全債主德以奉天心○康至上海明

本古市官進言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深矣

威刑未嚴中外無情○頑強展以振之○上○孫李修

著之政尚婉不尚刑○豈可捨威康文書而肆泰始

峻刑師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外○欲使

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持知惠之可

可畏而道其惠則所作之威遠也○存○故○其○何○畏○

管為國者宜惠以養威威以導惠威而德衰則不遠惠

致洗滌以及掃還

論衡 卷之四

文質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

丹漆不文白玉不珣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朱語三龍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情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而飾而論質者其質良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矣物不足以飾之君子則老

夏之政忠之教小人以野故教人承之以敬之教小人以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遵之變然

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其錄蓋猶充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必變道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大者所繼之林當用此也孔子曰然則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說雖同

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遵之變然

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其錄蓋猶充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必變道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大者所繼之林當用此也孔子曰然則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說雖同

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遵之變然

文質

夫物生斯有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慈萬寶之

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此文物

華采之屬皆是也故聖人觀文而質質去彼而取此所謂質

者取其誠落之不受耳所謂此文者慮其未深之多偽耳天下

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飾偽而生故辭卑之俗不

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替於人廉潔未而反成於穢者

明王之治也務觀英而導人於偽者後世之政也荀子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遵之變然

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其錄蓋猶充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必變道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大者所繼之林當用此也孔子曰然則

天文地寶不勤張位玄文

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親人無藝則不能成其

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無之乎先王欲人之為君子也

立保氏掌教三範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

儀美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備其質且加其文質者

波體全體全波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中論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

道末之義先後之序也書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白虎

水枕屋而淪溺結木而寢而花萼振文附屬也虎豹無文則

同大半厚虎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慮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

又於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積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事友而

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逆下而詭高也彼其始未嘗父馬飲也

廣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茹哉

晉葛石君以質行顯史氏登之于齊象諸儒之間葛石君

少文二子取醉謹拜齊象優於父學並不就士史氏獨擅

且以諸儒為之下此輩定之辨也江南明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撲斲唯其塗丹艱此言為國家者

為楫敗布為帆枋索為取雖画以丹青表以文繡使偶人屬

而最其上以之平居則煥然可觀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

危哉司馬石定

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謂易知易從之禮

也禮者節制之類也儉謂易知易從之禮非茅茨土簋之陋也

蓋遠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則固則愚其行也豐

則六下愚極則無見文明者則不隨不隨則詐其行也固塞

天戶治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李華廣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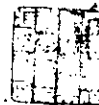
執事



不汲然虞於是乎禁望羅猶依覺以為夏搗捕魚不用船  
 諸助生旱也。物穀成水蟲孕水處於是乎禁買鹽者設穿郭  
 楊野以實廟庖高力用也且夫山不樵蘇功障不伐天  
 禁鯢鱔鯢魚子頭紫美麋鹿麋子皮出子口烏翼散卵鳥  
 鴿池鴿子餘連明也鰲魚鰲魚無物也  
 鑿石千里不可需衆人可萬不可謂險石雖不大數牒不免  
 而不訂謂富強者不生粟衆人不可使壯歟也今商官技藝  
 之七六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禁之一貫也儒佚毋軍勢弱而  
 桀者則民不使與衆人同年也夫猶知鑿石衆人而不知摘商  
 官徭使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本知事類者也韓子  
 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十年之積者亡生  
 一者物十壅故物壅積生一數十者物損四十壅者五損矣  
 亡兵強鄰人之雄辟天制制其有則削削人有不割則其  
 君則入制之是貴者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邇遼水澤之邊夷貊不絕  
 都鄙康足甘飴聚衛衛老有兩所謂之閒寂樂而樂化  
 而不時聚會守閑閤者食梁肉為吏常長子孫居官者以  
 號舍氏則於氏之法故人主自突而至紀法先行義而後

高當川之時。細疏而民富。役財踴溢。或五燕并。豪黨之徒。以武  
斷于鄉曲。宗室有主。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後。室廬典服。權

一無服喪物威而慕。同其變也。史記平準書





羣書典彙卷之四

治鴻類計一十八部

太上經易結繩呂治臨聚羣辟法欽威  
備黜陟幽明功罪惟密府神修德正  
用利敬慎其終茲生周素惟時撫兵庶  
績獎育律庭量衡象泰不異

羣書典彙四卷目次

治法類

治法

賞罰

賞功

爵祿

禮賞

教養

農桑

器用

樂器

器用

器用

器用

器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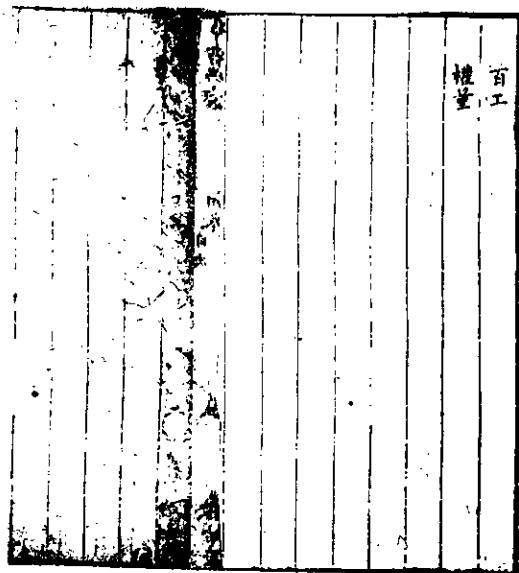
器用

器用

器用

器用

百工  
禮量



身者與榮榮之四

開清漳黃道周

治法類

治法

巧匠目意中綫。終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必以此王  
之法為法。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度而高料。權衡而重。輕  
斗石。故而多寡。久放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韓子

法者。非天。地。非地。生。於人。間。而久。以自正。人生之立。法。何為  
據。式。儀。象。故。禁。勝。于。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于。身。不。故。自。制。  
禁。勝。于。身。不。故。自。制。

治法

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區。竹。不。可。遠。者。不。可。以。為。障。障。  
擊。輕。重。不。失。餘。而。聖。人。弗。用。而。強。之。年。終。斷。規。高。下。不。是。天。  
明。主。弗。行。而。求。之。年。流。準。聖。人。何。則。人。才。亦。可。尊。服。而。度。

可。世。傳。也。文。子  
行。其。准。其。類。腐。鼠。在。穴。燒。薰。于。空。六。水。而。滑。燥。燥。與。而。或。  
雅。著。者。不。能。為。工。是。知。故。法。不。當。法。新。舊。用。其。法。名。無。以。巧。

成。濟。也。文。子  
古。之。聖。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侮。也。禁。民。使。不。得。侮。也。禁。民。使。不。得。侮。也。

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民。使。無。得。橫。斷。也。人。無。得。橫。斷。也。人。無。得。橫。斷。也。

即近疏而理得矣。又子

夫廉法度而好私議則甚目謂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

民勢曰露象而木折陳大而備廢故大目爭于私而不顧其民

則下權上下權上者月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

之害也此政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險害矣商子

主是之相守之相守之官盡之民從之則又有符節印

典與法莫能以相勝也符節印典所以示之制以明公道而

意然之術也類

先王之治國也不滿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也動無非

法也所以禁過而外私也管子

按法或則勝則失非法度不督意焉故曰不滿意于法之外

合小法或則勝則失非法度不督意焉故曰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不滿意于法之外

所以和平與辯不即也管子

今夫一人之累居深戶之中得盈尺之鄉而風驅遷行故生

置人於千里之外離夫廣者使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

惟惟如也如左如右如前如後如海如陸如地如天如

財如和如平如安如樂如利如不能動以法如故天下視法

如藩範守法如繩墨強者以學繩弱者以安至哉法乎人君

之術天何待而生也李洪小法原

古之設任吏而不任法今之治任法而不任吏古之人非廢法

而不用心法其略吏制其謹故天下之事可若嚴置計制千

吏之人非廢吏而不用也吏滿天下而以律拘之

而不能以盡為明見其密而不以盡去尺寸一違則事未

成而以大律罪之矣故天下之事可若嚴置計制千

而敗事者多矣止齊

人之所信者乎耳目也目雖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

重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真

無意無我然法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

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進於三尺之餘五牛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雖疾雷驟風而雪霜晦而延遲有度人加所藏使凡為事

*[The page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卷之四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權之政堅如金石  
今信如四時據地之功無私如天地賈誼  
刑賞以取共威周礼天官月助掌六卿賞地之建以等其  
功曰戰國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比有功者  
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太蒸同軌諸之凡賞無常輕重厥功  
衛有晉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謂乃左氏易  
左氏都左右曰以一都買一晉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  
左氏都左右曰以一都買一晉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  
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左氏無誅也法立誅必雖失左氏  
也戰國策

人見  
縣古者賞不以爵。刑不以刀。錫賞以爵，是實也。連斬于  
之。所加而不行於爵，是實不加也。利以刀，錫是罰之道。  
於刀，錫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錫之所不及也。獲子窮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坐于  
矣。夫暴者安澤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剝，即俯身不勤，暮而為罪。  
行者輕犯亡矣。天子  
民勇則賞之以其爵，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  
刑則勇，士民使之以賞則死。商子  
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即錫之而在赦罪而不一施，雖  
厚不來者多。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負影之所加，賞雖  
士不為勸。管子  
并鼓曰：賞不貳，欣也；罰不貳，隙也。賈誼實章帝曰：俞賞說，罰  
死秋，其族隳上喪，亂民懷缺，中大快典。  
番為國者賞不隆而刑不嚴，賞惜則俱及，深人刑滋則懼。  
人第不亦而道過，賞刑字倍無難，此其失善卒其利流無善。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古之治民  
勸賞而監刑，秦行賞而法民不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實為之加，勝加勝則賜，下無不譽，此崇共勸賞也。特

之不義不來不來則樂以知其利也止傳  
 管子入處桓公同終歲之租金而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實  
 士桓公曰以令其鼓期於春者之野期軍士管子執北而  
 軍士曰誰能而得成者賜之百金兵接管能誰能得平長  
 賜之百金誰能而得成者賜之百金兵接管能誰能得平長  
 言能外新者賜之八十金一朝素實四萬二千金然歷  
 公楊然人息曰吾所以滿此管子對曰且勿急且外為名於  
 其內卿為功於其親家為德千其要于吾此則士必爭名報  
 無比之意矣吾來兵而攻彼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  
 之利也桓公曰諾樂與攻來并其地會其厚乎管子曰  
 地理國化人在於兵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執罰一惡使  
 為惡者懲足以罰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推治禁之不暗  
 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讓受賞安之無怍  
 刑居之無怨言其而不言其善所謂曲貨罰而不責其罪  
 中傷而安則校受不明而恩俸之門中傷則枉直其錯  
 開之進行此柄一彰為害滋大凡是辯怨之聲多非休實  
 利於中傷誤千公辨或云歲月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難  
 謂為隱忍或云惡跡未定微地市為名或云但責其人

明言責辱則近於情理意實也子靖如傷善言却其欺  
 臣贊給列  
 高祖以杜周為軍司問以政要問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  
 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共自然生  
 梁青  
 幸柳上魏主晚曰此人所以臨忘身融白外而不憚者一求濟  
 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  
 自忠父不能厲其子失明和漆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  
 珠貴賤勇怯賢愚開端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  
 功不遺陸定公奏議  
 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安行則  
 不動矣不妄罰非於弄人也罰安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勤則  
 止善罰不德謂之隨惡在上者能不上下為善不能下為  
 國法立矣中卷  
 春秋兵法尤廣于取軍城謀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言  
 殺其大夫得日罪在得日也卻使之使楚又敗績則子美

古曰：穀其大夫。公。子。例。罪。在。于。反。也。二。子。皆。以。失。律。喪。師。不。宜。戮。則。見。其。失。用。兵。其。利。實。常。廢。而。中。國。常。寬。以。夷。狄。所以。志。成。衰。之。後。中。國。累。受。制。于。其。楚。者。抑。有。難。矣。前。此。所。謂。禮。節。曰。人。君。據。實。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私。實。足。謂。私。愛。無。過。而。可。足。謂。私。惡。實。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人。而。人。皆。恨。乃。為。至。當。豈。明。通。記。

太  
祖  
論  
禮  
節  
曰  
人  
君  
據  
實  
罰  
之  
柄  
以  
御  
天  
下  
必  
在  
至  
公  
無  
私  
實  
足  
謂  
私  
愛  
無  
過  
而  
可  
足  
謂  
私  
惡  
實  
一  
君  
子  
而  
人  
皆  
喜  
罰  
一  
人  
而  
人  
皆  
恨  
乃  
為  
至  
當  
豈  
明  
通  
記

賞功

夫賞國之典也。或在國府不可廢也。左傳。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務常。敵新有內不忠。力竭。疾作。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仲子。自古帝王之興。刑賞。見。補。兩。之。臣。拜。與。共。成。天。功。者。年。天。下。近。平。始。論。功。而。定。封。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始。曰。使。黃。河。如。帶。秦。山。若。屏。國。以。永。存。及。而。爵。於。是。申。以。升。者。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咸。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木。而。枝。葉。稍。落。也。昔。唐。以。萬。國。統。一。封。建。之。政。廣。夏。以。之。多。群。后。享。共。己。之。治。焉。法。子。聖。殷。氏。則。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怒。之。君。樂。繼。世。隆。名。之。主。安。公。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傾。群。后。之。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教。累。高。其。位。大。其。爵。所。居。發。秋。飭。盡。命。賜。備。厚。大。羊。之。陳。子。為。其。其。說。也。世。主。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辦。且。禮。不。況。其。制。乎。是。以。無。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替。刑。辟。雖。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遂。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河。之。營。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現。實。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

德功

德功

封者或絕夫姓或之亡主朽骨于墓前流于道生或  
 或死為轉屍溝壑以挫況今若可惡聖制於爾招求其後因  
 方欣一縻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作祭恐其者不思大威嚴  
 虛亡則厚德恩遠東布章非所以觀化勸後也三人為象  
 難嘉德宜從化功非用  
 聖主褒死難之士肯死事之孤或親推輜輶或追建封邑厚  
 有以慰生撫存存以谷亡然後君臣之義貴以生死激勸之  
 者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所以不背其君恩臣節于是  
 平立李路

大明主之不妄賞賜非不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  
 人皆有微視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可馬光

德功

德功

太宰以八制治上以辟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  
 月士以德爵以功祿以能事以久其食  
 司徒以賢制爵則此德以庸制祿則此功月札  
 功多為上祿宜為下則發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委上爵列  
 下則家能材臣不務竭能使辟左右不論功能有爵祿則  
 性疾德能上或爵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  
 祿也則上今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德而得爵位則民倍  
 本行而求外勢乎八制

大刑雖惟五刑以稱其德分上執其功以等其德則  
 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  
 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侯  
 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諸采  
 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原封也正封則入地莫非其土一民  
 非其臣尊者疆于威而無所屈卑者據于削而無所立故公  
 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  
 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責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所以  
 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少蓋公之地必五



用家  
見之  
上其  
全下

論其千矣男也止百里而葬于子也陳氏札書

先王憂民以分田視之以什食其品節差等上焉不至于過制  
下焉不至十不足皆廢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  
而已雖不能自給亦不至不及其餘自卿以下其操各一  
無多已論制之失漸廣分田雖多種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  
掉之患此北王制操之失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  
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關田之所  
有則歸之公侯國之操餘又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措矣所得  
自十卿操之外而無有觀心防閑若過嚴矣然若十卿操乃君

野自着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人必給之其山澤  
田雖歸之公上領于王官而更庶富于天下又封建之其意  
文能通考

爵者蓋七各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才公正無私也卿之為  
官章明善理也大夫之為官大決進人者也士者事也任事  
稱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  
諸侯之士也在于此處通貫

夫人持君子然後化理國待養積乃無憂慮君子非自養也  
求衣食者也當積非積賦稅以取優饒者也承操誤舉則

論其千矣男也止百里而葬于子也陳氏札書

貨易之端乃可起也當積賦稅則兵冠水旱之災不足害也  
終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雖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  
流行開倉庫以賑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捐廢廉以散施不  
義乎故君子居位為士民之望國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  
謂其居者為高養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  
小智務大位庶績不成熙末必不歸也夫選用必取善士  
上當者少而貪者多不足以供養安能不火營私門乎從而  
謂之是法壞者亦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呂  
德木為家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性不進功未為眾所趨而

論其千矣男也止百里而葬于子也陳氏札書

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  
此二道不在賞典若輕用之則堤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  
壞則人將不重朽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禍必大  
學操以勸群臣則下之報禮重凡愛文武仕朝廷雖廣素  
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發其餘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  
宜然其升表必均其所未均均為等差然今增足使事又  
得以致其養富妻子者得以進其樂冠婚喪祭有所奉禮  
同有所施不亦私室之憂必壽公家之慮則六計可以整

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賦之方平

聖典

四卷

十

禮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命房我有好爵諸德人吾與

子之干施以指所在淑之銀素絲此也良馬四之彼妹者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之樂兮詩舞風嚴乎又改爲兮永服符更蓮子之館今蓮子授子

野王歌

求諸臣

古之

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與縱矣陳說治理之臣聞於側則泥湯之志壯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廢之虞廢矣

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美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美父也

今王將東而日指氣使以求臣則斯後之材至矣而南而臨朔不夫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而西而等禮相允下之以臣不衆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而北而拘指遠近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伯

蓋聞王者莫斯於周文藝教莫斯於齊桓齊桓之臣人而天下賢者皆能望特古之人乎處在人主不交故也士食餘奉宗廟仁義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進者吾能尊之布衣天下使明也

意其有惠稱明德者吾身勸之之屬

清白之士不可以動操濁節義之士不可以成刑故明賢必親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藝致節義之士

還然後士可賦而民可保

聖人在上位則引其親而聚之於朝在下則思其親類以杜閒群邪之門廣闢衆正之路於朝於外分別猶使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氣輝屏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治身躬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寶身以心為本國以賢為主精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愚其身靜志虛氣積之所聚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其靜以收精治國者務益卑謙以致賢春秋繁露

夫建德體賢化道之所先崇求殊節聖哲之上務遵榮命隆

蓋聞王者莫斯於周文藝教莫斯於齊桓齊桓之臣人而天下賢者皆能望特古之人乎處在人主不交故也士食餘奉宗廟仁義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進者吾能尊之布衣天下使明也

意其有惠稱明德者吾身勸之之屬

清白之士不可以動操濁節義之士不可以成刑故明賢必親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藝致節義之士

還然後士可賦而民可保

此可及

書求見者假使諸尚書問其所言上可承取若秋以升十之  
賜以一末之帛若以則天下之士歡懷德正志言第謀日聞  
上天下修實國家表表則能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康士民之  
能言之類生東夷也然其情亦指世康政言成文章者之先  
而不據施之當世也時諸若外若亦止幾人故爵祿來者若  
下之砥石所以矚世磨鈍也 梅福

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易宗禮傳說於若榮桓公自魯仲於射  
鉤故能立弘烈就元龜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史位也非親大  
者不可與國遠君不接賜以重賚亦使首貴足而去耳 柳惲

秦金壁於塗路則行人止兵受歸於泥師則見者驚駭  
故商世之士於廣南之伍拾經國之免於國藩之地而謀者  
於其居連者不據其弊故實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  
功亦之為病雖米父失抱朴子

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修  
求碩講道藝文易言嘉謀日聞於獻納長壽遠取志在於美  
序史

故節地義之出當平居無事之時滿若無所屬然若之  
所以必汲上求之者蓋以此之人既急難而能解先憂

六千世必能繼餘輝而能盡忠節則其在乎世也  
誠隨平日無事之時洋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  
以折奸諂沿清濁本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而預當此人以  
之也 朱子

夫人君幸四海之來易勤者勸惰而難休者德性近紀續養  
之時多而觀學士大大之時少則晚達庸碌無非物欲其惟  
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美之於後俾日聞  
言見正行枉嗜欲於將闕則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淡而和平  
優游而足樂是乃保身長世之運也 真西山集

人君幸天下以成其身者也而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  
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  
聽其民是故賢者欲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  
賊其心腹者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有殊其四股者也 胡  
棟軒可以制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啖啖天下之豪傑者  
以兼天下之傑士而不可以啖啖天下之英雄陳仲機

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  
用舊臣發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德寡所以興終  
故惟商者成人則公所以訓康叔也桀老耄棄於所以

位固有替得平王所以東遷也

招隱

則逸生明竟無及廟之期畢辭隨風終絕歸林之盤然林之  
成於茲於若府太公崇林而求尺木龍看有尺木之障方  
歸於遊嘉汁氣生  
飛竿釣諸羅足汾州獨冰煙霞萬臥風月德不酒油遠推來  
灼文談室麗方寸張光與王德香

則民留處倉庫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則民留處倉庫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敬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  
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寧  
大司徒領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養萬民一曰保衛二  
曰林藝三曰作材四曰年養五曰歸材六曰通財七曰北財八  
曰飭財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一曰通財十二曰世世  
由史七十有二曰服事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字在倉庫國食財則速者來地耕  
則民留處倉庫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虎則六親

民之

國內維張則君令行政前利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飭  
繼順民之德在明鬼神山川教宗廟祖舊不務天時財  
不生不勝地利則倉庫不盈野無曠則民乃營上無量則民  
憂文巧不繁則民乃淫不明神鬼則隱民不悔不祗山川則  
令不聞不款宗廟則民乃上較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  
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篇  
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騶虞不為鷹隼不為  
括桂茅茨為愛實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  
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露不卵以成鳥獸之長不使

時。不。天。胎。不。使。上。不。失。宜。上。可。紀。材。不。善。謂。不。然。之。竹。葉。充。滿。石。不。可。致。林。之。葛。葛。以。為。絲。絲。以。為。用。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急。於。其。求。急。於。其。求。孤。寡。卒。居。成。賴。以。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是。謂。義。不。當。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建。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場。之。王。事。與。矣。中。登。君。人。若。國。之。本。也。大。為。同。典。化。夷。大。於。崇。本。何。謂。本。曰。天。地。人。

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節。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足。合。以。成。禮。不。可。一。無。之。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生。無。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康。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非。此。者。其。君。統。而。不。能。之。危。而。自。危。莫。之。養。而。自。亡。雖。嚴。整。不。室。今。陳。隱。微。而。不。能。故。君。必。為。慎。三。本。都。記。故。故。泰。事。組。綱。舉。朝。孝。弟。表。異。所以。奉。天。本。也。乘。未。躬。耕。殊。桑。親。蠶。聖。草。植。故。開。闢。以。足。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弟。教。讓。以。明。親。化。成。以。化。

所以。教。人。本。也。三。者。皆。未。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此。禮。退。而。受。不。須。廢。而。使。雖。野。居。露。宿。學。於。官。室。如。是。皆。其。禮。地。而。非。莫。之。助。而。自。強。其。之。候。而。自。安。雖。遇。難。而。去。百。禮。其。子。而。君。之。君。亦。不。得。教。也。重。仲。舒。

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用。省。則。賦。賦。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矣。則。用。省。則。利。清。則。刑。罰。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灾。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定。萬。姓。咸。遂。劉。貢。

舜。堯。舜。三。代。設。為。井。田。之。法。歸。天。下。之。人。計。其。口。而。授。之。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家。而。為。之。制。節。之。物。來。而。文。焉。不。使。其。易。也。順。其。情。性。而。為。焉。以。防。之。使。其。不。過。也。權。其。未。也。又。為。立。常。以。誨。明。之。上。自。天。子。之。下。至。鄉。黨。有。學。擇。氏。之。顯。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勤。其。愚。惰。其。惰。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法。其。虞。氏。之。意。存。焉。治。氏。之。具。防。氏。之。術。明。焉。明。氏。之。道。善。焉。行。之。以。勸。而。被。於。治。氏。之。具。以。漸。而。入。於。人。者。淺。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病。則。則。事。無。之。不。在。其。家。則。在。乎。虛。序。耳。聞。見。無。非。仁。義。禮。樂。

之使民  
之使民  
之使民

之不知其得終身不見異機又安暇外慕哉  
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求  
之於民者其始於力田而其精於力田者其始於力田之  
民之農勞而非其無所不為之民之農勞而非其無所不為  
之有自喜之心而無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  
而及其在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民水旱相仍而上下不  
相恤其始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益萌故治兵  
軍不息而民不樂此其始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  
恥之大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苦不遺相愛則雖有強敵之  
心而傾其說或之樂以不遇自棄於不義之二者王道之  
也藉子山

農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廬黃二之日栗烈三之日  
楊何以卒歲三之日于祁四之日舉趾五之日禾穗  
四日四日五日日六日日七日日八日日九日日  
女執懿範遵彼微行愛求柔桑日進以朱紫祁  
也女心傷悲及公子同席六月食鬱及薺七月食  
葵及薺十月獲稻為此飲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  
月叔直叔也采芣斯揜芣芣采芣芣采芣芣采芣芣  
琴瑟戴大戴孫既同上入執官功我孫既同上入執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秋於我田既穡夫之  
聲以如樂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也乃求千斯食乃求萬斯福爾稂莠之度報以介  
毒無疆詩小雅  
既方既皂方年甲始生也既歷既好不稂不莠其  
既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  
既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四食食心





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蓋下之道也詩之公劉  
 以疆場為先必曰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召康公賦公劉之詩  
 成王莊政之初箕子陳八政于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  
 乎知本立則政舉矣故教生于民富禮興于食食播大器者  
 亦有不以農為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得者  
 賜勞自爾海內富足禮義興而農政刑措以公望上宋徽宗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治不可以使之墾謂耕治其農實而  
 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眾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  
 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警則穀  
 之殷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  
 之微必多蓋商賈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  
 故為國者遠利盡歸于兵也利不外市利盡歸於農遠利歸于  
 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今夫租庸調餉四者皆食養生秋起一出而民數年不能食  
 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租庸調餉也夫矣故先王天之於  
 穀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  
 者去農去

謀我如斯矣本末之虞古者農為本商為末也故曰本  
 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者曰商工賈者則為商賈  
 而偏託勢于外挾重資踞偏家先聲之所難也故漢武興之  
 功立而名成商子第地  
 民食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食本而  
 事末則其產納其產納則輕還徙商賈賈賈而還輕還徙則國  
 本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食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  
 詐多詐則乃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搜曰所以務耕織者  
 以為本也尤余于農道  
 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志也人農則利則易易則遠遠安則主位尊人  
 則重上則少私私義少則公法立力專一農則其產獲其  
 心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原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也

之月

五

度

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耕耒耜之車帥公卿諸侯大夫辨籍田千畝於南郊而朱條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二推而青絲二公五推諸侯九推及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滿堂大夫皆御命同勞酒周旋

耒耜有耒新年有祀田畯至止有勞歆以身也農師有制雖疏闕有制農人遠人司徒有法重以官也土地闕有農明野農有讓讓讓遠讓有賞罰責以實也春和則遂嚴功無剛池從水旱仍則與田租順成則歸大授則素服戒膳余不舉

耕籍田之法以東也萬年成則百神格惟泰極可以享不即雙南蒼璧之荐不越於此矣庶民親則百官和是故為國難可以洽百福即精粢拱璧之既不饒於此矣則生遂則百福

是故太倉太庾陳相因可以備緩急則臣微敬號瑞瑞瑞之猶不珍於此矣故晁錯曰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此也

用人雖曰重農而實則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卿六民皆授田之衆也卿大夫三年大比之會與連大夫三歲之比此皆以將連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衆序則耕州壤

皇士王

原則聯夫家之政出則預聞族之事故教之以車轍者時

農也故之以游農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農教之必必

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今此皆能書之必亦得而

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於農則其待農亦待士

云十月農籍為此春酒曰般羔羊皞皞公堂又曰我孫我

稷農之成介攸止豈我望士夫公堂之時即前日獲稻之

士之全即平日耕好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

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與

魏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求或於是乎出民之壽

是乎山新之供給於是乎黍黍和棉耕於是乎與財用

是乎始教農純固於是乎成是故魏為大官古者太史順

是乎陽春豐憤盡農祥辰五月月底於天廟土祿乃春

日本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盛土膏其動弗震

厥其教乃不植稷以告王曰史師陽官以今我司事

今九月土其俱動王其振饒饒康不勤王乃使司徒成

有吏庶民月空除墮於籍命農大夫成或農用此時五日

乃期齊人薦中獵人為醴王灌饗饗乃行百吏期民

農事  
上  
農  
下  
農  
上  
農  
下

師監之畢宰陳賢膳夫監之膳夫贊王之飲太宰班爵之  
人終食是日也特帥百官以省風上虞於縣東南轉而藏之  
時市之於農則備或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常雷出  
土不備留群在司冠乃令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  
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  
九之王則大狗復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修恭於農除其  
畔月然其耕時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是時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千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是時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事祀  
至而市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訓而棄其大功置  
祀而因民之財將何以求揚用民因民生王不計千  
計悅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  
而不播種是一也也夏長無畜二也也秋成無聚三也也  
無畜四也也夫天時有生勳者考者少候氣應農不失  
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有穢陰萌或二生也前時  
則此國無遺稅民無夫穢三生也舍已封豕陰陳入新

男女及信四生也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微恭急無時則民倍貸  
給上之微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而澤則民倍貸以取  
矣上之功也實富之秋權以五春羅以東是又倍貸也言者  
之也利去師子富農食矣十故以上之微而倍取于民者四  
市之租府庫之微粟什一厥與之事此四端亦當一倍安矣  
而一不與皆仰於下農收農食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  
今夫農羣萃而州虛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來  
後先而安耕以待時而時雨既至挾其槍刈播種於  
也且且暮從事於田野稅衣龍功別苗莠列強遠也  
力以從事于田野是故農之子者為農懷野而不愿其  
麻為士者則足賴也管子  
聖人知消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心于農則民朴而  
也終之則易使也管子  
昔日聖王所以真其民者先務於農非徒為地利實其志

國策  
卷之四

國策  
卷之四

國策  
卷之四

國策卷之四  
一不登民有紀也  
是從事焉  
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吾語者默不  
通民之隆在於陽本朕親率天下幾十年於今而望不加  
時多詐多詐則巧法今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後復曰所以務  
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今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後復曰所以務  
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今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後復曰所以務  
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今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後復曰所以務

國策卷之四  
時今不民之吏履實小照微召隱與不急之事以妨百  
夫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中動之  
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而中中以種穀上告於天子  
布之民主夏者大火辟而中中以種麥上告於天子  
布之民主秋者下霜而中中以種黍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布之民主冬者冰凍而中中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國策  
卷之四

國策  
卷之四

國策卷之四  
而四四星之中知民之望則不戰不戰不戰不戰不戰不戰  
時范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  
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陰然而地有磽确川  
下溉澆之便行越不至明形君子創業農事同高卑之宜  
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終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此以  
時雍齊福孔昭也故仰司光辰以審其時俯辨陰陽以率其  
封祀農稼以神其事折旋報年以觀其功節度師以監之置  
使以策之委授茂則善而交賞四不類則怒而加罰都不

國策卷之四  
夫農民之事四自正月耕種而後歸條桑耕種桑獲則  
月乃平治廣築橋而輪祖賦除道理渠塗宜屋以是終歲  
月不務農事能志  
農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農農之世不為解而民息  
而利學農人勞而報澤農人以利則耕農勤而利法則  
求入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廣耕化後

變。中。古。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薄。春。事。方。興。爾。不。失。天。時。也。  
經。地。利。上。可。以。望。國。下。可。以。順。邊。版。風。

卷八

四卷

三八

藥譜

傳曰三月得桑。攝而記之。急桑也。要于始養。先養而後。也。曰事有漸也。言自早事者始。

桑。種。甚。多。不。可。備。舉。世。所。名。者。荆。桑。與。桑。也。荆。桑。多。枝。桑。少。枝。桑。而。失。其。趣。有。耕。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桑。也。葉。質。厚。而。多。津。者。皆。桑。也。凡。枝。幹。條。葉。虛。軟。者。皆。桑。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耕。桑。之。類。故。不。同。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則。之。條。葉。示。如。桑。葉。之。茂。茂。當。以。桑。葉。接。之。則。能。久。遠。而。又。成。茂。也。桑。為。地。桑。而。有。堅。條。之。法。傳。錄。

前。足。亦。可。久。遠。也。荆。桑。所。耕。養。其。條。堅。勁。用。於。上。也。桑。葉。種。注。曰。聚。山。桑。此。荆。之。笑。而。尤。者。也。桑。葉。之。類。宜。耕。桑。荆。桑。宜。飼。大。豕。凡。桑。果。以。接。傳。為。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枝。接。四。曰。葉。接。五。曰。葉。接。六。曰。搭。接。今。天。德。植。之。功。其。枝。葉。如。大。枝。葉。接。猶。變。強。弱。而。為。嘉。木。易。成。而。為。桑。葉。接。將。錄。其。後。雖。別。其。蟲。蠹。神。子。吓。邪。吾。聞。桑。林。得。著。其。術。也。為。國。者。所。當。視。也。夫。民。為。國。本。上。斯。土。矣。既。興。其。本。又。不。為。治。之。道。無。以。外。足。苟。有。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將。錄。政。之。本。與。一。些。



王也躬耕田之  
躬桑以  
耕桑也  
所以五  
重也

然以夏王禘廟后穀祫王牲社后春成則后夫人之膳祭王  
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脂柔不過糝水而受膳必以刺擇者重  
之成也。糝必三釜手者禮成於三也。三釜手猶王膳之三推也。  
然則布於三夫人世婦之吉者後饋速來祿之玄黃之以爲  
服猶庶人之終祿也。鄭注  
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登黃帝制作水糝因此始也。大音糝之  
法始於擇糝收糝故糝事之本惟在謹於糝始始不爲後月之  
惠登眠起不齊由於寢生之一一寢生不由於收糝之不得  
其法故曰謹於糝始而後無患也。釜子嬰兒惟在遲速由已不  
疑猶係自變蓋視糝業之生以定寢子之月須治之乃可  
齊爲准所謂養臥三齊子齊眠齊眠齊足也。睡之生也惟在  
規知時間當得法使之莫有先後也。下蟻之法惟在詳收力  
使不主營傷而飼坐也。定蟻之飼養齊得令一畫矣之間難  
分何得爲飼養顧春秋正豈知夏深矣知冬寒眠不入雖有  
犬各宜計量齊養不宜一體也。飼養之節惟在隨養研養之  
而易之加減厚薄使無過與不及而已。冬蟻之便惟在蟻  
句使不致先巡蟻傷其成有不齊蟻飼以齊其法若使之情  
而各取其齊也。治蟻之方惟在乾蟻使內無寒濕也。蟻係之

惟在朝野勾兌使無偏弊管轄處惡不分也

0

漢書卷之九

箕子之機始在天子今在庶人○有○道○者○也桓子○成○而○不○謹○故○失○其○德

4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聖國授以祿者于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于君退則藏祿于室。玉官祿君事去王則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當防小敵以示民。言大事以動上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離處隱行辟術則入逆。則身而八國道上而適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許為而為自錯者聖王之禁也。詭人以貨財賄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當于法禁。有疾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今而民知所以應民於家而行。

世相反者邪。轉于地也。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史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文之所貴。國非無今也。惠於令煩而不行。政軍非無禁也。惠於禁。不止。地非子。

孟子卷之五

身純利。純王教之利而開草之害也。明理正法。森邪之惡。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畏正法。文孝子。上右之時。無縛書法令。而天下治。蓋薄書法令。足以滋。非聖人政治之公。處史耶。非孟蘭論法令。



法者蓋絕臺之衡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創血誠  
 而禁簡例立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我於  
 格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密名分者必忍小理有大  
 審銘之鐘內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  
 律例奏

君子以教過有罪。解。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事象。  
 刑期于無刑。民恤于中。○典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失全。  
 好生之德。洽於民也。書大禹謨。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恤慎罰。亦克用勸。要囚珍戮。去罪亦克用。  
 勸。罪而當罪。亦開辟無辜。亦克用勸。書多方。陳氏曰。刑一也。  
 王用之。而使民勸。后世用之。而為民壽。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  
 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書盤庚。  
 惟帝。成。惟。反。然。也。惟。內。也。女。弟。惟。貨。也。斯。修。惟。均。也。其。審。其。  
 之。能。審。而。盡。其。哲。人。惟。刑。無。疆。之。勝。而。有。無。疆。之。勝。其。  
 獄。中。有。虞。成。清。其。中。所以。有。虞。受。王。嘉。師。于。茲。祥。刑。也。  
 民。審。其。當。也。視。于。  
 司。刺。則。殺。也。訊。而。罪。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冠。總。條。  
 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府。三。刺。曰。訊。萬。民。壹。有。曰。再。  
 君。親。訊。者。誤。以。甲。再。宥。曰。過。失。來。不。三。有。曰。道。忘。問。惟。保。  
 長。失。誤。殺。之。也。再。宥。曰。過。失。來。不。三。有。曰。道。忘。問。惟。保。  
 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元。刑。及。下。服。刑。之。罪。然。後。刑。其。  
 秋。官。

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審之法。著明。慎密。獄之典。此皆愛民。若。  
 九伐。木。鼓。草。四。獵。不。順。上。遠。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數。  
 審。入。罪。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陷。陽。調。遠。  
 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莊。禁。疏。  
 古。者。趙。大。臣。其。罪。較。著。明。白。尚。欲。遲。延。而。為。之。辯。况。事。成。出。君。  
 罪。而。多。在。于。疑。似。此。不。可。不。覆。也。故。詩。曰。伐。木。椅。矣。析。薪。也。  
 矣。木。非。不。可。代。然。必。待。之。恐。傷。其。性。也。薪。之。欲。折。必。固。絕。之。不。  
 欲。遂。其。根。固。也。彼。于。物。如。此。而。况。片。人。乎。彼。于。民。如。此。而。况。于。  
 卿。士。大。夫。乎。夫。舜。誅。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刑。罰。雖。盛。世。有。不。能。  
 無。也。至于。以。愛。惡。而。議。獄。以。疑。似。而。論。罪。實。難。天。下。之。罪。以。  
 于。陛。下。者。彭。彭。敗。吻。上。宋。神。宗。詔。累。



五岳爲封豕之墟。而洶陵長蛇之毒。活。臨夏並懸命于波。  
蠡。窮衆成博。帝於水谷。是前仁心。內發。冀討外。中吟。猶。  
揭日月而行。大使。腹眺山河。浦乾坤以正。封域。據其輿。餅。  
惠其壽考之安。故。許敬宗。  
披黃沙之集。非荷生。成。沈。玉之。假。供。承。漢。汗。中。外。一。命。銘。  
載之。鮑。壽。考。百。年。剛。不。排。之。要。李。吉。甫。贊。表。  
延。常。推。思。用。以。勸。崇。犬。擇。惠。之。士。成。祖。退。責。將。以。於。水。耕。火。鑿。  
之人。秦。唐。老。頑。薄。靡。慢。常。之。資。走。奔。望。梨。列。姓。瘡。痛。之。禮。古。不。

[illegible]

人有三一爲節。○音正。實雖勝之天下之水。○  
者者。處者刑者。勝者宗廟之事。勝者貴者以爲姓。處者刑者  
勝者以爲筭。外內皆行五行連行針行以服鳴者。○  
鳴者以有鳴者以服鳴者以服鳴者以翼鳴者謂小水之屬也。  
馬雖啄。○梓人一爲飲。一爲侯。今之勺一升爵一升。飲  
獸以爵而酌以觥。一獻而三爵則一進矣。凡武仲飲罷。○  
實不盡梓人職之辭。○梓人而不善也故於取軍。○  
官人有二。一建國之謂是。○作而五一營國之謂是。○  
保絲。○音本。以無中七置樂音直上以鼓以鼓之五也。○

賦其總統其雲之正也容其舊雲不  
 爲馬爲人平處焉無不齊明是故規之以賦其圓也萬有之  
 賦其圓也縣之以賦其幅之直也之之以賦其平沉之物也  
 其數以縣之以賦其同也惟之以賦其輕重之也  
 規可經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之謂之圓工  
 與人爲車輪索廣長參如二謂之三解參分廣以  
 一十以爲隨參分其隨一在前二在後人在其中隨  
 式以其廣之半十二之式崇以其隨之半十二爲  
 之在車六分其廣以爲一之餘圓一十三分修圓去一餘

中凡有矢因風以遠不足射地也體多乘時體必捷  
 武處之屬射法以七也時直必助時故由矢與矢之往經  
 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射竿與質也時內時故長可射至  
 而或往體未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射竿之屬也時其由  
 中必著其九和無濟九和之弓六材其次節骨皆有瀾而深  
 有深深者在其次有瀾而疎而不皆有深其次角無瀾合將  
 而兩處無也中其次有瀾而疎而不皆有深其次角無瀾合將  
 若背于文牛角之相也若人角順順如國之國也牛筋黃  
 貴其也牛筋黃其也牛筋黃其也牛筋黃其也牛筋黃其也  
 之漆也祿于文牛角之相也若人角順順如國之國也牛筋黃  
 而角至謂之句弓其容口廣其不香其弓四角而之而幹至謂之



制軍  
人才  
廣以  
發揚

二七

一飲金

請世今  
西時王  
月日大

--	--

內準凡建國佐右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庭量  
合方氏宰運天下之道路同其數說蓋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佐佑者十有一職同度量同數  
典瑞璽寶以起度○玉人璧琕以尺行寸高一度十銖  
兩六寸而容其兩各半寸以盈上下也其好三十所以為  
大也其兩容其兩各半寸以盈上下也其好三十所以為  
尺也以四股者以  
為長性之變也則此  
虛之為距內方而外圓則天地之氣也蓋以金錫為之外圓而  
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米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者此  
王所已辭與則於子孫以示四方傳使世著既有據焉  
法而為器物之制作又皆有成法焉然又恐其世久而漸  
也又必審察金錫而鑄為之銘權其輕重之劑準其萬下之  
既精既堅無輪無火刻為銘文以為世則置之王府之中  
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遠是用不影有所逾焉  
此為防未代乃有公蠶牧私釐貨寔以暗牧人心強禁  
若此至於行政之切必留贗置共為害一何速哉周禮集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變長短也木起費雖之長以于  
秦思中不大者一黍之實從九十分實縱之長一為二分

度重  
不惟本  
之律本  
亦能  
明也

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畝而五畝爲一頃  
而一畝十丈其方一丈而分十寸尺大存焉用竹爲引一  
六分長十丈其方一丈而分十寸尺大存焉用竹爲引一  
省自三畝而成者可分則也寸者付也尺者度也丈者  
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爲尺變於尺張爲丈信於引上  
信天下也故在內官廷射擊之算皆命合井十斛也所以量  
也本也千黃鍾之籥用度故寄其算其中可生益而千  
維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以井水準其既合籥爲合十合  
亦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其法用銅方尺而開其

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驗之其餘小大之量以輕重爲準  
今之由陰符者因使無端終而徒始無窮已也夫者物極  
始至子成焉可味異也而皆兩黃鍾律之重也黃鍾之重  
二十四兩二十四兩而成而二十四兩之重也斤者明也三百  
二十四兩易二篇之文陰陽舉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  
四方之象也均者功也陽地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  
也權與物輕重萬一千五百二十兩當爲物之象也四百八  
兩者六句行八節之象也一錢有八兩三十斤成鈞者一月  
象也石者權之大者也始千兩而千兩明于斤均人鈞終于

則○系○無○所○容○其○環○流○之○金○石○則○資○餉○和○濟○措○之○規○矩○則○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丹○書○集○義○方○八○卷

書云因律度量衡所以達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方咸在

賦是功領出的子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報系之制或為

蠶繭鉤為蟲害及繁庶宜令詳定稱法者為定規

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圓

分而黃鐘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

長短盡量而量多少平衡而權輕重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

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十斤為石。三十斤為均。五石之飛廉者。謂之

見彼通同無所聞之惑和者以見人情兩弊無非

石之皮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豈亦有所

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

羣書典彙卷之四終

羣書典彙卷之五

臣道官職類 計二十九節

欽哉元龍明良輔弼補過盡忠含灣糾  
詰底績可成矜伐勸失易德爲民難慎  
和一舉能其官匪任胡率德元惟人謀  
誠是望當王長親族胤去疾

羣書典彙五卷目次

臣道類

臣道

臣品

泰父

事君

進德

忠蓋

正直

忠義

忠節

忠貞

忠誠

忠信

忠愛

忠貞

忠義

忠節

食官

卷之五

卷之五

為人日者。後其身。有差于君。則為之。況近其身。以善其君乎。  
公侯為之。禮記文王世子

事君者。量而入。故上無越。而下逮。罪也。禮記大學

子言之。事君先其言。其言。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

其目。有死。于其言。故其受。探不。不。其受。罪。益。寡。未。能。其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貴。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禮。記

自無。或。心。天。之。制。也。左傳

周雖。為。相。謂。常。漢。四。何。以。相。助。漢。曰。願。相。公。無。懷。悻。悻。然。漢。曰

將。保。利。貴。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往。之。天。下。身

何。謂。事。君。以。貨。中。日。事。君。以。身。上。日。事。君。以。人。者。所。謂。小

水火。臨。臨。臨。海。以。主。食。肉。俸。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

不。及。以。淺。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子。云。云。君。所。謂。可。以

否。君。目。擊。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目。擊。其。可

君。目。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君。子

陳。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自。若。今。之。傳。則。好。今

也。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自。若。子。墨。子。曰。今。之。傳。則。好。今

是。仁。景。也。虛。則。靜。呼。則。應。是。以。響。也。君。何。得。子。墨

子墨子

恭。敬。而。遊。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

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陷。陷。爭

到。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揚。強。能。諫。志。是。棄。曰。是。非。棄。曰。非。是

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時。然。以。至。道

而。無。不。調。和。也。測。和。言。不。違。拂。也。希。下。言。不。違。拂。也。希。下。言。不。違。拂。也

事。暴。君。之。義。也。希。下。言。不。違。拂。也。希。下。言。不。違。拂。也。希。下。言。不。違。拂。也

既。榮。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敏。莫。若。和。言。莫。若。巨。公。不。欲。和

不。欲。維。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為。國。備。政。今。之。清。勤。為。身。情。名。左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月。了。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自

心。平。晏。子。對。曰。聖。聞。之。順。受。不。懈。可。以。使。百。姓。暴。慢。不。忘。不

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晏。子

晏。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二。篇。物。之。情。通。於。天

也。其。言。是。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之

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梁。備。從。防。禁

殺。通。於。地。理。者。也。如。此。者。舉。以。為。卿。九。卿。之。事。常。在。於。道

大。天。者。出。入。與。民。同。能。去。取。與。民。同。利。道。於。開。梁。實。於。府

是者舉以為大夫。然如夫之事常如于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實忠政。雖諫而無奸詐。去私土。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也。故鄒忌子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輪黃。陳所以為清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若方則不。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張。昔韓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博合。雖諫。鄒忌子曰。謹受令。謹自附。於為民。淳于髡曰。休。衆雖勞。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載。有常制也。言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載。不能成其五音。鄒忌子曰。備法律而稽表史。史記。

又書法  
法新書

臣品  
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賄止。而代無奸偽。子其職名。雖有飾臣。先親貴以為名。俗尚謙以為高。奸名則無實。高則不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為制。使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奸便交而行私情。故法道行則法度使。用法禁則奸不禁。主則失民心。亂臣多造。結黨。結黨則婦女以格上。故上得則保。則不計而司。律直。律是以端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微。臣深罪厚。罪以為行。有賤。賤多允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誹。故記稱之曰。惡忠。惡賊。此之謂也。奸臣痛言人臣以發主。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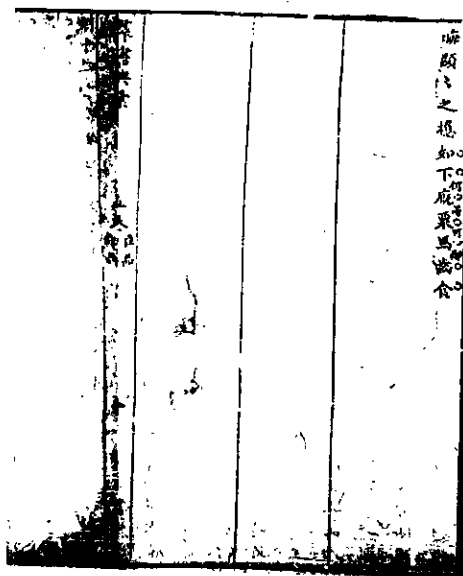
臣品  
臣以非實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此之謂微。微。臣深罪厚。罪以為行。有賤。賤多允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誹。故記稱之曰。惡忠。惡賊。此之謂也。奸臣痛言人臣以發主。開罪



國之大者除國之大害成於專君安國請之輔有無統君之  
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奪功伐足以成霸  
大利謂之辨別故陳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  
君之所尊學也而國主裁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聞  
之所罰聞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故伊尹其子可謂謀矣比干  
子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  
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荀子臣道篇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  
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君無不辱者其  
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處其身不實於其國也而不為  
之不責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適辱也欲安而適危之  
夫如影如響俯仰惟今者偷容之尸素也達今犯顏寒上目  
者安上之民論也此豈不奇者佞諂之徒也臣過野達者故  
之說也抱朴子  
益人流之紫十有二焉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操  
家建法立制豫聞宮人是謂法家忠惠通化榮謀奇妙是謂  
家無有三材三行皆備其德足以屬風俗其法足以正羣  
術足以謀霸勝大將國體無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

國其法足以正卿臣其術足以權宜是謂龍能然有三孫  
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無弘想好尚儼訂今則失非是謂龍  
至以家之流不無刻急遠圖而無愛一官之任惜落地巧是  
伎倆術家之流不無辨刺垂則而能還設用權知有餘公是  
不足是謂智意凡此八弊皆以三材為不故雖波流今則皆是  
小事之材也能為文者述是謂文章能傳聖人之義而不能於  
村畧過人是謂號維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立  
主德者昭明平政延遠眾材而不以苟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

晦顯之極如下麻粟之食



交方

恭文

君德聖明忠臣以禁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  
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舜繼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  
王中與古前永之。故君子臣於威明之時必揚之。威德流播  
下傳於後代其忠矣。  
昔在唐虞稽古欽明。循侯解后之翼亮。用臻龍之成功。故能  
熙帝之載。庶績其猷。四門穆穆。百揆時序。崇獎無偏。良之變。阿  
閑有鳴鳳之樂。喻之元首方之服。朕維有尊卑之味。隨實第  
一體之相類也。君必度能而授者。爾千履錄之。臣必量才而  
受者。無於流之。檢地陳子。  
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廟而風烈。龍興而  
雲易。口龍龍在天。利見大人。請曰。思皇多士。生於王國。扶世  
主聖。後人特自聖。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後稷契皋陶伊呂  
之臣。明在朝。穆在布。列聚情會。神相得。茲章。雖伯牙操琴。  
琴瑟門子。琴瑟易。黃帝補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聖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侯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歌。歡盛  
千載。一會。洽。無。翼。如。鴻。毛。過。順。風。淨。如。巨。魚。經。水。  
其得意如此。則明禁不止。胡令不行。化遠四表。情誠無窮。



事君

孔子曰古之為人臣者敬名歸之君補灾補之身入則切諫  
君之不齊出則交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艱難使  
朝給展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委于死耶  
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屬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廣  
朝夕編善敗而納之進之以行文之以順動之以力致之以  
聽則進否則退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  
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衆情不曰言事

無俾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  
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  
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

事君者廉不言食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勸公不言已說  
人臣事君服心腹無有二事故告中則修其非心用其

善政在外則安邊陲固根本進士而進之用心一也

進諫

事君遠而諫則謂也。使節犯分以米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諫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  
君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春秋明傳  
君可謂可而有否焉且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且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心無爭立傳  
古之制象矣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  
教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  
矣至下諫官出入言動相緩接要麻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

則事之失得矣思之不特察而以言可也蓋思之不德  
以言可也不論則相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要若此之諫  
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諫而開其言上奏學士者  
劉涖陳太宗曰以至恩而對至聖以極學而對至尊庶幾  
其說猶恐未敢對歟歟神机既天淵歸鋒而折其理則  
排其說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犯境心多語損氣類  
有要上飛白答之唐史  
太宗嘗問諸進良曰每進諫諸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  
諫者危亡之本諸君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且愛君必防其



諫有五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  
子曰吾其從諫矣乎說此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今者一日  
里之情通矣堂上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  
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  
也步者百里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于萬里也管子

凡說之難以至萬里至卑以至治接至微未可直至也遠來則  
病終近也則病微管子

而後與將遠使無世隔何隱意藏納府然若果

已也廣與衛同說物七餘漢隱所以制木藥助汗所謂馬

不折傷言其堅固而不折傷其道故君子之度已別以純

則用也管子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上之人居而剪制其情之所由  
以彼此開通親敦敦為不長於諫者務改前人之性而開  
之所求是以彼此開通親敦敦為不長於諫者務改前人之性而開  
臣諫君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火燔直木也日  
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諫之也諫者何諫聞也

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順諫  
諫諫諫諫伯諫諫者智也愚細之前諫暗其事未彰而  
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  
權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權之性也  
諫者信也拍賣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貴  
中直言國之害屬忘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白虎通

一其心  
不即不  
器之至  
俱是忠  
百妙諦

魚有性

不可

之兆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賈子定集  
 以如多壘尚有公卿之存鼓鼙不患宿將時之謀歸其德  
 推顧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恤身膏原野恨今天辰之并時  
 之禍忠貞之事公其取焉變于山集  
 夫知無不言之謂蓋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風盛久以有事  
 於為本上之道以此為報國之資臣宜公  
 臣幸遇明時親觀成事身居將闕功無補于涓埃口誦忠書而  
 有愧于軍旅尚作暇明而過處徒懷猶豫而鼓鼓謂無事而請  
 和者謀退早辭而蓋幣者臣願定謀于全群期收地于兩河

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視不越樽俎治亂人之事  
 乎。昔者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不知  
 官。豈有君憂國危。臣乃能食餐。若視人之事而不  
 事。有守天下之事。雖我憂。故知制此。故官位有  
 非上忠。無所心。便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其  
 於當世。孰能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直之天  
 以告。昔者凡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而後  
 振直氣於朝。陛不以鼎鑊而奪其節。伸大義於天下。不以  
 而卷其舌。世處子

此心。步操而天下。而其節。至折竹裂而天下。介其

正直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以計。社稷之主也。義無二信。無二命。君之命。臣不知  
 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臣又可略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此而  
 分臣之條也。無事其天。故案君有信。臣下臣獲者。此又何  
 君于勤則忍。行則思。不為利。因不為義。成求者而不  
 或欲益而彌彰。德不義也。尤博邪。無財。不奔  
 臣平。疾于德之不。臣之諫。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  
 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臣子正道直行。竭忠盡如  
 其君。說人問之。可謂前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無怨乎作  
 斷。發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  
 可謂無之矣。上稱帝。下道齊桓。中述陽氏。以刺世事。明  
 之。廣崇治亂之條。實廉不卑見其文。勢其辭。致其志。深其  
 其博大小。而其治極大。衆類通而見義遠。其志隨政其辭  
 其行廣。故久而不容。自味。履洋汗流之中。雖晚於陽。以



歷代之水不獲世之溫煖齊然此而不渾者也。按此志。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卷之五。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示。汲黯曰。陛下內多悲而外。仁義奈何。故欲廣之。治乎。帝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志。汲黯之德也。群臣或戰戰。曰。天子之威。公卿輔之。臣等。汲黯之意。治主於不義乎。且已在位。縱受身榮。奈何。史。朱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以臣一人頭以爲其餘。上怒。御史將雲下。雲呼曰。臣得下。能還此。子。如見。運。聖。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鮮。有。服。就。結。案。之。備。家。之。文。不。致。於。繁。氣。滿。堂。中。無。能。隨。風。動。而。外。乃。稱。之。直。方。之。保。耳。文。心。雕。龍。卷。之。五。帝。君。則。之。衆。愚。誤。以。於。四。奇。難。兵。持。法。直。道。守。法。嚴。禁。已。於。絕。則。實。必。有。犯。無。故。官。賢。任。能。惟。忠。是。共。事。無。待。而。後。行。君。有。違。理。正。陳。戰。上。就。上。不。忘。恭。敬。安。於。上。已。身。無。慮。於。下。功。成。不。處。乞。骸。骨。還。高。進。志。無。代。不。亦。得。有。餘。裕。乎。史。記。卷。之。五。

巧言者無紀而易。建直者有紀而難立。然則直言之。易。建。直。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而。保。人。臣。之。節。而。爲。此。無。根。危。亡。之。計。也。高。才。大。器。不。足。爲。榮。桓。圭。鉞。冕。不。足。爲。貴。施。被。生。民。而。功。地。後。初。之。金。石。瑋。之。殷。計。以。權。後。世。而。垂。無。窮。乃。邪。家。之。先。聖。之。榮。此。豈。爲。此。而。爲。此。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聖。賢。書。所。學。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大。文。山。五。卷。五。子。

上治之  
感其由

才德

孔子述于景山之上。子路于貢相與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吾將告汝。子路曰。由。願言長。我三軍。孔席在後。此敵在前。義理便。志遠。故南國之志。孔子曰。勇士。幾于貢。曰。兩構難。壯士。列陣。應。張。天。時。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而。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幾。而。不。慎。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領。丘。將。格。汝。願。謂。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通。制。民。以。德。化。居。臣。同。心。內。外。相。應。則。國。諸。侯。莫。不。從。歲。聘。威。北。者。超。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其。

不。詳。兵。輪。接。乎。四。門。天。下。成。幾。永。寧。陸。戰。動。各。整。其。戰。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終。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從。容。得。禮。言。仁。義。者。實。戰。開。者。此。則。由。何。道。而。致。焉。何。難。一。解。孔。子。曰。聖。士。幾。大。也。小。子。區。聖。者。起。賢。者。伏。四。典。辨。故。則。賜。焉。純。其。德。義。景。山。言。世。之。折。相。各。有。所。取。儒。生。者。必。能。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優。事。理。觀。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功。官。之。立。德。不。足。也。失。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昭。昭。不。須。發。而。實。有。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昭。昭。實。有。之。難。敵。剛。大。也。

夫軍之恃勇  
者為英  
然勇也工見  
於此是故  
說用勇出  
之其難力  
過人謂之  
難夫勇明  
者其

夫軍之恃勇者為英。然勇也。工見於此。是故說用勇出之其難。力過人謂之難。夫勇明者其。事不立。是故求以其聰。始。其明見。待。雄之。能。行。之。難。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突。之。智。威。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既。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奮。當。而。不。可。以。處。事。既。能。勇。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而。不。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

能。事。力。可。以。為。雄。徒。英。而。不。得。則。雄。材。不。服。也。抗。雄。而。不。得。者。不。得。雄。也。故。能。待。雄。不。能。得。英。上。能。得。英。不。能。得。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拔。英。與。雄。能。拔。英。與。雄。故。能。成。也。則。耶。人。物。志。自。刑。相。望。而。外。統。接。則。文。不。及。武。十。戈。既。罷。禮。樂。卒。修。則。及。文。不。可。以。九。畿。而。武。武。而。郊。多。要。而。境。大。用。金。可。可。偏。然。也。猶。然。火。者。或。并。益。益。或。穿。耗。至。其。尾。方。圓。形。

則我族之爲患也。如陳氏成者，幾於斷絕。予亦抱時時遺德之祖，宦不遇柱史，如斯者幾焉。衡傳述左右執事，召公畢，復見周成者大以克爲元。其子來之多矣。今歲開物收君之才居元阿上之。贊平戎之業垂綏天維此之大作乎。殷範華英印德。陽衆九州之誠，錦品素之虎龍人中之雄且後之。行。舞亞字大純丹。

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服，爲得而歸。馬相

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亦有不可勉而能也通此理可也  
也才不可繼而進也蘇老泉  
世之所謂賢者非才與純耶即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  
愚勇怯才也愚不可繼智怯不可繼勇四者有齊分而不可  
故曰存諸天德愚順德也人有蕪惡而取善實進而純順然  
聖之故故曰存諸人學之於物金可以為鏞可以為鼎玉可  
為圭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為鏞金不可以為  
圭璧不可以為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  
諸人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天者  
教而成之雖然自昧上聖必有偏也學子才者或諸于德聖

德者威服之才功之不能為全軍令才而取結抑又德之  
家者遂取莫如才守威莫若德遂取不以才則無功守威不  
德則不久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寄舍命為社稷  
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竊眾附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  
也才者指也掌兵則指不可用矣故民者曰也國者前也  
細也德者陣也進取不以才獨無未報而味之難動漢死  
生與守威不以德猶既陣而無膏澤也苗滿無日兵  
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使  
八類自守而不冒味求進人知力重而不輕用其身人然

而不劣。十利所以仕。路諸政事。陰風俗。天下。安樂。四。
 我。則。客。
 或。問。位。尊。而。才。高。亦。為。人。所。禮。乎。曰。不。位。卑。則。所。禮。也。才。高。
 非。所。禮。也。惟。是。乎。德。可。耳。位。不。稱。其。德。是。實。大。計。也。才。不。
 子。德。是。馬。夫。鄉。街。也。人。方。且。我。之。斥。之。絕。之。安。取。所。為。禮。乎。
 門。下。

康法

宋人我。得。玉。欲。諸。子。罕。希。愛。欲。至。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
 之。故。散。歌。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若。以。我。我。皆。寶。也。不。
 人。有。其。寶。左。傳。子。罕。不。受。玉。
 楊。問。君。子。長。國。家。者。非。無。助。之。志。而。無。今。名。之。難。夫。今。名。德。大。
 與。之。德。國。家。之。基。也。有。茲。無。壞。無。亦。是。發。乎。有。德。則。樂。則。
 久。昔。云。樂。只。君。子。律。家。之。基。有。今。德。也。夫。夫。上。帝。能。使。無。前。
 心。有。今。名。之。大。起。思。以。明。德。則。今。名。義。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
 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蒙。有。曲。以。其。身。
 勝。也。左。傳。子。罕。不。受。玉。
 夫。古。者。農。實。不。妨。民。本。食。之。利。聚。為。不。害。民。之。財。用。國。為。
 行。軍。公。為。足。以。稱。賦。不。是。通。也。公。貨。足。以。資。家。實。足。以。共。
 不。是。通。也。夫。貨。為。郵。則。同。於。民。多。則。有。難。與。之。心。將。何。
 封。矣。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
 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第。新。設。諸。一。衆。一。宜。以。單。子。父。
 今。今。月。缺。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遊。王。止。而。後。復。人。謂。子。
 曰。人。生。求。富。而。子。遊。之。何。也。對。曰。夫。使。政。者。以。成。民。也。民。
 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此。無。日。與。我。處。非。遊。

孟子  
卷之  
下

孟子  
卷之  
下

故莊王之世，咸若故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于今，雖即為楚，  
是不見，即氏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此大夫之後也，而報楚，  
猶令名於四方，民之戴之，日已甚，是之不恤，而當聚不聚，  
適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積怨滋厚，不亡何待？國若  
齊景公，今吏致十室之難於晏子，再拜辭曰：「其不貧以君  
之賜，澤履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臣與之，家不  
貧，要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  
取之居而藏之，是匿重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  
之，身死而財遺知者，不為也，要也，問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病  
國，退不恤下，以病民，八刑之布，一旦之食，足矣，使君之過，  
者，事案不二，利極不兼，然後當需，不相遠，而貧富不相  
失，乘爵祿以顯，名者不可勝舉也，同權勢以求利，者不可  
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禁苑者，不能與之爭，浮商賈，不與  
爭利，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  
欲也。」

夫大亦有所分乎？之者，去其角，俾其翼者，而為其  
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雖者，不食於力，而勤於家。

孟子  
卷之  
下

夫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象者也。夫已矣，大又取小，夫不  
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以藉，已苦不足也，身罷而戴高，位家  
食厚祿，固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故其民，如牛，如馬，如牛，如馬，其田宅，則其產業，高其積，委務以  
亡，已以迫斃民，其刑，月服，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溫者，奢  
意，愈苦，得愈怨，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  
安，無罪，而刑，罰之所，不順，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  
食，祿而已，不與民爭，祿，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安足，此上  
理，而亦上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備，以為

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魯想而出，其妻食於家，  
然，而後其妻曰：「吾已食，祿，又奉國，大紅，女事，古之賢人，  
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教，而  
食，祿，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優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  
而有爭田之訟，故許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師尹氏，其爾，爾好，彼國，民，爾仁，而俗，善，爾好，則民，好，  
俗，賂，由是，親之，天子，大夫，若下民之，所規，勸，遠方之，所  
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宜可以居賢人之  
為，為人，行，也，大，皇，上，求，財，利，常，過，禮，之，者，在，人，之，意，已，  
矣。」





人之道乃

世貴也  
為所定  
德修作

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扶起風塵之中以級天際遙望蟬玉侯  
尊終背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起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勝玉侯  
林連權寵極位皆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言之  
度雖經國之術操足多換而進退之權良可言矣後唐書  
帝者猶加弟子之禮于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  
則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故欲人之敬之必先自敬焉不  
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于大則為小人封為無道見稱獨夫仲  
尼倍臣謂為宗王則君子不在南貨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甚  
開通死之域是負承而惜人說其典投泥而諸人言其污也夫

加虎狼之群後胎育之壯身處禮廢之修乃知雅人  
通化度進進進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加心明曉持  
正之勉外子  
身危難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於寵成而不  
寵以相觸見百姓之謀已則中當警守以崇不言之戒謹  
是不厭則則則則以實傷心之怨然後成窮乎震主而  
乎上下張心月陳允構將發而方惟仲卿將謂足以辱世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棄勤之可時暗成敗之有會  
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補並常瞻也聖人忌功

其理也  
前之有  
金德也  
之有也  
期能門子

遇已恐寵祿之過宜蓋為此也夫惡款之大端實應所共  
莊子向高位於主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蓋不可蓋難矣  
越然自引高接而退則幾上之威仰逾前賢汗上之威  
籍而大欲不之於身至樂無惡乎寧靜彌動而德彌廣身愈  
而名愈助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遠理為窮流  
實之雲積成山岳名編山頌之條身厭泰毒之痛豈不謬哉  
夫祿位富貴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于功或失于德得之于身或失之于孫今夫功德如英祥社如  
定其持之之可也  
心抽之所受于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有處既高則必遠  
所不合于世俗益位虎處于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  
敬出松柏生于高岡款柯布葉而沖水為之不枯故才高  
之累也勢異者眾之衆也  
一儲七越者文侯之急士一沐三握者權臣之下賢是為  
用人聖既斯孰故自長而短人者固必作自賢而惡人者  
期能門子



和氣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和羹以平其志。兵和行以平其德。  
酸甘苦不同。滋味以濟。謂之和。羹。商角微不同。嘉音以  
謂之和。聲。或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  
雅度以平。謂之和。異子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絃。誰  
能聽之。詩曰。亦有和羹。既成。且平。此之謂也。小貨子  
武王周公。繼政。朝日。和於內。萬國。繼材。外。故。盡得其歸。心以事  
其先祖。詩曰。有來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于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

白粉我髮。楚此皆以和氣。和氣。天助也。張書對而論

高賢  
推賢。能。庶。官。乃。和。不。和。政。亂。也。無。能。其。官。推。爾。之。能。解。附  
久。推。爾。不。任。則。官  
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文。之  
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  
之。過。也。故。舉  
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舉。不。為。過。立。其。子。祁。不。比。較。其。偏。年。子。不。為。黨。群。休。得。舉。祁。午。傳。位。伯。華。得。官。走。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古人。統。舉。所。知。舉。引。其。類。才。苟。通。治。不。問。世。賢。賢。苟。能。舉  
純。行。當。時。人。君。拔。奇。於。同。房。限。能。於。旁。既。內。薦。不。進。于。外。薦  
避。仇。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孔。子。曰。誰。為  
賢。子。曰。齊。有。地。取。鄒。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鄒。無。子。產。  
曰。吾。聞。進。賢。為。賢。排。賢。為。不。肖。地。取。管。仲。子。皮。屬。子。產。  
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美。進。身。之。賢。明。後。抑。賢。者。乎。故。曰。  
首。以。明。有。里。北。郭。劍。頭。以。中。要。要。所以。破。命。而。不。辭。諸。葛。  
士。減。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誰。也。戒。文。仲。不。願。漢。金。仲。

五卷

刑刑刑  
刑刑刑

虎

駟馬不制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過也。春秋刺譏。不  
燕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殺色不御。刑以當矣。猶  
題而號。美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  
恤。斯賢而不扶。猶赤子墜井。馬隨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  
乎。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惧萬。是以周公  
休管蔡而千產誅鄧督也。刑第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  
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政。何一上而歸之也。並缺論  
法令者。所以導民也。刑罰者。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廢。良民懼然。

身修者官未嘗配也。未暇推理。亦何以爲治。何必戚戚哉。在官惟明。蒞事惟平。民惟清。惟清則無欺。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惟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致安。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致富。富君子散而富之。萬之以仁義。以固其心。謀之以禮樂。以和其德。君德以昭大其化。明國法以立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視手。人愛之如愛其親。此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民者惟君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養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

泰已承天守經德位布一心於施無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遺  
 未周物不逃性旁求俊父共理黎元於茲群辟寧不我副凡  
 政要舉有四海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公生於不  
 事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事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  
 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違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史設  
 教優後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傷其職不當冒禁干進苟利  
 身違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放方遠  
 政始終其情然陟貶係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有州有賢牧  
 則解帶仁政不違行之則是庶民

新廷之法不可不履有司行法不可不經不履則不經  
 下之惡不始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司土

建官

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  
 神農氏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黃帝以畜紀故為畜師  
 吳氏之立也風易遠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為名鳥氏  
 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  
 也祝鳩氏司牧也離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典鳩氏司冠  
 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司氏若也五鳩為工正利郭用正度  
 吳氏者也九危為九農正自領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

司土

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授人時  
 仲宅鳴鳶實賓出日平秩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  
 命和仲宅西實饒納用平秩西成申命和仲宅朔方平秩  
 允簞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伯侯甸  
 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水土兼作后稷播百穀契  
 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土利甌用伯益作虞

木禽伯夷作秋宗典三禮樂典樂教習子神人能作  
 出入帝命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之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此猶  
 制禮曰夏后氏官有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士族制天子建天官先大夫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太  
 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  
 典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  
 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典制六材五官教實  
 司事五官之長曰伯千星之內為玉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  
 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  
 百三十六長八伯參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左右曰二伯周武王既勝殷命參政設官制為周禮以作  
 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使掌邦教  
 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  
 邦事各有徒獨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  
 坐而議政無不親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  
 所以傳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卿歲終天子齋戒受

神以百官之成贊於天子百官齊成受歲然後休老勞  
 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  
 大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政立其官立其職立其  
 國政傳其位大夫五人以備陳其族也士置其輔人本  
 則於師師而建其長師五人以備陳其族也士置其輔  
 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官立其職立其考  
 陳其族置其輔周禮  
 四卿謂前後左右輔右卿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  
 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卿其  
 至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  
 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俟賢三公九  
 卿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運司馬主兵司徒主  
 安主地王若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入職以置三公參  
 以故其功一公置五卿故九卿也天道其不成於三天主  
 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尊父師故一公三卿  
 二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歲時門之

鳥龍居位雲火連名黃帝制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異既  
 之名以為農正命重於天地詔融實於水火則可得而主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  
 成湯初置二相魏及成周六卿分職二公公化苟非其道  
 虛榮及泰變周官漢遼唐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  
 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晉書職官志  
 周時三公蓋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通而六  
 卿行道者也以三公無六卿今本末稍粗于一原也臣制事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  
 異何也唐虞之時為官極繁數車陶明則伯夷典禮教  
 胥典典樂蓋作虞典共工蓋精而論道姪邦組而飾則辨  
 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  
 而下視夫由藝多能之流其執使事上者則自安于鄙俗而  
 語以輔世長民之事于是審音治曆齊祝之流特設其官  
 謂之雜流積不與攝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晉左列  
 官分職保永統為俱顯優之流官伯內宰蓋賢能之臣也  
 非關侍僕倖不得入侍宮庭而賢能雖紳特以荷責數  
 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之

可以擬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  
 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大  
 不能和戰陳設介冑者不復知簡編于是官人者闕為左  
 通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懸絕如此



事之曰狀對當承曉事之曰不當求辦事之官若性求  
目則他日收陛下第者未必非此人也宋史  
同成王自常伯常任至竹席責紹未起馬小尹左右  
言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操王命伯同曰今漢  
於孽僕侍從之目懋乃后德交修不遺簡乃欲無以言  
色便倒頗其惟官士下至西漢猶指郡國歲貢吏民之賢  
以給宿衛則席責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傾問此用士  
如孔安國之掌讀壺覆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  
也雖用人有規于古亦一時之盛矣晉書上宋哲宗

君舉而服之。六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嘆之。公  
 木師其愛也。師曠對曰。臣嘆君向卜對君也。凡為人臣者。操  
 掌和五味而進之。君非食氣。故食之也。且諸賢之君者。操  
 也。自若草木也。必懷地美。然汝草木。碩大品君之力。自何力  
 有。韓子一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竹。爵而腐於祖得與。寧於伯平  
 管仲曰。此極求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管仲  
 曰。不勝知人。客霸也。知而不能。用客霸也。用而不能。任客伯也。  
 任而不能。信客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恭之。客霸也。託光  
 海運有近始。習善在此。右者。龍虎納言。先此能言。而帝命  
 四輔。既備。咸王靡有過事。誠勸曰。左右齊要之。自執  
 者。皆使學。元王之通。知君良之。義。海人。雖年無教。嚴。驕。陸之。通  
 則左右所。艾。舉。際。仰。汰。化。流。四。方。徑。曰。六。惟。先。臣。克。左。右。未  
 左右。而。百。官。枉。者。也。前。漢。書  
 以上任官通用  
 陛下之有。尚書。備。天。之。有。北。斗。也。平。為。天。侯。舌。尚。書。出。為。度  
 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言。賤。政。四。海。攬。重  
 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實。必。至。誤。宜。審。擇。其。人。以。見。聖。政

高。李。回。某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要。  
 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煎覆之。熾結之以親其成者。也。  
 主上適其大。臣如過大馬。故持大馬自為也。如過官徒。故持  
 徒自為也。頃頃亡命。義。活。亡。節。其。並。無。應。恥。不。立。且。不。自。好。者  
 若。而。可。故。見。利。則。進。見。便。則。退。主。上。有。敗。則。因。而。提。之。矣。主。上  
 有。患。則。子。背。免。而。已。主。而。親。之。耳。有。便。吾。身。者。則。致。貴。而。利。之。  
 耳。人。主。持。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  
 者。梓。材。羣。下。也。俱。亡。則。俱。苟。安。則。主。最。病。買。主  
 往之不。則。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主。輕。夫。囑。重。臣。不。信  
 其。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嗟。奉。竹。文。書。以。前。不  
 其。案。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其。有。以。精。聖。德。備。朝。政。者  
 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陛下試。反。足。心。以。求。之。不  
 其。可。事。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通。者。意。而。求。其。能。補。者。德。不  
 其。有。任。之。不。重。而。常。恐。各。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得。遂。明  
 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誠。以。此。取。之。以。故  
 之。而。猶。曰。不。得。人。則。臣。不。信。也。東。海。蘇。封。事。  
 自。開。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迥。相。近。而。確。明。天。下。之。大



天降之勢而世之重以知通不容其辭夫權臣者  
 不可一日而重者天下不可一日而重也今夫權臣  
 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  
 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心之安曲施而卒所達外  
 生殺予奪之柄雖天下以見已之權而後其君之威惠內  
 使其君惟愛悅權臣所不顧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  
 官無失其命而爭為之腹心上受下順合而為一  
 沒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  
 則必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能則事行而不顧待其  
 成敗之進退財止之心持擇然而自解其難進之計  
 之寂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妄肆其情于其側者緣  
 滑以讓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意刀鋸斧鉞已將以  
 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  
 下有有所懼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  
 而為權臣者上多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  
 意者所在則天下誰可動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不  
 也籍子由曰事策  
 以上任大通用

有為言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詩卷  
 六四樽酒簋食用金納約自歸但用導禮以誠心進外  
 易九二遇生千卷要曲先發易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酒醕爾爾惟勉蔡  
 你和美爾惟監爾股肱惟人良且惟聖考說命  
 周公若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伊格于上  
 在太師太保茲惟王公論道臣邦變理陰陽官人必格  
 有為言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詩卷  
 六四樽酒簋食用金納約自歸但用導禮以誠心進外  
 易九二遇生千卷要曲先發易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酒醕爾爾惟勉蔡  
 你和美爾惟監爾股肱惟人良且惟聖考說命  
 周公若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伊格于上  
 在太師太保茲惟王公論道臣邦變理陰陽官人必格





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而不求賢乎今之  
 求賢之親戚朋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去得不求賢乎  
 求達之在備道窮在守義故靜以待之也魯嘗可求得在  
 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年競年競則朋黨朋黨則妬  
 誣調則滅者失定真偽相冒主聽用惑惑之有會也靜則貞  
 貞固則正正則信謀信諫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榮  
 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有正不能  
 動雖凌風夜宿不一也且人無急智成慕名官莫不鵠立呼  
 戴邪於內故邪凶之人雜得而知也任得其人則衆正益至  
 邪下其邪則衆邪不集物要其類推賢止之使士歸其  
 不為衆邪不積也魯郊祀則萊  
 顯公觀于既而既吏曰既何事最難既吏亦對管仲對曰  
 為國人失傳馬撻最難言撻者木也傳由木由木又  
 不編校者先附由木其類由木已傳由木無不施矣先齊  
 木又於直木木木已傳由木木無所施矣管子  
 天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存蘊神明之存因璞而認不  
 知力窺也紫金以砂固玉以璞珠之生於澁也潤木之  
 者其法而限澳七下也豫章懷椅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

子 12—639



然法大者。有原。則備。而。始。以。補。  
 卡。大。木。為。系。其。壯。大。細。木。為。捕。林。構。植。在。休。僑。樞。門。閣。樞。  
 牌。前。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升。抄。赤。箭。竹。  
 之。牛。漫。易。物。收。鼓。之。皮。供。收。並。蓄。符。用。無。遺。者。賢。師。之。良。也。鼓。  
 明。環。公。卿。選。以。拙。針。餘。為。好。卓。榮。為。傑。較。鉅。重。長。惟。躍。是。遠。者。  
 宰相之力也。韓昌黎。  
 伊尹之典土功也。魯莊公使之。所鑿者使入不。漏。強。脊。者。使。之。  
 負。上。勝。者。使。之。卑。低。者。使。之。塗。其。使。也。各。有。所。宜。而。人。性。  
 百矣。在南齊協刻。

人不能各遂其爾是以聖人不違特地不能落椅汶路是以  
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平步是握是以聖人不違將不長聖  
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聞尹子  
狂不可以捕鯢雀不可以持尾雀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  
逐遠跡不可以為刀劍不可以為管箴不可以為舟木不可  
為斧不用之於其所逐施之于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  
異淮南子

不可易  
人者  
不可  
不有  
厚德  
則其  
人自  
大  
無  
疾  
其  
小  
故  
夫  
人  
情  
莫  
不  
有  
短  
缺  
其  
大  
者  
是  
也  
雖  
有  
小  
過  
不  
以  
為  
累  
也  
誠  
其  
大  
略  
非  
也  
關  
之  
於  
此  
以  
女  
故  
小  
謹  
者  
無  
成  
功  
孝  
行  
者  
不  
容  
象  
休  
去  
清  
賢  
陳  
皮  
巨  
竹  
吳  
遠  
女  
子

萬物不  
可勝  
也

御才

楊雄有言御洋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詐威作教而班固論孟郭解之流皆有絕其之安而惜其  
不入于道也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  
其道則向之奸猾悉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  
亂世之則亂臣伏節彭不遠漢高公與盜賊何異且宿嘗為朝  
廷計以謂其意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若領廷因其材  
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忠傑之士可得而使情以庶事明之  
宗之初劉德入朝上嘉其中前持名蒙如朱亮耻之流薦之于

朝與厚典爵位使北方之人慕德何進華其亂心而厚相  
壯元氣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上  
宗師終不錄用讎怨與合怨忽亂會聚以諸廷鎮遠道通  
用而克融等作亂渡失河朔今陛下監唐宮院任之於當  
東河北索陳之心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和得數而曉  
家富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而勸其使以告捕自故不  
識量輕重酬賞使此等欲能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欲  
教人則一非自能乾勸感見自古奇偉之人知周張蔡淵之  
皆出于學蓋改惡為善不富為貴而況以提脫出身有何不

昔朝廷隨才試用異日豫成狀立功者未必不歸州當出是  
子瞻奏略

自古豪傑之陽其人沈勇勇悍可任以事然故治輩律續  
爭得先於至整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  
於禮義之士推不得志不失為君子才之而才者有餘者同  
子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漢法郡縣官日推擇為吏考其察廉以  
功運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為多漢霸廷千幸史商宣會竹書佐朱邑遷於番夫郡古出  
從吏其餘名目備史縣呼而遷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

鎮守選則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  
至之往績功以取能欲推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聲  
相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  
已多矣蘇子瞻奏略

子瞻奏略





六

首而不及。論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論。亡無救。河東之敗。為大。都督討長沙。二王。成。王。類。以。此。為。大。敗。養。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如。度。界。山。之。兵。無。備。時。有。巧。拙。故。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唐。之。祖。論。吏。部。曰。制。是。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法。設。非。為。賢。設。今。法。無。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以。用。之。自。明。通。此。陳。建。曰。大。抵。選。遺。任。與。不。拘。既。品。之。法。三。者。不。可。缺。一。不。選。別。不。能。敘。祿。繁。簡。不。久。任。則。難。才。無。以。成。功。拘。泥。而。則。使。人。才。俊。也。不。若。不。便。國。家。生。民。尤。不。便。也。祖。宗。創。三。善。成。而。近。日。則。三。弊。齊。集。局。至。明。通。此。陳。建。曰。先。朝。多。賢。如。初。江。守。進。賢。子。威。作。郎。位。政。舉。州。現。雖。存。名。南。昌。萬。壽。典。徐。時。皆。累。官。至。尚。書。有。傳。所。濟。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卿。史。餘。為。郎。實。者。不。可。勝。數。所。以。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取。作。鼓。舞。之。術。以。多。自。進。薦。為。子。為。名。也。至。明。通。此。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至。六。事。然。漢。貢。於。三。庭。為。材。

州郡積其功。能立府舉其極。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一人之身。不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故博士高第。而尚書次為御史。學士始。拘資格。失。然。實。難。避。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旋。步。數。年。至。宰。相。封。侯。蓋。未。非。以。資。格。拘。之。也。法。禁。名。籍。市。者。不。得。登。仕。版。實。乘。進。身。者。不。得。登。顯。職。始。限。品。矣。然。實。以。入。票。位。參。相。汲。黯。以。任。子。位。至。九。卿。蓋。不。非。以。品。限。之。也。自。漢。選。法。漸。密。六。漸。失。成。中。始。立。尚。書。二。人。尤。武。故。尚。書。以。擬。三。曹。左。雄。為。限。年。四。十。之。法。陳。羣。立。中。正。九。品。之。法。崔。亮。奏。為。解。裴。光。庭。之。奏。為。備。資。宋。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選。代。更。而。銓。法。愈。繁。矣。予。謂。得。士。而。用。之。者。不。在。法。之。繁。而。在。於。任。人。之。公。毛。珣。共。選。史。舉。于。上。修。成。既。觀。不。以。盛。也。山。濤。典。選。既。別。人。物。各。為。題。目。此。皆。所以。成。以。什。倫。之。致。揚。引。注。宋。廣。平。之。奏。罷。嚴。勅。此。唐。銓。衡。之。得。人。之。法。當。升。擢。孤。寒。奉。宗。通。揭。市。奸。弊。此。宋。銓。衡。之。得。人。也。銓。衡。人。故。銓。法。不。滯。而。國。家。得。才。之。用。矣。無。序。著。

考課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獎辱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敬如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月九  
周禮考成不備司徒考屬司冠命屬已也下至宮正會其行  
歲終會吏內宰稽其功事司事歲終又下達醫師各名有考其一  
職之而統上下述察而宗室實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司會兼  
事人諸府聽其會而掌其貳以詒王及冢宰庶置者也夫考  
其屬於下則察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考屬  
焉端臨曰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  
法實伸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格職為差非謂職曰系  
也故小才雖累目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容為輜佻今  
不然累日以取資積久以級官是以應酬貿亂賢不肖混雜  
得其真此汰世年勞之法二法雖相似而其意實相反考課  
以日月驗其職業之備廢年勞是以日月計其資格之淺深  
世之所謂考課者皆年勞之法耳故賢者漸陟或久以資淺  
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課之法有則廢  
漢以六條察吏唐則廢以著其德行累以著其材術以著其  
累以著其材術以著其累以著其材術以著其累以著其材術以著其累

相與乘除分爲九等。上者加人其下解任官客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法則加以磨勘。大凡輪流者又考殿引對。國制三年官滿者造磨牌而備書其在任行功績。送御史考核。考功則稽其功狀。書其數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以常平二曰下稱。晚唐之引奏取旨。今澄職六年再考。六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諸三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即應法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亡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差最也。稽其詳所以引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庶幾代之所改而立法善矣。事蹟考

周禮歲終則令卿史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成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歲月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  
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之而  
太宰受之且聽其所鼓之事詔王行廢置此猶各計其所當  
置者耳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  
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咸時考較嚴而會計必當知此

有知此者  
其人必能  
其功其德

貢舉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者司徒論選士之秀  
而升之學司徒才過于升司徒者不征於卿升於學者  
征於司徒司徒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  
馬司徒士禮記王制

凡治于邦者論秀士材能必取賢欽才勇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此其選士之法也

勞求俊又陳史後人入甲上  
三年則大比其其能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海老及卿大夫帥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一賓之厥明卿若及卿大夫群  
之者其王上拜受之登左天府內史索之此謂使民典  
使長之使民典能入使治之周禮地官  
以卿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  
行孝友睦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大司馬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如上乎其始得者無必失也故老  
如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舉來也辟署之始得  
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故德養  
其終失也少成不實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典也其終失

貢舉

愛清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  
山鈴選之始得也權不外飲也其失也美惡同濟也故  
失之膠聘舉失之號限年失之司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徇  
選失之雖是六者之法皆足以蔽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

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操行之彰露玄解人之尊顯是以  
李慶降而臨西越于木德而西河英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  
消利勝於名則貪於之風扇起知化俗之本須損輕浮昔冀缺  
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解以儒材獎俗則蜀士多儒雖是

言之未育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唐貞觀盛德  
今議者所改變更不過數端或曰卿學德行而雜文章或曰  
取策論而羅詩賦或欲求唐虞故事燕採譽望而羅封禪或欲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其典其最寡以禮

取策論而羅詩賦或欲求唐虞故事燕採譽望而羅封禪或欲  
羅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取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  
者也夫欲舉德行在君若人者修身以格物齊好惡以養德  
故技科立名以取之則是終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奉  
則勇若割股快者廢墓上以廉取人則故車廢馬惡衣菲食  
以中上意無所不至夫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平文章而  
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俱為無用

其多而難  
其少而難  
其難而難  
其難而難

夫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  
如此也蓋獨吾祖宗自古克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嘗不以功乎有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其然  
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律  
終日搜括多盡臨時割竄易牙以眩有司司其能辨也  
以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弊病對偶故考之難  
藉以易舉之上付羅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  
故是法雖有以名臣人便服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  
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  
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至於人材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  
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于史貫穿脫驚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常用其一二頗視儒學已為虛範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也蘇子瞻奏書  
周之貢舉試之有定遂取之有定序用之有定制其所教  
所取故其所取切於其用也朱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修通  
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焉所以官之者  
附所以取之者無異焉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

不遇  
其難  
其難

困德者之不修而不憂其德之末至也  
古者諸侯貢士貢士之通謂之好也再通謂之賢也三通謂之有  
乃加九錫不貢士貢士則然爵爵則然地三則然爵地畢矣  
其夫附下同上者死附下同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  
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禁惡也前漢書  
王制論卿士亦於司徒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非諸司  
之學曰俊士然漢方免其徐後大樂臣又俊士之秀者非諸司  
馬曰進士方可受條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使政也凡經四級  
然法始可使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其賢者以若行  
其職其始上達於法官之任官職法貴者其任也  
然後始辨其考之七詳如此其東某  
為西漢制即國舉士其曰大樂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  
博古弟子也然是在漢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  
自殊途矣又曰魏漢高皇帝其法皆以為人才之遺佚  
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法來之法嚴瑛舉之前而  
金撤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舉者也蓋古  
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漢世之于薦舉者皆以干奔

唐宋以来科目

登載通而衆公

臣聞主政者以官才為

周人與無所云明主者自與名

三、

10



子 12-650



守令

揮熊軾而機有賦建華旗而瞬千里  
 新式歌來集飲口應甘其米何蘇  
 和劉克勤卿年主言律作馬之期  
 甘而隨車雲低壯重之蓋百里為  
 遠近之屋今滿出味光楚守令食  
 廉易以蒙問疾賊本詞德史行乘  
 燕而而肩物漢費庫為州刺史行  
 以華擊而防小人驚中妙擊當順  
 雲霧以防小人零露森濤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循良

循良為左內史勸農桑後刑罰理獄務左得人心  
 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稅時裁潤缺與民  
 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徵左內史以負租課發當免  
 常免皆恐失之六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墮屬不絕課更以  
 漢書  
 王質以捕名捕史之追捕說郡群盜多所獲拾以奉使不稱免  
 口音開活千人子有封者治者萬人法世其與乎漢書  
 勸有歲饑盜賊並起并襲遠為太守召見問送曰治民如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紀極不可息也唯優之德汝可治且願丞相御史且無  
 文左傳一功便宜使事上許焉遂獲書勅屬縣悉罷捕盜  
 吏諸持鉏鋤而罷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  
 軍獨行至府左賊聞遂散令即時解散棄其兵皆而持鉏鋤  
 是悉平遂見齊侯齊侯好未拔不四作乃躬率以恤飭  
 無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當牛  
 勞未猶行發止息漢書  
 費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諫勸霸在成皖安金之  
 凡治道去其泰蓋外寬以明用吏民心戶口安增治為天下

卷之五

一

卷之五

卷之五

此覽為常學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今至。若果。為。無。不。有。農。事。中。畢。乃。今。子。弟。居。居。遠。遠。費。費。其。其。耕。耕。若。若。後。後。人。之。為。王。蕭。蕭。覽。覽。至。至。其。其。開。開。陳。陳。元。元。之。之。過。過。不。不。罪。罪。而。而。化。化。之。之。得。得。無。無。少。少。人。人。之。之。志。志。耶。耶。覽。覽。曰。曰。為。為。慶。慶。不。不。若。若。寬。寬。原。原。洪。洪。湖。湖。道。道。曰。曰。松。松。林。林。非。非。寬。寬。風。風。接。接。百。百。里。里。大。大。費。費。之。之。路。路。乃。乃。以。以。一。一。月。月。俸。俸。費。費。覽。覽。入。入。太。太。學。學。後。後。漢。漢。書。書

正月。月。去。去。宗。宗。街。街。五。五。服。服。陳。陳。皇。皇。命。命。三。三。百。百。里。里。內。內。制。制。史。史。縣。縣。令。令。叶。叶。天。天。節。節。音。音。集。集。於。於。樓。樓。下。下。各。各。發。發。縣。縣。員。員。派。派。州。州。制。制。史。史。以。以。車。車。載。載。學。學。工。工。數。數。百。百。皆。皆。衣。衣。文。文。錦。錦。服。服

其。其。登。登。廣。廣。乎。乎。立。立。以。以。制。制。史。史。為。為。教。教。官。官。唐。唐。史。史

宣。宣。宗。宗。與。與。宰。宰。相。相。論。論。元。元。和。和。猶。猶。史。史。執。執。為。為。第。第。一。一。周。周。堪。堪。曰。曰。昔。昔。奉。奉。職。職。江。江。西。西。周。周。察。察。使。使。拿。拿。升。升。功。功。德。德。執。執。於。於。八。八。州。州。及。及。四。四。十。十。年。年。老。老。野。野。然。然。思。思。如。如。丹。丹。尚。尚。存。存。錫。錫。角。角。振。振。社。社。救。救。丹。丹。道。道。碑。碑。唐。唐。史。史

初。初。東。東。都。都。廣。廣。德。德。皇。皇。后。后。氏。氏。不。不。滿。滿。百。百。戶。戶。張。張。金。金。戴。戴。為。為。河。河。南。南。尹。尹。還。還。鹿。鹿。鹿。鹿。八。八。人。人。一。一。旗。一。一。旗。一。一。榜。榜。謂。謂。之。之。七。七。將。將。使。使。詣。詣。十。十。八。八。縣。縣。故。故。墟。墟。中。中。故。故。墟。墟。初。初。之。之。樹。樹。葉。葉。獨。獨。其。其。粗。粗。稅。稅。是。是。民。民。婦。婦。如。如。市。市。又。又。是。是。故。故。墟。墟

卷之五

之。之。戰。戰。陳。陳。以。以。禦。禦。寇。寇。數。數。年。年。之。之。法。法。都。都。城。城。坊。坊。山。山。漸。漸。滋。滋。蕃。蕃。制。制。桑。桑。麻。麻。無。無。不。不。上。上。公。公。策。策。明。明。容。容。人。人。不。不。能。能。勝。勝。初。初。為。為。政。政。寬。寬。簡。簡。出。出。見。見。田。田。事。事。者。者。輒。輒。為。為。與。與。僚。僚。共。共。觀。觀。之。之。多。多。同。同。主。主。勢。勢。以。以。酒。酒。食。食。有。有。盤。盤。委。委。收。收。者。者。或。或。親。親。至。至。其。其。家。家。呼。呼。出。出。老。老。幼。幼。以。以。茶。茶。保。保。不。不。物。物。民。民。聞。聞。官。官。張。張。公。公。不。不。喜。喜。韓。韓。故。故。見。見。之。之。亦。亦。分。分。獨。獨。見。見。其。其。長。長。前。前。則。則。呼。呼。有。有。田。田。耕。耕。者。者。則。則。索。索。其。其。比。比。戶。戶。數。數。實。實。遂。遂。成。成。富。富。庶。庶。唐。唐。史。史

程。程。明。明。道。道。碑。碑。為。為。晉。晉。城。城。今。今。民。民。以。以。市。市。強。強。者。者。必。必。少。少。以。以。孝。孝。弟。弟。忠。忠。信。信。度。度。鄉。鄉。村。村。流。流。近。近。為。為。仙。仙。使。使。之。之。力。力。役。役。相。相。助。助。患。患。難。難。相。相。恤。恤。而。而。森。森。然。然。無。無。不。不。容。容。凡。凡。孤。孤。寡。寡。疾。疾。使。使。無。無。失。失。不。不。行。行。放。放。出。出。於。於。其。其。途。途。者。者。疾。疾。病。病。皆。皆。有。有。醫。醫。藥。藥。鄉。鄉。必。必。有。有。校。校。服。服。時

觀。觀。至。至。多。多。父。父。老。老。共。共。之。之。語。語。鄉。鄉。民。民。聚。聚。會。會。為。為。士。士。科。科。條。條。旌。旌。其。其。善。善。惡。惡。在。在。孫。孫。三。三。民。民。安。安。之。之。如。如。父。父。母。母。宋。宋。史。史

有道之長。唯周爲最。曰苟不狂悖。違爲頑諸侯哉。五季俱。私輔三等。乘公逆色。封公土。峨以紫之。異絕。公物以服之。稅。下史以秩之。宗氏小族以維之。法禁詳矣。而又簡于宗。宗。于東序。親于成均。攻于工。聞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宴。衣。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數之。容又何其由而降。若漢之箕宗師以制也。唐之管惡誅。維城訓也。宋之除戒子銘。歷右銘注也。漢以法。唐宋以教也。故劉之德而若般。劉之德而若般。李之宋能程胎。李宋李也。李宋李也。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忠思。今嫌趙也。且登中弟者黃相。望家英宗曰念其性本仁厚。廣學勸脩。終其日益東多。必潰員而往。理此立立法士教之也。水蘇。

華不注集卷之六

五生 宗

—

令燦趙汝愚且登中第者責相望索英宗曰念其性本仁厚

廣學勸脩預其日益衆多必滑員而統理此三立法士教之意也。

天五世，杜免久世而親屬絕矣。祖宗之廟，親盡公祧，忍於服喪。

之。租。而。不。忍。其。子。孫。非。義。也。誠。按。其。積。不。別。世。次。秦。隋。服。制。

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為郡王者忽安月世其王千鎮國

軍猶王也。除而輔國則存其長子其支子於朝廷為服者。

編封不可已乎衆輔國則奉國而下可知且返降至奉國中

吳即於主國之服盡者亦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王親王

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長子儀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不

裁乎凡皆親之宜徵者也而歲省金錢已億萬無弄利今

關仕遷路矣。宗人獲伸效用之志。而國家亦收強輔之用。德意

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無盡歲市廛之民

皆得絕其欲遂其求而空乏之。王子王孫皆盡書跡詩書乃

成袖手旁如如病明之人對珍餅而空懷染指也夫不勝

何以食之又使不得自食如情何此二品也仁達並宜言者

三、

ALCOA

群書與景  
五卷  
九一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The subject is seated in a chair, viewing a video screen. The screen displays a target (a small circle) and a starting point (a small circle). The subject's hand is positioned at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creen is controlled by a computer system.

羣書典彙

五卷

九一

教大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王者四。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五。官。亦。

露其教而有中門之禁乎人常女官之戒之云王正內者五  
 人月令仲冬命閼尹審門閭淫房室薄之小雅亦有恭儉刺號  
 之為憲官人之在王朝者其非磨矣將以其謹非全氣情志專  
 良道閑中人易以沒春乎然而逸世間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勃  
 軀帶燕有功於楚兮蓋益深賢聖賢廣南秋公著庸於本道及  
 其戒之則豈力哉亦伊戾猶宋漢典乃禁未制聖中常侍官禁  
 亦引用古人以谷其聲昔銀嘴左和裕事駁者衣長吉者著

弊之來也。既久矣。其非奈何。姑可取戢乎。漢桓靈之事。勿使

平刑似漢魏帝使臣以免其誅崇善民之虐子姑可取  
平唐明皇之事勿使衛令出使望聖使臣有計命而方用然則  
以首其捕勒即縣之威乎姑可取咸平庸代德之事勿使受  
盜軍帳肅宗龍李順四代宗祿相推德宗與河中府不掌兵  
右神策軍平兩面安官三之禁備宗實行之重務焉也  
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安刀手宜新裁

善者天下大權之所在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爲政本而  
書令掌樞密屬之節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嘗  
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奉命卽爲所覘先禁制人禍不旋踵而  
行隨之府中禁以衛兵戍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家屬之  
是宦者得以竊持之權也故勸德如李郭則飽有受節制而  
免失律張尾如李茂貞來今忠則備兵內衛而遂以移祿與  
府者人主威柄之所在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持节監

者得以專刑。故竄捕狗黨。則威名上。辟黃門。則威名下。是將相之權。彼得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得以專之。而後人情親。相遠求間。故雖有其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之去取。由積漸之久故也。文獻通考

上海圖書館藏

羣書典彙卷之六

品行類 計三十二節



輔治戒心澄別漆品貞邪殊彩十傳異  
稟鴻儒九起楚學內佳潛見面半臨機  
無咎言凶視趨恤否長凜比周援奸墓  
美貝訓見明曰消衡量宜寄

羣書典彙六卷目次

品行類

品行

聖賢

榮傑

君子小人

儒行

士習

言行

窮通

行藏

名實

義利

公私

輕重

爭讓

剛柔

善惡

遠以  
 真偽  
 知人  
 察言  
 識鑒  
 機智  
 新察  
 賢奸  
 賢才  
 純品  
 邪佞  
 寵幸  
 辨證  
 同異  
 明堂

聖賢與衆殊之大  
 品竹類  
 品竹  
 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制格之言不厚賢心身不力行  
 以自定見小固大不知可務使物如流不知所執五堅為心  
 從而害時則病人也心有而定計有年年雖不能通達前之  
 本風有率也無不能備百非之憂必有實也是故知不勝矣  
 審其何自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謂  
 深足四蓋實感不足以續乎則士人也書學應隨海而生  
 義在力而色無伐思屬通明而辭不專為行信道自無不  
 然信指可達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德本喻開竹中地言  
 以去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通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  
 天下無死射施則天下不病賢者也德合於天地  
 方戰萬事之始終惕息品之自外明至日月化行若神下  
 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都也聖人也宋陸五儀  
 君子也則能遠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遠退實有勤也處賢  
 無靜是貴其能守也故君子進則能星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竹

竹

竹

得志不妄貴位不博學。負標而所。求。德。術。仁。其。其。也。  
 則君子之義也。其功行之。義。有。知。之。則。順。也。莫。之。知。而。吾。其。也。  
 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就。也。故。君子。不。殺。貨。而。取。義。不。  
 辱。而。取。食。直。作。而。取。禮。比。說。而。取。交。有。說。我。則。順。也。莫。與。我。  
 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挹。挹。於。貧。無。初。切。於。賤。無。陣。陣。於。不。兩。  
 在。不。完。歲。食。不。能。逢。子。穴。端。日。故。收。上。仁。知。我。吾。然。所。欣。不。  
 我。吾。無。他。德。也。以。君子。宜。在。行。不。完。言。而。取。留。不。屈。行。而。取。  
 位。民。之。見。其。智。之。見。其。毅。固。不。難。屈。身。而。為。不。仁。完。言。而。為。不。  
 則。君子。弗。為。也。會。子。

此賢者不產生。性。賢。  
 天。不。為。人。之。惡。察。而。假。其。年。地。不。為。人。之。惡。陰。而。假。其。年。地。  
 不。為。人。之。句。一。而。易。其。行。天。有。齊。度。地。有。齊。形。君子。有。齊。行。  
 子。道。其。當。人。計。其。功。東。方。支。時。  
 大。林。先。巧。則。馬。者。之。道。頭。夜。時。昏。則。老。貞。之。義。形。故。有。道。  
 拔。淵。以。根。玄。越。之。國。而。有。求。心。竭。然。以。故。正。三。之。節。是。故。上。代。  
 之。見。莫。不。崇。重。斯。德。所以。為。俗。訓。戒。許。一。流。鼓。其。道。  
 下。不。步。漸。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當。以。費。已。退。不。顧。其。  
 庸。人。獨。師。道。德。令。符。義。貞。抱。景。銜。並。典。士。不。棄。其。有。事。則。其。  
 震。雷。足。冠。掛。不。極。人。海。不。獨。明。非。也。齊。其。無。時。感。德。其。  
 現。其。步。德。德。不。錯。則。非。忠。也。是以。陰。則。敬。俗。平。則。守。理。其。  
 公。心。不。私。其。體。其。道。  
 則。第。之。人。不。能。理。故。其。論。大。體。則。以。時。而。高。遠。其。道。則。以。時。而。  
 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短。控。論。法。且。則。括。獎。而。公。正。現。其。  
 則。否。度。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拾。機。理。則。類。灼。而。微。  
 修。人。道。則。從。容。而。華。持。辯。給。之。人。辭。順。而。意。銳。推。人。事。則。機。  
 而。荷。理。即。大。義。則。慨。嘆。而。不。居。浮。泛。之。人。不。能。說。思。厚。說。數。  
 而。道。而。傲。博。立。事。要。則。微。炎。而。不。定。淺。靜。之。人。不。能。變。難。應。







聖於  
知通年大道廢而不甯舞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衰則  
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象也非情性力以  
合如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格要萬物於風雨而  
不惑是故其辭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格要萬物於風雨而  
辨然不識其辭吾壯則可謂大聖矣大漢記  
廢乎其懷故已也分乎其有終始也樂乎其軌道不殆  
也知其用智明也給乎其用綏羽之行也猶其德  
化後至今共有文章也無乎其樂人之感也咸喜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帝王之道一  
是矣哉詩書禮樂之場是美善言是其志也是善言是美  
也禮言美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欲明微  
威之所經為名達者耳是以節之大國風不誦焉豈小雅之  
以為小雅皆取是而文之也惟丘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著  
是而先之也傾之所以為至者取是不通之也天下之正華矣  
霜子

聖人道雖充實事別難作遊離絲結事則恭布又始結  
夫聖道充實則帶台幾方拙絲  
結雖難雖難其出而不索  
不難於宗謂之天人不都于精謂之神人義精食神不離于

吾聞士有寧廉不微廉賢不於其高而爲之者凡足  
 謂微君今天下公侯著什百而微君者乎不亦尊乎  
 微王  
 藏消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  
 待施張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微君  
 乎  
 王  
 一

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則聖人之心千百世之上  
 人之心千百世之下其仁義禮智德也冠古今者也  
 其間與聖人俱軒上林荷苗定宸而風靡不泯也則其  
 之大賢與寧遠等而大與詩書所稱無間正矣

卷之三

大賢與聖人

宋

士之特立獨行通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獨而有知明者也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彘奔騷而致于重士  
 負休之累而立功名夫此節之為新進之士在斯湖也  
 漢書山帝詔

章之精秀者矣然之非厚者雄壯百人者而之備總千又  
 謂之豪德萬人者謂之英另詔錄

夫賴象聚傑父之大盛也而為齊恩臣服于本國之大

為文侯師也其小雅皆無成功者不家特

大者即號號距者舉達類編

鮮侯唯嬰咸陳平漢王爵之台與紀無知無知四目齊  
 能也陛下問者竹也今有尾生身已之行而無益於

取陛下何耶用之午楚漢相距且是所謀之士願其計城  
 利國家不耳且監受金又何足疑乎史記

不為人  
 不取通

明堂以周人天子不聽政賦加累之辭也。聖賢  
子不用隱思龜藏之人。君子不近貨財貪穢之積。君子不  
觀宮爵說流謀詭亂流烈不官而衡吏者。注者縣抵來也。言  
君子懷之。窮于致仕。  
君子踐正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歸其有已者而不顧  
在天者。在天地當君子破其在己者而不求其在天者。是一因  
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非以月限也。夫陰  
太簡之道。跡和而定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悅而喜者為小  
人之道也。太朴之遺策。子而慢者為君子言之道也。曲而利  
子矣。四君子者。子既棄而能不同於五兵而蓋不攝斷  
而不忘背席之言。子  
君子備碑而辱守之。屏小節微言而為竹之折必免人言。  
八君子終身守此德也。能之君子不吃小不珍微也。若  
的自微也不徵人上知之則顯也。人不知焉吾自知也。靈  
壽守此勿如知猶也。大戴記  
是以列命者追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追窮禍患害相  
也。夫相略之與相棄也遠矣。且君子之交。後言水。小人之交。

如離君子溪以觀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政以離

君子在則則正身不惰在偏則冲不直在拘則反也

小人在左則推在右則擠在偏則放君之得則則君

往則良不引小人往則廣失位則張太甚

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憲實武協心同力運用名賢

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雷即之手遠成蓋銅一補孔宋之玉

中與唐室及武三思一辟志至于寬移論說凡此者皆前世

成之禍也今用朕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懷事之

才不得一什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與之競鬪而年為人

勝者人來而所家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八而

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余德能已積一發萬

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索安民起三公書

今天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皆以同而逆其主必以同而欺

其德則則德同進則不與依同而與主同故小人者進而不

與君子為同則其陷不容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陷不方是

故初賣之終陷之也孫弘之于汲黯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

同斯人可遠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者與之厚既以擇其厚

論語集注

且進之而莫之覺或后之言于新宗乞實未滿是也說必有

諱而無各則言之者皆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諱者必有以不

其言而堅其居諱曰非有利乎我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

驕然動物然終年兢兢之北足疾以害其足也下諱人之手

林百寧如此君子者舉而融焉動而中為人主者奈何而

不寧上而不憂耶陽為美

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欺罔不曰生異則曰奸名不曰實直則

曰歸過而與甚者則曰朋黨也辯也蓋為君子者以引而

道為心故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年本異矣獨忠

必合人指既合人情必得時來如些則又近年奸名矣奸名

指實也故通類于歸過持論備合則可謂之朋黨蓋言無隱

可謂之誦誦矣其德秀

天地之陰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逆順君子小人進為逆

而各從其類不可同也蓋列也其為當蟬為財財為國官為

革為賊盜為夷狄皆陰也德小人而類逆也亦才制才有逆

女歸離閭官不私財財不能兵革盜賊不聚夷狄賓服者皆



其少現其姿敏好學而能弟也其壯明其襟應務行而略謀  
也其老現其意寬慎恤其所不足而下喻也大義也

辭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名為通人矣撰傳書以上著述  
記者為文人脈精思審文連結篇章鳴儒故儒生過此  
通人脈儒生文人論通人鳴儒故文人能夫鳴儒自謂超而文  
冠者也為術

需以詐世家大傍曉傳曰脈博者大儒中東方作失事之所  
小儒曰未解銀橋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土之養生千歲  
能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哉當者讀其聲聲要一千萬

德以金推按其喉別列其類總歸口中珠此後乃對口其

補世實乃救其子弟徐取其珠而草註

唐諸士之妻名也水名盛泉尼父不泐已名朝歌頗固不合足  
弗購時曾子還車卒名相人漢相夜遁何者名害之名之不  
善且窮塞之况龍為巧行以川乎其名式悅野

無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修而微謂之  
行德竹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寶也如  
能罰之休似休以亂德之類也此訂訂直而非違一歪一遠以  
之間難間難無恒之人也人物志

質性平淺。應心玄微。其心平。事解。隨自然。遺經之家也。  
微。樞。舉。機。能。順。運。事。理。之。家。也。質。性。平。和。論。說。數。  
將。失。義。理。之。家。也。質。性。炎。解。情。原。莊。存。物。清。亮。之。家。  
情。理。之。家。也。人。物。之。家。

100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之言有物言定而竹有恒身家一異其妙  
此千未  
事之先言有非修理悔心易艱  
君子居其言出其言之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過者知居其  
出其言不害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過者知言出乎躬如牛  
行也此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振拔操可相振拔之幾乃丁  
却易持同心之言其契如適焉孫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不可欺其捫朕也然人爲我言不可逆矣  
詩大雅

六事商行

惟口能食惟甲冑起戎

君子遇言則民作辭者言之成文也

二言不識而動不遇則

癸卯年

君子通人於義而禁人於非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之必慎

則民誦其言而慎於行○前有車必見其輪苟有表必見

和○人○言○也○又○臨○其○時○成○行○也○乙○卯○庚○戌○丁○未○

卷之五

子 12-666



將邦者其辭也。雖理然其中心則其辭達吉人之辭宜之。雖多誣害之人其辭雖不足。其中者其辭成。易存而必忠。忘心如此。既不言誰知其忠言之無文行也。不遠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能遠于身。小人一言壅而無徵。故侮倫。  
氣武華也。至言實也。吾言衆也。甘說疾也。火記  
面相之辭相連。而如口面勢連也。揀中心之所移。操人之心者。莫如其言。言猶稱給天下之義。託久明意者。言之實。滿千里之志。若此皆無勉也。莫如言故言心聲也。亦

聖人之言。遠知天賢人之言。遠知地。海。其聲者。理當其。

天地一陰一陽。若鼓之有絃。於宮應商。則擊而主商。若

樂不為助。物出聲不為惡聲矣。是以聖人明年物之性者。

其類來也。故君子境上手慎其先管子

以言重片金石珠玉現人。以宣漢千補額文。蒙聽人之

瑞字錄鼓琴隨 荀子

[illegible]







天下也

宗之事君三時而進言其難進而續也一辭而退者其難退也古之用人皆進之以礼言其不以服耻之嫌也在下者以遠退之節而欲辭身潔然如執玉而受命坐在上者以遠退之節而養其下儼然如蒞霜而望其成

司馬遷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史記

名實  
誤之書無定字而辨經有豐年鄒魯無士而辨城無  
美子字中御無的聲而卑魯有以辨道列國先光無  
於已蜀二子賢於仲尼耶大底質樸美則無華楚不足則  
不有甚短雄稱其長不有所掩誰稱其工是故以豐年稱者  
華之哀也以文士稱者士之哀也以治聲顯者道之衰  
辨聲性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絕錦帆風掉之者起而則亦  
制之類記  
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若假其身以言能治士  
海報其壽則其言能為官不能為官  
成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康誥曰殷罰  
名從周五等諸侯及三百六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經  
成德故王者制名上定而實辨通行而為通則慎舉民而  
為教其民莫敢為等辨以能正名荀子  
也宋子曰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紙盜非殺人以此處於用名如  
已而愛人聖子曰殺盜賊不為殺人也不愛山淵平慎  
泰不加其大綽不加其高咸於用定以名者也荀子云  
子曰人之情欲寡者也寡者謂適有牛馬非馬也以此處於用名

亂定者也非而獨二句宋詳馬非馬荀子  
言以得理上為言本名以訂實上為名源明者探言以  
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實實不棄定而存名世人傳言皆以  
成大以非為是故新四兩非有八目楚之一足必有折股  
實人傳言其四而變人名謂六律和六音周人王璵  
死鄭人謂其子者為璵楚之風乃足山鶴應谷智安  
像碩鄭公自臨惠公黃公美女乃得配名之以能人姓  
大也則魯人健捷寔非儒行東郭吹竿而不知音人姓  
王好年東郭士不知音由此觀之翻轉名實莫應無定  
除承索在執一年以此此觀之翻轉名實莫應無定  
思女正月陽野丈人謂之四夫夫大人海上樓陽也  
之龍爭也亮張為報謂之飲食是食上中之極上之  
年勝謂之為由皆葉振井得人謂言自出而三不渡河  
竹水上宋人恨牛不食家稱井得人其意以食水通  
名水自出二六度河已安川渡河為錯是以古人必慎  
名則子為字為承子夏曰已矣日也果然足以古人必慎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者聖人之所以真也無  
言其也故凡百機有難上者各反其真則難上者還耶上  
常榮路曰境上者易缺職上者易外陽春之曲和者必哀

之下其實則近於陽矣君被破後至朝廷議禮者雖  
 明雖亡大其而言行所守亦亡而缺而毀論布派應折減  
 豈非視聽望聲名大威乎自頃微聘之士其功業皆亡應  
 是故俗論皆言廣士純盜虛聲須先生弘此遠舉今眾人歎  
 一雪此言亦其甚矣書  
 名者名刑者也形者應名者也不可相配亦不可相無名  
 大適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刑今萬物共存不以名之則  
 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非尹文子  
 亦宜屬彼今生屬我愛白而情黑黼而金黼時服而  
 有者而通焉白黑商微體無善後之名愛清好  
 我之分也言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尹文子  
 爭名者以爭得名謂名者以歸得名者以讓得名者  
 以錢得名者之名小讓名之名大歸名之名過數名之名  
 其術不同則名之心一也何之子

其言  
 不可不  
 知

義利

天無驚寢運錯以開為養而振其中振與廣對廣以山為  
 增鼎其上及其得也必以得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則  
 而無由至矣喻言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利先鋒不能去民之欲利  
 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然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  
 久其類焉  
 今握粟與鉛全以示嬰而西取粟而不取金也握斤金  
 而珠以示嬰人望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論也於此  
 知也其於大者雖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  
 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而開也聖人幸明義以  
 所開故民不陷重仲子  
 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忍義為急義利之本也  
 也利生孽姑使無嗇乎可以滋長左傳  
 蟻蟻者善負小至也行過物無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  
 刺不止也其背甚重物積同不微卒頃仆不能起人成蟻  
 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於其力不已至墮地

今世之普取者遇貨不選必厚其室及其急而議也苟能  
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操而貪取滋甚以近于危墜雖其  
大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也亦足求夫抑州  
鐵馬在阮察然無發技窮其苟爭心乃生可見無利則安有  
則奪也壯川  
金竊然利也有揮金低壁而六不謂之義者墮開曉來利  
有操地客而六不謂之義昔單整之與節李同然而異  
勝之與布被而六不謂之義昔單整之與節李同然而異  
南臨曰以官臣趙司馬承嗣曰仕宦權輕耳河間之有  
財聚粟之為難而六不謂之義昔單整之與節李同然而異  
在於王而貴楚之師昔仲青楚則并與尊王而竊之義  
於不報而於泚之戰則并與不報而竊之義二至  
為所愚也

聖人窮達物以為義量然且龜卜筮者以為決所以立言  
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節度然且權量又石以為器所以為  
於公也誠識而理訓來天下無敢以容其識然且常辨章  
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江濶威制遠達其大無不  
納而納然且法度禮藉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子華子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私之相  
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子  
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夫人合非而為公  
私蓋怨也其到

聖人窮達物以為義

私蓋怨也其到

公私

聖人窮達物以為義量然且龜卜筮者以為決所以立言  
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節度然且權量又石以為器所以為  
於公也誠識而理訓來天下無敢以容其識然且常辨章  
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江濶威制遠達其大無不  
納而納然且法度禮藉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子華子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私之相  
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子  
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夫人合非而為公  
私蓋怨也其到



量  
小  
大  
一  
不  
是

受  
先  
于  
宇  
宙  
乎  
天  
下  
莫  
不  
藉  
明  
于  
其  
簡  
矣  
由  
此  
觀  
之  
野  
史

不  
量

必有思其乃有海有德乃大青界陳篇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伐不求何用不戒詩經風雅

人心不外者乃能絕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負大事左傳

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

量之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

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者天資也大

有量頭有限惟斯不滿不可得也近思錄

盧欽孫徐遜曰徐公高而不捐潔而不介博而守約謹而

當武帝之時毛萼先舉孝廉用事也當清景之士時

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為瑯州

天下蒼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

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紀志

夫牛驥之食無尺之別水潦渾厚之山無丈之村所以

也時其於宇休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量之

無此其為山淵之勢遠矣類稿

受先於際照一隅受先於瞻照北墜受先於戶照室中無遺

受先于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于其簡矣由此觀之野史

小  
大  
不  
是

小則形見者淺所愛者大則形照者博此山

然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河以遠故能遠山以

陳運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知遠以優游故能化類語

夫江河之腐敗不可勝數然於者汲焉大也舉一而白而

其大弗當者小也女論

奔流不能化蒼獨而能化然則奔流與獨何異而化之

不化伏鵝卵而急鵝能伏鵝鵝能伏鵝也然鵝與鵝同

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鵝獨大鵝鵝小也故智小不可

以能大德狹不可以處廣劉晔

太公四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智文公

晉文李外國種朱會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孰在

後務大者周忘小智伯府人亡矣遂而知之矣也

不知即即子時人亡而後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亡

也此究

梁燕雀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大言未遂也驕驕驕一

而駭于里捕氣不知徑徑言珠技也鵝鵝鵝夜操餐寒未

出山而不見丘山言狀也南平秋水

不見大鵝解之鵝乎其始鵝隨鉅鉤重挫勁機飛虛狂至要

千兩銀水不加尺故其為載亦也。王介洲

電利必  
利必必

昔者九命運而弟之會議而德陽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漢由此  
觀之爭強之禮堯桀之行登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莊子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  
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者此兄弟相拂奪矣。且此禮義之文  
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此禮義則讓乎  
人矣。荀子

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財非鄙也。財寡也。輕財天子  
崇而也。勢爵也。重爭士素非下也。權重也。韓非子

夫戰軍之華勇武進將不能止也。勝軍之勝者此其

能也。故江河而決一湧父子兄弟相遺而友爭相殘此其

立能足先非不能相親也。世樂志平見勝國之人。而尚猶衣之

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身危則忌其親戚。而人不

解也。昔者不能保其手足有也。也。妨者不保其身。身雖有

痛也。大氏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禮義亡。

求水而無與者所饒也。林中不實新湖上不需魚。所有餘也。

故物豐則求者止。非自子。

好勝之人。以在前為通。能以最後為得。澤以下為卑。卑屈以

一  
分  
一  
分

大  
人  
不  
可  
不  
知

等為要。深以懷敵為過。等以陵上為高。屬是故。悅會遠。往不  
 自反也。夫以抗遇。特必見。遇下以抗遇。慕又違。敵難。敵難  
 則是非之理。必此而難。明則其與自。復何以異。戰。狀則交。氣  
 爭者為易。而自。戰也。正。辭。說者為。實。手。以。自。政。也。為。政。者  
 豈不其。狀。原。其。所。有。躬。自。外。資。以。致。變。者。平。皆。誰。內  
 能。不。外。望。不。已。或。忽。波。然。我。或。疾。波。勝。已。夫。我。將。而。放。輕。之  
 由。成。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  
 而。我。不。知。則。我。過。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於  
 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焉。矣。爭。讓。未。利。則。所。為  
 者。為。德。矣。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會。集。而。不。辭。如。平  
 之。可以。為。戰。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始。乃。轉。而。為。讓。不。讓  
 為。友。使。其。仇。不。足。于。後。而。美。名。實。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  
 乎。且。君子。能。受。機。微。之。小。隙。故。無。變。開。之。大。然。小。人。不。能。不  
 念。之。故。終。有。其。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信。可。以。為。德。也。也  
 在。前。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收。矣。禍。福。之。機。可。不。慎。哉。則。知  
 而。虎。之。爭。勢。不。俱。生。而。君。之。爭。勢。不。俱。立。其。如。命。者。可。以。備。命  
 矣。夫。古。解。

晉書

晉九牛毫也。晉書  
 存。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伎。心。彼。何。為。害。我。無。忌。心。彼。何  
 為。爭。爭。而。無。忌。心。已。絕。故。其。類。寬。而。不。謀。狼。懷。攝。虎。之  
 心。已。改。其。言。滋。潤。而。不。傷。其。心。已。忘。故。其。量。如。海。而。不。盈  
 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于。則。子。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  
 甚。也。理。所。奪。則。奪。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怨。也。

剛柔

人亦有言柔剛節之。剛則吐。惟仲山甫柔而不剛。剛而不吐。

六三德。一曰曰。二曰曰。三曰曰。柔克。平康曰。五。弗克。剛

克。變友柔克。變也。記。剛克。柔克。明柔克。洪範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書。革命。呂求業。曰。泰

始。皇。以。安。危。係。於。句。已。而。制。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薄。鎮。而

緩。之。以。柔。皆。以。致。亂。不。剛。不。柔。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也。書。往。時

張。而。不。弛。文。武。不。張。也。惟。女。王。武。王。地。而。不。振。文。武。弗。能。也。一

張。一。地。文。武。之。道。也。禮。記

上九鼎玉。結。而。能。柔。則。大。吉。無。不。利。繫。曰。繫。玉。結。則。柔。即。也。

柔。卦

自昔大。乃。為。之。結。莫。不。內。剛。以。外。柔。以。待。下。內。剛。以。堅

在。已。之。志。外。柔。以。求。天。下。之。賢。泰。妹

漢。高。祖。帝。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故。以。其。剛。許。也

者。西。以。其。不。知。帝。工。官。心。容。察。之。功。而。容。吾。之。到。德。者。多。也。元

帝。奉。何。父。義。優。靡。不。斷。而。漢。業。以。衰。父。宗。在。懷。瞻。詢。不。能。堅。持

而。唐。室。不。振。嗚。呼。惟。群。作。拙。作。成。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

剛柔

剛。何。事。進。而。不。決。誠。以。為。不。斷。耶。可。悲。類。之。公。而。數

宜。以。其。不。知。斤。量。更。上。者。則。更。生。又。何。其。斷。與。不。斷。去。往

反。斯。若。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為。不。決。耶。實。亦。不。可

斷。李。子。遠。亦。者。又。何。其。決。與。不。決。乎。通。人。而。不。知。重

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宋。氏。亦。南。洋

屬。利。創。者。必。以。柔。成。擊。鋒。者。必。以。濡。木。輕。利。必。以。弱。解。而

不。能。相。和。而。強。不。能。相。服。故。得。則。而。不。能。獲。玉。子。亦。亦。亦。亦

剛。剛。者。必。以。柔。守。之。軟。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剛。即

退。其。所。備。以。知。存。亡。漢。勝。不。若。已。者。至。于。若。已。而。終。有。強。者

音。陽。嚴。父。勝。于。南。反。過。霧。之。虞。使。之。及。溫。而。還。其。要。問。之。虞

以。剛。處。父。多。人。商。書。曰。沉。潜。剛。克。萬。明。柔。克。夫。于。宜。之。其。不

年。虞。父。宜。于。在。大。為。剛。然。不。于。時。既。在。人。手。在。時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堅

剛。草。木。之。生。柔。脆。故。堅。強。者。死。之。健。柔。弱。者。生。之。健。是。以。身

則。不。斷。木。強。則。共。上。人。以。代。其。強。大。震。下。柔。弱。上。道。德。道

易。為。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在。角。可。春。是。故。何。以。秋。寒。可。藏

水訂折劉千

○之○曰○沉○習○則○克○高○明○泰○克○若○普○聖○賢○之○故○人○常○感○其○德○而○正○之○使○之○於○中○而○止○故○沉○習○者○則○欲○學○之○以○則○高○明○者○則○欲○勝○之○以○乘○斯○言○也○非○其○子○之○言○而○之○言○也○非○為○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達○乎○哉○大○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理○而○濟○之○以○人○者○乃○有○其○天○也○登○天○下○之○理○高○常○病○於○先○而○則○常○累○於○後○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則○亦○必○以○悔○虞○之○況○於○乎○乎○試○欲○其○無○九○與○察○也○則○智○而○察○之○以○思○官○焉○而○虞○之○以○虛○精○說○果○決○而○行○之○以○空○德○錄○徐○於○沉○潛○之○義○斯○深○矣○矣

山

善惡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大不可解易曰何校城耳○  
又用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為人為不善而惟日不足○  
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忘為賊○  
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  
也○粹以為苗已矣○  
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  
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

君子

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善○  
善難者○察欲端許○  
桓公曰以綸綸○  
何以知其善也○  
為善也○  
註志於為善則不答者將誰與耶○  
子之好惡○

善惡

善惡

善惡

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慈情之心起而與我相敵矣  
顯之意而懷忿憤之心何為而不閉且不止小則蓄積  
大則成禍皆穴胸吞諸若胸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  
善而違惡下善子

舉公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  
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宜而善  
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  
入矣要子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獨可撲滅

之則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之則絕其本根勿使復生則善者信矣左傳  
為不善子則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子則明之中者

小人報怨不則曰善無益矣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  
也中論

過改

聖人以改過為人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愆矣  
而能悔不或過以遠罪則有過善之美左傳

才改過人未足賢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  
君子之所貴者過而能其不及改過恐其有餘夫惡病也

之則益悅不改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改  
也惡不養則善不興自然之理也徐幹中論

春秋傳曰人誰無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  
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德遠成湯之德

惟已改過不吝周詩言斯其宣王之功而哀職有謂  
之大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

成德在子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他聖輔也以聖輔而  
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則宣中興之賢主也

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於輔賢主不失其無過而失其補過  
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其無過為貴

行之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知者改過而進愚者  
過而遂非過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過則其德日損

小人處宜公

居其位者  
必得其道  
此其理也

有善不父曰不父則學焉問曰有不善則告之不善  
動曰無善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謝其  
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能其  
能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也皆大惡之徒豈無  
其不能改故君惡有衆善無弗受之為君子  
無心之德為過有心之理為惡自治則君子而為善自治  
不則則惡必滋而為惡則至矣  
至德者善也心也至德持者亦善心也凡人之過者過之  
者文之惡者蔽之者者執之諄者諄之者安之能盡出  
索之外而論心獨當者乎然是德也未終則發其難  
愛其難持極心初發自觀自怨自怒自慊然不能以一日  
苟無以持之則自歇也苟且他日必入于自肆矣自愧者過  
義必入于自棄矣自怨者將積然必入于自對矣  
愛德必入于自慈矣是德可以生善亦可以生善也

廣  
君子有五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  
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始以有德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  
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仁均而功已歸德矣君子恥之  
君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士大夫禮義廉恥  
行士大夫之間而後以維國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  
廉恥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諫之不可苟食而職之不  
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廉恥者不淺知有罪不淺知有  
責取家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諂諂奔競以求進而已貴賤上  
理宗封事

真偽

動速以自誑。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曲以  
 託之乎隨時。託之乎弭謗。託之乎興愛多謀。託之乎欲  
 託之乎文。託之乎博。文飾非。勿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道  
 卑。其體難索。其視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邪佞。擊斷嚴厲。  
 之乎。仍立金玉其言。以神其言。託之於說。道之大抵也。傳可  
 彼名而不必獲。定則不亡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  
 中論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偽。集之文。偽集  
 交始。始相。變必。何。必。子

其者精誠之至也。有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愛者。難惑不  
 怒者。難成不威。強者。難笑不和。其也。無聲而哀。真怒未  
 威其親。未安而知其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南  
 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不容並立。出  
 偽相疊而居。子小人之道。然見矣。太王  
 夫求死於素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及也。論配金者。則  
 之明者。論之以偽之。論也。空同子  
 事實而假居之。皮人共逐之矣。鵠形而假為之。人爭  
 棟木而假崇之。華人咸斯之矣。何者。惡其非真也。呂覽

知人

知人則百能官人。古尚  
 日也。若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欲知心之  
 也。止以什鑒于人。以見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  
 不遠。開禁之內。而聞十里之外。徐幹  
 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有一而已矣。知  
 言之難。聽信之難。人有之。而不言。言之者。有之。而  
 若有無之。而工之。其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  
 之者上。也。雖禽猶難知。孔子曰。失之子羽。不斯而

不失其聲。聲應而音之者。次也。德如深淵。淵不可測。其  
 察。味不極。以尹偉為今。也是皆終日嘯鳴大咆。而事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盾得以代燕。頗為誤。得以蘇孔。明  
 君此。類者。不足於世。無之。而不言者。上木。類也。周仁以重  
 二。云。許靖為人。譽而致仕。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  
 為。惡。寵大言。和。惡。無。容。者。其。非。田。野。鄉。鄰。為。世。來。無。窮。為。善  
 可也。自抱閭閻。所以往。則必。其。事。愈。上。則。其。物。愈。大。何。謂  
 無用之。朴。我。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  
 者。也。則。必。上。大。而已。矣。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故





漢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禁古而隨今漢法而變  
 日進前而不御通開聲而相思修鑒也遠漢漢漢傳此莊  
 以哭折揚皆不王所以傷白雪也又心難能  
 背德託始出于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條既同時矣則轉  
 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而昧大心難能  
 朱草也蓋如鹹然芝之哉如汪仁曰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  
 年而辨林知人實難人寔難知也

及此言  
 後世之言

漢也止於漢史流言止於智者是非誠則度之以違事驗之  
 近物參之以平心漢言上焉惡言也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則  
 以立其政言貴則才賤身賤則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人則弗與之言貴則必以其方農大明以採賸百工則以  
 技巧商賈則以貴誠府吏則以守大及士則以法制儒  
 則以學業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嚴妻聽朋友  
 必信師友必教有同日月處知乎州閭吳雍庸人則亦備了  
 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  
 又以此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  
 強非制也弗過其任而橫事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違疑君子此  
 為斯成也明偏而示之以愚弗能知也愚而告之以然弗  
 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貴也雖有夏  
 后之珠玉滿之駒弗與言也今以地諸俗士以為志誼而事  
 德此不亦辱已而傷道乎  
 夫爵有理理有辭理勝者正言白以廣論雖微妙而通之  
 林皆破正則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





得魚有出黑水上泥其身而游者人司黑而漁之大望者多  
 得者多望明者多後者多死禁不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  
 符也勇敗於山時山骨敗于馬戰馬也夫大人之機道德仁  
 而已矣  
 文之矣而以身利自謂智也者故不長則惡惡近見也  
 角之矣殺其牛塗華之方故有牙故威虎之猛也而陷于  
 人之智也而陷于詐集之矣也解何之之矣也雖其技上之  
 也按其本也周者  
 吳王浮於江登平征之山衆狙見之惴然素而走逃于深  
 一狙馬委結纓挾使使見巧于王上射之敏結纓捷矣  
 狙王命相者趨射狙執死狙死而王謂謂其友狙不殺四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色驕人哉類編  
 大弓弩變之知多則易能於上矣鈞同器習習之知  
 多則魚知于水矣制格所以能置網也置網之知多則  
 狀亂於澤矣知詐漸滑漸滑則禁網也堅白解紛同與之變  
 則俗成於詐矣故天下無上大能罪在於奸知南華經  
 下而遊于楚反松山溪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

此水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漑之然音用力甚多而見  
 而陷者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  
 弟子為國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法重而輕擊水  
 初數如洪湯其名為水車為國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吾師有機者必亡今吾有機者必有機心存于勝中則  
 而不倫他日不倫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之而不戴也

子為國類其說在昭康之機一取也之甚也  
 子為國類其說在昭康之機一取也之甚也

詩案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則形見於外。非不  
 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是故石上不生五穀。充山不  
 樂。無所陰藏。故也。昔趙文子問於咎。曰。吾六將軍六  
 亡。牛對曰。中計知氏。文子曰。何牛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  
 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驕之。猶腐革者也。腐之大。則  
 大其裂之。道也。斯序。

扶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聚隱。則知一物。則智者  
 為。顯。其說在昭。之。一。也。之。左。右。一。而。

林無寧。莫急。無。極。急者。無。自。持。法。者。無。  
 奸究之機。皆由夫禁細之嚴。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  
 人不忍盡其術。不忍竭其機。龍川子。  
 水濁者。魚。令。者。民。城。者。必。岸。者。必。治。國。者。  
 張。大。細。小。絕。矣。故。急。數。者。非。千。里。之。也。  
 客。察。微。健。也。使。水。不。得。及。其。意。者。決。於。而。失。人。情。  
 夫。控。名。責。定。未。位。不。片。時。不。可。不。察。也。史。記。

賢奸

昔為陽氏有才。子。人。養。舒。積。故。揚。大。德。老。降。定。坐。而。他  
 容。以。達。齊。聖。廣。明。允。為。滿。天。下。之。民。謂。之。八。德。高。年。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仲。仲。能。叔。約。季。程。忠。商。於。益。宣  
 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於。也。世。濟。其。失。不。簡。其。不  
 以。至於。免。下。能。舉。舜。臣。光。舉。八。德。使。主。后。土。以。塔。百。事。莫。不  
 時。斥。地。平。天。成。祭。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歲。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蓋。其。奸。行。凶。德。而。西  
 惡。物。頑。為。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澤。散。小。德。氏。有。不。才

子。投。信。虞。忠。崇。飾。惡。言。增。諸。罪。四。服。竟。竟。以。輕。威。德。天。下。  
 民。謂。之。惡。守。頑。頑。氏。有。不。才。子。不。可。執。訓。不。知。話。言。教。之。則。  
 舍。之。則。為。微。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情。此。三。誠。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免。下。能。去。諸。實。氏。有。不。才。子。食  
 於。飲。食。冒。其。貨。賄。侵。飲。榮。後。不。可。盈。承。實。氏。有。不。才。子。食  
 今。孤。寡。不。恤。窮。遺。天。下。之。民。以。比。三。山。謂。之。饕。餮。貪。食。財。為。饕。  
 臣。先。賢。於。四。門。流。四。凶。諸。散。窮。奇。傳。機。饕。餮。提。諸。四。凶。以。能  
 稱。德。是。以。免。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棄。十六  
 相。去。四。凶。也。左。傳。

實不取  
之在已  
違其俗  
察其言  
固其心  
昔者桓公將發伯也周管仲以害伯之事仲曰得賢不能任  
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而不能於害伯也與賢人謀事  
而與小人謀事也伯也與小人者不必惡懷德波故嚴邪害  
益以其處性檢邪惡尚德故以沮洳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  
近利而昧遠圖幼小人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  
經微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惟以理上淺近不克  
通宜尾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伯况又有言行雖保而  
其非心者乎陸宣公奏議  
天監之除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造為通退  
而各從其類不可預更並利也其為常縱為財賄為閭富為  
軍為盜賊為代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之者夫朝廷有道  
女滿閭閻不私財賄不亂兵革盜賊不起矣夫實祿者皆  
也君子以約進者也惟小人或於此則失失或於彼在廷  
小人則在逃無一失失備錄低昂不數也小人或而盜解是則  
夷狄亦或而寇陷場小人熾成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試而

漢之然

中正

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失此退不為子心故繫之武也若小人  
 君子維進則美矣秋華夏離居小人未盡退而美秋未盡也  
 今日之事可觀也已見之未幾矣  
 大邪正之不同也不當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知邪  
 此為小人者皆知無邪雖微泰伏天下其誠信之天下之所  
 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所以丁寧及流於  
 其間也  
 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所以同而迥其主必以同而  
 其條通則與條同通則不與條同而與主同小人竟通而  
 與君子焉同則其端不害進而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端不害  
 故初責之終陷之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退也必先  
 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半先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  
 則不戒大雅君不之而人不戒是以一旦退之而美之竟無  
 必有名說而無名則言之者作而聽之者不堅古之流者必  
 以不忤其言而陷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  
 安得不罷然動然從乎吁寔人之千歲百寧如此君子者  
 而獨為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而不察而不量耶

以國朝之人才屢有散之大華散之小雖有散之散者  
 遠者有散之近者散之散者始而君子散小人其變也  
 君子散於君子而力引小人而小人散於君子  
 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小人散於君子  
 其德亦不遠散而聚之而散耳聞汗青而曉曉事理  
 今早正當君子入散散之秋可不先散散而迷致其散  
 才聚散則子  
 應鶴巢林為散散之不復松栢在同為艾為之不散是  
 房鄉徐正宰而亦在朝奸雄欲述龍門子





而天下之才當少矣當是時父王能陶決天下之上切使也  
 有士君子之才雖隨其才之所而官使之詩曰豈事寡  
 避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又復免置之人猶其不好德  
 望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伯  
 服以宇則治詩曰來瑋城上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  
 之古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六而無廢事也及至其屬之配天  
 下之才又當少矣至宣王之起而與國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  
 已故詩人歌之曰德輶如毛僅仲山甫舉之愛勞助之益聞人  
 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功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  
 下之士而後人才滋衆於是政事舉計不庭而後有大  
 之境上故詩人美之曰詩言采芣于波新而于此言宣王  
 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  
 有可采之芣也餘此視之人之才未嘗不自入主陶治而成  
 者也所謂陶治而成之者何才之衆之衆之任之任之有其道  
 而已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云  
 宣王時選賢任能而後言才人或問之解曰才所以為善也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  
 也時人服其言解志

者以積財為道皆奉欲謀德王孫國設壇西門陳列名目書  
 博選遠為賓兵親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執段干木故  
 最至小人不敵窺兵于西河斯蓋賢人之待也日朝會  
 諸待小並皆年少無宿儒大且可傾問皆咸可美是宜繼  
 厚等極厚黃受樂矣以問厚望談且李同以  
 夫連城之壁塞影湖山夜光之珠岩探崑崙玉無異而飛  
 旺而行揚聲作華章之堂拘羅于侍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  
 賢士有旺而不肯至殆當才於山屬智于紫華者蓋人不  
 肯薦未有為之舉也劉子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與天下之望者  
 之前焉士之能無休光顯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與天  
 之望者乃以爲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  
 是之八者小則不相須也韓昌黎  
 環塗侯前和而頭連城之指烏獲須龍門而著臨堅之功  
 得子海而曉騰俊民仇知已而宣力地耕子

卷之五

卷之四

1

●

寶宣

侯望于主下則買與于民譽其常而使主尊之數不空者而使

肅心外規之若無過。而其中建好國者。而用此而謂之  
樂道。以求克宗焉。



十

...

子 12-695



惜子之假一之變

卷之五

水  
火  
土  
金  
木

个

1

子築子

[illegible]

則黨

今主擇法以衆運信則自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衆官則民  
 而而不求用矣是故信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衆爲賞以民  
 也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百廢其家不一國國爲之  
 勝衆非以尊君也百官以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人者非朝臣之衆也家與家務于相遠不務尊君也大臣  
 貴而不任國小臣持法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皆  
 將士之所以不主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主甚惡其黨則  
 若親事之臣有以黨口矣夫左右親事之臣其託寵也  
 其人也則小有異焉有不許以恭慶乎其中間也建以左  
 事之臣因其俗而黨之曰黨人也千華千  
 此當金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止習故若夫即  
 好惡固其自適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之  
 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得也又將以  
 之言矯人主何諱之心是與人主相愛也廢學早衰無  
 天以爲之近愛信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姓事其  
 不勝也以輕戰與貴事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

北明子

夫佐者鼓珍路為勁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奔  
 也勝也法之士不勝也勢以成敗而又不得見  
 人衆五勝之資而且慕們說于前故法術之士莫運得  
 主與時得情乎解子欲慎  
 盛有說者曰口爭相也遂相食則自食人且之  
 而勝者皆然類也韓子  
 歐陽子曰小人空人之國必道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  
 其微與抑莫大于摧之種人而君若老子國之有黨有黨則  
 爭以明小人者必勝而摧之所歸也君安得不老故何以言  
 君子以道爭小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平言而其子  
 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俸讓用作怨之  
 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木之  
 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去之漢晉世未有小人不除而  
 者也然去之為難難片其一則拔之者衆蓋其類明卑之故  
 也疎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  
 而之屏息譬如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去矣  
 朋黨論



卷之六  
人

卷之六  
人

處而不游矣。推之于  
 既尚書諸葛氏。中孝。辭。禮。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貢。侯。雲。
 為。四。曉。洪。昔。之。八。進。蓋。昭。上。說。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權。重。
 士。近。而。為。之。人。以。其。後。教。亂。治。敗。俗。偏。化。也。竊。見。當。今。年。
 漢。以。學。問。為。本。身。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為。首。
 絕。房。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
 不。赦。也。魏。志。
 意。宗。嘗。問。李。紱。人。言。外。間。朋。黨。未。成。何。也。紱。曰。自。古。人。居。所。
 意。者。莫。若。人。曰。為。朋。黨。故。小。人。操。君子。者。以。戶。朋。黨。何。則。
 言。之。則。可。恐。導。之。則。無。咎。故。也。東。漢。之。末。具。不。下。
 言。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通。以。古。國。皆。謂。小。人。故。善。人。
 權。臣。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
 非。黨。耶。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
 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
 主。折。其。所。為。耶。正。耳。唐。史。
 李。德。裕。曰。政。理。之。要。在。於。辨。羣。曰。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

卷之六  
人

今。正。人。指。引。人。為。邪。人。亦。有。正。人。為。邪。人。主。辨。之。言。
 為。正。人。如。松。栢。竹。石。不。倚。邪。人。如。蓬。蒿。附。他。物。能。自。立。
 正。人。一。一。事。居。而。邪。人。就。為。朋。黨。唐。史。
 朋。黨。之。原。始。於。東。漢。咸。平。唐。世。一。七。刺。為。忠。臣。大。而。罪。深。
 方。今。其。操。場。易。止。三。居。八。俊。其。操。場。易。步。八。開。十。六。其。操。
 易。止。李。比。其。憾。之。結。易。止。止。止。休。館。月。而。往。營。新。報。者。
 景。皆。是。也。昔。公。元。極。風。細。相。笑。點。漆。不。能。過。其。官。神。鬼。不。能。
 其。與。張。孫。竹。前。設。算。於。後。其。甘。其。苦。其。甘。其。苦。其。甘。其。苦。
 殺。人。者。累。皆。是。也。自。古。士。值。朋。黨。卒。死。於。朋。黨。風。殆。焉。
 黨。機。務。應。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一。黨。
 族。族。楚。楚。不。可。笑。也。天子。雖。然。其。中。為。之。深。佐。而。已。既。辨。其。
 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法。都。不。得。不。然。也。泰。昌。李。
 李。德。裕。與。李。德。裕。卷。之。六。終